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二二·史部·傳記類

闕里文獻考一百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孔繼汾撰……………一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明]郭子章撰……………四八七

諸儒學案不分卷 [明]劉元卿輯……………六〇五

2664/02

闕里文獻考序

余每讀家乘至孔叢連叢之篇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先聖文章道德備於六經散見於百家傳記而論次於史記世家載籍極博固無事我一家之私述為也惟歷世久遠子子家而下顯晦不常至如敦尚儒術代有褒崇而史志詳略異裁非貫串而會通之亦曷見典章之因革則是志乘之作又當與史兼行而不可忽者我家自連叢而後述者罕聞迄南宋時東家雜記之書始出然而已略廣記僉載又病其無厥後有新舊兩志復祖廣記者據尤失精核且舊志作于前明新志成於康熙丁丑如我世宗憲皇帝之幸新寢廟暨我皇上之屢降乘輿未經恭述余竊懼焉不遑寧處久欲就書訂正而益以國朝之洋洋美典用備故實貽來者顧年穉學疎因循未逮近得叔

祖止堂公闕里文獻考書成類別門分雜繁辨誤言不越六十萬而二百餘年之事燦然大備不曰志而曰考要之志亦不外文獻自馬氏之體裁補龍門之闕佚於以成一家言追蹤二叢實有賴焉爰亟請付之剞劂以公海內會

聖駕南巡

回駐闕里入遺祠觀禮器

垂詢夫子甕及履所在謹按甕載丹書本出識緯之說且相傳已埋瘞至孔子履於晉咸康中燬於武庫然水經注云孔子廟藏素所乘車及几席劍履其於何時遂入武庫抑即此履與否書缺有閒竟不知所對因念前之人有隨時筆之於書如是編者則遺物雖湮寧至漫無記憶若此益以見是編之不可少也爰裝潢進呈御覽凡敷奏所未悉者皆籍以稍塞厥咎并序於篇首俾後之子孫幸守鉛槧無忘紹續卽以此書示之權輿也夫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仲夏上澣孔子七十一代孫光祿大夫張封衍聖公昭煥謹序

闕里文獻考

進書摺子

襲封衍聖公臣孔昭煥謹

奏為恭進家乘仰祈

睿鑒事竊惟我

朝重道尊師邁越千古恭遇我

皇上翠華屢幸典禮聿昭異數殊榮有加無已

鉅製鴻儀臣家均宜紀述伏查闕里舊志成自前明記載未能詳備近

經臣叔祖原任戶部主事臣孔繼汾纂輯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分列

條目採綴成編凡我

列聖洎我

皇上彪炳古今之典昭回雲漢之文敬謹備錄垂示萬年而於舊志訛

舛之處亦略為訂正見已成書謹裝演進呈

御覽伏乞

睿裁訓示謹

奏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奏進奉

旨留覽欽此

闕里文獻考卷首

勅授承德郎原任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汾敬述

目錄

卷一

世系考第一之一

至聖先師孔子姓源

卷二

世系考第一之二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

卷三

世系考第一之三

二代及三代

卷四

世系考第一之四

四代至八代 附九代以下闕宋公之系

卷五

世系考第一之五

九代至二十六代

卷六

世系考第一之六

二十七代至四十二代

卷七

世系考第一之七

四十三代至四十七代

卷八

世系考第一之八

四十八代至五十三代

卷九

世系考第一之九

五十四代至六十四代

卷十

世系考第一之十

六十五代至七十一代

卷十一

林廟考第二之一

至聖林

啓聖林

卷十二

林廟考第二之二

至聖廟

卷十三

林廟考第二之三

尼山書院

洙泗書院

聖澤書院

中庸書院

卷十四

祀典考第三之一

歷代治我

朝褒崇先聖及諸賢之典

卷十五

祀典考第三之二

商學之典

卷十六

祀典考第三之三

幸會之典

卷十七

祀典考第三之四

遣告之典

卷十八

世爵職官考第四

衍聖公

太常寺博士

國子監學正

四氏學學錄

世襲六品官

林廟舉事

奎文閣典籍

守衛林廟百戶

掌書

奏差

附奉祀生

卷十九

禮考第五之一

闕里祭儀

卷二十

禮考第五之二

皇帝親祭遣祭諸儀

卷二十一

禮考第五之三

釋奠舊儀

卷二十二	禮考第五之四	
	禮器 <small>附禮生</small>	
卷二十三	樂考第六之一	
	樂章	
卷二十四	樂考第六之二	
	樂譜	
卷二十五	樂考第六之三	
	樂器 <small>附樂生</small>	
卷二十六	戶田考第七	林廟書院灑掃各戶
	祀田	
卷二十七	學校考第八之一	
	四氏學建置始末	
卷二十八	學校考第八之二	
	徵辟	隋以前科目
	進士	舉人
	副榜貢生	拔貢生
	優貢生	陪祀恩貢生
	歲貢生	
卷二十九		

	城邑山川考第九	尼山
	曲阜縣形勢沿革	昌平山
	顏母山	泗水
	防山	沂水
	洙水	
卷三十	宗譜考第十	
	譜系源流 <small>附各支</small>	
卷三十一	孔氏著述考第十一	史集
	經子	
卷三十二		
	聖製	
卷三十三	藝文考第十二之二	
	碑文	
卷三十四	藝文考第十二之三	
	記	
卷三十五	藝文考第十二之四	
	序	跋
卷三十六	藝文考第十二之五	

關里文獻考

論	辯	考	解	卷三十七	藝文考第十二之六	頌	卷三十八	藝文考第十二之七	贊	卷三十九	藝文考第十二之八	祭文	卷四十	藝文考第十二之九	賦	卷四十一	藝文考第十二之十	詩	卷四十二	聖門弟子考第十三	顏子回	冉子耕	宰子予	冉子求	言子偃	顓孫子師	澹臺子滅明
																					閔子損	冉子雍	端木子賜	仲子由	卜子商	曾子參	高子柴

宓子不齊	樊子須	有子若	公西子赤	原子憲	公冶子長	南宮子适	公哲子哀	曾子點	顏子無繇	商子瞿	漆雕子開	公良子孺	秦子商	顏子高	司馬子耕	巫馬子施	梁子鱣	琴子牟	冉子孺	顏子辛	伯子虔	公孫子龍	曹子卬	陳子亢	叔仲子會	秦子祖	奚容子葳	公祖子句茲	廉子潔	公西子與如	罕父子黑	公西子蒧	壤駟子赤	冉子季	鄭子國	后子處	縣子亶	左人子郢	狄子黑	商子澤	任子不齊	榮子旂	顏子噲	原子亢	公肩子定	秦子非	漆雕子徒父	燕子伋	公夏子首	句井子疆	步叔子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十四

歐陽子修

卷五十七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十五

司馬子光

卷五十八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十六

程子珦

程子頴

程子頤

尹子焯

楊子時

羅子從彥

李子侗

卷五十九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十七

張子載

卷六十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十八

胡子安國

張子栻

卷六十一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十九

朱子松

朱子熹

蔡子元定

蔡子沈

黃子幹

陳子淳

何子基

王子柏

金子履祥

許子謙

卷六十二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

呂子祖謙

卷六十三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一

陸子九淵

卷六十四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二

真子德秀

魏子了翁

卷六十五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三

陳子誥

卷六十六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四

趙子復

許子衡

卷六十七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五

吳子澄

卷六十八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六

薛子瑄

卷六十九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七

陳子獻章

蔡子清

王子守仁

卷七十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八

胡子居仁

羅子欽順

卷七十一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十九

陸子隴其

卷七十二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三十

荀子况

戴子聖

鄒子眾

馬子融

何子休

王子肅

杜子預

劉子向

揚子雄

賈子遂

盧子植

服子虔

王子弼

卷七十三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一

聞禮

傳誌

承寅

卷七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

元龍

思楷

卷七十五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三

助

思逮

宗翰

克欽

克仲

希範

諛

公鏜

承夏

聞簡

貞叢

卷七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四

克晏

論

貞燦

卷七十七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五

僖

卷七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六

安國

奇

長彥

卷七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七

光

緯

卷八十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八

克中

希永

變

公珽

宏復

貞堪

尙愉

克晏

公璜

尙任

臧

豐

穎達

扶

貞通

免	楨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九	卷八十一
戡	溫裕 <small>從弟溫業</small>	休源 <small>子溫源</small>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九
敏行	道輔	戢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九
文仲	思迪	融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
思立	聞詩	國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一
卷八十一		榆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二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九		國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二
卷八十二		注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三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		嚴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三
卷八十三		坦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一		琳之 <small>子琳</small>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卷八十四		觀 <small>弟道存從弟徽</small>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二		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卷八十五		巢父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三		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卷八十六		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卷八十七		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公恂	承恭	卷八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賢	奮 <small>父承子嘉</small>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昌禹 <small>子舜</small>	賢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括	端隱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克慧	元敬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聞定	彥祿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尙鉞	貞瑄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尙惇	尙銑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興詢	與詢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七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宙 <small>弟勳</small>	宙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七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靈符	靖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延之	琇之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公才	傳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尙則	彥綸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宗旦	卷九十一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檜	德紹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聞籍	文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承浦	承浦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九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貞璞 子尚和何穆

衍儔

卷九十二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

衷

彥輔 子漢英

咬

貞稔

衍樟

衍佳

卷九十三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一

祇

宏蘊

聞臯

尚果

卷九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二

衍宗 人夷吾

紹安 弟紹新紹忠

若思 弟若仲

武仲

滋 從弟淑源宗人伯元伯迪伯元子

之載 子洵

諤

彥倅 五世祖思友

貞度 父開鵬子尚友尚賢尚忠尚芳尚勳宗人貞復尚儔尚廣尚恭衍斌衍斌二子

興聖 弟興煒

蘊

聖聰

士份

衍劭

衍球

興永

公怡

聞舉

貞璠

稚珪 父璽產

季翊

至

平仲

端甫

思睿

公恪

承侗 父彥道從弟承仍承仍子崇斐

宏頡 子頡

貞時

衍斌

卷九十五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三

立

建

羣

卷九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四

淳之

元演

貞灼

貞時

卷九十七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五

熙先 父默之弟休先

範

卷九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六

孔氏在仕籍者

卷九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七

孔氏列女

卷一百

敘考第十六 并續贊

聞詩

尚珥

元

昱

述睿 兄克符克讓

沉

道徽 族祖嗣之兄子徽

公騎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貞時

闕里文獻考卷一

世系第一之一

至聖先師孔子諱丘字仲尼本姓子氏殷之裔也昔黃帝二十五帝其得姓者十四人元囂得姓己氏元囂及子嶠極皆不得在位至孫帝嚳承顛項有天下是為高辛氏契帝嚳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為司徒敷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字蓋自微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名履伐夏有天下國號商是為成湯湯太子太丁之子太甲克修祖德廟號太宗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廟號中宗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廟號高宗生祖

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帝乙元子微子啓次子微仲衍一名泄皆以母賤不得嗣少子帝辛名受母正后也於是帝乙崩帝辛立帝辛暴虐無道天下謂之曰紂為周所滅武王既克商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成王之世管叔以武庚畔周公誅之乃命微子代殷後秦其先祀國於宋初太庚之立本繼兄沃丁太戊則繼兄小甲雍己河亶甲則繼兄仲丁外壬小乙則繼兄陽甲盤庚小辛祖甲則繼兄祖庚庚丁則繼兄廩辛祖辛之崩實立其弟沃甲沃甲崩乃立祖丁而祖丁之崩則又立沃甲之子南庚迨南庚崩乃立陽甲蓋兄弟相及殷之禮也是以微子嫡子死亦舍其孫膺而立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濬公子鮒祀紂之以讓兄弗父何弗父濬公嫡子也辭弗受鮒祀乃自立是為厲公弗父生周周生世父勝世父生正考父世為宋大夫考

父歷佐戴武宣三公以恭著稱初宋為周恪統承先王得用商家禮樂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戴公時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室焉考父生孔父嘉自弗父至孔父五世親盡當別為公族乃以字為氏宣公有太子與夷及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而立為穆公於是孔父為大司馬穆公疾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羣臣願奉焉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與夷立是為殤公其後諸侯數來侵宋殤公在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命大宰華督謀害孔父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乃殺孔父而弑殤公迎馮於鄭

而立之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父或作祈父其子防叔異華氏之通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名字不可考嘗為魯防邑大夫後世因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為鄆邑大夫有勇力魯襄公十年魯人從晉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叔梁紇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叔梁先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不任繼嗣叔梁曰雖有九女而無嫡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鄭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貧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於尼邱之山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以命名及字云

述曰按祖庭廣記載顏氏禱於尼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

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王子年拾遺記載孔子未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廣記又載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夢珍集又載徵在夜夢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子有二神女擊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世俗夫怪異之說言不雅馴儒者所弗道然先聖殷人也殷之先元鳥降祥列在歌頌麟遊草附之事理或有之若夫吐玉書降五老奏天樂又感生聖子言出神人則愈出而愈怪荒誕不經其為後人傳會無疑矣

闕里文獻考卷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

世系第一之二

至聖先師孔子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蓋

周靈王之二十年也

三歲父叔梁紇葬魯防山之陰

六歲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八歲靈王崩子景王立

十一歲魯襄公薨子野立立一月卒弟稠立是為昭公

十九歲娶於宋元官氏

二十歲仕魯為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為乘田吏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先聖曰古不耐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然

詩有云死則同穴周公以來已耐葬矣故衛人之耐離之以有間焉

魯人之耐也合之矣吾從魯吾聞古者墓而不墳今曰先聖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

者矣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形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

二十八歲鄉子來朝於魯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鄉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

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

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

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

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

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先聖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先聖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願請子

路曰取東帛以贈先生子路蔚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問見女嫁無

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問又碩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子曰由詩不

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

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二十九歲學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先聖曰口

未得其志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口

未得其志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口

未得其志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口

未得其志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口

未得其志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口

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三十一歲鄭子產卒先聖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三十三歲景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又崩子匄立是為敬王

三十五歲魯孟僖子卒初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昭公

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

子病焉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是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

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子先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

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

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

是粥於是以前余口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

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

急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

先聖先聖曰能補過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

矣他日欲適周見老聃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師孔

子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

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先聖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

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口先聖布衣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既而先聖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先聖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怠忽所以危亡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入后稷之廟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

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焄焄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涸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先聖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先聖既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

以惡已先聖曰敬奉教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魯季平子得罪昭公公帥師伐季氏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公公奔齊魯國大亂先聖遂適齊齊景公讓登先聖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有頃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也先聖曰此必釐王之廟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靡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對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祀無乃殄乎使人問之果釐王之廟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則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

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道也既又與景公論政公大悅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而止吳季札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先聖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先聖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居齊數年景公終不能用遂反魯四十三歲魯昭公薨於乾侯弟定公立四十六歲邾隱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先聖先聖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諭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先聖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

以為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先
聖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
非禮也先聖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
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
而朝於祖以見於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
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齊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
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衰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
爾祖考永承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先聖
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綉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
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先聖觀於魯桓公之廟有鼓器焉問守廟者曰
此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先聖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
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注之
水中則正滿則覆乃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

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先聖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
乎先聖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
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儉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四十八歲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嬖臣曰梁仲懷者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
囚桓子與盟而醜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
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先聖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
弟子自遠方至者益眾
五十一歲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去三桓之適更
立其庶孽弗克陽虎入謹陽關以叛公山不狃亦以費叛召先聖先
聖欲往後卒不行
五十二歲魯人伐陽虎陽虎奔齊齊人執之已而逃奔宋復奔晉適
趙氏先聖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先聖

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欲殺之不克而
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
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止一世可知也是時先
聖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
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
封不樹行之一年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先聖曰學子此法以治
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五十三歲為魯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尋為
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季孫聞之不
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
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子以告先聖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
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
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

謹誅賊也微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
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遜事言必教而後刑也
故先王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
又不可而後以威懼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
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今之
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
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陵
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
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由是法設而不用
無奸民初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南先聖溝而合諸墓焉謂桓子曰
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夏定公與齊侯

會於夾谷先聖相犂彌言於齊景公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
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景公從之先聖亦言於定公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
且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
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先聖趨進歷階而登不盡
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靡而去之有頃齊奏
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聖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
榮感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
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
此盟先聖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齊侯將設享禮先聖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問焉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
是樂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孟圖之
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知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君臣曰魯
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
侵魯之鄙謹龜陰之田以謝過
五十五歲先聖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
請皆損之而叔孫季孫亦以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先聖先聖曰陪臣
執國命宋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乃使子
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
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先聖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
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

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五十六歲去魯適衛先聖之初為司寇也國人謗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屣鞞之麇裘投之無郵及是國人誦之曰衰衣章甫實獲我所
章甫衰衣惠我無私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我之為先井矣孟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忘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先聖曰魯君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卒受
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先聖遂行宿于屯師已送
曰夫子則非罪先聖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以告桓子桓子喟然歎
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先聖適衛主於顏雝由家衛靈公聞先

聖在魯奉粟六萬亦致粟六萬
五十七歲先聖去衛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曰昔我入此由
彼缺也陽虎嘗暴匡人先聖狀類虎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遂止
先聖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先聖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
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口先聖之過也若以述先王
好古法而為答者則非口先聖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女子路彈琴
而歌先聖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乃得去過蒲月餘反乎衛主
遽伯玉家
五十八歲居衛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先聖曰四方之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先聖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子路不悅先聖矢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
乘出使先聖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先聖醜之去衛過曹又去曹適宋
見宋司馬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愀然曰若是其靡

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再子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曰既死而議
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
先聖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先聖拔其樹先聖遂去宋適鄭
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
項類皇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如喪家之狗
子貢以告先聖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
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
陳湣公使使問先聖先聖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
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
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是年魯定公薨子哀公立

五十九歲去陳過蒲會公叔以蒲叛蒲人止先聖弟子有公良孺者
以私車五乘從與鬪甚疾蒲人懼謂先聖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
盟出先聖東門先聖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先聖曰要盟也神不
聽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先聖先聖自衛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欒
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口先聖之不濟此命也夫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先聖曰欒犢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吾聞
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
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大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
而况乎口哉乃還息於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主蘧伯
玉家是年吳入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先聖骨何者最大
先聖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
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先聖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
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先聖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禹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
長幾何先聖曰僬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六十歲在衛衛靈公問陳先聖不對明日靈公與先聖語見蜚雁仰
視之色不在先聖先聖遂如陳是年夏靈公薨子蒯聩先以得罪亡
衛人立蒯聩之子出公輒

六十一歲在陳夏魯桓僖宮災陳侯就先聖燕遊焉行路之人曰魯
司鐸災及宗廟先聖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乎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
天災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
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秋季桓
子卒桓子之病也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吾獲罪孔
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康

子立欲召先聖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
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
召冉求是年晉趙簡子攻范中行氏圍朝歌佛肸以中牟畔召先聖
先聖欲往卒不果

六十三歲自陳遷蔡
六十四歲如葉與葉公論政復還蔡遇長沮桀溺及丈人吳伐陳楚
昭王救陳軍於城父聞先聖在陳蔡間使人聘先聖先聖將往楚拜
禮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
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
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圍先聖於
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與先聖講誦絃歌不衰時子路有
慍色先聖召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
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吾未智邪人之不我行也

先聖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于貢入見先聖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先聖曰賜良農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先聖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先聖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先聖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先聖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

闕里志卷之二

十一

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歲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冀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先聖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先聖乃自楚反衛遇楚狂接輿至衛衛出公使人問先聖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之

猶復失人何故先聖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先聖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先聖為政先聖以正名為先故卒不果

六十七歲夫人元官氏卒

六十九歲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冉有為季氏宰說季氏禦之於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為季孫帥左師及齊人戰於郊左師入齊軍右師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皆死焉魯人欲勿殤僮汪錡問於先聖先聖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是役也冉有用

闕里志卷之二

十一

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吾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聞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珠木叔問策於先聖先聖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先聖遂歸魯先聖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先聖先聖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魯終不能用先聖先聖亦不求仕乃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皆絃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尤喜易序象繫象說卦
文言讀之至韋編三絕凡所教誨束脩以上蓋三千餘人是年子鯉
卒葬之有棺而無槨

七十歲魯昭公夫人卒先聖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子游
問曰禮與先聖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七十二歲春魯人西狩於大野獲獸屬身而肉角以為不祥賜虞人

先聖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
問曰夫子何泣爾先聖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
以傷焉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

應之先聖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
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

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夏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先聖三日齊
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使告三子三子
不可乃止是年顏淵死

七十三歲衛人內蒯聵逐出公輒先聖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
矣既而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先聖哭於中庭有人弔者先聖拜之

已哭進使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覆醢

七十四歲夏四月先聖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

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
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先聖曰賜汝來何遲也子疇昔之夜夢坐奠於

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口先聖也殷人
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

時周敬王四十四年四月己丑也哀公誅曰昊天不弔不憚遺一老俾

屏余一人以在位災災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
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智為昏失所為怨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先聖之喪

公西赤掌葬焉哈以蔬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
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桐廣置設披

周也設學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與夫人合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盡哀

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自後羣弟子及魯人往從墓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焉子鯉

述曰司馬遷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其尊聖也至矣故後世言孔子
者多本史記顧遷去春秋既遠戰國秦漢之閒百家並起卮言稗說

人各具辭而遷據羣書述往迹擇焉不精遂不免有舛錯誣謬之處
如娶顏氏而曰野合於父墓而曰母諱之於適齊而曰為高昭子家

臣以通乎景公凡此皆不經之大者蓋叔梁求昏於顏氏顏父擇女
而使行作配禮宗於理必無野合之事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既長

不求父墓母沒復殯於衢致等於野死者史遷以母諱傳會檀弓索
隱又以顏氏不及送葬遂失墳處之說傳會史記展轉牽合其謬益

深昔孟子以主癩疽與寺人瘠環謂為無義無命若欲因高氏以求
通景公亦主癩疽寺人之類耳寧孔子而顧出此此皆大節所關不

可不辨也又孟僖子卒於魯昭公二十四年而世家以為孔子年十
七歲事春秋凡與國朝聘必書昭公二十年並無齊侯來魯事而世

家載景公與晏嬰來論秦穆諸語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哀公元年
吳始入越棲句踐於會稽今紱骨節專車之對於定公五年擊磬襄

魯官也不應在衛墮三都春秋在定公十二年而曰十三年甯武子
乃僖公時人去孔子畏匡時已百有餘年而曰使從者為甯武子臣

於衛然後得去其他序次錯亂之處更不可枚舉夫聖人之言論行

事散見於六經羣籍有非年譜所能盡列者而商羊萍實之對又不
過聖人多能之一端即使略而弗書亦無害於聖體之大茲考專以
春秋左傳為本而參以他傳記之確有可據者前後舛亂悉為訂正
苟有疑焉即不敢錄也至先聖之生公羊傳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
十一月庚子穀梁傳則云冬十月史記又云二十二年竊謂徵史不
如徵傳而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實無庚子故斷以穀梁為是得年
七十四歲云

闕里文獻考卷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終

五

闕里文獻考卷三

世系第一之三

二代鯉字伯魚生時魯昭公以鯉賜先聖榮君之貶因名曰鯉蓋昭
公九年也哀公嘗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卒葬聖墓東子一伋
三代伋字子思逮事先聖而受業於曾子於道統之傳獨得其宗方
幼時先聖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
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先聖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聞夫子之
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
也先聖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年十六適宋
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尙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
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
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
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

闕里文獻考卷三

一

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
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
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
困於羗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
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
樽酒束脩子思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
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
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
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
酒脯以歸子思嘗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
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曾子謂子思曰昔
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
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對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

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
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
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及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
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胡母豹謂子思曰
子好大世莫能容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
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道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
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於是往來於齊魯宋衛之間而所如卒不
合其在魯也穆公訪焉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
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
何願先生教之也對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掩也以爲
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焉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彼
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對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
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雙龍之祿以振困匱無令

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又問曰吾國可與乎對
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
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又問曰
立太子有常乎對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
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對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
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
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對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故立制
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
對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
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魯
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
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
與之一子其言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

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鉤
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
臨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閻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
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對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
公曰何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
眾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及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弗忍行
也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也對曰
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
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對曰無非所以得臣祖
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
然又何疑焉穆公既亟見子思欲以爲相子思不願將去公曰天下
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對曰蓋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

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居衛言苟變於衛
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
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昔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
也對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
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肖
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千城之將此不
可使聞於鄰國者也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
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
禮不得也縣子曰請聞之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爲之服
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
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
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
曰何乃若是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眾謀况和

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賴矣又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嘗問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對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為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慚者臨其事必死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子思遊齊陳莊伯問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曰古者天子將巡

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編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崇於上帝望秩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觀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秩削土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岳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岳又北巡十一月至於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

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宗廟山川乎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眾圖帝何如對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入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對曰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斷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

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齊王又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對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以彼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彼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喪之也故不敢承命王曰起之不善何也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君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雷妻矣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

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對曰臣竊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曰必用以治政曰君弗能也曰何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曰必以實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曰其父祖何也曰世農夫也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問其世農夫因笑而

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又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眼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

膾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賜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誦禮之愆焉若之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於是任衛貧甚嘗緇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反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孟子之受業也子思嘗語之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孟子問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書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又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年六十二卒葬先聖墓南子一白
述曰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歲今考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先聖未卒之先而受敬禮於穆公卽位之後核之年歲殊不相合或以六十二爲八十二之誤意者其或然乎
闕里文獻考卷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

世系第一之四

四代白字子子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謂之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睹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齊

威王兩召為相不受年四十七卒或云四十九歲葬祖墓西北子一

五代求字子家楚王召不赴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子一箕

六代箕字子京為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南子一穿

七代穿字子高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蓋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

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

是先教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

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寡人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其前也子高不答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眾賓而延子高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賭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賭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纈牛元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論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

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
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
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
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
人也以此為徐乃相擊切矣凡言人之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
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
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之言於理善矣因顧
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龍
又與子高泛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龍言臧之三耳甚辨
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
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
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
君將從易而是者乎抑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龍

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
終必受絀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履巖屨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
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
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
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曰取
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平原君與子高飲強之酒曰昔有
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
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
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又謂
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
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
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在已攝

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
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
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李實
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
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
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
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
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
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
高之館而問所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
敵所從來之方為壇所克乎五帝衣服從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
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
親素服誓眾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伐大國二三子尚皆用心比力

各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
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
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
鼓而出以即敵此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古者軍旅賞人之
必於祖戮人之必於社其義何也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
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
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
威也不逮何同乎曰鴛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糝下氏為之
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
威不逮也王問人主所以為忠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變倖者言用
則知士以疎自疑孽臣以遇徵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
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又問如何可謂大臣曰大臣則必取眾人之選
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

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契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眾之所譽政之所是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也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平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穆為臨淄宰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王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曰王知穿孰若周公齊王

關東文獻考卷中 世系四 五

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王曰兄弟審於他人曰王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父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父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材藝不稱其詐也父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王辭屈而不黜司馬又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王行之臣竊以為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曰然此誠王之盛意也夫人舍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

然魏王之王業與諸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王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諫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闢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游齊趙魏聞楚趙魏三國交聘之皆不就著書十二篇名曰調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子一謙

關東文獻考卷中 世系四 六

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承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劭幸見願臨願圖國政對曰臣驕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反此君辱賤之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命既相魏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皆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魏王問子順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

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實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以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不如守當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曰必然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邪聞之於傳聞者邪若聞之於傳聞者安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

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魏王問天下之高士對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曰人皆作之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天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王又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諫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宮侏見子順曰侏困於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侏曰將適趙公子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侏曰將適燕相國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侏

曰將適齊田氏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侏曰然則何嚮而可曰吾弗識也侏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邱成子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曰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過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侏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魏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對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曰

問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惟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眾官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謂也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

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由才藝仕於魏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鄰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問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李由可謂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羣臣更知由惡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五國約而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

雷兵於成臯子順謂市邱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諸市邱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邱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邱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為矣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邱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邱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吾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禍也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籠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

於燕雀乎魏王使子順修好於鄰國遂運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曰夫欲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所利者也夷狄之物惟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捶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齊攻趙圍廩邱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歸悲苦何異焉以臣愚計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

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既而齊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可而得乎此也子順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姑即桐逾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愛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之道而欲知政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節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作一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

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
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
令賴君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
天下之慶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
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
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
謂不令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
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號公祈神賜之土田是失
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將何悅哉趙聞魏將
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以不
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閒不
忘於側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
以二國并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
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
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問相於平原君曰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
其行如何平原君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
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
曰先生知之乎子順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
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
禮之固以老辭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
非乎子順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遠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
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
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
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
叔向皆非禮也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爲非禮也晏子
既陳屢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

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申叔又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
形色而名焉惟韓盧宋鵠獨否何也曰盧黑色鵠白黑色非色而何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
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虞卿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
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
曰春秋經因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
者七十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韓與魏有
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
魏敵伴肩國而昭釐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
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
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魏王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
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昔先人之舊好以區
區之眾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
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
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
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子順相魏凡九
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
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
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
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
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
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
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謂子順曰
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其有志不得
乎何去之速也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
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

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今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西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孽息不可計貨擬王公名馳天下以富與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為富者非惟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

明皇文獻卷四

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初子高以為趙平原君有霸相之才惜不遇其時也而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曰子之家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曰言貴盡心亦各有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年五十七卒子三鮒騰樹騰自為傳樹之孫臧為漢太常嗣藜侯亦有傳鮒一名鮒甲字子魚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秦始皇并天下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蓋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而子魚不仕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誦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

明皇文獻卷四

獨治其身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議焚書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為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乃與弟子襄藏家語論語尚書孝經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與張耳陳餘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耳餘懼走會陳涉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耳餘乃往謁涉餘謂涉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稱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智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涉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餘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慮意相望也子魚遂往涉郊迎而執其手

明皇文獻卷四

古

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涉悅其言遂尊以為博士太師諮度焉曰寡人不德為諸侯羣賢所推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子魚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攜抑久長之本也涉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之舊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涉曰三統者何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涉曰六國之後君君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度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涉嘗問行軍之禮子魚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俊傑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摺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齊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

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
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崇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
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
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
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
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
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
前有司讀告誓使周走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
敵將士戰還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崇於上帝祭社奠
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
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
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
同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齊以特牲親格

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於廟兩階間
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誠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
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涉曰其命將
出征則如之何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帥陣則忘其
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舍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
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
子乃東面向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家宰執蜚宜於社之
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禱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
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涉曰將居軍中之
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
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王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於天子
載樂報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

闕里文獻考卷四

十五

闕里文獻考卷四

十五

十五

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
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涉曰行古禮如何曰古之禮固為於
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時陳涉既立
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涉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禮其妻之父
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涉跪謝不顧涉心慙
焉遂適子魚之館而言曰子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惟
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
禮言邪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眾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
古以然也涉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
必奉遵焉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
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
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
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齊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
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涉又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
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醜
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
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子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
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世之同體
也涉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涉讀國語言申
生事顧子魚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曰王何謂哉涉
曰書載驪姬夜泣而公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
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子乎是以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
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曰不然也古者
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
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

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書皆實事累若貫珠可無疑矣陳人武臣謂子魚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智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沒之後立教而戾夫那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採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為笑若子魚曰子信之為然是故未免凡俗也今世人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世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吾子審其信否焉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天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

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過東垣而還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豫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為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入秦秦使將章邯距之涉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子魚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命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涉弗聽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涉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吾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

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子魚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眾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儒使彼席捲來前莫有當其鋒者涉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閒近事喻之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技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蹶獸國人權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媒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答焉由乃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受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洵洵也趨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慙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涉終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涉師大敗子魚為博士凡六旬言既不用託目疾老於陳著書二十一篇論集先聖子思

子上子高子順及己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而詰墨在焉詰墨語多不載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亦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稱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回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子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矣不疑矣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閒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大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

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年五十七卒將沒戒弟子襄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鮒生隨隨字子元或云元路隨之子及孫曾皆失考其元孫名吉漢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巨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則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

闕里文獻考卷四

九

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口^{先聖}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帝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久亡繼嗣梅福復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聖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所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而歎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綏和元年正月癸丑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食邑千六百七十戶三月進爵為公地百里國於沛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平帝元始二年更封為宋公子一何齊嗣封何齊子一安先聖至安十六代矣光武帝建武五年二月封為殷紹嘉公十三年復封為宋公後無嗣罷封子嗣三子長子之後承殷統中子之後奉先聖祀焉

闕里文獻考卷四

三

於行固無足怪至若弗父以有宋讓厲公歷二十有四世至裔孫吉而卒承殷統賓於漢家蓋有天焉非偶然也考家譜敘吉子名何齊孫名安而漢書王莽傳云更封殷後宋公孔^{先聖}為章昭侯位為恪與譜不合并識於此

闕里文獻考卷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

世系第一之五

九代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封騰為奉祠君惠帝時徵為博士遷長沙太傅年五十七卒子一忠

十代忠字子貞該通六藝有高尚之志文帝時徵為博士年五十七

卒子二武安國

十一代武字子威為文帝博士子一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羣書武帝時為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

卒葬祖墓北子一霸

十三代霸字次孺幼有奇才從夏侯勝治尚書昭帝徵為博士宣帝

時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出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

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

名數於長安次孺為人謙退官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帝欲致之

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次孺陳讓至三帝察

其誠乃止上書求奉先聖祀詔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其長子名數於

魯年七十二卒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冊贈列侯諡曰

烈君子四福捷喜光

十四代福成帝時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卒葬祖墓北子一房

十五代房哀帝時襲封關內侯子一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本名莽避王莽名改均敦篤好學襲封關內侯徵

拜尚書郎平帝始元年六月晉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奉孔子祀

五年王莽篡漢拜太尉三上書辭疾卒不就還魯遂失爵年八十一

卒子一志

十七代志光武時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夏四月仍襲褒成侯食邑

如故中元元年春二月帝東巡符至於岱宗崇望秩於山川班於羣

臣遂觀東后褒成侯序在東后卒諡元成子三損樹恢

十八代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春

二月帝巡符岱宗崇望山川告祠明堂褒成侯助祭焉三月帝幸魯

祠孔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食邑

一千戶子二曜旭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子二完讚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邑百戶早卒無子魏文帝以其弟讚之子羨

紹封

二十一代羨字子餘父讚字元賓守廟百石卒史子餘魏文帝時拜

議郎黃初二年春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

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

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

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廢舊

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

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憫

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

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卒葬祖墓南子

一震

二十二代震字伯起襲封宗聖侯晉武帝泰始三年冬十二月改封

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百戶年七十五卒子一嶷

二十三代嶷字成功襲封奉聖亭侯年五十七卒子一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太尉掾為豫章太守襲封奉聖亭侯子一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兼從事中郎卒葬祖墓西子一鮮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善教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

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子一乘

述曰汾讀家譜及闕里志至二十二代迄二十六代之閒竊不能無

惑焉考晉書孝武本紀載太元十一年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為奉

聖亭侯奉宣尼祀又宋書載晉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
四時祀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度嘗以祭直
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
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
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荼嗣有罪失爵
此東晉至宋繼襲之次序也國史撰述必有考徵而言之鑿鑿如是
斷非毫無證據者今譜內並無靖之亭繼之隱之惠雲邁荼諸人之
系可疑者一譜載二十二代震於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二十六代鮮於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爵奉聖亭侯若果家嫡相承
不應相距一百七十餘年所傳祇有四世可疑者二元嘉十九年封
奉聖亭侯者正史所載孔隱之也家譜所載孔鮮也事同一年名則
迥異可疑者三奉聖之名始於典午沿及宋齊梁陳迄未有改其後
魯郡折入元魏至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車駕過魯詔選諸孔宗子

一人以奉聖祀遂得二十八代孫靈珍封為崇聖侯此崇聖侯之號
所自始而靈珍實始封之人也今譜內載二十六代鮮襲封奉聖亭
侯又改封崇聖侯以北朝之號而混於南以孫之封而加於祖可疑
者四今汾以臆度之亭與靖之繼之三人或係二十二代震之家嫡
至隱之惠雲邁荼等或以大宗無人遂取旁支代襲後因鼎祚屢移
子孫不嗣家乘失傳殆由於此至靈珍崛起北朝大約由於支別自
溯祖父以接大宗如懿如鮮未必盡曾主壘其所封爵或係追崇第
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世次名字官爵皆與譜志脗合是以未敢妄
改又十七代志譜志皆云光武時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四月仍封
襄成侯考光武紀建武元年七月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為大司馬至
二十年五月辛亥漢始薨乃以中郎將劉隆代行大司馬事二十七
年改大司馬為太尉而隆亦即日罷終光武之世拜大司馬者止二
人未聞更有孔志也又本紀載十四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為

襄成侯下注引古今志云志時為密令則其非大司馬更為確證第
譜志本於唐表或別有據抑嘗為其據屬中有漏文未可臆斷故並
仍舊譜所載而辨其疑者於篇亦先聖闕文之義至九代子襄譜志
皆從史記作長沙太守考長沙是時為封國不應有大守之官及稽
之漢書孔光傳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作太傅其為訛舛無疑不得
以妄改大史公為嫌也惠雲邁荼諸人附見家譜二十七代崇聖侯夫傳宋書以恭
為弄與譜不合考文獻通考作恭注云誤但切必更有訛也

關里文獻考卷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五終

四

關里文獻考卷六

世系第一之六

二十七代乘字敬山博學有才元魏孝文帝時舉孝廉延興三年夏四月詔以乘為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給十戶以供洒掃子二靈珍景進

二十八代靈珍仕魏為祕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帝幸魯親祠孔子廟詔選諸孔子一人封爵世襲奉孔子祀有司以為莫靈珍宜乃封為崇聖侯食邑一百戶子二文泰文儋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年五十八卒葬祖墓南子一彙

三十代彙襲封崇聖侯子一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夏六月辛巳改封恭聖侯食邑一百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春三月詔追封孔子為鄉國公遂詔長孫承襲鄉國公邑數準舊語在祀典考年六十四卒

葬祖墓西子一嗣慈

三十二代嗣慈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煬帝大業四年冬十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繼茲素王而頽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乃封嗣慈為紹聖侯食邑百戶年七十卒葬祖墓西子一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自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

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抑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為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慈嫡子德倫為嗣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褒聖侯朝會位同三品食邑百戶中宗嗣聖七年賜勅書及

時服年七十一卒子二崇基子歎

三十四代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夏五月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卒子一璣之

三十五代璣之字藏暉元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授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諡孔子曰文宣王以其嗣為文宣公任州長史代勿絕於是進封璣之為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制曰朕永維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聖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文宣王三十五代孫通直郎邠王府文學褒聖侯孔璣之襲承睿哲克復中庸三命益恭敦素懋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被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盛德不朽宜傳於帶礪可襲文宣公尋遷都水使者天寶之亂寄居寧陵卒遂葬於寧陵子孫家焉子一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子一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兗州功曹轉青州司

兵參軍時遭叛亂陷於東平子三惟暉惟昉惟時

三十八代惟暉初居寧陵後兵解歸魯幼弟惟時居寧陵守先人墓憲宗元和十三年襲封文宣公授兗州參軍年六十五卒葬祖墓東子一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授曲阜縣尉武宗會昌元年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遷尚書博士二年襲封文宣公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尸絹百疋春秋充享祀年五十七卒葬祖墓西南子三振拯郁

四十代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第一人及第除祕書省校書郎歷兗州觀察判官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年七十四卒葬祖墓北子一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祕書郎

襲封文宣公兼曲阜今年六十卒葬祖墓西北子一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昭宗天祐二年以齊郎授泗水主簿遭世叛亂遂失封爵初宋元嘉間鄒魯郡民孔景等五戶供孔子廟洒掃役其裔孫末見孔氏子孫單承門祚衰弱又多流寓他所者乘時不綱謀冒聖裔竊世爵遂討害公卒年四十二梁末帝乾化三年也子一仁玉

述曰闕里志及家譜載三十代渠初襲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又進爵鄒國公子長孫後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按宣政在大象之前先封其子後封其父斷無此理且宣政年開尚未有鄒國名號所云長孫襲鄒國公於宣政元年者誤也再考北史齊文宣本紀天保元年六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為恭聖侯孔長譜內既無其名其為長孫之誤無疑是初襲崇聖改封恭聖進爵鄒國公者乃三十一代之長孫而非三十代之渠也又闕里志載長孫二子英慈嗣英慈封奉聖侯無子嗣

慈襲封按長孫既襲爵於北其子斷無再受南封之理且英慈之封在陳廢帝光大元年歲次丁亥後十四年庚子始為周宣帝大象二年其父受封乃在其子既襲爵十數年之後亦事之所必無者蓋英慈自是江左一派志因命名與嗣慈相同遂訛為長孫之子其實非也况家譜及唐書宰相世系表並不言長孫有二子更為可證再譜志又云三十二代嗣慈初襲鄒國公後改封紹聖侯考鄒國之封改於後周大象二年不踰年而周即亡其封亦遂絕至隋煬帝始求孔子苗裔封嗣慈為紹聖侯初封鄒國公譜志似皆有誤今既有依據悉從更正不敢以訛傳訛啓後人之惑也

闕里文獻考卷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

世系第一之七
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孔末之亂生甫九月母張抱匿於外家既長身長七尺姿貌雄偉通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果斷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魯人愬於官曰曲阜令未非聖人後光嗣有子仁玉育於張氏今十九歲矣事聞於朝乃誅末以公主孔子祀授曲阜主簿三年遷龔邱令封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帝平慕容彥超幸曲阜謁林廟召對賜五品服及銀器雜綵詔以曲阜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贈兵部尚書葬祖墓東北夫人裴氏附繼李氏封隴西郡夫人葬祖墓西後世以孔氏幾絕復興號中興祖復歲時祭其外祖張溫之墓為置祭田立奉祀生請鑄其後役以報之子四宜憲

晃助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自幼穎悟十歲能屬文以孝聞舉進士不第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黃州軍事推官時吳越初定黃州扼江鄂咽喉公佐理戎務宣力實多太宗即位召見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上言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建為軍朝議以戶口少陞為縣就命知縣事後以為南康軍太平興國三年秩滿代還轉運使王明薦公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機入觀獻所著文賦數十篇帝覽而嘉之召見問孔氏世數具以對帝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乃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

十四代孫孔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承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胃可擢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初歷代以孔氏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後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至是公以為言帝特命復其家尋通判密州八年詔修曲阜孔

闕里文獻考卷六終

子廟公賁方物為謝批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子治定之初特展修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省聞嘉獎不忘於懷遷殿中丞雍熙二年曹彬等北征契丹公受詔督餉瀕拒

馬河卒年四十六子三延世延澤延渥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歷知閭

長葛二縣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諭侍臣訪宣聖裔呂端以公奏召見九月戊寅詔曰叔敖陰德尚繼絕於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於陵廟乎許州長葛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仕

文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蒸嘗之儀可特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帝復勉曰宜精心典祖廟祀毋稍懈也賜帛

五十疋銀器五十兩及太宗御書并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以賓禮見勿庭趨年三十八卒子一聖佑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真宗東封泰

山公年十一賜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帝還幸曲阜謁孔子林廟改曲阜為仙源縣授公太常寺奉禮郎後改大理評事掌本縣錢穀天

禧五年襲封文宣公以光祿寺丞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太子中舍年三十五卒無嗣以從弟宗愿襲爵

宗愿字子莊父延澤贈諫議大夫仁宗天聖中公以從父道輔蔭補大廟齊郎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

二年直集賢院祖無擇建言臣竊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則曰襲成襲聖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

及隋封以鄒國唐初亦曰襲聖或為君或為侯為公為大夫使奉祭祀至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始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

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乞明詔有司詳求古制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襲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以封爵著於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奏上帝下兩制議集賢殿學士劉

做言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襲成君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襲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為襲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襲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襲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者爵也襲成宣尼公猶曰河間獻王云耳蓋推宣尼以為襲成祖非用襲成以為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而以襲成為夫子之謚因疑霸等號封襲成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核本末甚失事理先帝既封泰山親祠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為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襲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可階之勢下不失優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示年此之謂也詔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襲顯世世不絕其

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為襲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為襲成侯始追謚孔子為襲成宣尼公襲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

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襲聖侯為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

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採羣議皆謂宜法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

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爵之號不其重與宜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

為衍聖公尋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濰州卒於官葬祖墓西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二月襲封衍聖公為仙源縣主簿哲宗元祐元年授承奉郎用族叔知兗州宗翰議改封奉聖公

專主祀事不預他職遇郊祀大禮赴闕陪位元符元年坐事廢以弟

若虛襲子二端友端操

若虛字公實襲封奉聖公徽宗崇寧中卒子一端本復改奉聖公為衍聖公仍以若蒙之子端友紹封

述曰中興祖去今未三十世子孫繁衍已二萬餘人乃其先一夫肆逆九族崩頽孔氏之危不絕如髮蓋緣唐室陵遲鎮藩跋扈兵戈擾攘民不聊生重以黃巢朱李之亂戶口日益凋喪而士大夫之仕於外者又多輕去其鄉不歸井里以致門祚衰弱禍起家奴雖曰天數抑亦人事之過也使當日聚族而居其勢有以相維而力又足以相敵雖百孔未亦奚為哉詩云宗子維城信矣夫

闕里文獻考卷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終

四

闕里文獻考卷八

世系第一之八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制曰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爾文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並示寵渥往加恪慎務保厥榮宣和三年轉通直郎除直祕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關陞高宗南遷建炎二年冬祀赴揚州陪位不克歸遂寓於三衢終郴州知州卒無子以弟端操之幼子玠嗣

四十九代玠字錫老宋高宗紹興二年嗣世父襲封衍聖公制曰夫子踰於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碩報邦有彝典肆予命爾紹於世封惟欽惟慈則無墜命子一指

璠字文老父端操四十七代奉聖公次子也紹興三年偽齊劉豫授為迪功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劉豫廢封絕金熙宗天眷三年詔

闕里文獻考卷八

一

求孔子後十一月乃以璠為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卒年三十八贈榮祿大夫葬祖墓西子三拯摠摠

五十代摠字季紳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授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制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深醇世系可考選共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圭非特為爾身榮實所以尊聖也往其懋哉子一文遠

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年春正月授文林郎襲封衍聖公時年八歲廢帝天德二年定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尋晉承直郎世宗大定元年年二十六卒葬祖墓西南無子以弟摠襲封

摠字元會少穎悟三歲而孤及長能力學自強通左氏春秋金世宗大定三年授文林郎襲封衍聖公嚴潔祭祀敦睦族黨時兵燹後廟傾圮公愀然曰生為聖人後而繆當其職坐視隘陋如此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東之蒙山伐取材木增修寢殿及尼防殿宇廊廡

五十餘楹二十年冬十二月召至京師帝欲官之尚書省言摠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乃授曲阜縣令未任時歲方大旱既下車甘雨三日歲大熟勤於吏事案無留牘舊夏絹凡丈尺小戶合并全足輸納吏胥恣為奸利公止令依市價積筭輸納舊弊盡革縣城壞官計修築戒董者曰慎勿折盧舍壞冢墓有礙者當隨地築之其死而無主枯骨暴露者盡以已俸收葬碑曰叢冢後終奉而大夫年五十三卒贈光祿大夫子二元措元紘

五十一代文遠字紹先宋光宗紹熙四年授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道又過前代於是衍聖公之封爾於世次實當紹續其務格恭以承祭祀子一萬春元措字夢得初父摠年已四十生數子皆不育及卒曲阜收葬枯骨夜夢眾人來謝一人稍前曰嗟哉暮雲之弗及既寤又搜得十餘骸并葬之已復夢其人來謝曰今子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已果得子因即以名之而字夢得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襲封衍聖公制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于祀蓋直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早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稟蔚為宗黨之英詩書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乃煥章身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固將振耀乎斯文勉勵前修用光新命又詔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超授中議大夫著為令承安元年冬十一月帝行郊祀禮召赴闕侍祠位在終獻之次二年詔兼曲阜令仍世襲貞祐二年宣宗徙都汴公赴行在時丁母憂授東平府通判詔以來春赴任後宣宗念東平土寇竊發欲保全之令與隨朝職事乃改授太常博士與定四年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授同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哀宗正大二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天興元年遙授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內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晉太常卿時元兵

伐金汴京失守元太宗命公還東平仍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踰年金亡公上言於太宗曰兵興以來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册樂器多有存者乞降旨收錄太宗可其奏詔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并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措領之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十一年公奉詔至燕京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夏四月肆登歌樂於曲阜宣聖廟就東平造樂器製冠冕法服鐘磬箎篪儀物後禮樂肄習既成召樂人至日月山試奏於帝前遂用以祀上帝元朝一代禮樂公實始創之卒無子以弟元紘之孫真嗣爵

五十二代萬春字耆年宋理宗寶慶二年襲封衍聖公制曰朕聞盛德百世必祀况詩書仁義之澤涵浸生民炳然至今者乎爾承休聖門端有傳緒屬當大補仍續世封恪共蒸嘗當勉家業東魯文獻於此有考焉不亦善乎子一洙

五十三代洙字景清宋理宗紹定四年襲封衍聖公通判吉州宋亡歸元元世祖議孔氏子孫當立者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至元十九年冬十一月召至關勞問洙遜於居曲阜者帝嘉之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承務郎兼提舉浙東學校事與護持林廟璽書勅給俸祿秩滿再授奉訓大夫儒學提舉年六十一卒無嗣自端友至洙襲封於衢者蓋六世云

洙字昭度祖元紘幼孤不好遊戲及長敦厚慎默不談人之非粗衣糲食一無所擇仕金至安遠大將軍武昌節度判官父之固洙於元憲宗元年襲封衍聖公喜較獵日事鷹犬不修祖祀明年曲阜管民長官治率族人等以不事儒雅攻之且言洙非孔氏子遂奪爵洙本之固庶子嫡母任甚妬遺其生母洙時甫生隨母配驅口李氏長遂姓李世大父元措育為嗣因得襲爵然已有名在驅口籍故族人羣訟其為驅口李氏子既奪爵其母任氏悔之為上疏辨雪不報後知

錫子世爵在北者中絕絕四十三年至成宗即位以治紹封
治字世安六世祖若愚字公直四十六代衍聖公宗愿第三子也五
世祖端立字子植金時權主祀事高祖琥字西老曾祖拂字文通並
授進義校尉祖元用字俊卿金宣宗貞祐二年歲在甲戌衍聖公元
措赴汴以元用代攝祀事壬午年宋收復京東西路甲申年乃授元
用為通直郎乙酉年宋新復諸州復入於元丙戌年元郡王帶孫攻
益都以元用有將略授以兵使隨征丁亥年卒於軍父之全字工叔
元用之隨征也之全以迪功郎為曲阜縣尹權主祀事癸巳年元克
金汴都取元措還乃罷主祀事專尹曲阜縣治於元憲宗二年充曲阜
早管民長官世祖中統元年襲世職縣尹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
年授承事郎時廟庭罷洒掃戶祭不用公家錢治每遇祀事桑盛牲
禮必以豐潔宰曲阜二十餘年內無百姓外給軍旅以才幹著聞二
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以其子思誠代為曲阜尹將行戒

其子曰母妄怒輕管楚人邑中長者視之如父兄幼者撫之如子弟
以無負乃父訓及至單州興學校正風俗聽訟平允人自不冤二十
九年遷奉直大夫知密州成宗元貞元年赴闕大臣言治孔子裔孫
其祖元用有軍功沒於王事治權奉祀事三十餘年襲封爵莫宜治
詔從之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卒年七十二子一思誠以世襲縣
尹嗣公爵尋以非嫡罷封止世襲縣尹遷國子監丞安慶路推官陞
知恩州丁內艱不赴繼拜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皆不赴以
朝列大夫知濮州致仕清勤奉職所至皆有名子克欽世襲曲阜尹
別有傳

右南北宗衍聖公皆四十六代公宗愿之裔也宗愿長子若蒙生端
友端操端友無子以端操幼子玠嗣至洙六世是為南宗自洙無嗣
而南宗者絕北宗端操生璠璠生孫孫搃搃生元措元絃元絃生
之固之固生演傳生元泰元讓項生括括生元衡宗愿次子若虛生

端本端本生璋璋生抃抃生元隆挺生元錫宗愿第三子若愚生
端泉端立端栗生端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直元孝元用元孝生
之厚之厚生浣自浣以上若拯元措演元泰元讓元衡元隆元錫理
元直皆無嗣惟浣有子思晦以次相推最為宗長當端友之隨宋南
渡也弟端操權主祀事其後璠孫搃元措演皆循次繼立自演之失
爵元人在兵戈擾攘聞未暇講求所當立者輒以元用有軍功死王
事封其孫治治又傳子思誠非立嗣法也故大宗之統歸於思晦始
為得其正云

述曰不有遷者誰共社稷不有居者誰奉蒸嘗衍聖公在宋金元之
交南北各受其封是也然於四郊多壘之際而能守其傳器弗墜厥
宗則居者視遷者為尤苦况世爵原為奉嗣匪僅榮我孫子洙之能
讓可謂深知大義者至洙宜有後於闕里乃世絕不為立嗣致啓異
日有以弟為子之說然後從而辨駁之則亦前人之過也再宗子或

以故他出因命其子弟代主祀事故有權攝之名而金元之閒又率
由省臣劄委並非實膺世爵今家譜內於代攝祀事者皆曰權襲封
衍聖公蓋盡失其實也又志載五十一代元用於寶慶元年宋克山
東時權襲衍聖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及元大帥國王木華黎
兵至承制封拜又權授襲封衍聖公乙酉年從大帥征益都考宋元
二史宋寧宗嘉定十五年歲在壬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
越三年乙酉是為宋理宗寶慶元年京東州縣已盡陷於元矣今云
寶慶元年復山東二年判濟州者皆誤也又元大帥國王木華黎死
於癸未三月至寶慶二年沒已四載不應尚能統兵拜爵考益都
者乃木華黎之弟郡王帶孫也又其事在丙戌並不在乙酉所云乙
酉大帥攻益都者亦非也且南宋之時有南宗衍聖公文遠在收復
山東或以元用為仙源令理似有之若封以世爵則置在衛者於何
地此事之所必無者况寧宗本紀十七年甲申止有授孔元用為通

直郎並無權襲封衍聖公語此尤信而可徵者也蓋緣南北紛爭
見其說家乘所記雜取後人追述之碑志是以不無舛錯今悉據正
史更正如左而疑者則仍闕焉以俟後之博覽者
闕里文獻考卷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終

六

闕里文獻考卷九

世系第一之九

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高祖拂進義校尉曾祖元孝祖之厚贈亞中
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父浣字日新贈通議大夫禮部
尚書輕車都尉魯郡侯公生而端重簡默童稚時讀書已識大義導
江張頴教授三氏學公受業焉講求義理不為詞章學雖劇寒暑不
廢業家貧躬耕侍養遠近爭師之元大德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尙
欲薦之以母老辭歸母寢疾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
大中舉孝廉為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在職以儉約自厲教
養有法比離任諸生皆不忍舍去當是時衍聖公思誠以支庶襲爵
為族人所不服而公於序為嫡長且賢於是族之人請於朝願以公
嗣襲政府未決會仁宗雅尚儒術一日問儒臣曰孔子之裔以世次
應襲爵者為誰元明善以公名對帝復取譜牒考之乃罷思誠而以

闕里文獻考卷九終

一

公為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四品印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蓋
延祐三年六月也泰定四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衍聖公爵上
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詔陞嘉議大夫至順三年少
監歐陽元又言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不稱詔
改給三品銀印公以宗祀貴重恒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
燬於兵火後雖苟且完葺而垣牆角樓未備公竭力營度頓復舊制
金絲堂壞又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
廟久毀民冒耕祭田且百年公復其田里請置書院立學官時廷議
未決後卒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在沛縣之刁陽久為豪民所
占官利其賂庇之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息以供
祭祀久之民不輸息并負其本公皆理而復之又為先聖考妣請加
封王號奏設司樂管勾典籍等官廟庭規制悉復承平之舊初孔未
之作禍也我先世僅有存者至是其裔復冒稱先聖後人欲以亂我

宗譜公曰是賊與吾宗為世讎不辨將益肆於是大會族人斥之復刻宗譜於石以垂永久焉順帝元統元年春三月卒年六十七諡文肅卒之日有鶴百餘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於舍北至正中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葬祖墓西配張氏封魯郡夫人子一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字璟夫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通左氏春秋又工為樂府順帝至元六年冬十一月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請修飾廟像詔賜山東歷日錢之半給其費復命監察御史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八年四月乙亥帝幸太學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詔晉中奉大夫賜二品銀章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樂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爵是年冬帝親郊以公攝太常卿御史大夫雪言公材宜侍從拜中臺治書侍御史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復辭會山東兵亂公北行次藁城帝以丞相太平薦遣使就起為集賢直學士十八年毛貴犯畿甸詔徵四方兵入衛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共存亡豈可他徙今勤王兵頗眾與決戰盜可平也後盜果敗去如公言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多避亂京師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二十一年李思齊及察罕帖木爾軍相攻隴蜀開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爾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與中丞袁煥固爭不可且曰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者豈其力不足哉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不聽煥被劾去公歎曰謀之不臧亂且至矣亦自劫而歸月餘二軍攻良弼戰於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謝病歸起集賢直學士不就又以為山東廉訪使亦不拜明太祖洪武元年徐達下濟寧公抱病命子希學入覲尋復力疾赴京師行次淮安會帝亦以手詔趣之曰爾祖宗垂教萬世子孫賓職王家代有崇

榮非獨今日吾奉天命安中夏雖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是也爾爾辭疾未知實否若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論至思之公奉詔惶恐兼程進召見謹身殿問以年對曰臣五十三帝曰爾年齒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尙勵以克勤先業公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又賜田一頃明日復召見命以訓率族人因顧侍臣曰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以先聖後特優禮之也居二年慰勞時至郊社必致膳肉三年春以疾請歸遣中使日存問詔乘傳還里賜白金文綺三月丁巳卒於下邳新安驛舟中五十五葬祖墓西配張氏封魯郡太夫人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贊

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性明敏好學年二十一以父徵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乃襲封衍聖公益自樹立於經籍子史之書靡不研究文詞爾雅每賓客談笑揮灑爛然可觀善隸法四方求學者皆什襲藏之元季之亂隨父北行至藁城拜秘書卿封爵如故明太祖洪武元年入覲南都召對數陳歷代治亂甚悉帝嘉納之詔衍聖公及世襲知縣官屬並如舊制仍免子孫徭役又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賜之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愍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崇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頌世備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與復手勅中書省下所司優其廩給下逮僕從勿使有之又賜襲衣冠帶正旦朝賀命班亞丞相其後歲觀慶降手勅慰勞給符乘傳恩禮倍至公在位適當兵戎之後廟庭廊廡圯

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祀田荒穢而責通賦者孔亟公上言乞命有司修治且減免賦役並從之七年又詔免本戶稅糧三十頃十四年秋九月己丑卒年四十七帝為悲悼親製祭文遣行人張濟民致祭配董氏贈魯郡夫人繼配孫都思氏子一訥

五十七代訥字言伯魁梧厚重寡言笑篤學恭謹不以貴驕人尤工篆法洪武十六年孝慈皇后崩入臨葬孝陵畢召見帝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賜膳光祿館於太學遣尙書劉仲質勞問將俾襲爵公以居喪辭乃止服除十七年正月朝京師帝命禮官卜日受爵適以二月庚午受封是日百僚班列勅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成賢街觀者如堵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於太學以拜命告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帝既革丞相官令衍聖公班文臣首時吏部以故事請用資階帝曰既爵公勿事散官賜誥以織文玉軸與一品同遂為故事建文二年秋

九月戊寅卒時年四十二配陳氏繼配商氏王氏子四公鑑公鐸公鈞公鏞

五十八代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厚簡重事親尤以孝聞建文二年襲封衍聖公四年年二十三夏四月乙亥以疾卒八月丙寅帝遣行人左誠諭祭葬祖墓西配胡氏子一彥緒
五十九代彥緒字朝紳名與字皆仁宗在潛邸時所命也幼孤母胡太夫人教育之屹然端重如成人永樂八年年十歲襲封衍聖公召見時言動進退從容詳雅帝喜曰真聖人裔也公既襲爵篤志讀書才識益高廣度量寬而有容人或以非禮至者不與校一時公卿士庶咸敬而愛之洪熙元年仁宗語侍臣曰外藩貢使皆有公館衍聖公假館民間非崇儒重道意乃賜第於東安門北宣德四年公將遣使市書福建咨禮部部臣以聞帝命市與之尋奏闕里雅樂及樂舞冠服敝壞詔命所司修治正統元年母胡太夫人卒朝廷遣行人李

春諭祭九年奏請三氏學設生員報可十四年祖母王太夫人卒遣行人邊永諭祭景泰元年帝視學公應召率三氏子孫赴京觀禮三年朝觀改賜三臺銀印玉帶織金麒麟衣六年為族人克煦等所誣帝不直克煦等置弗問冬十月癸亥卒年五十五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葬祖墓西配夏氏洪熙元年封夫人子四承慶承吉承澤承源

六十代承慶字永祚幼端敏有至性年十一遭母夏夫人憂居喪秉禮有成人所不及者既長刻苦自厲從新安江滙清江裴侃及族祖克晏學通尙書性耽吟咏著有禮庭吟藁傳世景泰元年年三十一未襲爵卒六年以子襲爵追贈衍聖公配王氏封夫人子二宏緒宏泰

六十一代宏緒字以敬幼失怙甫八歲祖又卒族人因其幼弱肆為侵侮祖妾江訴諸朝詔遣禮部郎治喪而命公族父少詹事公恂理家事冬十二月驛召至京襲封衍聖公陛見之日帝見其尙垂髫命

宮人即無下別之俾歸遺其母親賜玉帶以軀尙小去二鈿授之又賜金章曰謹禮崇德簡敘授一人課其學又降旨戒族人共加保護敢有挾長恃強欺陵侵害者許具實以聞復特封其庶祖母江為夫人英宗復辟入賀朝見便殿帝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時公甫十歲進止有度帝甚悅賜白金文綺帝聞其賜第濼隘以大第易之凡郊祭大典及南城賞花西苑較射皆與焉成化元年春三月帝幸太學應召陪祀分獻沂國公五年夫人李氏卒遣官諭祭賜葬公在位多所興建請給三氏學印開族人歲貢格蠲族人田租十之七皆得旨報可然少貴多過舉五年以宮室踰制被劾奪俸下廷臣議宜襲者歟言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據宋若蒙若虛故事以請命其弟宏泰代襲而後仍歸其子弘治十一年從按臣請復其冠帶明年六月祖廟災弟方在朝公率子弟奔救素服哭廟蔬食百日如居喪禮十七

年春二月癸巳卒年五十七遣布政使司參政冒政諭祭賜葬祖墓

西配李氏繼配能氏袁氏皆封夫人子二問韶問禮

宏泰字以和美丰儀善議論成化六年代兄襲爵帝命曰惟學可以

希聖惟德可以繩先爾尙進學修德統率族人毋忝聖裔以副朕懷

十七年母夫人王氏卒帝遣行人汪舜民諭祭賜葬弘治元年春三

月帝幸太學應召分獻兗國公十二年入朝聞祖廟災奔歸引咎乞

罷弗許十四年累以疾請休又弗許公生八月而孤事母極孝襲世

爵與兄友愛無間言十六年夏五月庚辰卒年五十四事聞帝遣行

人諭祭者五命有司營葬事贈賻有加特廕其子五經博士配孫氏

成化十二年封夫人子一問詩

六十二代問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冬十月襲封衍聖公公弱冠嗣

封儀度秀整恩遇優隆榮動朝宇一時紳士咸贈言以送其行彙刻

成集名曰振篤正德三年上言孔氏稅糧在成化間曾以五十六代

孫克煦奏請恩免三分之一今聖裔貧困者甚多乞盡賜蠲免詔從

之四年曲阜世職知縣缺公循例選舉族人承章承周等奏許公選

舉有私帝以承章等所奏多虛量加譴責而世尹竟不用所舉者已

而承章等猶欲奏辨帝怒責成廣西乃加賜璽書令約束族人勅曰

我太祖高皇帝崇重爾祖之道即位之初首命訪求大宗之裔襲封

衍聖公既又擇其支裔之長者授曲阜縣知縣世守其職著在令典

累朝遵行茲惟我國家之盛事非獨爾一家之榮也近者曲阜缺知

縣爾及族長舉事人等遵故事共舉一人而族人孔承章承周乃懷

挾私讎越關赴京連名奏許該吏部參酌覆奏別用一人以承章等

所奏多虛薄示非責顧潛住京師復謀奏擾事衙門發其事遂命

錦衣衛鎮撫司究問本當照依榜例處治但念先聖子孫免柳號決

打俱發成廣西邊衛夫先聖之道垂憲萬世朝廷用之以為治天下

之法在爾輩守之則為治家之法承章等首開訟端毀誣宗子以朝

廷名爵為私家爭奪之具是先聖不肖子孫也遷發遠方小懲大戒

正用先師家法為之教不肖子孫耳先聖嘗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爾

聞韶尙佩服家訓進學修德與族長舉事管理族人讀書循禮以稱

朝廷崇重至意今後再有恃強挾長朋謀脅制不守家法為聖門之

玷者爾即指名具奏國典具存必不輕恕六年劉盜劉六劉七起侵

犯闕里殘毀聖廟寇退公悼焉明年白巡撫趙瑣欲城闕里會僉事

潘珍別有奏得遷縣城衛廟八年春三月帝幸太學使召公陪祀命

分獻沂國公公以禮服辭乃止嘉靖元年十二年兩次幸學皆應召

陪祀分獻四配生母江繼母袁卒並賜祭葬如禮二十五年春二月

戊戌卒年六十五帝遣行人劉祿諭祭者九賜葬祖墓西配李氏繼

配衛氏俱封夫人子二貞幹貞寧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三十五年入朝

秋七月有疾帝遣御醫徐煒來視八月甲午卒於京邸年三十有八

遣禮部侍郎袁煒諭祭行人何燧護喪歸里贈卹祭葬悉如先公禮

葬祖墓西配張氏封夫人子一尙賢

六十四代尙賢字象之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公時年十四歲巡

撫丁以忠上言尙賢冲年宜如宏緒例肄業國學詔從之四十一年

公上疏言族屬繁衍家範日弛往往違度干紀無以仰稱朝廷崇重

至意秋九月帝賜勅曰惟我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先師

孔子特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統攝宗人其

支庶之眾亦加優遇肆朕率循舊章禮益至顧族屬既繁哲愚非

一往往干犯國憲有玷聖門茲特賜爾勅諭令爾尙賢督率族長舉

事管束族眾俾各遵守禮法以稱朝廷嘉念至意爾宜修德謹行以

身先之如有恃強挾長朋謀為非不守家法者聽爾同族長查照家

範發落重則指名具奏依法治罪爾其欽承之隆慶元年秋八月帝

幸太學應召陪祀命分獻三年又賜勅諭令公約束族人保舉賢德

而繩其不率者萬歷四年秋八月帝幸太學遣行人召取入京時公正居祖母衛大夫人憂以服辭乃止七年詔衍聖公朕以賓禮待之今後自賀萬壽節外母常朝二十二年命公長子衍椿為公世子賜二品冠服天啓元年冬十一月辛酉以疾卒於京師賜第年七十八明年夏五月遣禮部尚書孫慎行諭祭行人盧時泰護喪歸葬命工部造墳葬祖墓西崇禎元年追贈太子太保配嚴氏封夫人公邃於學嘗語人曰人之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擾四出惟以明還明朗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聞者為之憬悟子二長即衍椿次衍桂襲五經博士皆早卒無子乃育從弟向坦子衍植為嗣及卒以衍植紹世爵焉

述曰五十四代公始正嫡封適承大亂之後於祖廟禮樂之事興復為多五十五代公紹修家學蹇誇朝端政績風規卓乎偉矣自明祖優禮聖公待以上賓而不煩以庶政故後之紹封者自修明祀事而

闕里文獻考卷九

八

外舉無他事可紀述然率祖攸行即可動無過舉詩云在彼無惡在彼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貴夫能永終譽者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

世系第一之十

六十五代衍植字懋甲祖貞寧字用致明嘉靖二十五年襲五經博士父向坦字安之監生公蚤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既壯恢廓大度儼有志節萬歷四十七年襲五經博士天啓元年六十四代公入朝京師寢疾賜第念二子皆不祿大宗不可無嗣遂召公往立為子及卒乃以公襲世爵公既拜命益自謹惕虔共廟祀輯睦宗族下至林廟屯佃戶屬皆休養矜恤一務惇大向家譜惟有抄本公始刊諸木俾支派井然而觀者無敢竄入孔氏子命名舊有一定輩次以序宗派辨昭穆公至是增定六十六代以下輩次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五年春三月熹宗幸太學應召陪祀疏請贈本生祖父母帝從之又以兄衍椿為大宗嫡長早世無嗣不獲承祧亦請贈如其爵破例得報皆前此未有也七年三殿告成加太子太保崇禎三

闕里文獻考卷十

一

年晉太子太傅十三年山左大饑疫癘繼作公奏請蠲糧稅復出己資糴穀以濟活者數千人是歲姚賊倡亂率眾數萬圍闕里公登城曉以忠義諭以利害羣盜感泣羅拜而去莊烈帝初即位視學十四年復臨雍兩次皆入京陪祀甲申我

朝定鼎山東撫臣方大猷奏言先師孔子為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

勅官崇祀復衍聖公并四氏翰博等之封可卜國脈靈長人文蔚起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採做而行一孔子嫡孫歷代封爵不一悉載史冊至宋仁宗始封為衍聖公至明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列文臣班首歷傳至今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欽授二品服色至崇禎年間加玉帶一衍聖公長子則承大爵次子至十五歲則授以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則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縣聖澤書院祀事每隨一代公爵遞為更授一天下州縣皆

用流官獨曲阜用孔氏世職以幸此邑者蓋以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衍聖公保舉賢能孔氏任事後改考選廩膳生員德行兼優者以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考選陞轉一四氏學獨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亦以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由衍聖公咨部授職一尼山乃孔子發祥之地設學錄一員主其祀其官係衍聖公弟姪中選德行兼異者咨部授職一洙泗書院乃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主其祀其官於孔氏中選舉德行秀異者由衍聖公咨部授職一衍聖公屬官員役明洪武元年欽設管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一員司樂舞生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員司文移書寫一員司繕寫知印一員司印務奏差一名司差遣以上俱由衍聖公保舉堪用人數咨部銓用一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兗屬二十七處載在關里志可考一五屯佃戶係洪武二年

旨允行公乘傳入覲
上遣官迎勞於邸第給餼廩
陛見班列閣臣上
賜茶及宴恩禮有加四年冬十二月辛巳卒於家
遣布政使司官諭祭凡九
諭工部給價造墳葬祖墓北配侯氏繼配全氏並封夫人子一興燮
六十六代興燮字起呂順治五年三月襲封衍聖公七年晉太子少保八年又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十七年
世祖兩臨辟雍皆應
召率族人陪祀
錫賚優渥康熙六年冬十一月甲子卒年三十二
遣官賜祭葬如例公襲爵時年十三已疑重能自立臨事剛果有氣識
關里經明季寇亂禮樂不修百事廢墜幸遇
與朝重道尊師超越前古而六十五代公感激
新恩竭力修復功緒未竟旋即告終公既承世爵日夜以繼志為事凡
祖庭之圯壞者禮樂之殘缺者以及百事之頽廢者悉網舉而目張
之彬彬乎頓復舊制公早孤生母陶教育之既長事陶盡孝事必稟
而後行嘗語人曰人子當養母吾今尙為母養也配馮氏繼配呂氏
皆封夫人子二毓圻毓埏
六十七代毓圻字鍾在康熙六年襲封衍聖公初入覲
召見瀛臺進退禮度悉如成人及奏對復稱
旨
上為嘉悅時公年甫十一耳八年夏四月
聖祖幸太學公應
召陪祀禮成
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

賜之坐

垂問家世及父變得病之由公具以對

命宮人授茶及克食辭出

懿旨命內臣送至宮門外諭從官善輔翼之

上嘗御殿公隨諸大臣朝參及退

特命由御道行公逡巡辭

上敦諭乃趨出

兩宮眷顧之隆實古今所未有也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狩還過曲阜行釋奠禮復展謁聖林周覽遺蹟公因以擴林

地置守衛上請蒙

特賜地十一頃有奇除其租賦設百戶一員秩視衛守備公以

車駕幸魯隆恩異數曠古所無思編勒成書以垂不朽乃延請名流輯

幸魯盛典一書上之二十八年公以祖廟建自前明弘治間歷今二百

餘載漸就毀敝乃奏請重修時部臣以多故為辭請俟異日

上特允所請即發帑興工有餘舊制曲阜本彈丸邑自聖賢裔外居民

無多人而地介兩河夫役之征嘗與他邑等棄耒耜而親畚鍤民甚

苦之公為白於撫臣河臣得奏准寬免公生際承平遭逢

聖主凡有敷奏皆見施行而

錫子便蕃更不可以殫述用是感激

殊恩益自警惕嘗謂人曰某以弱齡承藉先澤荷

朝廷格外褒崇不責以有司之事而使養尊處優以悠游在此位者雖

萬死不足以報稱故自少至老敦率禮義倡明教學日以風俗人心

為己任冀上答

聖天子右嚮儒術之盛心而下亦不致廢墜祖宗遺澤為大戾蓋其夙

夜敬慎不敢居盛滿而稍自放軼者五十餘年如一日也雍正元年

特典追封孔子五代王爵公時年六十七矣冬十月入

朝謝得疾臥邸第

上遣御醫劉聲芳診視并

賜參餌十一月丁亥卒

上為震悼

遣內大臣奠茶酒

諭大學士會同禮臣優議卹典又

命三品以上漢官會弔會送輓歸之日

特命皇三子及莊親王率內大臣四員侍衛二十員至第再奠茶酒送

殯子傳鐸力辭

皇三子曰

上命也卒叩奠成禮乃復

命仍

遣行人司司正李據護送乘傳歸里葬祖墓東北諡曰恭愨

御製碑文曰朕惟國家禮重尊師必顯庸夫後裔詎隆眷舊宜誕沛乎

殊榮稽彝典以易名樹豐碑以示卹所以廣皇仁彰聖教也爾孔毓

圻族高東魯系本素王秉性樸誠荷天家之雨露持身謙謹奉闕里

之蒸嘗勤職守於五十餘年承統緒於六十七世朕誕膺寶祚篤念

前徽晉五代之王封昭千秋之祀典爾感恩入謝忽遭沉疴奄逝遽

聞良深軫惻既厚飭終之禮復加論定之名素履允符曰恭曰愨於

戲湖泗水之淵源天章永煥望鳧山之峻峙雲碣常新爰示寵施垂

於無斁不亦休哉復

命於葬日立碑日再加祭二次皆異數也公為人純篤質實溫良樂易

未嘗有疾言遽色見於顏面為學尚實行不喜聲華文譽所作詩文

輒焚削其藁工擘窠書兼通繪事性愛蘭因自號蘭堂所點染惟蘭

最多筆墨秀勁識者珍藏之配張氏繼葉氏黃氏皆封夫人子四傳

鐸傳鈺傳鉅傳鏞傳鏞出為弟毓埏嗣

四八

賜祭

諭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

奢為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

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共相砥礪為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

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即所以報國矣廣榮頓首謝出

賜御銘松花石硯一方蟒錦緞七疋仍依故事宴於禮部廣榮既祇承

聖訓歸益勵志於學自名所居堂曰念典與諸名士日夕講貫其中十

三年夏四月祖父卒居喪哀戚盡禮秋八月

世宗憲皇帝升遐入都哭臨我

皇上召見圖明園

恩禮備至是歲以

覃恩得贈父繼漢如其爵乾隆二年赴都恭送

世宗梓宮入泰陵三年春

皇上臨雍應

召入京上言元聖後裔東野氏既蒙列於五經博士而周公實先師之

所誦法其後人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乞請一體陪祀

報可時

皇上初行耕藉禮成上

親耕藉田頌

視學大禮慶成賦各一篇

上嘉覽焉四年秋入賀

萬壽會開

經筵

特令人班聽講明年秋再預

經筵因奏請著為令

詔從之六年以曲阜知縣毓琚不職列狀上告毓琚亦許以敷事

上命大臣同巡撫會勘勘者微不得實有異辭

詔原勿問而毓琚抵罪如議八年春正月辛酉卒

賜卹典如故事廣榮性本伉爽英毅後更事既熟漸純粹謹密篤於孝

友與人交不設城府尤勇從善下至臧獲輩有以讜言進者皆虛已

聽受即不當亦弗罪也所著述甚富惜不享年而卒年僅三十一耳

配何氏封夫人子一昭煥

七十一代昭煥字顯明乾隆九年襲封衍聖公

述曰汾自幼時從父兄後於高曾以下諸先公之懿德蓋耳熟焉及

長得交當世名公卿嘗與先世通晉接者益復聞無異詞而學問短

淺不獲稱述萬一又以諸先公立身本末具載

國史及海內學士大夫之文章固不待汾而傳茲謹敘

聖朝恩遇之隆而諸先公之

君臣一德亦從可窺見是則小子區區之意也

闕里文獻考卷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林廟第二之一

先聖之沒也弟子葬於魯城北泗上既葬後世子孫即所居之堂為廟世世祀之然塋不過百畝封不過三版祠宇不過三間歷代嗣加恢擴日就宏麗至我

朝而無可復加矣抑考汶上縣即古之中都先聖嘗幸其邑而尼山為先聖誕生之地洙泗乃先聖設教之區今並有世官奉書院享祀而防北舊林乃先聖考妣合葬處鄒縣中庸書院實子思孟子傳道授受之堂爰悉述其規模制度與夫興建增葺之由列載於篇

至聖先師孔子墓在今曲阜縣城北二里許面洙背泗封如馬鬣冢高一丈五尺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三步冢前石碑二一為宋宣和舊碑其一則五十九代衍聖公所立也舊石祠壇唐時造四面有前人題名歲久漫滅不可讀初祠壇方六尺門弟子以篋篋為之漢韓

勅修墓時始易以石石方三尺厚如之縱橫各七唐更以封禪石易之今衍聖公昭煥又以其迫隘前廣新石五尺其西南為廬墓處室三間東向內祀端木子聖墓東十步許為伯魚子墓墓前樹石碑二聖墓南十步許為子思子墓亦樹二碑前有翁仲二宋宣和舊物伯魚子墓東南為宋真宗駐蹕亭其又南為我

聖祖仁皇帝駐蹕亭皆南向又南為楷亭西向子貢手植楷在焉又前為享殿五間循享殿而北四圍繚以周垣方一里以衛聖墓直享殿而南為甬道中峙石鼎一旁列石翁仲二左執笏右按劍元豹二角端二華表二製極精巧雍正十年奉

勅造甬道南墓門三間其東偏為思堂三間左右廂各三間門一間衍聖公及眾子孫更衣享饌處

今皇帝幸魯於此

駐蹕其東為土地祠又東為神廚祭孤壇在其後墓門外為洙水橋橋

南建石坊坊左右有下馬牌折而東為輦路輦路南為觀樓觀樓者即林牆門樓也林牆周十餘里高丈許厚半之觀樓外東西列垣夾甬道其南為至聖林門門外有坊坊左右守林人戶聚族而居即史記所稱孔里者也又南為萬古長春石坊左右有碑亭又南有橋曰文津橋又南即曲阜縣城北門自縣城北門至林夾神道皆古柏森茂葱鬱其直如矢而林中古樹相傳為諸弟子手植或云異木以百數魯人莫能識也今林中楷木居多上無鳥巢下不生荆棘及刺人草考聖林規模其初僅廣一頃子孫皆附葬焉雖魯人世以歲時奉祀孔子家而規製守衛尙未具也至東漢桓帝永壽三年魯相韓勅修孔子墓墓前造神門一間東南造齊廳三間易舊祠壇以石復民吳初輩若干戶以給掃除而其制漸備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詔曰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土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勿剪可獨墓側數戶以掌

洒掃種松柏六百株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帝幸魯親祠孔子詔兗州為孔子起園栽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帝幸孔子宅給復近墓五戶長供掃除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六月帝幸曲阜親拜孔子墓勅禁樵採宋真宗景德四年增給守冢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帝東封過曲阜謁孔林又給近便十戶奉塋域徽宗大觀元年詔先聖墓立賞錢十貫給告捉樵採林木者宣和元年有司請於朝命工鑄造石儀五年成峙於墓所高宗建炎二年冬十月金粘沒喝陷襲慶府兵至闕里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得軍士發泗水侯及刑部侍郎宗翰墓者

十二人悉斬之元文宗至順二年五十四代孫曲阜尹思凱以樵牧難禁始作週垣建重門明太祖洪武十年魯民居文約等以地五十

六畝增廣林田成祖永樂二年五十九代衍聖公思堂基制狹小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當金元開權主祀事五十一代孫維經補葺而未改其舊因更如
擴又作墓門三間二十一年林垣以歲久傾壞五十五代孫曲阜知
縣克中復修葺而增拓之周十餘里建舖舍以居巡衛者英宗正統
八年五十九代衍聖公又增樹文宣王及泗水侯沂國公墓碑各一
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重修駐蹕亭及享殿林
牆門樓建洙水左右二橋植檜柏數百株世宗嘉靖二年御史陳鳳
梧重修洙水橋建石坊及廬墓堂神宗萬歷二十二年巡按連標巡
撫鄭汝璧葺享殿齊室樹石闕五楹題曰萬古長春立碑亭二栽神
道柏數百株莊烈帝崇禎七年竟東兵備道僉事李一鼈十六年六
十五代衍聖公先後復加修築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冬十一月

聖祖仁皇帝幸魯酌酒聖林
特命擴地十一頃一十四畝九分除其租賦初林地本十八頃有奇至

是共二十九頃四十一畝九分六十八代衍聖公拓新垣周之雍正
八年

皇五子奉

命致祭闕里還奏孔林享堂牆垣間有傾圮冬十二月

世宗憲皇帝諭內閣曰皇五子致祭闕里文廟典禮告成回京奏稱恭
謁孔林周視規制見享堂牆垣間有年久傾圮之處朕尊崇先師夙
夜罔斁今廟貌已經鼎新林園允宜修葺著欽天監選員前往會同
衍聖公孔傳鐸相度方位宜於何時營治詳慎定議屆期朕命大臣
前赴曲阜令衍聖公孔傳鐸協同敬謹修理務令崇闕堅固光垂永
久以昭朕尊禮先師之至意欽天監五官聖正李廷耀來魯相度
奏以來年七月丙子興工九年夏五月奉

旨孔林工程仍著修理闕里廟工之陳世倌張體仁等會同衍聖公孔
傳鐸敬謹監修其估計之處著會同該撫岳溶定議具奏岳溶陳世

信會估奏上并請享殿五色依廟工寢殿之制
詔從之明年九月工成計用帑銀二萬五千三百三兩有奇
啓聖王林即先聖父母合葬處在今曲阜縣城東三十里南對防山
北阻泗水其東南數武聖兄孟皮墓也宋以前規制不可考金章宗
明昌五年五十二代衍聖公元措始立墓碣石儀表神道明成祖永
樂間五十六代孫曲阜知縣希範重修并立聖兄墓碑

國朝康熙十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建享殿及墓門牆垣乾隆二十年
今衍聖公昭煥改建享殿三間林門三間華榭承檣覆以碧瓦一如
崇聖祠之制

述曰按志載林內外古蹟尚有冢壁白兔溝及丹書坊其說謂先聖
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為之先聖沒戒子弟為虛墓後果遭秦始皇
發掘得石壁文云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躍我林飲我酒
漿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時有白兔自墓中出始皇逐之至曲阜

西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呼其溝曰白兔溝丹書坊者漢魯相鍾離
意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令男子張伯
除堂下草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
几前其堂下牀首有懸瓊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
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瓊欲以垂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
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簡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
一即召問伯果服焉後埋丹書為坊以識之其址在城北門外事皆
妄誕不經大都出緯書之傳會耳茲故盡削之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二

林廟第二之二

至聖先師孔子廟在曲阜縣正南門內正南門名曰仰聖門額有萬仞宮牆四字明胡纘宗題

今皇帝御書易之門外夾道植柏為神路門內為金聲玉振坊坊北為石橋橋又北為櫺星門門外左右列下馬碑又北為太和元氣坊其左側為德伴天地坊右側為道冠古今坊又直北為至聖廟坊又北為聖時門五開三洞門內為璧水橋三座橋左側為快睹門右側為仰高門各三開橋直北曰立道門五開又北曰大中門五開二門左右皆有角門又北曰同文門制如大中漢魏隋唐諸碑在其下門左右不設垣甬道旁列前明四御碑又北為奎文閣七開敬藏

賜書

聖寶於其上奎文閣名金明昌五年章宗所命也閣左右掖皆有門門

闕里文獻考卷十二

左右值房各五開為廟庭有司齊所其東南舊為行聖公齊所恭遇皇帝三幸闕里皆駐蹕於此門西向內正齋五開敬設

寶座左右廂各三開進奎文閣而北東出有門曰毓粹其西出門曰觀

德各三開閣後碑亭十有三座一為

聖祖仁皇帝御製孔子廟碑一為

御製重修孔子廟碑一為

世宗憲皇帝御製重修孔子廟碑一為

遣皇五子祭告孔子文碑一為

今皇帝御製孔子廟碑其四為我朝遣官祭告孔子文又其四則唐宋金元諸碑也直北為大成門五

開列戟二十四中楹懸

世宗憲皇帝御書對聯曰先覺先知為萬古倫常立極至誠至聖與兩開功化同流兩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進大成門左側為先聖手

植檜考手植檜本三株宋時大成門內有御贊殿二檜在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在左者文左紐在右者文右紐一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懷帝永嘉三年枯死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唐高宗乾封二年又枯死宋仁宗康定元年復生金宣宗貞祐二年春正月廟燬於兵火三檜無復子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復萌芽生東廡廢址隙間三氏學教授張頌移植故處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廟災復燬於火

國朝雍正十年廟工告竣復生新條今高一丈許矣又北為杏壇考杏壇在宋以前本為廟殿舊址宋天禧開四十五代孫道輔監修祖廟移殿於北不欲毀其故蹟因莊子有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休乎杏壇之上語乃除地為壇環植以杏名曰杏壇石刻杏壇二字金

党懷英篆又北為大成殿九開殿中奉至聖先師像執鎮圭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南向左右列四配十二哲先賢像執躬圭冕九旒服九

闕里文獻考卷十二

章東西向皆元衣纁裳正位前陳法琅供器五雍正十年欽賜又漢陶太尊一銅犧尊象尊山尊雷尊各一漢章帝元和二年物也殿枋上懸額四一為

聖祖仁皇帝御書曰萬世師表一為

世宗憲皇帝御書曰生民未有二為

今皇帝御書曰與天地參曰時中立極兩楹懸對聯三

世宗憲皇帝御書曰德冠生民溯地闢天開咸尊首出道隆羣聖統金

聲玉振共仰大成二為

今皇帝御書曰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曰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類拔萃

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殿東西兩廡列從祀先賢先儒皆木主兩

廡中開各闕翼門左通崇聖祠右通啓聖祠大成殿後為寢殿七間奉至聖先師孔子夫人主殿左右掖有門各一開左達神庖及后土

祠右達神廚及瘞所寢殿後為聖蹟殿門一開進為聖蹟殿五開藏
聖像及聖蹟圖諸石刻內行教像音韻愷之畫宋太祖及真宗贊四
十七代孫傳記曰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
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即小
影也又凭几像唐吳道子畫贊同前四十六代孫宗壽記曰家藏唐
吳道子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
顏淵侍者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摩傳之慮久而訛今亦
刻之堅珉庶久不失其真也又司寇像二皆摩吳道子畫又燕居像
二一吳道子畫宋米芾贊一失名明陳鳳梧贊又乘輅像一先聖服
司寇服乘安車一人執輿一人策馬十弟子從行又聖蹟圖百二十
幅無款聖蹟殿東南為后土祠門一開祠三間又東北為神庖門一
開正室五開東西廂各五開聖蹟殿西南為瘞所門一開內瘞坎如
正位配位及從祀各壇之位又西北為神廚制如神庖出大成門外

今皇帝御書額曰則古稱先聯曰紹緒仰斯文識大識小趨庭傳至教
學禮學詩堂東廡為禮器庫庭中有唐槐樹一宋銀杏樹一按詩禮
堂本孔子舊宅宋真宗幸魯嘗御此堂回次兗州仍賜本家為齋廳
今毓粹門外尚有故宅門舊蹟詩禮堂後為孔子故井井西為魯壁
舊址昔魯共王壞壁聞金石絲竹之音後即其地為堂名曰金絲前
明闕東廡始移金絲堂於啓聖祠前而此其故基也其北為崇聖祠
五開祀肇裕詒昌啓五王及從祀先賢先儒東階下有孔氏世系碑
又北為家廟五開中祀始祖考妣左祀二世祖考妣右祀三世祖考
妣又左祀中興祖考妣大成門外循玉振門而西為啓聖門三開進
為金絲堂五開堂西廡為樂器庫堂北為啓聖殿五開中奉啓聖王
像執躬圭冕九旒服九章又北為寢殿三開奉啓聖王夫人主廟四
圍皆周以崇垣四隅各起角樓以垣為址廟中碑碣如林擇其尤雅

者載藝文考中樹木翁鬱老幹參天多漢唐舊植舊有古柏二十四
株經歷漢晉其大數十圍宋江夏王劉義恭悉遣人伐取之今廟樹
最古者檜多而柏少大成殿及大成門並覆黃瓦廊廡綠瓦黃脊崇
聖啓聖祠杏壇詩禮堂金絲堂奎文閣聖蹟殿悉綠瓦皆華棖石柱
飾以金碧大成殿榜大成門榜皆

世宗憲皇帝御書而聖時弘道二門名又

世宗憲皇帝所命其聖時弘道大中同文四門詩禮金絲二堂奎文閣
杏壇諸榜皆

今皇帝御書也考廟之始本因孔子舊宅周末時即孔子所居之堂為
廟廟屋三開孔子在西開東向顏母在中開南向夫人隔東一開東
向牀前有石硯一枚孔子平生時物廟又藏素所乘車及几席劍履
漢明帝永平中魯相鍾離意嘗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詵治夫子
車獻帝時遇火被焚魏文帝黃初二年春正月詔魯郡修起舊廟道

百石吏卒以守衛之西晉之亂闕里被寇廟貌荒殘晉孝武時清河
李暹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
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
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
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臯藻舊化
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
將何以光贊時雍雍雍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亡父
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觀
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頽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
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
明詔采臣鄙議勅下兗州魯郡准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
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
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

勤於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思謂可重符齊州刺史遂成舊廟
獨復數戶以供洒掃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
油然而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
何柔而不從所為者微所引者大乞以臣表付外參議帝不省宋文
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詔修先聖廟魏孝靜帝興和三年齊州刺
史李瑋命工雕素聖容旁侍十子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夏六月詔
魯郡以時修治孔子廟宇務盡崇煥隋煬帝大業七年曲阜令陳叔
毅修孔子廟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下齊州作宣父廟高宗乾封元年
詔齊州都督霍王元軌大修文宣公廟元宗開元七年齊州刺史韋元
圭同三十五代嗣襲成侯又修代宗大歷八年齊州刺史孟休鑿修
廟門懿宗咸通十年天平軍節度使濮鄆曹等州觀察使三十九代
孫溫裕上言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宏
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乃魯國故都文宣王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五

廟即素王之故宅與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
者以齊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瞻數仞之牆纒識兩楹之位雖春
秋無闕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肝鬲俎
豆之設嘗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墮墜臣忝為遠裔叨領重藩咫
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與功臣今差
人齋持料錢就齊州據廟宇毀傾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
所需獲遂幽懇克伸私誠伏緣齊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
允臣所請報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帝御便殿顧謂近臣曰朕嗣
位以來咸秩無文編修羣祀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
乃詔大將作庀材鳩工復命內侍二人董其役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冬十一月東巡過魯勅修飾廟宇天禧二年四十五代孫道輔上章
言祖廟卑陋不稱請加修崇詔轉運使以官錢葺孔子廟即命道輔
監督工役五年道輔又請得封禪行殿餘材乃大擴舊制廟門三重

次書樓次唐宋碑亭各一次儀門次御贊殿次杏壇壇後乃正殿又
後為鄆國夫人殿殿東廡為泗水侯殿西廡為沂水侯殿正殿西廡
門外為齊國公殿其後為魯國太夫人殿正殿東廡門外曰燕申門
其內曰齊廳廳後曰金絲堂堂後則家廟左則神廚由齊廳而東南
為客館直北曰襲封視事廳廳後為恩慶堂其東北隅曰雙桂堂凡
增廣殿庭廊廡三百六十六間仁宗景祐五年道輔又建五賢堂於齊
國公殿前祀孟子及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五子嘉祐六年賜御書飛
白體殿榜神宗元豐元年冬十月詔齊州以省錢修葺宣聖祠廟五
年冬十一月賜度牒三十本差本路兵士工匠令四十七代孫新泰
令若升監修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使以省錢二千貫又加修葺四
十七代衍聖公若蒙監工徽宗政和四年頒御書大成殿額金熙宗
皇統二年勅行臺撥錢萬四千貫委曲阜主簿四十九代孫環修葺
聖殿禁官私侵占聖廟地者四年再於行省撥錢萬四千五百貫發

闕里文獻考卷十一

六

南京八作見材助工役至九年正殿始成廢帝正隆二年又以羨錢
修兩廊及齊國公殿世宗大定十九年五十一代衍聖公摠親率族人
至蒙山伐材有司出羨錢重建鄆國夫人殿章宗明昌元年帝曰昔
夫子設教洙泗有天下者所當取法今遺祠久不加葺且隘陋不足
以稱聖師居乃降錢七萬六千四百緡修孔子廟命幹臣領其役以
二年春興工五年秋告成後金末喪亂廟貌又復殘毀元太宗九年
命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重修官給其費屬軍興旁午僅復後殿奉
先聖及十哲像世祖至元四年又恢復奎文閣十九年同知濟寧路
總管劉用募民築廟垣植松檜一千本成宗大德元年濟寧路達魯
花赤按檀不花行部至曲阜瞻祠宇荒涼上言願自出資修葺御史
臺言曲阜林廟非他處比修理盛事當出朝廷不可使臣下獨專其
美不許所請四年工部上言本路已收鈔兩木石若不修蓋恐日久
消費不能成就合依已擬開架起蓋有不敷者官為給降錢物遂於

秋八月興工冬十二月詔罷不急之役因而中止明年按禮不花以奉詔書時工役已及八分仍請修建又明年九月落成殿宇廊廡凡百二十有六楹費十萬貫有奇文宗天歷二年以闕里宣聖廟歲久漸壞勅濟寧路出官錢五萬二千緡修葺至順二年五十四代衍聖公請依前朝故事四隅建角樓倣王宮之制詔從之出山東鹽課及江西浙江學租添建順帝至元二年落成至正元年樹碑以記其事元季聖廟復就壞明太祖洪武七年五十六代衍聖公奏請修治詔從之於十年鳩工十一年落成公又補塑聖像二十年帝諭工部侍郎秦遂曰春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織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先師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昭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成祖永樂九年五十

九代衍聖公又奏請重修工部請發囚徒二百三十名遣行人雷迅監督興葺十二年春正月召回雷迅更令法司撥囚一千名交孔氏子孫自督修葺其年冬十二月帝諭工部曰孔廟至敬之所囚徒作踐不便令山東布政使司官一員率民匠三千人往修務期堅固囚徒仍聽役於外十五年夏五月畢工御製碑文紀成二十年五十九代衍聖公又改建齊廳宣宗宣德九年工部侍郎周忱以公務經曲阜捐俸修金絲堂又於廟外西南隅構堂三間為更衣所英宗天順四年冬十月六十一代衍聖公重修聖王寢殿八年詔巡撫山東副都御史賈銓重修闕里先聖廟成化元年落成二年憲宗御製碑文紀成五年巡按御史林誠捐造諸賢木主十六年帝從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之請發帑增廣廟制廣正殿為九間餘皆更新二十三年工成孝宗弘治十二年夏六月甲辰廟災詔巡撫都御史何鑑親詣相度發帑銀十五萬二千六百有奇重建正殿九間寢殿七

開大成門家廟啓聖殿金絲堂詩禮堂各五間移金絲堂於啓聖殿前改奎文閣為七間改大門及大中門為五間增快睹仰高二門遷尼山神毓聖侯祠於尼山書院以其祠為土地祠經始於十三年春二月落成於十七年夏五月帝親製碑文紀成功先時曲阜縣治在廟東相距八里武宗正德七年春正月流賊劉七等犯闕里毀壞聖廟賊退按察使司僉事潘珍疏請即廟為城移縣附之詔可有司出罰鍰並募輸助得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秋七月興工世宗嘉靖元年春三月工竣穆宗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等以香稅及罰鍰一千六百兩營葺孔廟神宗萬曆六年巡撫都御史趙賢出香稅罰鍰又重修二十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創建聖蹟殿於內立石刻聖蹟百二十圖二十二年巡按御史連標與巡撫都御史鄭汝璧以香稅罰鍰及庫羨銀三千兩重修孔廟二十九年巡撫都御史黃克績倡藩臬捐銀二千兩又重修三十六濟寧兵巡副使王國楨等捐

銀三百兩修西廡闕里廟堂自弘治鼎建後歷代間有營葺而工大力微僅支罅漏遺萬歷荒廢益就傾圮四十四年四氏學生孔尚孝等言於巡按御史畢懋康懋康遂疏於朝且言向來估計僅需十萬五千兩有奇後此日甚一日所費將至鉅萬竊見胡良巨馬梵宇神宮無不莊嚴而金碧之今議修孔廟視佞佛而施檀越利涉而成與梁者其輕重緩急何如昔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識者謂劉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然則皇上何惜此區區者倘慨渙德音亟發帑金而一新之則皇上之所以培千萬世精神命脈者在此舉矣疏入報聞而事竟不行天啓六年曹州州同某捐修大中門國朝順治十二年山東巡撫御史王秉乾出銀二千兩並勸所屬公捐修奎文閣而提學僉事戴京會施閔章等先後又略為補葺康熙二年分守東兗道參議張弘俊等重修聖蹟殿奎文閣及廟門碑亭角樓十六年六十七代衍聖公續修詩禮堂金絲堂及諸門坊橋欄

二十八年上疏請重修祖廟格於部議奉

聖祖仁皇帝特旨闕里聖廟崇奉先師萬代瞻仰今既日漸毀敗理宜修葺著差工部內務府官員前往確估秋九月內務府廣儲司郎中皂保工部營繕司郎中壽鼎赴闕里估勘等

命皂保同工部虞衡司郎中阿爾禪監修於三十年夏四月興工三十二年秋八月告成凡修大成等殿五十四間大成等門六十一間兩廡八十八間櫺星門一牌坊一用帑銀八萬六千五百兩有奇

聖祖仁皇帝御製重修孔子廟碑雍正二年夏六月癸巳廟災世宗憲皇帝遣署工部侍郎馬臚會同山東巡撫陳世倌布政使博爾多相度重修秋七月少詹事錢以澄奏闕里文廟應令內外儒臣捐資營建

諭曰前聞孔廟被災即降旨遣大臣前往作速估計動支正項錢糧擇日興工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覽錢以澄所奏內外大小臣工幼

業詩書仰承聖澤各宜捐資修建等語雖為當理今有自己令動支錢糧不必再令臣工捐資但朕亦不必阻儒士之私情今直省府州縣文廟學宮或有應修者本籍科甲出身見任之員及居家進士舉人生員平日讀聖人之書理宜飲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願不必限以數目量力捐出修理各該地方文廟學宮並祭器等項其不願者不必強勒既而馬臚罷

詔巡撫陳世倌同藩臬監修以三年秋八月興工七年春正月

諭曰闕里文廟工程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遴選賢員敬謹修造務期堅固輝煌計日告竣其所以未遣專官監督者蓋恐京員到彼又多日用僕從之費擾累於地方也乃原任巡撫陳世倌委用不得其人於前而塞榜額又復因循怠忽於後以致工程遲緩未能即速告成頃據巡撫岳濬奏稱祇因購求大木一時難得是以工作稽遲等語著通政使留保前往曲阜督率在事人員盡心竭力敬謹辦理

期竣事以慰朕懷二月

命署山東巡撫岳濬會同留保督催其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仍回山東率從前承修遲悞之知府州縣分別解任在工辦理其督催遲悞之各上司交留保查明交部議處又奉

旨此次修理文廟工程務期魏煥崇闋堅緻壯麗纖悉完備燦然一新著岳濬留保會同衍聖公詳加相度倘舊制之外有應行添設者有應加修整者俱著估計奏聞添發帑銀理丹履總期經理周密毫髮無憾工成之日朕當親往瞻謁以展尊禮先師至誠至敬之意又

諭闕里文廟正殿正門用黃琉璃瓦兩廡則用綠琉璃瓦而以黃瓦鑲砌屋脊供奉聖像選內務府匠人到東用脫胎之法敬謹裝塑冬十一月戊戌正殿將上梁前二日內申卿雲見於闕里歷午未申三時不散廷臣請宣付史館以昭天人感應之慶

諭曰朕平素尊奉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文廟不戒於火比時

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為言而朕心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謁大學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為指授遴選良工匠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閒今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卿雲見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見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着該部速議具奏八年秋八月工成

御製重修孔子廟碑紀成是役也凡用帑金十五萬七千六百兩有奇乾隆十九年今衍聖公昭煥重修櫺星門易以石述曰天下文廟之制自上大學下及各直省州衛郡邑莫不易以木主而闕里尚用塑像或曰塑像非古也古者廟則有主以依神祭則有尸以象神無所謂像設也自尸事廢而像事興蓋自佛氏入中國

始以異端之教而上施於聖人不經莫甚焉其說誠似矣顧猶有疑者考佛之入中國始於漢明帝而文翁石室已先有孔子坐像又國語云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宋玉招魂云像設君室靜安閒些則是周時已有此制不始於西來白馬也今闕里廟之有像或云起自東魏李瑋考顧藹吉隸辨引漢韓勅後碑有改畫聖像如古圖語又水經注云闕里夫子舊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又云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像猶嚴蓋瑋之前已先有畫像至瑋而更設聖像耳夫禮有其舉之不敢廢也况闕里為孔氏家廟影堂之制亦先儒所不棄使後之子孫入室出戶有以睹形容而致其佩間優見之誠亦聖人祭如在之義也又按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日海口龍類蚪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修肘參膺耳頂山齊林背翼臂注頭卓峽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趣下末傳

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語出諸子似多傳會但載入家乘已久姑畱為考古之助又家見藏紙本像三絹本像五紙本者一為燕居像失名一為唐吳道子畫司寇像一為明蜀惠王朱申鑿摹吳道子司寇像絹本者一為宋人摹吳道子司寇像有明神宗書宋高宗贊一為杏壇講禮像石壁下老松盤曲文杏雜列先聖執如意凭几講授弟子拱立受教者一人執香鑪立者一人拱手侍者二人羣聚請業者十有六人內一人抱琴三人執卷餘或拱手或斂袖或曳杖或行相問答凡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畫一為觀敬器像明郭翊畫一為行教像從二弟子衣褶書論語半部一為冕服像皆失名

闕里文獻考卷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三

林廟第二之三

尼山書院在尼山東麓繚以周垣環植檜柏正南為大成門三間中為大成殿三間祀先聖及四配像左右廡各五間祀十一哲及七十二賢木主殿東西各有側門左右各有掖門由掖門達殿後為寢殿三間祀先聖夫人主兩廡各三間祀二世祖三世祖出西側門為毓聖侯祠門一間祠一闕又西為啓聖祠門三間正殿三間祀啓聖王主寢殿三間祀啓聖王夫人主出東側門為講堂三間後為土地祠一間大成門外東南隅有觀川亭西南有石橋跨智源溪上考周太祖顯德中堯守趙某以尼山為孔子發祥之地始創廟祀宋仁宗慶歷三年四十六代文宣公始即廟為學立學舍置祭田後毀於兵火元文宗至順三年五十四代衍聖公用林廟管勾簡質理言請復尼山祠廟薦彭璠為官師奉祠疏下禮部李章閣大學士康理鑾鑿力

主之議上中書不果行順帝至元二年復以中書左丞王懋德言置尼山書院以璠為山長三年璠以私錢草創堂宇而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分司楊訥會同六十五代衍聖公倡率所屬及齊魯士大夫共成之乃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廚明倫堂及東西齋毓毓聖侯祠觀川亭塑聖像造禮樂器以四年春三月經始秋八月告成至正十四年鄒縣達魯花赤馬哈麻復塑四配像三十一年鄒縣尹司居敬改造孔子石像於坤靈洞中章甫逢掖如古禮明成祖永樂十五年五十九代衍聖公率族人重修增建啓聖殿及寢殿於西偏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五十八代孫三氏學學錄公璜以修文廟餘資重葺

國朝康熙十三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又加修飾易圍牆以磚石雍正二年六十八代衍聖公以歲久漸圯更為鼎新乾隆二十年今衍聖公昭煥復率族人出資重修

洙泗書院在曲阜城東北八里泗水經其北洙水帶其南廟制大成殿五間祀先聖四配十二哲東西廡各三間前為講堂三間又前為書院門三間四周繚以重垣考書院乃孔子故講堂也舊亦名學堂漢時諸弟子房舍并舍猶存建武五年光武帝擊破董憲於昌慮還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吾太僕之室也其後學廢遺址存焉元順帝至元間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克欽始因舊址創書院設山長一人奉祠明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同學錄公璜重葺世宗嘉靖三年巡按御史李獻捐資重建熹宗天啓七年六十二代孫曲阜知縣聞簡重修

國朝順治八年六十六代衍聖公復加補葺十三年六十五代孫曲阜知縣衍淳康熙三十八年六十六代孫曲阜知縣曲認皆捐俸重修

聖澤書院在汶上縣城中大成門三間大成殿三間祀先聖像配以

顏子及曾子像兩廡各三間祀十一哲七十二賢及諸先儒木主書院舊在縣城西南五里湖之側始建於元魏明帝孝昌元年唐吳道子畫宣聖及竟國公像其中徐浩題額顏真卿撰記宋哲宗元祐四年縣令周師中重修元都水少監馬之貞建大成殿塑先聖及十哲像堂室門廡庖庫池井咸備明世宗嘉靖二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檄知縣吳瀛移建城中穆宗隆慶元年知縣趙可懷神宗萬歷元年知縣張惟誠二十八年知縣尚瓚先後重修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六十八代衍聖公為世子時又重修

中庸書院在鄒縣城外東南隅曝書臺之東廟門三間正殿三間中祀述聖子思子左配以亞聖孟子右安述聖遺像石刻殿懸

世宗憲皇帝御書性天述祖額東西廡各三間神道中有碑亭樹

今上御製子思贊石刻廟四面環以周垣考書院本于思講堂遺址也

元成宗元貞初鄒尹司居敬始即其址構堂四楹名曰中庸精舍設

思孟像春秋祀之武宗大德間尹宋璋擴為書院廟殿曰誠明後堂曰率性書院堂曰景賢齋曰慎獨順帝至正中尹鄧彥禮孔之威相繼修之明成祖永樂中知縣朱瑤英宗正統四年知縣房岳世宗嘉靖中知縣章時鸞神宗萬歷九年知縣許守恩二十六年知縣王一楨三十六年知縣胡繼先又先後重修熹宗天啓二年燬於兵火五年兗州知府孫朝肅更建祠宇

國朝乾隆二十年七十一代衍聖公昭煥重修

述曰書院者本為春秋講學而設也今廟祀雖肅而絃誦之聲無聞

矣厥旨矣顧名思義是所望於主壇者

闕里文獻考卷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
祀典第三之一

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誠告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官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歷稽古禮凡釋奠之事有六釋菜之事有三雖制有輕重詳略之異而學必有祭以祀其始為設教之人而不忘所自其義一也周室衰微禮樂崩壞延及暴秦益滅棄先王之法漢興未暇復古至成帝時始詔立辟雍於國南而其緒未竟光武中興乃大營太學車駕親自臨幸彬彬乎稱盛舉矣然其時所祭之先聖先師史缺有闕而孔子之祀向未出於闕里明帝永平間益修明養老習射之禮令郡縣道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於是孔子始祀於庠序焉第或聖或師升降不一迄於唐初尚無定論貞觀中慨然釐正祀典專以孔子為先聖然尚循康成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之說乃取左穀以下二十二人專門訓詁之儒為先師而傳道受業高弟子自顏子外皆不得與於配食之列猶不無可議者嗣自兩宋元明代有更革而尊崇之盛極於

國朝類而紀之亦考鏡得失之林也按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誅孔子稱曰哀哉尼父鄭康成謂尼父者因其字以為諡也後世遂以為諡孔子之始考禮有誄而諡者如貞惠文子是也有誄而不諡者如縣賁父是也諡必兼誄而誄不必諡故吳草廬曰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詞如後世祭文之類非諡也况諡法無尼字康成之說恐未足為據漢高帝十二年冬十一月自淮南過魯以大牢祭孔子此後世帝王祀孔子之始元帝時詔褒成侯霸以所食邑祀孔子此世爵奉祠之始平帝元始元年夏六月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蓋孔

子之有諡實始於此東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令郡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此國學郡縣祀孔子之始十五年帝東巡過魯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此弟子從祀之始桓帝元嘉三年春三月魯相乙瑛請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制曰可靈帝建寧二年春三月魯相史晨請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禮祀詔從之光和元年立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魏明帝景初開魯相上言宗聖侯未有命祀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下三府議司空崔林議曰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孔子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齊王芳正始二年春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夏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此國學釋奠以弟子配享之始晉宋以後釋奠皆採正始故事

以顏淵配焉晉武帝泰始三年冬十一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親以太牢祀孔子此太子釋奠之始自是皇太子每通一經必親釋奠於太學而歷朝亦並舉其禮東晉時孔子裔孫襲封奉聖亭侯於江左明帝泰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亭四時祠祭直如泰始故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有意慨然奉聖之蔭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為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二十二年皇太子釋奠於太學樂用登歌此釋奠用樂之始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缺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勵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秋詔集有司議釋奠釋菜當行何禮用

何樂及禮器尙書令王儉議曰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蔭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曰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皇朝屈尊引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卽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詔從之此釋奠用舞之始七年春二月己丑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朕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邱夷淵塞非但洙泗涇淪至乃饗堂之主前王敬仰崇修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校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明帝永泰元年春三月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宏厥雅道

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元功潛被至德

範開生民之耳目梁李涇微靈寢亡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愜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篋開書無因循復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馨潔滌以時饗奠拓跋魏道武帝天興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太武帝始光三年春二月詔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初晉宋之際五胡雲擾闕里祀典久廢不修後魯郡折入北朝孝文帝延興二年春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徐淮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黍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太和十三年秋七月詔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春二月癸丑詔改

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尙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

行儀曹事李詔授策詣廟告諡北齊之制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廟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尼父配以顏回列軒縣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以下及諸生拜孔揖顏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按此爲後世春秋釋奠及朔日行禮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元年秋七月詔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胄子入學不勞釋奠宣帝大象二年春三月丁亥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引儒業式敘彝倫至如參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歷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準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

先聖先師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唐高祖武德二年夏六月戊戌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且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粵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斁惟茲二聖道濟生民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七年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釋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爲先聖配以顏回詔從之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秋七月尊孔子爲宣父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代用其書垂於國

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饗宣父廟堂此先儒配孔子之始初國學釋奠以儒官爲祭主直書博士姓名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按禮學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氏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與秩節總祭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爲主全無故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縣樽俎威儀並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準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既無秩請主簿若尉爲終獻州縣釋奠既請道刺史縣令親爲祭主望請準祭社給明衣國學祭以太牢樂用軒縣六佾之舞並登歌一部與大祭祀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下無樂祭以

國子祭酒爲初獻

五

少牢詔從之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而直省以長官主祭亦始於此會皇太子釋奠自爲初獻遂以祭酒司業爲亞獻高宗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左邱明以下皆從祀顯慶二年大尉長孫無忌等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康成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康成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輿說正夫子爲先聖加眾儒爲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還周公嚴配此即姬且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宮就尊賢

國子祭酒爲初獻

六

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古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邱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乾封元年春正月辛卯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元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子先聖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咏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祗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又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盛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與懷駐蹕荒區願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燕寢荒蕪餘基尙在靈廟虛寂微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

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型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蔭緒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總章元年夏四月乙卯詔曰皇太子弘近因釋菜齒胃上庠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顯顏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為尙顏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並配享成亨元年夏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有破壞並先來未造者遂使先師缺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有司速事營造中宗嗣聖七年冬十月封孔子為隆道公神龍元年詔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采邑收其租稅用供薦享睿宗太極元年春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帝親製孔子贊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元宗開元七年冬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齒胃謁先聖初詔以宋璟為亞獻蘇頌為終獻臨享帝思齒胃義乃詔三獻皆用胃子祀先聖如釋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

七

奠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先聖廟以顏子配則配像當坐今乃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既當配享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春秋配享之餘請春秋釋奠列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尙不缺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備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準二十二賢從享詔從之乃以十哲為坐像悉與祀曾參特為之像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一賢於廟壁帝以顏子亞聖親為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此十哲配祀之始十一年詔春秋二時釋奠諸州縣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十九年停牲牢仍用酒脯二十年開元禮成定皇太子及諸州釋奠儀二十六年勅鄉貢謁先師著為例二十七年秋八月詔曰弘我王化

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教政移風俗君君臣臣父子人子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歎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寢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贊命思闡文明光被華夏時則異於古今情每重於師資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諡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綠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準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眾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充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

八

鄒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又詔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貫行之親授教言試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歎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章而子與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乃贈曾參成伯顛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邴伯公哲哀郈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卜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期邴伯梁鱣梁伯顏柳蕭伯冉孺郈伯曹卬豐伯伯虔邾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

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
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郿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
東牟伯后處營邱伯秦開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
襄臨沂伯鄒單銅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邱伯秦商上洛伯
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旗零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
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熒陽伯秦非并陽伯施常乘氏伯顏會
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
廉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邱伯狄黑臨濟伯邾異平陸伯
孔忠汶陽伯公西與如重邱伯公西蒧祝阿伯遣尙書左丞相裴耀
卿就國子廟行冊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東都行禮又勅兩京及
兗州舊宅廟皆改冕服其諸州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
兩京牲用太牢樂宮縣舞六佾州縣則牲以少牢而無樂右諸賢封
爵考新唐書及唐會要所載除十哲外祇六十七人而杜氏通典則

國朝文獻卷十四

多衛伯遺瑗清河伯林放穎伯陳亢魯伯申棖伯琴牟南陵伯琴
張六人兩處互異並錄於此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
行事肅宗上元元年以歲早罷中小祀而文宣王廟祭不廢代宗永
泰二年修國學祠堂成始釋奠設宮縣自復二京惟正會之樂用宮
縣郊廟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乃奏
宮縣於論堂而雜以教坊工伎初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十五
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為其禮太重請準武王受丹書於師尙父東
面行禮詔從之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
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文宣王以兗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為十
哲排祭奠其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請各設
一豆一爵祠饗下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禮院檢郊祀錄稱文
宣王從祀諸座各饗一實以粟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簋各
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者奉勅文

國朝文獻卷十四

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準郊祀錄各陳脯醢等以祭周太
祖顯德二年詔營國子監遼太祖神冊三年夏五月帝問侍臣曰受
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帝曰佛
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帝大悅即命建孔子
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道宗清寧六年夏六月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宋太祖建隆元年春二月帝幸國子監詔增修祠宇繪先聖先賢先
儒之象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二年詔貢舉人
就國子監謁先師著為令三年詔祭文宣王用品禮立十六戟於
廟門真宗景德三年從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請令諸道修葺文宣
王廟禁不得殘毀四年太常禮院李維奏諸州釋奠長吏不親行禮
非尊師重教意乃頒釋奠儀於天下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戊午
詔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
致治不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不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
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入倫之先覺元功俾於簡易景鑠配
平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歷曷嘗不
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祗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駕
數仞之牆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
攷簡冊之文昭聰睿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
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懷宜追諡曰宣王廟聖文宣王遣吏部尙
書張齊賢祭告初帝欲追封孔子為帝或曰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
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號而已又詔曰朕以祗陟岱宗新巡魯甸
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
亦錫美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燦典章叔梁紇可
追封齊國公顏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精虔祭
告又詔曰朕時巡魯郡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渥眷
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尙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

榮垂厥方來式昭遺範元官氏可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廟祭告二年春三月頒曲阜廟相圭一加冕九旒服九章從上公之制夏五月乙卯詔追封孔子弟子顏回魯國公闕損瑕郭公冉耕東平公冉雍下邳公宰予臨淄公端木賜黎陽公冉求彭城公仲由河內公言偃丹陽公卜商河東公會參瑕邱侯顛孫師宛邱侯澹臺滅明金鄉侯宓不齊單父侯原憲任城侯公冶長高密侯南宮适龔邱侯公哲哀北海侯會點萊蕪侯顏無繇曲阜侯商瞿須昌侯高柴共城侯漆雕開平輿侯公伯寮壽張侯司馬耕楚邱侯樊須益都侯公西赤鉅野侯有若平陰侯巫馬施東阿侯陳亢南頓侯梁鱣千乘侯顏辛陽穀侯冉孺臨沂侯冉季諸城侯伯虔沐陽侯公孫龍枝江侯秦冉新息侯秦祖鄆城侯漆雕哆濮陽侯顏高雷澤侯漆雕徒父高苑侯壤駟赤上邽侯林放長山侯商澤鄒平侯石作蜀成紀侯任不齊當陽侯申棖文登侯公良孺牟平侯曹卬上蔡侯奚谷點濟

陽侯句井疆滄陽侯申黨淄川侯公祖句茲卽墨侯榮旂厭次侯縣成武城侯左人郟南華侯燕伋沂源侯鄭國胸山侯秦非華亭侯施之常臨濮侯顏濟陰侯步叔乘博昌侯顏之僕宛句侯遠瑗內黃侯叔仲會博平侯顏何堂邑侯狄黑林慮侯邾巽高堂侯孔忠鄆城侯公西輿如臨胸侯公西點徐城侯琴張頓邱侯七月戊寅又詔封左邱明瑕邱伯公羊高臨淄伯穀梁赤龔邱伯伏勝乘氏伯高堂生萊蕪伯戴聖楚邱伯毛萇樂壽伯孔安國曲阜伯劉向彭城伯鄭眾中牟伯杜子春緱氏伯馬融扶風伯盧植良鄉伯鄭康成高密伯服虔滎陽伯賈逵岐陽伯何休任城伯王弼偃師伯范甯新野伯至王肅生前已封蘭陵亭侯加贈爲司空杜預生前已封當陽侯加贈爲司徒又詔曰朕乃者封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盛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

其寵章祇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口廟聖之名冀廣嚴師之道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伊彼先儒皆傳聖道咸加贈典俾耀素風仍命寮案分紀遺烈式晉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中書樞密三司兩制丞郎待制館閣直館校理等分撰贊成命刻石國學及曲阜廟中三年以判國子監孫奭言國學丁祭差太尉太常光祿卿充三獻官又頒釋奠儀注及祭器圖於諸路四年夏五月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五年冬十二月壬申以國諱改諡孔子曰至聖文宣王七年從宰相王旦請以先天節禮畢詣文宣王廟行禮仁宗明道元年秋八月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左邱明而下二十一人悉以本品衣冠圖之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神宗熙寧五年罷貢舉人釋奠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於廟庭兼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非是而止京兆府學教

授蔣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母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九人亦載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獻祝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二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八年國子監新廟成常秩等又曰宣聖神像舊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並用朝服檢會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詳此則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孔子旣用冕旒則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當各依本爵用冕服欲乞改正下太常禮院詳定禮院檢會文宣王廟自建隆三年詔廟門準儀制令立戟十六枝用正一品之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相圭一從上公之制春秋釋奠則用中祠皆今朝之制也其兗國公顏子等皆以本朝郡國縣封爵緣古今禮制不一難以追周之冕服宜如舊制依官品衣服今文宣王冕用九旒顏子已下各依郡

國縣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元豐六年冬十月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祠廟在鄒未加爵命詔曰自孔子沒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褒崇可封鄒國公七年夏五月晉州教授陸長愈奏言朝廷封孟軻為鄒國公爵位既加則禮宜從祀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堯鄒二公配享時太常寺詳議以孟子異代非及門弟子不允所請而禮部侍郎林希言唐貞觀二十一年以伏勝高堂生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於孔門當在顏子之列又荀况揚雄韓愈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為缺典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配享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况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閒自國子監及天下文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畫荀况等像於從祀之列冠服各從封爵詔從之以鄒國公孟子配享封荀况蘭陵

國朝聖學卷十四

三

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廟庭令學士院撰贊文又詔修四孟釋菜儀哲宗元祐元年從禮官請定奉聖公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五年四十七代奉聖公若蒙請加孔子之子及孫封爵諫議大夫朱光庭議云孔鯉雖孔子之子德未著而早世惟子思學於曾子著中庸一書垂之萬世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固非苟揚韓之可及謂宜獨加子思封爵議久未定至徽宗崇寧元年春二月庚戌詔曰孔子之道萬世所尊鯉實嗣之親聞詩禮魯堂從祀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可特封泗水侯又詔曰孔伋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為中庸萬世宗仰眷惟魯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可特封沂水侯秋八月甲戌建外學於國南詔曰古者立學必祭先師况都城近郊大闢黌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數千宜建文宣王廟以便薦獻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向若兩位亦為一列以北為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

國朝聖學卷十四

六

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上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位次為圖頒示天下從之夏六月癸酉詔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位鄒國公之次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袞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詔文宣王殿以大成為名四年秋八月國子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爵服周之服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袞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袞無升龍誤矣考之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考正先聖之冕服其執圭立戟乞並從王者制度詔從之於是增文宣王冕為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廟門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又頒祭服制度於州縣令皆以法服行禮大觀元年定貢士入學釋菜之儀二年從通事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邱明二十四賢之閒四年議禮局言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鄒單父黑秦商原亢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與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鄒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侯原亢樂平侯欬建侯廉潔胙城侯政和元年夏六月太常寺言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與宣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乃詔改封曾參武城侯顓孫師穎川侯南宮适汝陽侯司馬耕睢陽侯琴張陽平侯左邱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聖考城伯三年春正月癸酉詔封王安石為舒王又封其子雱為臨

川伯從祀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封
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
仲子新泰伯陳臻逢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
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成邱蒙須城伯高子泗水
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欽宗靖康
元年夏五月戊辰以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乞追奪
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詔降王
安石依鄒康成例從祀兩廡高宗紹興八年夏六月以衍聖公孔玠
渡江隔絕林廟詔衢州於官田內撥給五頃以奉先聖祀事十年秋
七月從王普之請詔改京師釋奠文宣王為大祀祀前受誓戒加籩
豆十二其禮如社稷州縣仍為中祀孝宗乾道八年令有司討論釋
奠及皇太子入學儀淳熙三年洪邁言孟子配食與顏子並其師子
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為未然乞改正又趙粹中請

削去王安石從祀皆不報四年秋七月乙酉始詔去王雱從祀畫像
時祕閣修撰權禮部侍郎李燾論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
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眾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七年禮官
請依國子監位數爵號姓名及祭器頒於州縣從之寧宗慶元元年
仍定文宣王為中祀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己巳詔曰朕觀宋熹集
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學問緬懷
典型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端平二年春
正月甲寅詔升子思於十哲又下廷臣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
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頤程頤等十人從祀議久未決淳祐元
年春正月帝將祀太學甲辰降御札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
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
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融渾使中庸大學
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

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乃
封敦頤汝南伯頤河南伯頤伊陽伯載鄒伯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
之景定二年春正月皇太子將釋奠詔曰虎蘭苗胄太子事也此禮
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
制可令太子謁拜焉丁丑皇太子既釋奠還奏曰先聖之道至我
朝盛時運際文明真儒迭起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其時諸說
並駕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
謙志同道合切磋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
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開邪說又幾晦蝕陛下聖德奮興罷斥詖邪
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淵源而溯洙泗
實萬世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
於是詔追封張栻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並從祀度宗咸淳三年春

正月帝將臨太學降御札曰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司馬光有德
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其與周程張俱雍述經世書發先天之奧旨
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真履實踐之
為時儒宗茲豈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祀於學者比朕將臨辟
雍因思朱熹所贊已祀其四而尚遺雍光非缺典與其令學官列諸
從祀以示崇獎又特封雍新安伯又詔曰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
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
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書不闢前世之蘊而孔子
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
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為闕典先皇帝
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
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其令禮官議可升曾思侑食並議可升十哲者
以聞是年春二月封曾參郕國公子思沂國公與顏孟並配享封頤

孫師為陳公升於十哲更封閔損為費公冉耕為鄆公冉雍為薛公
宰子為齊公端木賜為黎公冉求為徐公仲由為衛公言偃為吳公
卜商為魏公又詔曰泗水侯孔鯉以先聖為之父以子思為之子而
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鄆城侯孔忠其昆也
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於鄆城侯之次金天會十五年熙宗新即
位詔立孔子廟於上京世宗大定十四年從國子監言定釋奠儀禮
行三獻樂用登歌其儀節多取開元禮又考周制冕服加聖像冕十
二旒服十二章初孟子以燕服在後寢至是遷於正殿與顏子對二
賢冕服並用九章九旒章宗明昌二年夏五月戊辰詔諸郡邑文宣
王廟廢者復之三年冬十一月丙子詔臣庶名犯古今帝王而姓
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迴避承安二年春丁帝親釋奠勅
先賢先儒舊封公者升為國公侯者升為國侯伯以下皆封侯秦
和四年春二月癸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五年春

三月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為令元太祖初平燕京

從宣撫王楫請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太宗五年冬十二月勅修孔

子廟八年春三月復修孔子廟世祖中統二年夏六月乙卯詔宣聖
廟及管内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
侵擾毀瀆秋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至元四年夏五
月丁亥勅上都重建孔子廟十年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上言至聖
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具萬世之絕
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竊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
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於是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
各依品序公服陪位諸儒襴衫唐巾行禮二十三年命雲南諸路皆
建學祀先聖三十一年成宗即位秋七月壬戌詔以孔子之道垂憲
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凡廟學書院諸官員使臣軍馬不得侵擾
褻瀆其贍學土地毋許侵奪專以供祭祀贍師生修廟宇大德六年

夏六月甲子詔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學
寓於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喇孫乃始奏建十年秋八月丁巳文宣
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辛
巳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
不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
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
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尙資神化祚我皇元仁宗皇慶二
年夏六月甲申詔以宋儒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
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初曾子子思於南
宋咸淳間雖躋配位而元人未用其制延祐三年秋七月以御史中
丞趙世延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乃詔春秋釋奠以顏曾思孟配享
又詔封孟子父激為邾國公母仇氏為邾國宣獻夫人六年冬十二

月壬戌追封周敦頤為道國公又封遼瑗為內黃侯從祀至順元年

閏七月戊申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

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維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
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契之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
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滄海之有
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朕夫素王之簡於戲君子之道
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
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尙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為
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封為啓聖王太夫人又詔曰昔曾子
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緒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
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加惠斯文為念萬幾之暇覽諸載籍至於致中
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爾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
可後於褒嘉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儼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

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時並封顏子
 兗國復聖公會子戚國宗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顯豫國公程頤
 洛國公冬十二月己酉詔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子下三
 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我國家尊典禮以彌文本闡門而成教乃瞻素
 王之廟尚虛元媿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元
 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大房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
 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像稱其
 命鼎之名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與河
 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五月加封顏子父無繇
 為杞國公諡文裕母姜氏為杞國端獻夫人妻戴氏為兗國貞素夫
 人順帝元統元年命江浙行省范銅造和寧宣聖廟祭器凡百三十
 有五事至元五年以闕里上丁在邇特遣御史從事高元肅驛致尙
 醴供醴酌之用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浙江行省照磨胡瑜言於行省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

九

曰我朝既已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爵俾從
 祀廟庭報功示勸之道可謂至矣然有司討論未盡尙遺先儒楊時
 等五人未列從祀遂使盛明之世猶有闕典惟故宋龍圖閣直學士
 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
 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處士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
 引師說即其講論之旨中書舍人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為
 集傳羽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於聖人之門贈太師榮國公
 蔡沉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未及翰林學士參
 知政事真德秀博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為學之禁以錮善類德
 秀晚出獨以斯文為己任講習躬行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
 述發先儒之秘其功甚大况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沉尙書
 集傳表章而專用之真德秀大學衍義亦備經筵講讀俱應追錫名
 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風激勸後學行省以聞下廷臣議乃

允其封爵之請二十二年秋八月封楊時吳國公李侗越國公胡安
 國楚國公蔡沉建國公真德秀福國公俱贈太師而從祀之議竟寢
 冬十二月追諡朱熹父松曰靖獻改封熹為齊國公明太祖洪武元
 年詔復孔顏孟三氏子孫徭役定制每歲春秋上丁釋奠前祀一日
 皇帝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傳制遣官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
 祭酒亞終獻牲用太牢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
 行事用少牢禮如太學樂不能備則已京府及附府縣行釋菜禮時
 江西崇仁縣訓導羅恢上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語記有若
 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教記宰子言行者四皆見責聖人宜以有若居
 十哲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阻壞聖門不宜從祀遂伯玉孔子故人
 行年六十而化今在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升聖殿不報三年
 夏六月戊午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
 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

九

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
 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
 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
 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
 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合依古
 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
 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
 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
 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
 名正言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又命曲阜廟庭歲官給
 牲幣俾衍聖公供祀事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更定祭
 器禮物樂舞改八籩豆為十籩豆籩豆登銅悉易以瓷牲用孰各置
 高案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時國子祠

業宋濂與考祀孔子之禮上議曰世之言禮者咸法孔子然不以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無福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主人降立於阼階東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酌祝盥手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東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向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安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向是猶有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已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東帛士結茅為敢無設像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燭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之古者郊廟祭享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樂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開元禮以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得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七十二子俱得通祀於天下固宜今也雜糅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權勢亦則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絲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一切實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禮意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一者之輕重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古者釋

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於初獻行之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味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皇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視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四聖贊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議上帝不悅責其議不以時上謫安遠知縣議亦不果行五年帝覽孟子草芥寇讎語謂非人臣所宜言詔罷配享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曰臣為孟子死死有餘榮

時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踰年帝尋悟乃下詔曰孟子辨異端闢邪說以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十五年春三月丙戌帝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攸其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諸臣其定釋奠禮儀以聞於是始詔天下儒學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頒釋奠儀注凡府州縣學饗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殺於國學其祭以正官行之初洪武二年詔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錢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刑部侍郎徐程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

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
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疏入皆不報至是乃用其言夏
五月南京新建大學成去塑像設木主帝遣官以大牢祭告十七年
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帝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
法宥之即命遣還又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
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及或致死亡則
賢者之後浸以衰滅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
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郡縣之學於是
始皆用樂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言漢揚雄仕莽為大夫劇秦
美新取譏萬世董仲舒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請退
雄進仲舒從之追封仲舒為江都伯三十年以國學孔子廟監命工
部擴其制成祖永樂元年秋八月建北京國子監新廟八年正文廟
繪塑衣冠令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命祭酒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

行禮稱皇帝謹遣宣宗宣德三年以四川萬縣訓導李譯言命禮部
考正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英宗正統元年詔免凡聖賢子孫差
役選周程張朱諸儒子孫聰明俊秀可教養者不拘名數送所在儒
學讀書仍給廩饌二年從大學士楊士奇言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
德秀從祀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時有繪佛老子三像名
三聖祠者四川永川訓導諸華疏言之勅禮部通行禁革孔顏孟三
氏教授裴侃疏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
子以絳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絲子哲伯魚父也從
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
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哲仍封侯乞
追封公爵顏孟父俱配啓聖王殿帝下禮部行之仍議加封伯魚
子哲封號八年湖廣慈利教諭蔣明請祀元儒吳澄於孔廟大學士
楊士奇等復以為言乃追封臨川郡公從祀九年詔遷寧陵孔子廟

於儀封十三年詔改故元孔子像之左社者景帝景泰二年詔以顏
子後希惠孟子後希文並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承祀此先賢後
裔置博士之始六年春二月以兩廡祭品儉薄特增豕隻及黍稷果
脯之數秋九月壬寅詔以周敦頤後冕程頤後克仁朱熹後居閩者
擬並為世襲五經博士英宗天順元年冬十二月奉先師像於文淵
閣憲宗成化二年以大學士商輅言改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
寧伯蔡沉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美
諡或封帝號或易大成至聖為聖神廣運既用天子冠服亦當用天
子禮樂增鑿豆為十二舞佾為八下禮部議尚書鄒幹等言聖神廣
運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出於孟子中庸塑像冕十二旒衣
十二章蓋因前元之舊非本朝之制且諡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
子輕重仍舊為宜既而洪謨又言自古帝王有天下莫不因所當因
革所當革太祖高皇帝正祀典革百王封號惟孔子仍存舊封天下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

郡縣皆有二皇廟像以民間不可褻瀆亦皆革去孔子塑像惟南京
大學易神主外餘悉仍舊所因所革皆以定一代之規垂萬世之法
豈可謂所革者為本朝制所因者非本朝制乎又孔子之道不外乎
禮樂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今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佾舞
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不備若因循不
加釐正後世必見非笑乞勅內閣大臣并六部三法司六科十三道
等官集議首正其封號表明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所封乃當時天王
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次增其器數為十二鑿豆舞八佾則禮不備
樂不缺可以格神靈厚風化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朝尊崇之制誠
為便益於是詔增鑿豆為十二樂用八佾十六年春二月辛酉命所
在過孔門者皆下馬孝宗弘治九年以大學士徐溥等建言追封楊
時將樂伯從祀位列司馬光之次武宗正德元年夏六月命南宗孔
彥繩為世襲五經博士奉衢州孔子廟祀二年冬十一月以北宗孔

聞禮為世襲五經博士子思子中庸書院祀十六年詔改建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世宗嘉靖二年以給事中戴銑等言命朱嘉後裔為徽者野為世襲五經博士初議者欲改定文廟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禮部侍郎倪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唐之注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於是悉仍其舊後少詹程敏政又請黜馬融等八人之祀而祭酒謝鐸又請黜吳澄之祀給事中張九功并請罷荀况公伯寮蘧瑗等而進后蒼王通胡瑗時為禮部尚書周洪謨傅瀚等所卻而止先是裴侃有請以顏曾思三子父列配啓聖之議但行之闕里未推於國學及天下郡縣學宮南京國學易像為主北京猶未之改至是大學士張璠方以議禮得進九年冬十月乃緣帝意更定一切祀儀因疏請正文廟祀典曰夫子聖

人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曾謂無實之稱足以榮聖人乎哉書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且歷代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當萬代之祀稱帝稱王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豈一言之善而可以節愚立諡文之為言諡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諡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言諡法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聖人之大德哉又

朱熹曰先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可也邱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夫國學廟貌非但師生瞻仰之所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搢紳或當代臣子君拜於下臣坐於上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又八佾十二簋豆天子之禮所以用於郊廟者也古之諸侯惟杞宋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今各府州縣可僭天子禮樂乎推孔子敬天之心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

推孔子敬君之心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又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姚燧曰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况又祀無絲毫點於庭夫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如此奚以為訓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仇食東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如禾說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响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

遊朱子之父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
响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闕其
歷官行已俱有足稱述臣愚乞將响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
之傳有開必先明人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又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
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當時聖學不
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
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並及馬融等行之至
今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鄉黨之召爲校書郎中歷官南郡太守
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除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
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五經
掃地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
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
子經世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

以傳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儂爲清談
所注易專祖老莊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
休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
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
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
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
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時昭慕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
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視成敗及母邱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
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過之小者杜預所著止有左氏經
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語人曰懼
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瘦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
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
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

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
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
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籒僅存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
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
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
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
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
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尙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
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
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眾盧植
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
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臣
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能祀鄭

眾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
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
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又孔子弟子見於家語
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
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書又多蘧瑗林
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
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
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
於此且公伯寮懇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蝨而孔子稱瑗爲夫
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曾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
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
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中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
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

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其祀宜然也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

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迄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又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子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若以為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晉宗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

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舉人桂尊議曰嘗讀宋史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稟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集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沉蓋受於元定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窺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敘政所奏多正論可採弘治初禮部照例會官議奉為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所請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惟瀚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命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議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帝下其疏命禮部會翰林諸

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舉人桂尊議曰嘗讀宋史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稟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集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沉蓋受於元定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窺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敘政所奏多正論可採弘治初禮部照例會官議奉為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所請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惟瀚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命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議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帝下其疏命禮部會翰林諸

臣議明日璵再疏陳孔子諡號之不可不正帝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及申記璵又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并下禮部勅速議更正時翰林編修張堯徐階給事中王汝梅等極言其不可帝皆指為繆論錄說記示之謫階延平府推官而御史黎貫等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聖祖登極追崇德懿熙仁四祖皆為皇帝是亦周人推本之意不以位論也至臣子如徐達等身沒之後追爵為王或及其祖考是皆未有王號沒而追尊之也且初正祀典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孔子如故良有深意存焉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雖擬諸天似不為過况其未也今必欲去王號以極尊崇之實減籩豆樂舞以別郊祀之禮夫有王號而後享王祀居王居若云先師則如高堂生毛公伏生之流非惟八佾十二籩豆為僭六佾十籩豆亦為僭矣非惟像當毀復屋重簷亦當毀矣自唐尊孔子為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真宗嘗

欲封孔子為帝或言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而維從彥之論謂襲其舊可也帝王亦可也周敦頤謂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孫雖謂仲尼以萬世為土邵伯溫謂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周洪謨亦謂以孔子周人不必稱帝猶之可也若謂陪臣非崇德報功之意其謂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採羣言務求至當上不失聖祖之初意下不致天下之驚疑中不致禮意軒輊臣等幸甚疏上帝怒其指斥追尊事謂為好逆下法司按治褫官職為民於是禮部會同內閣翰詹諸臣上言孔子享祭學官本緣尊以先師之故自唐加王號而先師之名遂泯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義已備今宜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題稱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

子去公侯伯爵依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為定式其塑像國子監責祭酒等官學校責提學等盡行屏撤以別釋氏之教春秋祭祀遵舊制國學用十籩豆天下八籩豆以別郊廟之祀樂舞止用六佾凡學別立啓聖祠中祀叔梁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兩廡以程昞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祭祀與文廟同日籩豆牲帛視四配東西配位視十哲從祀先儒視兩廡國學以祭酒主祭南京則以司業從祀申黨即申根宜存申根去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宜如所論罷祀林放蘧瑗鄭眾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七人俱宜如所論各祀於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俱宜如所論增入從祀十一月奏上詔悉如議行帝乃親製祭文遣官告孔子曰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先師列聖相繼奉天行道立教誨人

肆我聖祖再造區宇化行天下我聖祖崇禮於先師者御製有文典冊俱在子惟寡昧之人仰遵祖憲去前元褻慢之偶像如祖制尊崇之聖謨號稱核實俎豆究本以遵禮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不聰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之也爰擇令辰特命大臣奉安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人於此惟先師鑒知永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民俾予性理蚤開而無負皇天付托之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違傳道之至情予實有望焉惟先師覺之又以行人辭侃言增陸九淵從祀是年初祀聖師於文華殿東間其制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南面周公孔子東西相向經筵前一日帝親致祭服皮弁行釋奠禮每月朔望具果酒帝服黃袍行禮開遣輔臣及大臣代十年國子監啓聖祠成十四年冬十一月庚辰置世襲國子學正奉儀封孔子廟祀以孔承寅承襲十八年春二月以曾子後質粹世襲五經博士穆宗隆慶五年給事中韓楫等十三道御史馬三樂等交章請

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而先時給事中趙軌御史周弘祖亦以為
言御史耿定向則以薛瑄及王守仁二人請給事中魏時亮又以瑄
及陳獻章王守仁三人請俱下禮部會廷臣議是時議者頗詆王氏
學而陳獻章亦間有不與者獨於瑄則無異詞僉曰薛瑄方幼年一
見濂洛諸書即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棄去詞賦專心於是其學以
復性為的以居敬窮理為功以反躬踐履為實潛心體究至老彌精
充養之純超然自得平生言動舉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
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闢邪剛直足以
廉頑立懦所有讀書錄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為事而隻簡片言皆
可師法微詞與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信而誦習之至於立
朝行己之際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於貴近不懼志
於臨刑榮辱無以關其心生死無以易其操故一時從學者有河東
夫子之稱一代真儒之許至今無異議焉聞有疑其著述之真者不

國朝文獻考卷十四

四

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於從祀
為宜議上於是詔以薛瑄從祀列於先儒呂祖謙之下命祭酒馬自
強行釋奠禮以從祀告於先師孔子通行天下神宗萬歷間中外臣
工又有以陳獻章王守仁及胡居仁蔡清羅倫章懋黃仲昭陳真晟
吳與弼呂柟羅欽順鄒守益諸人請者下禮官及廷臣會議議久不
決十二年禮部尚書沈鯉以胡居仁淵源孔孟純粹篤實請獨祀居
仁而議者又謂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獻章博而能約誠
足動人不可謂禪並宜崇祀一以明真儒之有用一以明實學之自
得於是詔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新建伯王守仁並從祀二十三
年以湖廣巡撫郭惟賢等言詔以宋儒周敦頤之父輔成從祀啓聖
祠又定每歲仲春秋上丁日御殿傳制遣大臣祭先師及配位其十
哲以翰林官兩廡以國子監官各二員分獻初兩京國學先師廟皆
用青瓦二十八年從司業傅新德請易以綠琉璃瓦四十四年巡按

山東御史畢懋康具疏請修曲阜孔子廟因附奏曰子思之不稱孔
子避先聖也今西廡如忠如安國乃俱稱曰孔子不幾冒先聖之稱
乎改忠為先賢子茂子安國為先儒子國子皆以字行似為妥當孟
廡從祀有季孫子叔疑因趙岐注二子皆孟子門人故誤與從祀之
列今既遵紫陽解則其為引言而非門人明甚况所謂季孫子叔疑
恐亦當時執政之儔且不知其為人祀之門牆甚無謂也益成括亦
非孟子門人况見議於孟子此三人者似當依公伯察秦冉之例罷
之嘉靖時輔臣張璁題正祀典世廟嘉納其言孔門弟子及諸從祀
者並罷封爵乃孟子廟主尚稱鄒國亞聖公樂正子以下稱侯伯夫
孔子已易王者之號而孟子猶號鄒公孟子主在配享者已定亞聖
之稱而弟子猶稱侯伯諸賢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且非所以一王制
而安神靈請倣孔廟近例改其稱號則舛謬正而祀典益光矣疏入
雖得報聞然竟不果行四十七年從福建巡撫丁繼宗請以宋儒羅

國朝文獻考卷十四

四

從彥李侗從祀熹宗天啓二年詔以張載後文運為世襲五經博士
莊烈帝崇禎三年河南巡撫李日宣上言孔廟從祀兩程並列今二
程已有世爵而大程獨無訪其嫡裔竟無可考請以二程之後名接
道者繼大程為嗣子以世爵使奉祠廟詔從之乃以接道為世襲五
經博士又以河南巡按吳牲請詔以邵雍後繼祖為世襲五經博士
十四年秋八月帝諭禮部曰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
全其中傳注引證惟宋儒周子二程子朱子邵子為多可見理
學大明於宋而周程張朱子大有功於聖門也今與周秦漢唐諸儒
並稱先儒竊為不安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著禮部翰林院國子
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議時廷議周程六子宜稱先賢並請漢儒董
仲舒隋儒王通亦稱先賢且宋從祀至十八人今止四人為太少宜
以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良章懋羅洪先鄧元錫顧
憲成等從祀議上帝令候旨行十五年詔以左邱明親受經於聖人

改稱先賢并改周禮張朱邵六子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上十六年詔以仲子後于陸為世襲五經博士

國朝崇德元年

遣官祭孔子廟五年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釋奠禮順治元年定月朔及進士釋褐釋菜禮月朔行香儀二年春正月國子監祭酒李若琳奏言臣聞備古今之至德者宜享古今之隆稱昔孔子之贊乾坤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曰大成曰至聖洵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當之今稱至聖而遺大成得毋乾坤之義未備乎又諡法經天緯地曰文聖善周問曰宜洵非孔子之德兼君師者莫能當之今止稱先師而遺謚號然則古今之英君諡號止曰某君某王而去聖神文武之諡可乎惟稱曰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庶至德隆名

昭代倍為闡揚祀典於焉有光矣疏下禮臣議禮科都給事中龔鼎孳又言李若琳所請誠至當不易之論無俟臣言至倫舞益而八

國朝崇德元年

聖

豆益而十二雖曰天子禮樂然既素王奉之矣德足配天則不可以位限况聖功大於堯舜者哉且成均天子釋菜尊師之地以天子自尊其師而用天子禮樂誰曰不宜大成殿額更為先師廟意存簡朴匪由舊章幾令峻極之宮牆不得與梵寺琳宮比美紳衿之士入駿奔而出瞻仰能不色沮心而乎矧廟者統詞殿則棲身之所也譬之堂焉室焉各有其處安得消之故大成殿之名不可不復宋元以來人品醇疵了然在人耳目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器兼於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彬彬乎歐陽子之右矣乃不得分芹藻之末光不平孰甚之下臣章令諸臣一併博議奉

世祖章皇帝聖旨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既監科考訂僉同准如議行一應禮儀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十四年仍改號至聖先師孔子是年行經筵禮

親祭先師孔子以文華殿未成暫於弘德殿設位致祭康熙二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幸魯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明年

頒天下學宮二十五年文華殿告成設孔子神位於傳心殿三十九年置闕氏端木氏世襲五經博士以其裔孫闕衍楮端木謙為之四十九年

詔直省同城大小武職照文職一體入聖廟行禮五十一年以先賢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奉

旨特升配大成殿十哲之次又置言氏世襲五經博士以其裔孫德堅為之五十四年從江南學政余正健請以宋儒范仲淹從祀文廟五十九年從山東巡撫李樹德請以卜子後尊賢為世襲五經博士雍正元年春三月甲午

世宗憲皇帝諭內閣禮部曰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為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

美

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孔子之父叔梁紇於宋真宗時追封啓聖公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紇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享蒸嘗用仲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夏四月丁亥廷臣以孔子先世五代應俱封公爵議上

上諭曰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明自古師道無過於孔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勅部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今部議封公上考歷代帝王皆有尊崇之典唐明

皇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聖文宣王封孔子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為啓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為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為啓聖公王公雖同屬尊稱朕意以為王爵較尊孔子五代應否封王之處著問諸大臣具奏廷臣遵

旨更以追封王爵議上

詔追封木金父公為肇聖王祈父公為裕聖王防叔公為詒聖王伯夏公為昌聖王叔梁公為啓聖王

遣禮部尚書張伯行詣闕里祭告行

冊封禮

冊曰右文稽古思統緒之相承重道尊師溯淵源於自遠舉千秋之曠典蕙藻維馨超五等之崇封絲綸式煥緬維先師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系本殷朝居從魯國治惟尚質傳僕素之舊風貴而彌恭守

謙和之家法積功累行聿弘毓聖之基貽慶鍾祥遂極生民之盛朕初登大寶欽想前規欲伸景仰之誠用議顯揚之制特追封為肇聖王錫之冊命於戲克昌厥後永立人倫之宗有開必先並膺素王之號服茲嘉命垂示無窮又曰道高聖域宜推師表之源恩浹儒宗用廣尊崇之典擬王封而晉秩禮軼古今定鴻號而加稱榮增洙泗緬維先師孔子之高祖祈父公系出嫡宗望隆宋國姓分公族為孔氏之再傳瑞啓聖人逮宣尼而開出湖淵源於累葉知德盛而世昌鍾靈秀於一人實教尊而功溥朕冀將至聖躬寐前微思敬禮之加隆必恩綸之及遠特追封為裕聖王錫之冊命於戲袞衣端冕視躬栢蒲穀而彌尊春禴秋嘗與冕纁纁蒙而並久膺茲寵命永荷鴻休又曰聖人覺世道有開而必先王者尊師禮必隆於所自備緬揚之典用煥千秋申嚮往之誠特超五瑞緬維先師孔子之曾祖防叔公殷朝賢裔魯國儒宗潛德彌彰守高曾之矩矱詒謀自遠蘊詩禮之淵

源聿開天縱之能四科立教爰啓時中之聖一貫傳心朕寶歷初膺前徽是式溯儀型而景仰加名號以褒崇特追封為詒聖王錫之冊命於戲俎豆常新峻秩與尼山並峙絲綸誕實恩光與泗水常流永荷崇嘉昭垂無斁又曰化民善俗道首賴乎師資累行積功誼應推夫祖德閱再傳而誕聖垂裕貽謀超五等而加封創典盛典緬維先師孔子之祖伯夏公東山毓秀泗水鍾靈生秉禮守義之邦漸摩既久奉崇信尊賢之訓曷迪尤深集慶在躬早兆四科之教克昌厥後遂開萬世之蒙朕寶歷初膺景行彌切推降祥之有自念顯號之宜加特追封為昌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湖尼山之世澤茂績丕昭崇闕里之家聲斯文益振服茲嘉命永式光榮又曰達天盡性溯道統之攸傳崇德報功體孝思之不置惟誕生夫睿哲遂永樹乎師模用貴徽章時升峻秩緬維先師孔子之父叔梁公望重魯邦業傳邇邑秉委勇毅垂史傳之盛名積慶悠長衍家庭之令緒感殊祥於闕里兆

啓素王徵靈應於尼山通鍾至聖粵從前代顯贈上公當茲續緒之

初更議推恩之典特追封為啓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澤惟裕後聿弘

作述之規善則歸親宜極尊榮之禮儀型如在嘉命是承二年春二月乙亥朔

諭禮部等衙門曰治天下之要以崇儒重道廣勵學宮為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德崇化源非徒飾園橋之觀聽也維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為師表其附饗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諸賢周程朱蔡外孰應升堂附饗者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明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時廷臣議改祀於鄉之林放遠瑗鄭康成鄭眾盧植服虔范甯及罷祀之秦冉顏何戴聖何休凡十一人應復祀孟門弟子樂正

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唐陸贄宋韓琦尹焞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金履祥許謙陳澧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凡十八人應增祀宋張載之父迪應增祀崇聖祠伯牛仲弓冉求宰子子張有若六人應增置世襲五經博士奏上辛酉

諭曰先儒從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為純儒鄭眾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勳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子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廷臣再議戴聖何休鄭眾盧植服虔陸贄韓琦無庸增祀復祀宰子冉有無庸增置博士餘如前議又請將孔子弟子縣置牧皮宋儒魏了翁元儒趙復一併增入從祀奏上

制曰可三年秋八月癸酉

諭內閣九卿等曰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名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者各省地方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為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况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聖諱字在內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為不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大學士九卿會議

圖丘字應如故府州縣名交內閣擬字進呈山川鎮市交督撫更易報部至姓氏按通考太公之後以食采謝邱得姓今擬作邱至常用宜從古體作丘為允奏上

報可冬十二月庚辰又

諭內閣曰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丘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丘為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丘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先師至聖之意是年

詔郡縣丁祭用太牢四年

諭內閣曰三月十八日為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禁屠宰今應永遠

遵行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查八月二十七日為聖誕之期亦應

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承不忘而於誕日尤當加

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為比擬也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念曰應遵

聖諭恭值至聖誕辰內外文武各官及軍民人等致齊一日不理刑名

禁止屠宰著為令又定制省會之區凡遇丁祭督撫學政皆親詣

行禮毋得先行祭丙荷簡從事七年春二月重修闕里文廟將成新

塑聖賢像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啓聖及先賢冕九旒服九章悉

如舊制從通政使雷保請推原先聖從周之義用元衣纁裳

頒發鎮圭十一年夏六月辛未

諭內閣曰國家祀典最宜慎重至於文廟春秋祭儀尤宜備物盡誠以

甲敬禮聞外省州縣中有因除荒而裁減祭祀公費者朕思銀數若

少難於措辦或致祭品簡略或恐派累民閒二者均未可定著各省

督撫查明所屬若有除荒減費之州縣即於存公銀內撥補以足原

額務令案盛豐潔以展朕肅將禮祀之誠乾隆二年秋九月
皇上諭工部曰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神師表萬世尊崇之典至我朝
而極盛

皇考世宗憲皇帝尊師重道禮敬尤隆闕里文廟

特命易蓋黃瓦鴻儀炳煥超越前模朕祇紹先猷羹牆念切思國子監

為首善觀瞻之地辟雖規制宜加崇飾大成門大成殿著用黃瓦崇

聖祠著用綠瓦以昭展敬至意冬十一月兵部尚書甘汝來奏准復

祀元儒吳澄又從河南巡撫尹會一請以韓愈後法祖為世襲五經

博士三年春三月尚書銜徐元夢請升有子於大成殿東哲位卜子

之次

詔從之是年

頒御書與天地參額於國學闕里及天下文廟九年秋七月河南學政

林枝春奏稱河南州縣有二教堂佛居中老子孔子互相左右或緇

羽奉祀或女僧住持穢雜不經宜加禁止但聖像既成付之椎鑿銷

毀理亦未安請移奉書院義學始為相宜其祠宇如向屬公地管領

無人者即其地改為書院義學且不特河南為然北省如此者所在

多有又道流建醮輒以天尊之號謬加聖人請一體嚴禁得

旨允行二十一年今衍聖公昭煥奏請罷黜孟廟告子等從祀及改正

配享神主封號經九卿議稱告子不害之從祀雖見於宋史然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及孟氏三遷志皆作浩生不害其改於何代雖不

可稽而見在所祀係浩生不害並非告子即請定為浩生不害似屬

允當又孟子已易上公之號其徒尙存侯伯之名誠於禮制未協應

如所奏將樂正子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改書先賢某子陳臻以

下至韓愈十五人改書先儒某氏至孔道輔有倡立孟廟之功且考

之宋史素行亦屬表表請亦書先儒某氏以昭畫一議上

報可我

朝釋奠之制國學及天下文廟皆用大牢十饗豆舞六佾三獻行三

跪九叩頭禮

皇帝詣學親釋奠行兩跪六叩頭禮

幸魯親釋奠特行三跪九叩頭禮文廟大成殿中祀至聖先師孔子南

向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皆旁列東西向

又次東列先賢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西

列先賢冉子耕宰子子冉子求言子偃顏孫子師朱子熹為十二哲

東廡祀先賢蘧瑗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梁鱣

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鄒

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鄧鄭國原兀廉潔叔仲會公西與如邴巽陳亢

琴張步叔乘秦非顏曾顏何縣豈樂正克萬章周敦頤程顥邵雍凡

三十九人先儒梁赤伏勝后蒼董仲舒杜子春范滂韓愈范仲淹

胡瑗楊時羅從彥李侗張栻黃榦真德秀何基趙復吳澄許謙王守

仁薛瑄羅欽順陸隴其凡二十三人西廡祀先賢林放宓不齊公冶

長公哲哀高柴樊須商澤巫馬施顏辛曹卨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

赤石作局公肩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并強秦祖成公祖句茲茲

儀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棖左邱明秦冉牧皮公

都子公孫丑張載程頤凡三十八人先儒公羊高孔安國毛萇高堂

生鄧康成諸葛亮王通司馬光歐陽修胡安國尹焞呂祖謙蔡沆陸

九淵陳淳魏了翁王柏許衡金履祥陳澧陳獻章胡居仁蔡清凡二

十三人崇聖祠中祀肇聖王左裕聖王右裕聖王次左昌聖王次右

啓聖王皆南面以先賢顏氏無繇曾氏點孔氏伯魚孟孫氏激配東

西相向從祀東列先儒周輔成程珦蔡元定凡三人西列先儒張迪

朱松凡二人闕里啓聖祠祀先賢先儒皆以木主啓聖王獨有塑

像迨崇聖祠既建遷先賢先儒木主於其中而啓聖王舊像遂仍於

啓聖殿祀焉至啓聖大成兩殿後皆有寢殿祀顏夫人及元官夫人

此皆以闕里乃孔氏之家廟有異於國學及天下郡縣者也

述曰昔者夫子沒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蓋夫子之所以尊崇於

萬世者以道也德也功也而非以爵位名號也且以生民未有之一

人而欲以一言一行之美溢概之又豈足以盡我夫子者張璠之議誠不為無見或曰璠本以議禮得幸因大更祀典欲以掩永陵追崇與獻之失耳豈真知尊夫子者哉然而君子終不以人廢言也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四終

闕

闕里文獻考卷十五

祀典第三之二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親往視之又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蓋古者天子無歲不有事於學而視學又無不有祭三代以上習為故常無足異也秦漢以下此禮久絕間一行之遂為盛典今謹就史冊之可紀者錄而序之考晉成帝咸康元年春二月甲子帝講詩經通親釋奠此為天子親祭國學之始穆帝升平元年春三月壬申帝講孝經通親釋奠於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時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權以中堂為太學孝武帝寧康三年亦釋奠於中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春二月癸丑改諡孔子曰文聖尼父遣官就廟行冊禮帝復齊中書省親拜祭於廟孝明帝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為本尊師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

闕里文獻考卷十五

闕

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備牲擇吉備禮明年春三月庚午帝幸國學祠孔子以顏淵配出帝永熙三年春二月丙子帝親釋奠禮先師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周宣帝大象二年春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唐高祖武德七年春二月詔曰釋奠之禮致敬先師敦饗之義以明遜志比多缺略更宜詳備仲春釋奠朕將親覽所司具為條式以時宣下是月丁巳帝幸國子學親釋奠太宗貞觀十四年春二月丁丑帝親釋奠於國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遼太祖神冊四年帝謁孔子廟宋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帝幸國子監終太祖之世凡三幸學太宗端拱元年秋八月庚辰帝幸太學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座左右言博士李覺方聚徒講帝因降輦命有司張帟設別座召覺講周易之泰卦賜覺帛百疋詔繪三禮器



物制度於國學講論堂木壁五年冬十一月丙寅再幸太學謁孔子
命直講孫奕講尚書賜以束帛鮮魚服淳化元年又幸太學謁孔子
真宗咸平二年秋七月甲辰帝幸太學謁孔子命直講崔偁講尚
書大禹謨賜祭酒以下器幣仁宗天聖二年秋八月己卯帝幸太學
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退閣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
禮器慶歷四年夏五月壬申再幸太學謁孔子仍再拜賜直講孫復
五品服哲宗元祐六年冬十月庚午帝幸太學親釋奠一獻再拜退
御敦化堂命侍講吳安詩執經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篇賜稷三品
服學官等賜帛有差徽宗崇寧三年冬十一月甲戌帝幸太學謁孔
子再拜行酌獻禮遣官分奠竟國公而下官諭定之士十六人賜司
業吳綱蔣靜四品服學官推恩有差宣和四年春三月辛酉又幸太
學食謁如崇寧儀親製孔子像贊賜祭酒章萬隆司業權邦彥章服
學官諸生恩錫有差高宗紹興十三年秋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
安聖像明年春三月己巳帝幸太學止輦大成殿門外升東階跪上
香執爵三祭酒再拜遣官分奠從祀如常儀退御崇化堂命禮部侍
郎秦熿執經司業高闕講易之泰卦賜閣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
官免舉賜帛有差御製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自書之五
月揭之大成殿及兩廡孝宗淳熙四年春二月乙亥帝幸太學謁先
聖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李燾執經祭酒林光朝講中庸章宗嘉
泰三年春正月戊戌帝幸太學謁孔子退御化原堂命祭酒李寅仲
講尚書周官篇學官進秩諸生賜帛有差理宗淳祐元年春正月戊
申帝幸太學謁孔子退御崇化堂命祭酒曹盛講禮記大學篇賜監
學官生爵帛如嘉泰故事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度
宗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幸太學行舍菜禮畢命禮部尚書陳宗
禮執經祭酒陳宜中講中庸賜宜中章服監學官生進秩推恩有差
金熙宗皇統元年春二月戊午帝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

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
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章宗明昌四年秋八月丁未帝
親釋奠先期諭宣徽院曰明日親釋奠有司議肅揖朕以宣聖萬世
帝王之師可備拜祠朕將拜焉釋奠日帝北面再拜親王百僚及六
學生員陪拜詔從官分奠七十二弟子金故事帝親謁孔子不用牲
牢於是禮官言釋奠既係中祀若止用二饗二豆禮太疎簡未稱乃
更用十饗十豆儀物始備承安二年春丁帝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
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親製贊文更加從祀封爵哀宗天興
元年秋八月丁巳帝親奠孔子元順帝至正八年夏四月乙亥帝幸
國子學明太祖洪武元年春二月帝親祀孔子於國子學十五年作
文廟成帝將視學釋菜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
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孔子
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入孔子廟將拜左右
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師何敢不拜遂再拜
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
禮宜加尊重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帝服皮弁服執圭詣先師位前再
拜獻爵後又再拜制曰可夏五月乙丑帝遂幸國子監釋菜禮成易
服御彝倫堂侍臣列坐東西祭酒吳頤等以次進講講畢帝曰中正
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而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
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教率天下後
世之人皆欲得其中正情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
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
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趨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
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諭遂賜宴竟日而還丙寅
祭酒吳頤率博士龔敷上表謝各賜羅衣二襲官民生許恆等四百
三十人各賜春夏布衣十七年冬十二月復幸學二十九年帝又幸

大學行釋菜禮惠帝建文元年春三月帝釋奠於孔子成祖永樂四年春諭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華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祀孔子御經筵講書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皇考之成憲是遵今春時和躬詣大學如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爾禮部擇日舉行其合行禮儀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鄧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鞞袍再拜上曰見先師孔子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三月辛卯朔帝親行釋菜禮畢御彝倫堂命祭酒胡儼坐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坐講易泰卦大臣及翰林院詞官皆賜坐講畢宣諭勉勵師生命光祿寺賜百官茶次日祭酒胡儼等上表箋稱謝賜祭酒以下學官監生京仍賜儼智紵絲羅衣各二襲學官王峻等三十五人紵絲衣各一襲監生朱璿等三十七人鈔各五錠帝親為製文立碑大學英宗正統九年大學新成春三月辛亥朔帝幸學釋菜御彝倫堂命祭酒李時勉坐講大學克明峻德章尚書益稷帝康作歌一節司業趙璠坐講周易文言講畢宣諭復賚如故事景泰二年春二月辛未帝幸學謁廟先期命行人官召取衍聖公孔彥縉並三氏子孫赴京觀禮遂定為今後凡幸學必先期遣官召取焉帝祭畢御彝倫堂命祭酒蕭鎡講書經畢陶諤天聰明一節司業趙璠講周易泰卦象辭禮成賜衍聖公等宴講官並學官諸生增賜鈔帛冠帶有差憲宗成化元年春三月丁巳帝幸太學始設牲用樂命衍聖公孔宏緒分獻沂國公禮成宴賚如故事孝宗弘治元年春三月癸酉駕幸太學釋奠先師用吏部尚書王恕言詔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為分奠餘如永樂故事命衍聖公孔宏泰分奠兗國公祭畢御彝倫堂命祭酒

費周講說命惟天聰明一節司業劉震講乾卦大人與天地合德一節武宗正德元年春三月甲申帝視學謁孔子命衍聖公孔聞韶分奠沂國公聞韶以禮服辭命吏部右侍郎梁儲代世宗嘉靖元年春三月甲寅帝幸太學釋奠先師至樞星門外即降輦步入禮畢仍步出樞星門外升輦御彝倫堂命祭酒趙永講尚書帝曰予允若茲一節司業吳惠講易乾卦時乘六龍一節九年釐正祀典明年冬禮臣奏請幸學詔於十二年春三月舉行至是年三月丙辰復幸太學釋奠先師命衍聖公孔聞韶分奠亞聖孟子祭畢帝御彝倫堂命祭酒林文俊講尚書益稷謨司業馬汝驥講周易頤卦穆宗隆慶元年秋八月癸未帝幸太學釋奠先師命衍聖公孔尚賢分奠加賜尚賢羊酒鈔錠又賜觀禮族長孔談冠帶神宗萬曆四年秋八月壬戌帝幸太學釋奠先師命尚賢分奠尚賢以祖母喪辭更命協理京營尚書劉應節代祭畢帝御彝倫堂命祭酒孫應龍講尚書皇陶謨司業沈淵講周易離卦熹宗天啓四年春三月甲寅帝幸太學釋奠先師觀禮族人有職者予冠帶生員送監讀書遂為例時中書孔聞韶詩行人孔聞諤亦奏請觀禮以特恩未奉滿准考選莊列帝崇禎二年春正月丙子帝幸太學釋奠先師祭畢御彝倫堂命祭酒孔貞運講尚書大禹謨司業倪嘉善講周易泰卦五年春三月癸卯帝又幸太學釋奠十四年重建太學成秋八月辛酉復釋奠先師命衍聖公孔衍植分奠宗聖曾子祭畢帝御彝倫堂命祭酒講書陶謨司業講周易咸卦講畢帝入彝倫堂後敬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又令將廟內各碑及石鼓俱摹搨進覽時有旨幸學典禮定為三年一舉行國朝順治九年秋九月辛卯世祖章皇帝幸學行釋奠禮先期遣行人張九徵召取衍聖公孔興燮及五氏博士並族人赴京觀禮釋奠日行三獻兩跪六叩頭禮

命大臣分獻四配十哲兩廡畢

御彝倫堂王等入堂內陪祀各官在堂下東西侍立衍聖公率博士族

人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各序立行三跪九叩頭禮

賜坐王公文武各官皆坐祭酒姑爾馬呼李爽棠就案坐講易經司業

馮杰就案坐講書經講畢禮部堂官奏傳

制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皆跪聽宣畢祭酒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

賜王以下各官茶

駕還宮次日

御太和殿衍聖公及祭酒等上表謝

賜衍聖公內院翰林官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及禮部太

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執事各官宴於禮部又

賜衍聖公蟒緞朝服一領貂帽一頂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

孫及監生等各賞給品服銀兩有差其陪祀生員孔尚燃等十五人

俱桂作恩貢送監讀書十七年復以修葺文廟成

臨雍親祭如九年儀康熙八年夏四月丁丑

聖祖仁皇帝幸學行釋奠禮

御彝倫堂

命祭酒賈祿宋德宜講易經司業

遣行人司司正陳調元召取衍聖公孔毓圻率各博士族人等赴京陪

祀時內國史院中書舍人顏光敏四氏學錄孔貞燦候補同孔

貞來候選縣丞孔尚義監生孔衍璐均得請隨班觀禮成錄顏光

敏以應陞缺用孔貞燦加一級孔貞來孔尚義以應得缺先用孔衍

璐侯考定職銜遇缺即用陪祀恩貢俱如順治九年故事雍正元年

冬十一月丁酉

世宗憲皇帝諭禮部曰孔子道冠古今為萬世師表溥海內外無不祖

豆尊崇國學乃四方表率其制尤重

聖祖仁皇帝臨雍釋奠典禮優隆朕繼承大統景仰先型夔臚如見念

國學為造士之地聖教所被莫先於此恐歷歲既久有應加修葺之

處爾部會同工部詳加閱視凡文廟殿宇廊廡及講學堂舍務須整

理周備俾廟貌聿新以申景慕朕將親詣焉明年春二月辛酉又

諭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為教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稱幸

學而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今

釋菜伊邇朕將親詣行禮以後一應奏章記注稱幸非宜應改為詣

字時禮部照例題請差官行取衍聖公及博士族人赴京

特旨衍聖公身有弱疾且在制中令於子弟中遴選一人代替行禮衍

聖公孔傳鐸奏以次子候襲五經博士繼溥代禮部議令列左翼一

品班未得

旨仍列衍聖公原班三月乙亥朔

詣學行釋奠禮祭畢

御彝倫堂

命祭酒塞楞額王傳講大學聖經第五節司業博禮彭維新講大禹謨

人心惟危一節禮成宴賓優敘如故事

召見衍聖公及各博士并廕生孔傳鈺候襲博士孔繼溥知縣孔興誥

孔傳中顏肇維奉

旨孔興誥以知府即用孔傳中以知州即用

賜衍聖公孔傳鐸

御書喜雨詩一章及貂皮珍墨下逮博士族人等宴賞各有差陪祀恩

貢如故事是年夏六月戊戌曲阜孔廟災

上具素服親詣國子監文廟行祭告禮陪祀諸王大臣官員皆常服從

事

駕由東華門出不設鹵簿不鳴鐘不陪祀王大臣官員亦不迎送四年

秋八月丁卯

上親詣文廟釋奠凡進爵帛皆跪獻禮畢

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柱曰儀注內開獻帛進酒皆不跪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將此諭眾知之爾衙門可記檔案以後照此遵行七年以闕里慶雲見冬十二月辛酉

上親詣文廟祭告乾隆三年春三月甲寅

今皇帝詣學行釋奠禮先期遣官召取衍聖公孔廣榮率十三氏博士族人等赴京陪祀祭畢

御彝倫堂

命祭酒國理孫嘉淦講中庸首節司業塞爾登李文銳講尚書首節次日衍聖公率諸博士族人入朝謝皆

賜宴於內廷又

召見衍聖公各博士及至聖嫡裔廕生孔傳鉦孔繼洞孔廣祚候選州同四品執事官孔繼浩監生臣繼汾於乾清宮西煖閣

賜衍聖公

御製樂善堂文集一部貂皮四張墨二匣其十三氏博士及臣等俱

賜樂善堂文集貂皮墨各有差又錄孔繼洞以員外郎即用孔繼浩以州同即用仍用四品頂帶陪祀族人孔繼袞等三十一人俱准作恩

貢觀禮副榜顏懋璞監生孔傳澄等八人准以應考之職銜掣籤註冊廩生孔繼炯等四人准作貢生增生仲宏文附生孔毓昉等八人

俱准作監生其餘隨班行禮之見候補官翰林院檢討仲永檀等三十六人各紀錄一次聽講之族人九十二名各賞銀一兩仍照例

各賞衣一襲宴於禮部五年秋八月丁巳

上釋奠於太學九年春二月丁巳

上釋奠於太學十八年秋七月壬申
諭太常曰春秋釋奠例應遣官朕自往歲恭詣孔廟行禮後已閱五年仰止宮牆心殷景慕此次親詣行禮崇聖祠道史貽直行禮八月

丁亥

上釋奠於太學故事郎中以上方陪祭時臣繼汾以戶部主事得請亦與陪祭遂為例二十一年春二月丁未

上釋奠於太學

述曰古者幸學皆命有司行事天子親往視之而已自東晉以下始有親行奠祭之禮茲考專以祀典為重故於漢光武之幸太學明帝之臨辟雍從從刪節焉
闕里文獻考卷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六

祀典第三之三

闕里為先聖篤生之地車服禮器賢士大夫實深仰止而天子之尊亦每躬臨展謁焉考漢高帝十二年冬自淮南還過魯謁孔子祠以太牢明帝永平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帝升廟西向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章帝元和二年春二月東巡狩三月已丑進幸魯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命儒生講論語帝升廟進爵如永平儀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令以儒者巾服見賜褒成侯損及諸孔氏男女錢帛有差帝還留祭器於廟又以十九代孫僖奏對稱旨拜郎中令從還京師語在傳家傳中安帝延光三年春二月帝東巡狩三月戊戌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饗亭侯

以下帛各有差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庚申帝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唐高宗乾封元年春正月封禪泰山辛卯幸曲阜贈孔子太師元宗開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封禪泰山丙申幸孔子宅親釋奠又遣禮部尚書蘇頌以太牢祭孔子墓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民之耳目朕增封岱岳迴鑿泗濱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咏邈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尚書蘇頌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祠享復近墓五戶長供掃除周太祖廣順二年夏五月帝克慕容彥超於兗州六月朔乙酉遂幸曲阜親祠孔子再拜從臣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至墓復拜畱所奠金花銀鑪十數事於廟勅兗州葺墓所祠宇禁樵採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帝封禪泰山里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載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邱毓粹之區光靈可拖而曲阜奉

祀之地廟貌攸存將申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謹將朕意仍付所司十一月朔戊午帝幸曲阜謁孔子廟內外設黃旄仗文宣公宗屬並陪位帝鞞袍再拜行酌獻禮命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晁迥奠孔子父母刑部尚書溫仲舒寇準分奠十哲翰林學士左司諫楊億尚書戶部侍郎趙昌言給事中張秉右正言周起王和尚書司封郎中錢惟演分奠七十二弟子及從饗先儒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幸叔梁父堂又幸孔林以樹礙道有司將芻伐帝不許降輦乘馬至墓設奠再拜憩息墓左者久之越三日辛酉追謚孔子為口^廟聖文宣王追封聖考妣及夫人仍令有司以時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親製文宣王贊命廷臣分撰顏子以下諸贊刻石廟中又命以御香一盒并銀鑪及親奠祭器皆畱於廟授四十六代孫聖佑奉禮即聖佑及近屬賜出身者六人仍賜孔氏家錢三十萬帛三百疋又賜孔氏廟經史勅曰國家尊

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以登岱告成迴鑿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縟禮以有加式資誨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帝御製御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用等並置於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與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在廟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汙又給廟守兵四十人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秋九月

聖祖仁皇帝東巡岱宗遂幸江南冬十一月戊寅還

幸闕里己卯

親釋奠孔子祭文曰仰惟先師德侔元化聖集大成開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永言光烈罔不欽崇朕丕御鴻圖緬懷至道憲章往哲矩矱前模夕惕朝乾覃精思於六籍居今稽古期雅化於萬方繫惟典訓之功實睹又安之效茲者巡省方國至於岱宗瞻望魯邦爰來

闕里空室至止恍聞絲竹之聲舊寢徘徊喜動宮牆之色車服禮器
宛然三代遺風几杖冊書奠矣千秋盛蹟氣明靈之儼在文治遐昌
肅禮祀以惟虔精忱庶格時禮官議儀注兩跪六拜如釋奠大學儀
不用樂奉

旨尊禮先師應行三跪九叩頭禮用樂

命內閣學士麻爾圖翰林院學士常書都察院副都御史孫果翰林院
掌院學士孫在豐內閣侍讀學士徐廷璽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瑪泰
太僕寺少卿楊舒欽天監監正安泰分獻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先
賢先儒巡撫張鵬率司道府等衍聖公孔毓圻率各博士及族人等
皆陪位同日

遷國子監祭酒阿瑚祭告啓聖祠祝文曰惟公系本神靈生稱瓊璋勇
力聞於魯國皆道德所發皇政事紀於郡邦悉文章所宣著篤生聖
子代爲帝師實守崇歲祀之儀不先父食古今奉斯文之統共指家

傳茲值東巡特臨曲邑溯三千年之教澤孰非厚德燕詒垂七十世
之孫謀如見明神陟降用修彝祭之典代以扈從之臣泗水環流知
發源之有自防山聳峙占積慶之無疆牲醴式陳尙其歆格祭畢
御詩禮堂講筵隨從諸臣巡撫司道府聖公及各博士族人皆入堂聽
講班既定傳

特旨兗州府知府張鵬翮爲官清正亦准聽講監生孔尙任進講聖經
首節舉人孔尙鈺進講易繫辭首節講畢

勅大學士王熙宣
諭衍聖公孔毓圻等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
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
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
先訓以稱朕懷爾等其祗遵母替宣畢

上諭大學士曰孔尙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定例用又

諭曰朕初至闕里祀典既成意欲徧覽先聖遺蹟著衍聖公孔毓圻山
東巡撫張鵬口北道孔興洪講書官孔尙任孔尙鈺引駕

上復至大成殿召孔氏子孫入

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
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
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畱金銀器皿朕
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雷之廟中以示朕
尊聖之意

覽先聖手植樹

御製古楡賦又賦詩一章

覽漢元嘉始置百石卒史碑尙任奏百石卒史即今守廟百戶官也毓
圻因奏典籍司樂管勾等官皆奉朝選惟百戶止出臣劄委乞一體
題授

詔許之登詩禮堂以

御製過闕里詩

賜毓圻等旋

駕幸孔林詣先聖墓行一跪三叩頭禮酌酒畢

覽林中古蹟徘徊久之問林周幾許毓圻具以對詩以開擴請得
旨報可是日

賜衍聖公五經博士及族人等書籍貂蟒銀幣各有差又敘錄陪祀觀
禮人員生員孔衍溥等十五人准作恩貢送監讀書見任官口北道

孔興洪以應陞之缺先用候補候選官廕生孔興滋等二十三人舉
人孔興璉等六人並以應得之缺先用貢生顏光岳等十一人俟考
定職銜先用其世襲官員各加一級二十五年

御製幸魯碑文及孔子顏曾思孟四子贊勒石於闕里乾隆十二年夏
六月朔庚申奉

上諭朕幼誦簡編心儀先聖一言一動無不奉聖訓為法程御極以來
覺世牖民式型至道願學之切如見靈廟辟雍鐘鼓躬親殷薦而未
登闕里之堂觀車服禮器心甚歉焉仰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魯親奠孔林盛典傳於奕禩

皇考世宗憲皇帝崇聖加封重新廟貌嘗遣朕弟和親王恭代展祀未
以命朕意者其或有待歟朕實紹丕基撫茲熙洽思以來年孟春月
東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壇瞻仰宮牆曰景行之夙志復奉

聖母皇太后懿旨泰山靈嶽坤德資生近在邦宜崇報享朕不敢違
爰遵

慈訓親奉

鑿與秩於岱宗用答鴻貺旋蹕青齊觀風布澤以昭崇聖法

祖教孝省方鉅典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考舊章詳悉具
議以聞其應預備之各衙門查察事宜先期請旨至行在一切所需

附錄文獻卷十一

五

悉出公帑無得指稱供頓備侍絲毫貽累閭羽林衛士內府人役
等各該大臣嚴行稽查約束並令扈蹕文武臣僚嚴飭儉從毋或侵
踐田疇致妨宿麥如有騷擾地方指名需索者立即參奏從重治罪
通行曉諭知之明年春二月戊午

皇上起鑾亥寅

駕至曲阜是日先

詣廟拈香山東巡撫阿里衮濟東泰武道明德衍聖公孔昭煥舉人臣

孔繼汾恭導

聖駕至奎文閣前降輦步入大成門

皇上升階盥手入殿中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畢

周覽廟中古跡

還行宮翼日己卯

皇上親釋奠祭文曰仰惟先師道備中和德兼聖智贊修刪定敷教化

於六經祖述憲章紹心傳於羣聖樹百王之軌範開萬世之太平為
今古所尊崇與天地無終極昔

皇祖駕臨曲阜既肅將於廟貌復祇謁於學林宮碑

聖製之文

御蓋

天章之錫輝煌闕里照耀杏壇展慕道之隆情迴遙往代備崇儒之極
則度越前規朕不續鴻圖敬承

祖烈誦遺言於典籍夙懷向往之心驗至道於敷施式冀治平之效茲
者巡行東國泣止聖居欣瞻萬仞之宮牆喜睹千秋之禮器陟堂階
而景仰恍親道範於琴書依殿壁以徘徊似聽元音於金石謹齊心
而上格期靈爽之來歆鑒此微忱羽子雅化三獻九拜如康熙二十
三年儀四配十二哲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

命左都御史劉統勳吏部左侍郎德齡刑部左侍郎錢陳羣工部左侍

附錄文獻卷十一

六

郎索柱內閣學士德爾格詹事府詹事裴曰修少詹事世貴鴻臚寺
卿吳應枚等各分獻崇聖祠

遣誠親王允祕行禮祝文曰惟王系本商家代為公姓生聖人之後華

胄迢遙行明德之傳令名昭著自孔父別族為得姓受氏之宗逮防
叔來歸稱適魯始遷之祖視躬迪德數傳而緒業彌昌保世九宗奕

世而詒謀愈遠惟善仁之積累乃神聖之篤生早開文教之先宜食
燕詒之報我

皇考特加恩命並錫榮封合五代以同尊曠千秋而獨盛備極崇儒之
禮允隆報德之文茲以時巡緬懷前蹟仰襄綸之赫奕式昭佑啓之

功瞻俯號之輝煌倍切景行之慕虔申祀事特遣專官惟冀神靈尚
其歆格崇聖祠先賢先儒

命侍讀吳爾泰贊善武極理給事中宗室同德馬宏琦各分獻祭畢
御詩禮堂講筵臣孔繼汾進講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節優貢

生孔繼洙進講周易臨卦象辭隨從諸臣巡撫司道衍聖公各博士及十三氏子孫皆入詩禮堂聽講畢

勅大學士傅恆宣

諭衍聖公孔昭煥等曰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為萬世師表

凡茲後裔派衍支繁尤當永念先型以期無忝昔我

皇祖東巡時邁闕里特頒

聖諭炳若日星朕仰紹

前徽度修展謁之禮念爾等令緒相承淵源勿替載申誥諭用示訓行

其務學道敦倫修身慎行克稟先師之彝訓祇遵

聖祖之誨言弗愧為聖者子孫朕賞嘉予之其欽承母意宜畢遂

幸孔林酌酒行一跪三叩頭禮旋

詣少昊陵致祭周公廟拈香

上還行宮

賜十三氏子孫宴

御書門榜聯額懸大成殿詩禮堂及各門又

諭內閣曰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皇祖幸魯曾崇至聖會將曲柄黃蓋雷供大成殿今朕親詣闕里釋奠

先師敬紹

前微具遵成例其以曲柄黃蓋雷於廟中永光秩祀

詔東省本年錢糧見已普免曲阜泰安歷城為警與駐蹕之所將次年

地丁錢糧全行蠲免廣山東通省入學額數大學三名中學二名小

學一名又

諭學臣拔十三氏子孫有文學可觀讀書立品者貢入成均以示鼓勵

授臣孔繼汾內閣中書舍人

賜孔昭煥貂裘蟒服表裏經史

錫賚聖賢後裔如康熙二十三年故事凡十三氏子孫有職者皆加一

級進士舉人各增賞銀十兩貢監生員各銀五兩又

特諭昭煥曰先師修道立教天下萬世之人服習聖訓咸有以自善其

身况為其子孫者乎卿以宗裔奉祀紹封列爵既優崇矣當思淵源

何自夙夜敬勉親師向學以植始基慎行謹言以培德器循循詩禮

之教異日卓然有所成就允孚令望表率族黨俾當世知聖人之後

能守家傳於勿替匪徒章服之榮已也豈不休哉其祇遵罔斁先是

太常寺卿李世倬奏曲阜有顏子專祠應否遣官致祭至是

上諭內閣曰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庭雖

從與享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祭獻以

展誠敬朕向在畫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

致朕崇重先賢之意乃

遣禮部左侍郎鄧鍾岳祭顏子曰惟復聖顏子質秉深潛學精純粹處

屢空之境樂者不移受終日之傳詣稱足發三月之操存無間克復

歸仁四代之禮樂兼該行藏與共踐履祇爭一閒入聖域以非遙行

能首冠諸科紹心傳於不墜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巡至於

東魯慕前型而不遠用企清修瞻遺廟以猶存式懷令範虔修祀事

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向其欽格

遣裘曰修祭曾子曰惟宗聖曾子秀毓武城業宗泗水三省勤於夙夜

允稱篤實之功一貫悟於須臾彌徵真積之久獨受孝經之訓用迪

臨深履薄之修永綿大學之規式啓明德新民之要衍薪傳於勿替

以魯得之開絕學於無窮其功大矣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

巡至於東魯念先型之未遠心切溯洄瞻故里之非遙情深仰止虔

修祀事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向其欽格

遣光祿寺卿沈起元祭子思子曰惟述聖子思子早迪躬修懋承家訓

有聖人之遺緒無慙繩武之文孫紹賢父之芳踪不忝克家之曾子

嬰城固守式昭貞靖之操卻魄森嚴想見剛方之概闔尼山之絕學

聖賢後裔如康熙二十三年故事凡十三氏子孫有職者皆加一

行道統於無窮啓鄒嶧之先聲荷薪傳於勿替進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巡至於東魯仰瞻故里緬道範之猶存式念前修幸儀型之未遠乃修秩祀用遣專官惟冀神靈尙其歆格

遣吳應枚祭孟子曰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道贊尼山母教三遷德業夙成於早歲師傳一綫淵源私淑諸其人闡性善養氣之精擴聖人之所未發述唐虞三代之治為奕世之所共由衛正學而闢異端功豈在於禹下尊王綱而賤霸術教實秉於孔門洵宜昭報於千秋允合尊崇於億載朕省方時邁至於魯邦欽廟貌以非遙恍瞻氣象遣專官而將事式薦馨香惟冀神靈尙其歆格二十年平定伊犁俘達瓦齊大告武成夏六月己酉奉

上諭曰平定準噶爾捷聞以數十年逋寇迅就廓清荒服教寧中外蒙福乃我國家無疆之休緬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削平三孽於康熙二十三年詠吉東巡

親祭闕里武功文德彪炳簡冊朕仰承

先烈集此大勳保泰持盈彌深兢業親告成功於

太廟

社嶽瀆諸祀次第遣官敬謹舉行以昭懋典先師孔子闕里理應恪循成憲躬詣行禮用申誠敬且自瞻謁林泉已逾六載仰止之思時切於懷擬於明歲春月敬奉

皇太后安輿自京起鑾恭詣曲阜翠華所經亦以體察吏治清濶闕行慶施惠以稱朕法

祖尊師之至意所有應行預備事宜該部詳議以聞二十一年春二月

皇上自京起鑾三月己巳朔

駕至曲阜先

詣聖廟拈香翼日庚午

皇上親釋奠祭文曰朕惟治統道統理本同源作君作師義歸一致先師功高堯舜德炳乾坤集羣聖之大成金聲玉振開六經之正學觀海登山百代奉為楷模萬年光於俎豆緬

皇祖親臨岱嶽特隆北面之文洎朕躬祗謁尼山即在東巡之歲式觀車服時已閱乎七年景仰宮牆心彌殷於再至惟尊師之典與法

祖俱長亦望道之誠共省方益切幸文治興崇之會正遠人率服之年稽典禮於王猷聿修時邁本治平於聖訓上印心傳載薦明禮敬申

昭報聆金絲而嚮往警欬非遙溯詩禮以趨踰儀型若接鑿茲誠意尙克來歆翊我鴻圖庶幾受福

命禮部尚書楊錫綬兵部尚書傅森工部尚書汪由敦理藩院尚書那延泰吏部左侍郎歸宣光戶部右侍郎五福刑部左侍郎勒爾森工部右侍郎夢麟內閣學士富德錢維城分獻十二哲及從祀先賢先儒同日

遣大學士陳世倌祭告崇聖祠曰惟王迪德承家累仁毓聖自子姓別族之始式訓傳恭迄鄉鄰從政以還在師致果六百載神明後裔美克著于象賢萬億年文教常開功自歸於燕翼襲封載錫仰綸綍之垂光歲祀維虔薦苾芬而致敬事隆恆典禮紹前規茲以詠吉東巡告成闕里棟楹在望彌嚮往以追崇俎豆斯陳載緬懷於佑啓用申彝祭特遣專官惟冀神靈尙其歆享崇聖祠先賢先儒

命鴻臚寺卿儲麟趾通政使司參議那瀚翰林院侍讀索爾遜中允德昌各分獻祭畢

駕詣孔林親酌酒如十三年儀辛未

回鑾幸泉林道經啓聖墓

命大學士陳世倌詣墓前奠酒又

遣歸宣光祭顏子曰惟復聖顏子泗水鍾英杏壇希聖四科首選德行

九〇

冠夫諸賢三月無違克復徵於一日謚行藏之合常屢空而晏如集禮樂之成堪王佐而不愧好學之懿修弗替廟庭之配典常崇茲以時巡載臨舊里侑尊於廣殿已致虔恭申奠醑於專官更陳秩祭靈其來格享此清芬

遣勒爾森祭曾子曰惟宗聖曾子秀毓武城學宗泗水懋修於篤實三省勤夙夜之功崇真積於躬行一貫悟精微之旨端治國齊家之本大人之學昭垂示至德要道之原教孝之經永著衍孔門之聖脈以魯得之啓孟氏之師傳其功大矣尊崇允協報享攸宜朕以禮時巡適臨魯甸情深仰止瞻故里之非遙心慕典型念德輝之如在虔申禮祀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庶其歆格

遣富德祭述聖子思子曰惟述聖子思子派衍尼山教原泗水繩其祖武性天本自家傳慎厥身修詩禮紹夫庭訓道尊不友抗顏魯費之庭義重爲臣仗節衛齊之境紹曾傳於忠恕三十三章啓孟淑於見聞百有餘歲追崇自昔昭報於今朕載謁孔林重臨魯國千秋俎豆欽述作於一家數仞宮墻念後先之同揆爰修明祀特遣專官靈爽式憑尙其歆格

遣錢維城祭亞聖孟子曰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學本尼山溯私淑之淵源道實承夫三聖紹見知之統緒辭大備於七篇幼學壯行既躬履夫仁義知言養氣亦明析其精微衛正學而闢異端惟道性善尊王政而賤霸術聿正人心教悉稟於孔門功不在於禹下朕時巡東土蒞止魯邦欽廟宇之非遙如親道範勅專官而將事肅薦馨香惟冀神靈尙其來格二十二年春正月

皇上南巡江浙二月甲申奉
上諭朕擬於回鑾渡淮後由順河集前往徐州取道至山東之曲阜展謁孔林用申仰止之忱

皇太后鑾輿仍由順河集先至泰安之靈巖山駐蹕所有尖營道路務

從簡約但取足供行走頓宿而已不必過求齊備夏四月己巳

上過鄒縣

親幸孟廟拈香行一跪三叩頭禮是日

駕至曲阜

詣聖廟拈香行三跪九叩頭禮翼日庚午

幸孔林酌酒乃

回鑾

述曰歷稽幸魯之事惟漢四見唐再見元魏後周及宋祇一見下逮元明更絕無可紀者又其間皆以便道展謁或仍遣官代祀其儀節亦無足稱焉若夫

特下德音專修謁奠禮明樂備至再至三則自古以來惟我

皇上一人而已書之於冊使知由孔子而來二千三百餘年而獲瞻尊

崇之極軌者則自我

皇上始

闕里文獻考卷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七

祀典第三之四

國家有大典大慶若

鼎革若

登極改元若

時巡若

升祔若上

徽號若慶

聖節若武功告成若禱祀百神以及贈諡更封增損祭秩必

遣官詣闕里祭告焉而稽之前代亦多有可紀者考漢光武帝建元五

年冬十月帝征董憲過魯使大司空以太牢祠孔子拓拔魏太武帝

太平真君十一年冬十一月南伐至魯郡使使者以太牢祠孔子獻

文帝皇興二年以青徐平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州以太牢祀

孔子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夏六月以受禪遣使詣魯郡致祭孔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春正月贈孔子太師遣司稼卿秋餘隆以少牢致

祭曰惟神玉鉤陳賦靈開四肘之源金甌流禱慶傳三命之範神資

越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

睿乃生知靈非外獎於是考三古褒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

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可不謂至聖矣夫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感

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挹清瀾雷連舞雩似聞金

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

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

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為友聿陳非奠用旌無朽梅曙霞

梁松春月曠德音暢而無斲形神忽其將久倘弗殊於生前亦知榮

於身後二月己亥成禮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夏五月遣端明殿學士

顏行詣曲阜祀文宣王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加諡孔

子口廟聖文宣王遣行吏部尚書清河郡開國公張齊賢祭告曰朕

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謁奠於嚴

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充公

顏子等配是月辛酉成禮又追封孔子父叔梁齊國公母顏氏魯國

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祭告又追封聖配元官氏鄆國夫人令

兗州遣官詣曲阜祭告又以王欽若言祭文宣王詣墳致奠得芝五

本詔遣楊懷玉祭謝仁宗嘉祐六年頒御書飛白殿榜遣兗州通判

田洵祭告曰惟王淵聖難名誠明異稟敷厥雅道大闢斯文生民以

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遐瞻濤切迭

遡門扉奮於飛梁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涓辰敢議形

容盍申崇奉仰惟降格遙冀鑒觀春三月壬寅成禮金章宗明昌六

年以曲阜新廟告成遣兗州節度使孫康致祭曰國家禮崇儒術道

尊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鑒格永集繁

禮秋八月己未成禮元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加號孔子為大成至

聖文宣王明年改元至大遣集賢學士王德淵齎銀幣詣闕里祭告

曰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

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往闕里廟以

兗國公鄒國公配秋七月丁卯成禮四年仁宗即位遣國子祭酒劉

賡齋銀幣雜綵詣闕里祭告孔子曰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

若稽舊典肇修禮類備于羣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豈極

欽崇爰命儒臣恭謁闕里侑茲儀物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格

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冬十月辛未成禮延祐七年英宗即位遣說書

王存齋金幣詣闕里以太牢祭告孔子曰惟王天縱聖聖集厥大

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誌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夏

五月丁亥成禮遣存義時帝手以香加額授之至治三年泰定帝即

位冬十一月遣使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文宗天歷二年春二月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捧金幣詣闕里祭告孔子順帝至元元年遣翰林修撰王思誠詣闕里以太牢祭告孔子五年以重修曲阜孔子廟成遣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思立樹碑紀績以太牢祭告曰伏以列聖右文宮牆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太牢彙盛制幣式陳明薦秋八月己酉成禮六年遣翰林修撰周伯琦奉香酒詣闕里致祭孔子秋八月丁亥成禮至正二年冬十月遣集賢直學士郭孝基致祭孔子孝基奉香酒詣闕里以十二月丁巳致祭曰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晝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為中國實有賴於斯文欽惟皇上念闕里為毓聖之地故特祭道一介之臣香承手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明用敬助相禮之錢緡牲牢既設奠簋斯陳神之格思款此明禮以充國復聖公廓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

國亞聖公配按歷代遣官祭告闕里皆欽頒祭文獨此使官自致辭乃創格非故事也八年秋七月遣宣文閣授經郎董立奉香酒乾羊詣闕里致祭孔子八月庚辰成禮十六年春二月遣集賢直學士楊俊民詣闕里致祭孔子明太祖洪武元年春一月遣使詣闕里致祭孔子臨行帝諭使者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經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二年出內府香幣白金遣五十五代衍聖公國子祭酒克堅祀孔子於闕里命通贊舍人張漢英為副帝諭克堅曰先師孔子萬世帝王之師爾先師子孫祭必歆贊宜致誠潔以副朕懷克堅奉命恭詣闕里祭告曰惟神昔生周天王之國實居魯邦聖德天成繼述前王治世之法雖當時列國鼎峙其道未行垂教於後以至於今凡有國家大有德焉自漢之下以神通祀海內朕代前王統率庶民自書檢點忽瞻神之訓言非其鬼而祭

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祭之以禮此非聖賢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聖德茲以香幣牲齊彙盛席品式陳明薦惟神鑒焉冬十二月癸巳成禮成祖永樂十四年修曲阜孔子廟成遣官祭告闕里宣宗宣德元年遣五十五代孫太常寺丞克準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聖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羣聖之大成為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春二月乙亥成禮時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均用太牢英宗正統元年遣國子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景帝景泰元年遣翰林侍講吳節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師不問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高德厚與天地同子嗣承大統祇嚴祀事用祈神化祐我治平春閏正月庚申成禮英宗復辟天順元年遣工部左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天順八年憲宗即位秋七月遣官詣闕里祭孔子林明年改元成化又遣吏部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王以天

縱之聖為文教之宗萬世之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予嗣位之初景仰維深特申祭告永資聖化翊我皇猷春三月壬午成禮十三年以加籩豆侑舞之數遣翰林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法昭於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彝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王其鑒知春閏二月丁巳成禮孝宗即位弘治元年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詣闕里祭告孔子文與宣德元年同十二年以闕里廟災秋七月遣太常寺少卿李傑詣闕里慰祭孔子曰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奉比遭回祿煨燼廢遺斯文在茲胡天弗弔維統緒承傳在予修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其歆鑒九月庚午成禮十七年重修闕里廟成勅大學士李東陽曰比因闕里

文廟燬於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
道德萬世所宗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禮告之禮特委輔弼之
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格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
東陽承命奉香祝詣闕里祭告曰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
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頌耀災變寶警予衷爰勅有司命工重
建越暨五載厥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
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夏閏四月丁亥成禮武宗正
德元年春二月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八年以討平劉七等遣山東
巡撫趙璜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比歲盜起北方肆行東郡屢經闕里
侵犯廟庭蓋嘗申命將官分兵守護聖靈昭布竟保安全逆亂既平
儀文斯舉聿嚴祀事兼飭有司洒掃汗萊修葺損壞式還舊制仰慰
明神尚祈鑒歆永祐邦國春正月壬午成禮世宗嘉靖元年遣吏部
尚書石瑄詣闕里祭告孔子文與成化元年同春三月丁卯成禮穆

宗隆慶元年遣尚寶寺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孔子曰追維先師道
兼羣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
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昭垂訓迪永祚皇猷秋九月己卯成禮
神宗萬曆元年遣尚寶寺丞張孟男詣闕里祭告孔子文與隆慶
元年同夏四月庚戌朔成禮熹宗天啓元年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
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我先師生民未有百代莫前凡在斯文實均
仰戴茲予肇位景慕良深特遣廷臣虔申祭告尚資神化永祚皇明
秋七月丁未成禮莊烈帝崇禎元年遣太僕寺少卿郭興言詣闕里
祭告孔子文與隆慶元年同夏五月癸未成禮

世祖章皇帝遣右副都御史劉昌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
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
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

天明命紹續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修
曷以表敬事之誠登嘉平之理茲遣專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
居歆伏惟格思尚冀鑒饗夏四月癸丑成禮康熙七年

聖祖仁皇帝遣光祿寺卿楊永寧詣闕里祭告孔子文與順治八年同
夏四月丁亥成禮十四年冬十二月

冊立皇太子

遣宗人府府丞馬汝驥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
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德侔天地教範古今歷代帝王咸宗
道法用臻治安朕奉

天眷命紹續丕基懋建元儲以崇國本景行至聖肅舉明禋茲遣專官

虔申殷薦伏惟鑒格尚冀居歆明年春二月己未成禮二十年冬十
二月以削平吳三桂等

遣右副都御史宋文運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
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德侔天地教範古今歷代帝王咸宗
道法用奏治安朕奉

天眷命紹續丕基翦除兇殘又安海宇告功至聖肅舉明禋茲遣專官

虔申殷薦伏惟鑒格尚冀居歆明年春三月甲子成禮二十七年冬
十月恭奉

孝莊文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

遣內閣學士彭孫通詣闕里祭告孔子十二月丙辰成禮三十二年冬
十月以重修闕里孔子廟成

遣皇三子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惟道統與治統相維作君與作師並
重先師孔子德由天縱學集大成綜千聖之心傳為萬世之師表故
廟久遠垂於無窮朕御寓以來立綱陳紀彰教敷治咸奉至聖為法
程凡典禮追崇竭誠致敬自京師下逮郡邑辟離泮水建廟釋奠罔

不修闕里孔子廟成

不修舉况茲闕里乃聖人鍾毓之鄉車服禮器於斯藏守曩者東巡
展拜之餘仰觀廟貌因多歷年所漸有頽敝深慮於衷用是命官董
理重加修葺棟宇維新以妥聖靈茲當告成特遣皇子允祉致祭俎
豆肅陳恍乎接至聖之音容以將朕儼恪欽崇之至意陟降在茲尙
祈歆享

詔皇四子皇八子陪祀十一月乙巳成禮三十四年冬十二月以畿輔

災傷疊告山西平陽地震

遣右通政使吳涵詣闕里致祭孔子曰仰惟先師道隆參贊德冠古今

集聖哲之大成樹人倫之極則朕欽崇至教勤恤民依永期殷阜邇
年以來郡縣水旱間告年穀歉登蚤夜孜孜深切軫念用是專官秩
祀爲民祈福冀靈爽之默贊溥樂利於羣生尙鑒精忱俯垂歆格明
年春正月甲申成禮三十六年秋七月以平珍厄魯特噶爾丹

遣翰林侍講學士史夔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朕服膺聖訓殫究遺文凡

茲六籍所垂惟以安民爲要臨御以來孜孜圖治綏又烝生遠邇中
外視同一體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荒陬狡寇肆虐跳梁擾毒邊方稔
惡已極朕親統六師三臨絕塞宏張捷伐克奏膚功逆孽就俘兇渠
殄滅遐荒番部罔不歸誠自茲永靖邊戩安生業惟是至聖先師
默相啓佑特遣專官敬申禋祀祇告成功伏惟昭鑒八月庚戌成禮
四十二年春三月恭遇

聖祖仁皇帝五旬聖壽

遣詹事徐秉義詣闕里祭告孔子夏四月乙酉成禮四十八年

皇太子復立

遣翰林侍講學士梅之珩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孔子聖由天縱
德集大成闡明六經師表萬世永立人倫之極式端道統之原朕仰

荷

天庥俯臨海宇建立元良歷三十餘載不意忽見暴戾狂易之疾深惟

祖宗洪業及萬邦民生所繫至重不得已而有退廢之舉嗣後漸次體
驗當有此大事時性生奸惡之徒各庇邪黨借端構釁朕覺其日後
必成亂階隨不時究察窮其始末因而確知病原皆由鎮厭亟爲除
治幸賴

上天鑒佑平復如初朕皆因此事耗損心神致成劇疾皇太子晨夕左

右憂形於色藥餌必親寢膳必視惟誠惟謹歷久不渝令德益昭不

基克荷用是復正儲位永固國本特遣專官敬申殷薦尙祈歆格夏

五月庚辰成禮五十二年春三月恭遇

聖祖仁皇帝六旬聖壽

遣戶部侍郎廖騰燧詣闕里祭告孔子五十七年冬十二月恭奉

孝惠章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

遣內閣學士張廷玉里祭告孔子曰仰維先師德冠古今道隆參

贊作人倫之儀表集羣聖之大成永仰高山欽崇至教朕仰紹

祖宗續承大統殫精思於六籍期雅化於萬方矩矱前型朝乾夕惕茲

者

皇妣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神主升祔

太廟禮成遙深松栢之恩爰切奠牆之慕特將牲幣用遣專官降鑒在

茲尙其歆格明年春二月庚申成禮六十一年冬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登極

遣右通政使楊汝穀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師道冠古今教垂萬

世自生民而未有集羣聖之大成朕自冲齡卽勤向往念

皇考親承道統既先聖後聖之同符暨躬躬仰契心傳知作君作師之

一致茲當嗣位之始宜隆祀享之儀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時和

歲稔物阜民安淳風徧洽平寰區文治永光夫前緒尙其歆格鑒此

精誠雍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成禮冬十一月恭奉

聖祖仁皇帝配享

闕丘禮成

遣禮部侍郎胡煦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師德參兩大教洽羣倫
紹千聖之心傳備百王之道法朕遙瞻闕里念切景行茲於雍正元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奉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配享

闕丘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永著皇風之沕穆益昭文治之光

華庶鑒精誠尚其款格二年春二月丁卯成禮是年夏四月

冊封孔子五代為王

遣禮部尚書張伯行詣闕里祭告孔子曰道尊往聖宜錫類以推恩牒

溯前徽乃緣情而制禮絲綸畢貢俎豆維新仰惟先師孔子撰合乾

坤名高日月纂修刪定煥六籍之文明祖述憲章樹百王之儀範朕

夙承

庭訓嚮往實深誕紹丕基欽崇彌切惟德全而業盛知積厚而流光爰

命廷臣式稽譜系詒謀式敷洵篤慶於一門毓秀鍾靈宜上追於五

世並躋祀典特晉王封體

皇考敬師之心弘先聖顯親之孝金聲玉振集今古之大成木本水源

享蒸嘗之美報靈其不昧尚克來歆是月戊寅成禮翼日己卯行

冊封禮祭告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曰欽崇至道爰思

毓聖之基特創隆規用沛推恩之典馨香攸薦譜牒增輝惟王系本

商宗支分魯邑公族傳為著姓溯盛德之淵源聖人功在羣倫綿斯

文之統緒朕情殷仰止禮極褒崇晉五世之王封絲綸誕賁垂千秋

之祀事廟貌常新顯親慰至聖之心錫類廣與朝之澤恩覃闕里報

式穀於前徽慶溢膠宮蔚光華於奕禩尙其款格鑒此殊榮六月闕

里孔子廟災

遣禮部右侍郎王景曾詣闕里慰祭孔子曰仰惟先師道高千古業著

六經集聖學之大成樹人倫之標準朕紹承丕緒仰止師範溯譜系

以追封入成均而釋奠不謂杏壇之地忽生回祿之災雖像位幸存

而榱楹俱燼具聞奏報實切兢惶豈成毀有時竟莫爭於定數恐尊

崇未至祇難釋於中懷即遣所司協同大吏飭工材而備豫占時日

以經營將式煥夫宮牆期重新於丹雘辟雍伊邇已親詣以昭虔闕

里云遙用專官而展祭慰安靈爽瞻望格款秋七月癸丑成禮八年

秋八月重修闕里孔子廟裝塑聖像成

遣翰林編修開泰齋捧香帛

命督修之通政使雷保祭告孔子曰金聲玉振開宇宙之文明日角珠

庭垂聖神之儀範肅數筵几聿薦藻蘋仰惟先師孔子學綜圖疇統

承堯舜道超萬類喻河海泰嶽之崇深德服羣賢比江漢秋陽之皎

潔溫良恭讓之度邦國共欽齊莊中正之容簡編備載折管廟貌虔

製豆遵竭誠敬之心思極尊嚴之規制乃者歲逢庚戌序屬仲秋上

溯周朝近當今日推之長歷卽尼山降誕之時卜以辰辰是闕里增

輝之會用稽徽典適協貞符於戲棟宇恢宏已慶雲霞之糾縷掌楹

端儼重瞻日月之光華神鑒孔昭苾芬歆享是月癸亥成禮冬十月

又以新廟告成

皇五子詣闕里祭告孔子曰達天盡性樹萬世之師模車道尊經煥

千秋之廟貌肅將嘉祀用告成功仰惟先師孔子得聖之時由天所

縱纂修刪定啓宇宙之文明祖述憲章綜帝王之統緒升堂入室弘

施樂育之恩學禮誦詩永作義方之矩比高懸之日月亘古莫踰喻

出類之鳳麟生民未有奉遺編而欽企儀典務極其推崇循舊址而

鼎新經營必盡其誠敬頒夫國帑董以大臣每繪式以先呈乃按圖

而指授榱桷栝柏求大木於名山簞簞樽罍選良工於內府最煥黃

瓦準制度於宸居瓊瑤玉圭儼威容於聖座懸標題之巨榜灑翰親

書建屹峙之豐碑揭文恭紀工程累歲時深嚴恪之心棟宇宏規益

備觀瞻之美華榱雕柱增輝講道之壇瓊金鋪重振大成之殿敷
切之宮牆逾峻兩楹之俎豆虔陳特遣皇五子親詣几筵敬行告祭
於戲卿雲紉纒已開丹雘之祥古楹貞堅佇望青蒼之色惟祈鑿格
式享必馨十二月乙巳成禮同日又

遣多羅淨郡王弘瞻祭告崇聖祠不讀文行三獻禮十三年秋八月
今皇帝登極

遣太常寺少卿納爾泰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師道媿勳華功參
天地金祥玉振集千聖之大成韶舞夏時開百王之至治我

皇考降師重道禮儀備極夫尊崇予小子典學研誦法恆深夫嚮往
茲屬膺圖之始宜修展祀之儀敬遣專官虔申昭告惟道德文章之
要作君兼懋夫作師念修齊平治之規後聖實承夫先聖仰祈昭鑒
啓膺文明祇薦明禮尙惟款格冬十二月庚辰成禮乾隆二年夏四
月恭奉

世宗憲皇帝配享
國丘禮成

遣左副都御史陳世倌詣闕里祭告孔子曰仰惟先聖德合乾坤光昭
日月樹百王之宏範集千聖之大成朕欽崇至道嚮往維殷茲於乾
隆二年四月十六日恭奉

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教大孝至誠憲皇帝配享
國丘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不煥文明之盛永臻熙皞之風鑒
此精誠庶其款格十四年春二月以討大金川平定

今皇后攝六宮事恭上
皇太后徽號

遣太僕寺卿阿爾泰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垂經教孝備武修文
立道綏和合南北東西而思無不服聖神美大比高明博厚而德更
難名瞻萬仞之宮牆特崇典禮肅千年之俎豆敬展明禮茲以邊徼

救寧中宮攝位

慈寧宮號慶洽神人爰遣專官用申殷薦仰惟款格永錫鴻禧夏六月
癸未成禮十五年秋八月

皇后正位中宮恭上
皇太后徽號

遣鴻臚寺卿吳應枚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垂經立教勸學明倫
立道綏和比堯舜而功爲益遠聖神美大配天地而德更難名瞻萬
仞之宮牆特崇典禮肅千年之俎豆敬展明禮茲以正位中宮鴻儀
懋舉

慈寧宮號慶洽神人特遣專官用申殷薦仰惟款格永錫鴻禧冬十月
壬申成禮十六年春正月

皇上南巡經山東
遣通政使富森以是月丁卯致祭孔子曰仰惟先師時中運世先覺膺

民集羣聖之大成等百王而未有朕欽崇至道仰止遺風希聖之情
載勞寤寐茲以觀風吳會道出魯邦仰數仞之宮牆香壇在望瞻兩
楹之俎豆闕里非遙特遣具官虔修祀事庶幾靈鑒尙克來歆冬十
一月恭遇

皇太后六旬聖壽恭上
徽號

遣鴻臚寺卿儲麟趾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垂經立教勸學明倫立道綏
和比堯舜而功爲益遠聖神美大配天地而德更難名峻萬仞之宮
牆肅千年之俎豆茲以

慈寧萬壽懋舉鴻儀敬音

徽稱神人慶洽爰申殷薦特遣專官冀鑒慈忱永綏多福明年春正月
丙子成禮二十二年春正月癸卯
皇上南巡道經山東

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蔣溥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德備時中功參化育

羣聖之大成觀海登山為生民所未有儀型萬古若日月之莫可踰

秩祀千秋與乾坤而俱不朽朕言循東魯再蒞南邦釋奠而謁杏壇

屈指南週乎一載揚旌而瞻闕里抒誠用遣乎專官敬薦明禋式遵

舊典宮牆遙望彌深仰止之情俎豆常新永啓右文之治神其鑒格

庶克來歆是月丁巳成禮二十四年冬十一月酉師克捷回部蕩平

遣通政使圖爾泰詣闕里祭告孔子曰惟先師德備時中功參化育覆

幘持載合東西南北以歸仁立道綏和邁文武聖神之廣運望防尼

而仰止景行時切高山溯洄之淵源誦法有同觀海茲以西師克

捷回部蕩平擴一統之車書絕徼遠傳大凱奏肅千秋之俎豆明禮

敬展乎杏壇特遣專官用將殷禮伏維昭鑒來格馨香十二月丙申

成禮

述曰自東漢建武之歲訖今閱一千七百餘年祭告之典凡六十有

九事而我朝百有餘年實居二十六焉以聖人而尊禮聖人蓋實有度越前古者然此六十九事中闕其文者二

十有三佚其日者二十有一失其使臣姓氏者九并佚其官者又八

則甚矣文獻之無徵也嗚呼求徵於前已不可及矣欲傳於後及今

猶可為也然則茲考之作又奚容緩諸闕里文獻考卷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八

世爵職官第四

汾既敘祀典考備述我

朝褒崇先聖諸盛典及歷代尊禮之制矣竊又念宗子世爵所以主

祀事者也支子及諸賢裔皆世官所以分承祀事者也其同異姓百

執事之駿奔在廟者則又罔非襄茲祀事者也故繼祀典而詳考其

建置之由因革之制按孔氏世嫡自漢高帝過魯封九代孫騰為奉

祀君始創推恩之例而尚未有世爵元帝即位賜十三代孫霸爵關

內侯號褒成君詔以所食邑祀孔子子孫世襲於是始有世爵主祀

者矣平帝元始元年加封霸曾孫均為褒成侯東漢和帝永元四年

改封均孫損為褒亭侯損孫羨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宗聖侯晉武帝

泰始三年改封羨子震為奉聖亭侯江左因之後魏既并魯郡孝文

帝延興三年以羨六代孫乘為宗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封乘子靈珍

為宗聖侯襲三世至長孫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周宣

帝大象二年又晉爵鄒國公隋煬帝大業四年封長孫子嗣哲為紹

聖侯唐高祖武德九年封嗣哲子德倫為襲聖侯再襲至孫璩之元

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為文宣王遂加封璩之為文宣公傳至

四十六代孫宗憲凡襲封者十二世宋仁宗至和二年以直集賢院

祖無擇言不宜以祖之美諡加其後嗣乞別定封號於是詔改封宗

憲為衍聖公若蒙襲爵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徽宗崇寧三

年復改衍聖公歷金元明以迄

國朝皆相沿無異世爵之秩漢關內侯爵第十九等襲成侯襲亭侯

爵第二十等魏宗聖侯爵第十八級南宋奉聖亭侯秩第五品陳奉

聖亭侯爵第八品秩視千石北魏崇聖大夫秩從五品中崇聖侯秩

從二品北齊恭聖侯秩第三品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襲聖侯朝會

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肅宗上元二年命文宣公位

二品文官下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賜五品服宋元祐開改衍聖公為奉聖公遇郊祀大禮赴闕陪位在寺監長官之下別作一班金殿宗皇統二年授衍聖公階文林郎章宗明昌二年特令視四品晉階中議大夫六年講定禮儀衍聖公陪位在寺監長官下元太祖二十年給四品印世祖時改五品階奉訓大夫仁宗延祐三年仍復中議大夫給四品印泰定帝四年以山東廉訪使王鵬南言陞為三品階嘉議大夫文宗至順三年少監歐陽元又言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不稱因改給三品印順帝至正八年朝議又以公爵與階不稱晉中奉大夫秩從二品改給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初授正二品資善大夫班亞丞相後革丞相令班列文臣之首十七年又詔既爵公勿事散官給誥用織文玉軸同一品景帝景泰三年改給三臺銀印如正一品賜玉帶織金麒麟袍遂為例朝服公服常服皆同一品冠八梁帶珮與綬俱用玉笏用象牙壽宗天啓二年

始晉公孤等銜

國朝順治元年題准封爵一如前朝階正一品班列尚書上二年改賜三臺銀印十三年依例授光祿大夫十六年又改給清漢文三臺銀印乾隆十三年清篆文成更百官印章十四年改給衍聖公清漢篆文一品三臺銀印其祿漢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襄成侯食邑二千戶襄亭侯食邑千戶魏宗聖侯食邑百戶晉泰聖侯食邑二百戶後魏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崇聖侯北齊恭聖侯周鄒國公隋紹聖侯唐襄聖侯文宣公皆食邑一百戶宣宗大中元年歲給封戶絹百疋宋金各有食邑又依品秩及兼職給祿元成宗大德四年依四品官俸月給中統鈔二錠仁宗延祐三年增給月俸至五百緡明太祖洪武元年賜給祭田二千大頃供祭祀以其羨餘存為廩祿不復更給月俸衍聖公世子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題准服麟袍犀帶莊烈帝崇禎二年加玉帶

國朝順治二年題准嫡長子至十五歲授二品冠服衍聖公任子始於唐時唐元和十三年穆宗即位恩詔子文宣公一子官武宗會昌五年大中元年僖宗乾符二年並以郊祀推恩文宣公廕一子出身至

錫廕初公階正一品而廕子則仍依正二品康熙六十一年始視正一品大臣廕一子五品官著為例衍聖公之屬有翰林院五經博士太常寺博士國子監學錄學正四氏學教授學錄至聖廟執事官六品官族長舉事典籍司樂屯田管勾守衛林廟百戶知印掌書書寫奏差伴官等員

翰林院五經博士十五員正八品孔氏北宗一員奉中庸書院祀南宗一員奉衛州孔子廟祀先賢顏子曾子孟子閔子冉子伯牛冉子仲弓端木子仲子言子卜子顛孫子有子後裔各一員奉諸賢祀東野氏一員奉元聖周公廟祀考博士之設仿於前明景帝景泰二年命禮部召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一人至京師官之明年以顏希惠孟希文為五經博士此博士之所由始也武宗正德元年用衛州知府沈杰言授孔彥繩五經博士主衛州孔子廟祀事於是南宗始有博士矣二年五十八代孫三氏學學錄公瑄奏言鄒縣城南巽隅古有子思書院實子思子講道之所孟母徙舍學宮之旁之遺址也前代設山長類多孔氏子孫為之元季始廢每遇歲時朔望薦享無聞乞依顏孟程朱恩典擇孔氏次嫡之賢者授以世職帝允其請而述聖又有博士矣世宗嘉靖十二年學士顧鼎臣奏稱孝宗時官顏孟子孫各奉祀事可謂盛舉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亦古今缺典乃詔求曾子後人得曾質粹於江西十八年授為五經博士令遷山東之嘉祥縣奉曾子廟祀而宗室裔又有博士矣莊烈帝崇禎十六年以六十五代衍聖公奏詔授先賢仲子嫡裔仲子陞為五經

博士而仲氏又有博士矣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幸魯周公七十三代孫東野沛然上言顏曾孟仲得聖道

之傳皆有世襲博士以優其後臣祖周公以元聖之德制作經緯固

與孔子並列久矣而今祠宇頽壞拜謁寂寥主幣僅以青衿祭田不

及百畝不惟不能並尊於孔子且不得比於顏曾孟仲乞念傳道之

功稍加優隆奏上下禮部議部臣以無故事具覆

詔曰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否給與職銜著九

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九卿詹事科道等議曰周公後裔古雖

無給有官職者恭遇我

皇上崇文重道之時宜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以彰殊恩曷曠於

是以東野沛然為五經博士三十九年又

詔置閔氏端木氏五經博士各一員五十一年又

詔置言氏五經博士一員五十九年又

詔置卜氏五經博士一員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視學

諭禮部等衙門議先賢先儒之後裔增置五經博士者廷臣以伯牛仲

弓再求字子張有若六人請

上命廷臣再議乃去字子再求而伯牛仲弓子張之裔皆以次授五經

博士惟有子之後訪求嫡裔尚不得有五經博士獨孔氏北宗以衍

聖公次子承襲餘皆以嫡長無嫡長者以次子無嫡子方以庶子雍

正三年禮部侍郎王景曾奏在廟後應設職者十五歲以上送禮部

考試乃准襲不堪襲者令回再建業三年然後襲職此外先儒周程

張朱邵韓之裔亦皆置有五經博士以非衍聖公所屬故不載

太常寺博士一員正七品奉聖澤書院祀未審建置之始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依前明舊制以衍聖公第三

子承襲

國子監學錄二員正八品乾隆元年奉尼山書院之祀一奉洙泗書院

之祀元順帝至元二年初設山長以異姓碩儒任後令衍聖公保舉

族人之賢者為之明武宗正德二年改名學錄秩從九品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舉用

國子監學正一員正八品乾隆元年奉儀封聖廟祀考唐天寶間文宣公

避亂遷居寧陵者數世遂於其地建立聖廟後以子孫流寓寧陵者

主其祀事會河圮遷居儀封明英宗正統九年詔即於儀封立廟世

宗嘉靖十四年始置官以孔承實為學正秩正九品令世襲

國朝順治八年學正員缺六十六代衍聖公奏准世襲如故

孔顏曾孟四氏學教授一員正七品乾隆元年掌訓課四氏生徒四氏學

初名廟學宋真宗時楊光輔以講書轉奉禮郎猶未專設官也至哲

宗元祐元年始置廟學教授一員於舉到文官內差委本路監司

舉有義行者為之後又增入顏孟二氏子孫金章宗明昌元年勅於

四舉五舉終場進士出身人內選博學經史眾所推服者充秩正八

品元世祖因之改秩為九品仁宗延祐六年議准三氏子孫學官初

本不以常例拘之後來有司不體優待聖賢之意將聽除人一概注

授遂使學校廢弛已後注用人員必聽衍聖公遴選以為定制明太

祖洪武元年改名三氏子孫教授司秩從九品憲宗成化元年始頒

給印信稱三氏學神宗萬曆間增入曾氏又改名四氏學

國朝康熙四十一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奏准陞轉與各府衛教授同

雍正十二年七十代衍聖公廣榮題准本學生亦得一例揀選保用

乾隆二十六年覆准山東布政使崔應階奏令衍聖公將揀選應

用人員移送撫臣驗看再送部具題并定為四氏學學錄陞階嗣後

缺出如孔氏見任學錄內有文行兼優已歷俸六年堪勝保送之員

准一體揀選陞補

孔顏曾孟四氏學錄一員正八品聖宗副教授訓迪生徒而教
公之胃子宋元祐四年始置考當時尚有學正一員與學錄同以孔
氏充而令教授自署金元開開用異姓正錄秩皆九品明太祖洪武
七年裁學正止設學錄一員秩未入流宣宗宣德元年定以聖裔任
而令衍聖公保舉孔氏生員年德俱尊學問優長者咨部除授

國朝順治元年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舉用乾隆二十六年覆准山
東布政使崔應階條奏於孔氏歲貢廩生捐貢及廩生內揀選照教
授見例令衍聖公將揀選應用人員移送撫臣驗看再送部具題
聖廟執事官四十員三品二員四品四員五品六員七品八員八品
十員九品十員凡祭祀掌分獻及爵帛香祝之執事雍正八年

世宗憲皇帝諭曰惟至聖先師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朕景仰企慕
寤寐弗諼備舉崇奉之儀用申報享之願查世襲官爵歷代俱有成
規而聖廟執事人向來未加爵秩所當廣置官僚以祀典今欲特

設聖廟執事官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員七品者八員
八品九品各十員各按品級給與章服每逢聖廟祭祀之時虔設冠
裳駿奔趨事凡此人員著衍聖公於孔氏子孫內選擇人品端方威
儀嫻雅者報部充補彙奏以聞每年各給俸祿銀二十兩其孔氏子
孫內有情願充補之人或曾經出仕而退休在籍者或身有職銜而
未曾出仕者以及貢監生童等皆可入選若屆鄉試之期有情願入
場者准以監生入場應試朕意如此著大學士等會同該部定議具
奏部議俸祿於山東藩庫支領所設各官內如有就選中式及丁憂
等項事故所遺之缺令衍聖公另行揀選擬補報部彙奏乾隆三年
七十代衍聖公廣榮請給封典得
旨依請而監察御史陶正靖上言曲阜之祀衍聖公主之與太學釋奠
不同準之古禮宜從公侯之制通議等階未免踰越又孔氏原有博
士典籍管勾等官足供邊豆其品官宜姑仍舊貫遇有事故停止充

補經部議稱執事各官雖分品級止屬虛銜若照伊等品級得封於
名器不甚允協但既經奏准給封應照本身實在職銜酌量分別給
以應得封典其原無職銜之貢監生童等援照五經博士之例俱以
八品給封至此等官原係

世宗憲皇帝特旨增設以明重道尊師之至意不便遽行停止嗣後缺
出應令衍聖公會同山東學臣於孔氏族人內秉公揀選務必人品
威儀堪膺駿奔之選者報部充補如有徇濫察出照例分別查議
世襲六品官一員掌分獻崇聖祠由世職知縣改置考孔氏子孫之
為曲阜縣令仿於唐懿宗咸通開四十四代孫續至後唐始以文宣公
兼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改曲阜為仙源縣特令四十四代孫勛
以太常博士知縣事仁宗皇祐三年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世
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
今後宜復以孔氏子弟充選英宗治平元年京東提刑王綱乞慎長

民之官詔勿以孔氏知仙源縣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常任
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徽宗崇寧三年勅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
仙源縣官令承簿尉無定職金熙宗皇統間仍改仙源為曲阜章宗
承安二年勅衍聖公年及十七許兼曲阜令不得別行差占元仁宗
延祐二年衍聖公兼曲阜尹思誠以非嫡罷封爵專尹曲阜其子克
欽孫希大皆世襲縣尹至明太祖洪武七年希大坐事罷職因改世
襲為世職令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送部選授領勅赴任宣宗宣
德九年停止給勅英宗天順間世職知縣年滿考績准加銜仍管縣
事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改令衍聖公選舉二人送撫按考試題授穆
宗隆慶四年監察御史趙可懷以舉用非人民受其殃奏請世職知
縣止支俸給專管林廟縣務以兗州府清軍同知駐縣管理五年六
十四代衍聖公奏言林廟自有衍聖公主奉祀事又有管勾等官分
理庶務世職知縣孔承厚當以冗員裁令致仕部議報可六年六月

世宗憲皇帝特旨增設以明重道尊師之至意不便遽行停止嗣後缺
出應令衍聖公會同山東學臣於孔氏族人內秉公揀選務必人品
威儀堪膺駿奔之選者報部充補如有徇濫察出照例分別查議
世襲六品官一員掌分獻崇聖祠由世職知縣改置考孔氏子孫之
為曲阜縣令仿於唐懿宗咸通開四十四代孫續至後唐始以文宣公
兼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改曲阜為仙源縣特令四十四代孫勛
以太常博士知縣事仁宗皇祐三年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世
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
今後宜復以孔氏子弟充選英宗治平元年京東提刑王綱乞慎長

神宗即位詔復祖宗成法萬歷元年山東巡撫傅希聖巡按吳從憲等因奏言曲阜世職知縣乃國家世報先師之盛意邇緣舉用非人盡行裁革直有因廢食之病須復世職知縣方不違祖宗舊制但救弊補偏必酌定畫一之法方可經久以後選授先行提學道將三氏學廩膳生員考取四人送院覆考取二人送部部再考取一人注授住劄舊城專管縣事不許干涉林廟有能誠心愛民才守俱優者照依流官一體陞擢若貪酷不職者聽撫按參劾既不管林廟與公府原無干涉不得徑自參論其同知革管縣務仍駐新城專司巡捕部議曲阜世職知縣乃國家優崇先聖之典止當慎擇其人不當并棄其法其請復世職及考選之法應如議行至同知駐劄新城帶管巡捕揆之體統殊有滯礙應令仍舊回劄專管清軍事得旨允行四年從巡撫李世達巡按麻承吉請同流官一體朝覲嘉宗天啓六年撫按等言世職以孔氏廩生考選不便陞選請改於舉監內考選

關聖文獻卷十八世職官

八

莊烈帝崇禎元年六十五代衍聖公又言世職用舉監不便仍照舊例於孔氏廩生內考選二年六十二代孫給事中聞詩奏准將部考選下之一人貢入國學著為例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考選部議令衍聖公保舉題授雍正二年定議曲阜知縣缺出令衍聖公會同山東巡撫於孔氏合族中揀選才品優長堪任邑令者擬定正陪二人保送引補授遇大計年分令衍聖公會同巡撫考核具題如有不職一例處分乾隆六年復議曲阜知縣缺出令衍聖公於孔氏合族中進士舉貢生員擇其讀書立品素為族黨推重者不拘人數咨送山東巡撫覆加考試聽該撫揀選正陪保送引
 見補授並令該撫與所屬州縣一體稽察二十一年署巡撫白鍾山奏曲阜知縣一缺向由衍聖公保舉每多瞻顧營私若其人懦弱即聽挾制若其人才幹則諸事阻撓如近日庇護廟佃等事其明徵也臣

請

皇上特頒諭旨將曲阜知縣一缺在外揀選調補不必拘用孔氏族人未始非玉成聖裔之一助奏上部議准行其見任知縣孔傳松令赴部以外省知縣另補奉

旨吏部議覆白鍾山所奏曲阜知縣改為題缺一本闕里為毓聖之鄉自唐宋以來率以聖裔領縣事夫大宗主祀既已爵列上公而知縣一官專以民事為職奉法令則以裁制傷恩厚族黨則以偏私廢事甚至因緣為奸簞盞不飭者有之且亦非古人易地而官之道我國家尊崇先聖遠邁前朝延恩後葉有加無已豈於此而有靳焉但與其循舊制而致瘵官有乖政體何如通變宜民俾吏舉其職民安其治於邑中黎庶孔氏族人均有裨益著照該部所議行其見任世職知縣既已謝事若歸部改銓不過恩及其身而止於朕心猶有未愜著加恩授為世襲六品官仍令揀選充補用副朕重道崇儒至意

關聖文獻卷十八世職官

九

復經部議世襲六品官歲給俸銀及遇有缺出揀選題補悉照執事官之例其由進士舉人充補者應選之年按原班銓選由貢生生員充補者准一體鄉試
 孔庭族長一員掌申明家範表率宗族凡子弟有不率不若者教治之宋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即以家長承襲此家長授官之始也後孔庭族長並授迪功郎明太祖洪武元年以翰林檢閱官孔涇齒行俱尊特令還鄉里為孔氏族長面賜籐杖一枝令世守主領宗族事其後衍聖公擇年長行尊有德者為之無品秩也至我
 朝至聖廟設執事官族長率兼執事官
 林廟舉事一員掌提領監修林廟佐家長之事宋真宗天禧五年詔於夫子後選差朝官一人監督孔廟工役時道輔以知仙源縣事充元時由省臣擇孔氏中廉幹者一人委充提領監修官依族長授八

品冠帶明初改稱孔庭族舉提領林廟事俱由衍聖公選委無品秩
今亦如族長兼聖廟執事官

司樂一員正七品掌樂章樂器而教肄樂生元仁宗延祐六年五十
四代衍聖公思晦請置明因之

國朝順治元年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由衍聖公保舉堪用生員咨
部銓用

奎文閣典籍一員正七品掌奎文閣書籍及禮生元武宗至大二年
五十四代衍聖公思晦以賜書甚多請照國子監例設典籍一員掌

之經中書議准歷明迄
國朝俱由衍聖公保舉堪用人員同司樂一例題補

屯田管勾一員正七品掌祀田錢穀之出入祭祀則供其牲牲黍盛
治膳饗醴醢之屬置設除授同典籍其屬有屯官八員鉅野鄆城平

陽三屯各二員東阿獨山二屯各一員分掌五屯以供祀事初屯
長由衍聖公揀選劄委後改屯官由衍聖公揀選咨領部劄任事

守衛林廟百戶一員秩比衛守備掌林廟之戶籍供其洒掃戶役之
事主守禮器祭祀則司滌濯掌犧牲之宰割在漢魏即百石卒史之

職也漢桓帝元嘉三年魯相乙瑛嘗以孔子廟有禮器無人掌領請
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之後世以其管轄洒掃百戶其官遂為百戶又

以職司巡徼有武備焉合典籍司樂管勾等三員為兵農禮樂四司
始用孔氏後以生員明孝宗以治開始以洒掃戶才德兼優者充之

止由衍聖公委用不由部銓注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奏准與司樂典籍管勾等官

一體咨部題授食衛守備俸
知印一員掌書一員書寫一員並正七品掌公府文書印信掌書讀

自元成宗元貞二年知印書寫並明太祖洪武二年建皆由衍聖公
保舉堪用人員咨部題補

國朝順治元年巡撫方大猷題准照舊銓用

奏差一員正七品掌齊衍聖公表箋章奏置設銓除同知印等官
隨朝伴官六員正七品凡朝覲則隨從辦事明太祖洪武十七年設

選補如奏差等官初無常員遇朝覲輒除二人咨部給銜
國朝乾隆十五年經部咨查始額定六員遇缺乃補

述曰封建之制所以存王者後也昔武王下車而封先代之蔭故神
農氏之後封於焦黃帝氏之後封於蓊堯之後封於祝舜之後封於

陳夏之後封於杞殷之後封於宋降及漢唐興滅繼絕之典亦間有
行者然而遠者千餘年近者或數十百載神明之胃越在草莽至今

日而問古帝王遺封蓋鮮有存焉者矣孔子無尺寸之土而龍游承
祀作賓王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迄於今不廢於戲至盛矣

附考奉祀生司廟中奔走執事及先賢先儒祠墓之祭祀弘治十二
年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始揀選聖賢後裔俊秀者充補奉祀

生給以衣巾移提學註冊未定名額
國朝雍正四年禮部侍郎巴泰條奏始有定額其見有之奉祀生部

議令衍聖公會同該撫學臣查明果係聖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報
部換給印照嗣後遇有設立之奉祀生關衍聖公者令會同該撫學

臣查核其人實係聖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咨部給照方准奉祀時
查明聖賢後裔奉祀生孔氏一百六十五名顏子裔三十六名曾子

裔十八名孟子裔二十三名閔子裔十二名端木子裔十二名仲子
裔二十名冉子耕裔二名冉子雍裔三名宰子裔一名林子裔二名

高子裔一名樊子裔一名曹子裔一名任子裔一名鄭子裔一名榮
子裔一名周子裔二名張子裔一名張子裔一名薛子裔一名

胡子居仁裔一名周公裔東野氏十三名嗣於雍正八年增置南宮
子裔奉祀生一名榮子裔一名九年增置言子裔奉祀生二名陳子

亢裔卜子裔各一名十二年增置孔氏奉祀生一名曾子裔二名孟

子裔一名十三年增置孔氏奉祀生六名東野氏一名乾隆元年增置冉子耕裔奉祀生四名鄭子裔萬子裔各一名二年增置高子裔奉祀生二名東野氏三名三年增置孟子裔朱子裔奉祀生各二名閔子裔言子裔卜子裔任子裔公孫子裔各一名冉子雍裔三名東野氏六名四年增置孔氏奉祀生三名冉子雍裔二名司馬子裔薛子裔各一名六年增置孟子裔奉祀生八名有子裔澹臺子裔樊子裔各一名七年增置孟子裔奉祀生七名八年增置燕子裔奉祀生一名九年增置東野氏奉祀生六名十年增置冉子耕裔奉祀生三名東野氏二名十二年增置曾子裔奉祀生一名冉子耕裔言子裔各三名十三年增置孟子裔奉祀生二名十五年又增置三名十七年又增置二名又增置卜子裔奉祀生一名十八年增置曾子裔奉祀生一名孟子裔二名十九年又增置二名又增置左邱子裔奉祀生二名二十一年增置孟子裔奉祀生四名卜子裔東野氏各一名

二十二年增置孔氏奉祀生一名孟子裔二名二十四年又增置二名二十五年增置東野氏奉祀生二名已上奉祀生新舊額共四百三十六名

述曰奉祀生之設始不過由衍聖公及地方大吏揀選充補給冠服奉祠墓而已自改用部照遂有定員而當日彙冊之際尙漏張溫奉祀一人張溫者四十三代文宣公之外祖當孔末造亂之時微張氏則孔氏幾斬矣倘得白於部無廢舊典亦旌善酬恩之舉也

闕里文獻考卷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十九

禮第五之一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苟卿亦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祿秩也然則言禮而第求之器數之閒抑亦末矣顧禮緣義起而情以文宣貴本親用兩者相合而先王之禮制行焉則籩豆之事亦不得盡委諸有司之職也况意本同原而制隨世變因革增損代有不同故當其用之時典守者有其官行習者親其事其義或不及知而器數之末類能言之及時移世易數千百年以後往往義之難知者學士大夫或可稽典籍而得之而升降周旋之節儀章度數之繁蓋有沈湮漸滅而終不可復舉者禮之亡也器數先之此古人所為悼歎於無窮也闕里為秉禮之國聖澤雖微而儀章未泯王者資禮樂焉昔太史公作史記云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漢高帝采古禮起朝儀亦嘗使叔孫通徵魯諸生為之今雖士不古若抱殘守闕習其儀而未盡通其意者蓋誠有之然往者伏睹我

皇上十三年春時巡東土

駐駕廟庭周覽古物慨有更革禮器之意遂於

迴鑾之日

命工繪式製造而

廟郊

壇壝籩豆尊彝簠簋之制悉復古初禮失而求諸野則闕里亦後世徵文獻之所也乃舊志所載除封諡章服祀典樂章外雖有禮器樂器二圖不過略指其名義而已儀注未登象數多缺恐非所以布方策昭來許也今封諡祀典已另為一帙而於器數儀文復徵之往古驗之今時作為禮樂二考以俟愛素好古者採擇焉按禮之宜考者

一曰儀注二曰祭品三曰祭器儀注之目有八一曰四仲釋奠儀二曰月朔釋菜儀三曰歲時常祭儀四曰月望行香儀五曰告祭儀六曰祭中興祖儀七曰書院釋奠儀八曰春秋掃墓儀

皇帝釋奠及

遺告諸儀不常舉者則另見焉考釋奠之禮古有行於山川者有行於廟社者有行於學者周禮大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旬祝舍奠於祖廟亦如之此行於山川廟社者也王制反釋奠於學及文王世子之所云釋奠皆行於學者也但山川廟社舉無常時故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又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鄭氏亦謂釋奠設薦饌酌奠無迎尸以下事若學之釋奠自始立學及訊敵外則舉有常期又其制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必三者具而其禮斯備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謂與鄰國合其說皆非也秦漢以降其制無聞至

闕里文獻考卷十九

唐宋而釋奠之名遂專施於學其禮亦備舉焉今闕里釋奠用四仲上丁前期三日書寫官恭繕祝版陳衍聖公視事廳正中大成殿祝文曰維乾隆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昭告於至聖先師曰惟祖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年茲惟仲夏謹以牲帛醴齊黍稷庶品式陳明薦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子向饗崇聖祠祝文曰維乾隆年月日主壘裔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昭告於肇聖王裕聖王昌聖王啓聖王曰惟王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師功德顯著惟仲夏謹以庶品之儀致祭配以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二世祖先賢孟孫氏向饗啓聖祠祝文曰維乾隆年月日主壘裔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昭告於啓聖王曰茲遇仲夏式遵舊章用薦祀事向饗廟祝文曰維乾隆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昭告於始祖考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興祖考妣曰茲遇仲夏式遵舊章用薦祀事向饗卓

午衍聖公具公服北向恭閱訖書寫官捧安亭內同香帛由快睹門送入廟恭安奎文閣下遂分署執事榜於廟庭大成殿至聖先師及四配位前衍聖公主壘殿殿分獻官一員十二哲分獻官二員東西廡從祀先賢先儒分獻官六員監祭官二員太祝官一員太史官一員司香官五員司帛官五員司爵官五員司尊官一員司膳官一員兩階頌班官二員典儀官一員典樂官一員掌宰官一員司膳官一員司織官一員巡綽官二員崇聖祠攝獻官一員從祀分獻官二員監祭官一員糾儀官一員家廟攝獻官一員監祭官一員糾儀官一員后土祠主祭官一員崇聖祠攝獻官以世襲六品官掌宰以百戶司膳以管勾典儀以典籍典樂以司樂司織巡綽皆以伴官其餘分獻及各執事皆以廟庭執事官及教職等又進奉祀生執事樂舞生及四氏學生而分其執事十二哲司香二人司帛二人司爵一人司尊二人

闕里文獻考卷十九

人兩廡司香六人司帛六人司爵六人司尊六人寢殿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崇聖祠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十一人司帛十一人司爵十一人司尊三人啓聖祠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家廟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四人司帛四人司爵四人司尊一人后土祠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凡一百三人典籍召集禮生而分其執事大成殿鳴贊二人衍聖公引贊一人對引一人分獻各官引贊八人相禮十八人陳設八人寢殿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崇聖祠鳴贊一人引贊三人對引一人相禮六人陳設一人啓聖祠鳴贊一人引贊二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啓聖祠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家廟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后土祠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

八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凡八十八人司樂召集樂舞生而分其執事
二人歌六人琴六人瑟四人笙六人洞簫六人笛六人鳳簫二人埙
二人篪四人編鐘一人副一人編磬一人副一人楹鼓一人副一人
足鼓一人副一人搏拊二人鼗鼓二人相鼓二人祝一人敔一人旌
二人文舞三十六人頌班二人籥鼓六人引尊樂十四人凡百二十
人灑掃陳設守衛百戶供其戶丁庖丁廚役取辦於管勿分署執事
既定凡官員學生及宗族人等無執事者皆陪祭乃戒誓設戒誓牌
同文門下南向衍聖公率攝獻分獻官執事官生陪祭官生宗族人
等具公服入快睹門揖至同文門前鳴贊唱排班齊唱跪叩興行
聖公以下行一跪三叩禮興唱贊讀戒誓鳴鐘鼓戒誓生恭捧戒
牌西向讀曰欽遵

皇帝令與於某月某日丁某祗行釋奠禮於至聖先師孔子廟庭官員
師生宗族執事人等自今日為始沐浴更衣散齋一日各宿別室不
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致齋一日同宿齋
所思神飲食思神居處思神笑語思神志意思神所樂思神所嗜各
宜精白乃心益加敬謹戒之哉讀畢捧牌安原處鳴贊唱讀詞戒
誓生恭捧誓牌西向讀曰

國有常憲明神鑒焉讀畢捧牌安原處鳴贊唱戒誓生捧牌
恭懸同文門下鳴贊唱給齊牌凡與祭官生領齊牌訖鳴贊唱設誓
牌戒誓生捧牌置案昇起引導樂作鳴鐘鼓設誓牌大中門下正中
翼日當祭之前期二日衍聖公致齊於齊宿所典籍集禮生於詩禮
堂守衛百戶出禮器禮生滌濯之陳於堂上司樂集樂舞生於金絲
堂出樂器樂舞生拂拭之陳於堂上行聖公率攝獻分獻及執事各
官具公服恭詣觀禮聽樂祭前一日衍明管勾官陳泰盛快睹門外
陳犧牲仰高門外衍聖公率攝獻分獻及執事各官具公服迎泰盛
歸神廚迎犧牲歸神庖引導皆用樂是日設至聖先師四配十二哲

虛位於奎文閣東廡三壇西廡三壇在同文門左右東西相向陳尊
彝轉洗樂懸綴兆如祭儀寢殿虛位設奎文閣後崇聖祠虛位設同
文門東家廟虛位在其後啓聖祠虛位設同文門西寢殿虛位在其
後后土祠虛位設奎文閣後之左亦各陳尊俎如祭儀衍聖公具公
服率攝獻分獻官及執事官生陪祭官生宗族人等就位習儀既畢
少煎恭詣神庖省牲掌宰官取血骨率各壇陳設禮生捧毛血盤恭
安各祭案上行聖公以下達諸神廚司膳官率各壇陳設禮生
捧饌盤恭安各祭案左引導皆有樂是時乘盛既豐牲脍告備禮樂
諸生成集乃陳設大成殿至聖先師孔子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
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盃一劍二簋二籩二豆十牛一羊一豕一
共俎大尊一犧尊一象尊一山尊一雷尊一罍尊三彝一茅沙
池一香鼎一燭臺四花瓶四香盤一香盒一福爵一胖盤一鬯一洗
一燭爐一四配位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劍二

簋二籩二豆八羊一豕一兩組香鼎一燭臺二東哲六位各供
爵一劍一篚一簋一籩四豆四共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
饌盤一羊一豕一兩組香鼎一香鼎一燭臺二鬯一洗一西哲同兩
廡共五十六壇各供爵一篚一籩一簋四豆四香鼎一燭臺二分獻
六處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羊一豕一兩組香
尊一香鼎一鬯一洗一寢殿至聖先師孔子夫人位前獻爵三帛篚
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劍二簋二籩二豆八羊一豕一兩

組香尊一香鼎一燭臺二鬯一洗一崇聖祠聖王裕聖王詒聖王
昌聖王啓聖王位前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劍
二簋二籩二豆八羊一豕一兩組香鼎一燭臺二共香尊一彝
一竿一茅沙池一福爵一胖盤一鬯一洗一燭爐一東配二位各獻
爵三帛篚一香盒一劍一簋一籩四豆四香鼎一其毛血盤一
饌盤一羊一豕一兩組燭臺二西配同從祀左右各一壇各獻爵三

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簋一籩一簋四豆四羊三體豕三
體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燭一洗一啓聖祠啓聖王位前獻爵
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釧二簋二籩二簋八豆八羊一
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燭一茅沙池一福爵一昨盤
一罍一洗一燭臺一寢殿啓聖王夫人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
毛血盤一饌盤一釧二簋二籩二簋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
香鼎一燭臺二燭一洗一家廟始祖考妣位前供爵二獻爵三帛篚
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釧二簋二籩二簋十豆十羊一豕
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燭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位前各供爵一獻
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釧二簋二籩二簋八豆八羊
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燭中興祖考妣位前供爵三獻爵三帛篚
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釧一簋一籩四豆四羊一豕一兩
俎香鼎一燭臺二燭四壇共壺尊一福爵一昨盤一罍一洗一后土祠

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簋一籩一簋四豆四豕首
一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燭一洗一右祭器之數凡供爵七十七獻
爵九十六篚三十二登二釧四十九簋一百有八籩一百有八籩四
百三十六豆四百三十六饌盤三十毛血盤三十俎五十七香鼎八
十八香盒三十三香盤一花瓶四燭臺一百六十二太尊一犧尊一
象尊一山尊一雷尊一著尊三壺尊十六彝三茅沙池三燭臺
三福爵四昨盤四燭十七洗十七巾十七祭案七十八祝案四福昨
案四凡登銅簋豆皆陳於祭案登在中釧次之籩在釧左籩在
銅右籩又在籩之左豆又在籩之右大成殿香鼎燭臺花瓶太尊犧
尊象尊山尊雷尊陳設如常張曲柄黃蓋於殿門外兩楹間祝案陳
祭案西南福昨案陳祭案東南牲俎陳祭案前三著尊共案在殿門
外左西向兩壺尊分案在殿東西兩隅外相向燭臺設大成殿簷下
正中學陳杏壇南香盤前有几茅沙池在几前彝在東偏亦有几罍

洗在東階下階之南直東甬分獻東哲罍洗次之西哲罍洗在西階
下直西甬洗有架罍有案獻爵帛篚陳焉兩廡壺尊各在其廡門外
之左東廡北向西廡南向俎篚洗在其階下中和韶樂陳露臺上
引導樂陳大成門外鼓鼓鋪鐘在杏壇上植庭燎夾兩階間衍聖公
拜位在彝罍前寢殿分獻官東西哲分獻官兩廡分獻官各拜位次
之陪祭官員族人拜位列兩階下監祭官立殿門內東西相向典儀
典樂官立露臺上西向司膳掌宰官立露臺上東向糾儀官立兩班
上東西相向鳴贊在露臺午階上西向崇聖啓聖兩祠大成啓聖兩
寢及家廟堂上堂下設俎罍洗及攝獻分獻監祭糾儀各官之位
亦略如大成殿之儀詩禮堂正中設祝案四皆南向東設署名案一
西向鼓初嚴太祝官生恭捧祝版詣詩禮堂安案上鼓鼓三嚴衍
聖公具朝服恭詣詩禮堂以次署名訖太祝官生恭捧分詣各壇安
祝案上行聖公以下皆序揖引贊贊請行禮導引衍聖公出詩禮堂

入金聲門至拜位旁立鳴贊唱啓戶掃除凡殿上執事各官皆趨簷
下不鳴贊行一跪三叩頭禮興各就位立樂舞生各執羽籥簫管拱
立兩階下鳴贊唱樂舞生就位樂舞生夾兩階升各就位擊鼓鼓為
節鳴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分獻官就位正獻官就位
引贊引衍聖公就拜位北面立鳴贊唱瘞毛血掌宰官詣至聖先師
位前一叩頭與恭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配位以下陳設生亦各詣
位前一叩頭與恭捧毛血盤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祝史降詣杏
壇前祿所取酌酒衍聖公跪受畢灌地奠畢行一叩頭禮興祝史
出大成門外引導樂作入大成門杏壇鳴鐘鼓衍聖公以下皆退立
階東西向跪迎候過復位引導樂止鳴贊唱參神慶生唱樂奏昭平
之章樂作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闋鳴
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慶生唱樂奏宣平之章樂作有舞引贊贊詣罍
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衍聖公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衍聖

公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官進爵行聖公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
 進巾行聖公拭爵引贊贊酌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尊者酌酒
 引贊贊詣始至聖先師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官立案前
 左捧爵官立案側左四配帛爵各在供案南北向神位立行聖公由
 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官跪進香引贊贊上香行聖
 公受香恭執鑪內引贊贊跪叩興行聖公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
 帛捧帛官跪進帛引贊贊贊帛行聖公受帛恭執案前正中引贊贊
 進爵司爵官跪進爵引贊贊贊爵行聖公受爵恭執案上正中地上
 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祝位跪行聖公跪鳴贊唱
 皆跪分獻官以下皆跪塵生假塵樂止文舞生皆跪引贊贊讀祝太
 祝官詣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版恭讀等捧祝版興恭安至聖先師
 位前僅內就案右三叩頭退文舞生興塵生舉塵樂作引贊贊叩興
 行聖公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以下隨行三叩頭禮興

引贊引行聖公詣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子各位
 前上香獻帛爵並如正位儀既讀祝後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寢
 殿分獻官詣寢殿行禮三獻既畢乃復原位餘引贊引東西兩廡
 分獻官各盥手洗爵升壇上香獻帛爵如前儀並俟行聖公獻亞聖
 孟子時同分獻獻畢引贊贊復位行聖公率分獻官至殿右門內兩
 廡分獻官各在其廡門內皆一揖出降階復位樂闕鳴贊唱行亞獻
 禮塵生唱樂奏秩平之章樂作有舞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
 進洗捧爵官進爵行聖公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行聖公拭
 爵引贊贊酌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尊者酌酒引贊贊詣始至
 至聖先師神位前跪叩興行聖公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爵捧爵
 官跪進爵引贊贊贊爵行聖公受爵恭執案左地上就案左不贊行
 一叩頭禮興引贊引行聖公詣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
 聖孟子各位前獻帛如正位儀既獻正位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贊

引分獻官各洗爵登獻如初獻儀獻畢引贊贊復位行聖公率分獻
 官揖出復位樂闕鳴贊唱行終獻禮塵生唱樂奏秩平之章樂作有
 舞引贊引行聖公及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地上獻
 畢復位樂闕旌生引舞生退立樂懸外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行
 聖公升殿贊詣福胙位跪行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以下皆跪
 時寢殿分獻官已歸班行禮引贊贊飲福太祝官跪授福胙行聖公
 受胙三飲以虛爵授太祝官太祝官受與復於坵引贊贊受福胙陳
 設生跪授胙行聖公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與捧出俟禮畢歸
 胙引贊贊叩興行聖公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以下隨
 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行聖公揖出復位鳴贊唱叩興行聖
 公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徹假塵生唱樂奏秩平之章樂
 作司膳官詣至聖先師位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配位
 以下陳設生亦各詣位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出於坵所鳴贊唱

送神塵生唱樂奏德平之章樂作鳴贊唱跪叩興行聖公以下行三
 跪九叩頭禮興樂闕大成殿簷下引導樂作由中階降杏壇鳴鐘鼓
 行聖公以下退立階西東向跪送候出大成門復位鳴贊唱讀祝者
 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樂奏德平之章塵生不唱樂作太祝
 官捧帛官及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頭興捧祝帛並由殿中門出恭
 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引行聖公率分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
 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行聖公率分獻官復位樂闕鳴贊唱禮
 畢杏壇鳴鐘行聖公以下皆退樂舞生捲班仍應杏壇鼓節禮樂
 生合列杏壇前行一跪三叩頭禮退且日乃頒胙散福殿儀引贊
 引分獻官至拜位前北向立鳴贊唱啓戶掃除瘞毛血陳設生詣神
 案前一叩頭興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跪叩
 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
 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分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

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尊者酌訖引贊贊詣始祖妣夫人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分獻官由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分獻官受香恭蒸爐內引贊贊跪叩與分獻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分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獻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復位分獻官至殿右門向上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尊者酌訖引贊贊詣始祖妣夫人神位前跪叩與分獻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獻案左坫上

闕里文獻考卷十九

十一

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復位分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頭與恭捧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神跪叩與分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與鳴贊唱禮畢引贊贊復位分獻官復大成殿前原位隨班行禮俟大成殿焚帛時司帛生詣位前一叩頭與恭捧帛由殿中門出隨詣燎位分獻官隨衍聖公後詣燎所望燎崇聖祠儀大成殿釋奠時攝獻官同分獻官恭詣崇聖祠拜位前立鳴贊唱啓戶掃除分獻官就位攝獻官就位攝獻官各就位立鳴贊唱瘞毛血各陳設生詣各神案前一叩頭與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祝史降階詣裸所取學酌酒攝獻官跪受畢灌地奠拜行一叩頭禮與鳴贊唱參神跪叩與攝獻官等行二跪六叩頭禮與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

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尊者酌訖引贊贊詣聖王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各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攝獻官由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攝獻官受香恭蒸爐內引贊贊跪叩與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攝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引贊引攝獻官詣聖王神位前次詣聖王昌聖王啓聖王各神位前上香奠帛爵如聖王儀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獻官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皆跪引贊贊讀祝大祝生詣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與恭安正位筐內三叩頭退引贊贊叩與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與鳴贊唱叩與分獻官隨行三叩頭禮與引贊引攝獻

闕里文獻考卷十九

十一

官詣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二世祖先賢孟孫氏各位前並上香奠帛爵如前儀既讀祝後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左右從祀分獻官盥手洗爵升殿上香奠帛爵如攝獻官儀並俟攝獻官獻先賢孟孫氏時同分獻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分獻官至殿右門揖出降階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尊者酌訖引贊贊詣聖王神位前跪叩與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詣裕聖王神位前次詣聖王昌聖王啓聖王及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二世祖先賢孟孫氏各位前並獻爵如聖王位前儀獻五王畢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左右從祀分獻官洗爵登獻如前儀獻畢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攝獻官分獻官洗爵登

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占上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攝獻
 官升殿贊詣福胙位跪攝獻官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皆跪引贊贊
 飲福酒太祝跪授福爵攝獻官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
 生受興復於坵引贊贊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
 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
 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隨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
 出復位鳴贊唱叩興攝獻官等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祝者捧祝進
 陳設生詣各案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
 唱送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祝者捧祝進
 帛者捧帛恭詣瘞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頭興捧祝帛由
 殿中門出恭送詣瘞所引贊贊詣望瘞位攝獻官分獻官詣望瘞位
 引贊贊望瘞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等復位鳴贊唱禮畢攝
 獻官等皆退啓聖祠儀大成殿釋奠時攝獻官同分獻官恭詣啓聖
 祠拜位前立鳴贊唱啓聖掃除分獻官就位攝獻官就位攝獻分獻
 官各就位立鳴贊唱瘞毛血陳設生詣神案前一叩頭興捧毛血盤
 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神祝史降階詣瘞所取竿酌酒攝
 獻官跪受瘞灌地奠瘞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參神跪叩興攝獻官
 等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
 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手
 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
 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簋酌酒司尊者酌訖引贊贊
 詣啓聖王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
 側左攝獻官由殿左門入立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
 贊贊上香攝獻官受香恭蒸爐內引贊贊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
 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攝獻官受帛恭奠案
 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

案上正中占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
 獻官跪鳴贊唱跪分獻官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詣祝案前跪三叩
 頭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恭安籠內三叩頭退引贊贊叩興攝獻
 官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隨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行
 分獻禮引贊贊引分獻官詣寢殿行禮引贊贊復位攝獻官至殿右門
 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
 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
 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簋酌酒司尊者酌訖引贊贊詣啓聖王神位
 前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
 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左占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
 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贊引攝獻官洗爵
 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占上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攝
 獻官升殿贊詣福胙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飲福酒太祝生跪授福
 爵攝獻官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生受興復於坵引贊贊
 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
 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
 官揖出復位鳴贊唱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徹
 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
 唱送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
 帛者捧帛恭詣瘞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頭興捧祝帛由
 殿中門出恭送詣瘞所引贊贊詣望瘞位攝獻官詣望瘞位引贊贊
 望瘞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復位鳴贊唱禮畢乃退啓聖瘞
 殿儀引贊贊引分獻官至拜位前北向立鳴贊唱啓聖掃除瘞毛血陳
 設生詣神案前一叩頭興捧毛血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
 迎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
 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分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

進中分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
巾相禮生進中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
尊者酌訖引贊贊詣聖王夫人神位前帛爵由殿中門入捧帛生
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分獻官由殿左門入引贊贊進香司香
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分獻官受香恭熱爐內引贊贊跪叩與分獻
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分獻官
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
官受爵恭獻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復
位分獻官至殿右門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
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
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尊者酌訖引
贊贊詣聖王夫人神位前跪叩與分獻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
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奠案左坫上就案

左不贊行一叩頭禮與引贊贊復位分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
獻禮引贊引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
贊唱徹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頭與恭捧饌盤由殿中門出瘞於瘞
所鳴贊唱送神跪叩與分獻官行二跪六叩頭禮與鳴贊唱進帛者
捧帛恭詣瘞所捧帛生詣案前一叩頭與捧帛由殿中門出恭送詣
瘞所引贊贊詣望燎位分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帛焚畢引贊
贊復位分獻官復位鳴贊唱禮畢乃退舊儀禮畢當殿三獻後分
獻官仍歸原班隨行禮如大成寢殿分獻官儀今既遷四配及從祀
神主於崇聖祠前殿禮簡早畢寢殿分獻官不復歸原班家廟儀大
成殿釋奠時攝獻官恭詣家廟拜位前立鳴贊唱啓戶掃除瘞毛血
陳設生詣各神案前一叩頭與捧毛血盤由祠堂中門出瘞於瘞所
引贊贊升壇攝獻官升階引贊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攝獻官由祠
堂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跪攝獻官跪引贊贊啓積出主陳設生

啓積出主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攝獻官受香恭
熱爐內引贊贊叩與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引攝獻官以次詣
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與祖考妣各神位前並啓積上香如始
祖考妣位前儀引贊贊復位攝獻官至祠堂右門揖出復位鳴贊唱
迎神跪叩與攝獻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與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
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
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
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
尊者酌訖引贊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帛爵由祠堂中門入捧帛生
捧爵生以次立案前左攝獻官由祠堂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跪
攝獻官跪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攝獻官受帛拱
舉授捧帛生捧帛生受與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
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上

正中坫上引贊贊叩與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引攝獻官以次
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與祖考妣各神位前並奠帛爵如正
位儀獻畢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詣祝
案前跪三叩頭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與恭安正位篚內三叩頭退
引贊贊叩與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與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
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
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爵酌酒司尊者酌訖引贊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跪攝
獻官跪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攝獻官受爵拱舉授捧爵生捧
爵生受與恭奠案左坫上引贊贊叩與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與引贊
引攝獻官以次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與祖考妣各神位前
並獻爵如正位儀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
獻禮引贊引攝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

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攝獻官升階贊詣福胙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飲福酒太祝生跪授福爵攝獻官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生受興復於坵引贊贊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叩興攝獻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微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頭興恭捧饌盤由祠堂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頭興捧祝帛由祠堂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攝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復位引贊引攝獻官升階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奉主人積陳設生捧主人積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頭禮興引贊引攝獻官以次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中興祖考妣各神位

前藏主如始祖考妣位前儀藏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禮畢乃退后土祠同釋奠日行禮其儀三獻前後各行一跪三叩頭禮考釋菜之禮朱子曰猶贊也婦見舅姑其贊粟脯脩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贊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也列饌不作樂不授器又按五禮新儀釋菜每位左一簋實鹿脯右一豆實芹苴青韭之菹犧尊一以實汎齊今闕里釋菜以每月朔每壇陳二簋二豆實以果菹設尊爵蠶洗如釋奠儀是日質明衍聖公率官員族人詣廟行禮大成殿及家廟衍聖公主獻行一獻三跪九叩頭禮崇聖祠啓聖祠大成啓聖兩寢殿及兩哲兩廡崇聖祠從祀分獻攝獻行事崇聖啓聖兩祠皆一獻行二跪六叩頭禮歲時常祭之禮其舉有七一元旦一上元一端陽一中秋一重陽一冬至一歲除其儀設蠶豆爵洗如釋菜儀家廟衍聖公主祭不灌也奠帛讀祝上香三獻陳饌微饌迎神送神行三跪九叩頭禮

崇聖祠攝獻從祀分獻儀並上香三獻迎送神行二跪六叩頭禮月望行香儀每月望日行聖公率官員族人詣大成殿家廟行三跪九叩頭禮崇聖祠啓聖祠行二跪六叩頭禮凡衍聖公家有舉則奉祝文告於家廟其儀如歲時常祭之儀五月二十九日為中興祖誕辰預設祭案牲俎於詩禮堂壺尊一在東楹盥洗在階下東南直東榮設燎鑪於西階下行聖公拜位在中階上陪祭官員族人各按昭穆品級之次祭用劔一簋一簋一盃一盃四豆四豆是日質明衍聖公率官員族人詣家廟拜位前立鳴贊唱排班齊唱跪叩興行聖公以下行一跪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升壇引行聖公升壇引贊贊詣始祖考妣神位前跪行聖公跪鳴贊贊唱皆跪陪祭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進香上香叩興衍聖公上香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官員族人皆隨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二世祖考妣三世祖考妣神位前並上香如正位儀官員族人皆隨行禮引贊贊詣中興祖考妣神位前跪行

聖公跪鳴贊贊唱皆跪陪祭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啓積出主叩興行聖公行一叩頭禮興鳴贊贊唱叩興皆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請主執事者奉三主出由中階降恭安詩禮堂行聖公由東階降率官員族人出東旁門詣詩禮堂引贊引行聖公就拜位前立鳴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齊瘞毛血迎神跪叩興行聖公以下行二跪六叩頭禮興鳴贊贊唱皆跪初獻禮引贊贊升壇詣盥洗所盥手進巾洗爵進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跪叩興行聖公行一叩頭禮興鳴贊贊唱皆跪叩興官員族人皆隨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者跪進帛贊獻帛行聖公獻帛贊進爵捧爵者跪進爵贊獻爵行聖公獻爵不贊行一叩頭禮興引贊贊詣讀祝位跪行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讀祝大祝生至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文讀曰維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行聖公某等敢昭告於中興祖文宣公神位前曰惟祖溯厥初生適逢家難似續一綫香

祐克延明德惟繫繁衍後裔子孫永保弗替引之茲遇誕辰謹以牲
帛禮齊祭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讀畢與安篚內三叩頭退引贊贊
叩興衍聖公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官員族人皆行三叩頭禮
興引贊贊復位衍聖公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皆如初獻
儀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贊升壇詣福胙位跪行聖公跪鳴
贊唱皆跪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飲福酒受福胙叩興衍聖公飲酒
受胙行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官員族人皆行三叩頭禮興引贊
贊復位衍聖公復位鳴贊唱徹饌送神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
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引贊贊詣
望燎位行聖公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鳴贊
唱奉神主人家廟執事者奉三主人家廟安龕內衍聖公隨神主至
位前引贊贊跪行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官員族人皆跪引贊贊奉主
入積叩興衍聖公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官員族人皆行一叩

頭禮興引贊贊復位行聖公復位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一
跪二叩頭禮興鳴贊唱禮畢皆退尼山書院以至聖先師誕日忌日
釋奠洙泗書院聖澤書院並以春秋次丁釋奠各以其書院之博士
學錄主祭儀注祭品悉如大成殿釋奠之儀尼山書院釋奠時同日
致祭其書院之啓聖祠二世祖祠三世祖祠祭品行禮皆準祖廟釋
奠啓聖祠家廟附位之儀尼山神毓聖侯祠準祖廟后土祠儀尼山
書院祝文曰惟祖坤靈毓粹尼阜降祥篤生我祖扶植綱常萬世永
賴子孫其昌茲遇誕辰謹以牲帛禮齊祭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
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子配尚饗洙泗書院祝文曰惟
祖聖毓尼防教開洙泗六經闡道萬世為師茲惟仲春謹以牲帛禮
齊祭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三世祖亞聖孟
子配尚饗聖澤書院祝文曰惟祖大行有兆出宰中都治惟一年澤
雷萬世茲惟仲春謹以牲帛禮齊祭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配尚饗中庸書院春秋上丁世襲五經博士生祭正位配
位皆八豆設尊俎饗洗如祖廟儀其日博士具朝服鳴贊唱就
位瘞毛血迎神跪叩興博士行三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
獻禮引贊贊升壇詣盥洗所盥手進巾洗爵進巾詣酒尊所司尊者
舉爵酌酒詣述聖三世祖神位前進香上香跪叩興博士行一叩頭
禮興引贊贊進帛獻帛進爵獻爵博士獻帛爵行一叩頭禮興引贊
贊詣亞聖孟子神位前上香獻帛爵如正位儀引贊贊詣讀祝位跪
博士就位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至祝案前跪三叩頭捧祝文讀曰
維年月日幾十幾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某敢昭告於述聖三
世祖神位前曰維祖道統傳家師會啓孟述作中庸垂教千古茲惟
仲春謹以牲帛禮齊祭盛庶品式陳明薦以亞聖孟子配尚饗讀畢
安正位篚內三叩頭退引贊贊叩興博士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
位博士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皆如初獻儀鳴贊唱飲福

受胙引贊贊升壇詣福胙位跪博士跪引贊贊飲福酒受福胙叩興
博士飲福受胙行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博士復位鳴贊唱徹饌
送神跪叩興博士行三跪六叩頭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
捧帛恭詣燎位引贊贊詣望燎位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博士
復位鳴贊唱禮畢掃墓儀以清明節十月朔日預設牲俎祭品及尊
爵疊洗於墓前行聖公率族人詣聖林鳴贊唱排班齊唱跪叩興
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三叩頭禮興鳴贊唱奠帛行獻禮引贊贊升壇
盥手進巾洗爵進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聖墓前跪行聖
公跪鳴贊唱皆跪族人皆跪引贊贊進帛獻帛進爵獻爵叩興衍聖
公獻帛爵行一叩頭禮興鳴贊唱叩興族人皆行一叩頭禮興引贊
贊復位衍聖公復位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三叩頭禮
興禮畢次詣二世祖墓三世祖墓墓堂中與祖以下至衍聖公之
高曾祖廟諸墓次祭掃奠帛酌獻皆如前儀是日孔庭族長分詣啓

聖林祭掃如前儀

述曰三代之禮久廢其所存者特千百之什一耳今考闕里諸儀若灌鬯若炳蕭若祝史迎神門外若三獻洗爵而後登皆駸駸乎有古之遺焉然尙有可議者數端大成釋奠

朝廷之命祀也家廟時薦子孫之私享也崇聖祠既建而啓聖祠舊像具瞻有其舉之雖不可廢亦當別設吉日以遠煩瀆或如書院改用次丁皆可今至聖述聖既祀於大成殿啓聖伯魚既祀於崇聖祠而啓聖祠及家廟復同日並舉有重祭之嫌一也洗而後獻所以致其潔也乃裸獨不洗異於古禮之每酌必洗二也少牢饋食禮有主人北面酌酒之文唐宋釋奠猶司尊者舉幕主獻官受爵親酌所以昭其虔也今三獻雖親洗而不親酌三也古者吉祭主人就阼階無由西階者今太學之儀主祭官升降亦皆由東階獨闕里釋奠升則東階而降則西階四也禮尸命祝祝嘏主人所謂工祝致告也故唐

宋儀福胙皆受自祝今則略其儀直受胙於執事者而不復假祝五也釋奠用中和韶樂而迎神送神則以教坊樂引導雜鄭雜陳疑嫌於葵六也宋元時升殿降殿酌獻配位皆別有樂章自明至今樂祇用六成儀節煩而樂章短奏者每遲其聲以俟之音節頗近囉緩若於酌畢將獻時然後起樂獻畢出殿樂亦隨止不必俟復位而後闕可變囉緩之音應中和之節七也天下文廟皆四配十二哲獨三書院哲位猶未改舊制且聖澤書院祇配顏曾而不及思孟又學官皆立崇聖祠而書院猶未立八也分學膚識淺何敢妄議禮樂然於茲數者竊謂未安不敢自隱用綴篇末以備主嚮者之採擇云爾

闕里文獻考卷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

禮第五之二
歷代帝王過魯祠孔子或進爵再拜或行酌獻禮及遣官祭告降香諸儀前籍略之皆不可得而詳矣今惟錄本朝儀注於左

皇帝釋奠儀先期太常寺官恭設

皇帝拜位於殿門內正中設祝版案於供案右南向尊案於殿內東南隅西向分獻東配東哲尊次之西配西哲尊在西南隅東向兩廡獻尊各在其門內左東廡北向西廡南向燎爐在殿階下西南東向牲牢籩豆如四時上丁釋奠之數是日禮部太常寺堂官奏請

皇帝躬詣行禮扈從王等內大臣侍衛文武官三品以上地方文官知府武官副將以上衍聖公及五氏有頂帶官員俱陪祀其餘扈從及地方文武各官俱於

行宮兩旁排班候駕出跪送

皇帝具補服陞輦儀仗全設進曲阜南門至奎文閣前降輦贊引官對引官恭導

皇帝由甬道中行至大成殿拜位前立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官奏就位

皇帝就拜位立典儀唱迎神協律郎唱舉迎神樂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奏跪叩興

皇帝行三跪九叩頭禮興王以下陪祀各官及分獻官俱隨行禮畢樂止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官捧爵官前進向西立協律郎唱舉初獻樂奏寧平之章樂作捧帛官跪進帛於

皇帝右贊引官奏獻帛

皇帝受帛拱舉仍授捧帛官捧帛官跪接捧至先師位前跪奠畢三叩

頭退捧爵官跪進爵於

皇帝右贊引官奏獻爵

皇帝受爵拱舉仍授捧爵官捧爵官跪接捧至先師位前跪獻畢退次

讀祝官至祝版案前三叩頭捧祝文於案左祇俟樂止贊引官奏跪

皇帝跪王以下陪祀各官及分獻官讀祝官俱跪贊引官贊讀祝讀祝

官讀畢捧祝版至先師位前跪安帛匣內三叩頭退樂作贊引官奏

叩興

皇帝行一跪三叩頭禮與王以下陪祀各官及分獻官俱隨行禮其分

獻各官依序引至四配十一哲兩廡各神位前立獻帛爵畢各復位

樂止曲儀唱行亞獻禮捧爵官前進向西立協律郎唱舉亞獻樂奏

安平之章樂作捧爵官跪進爵於

皇帝右贊引官奏獻爵

皇帝受爵拱舉仍授捧爵官捧爵官跪接獻爵於左退分獻官各獻爵

如初獻儀獻畢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捧爵官前進向東立協律郎

唱舉終獻樂奏景平之章樂作捧爵官跪進爵於

皇帝左贊引官奏獻爵

皇帝受爵拱舉仍授捧爵官捧爵官跪接獻爵於右退分獻官各獻爵

如亞獻儀獻畢樂止樂舞生引退典儀唱徹儀協律郎唱舉徹儀樂

奏咸平之章樂作樂止典儀唱送神協律郎唱舉送神樂奏咸平之

章樂作贊引官奏跪叩興

皇帝行三跪九叩頭禮與王以下陪祀各官及分獻官俱隨行禮畢典

儀唱捧祝帛饌恭詣燎位

皇帝轉立東旁捧祝官捧帛官前進三叩頭捧祝帛起捧饌官跪不叩

捧饌起依次出中門恭詣燎位

皇帝還位立祝帛焚半贊引官奏禮畢

皇帝出至奎文閣前陞輦作樂

還行宮不陪祀扈從官及地方文武各官於
行宮兩旁跪迎候

駕過各退此康熙二十三年儀注也乾隆年間儀注惟改立獻為跪獻

改十一哲為十二哲改舊樂用新樂餘悉同又舊於同日

遣官祭啓聖祠今

遣官祭崇聖祠其儀贊引官對引官引承祭官入崇聖祠左門至盥洗

處盥手畢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官贊就位承祭官就位立

典儀唱迎神贊引官贊跪叩興承祭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與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贊引官贊升壇承祭官入殿左門贊詣聖王位前

承祭官詣位前立贊跪承祭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贊奠帛捧帛官

跪進承祭官受帛拱舉立獻畢贊獻爵捧爵官跪進承祭官受爵拱

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禮贊贊引官以次贊詣裕聖王詣聖王昌

聖王啓聖王各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贊引官贊詣讀祝位承祭官

詣讀祝位立讀祝官至祝版案前三叩頭捧祝版立於案左贊跪承

祭官讀祝官俱跪贊讀祝讀祝官讀畢捧祝版跪安正位案上帛匣

內三叩頭退贊叩興承祭官行一跪三叩頭禮贊贊引官贊詣先賢

顏氏位前承祭官詣位前立贊跪承祭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贊奠

帛捧帛官跪進承祭官受帛拱舉立獻畢贊獻爵捧爵官跪進承祭

官受爵拱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禮贊贊引官以次贊詣先賢曾

氏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各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畢贊引官贊復

位承祭官復位立典儀唱行亞獻禮贊贊於左如初獻儀典儀唱行

終獻禮獻爵於右如亞獻儀典儀唱徹儀贊贊引官贊跪叩興

承祭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與典儀唱捧祝帛饌各恭詣燎位捧祝帛

官至各位前三叩頭捧祝帛起捧饌官跪不叩捧饌起依次送至燎

位承祭官退至西旁立候祝帛過仍復位立典儀唱望燎贊引官贊

詣望燎位承祭官至燎位立焚祝帛贊禮畢退

皇帝御詩禮堂講書儀鴻臚寺會同衍聖公預設

御座於詩禮堂正中設經案於

御座東南西向

勅諭案在經案之南西向講書案在前楹內東偏北向內閣中書恭捧

勅諭翰林院官捧講章各陳於案釋奠禮畢

皇帝憩幄內應聽講各官至詩禮堂序立衍聖公率講書官及各博士

觀禮族人序立承聖門外道右候

皇帝出幄步入詩禮堂衍聖公等跪接

皇帝陞座衍聖公以下由承聖左門入至詩禮堂階下序立贊禮郎唱

排班鴻臚寺官引衍聖公以下排班贊禮郎唱跪叩與衍聖公等行

三跪九叩頭禮贊禮郎唱講書執事官恭設經案於

御前講書官出班升階至詩禮堂簷下行一跪三叩頭禮興退立楹前

西向序立講四書官先至案前講畢退原立處講經官次至案前講

畢退原立處同降階復位贊禮郎唱宣

勅諭大學士恭詣案前捧

勅諭降至庭中西向立衍聖公以下皆跪大學士恭宣

勅諭畢贊禮郎唱跪叩與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九叩頭禮興趨出候送

駕禮畢

皇帝還行宮

皇帝詣聖墓前酌酒儀是日

皇帝御常服詣孔林隨行禮之王公大臣官員等預往聖林門外下馬

進至墓門前候

駕光祿寺堂官將爵案奠池設月臺正中武備院官設拜褥隨從大臣

侍衛官員至聖林門外下馬

皇帝過洙水橋至墓門降輿禮部堂官前導由中門入鴻臚寺官引王

公以下三品文武大臣侍衛官員隨入在享堂外兩傍排立

皇帝陞月臺詣拜褥跪眾皆跪執事官酌酒大臣跪進爵

皇帝酌酒三爵每爵行一叩頭禮眾皆隨行禮禮畢王公大臣等先出

禮部堂官前導

皇帝由中門出陞輿還

行宮

遣皇子祭告儀祭日辰時

皇子具蟒袍補服至聖廟大門外下馬贊引官對引官引

皇子由東門入至盥手處贊引官贊盥手盥手畢引

皇子至殿外月臺上拜褥前立典儀官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

其事贊引官贊就位

皇子升拜褥上立典儀官唱迎神典樂官唱迎神樂奏咸平之章樂

作贊引官贊跪叩興

皇子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止典儀官唱奠帛行初獻禮捧香帛官

詣案前左捧爵官詣案側左皆北向立典樂官唱初獻樂奏寧平之

章樂作贊引官贊升壇

皇子由殿左門入至香案前贊引官贊跪

皇子跪贊上香捧香官跪進香

皇子接香盒拱舉授捧香官

皇子與上炷香次上三瓣香贊引官贊跪

皇子跪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奠帛帛官跪進帛

皇子接舉立獻案前正中贊引官贊獻爵捧爵官跪進爵

皇子接爵拱舉立獻案上正中站上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詣讀

祝位

皇子就讀祝位立讀祝官就祝案前三叩頭捧祝文立案左樂止贊

引官贊跪

皇子跪贊引官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祝畢恭捧祝文至位前跪安案

上篋內三叩頭退樂作贊引官贊叩興

皇子行三叩頭禮興贊引官贊復位

皇子復位樂止曲儀官唱行亞獻禮捧爵官捧爵詣案側左北向立

典樂官唱亞獻樂奏安平之章樂作贊引官贊升壇

皇子由殿左門入詣神位前贊引官贊跪

皇子跪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獻爵捧爵官跪進爵

皇子接爵拱舉立獻於左坵上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復位

皇子復位樂止曲儀官唱行終獻禮捧爵官捧爵詣案側右北向立

典樂官唱終獻樂奏景平之章樂作贊引官贊升壇

皇子由殿左門入詣神位前贊引官贊跪

皇子跪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獻爵捧爵官跪進爵

皇子接爵拱舉立獻於右坵上行一叩頭禮興贊引官贊復位

皇子復位樂止曲儀官唱徹饌樂奏咸平之章樂作

樂止曲儀官唱送神曲樂官唱送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贊

跪叩興

皇子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止曲儀官唱恭捧祝帛香饌詣燎位捧

祝帛官前進三叩頭捧祝帛起捧香饌官不叩跪捧香饌起以次由

殿中門出送詣燎位

皇子退至西旁立俟祝帛香饌過

皇子復位立焚祝帛半贊引官贊禮畢引

皇子由東門出此雍正八年儀注故仍用舊樂是日

遣郡王祭告崇聖祠其儀與

皇帝幸闕里

遣官祭崇聖祠儀同惟不獻配位為異

遣官祭告儀祭日黎明陪祭各官俱穿朝服在樞星門列班候接

祭文由中門入承祭官隨入陪祭各官由左右門入引贊贊盥手承祭

官盥手畢引贊引至拜位前立鳴贊唱樂舞生就位執事者各司其

事陪祭官就位承祭官就位瘞毛血迎神典樂唱樂奏昭平之章鳴

贊唱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樂止鳴贊唱奠

帛行初獻禮捧香帛官詣案前左捧爵官詣案側左皆北向立典樂

唱樂奏宣平之章引贊贊升壇詣先師孔子神位前承祭官由東階

上進殿左門至拜所立引贊贊上香跪鳴贊唱眾官皆跪引贊贊進

帛獻帛進爵獻爵承祭官跪上香獻帛爵訖樂止引贊贊讀祝讀祝

官三叩頭捧祝版讀畢興跪安篋內引贊贊叩興承祭官行一跪三

叩頭禮興陪祭官亦行一跪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承祭官復位

鳴贊唱行亞獻禮典樂唱樂奏秋平之章引贊引承祭官升壇獻爵

如初獻儀樂止鳴贊唱行終獻禮典樂唱樂奏景平之章引贊引承

祭官升壇獻爵如初儀樂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承祭官詣福

胙位跪鳴贊唱眾官皆跪引贊贊飲福酒受福胙承祭官飲福受胙

訖行一跪三叩頭禮興陪祭官亦行一跪三叩頭禮興引贊贊復位

鳴贊唱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徹饌

典樂唱樂奏咸平之章樂作樂止鳴贊唱送神典樂唱樂奏德平之

章鳴贊唱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鳴贊唱恭

捧祝帛詣燎位引贊引承祭官詣望燎位焚祝帛畢復位鳴贊唱禮

畢

遣官詣啓聖王墓前酌酒儀先期廟庭執事官陳奠池於啓聖王墓前

陳拜位於奠池前陳尊一爵三於墓東南有案是日酌酒官至由墓

左門入至拜位前北向立衍聖公陪位捧爵官酌酒以次至酌酒官

右西向立酌酒官跪捧爵官跪進爵酌酒官受爵酌酒以虛爵授捧

爵官捧爵官受爵興退酌酒官叩頭凡三酌酒三叩頭興禮畢退由

原門出

述曰

皇帝詣學禮止三獻六拜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聖祖仁皇帝親釋奠於闕里禮官以國學儀注上奏奉

旨特改爲三跪九叩而我

皇上三幸曲阜禮官仍議禮如初

皇上皆不允所請今且載之會典垂爲令式尊師重道實依古以來所

未有也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一

禮第五之三

古者釋奠有樂無尸本禮之簡者釋菜則并無樂又其簡者也釋菜

儀久絕不傳而釋奠之文古亦無考自唐開元禮始有國學郡縣釋

奠之制宋開寶禮全采用之政和新儀其中本書自多抵牾將祀者

又怠不能習朱子病之重依開元禮定儀注條上且請下他州爲式

元導江張頌來魯教授三氏子孫以闕里自羅兵革宮室荆榛牲殺

器皿衣服不備者垂三十年慨然欲修復舊儀乃取朱子所考訂自

儀禮開元禮而下哀爲一書俾孔氏子孫世習之今考祖庭廣記尙

存此儀而闕里舊志竟闕而弗錄汾其憾焉按唐宋之制國學以祭

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州則以刺史上佐博士縣則以令丞簿尉闕

里舊儀本以衍聖公爲初獻家尊族長爲亞終獻是獻官有具升降

拜跪之儀則一也茲考於唐取開元禮凡稱刺史州佐博士者皆易

爲初亞終獻官於宋元則述朱子及張教授所定以備往代釋奠之

儀注至明時闕里儀注視今惟少崇聖祠而今見行儀注惟并奠帛

於初獻改四拜爲三跪九叩頭其他多沿舊式祭文亦與相同故不

復載云唐釋奠儀先聖先師邊八豆八簋二盞二俎三從祀邊豆皆

二簋一盞一俎一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益齊山罍實酒皆二前享三

日初獻官散齊於別寢二日致齊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

散齊二日各於正寢致齊一日於享所前享二日所司掃除內外又

爲瘞培於院內堂之壬地深取足容物南出階所司設初獻以下次

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所司帥其屬守門設三獻位於東

階東南每等具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塵

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培西向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

又設贊唱位於瘞培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等具

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掌事者以尊站升設於堂上前

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掌事者以尊站升設於堂上前

人置土半坎贊禮者曰禮畢遂引初獻官以下出還次諸祝及執尊
 屬龍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
 於齊所宋釋奠前五日應行事官執事官散齊三日治事如故宿於
 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書判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齊二
 日一日於廳事其一日質明赴祠所宿齊惟釋奠事得行餘悉禁前
 三日所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隨地之宜前二日所司率牲
 詣祠所前一日釋奠官率其屬常服閱饌物祝牲充脂詣廚視滌
 訖各還齊所哺後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設登歌之樂於殿上稍南
 北向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之左祝版各於神
 位之右置於坫幣以白絹長一丈八尺祝版長尺二寸廣八寸次設
 祭器掌饌者實之正配三位每位各左十邊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
 行乾棗在前乾棗形鹽魚鱸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
 第三行菱在前次栗次之右十豆為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
 前筍菹葵菹蒿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
 拍在前鹿醢醢次之俎二一在邊前實以羊腥七體兩體兩肩兩
 脅并脊兩體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
 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右為三重以北為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腥
 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肺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
 膚九橫載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如腥第
 三重一實以羊熟十一體肩胛膈肱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脊
 一短脊一代脊皆二骨以並肩胛膈在上端肱膈在下端脊脊在中
 一實以豕熟十一體其載如羊皆羊在左豕在右簋二簋二在邊豆
 外二俎間簋在左簋在右簋實以稻梁梁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
 黍前設犧尊四象尊四為二重在殿上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
 正位酌尊之東犧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尊為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為
 上尊餘實汎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

酌之又設大尊二一實汎齊一實明水山尊二一實醴齊一實明水
 在神位前又設著尊二一實益齊一實明水犧尊二一實醴齊一實
 明水象尊二一實汎齊一實明水壺尊六三實元酒三實三酒在殿
 下皆北向西上加爵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又設諸從祀位祭器每
 位各左二邊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脯次之俎一在
 邊豆間實以羊豕腥肉簋一在邊前實以稷簋一在豆前實以黍爵
 一在邊豆前兩廡各設象尊二實以法酒所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
 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爵洗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
 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饌者位於其後設揖位於
 廟南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獻及祝在東西向北上祝位稍西又
 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南西北上分獻官位其後祝位於
 庭中稍北設初獻官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祝位於殿上前楹間
 西向開壑坎於廟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陞設壑位於
 壑坎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仲春用丑時七刻仲
 秋用丑時一刻行事執事官各入就位掌饌者率其屬實饌具畢贊
 禮者引初獻官常服升自東階視陳設訖降就次各服其服凡行
 事執事官升降皆東階惟祝幣自西階蓋神道尚右故也贊禮者引
 三獻官詣廟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獻官以下皆揖次引祝入
 殿下席位西向立次引獻官以下就殿下拜位西向立贊禮者對立
 於三獻官之前少定贊請行事擬安之樂作三成止贊唱者贊再拜
 獻官以下皆再拜祝升殿就位贊禮者贊執事者各司執事執事者
 各就執事贊禮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同安之樂作凡獻官升降行
 止皆同安之樂至位北向立執饌者酌水初獻官搢笏盥手執
 笏升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樂止明安之樂作搢笏跪祝立
 於神位之左西向搢笏跪執事者以幣授祝祝捧幣授初獻官祝執
 笏興先詣竟國公神位前北向立初獻官受幣奠訖執笏俯伏興再

拜次詣竟國公鄉國公神位前東向奠幣如上儀樂止祝復位初獻
官降階樂作復位樂止少頃贊禮者引初獻官再詣盥洗位樂作至
位北向立指笏盥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指笏洗爵拭爵
凡三訖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至聖文宣王酌尊所南向立樂止
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指笏跪執爵尊者舉爵酌儀尊之
沉齊初獻官以爵授執事者凡三訖與執笏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
北向立成安之樂作指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爵三
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樂止祝詣神位前東向指笏跪讀祝文讀訖
執笏與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官再拜成安之樂作次詣竟國公
鄉國公神位前東向酌獻讀祝如上儀訖降復位初獻官降階樂作
復位樂止贊禮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升詣酌尊所立儀節及
樂並同初獻酌象尊之禮齊亞獻官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
指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再拜次詣竟國公鄉國公神
位前並如上儀降復位樂止贊禮者引終獻官詣盥洗位升殿酌獻並如
亞獻之儀降復位終獻官將升次引分獻官詣盥洗位盥手執手分
獻殿內及兩廡諸神位獻十哲者由東階升獻兩廡者由兩廡之階
升指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再拜分獻訖俱復位贊禮
者引初獻官升詣東序西向立執事者以爵酌正配位福酒合置
一爵持爵詣初獻官之左北向立初獻官再拜指笏跪受爵祭酒啐
酒奠爵執儀者以俎進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各減正脊橫脊又
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官初獻官受訖以授執儀
者又以俎授初獻官初獻官受訖以授執儀者初獻官取爵飲卒爵
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官執笏俯伏興再拜降復位贊禮者贊
執事者各復位執事者各復位疑安之樂作樂止贊禮者贊賜胙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惟飲福受胙官不拜贊禮者引初獻官以下就望
瘞位執事者取幣祝版奠於瘞坎贊曰可瘞真土牛坎引初獻官以

下出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禮畢退所司徹饌闔戶
以降乃退右南宋時朱子所定儀注也當時文廟配食者猶沿北宋
惟竟鄉二國公追度宗咸淳之三年始增以廊沂二國公配惟時南
北隔絕故制未行闕里闕里廟堂之增為四配始於元文宗至順五
年又在張教授之前今儀注不能依時者錄錄其祝辭宋徽宗崇寧
四年頒定祝文文宣王位前與唐時同竟國公位前曰爰以仲夏率
遵故章謹修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惟公好學之樂箏瓢不改絕塵之
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
齊黍盛庶品式伸常典從祀配神尚饗鄉國公位前曰爰以仲夏率
遵故章謹修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惟公生後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
人如親見之辭闕里楊墨二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祭祀祀謹以制幣牲
齊黍盛庶品式伸常典從祀配神尚饗元延祐七年更頒祝文文宣
王位前曰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茲率舊章
式陳明薦尚真格思永昌文教以竟國公鄉國公配尚饗竟國公位
前曰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己為仁萬世作則推尊侑坐尚真
格思尚饗鄉國公位前曰惟公統承先聖以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
禹下推尊侑坐尚真格思尚饗至增四配後舊志不聞更頒祝文或
如今制惟正位讀祝四配不復更讀祝文教授張頌考定儀注鳴
集鼓畢執事諸生各依次序立殿下席位掌樂領諸樂生亦就殿下
依序而立贊禮曰排班班齊贊禮曰三獻官更衣就次分獻官以下
各更衣先就殿下席位畢贊禮曰闔戶初獻官典視陳設畢略就次
糾彈贊禮檢察殿上攝掌儀殿下攝掌儀各先就殿下兩拜自東階
升殿依次而立掌樂亦先於殿下領樂生兩拜掌儀曰行事贊禮曰
掌樂以樂生入掌樂領樂生旋轉接踵而行自東階升殿依次而立
掌儀掌樂對立於殿上兩邊贊禮曰請三獻官詣廟南門外祝隨之
引贊引初獻官在西東向亞終獻官及祝在東西向以北為上祝位

稍卻贊禮曰揖獻官揖不出聲掌樂俟獻官詣廟南門外畢曰奏迎神擬安之樂三成畢贊禮曰祝下殿就席位請三獻官詣殿下席位立定贊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平身樂止贊禮曰請監祭官上殿引贊引監祭官詣殿上席位在西東向立俟引贊復位畢贊禮曰執事者各祗乃事執事者各依資次接踵而行贊禮曰請初獻官行禮掌樂曰奏升殿同安之樂引贊請初獻官詣盥洗位揖笏盥手悅手出笏將升階俟樂止引初獻官詣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掌樂曰奏奠幣明安之樂初獻官揖笏跪執事者以幣授祝祝捧幣授初獻官初獻官受幣獻幣奠幣出笏俛伏與拜與再拜與平身次詣兗國公廟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各如正位奠幣儀畢樂止引初獻官降殿掌樂曰奏降殿同安之樂俟初獻官下殿復位樂止贊禮曰請初獻官行禮引贊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掌樂曰奏升殿同安之樂初獻官揖笏盥手悅手出笏將升階執事者進爵執爵酌爵所南向立引贊曰舉爵初獻官揖笏跪執事者進爵執爵酌爵之汎齊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平身詣文宣王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成安之樂初獻官揖笏跪三上香執事者進爵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與拜與就跪樂止讀祝讀畢就拜與平身詣兗國公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成安之樂餘如正位儀次詣鄒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酌獻奏樂如兗國公儀樂止復位掌樂曰奏降殿同安之樂俟初獻官下殿復位樂止贊禮曰請亞獻官行禮引贊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掌樂曰奏升殿同安之樂亞獻官揖笏盥手悅手出笏將升階執事者進爵執爵酌爵所南向立引贊曰舉爵亞獻官揖笏跪執事者進爵執爵酌爵之體齊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平身詣文宣王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成安之樂亞獻官

揖笏跪三上香執事者進爵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與拜與再拜與平身次詣兗國公廟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並如正位酌獻儀樂止請復位贊禮曰請終獻官行禮引贊引終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掌樂曰奏升殿同安之樂終獻官揖笏盥手悅手出笏將升階俟樂止引終獻官詣酌爵所南向立引贊曰舉爵終獻官揖笏跪執事者進爵執爵酌爵之體齊以爵授執事者凡五出笏平身詣文宣王神位前掌樂曰奏酌獻成安之樂終獻官揖笏跪三上香執事者進爵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與拜與再拜與平身次詣兗國公廟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並如正位酌獻儀樂止請復位贊禮曰請分獻官詣盥洗位揖笏盥手悅手出笏詣酌爵所所舉爵分獻官者進爵執爵酌爵以爵授執事者升階詣酌爵所所舉爵分獻官各揖笏跪執事者進爵執爵酌爵象尊之體齊以爵授執事者出笏平身分引至十哲神位前兩廡神位前掌樂曰奏分獻成安之樂分獻官揖笏跪三上香執事者進爵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與拜與再拜與平身復位樂止贊禮曰執事者合爵合俎豆直爵四人上殿執爵者別以爵取正配位福酒合置一爵執豆者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執饌者以俎減正配位俎肉合置一俎執爵者執豆者執俎者分立飲福受胙位兩邊贊禮曰請初獻官詣飲福受胙位引贊引初獻官升階詣東序西向立鞠躬拜與再拜與平身揖笏跪賜福初獻官受爵祭酒啐酒奠爵賜豆初獻官受豆以豆授執事者賜胙初獻官受胙以胙授執事者執爵者再以爵進初獻官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官出笏俛伏與拜與再拜與平身復位贊禮曰執事者各復位俟立定糾彈檢察贊禮攝殿上殿下掌儀降殿於殿下席位先拜兩拜再升殿立贊禮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一終

福受昨者不拜贊禮曰祝取幣祝侯祝升殿贊禮曰徹祭饌掌樂曰奏徹豆娛安之樂祝下殿樂止贊禮曰執事者奉幣祝實瘞坎降自西階請三獻官詣望廡所升自東階降自西階掌樂曰奏送神寧安之樂引贊曰可瘞奠土半坎贊禮曰闔戶請三獻官詣廟南門外揖引贊引三獻官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如前儀樂止贊禮曰掌樂以樂生出侯樂生出贊禮曰禮畢揖退捲班

述曰古者尸席在西主人及祝西面安尸神道尚右也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終獻三獻酌尸亦各酢主人主婦及賓神惠示均也今述開元禮匪惟備制亦取其近古義者多焉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一

禮第五之四

闕里祭品牲用大牢少牢一等四仲上丁釋奠至聖先師孔子位前用大牢他及常祭皆用少牢牛色黝帛色素籩豆自十至四凡三等其器承牲以俎承帛以篚而書祝文則用版裸獻之器曰爵曰罍酒之器曰茅沙池盛酒醴之器曰太尊曰犧尊曰象尊曰山尊曰雷尊曰著尊曰壺尊曰彝盛黍盛之器曰登曰釶曰簠曰簋曰籩曰豆用以熟香者曰香鼎曰提鑪用以炳蕭脂者曰燔鑪用以然照者曰燭檠曰庭燎用以條濯盥洗者曰盥曰洗用以度祭器者曰案曰几而筐筥錡釜之屬不與焉昔後漢章帝元和二年過魯留太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各一周太祖廣順二年幸魯留所奠酒器銀鑪各二於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幸闕里賜銀器八百兩天禧二年賜文宣公家祭冕服徽宗政和六年五月頒魯一洗一有勺說二

有筥壺尊二有勺羃毛血盤一象尊一犧尊一簋二籩二有蓋箱篚各一銅鼎三有蓋柶簋十有羃豆十有蓋爵三有坩三獻祭服一副金章宗明昌五年六月禮官議曲阜縣夫子廟修蓋已畢自來祭享行三獻禮衍聖公止用公服陪位學官各用儒服宋政和間曾賜三獻官祭服今衍聖公特授中議大夫爵視四品更新廟貌所費鉅萬而三獻並用常服恐未相稱衍聖公初獻法服當依四品用四梁冠亞終獻七品用三梁冠奏可明年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一副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五十三代孫江南行臺照磨淑以曲阜祖廟祭器未備請於臺往句吳製造中丞繼之同僚助成其事江東廉訪副使廉希貢贈以漢釜一凡四閱月而祭器成得太尊二山尊四著尊四壺尊六犧尊而者八體者五象尊而者二十二體者十尊皆有羃龍勺三十爵一百二十五坩五十篚十盤二洗三悅四豆二百三十五簋一百五十三籩一百六十四簋二百五十籩皆有巾檠燧一百

二十御史完顏貞又益以俎一百七十四明太祖洪武七年賜闕里祭服一副內元端一練裳一皂襪白中單一赤蔽一大帶二犀角革帶一七梁冠一方心曲領一二色帶二銅鈎藥玉珠佩一三色彩結犀角雙環綬一皂履二白襪二又賜磁祭器一副酒盞二百二十五酒尊五有蓋毛血盤一十五鬯四和羹盃四籩豆楪四百八十爵二十武宗正德六年流賊劉七之亂闕里禮器殘毀十五年兗州知府羅鳳補造完整終明之世山東撫按屢經增置而數皆失考我

朝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欽頒法琅銅香鼎一燭臺二花瓶二內安松竹梅花二樹香盒一金龍朱漆几五帛篚七銅爵二十六登一銅六簋二十一簋二十一籩八十六豆八十六皆有蓋乾隆六年

欽頒銅十六簋一簋一籩四豆四俱有蓋十二年又欽頒爵七此歷代祭器之可紀者也爰綜其形制而考之祝版書祝文

之版也儀禮少牢饋食禮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蠶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即今之所謂祝文也祝者所宜以告於神之辭讀之又切惟工祝大祝之官讀本字今概讀本字非也版以素木為之高七寸五分廣八寸二分厚五分有座廣一尺三寸高三寸後有背廣七寸五分通背高九寸朱漆金飾祝案高二尺六寸長二尺八寸廣一尺九寸以朱漆黃紵為圍篚所以承帛者也書曰厥篚織文又曰厥篚元黃詩序曰實幣帛篚篚以將其厚意皆器也然考士冠禮燕禮鄉射禮少牢禮有上篚下篚膳篚勺篚爵篚則古者玉幣飲食之具皆實於篚今乃專以承帛耳制方長有座高二寸八分長一尺九寸廣五寸六分座長廣各增五分內深二寸三分編竹絲為之邊座皆朱漆紵裸以盛酒之器也周禮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裸將又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今其制雲縑素腹兩耳作

夔形似商父丁彝銅質無舟高六寸七分口圓徑七寸九分深五寸一分腹圓徑八寸一分底圓徑七寸足高一寸五分耳長四寸重十七斤有勺藉勺所以酌酒者也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儀禮鄉飲酒禮加二勺于兩壺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今彝勺圓徑二寸深八分外周刻星水文柄長八寸柄端與勺處首刻龍首銅質重十二兩彝蓋疏布尚質書布尚文今彝蓋則用黃紵為之八尊以畫布幕六彝蓋疏布尚質書布尚文今彝蓋則用黃紵為之繪以雲氣方二尺四寸四角有押景彝之几樣以朱漆高一尺二寸五分長二尺七寸廣一尺九寸半酌以灌地降神之器也詩大雅曰洗爵奠饗禮記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鄭氏注云斝讀為稼畫未稼以為飾也又殷之灌尊亦名斝蓋即六彝中之斝是尊之屬而非爵之屬也今肆制純素無文兩耳如戟銅質高三寸三分口圓徑五寸一分深二寸三分底圓徑三寸一分足高七分耳長一

寸九分重四斤凡與彝同茅沙池裸以縮酒之器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氏注云蕭或為茜茜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禮記郊特牲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致陰氣也今用銅池中實以沙為茅束立沙上置池準前裸則沃酒其上池長方形高五寸五分長一尺七寸廣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足高二寸重三十斤尊獻以盛酒器也制有七一大尊一犧尊一象尊一山尊一雷尊一著尊一壺尊周禮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又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饋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尊其饋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象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鄭氏注云獻讀為犧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以象骨飾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壺者以壺為尊大尊大古之五尊山尊山鬯也昨讀為酢王

補云犧尊為犧牛之形象尊為象之形皆鑿其背以為尊夫犧尊取犧牲食享之義又以其性順而任重與稼穡而致民功象身感雷而文生方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文明盛大又為南越之獸於以見昭德柔遠之意王肅之說於古人制器尚象之意或者其有合焉又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縣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庭備四代之器大尊山尊著尊並尊皆如鄭說犧尊象尊皆如王說獨雷尊則古未聞此器考孔穎達禮記疏云轉猶雷雷也今之雷尊或即諸臣所酢之尊與第古雷文從回今所存漢器直刻為雷師之形實不知何據又燕禮重尊重方而輕圓今祭用圓壺而無方重則與周制又異大尊之制高七寸口圓徑一寸六分腹圓徑五寸九分深六寸三分底圓徑四寸八分足高一寸一分以陶為之素質犧尊制為犧形穴背受酒通蓋高一尺四寸八分蓋連頂高三寸三分圓徑五寸三分圓徑五寸二分內深二寸二分尊身高一尺一寸五分蓋身長二尺三分廣七寸口圓徑四寸深六寸九分重五十斤象尊制為象形八背受酒通蓋高一尺四寸五分蓋連頂高三寸三分圓徑五寸二分內深二寸四分尊身高一尺一寸二分象身長二尺廣七寸口圓徑三寸九分深六寸六分重五十斤山尊刻為山雲之形通蓋高一尺七寸七分蓋連頂高一尺九寸九分內深一寸五分尊身高一尺四寸九分口圓徑九寸二分腹圓徑九寸五分深一尺一寸一分底圓徑七寸八分足高三寸六分重四十七斤雷尊刻為雷師雲氣之形通蓋高一尺六寸八分蓋連頂高四寸二分圓徑八寸五分內深二寸五分尊身高一尺二寸八分口圓徑五寸八分腹圓徑一尺一寸二分深一尺一寸六分底圓徑七寸六分足高九分重四十斤以上四尊皆銅質有篆文漢元和二年鑄與大尊共為一案陳而不用不加勺糴案連座高三尺八寸長五尺九寸廣三尺七寸四周有欄高一尺五寸五分下有座高八寸雕刻雲花飾以金

朱五彩著尊亦銅質飾饗雷文高八寸九分口圓徑八寸四分腹圓徑一尺一寸底圓徑七寸深八寸八分重十七斤惟酌獻至聖先師位前用之有勺尊勺圓徑二寸五分深一寸外周刻星雷文柄長一尺柄端刻龍首銅質重一斤四兩與彝同案高二尺六寸長三尺六寸廣一尺九寸面刻三四以承三尊以朱漆黃紵為圍壺尊亦銅質狀如瓜壺飾同著尊高七寸三分口圓徑四寸腹圓徑六寸六分深七寸一分底圓徑三寸五分重七斤四兩勺圓徑二寸三分深八分柄長八寸制如著尊銅質重十二兩以紅紵制如彝案高二尺六寸長一尺八寸廣一尺九寸面有孔以承尊朱漆紅紵圍壺飲器之象爵者前若囑後若尾足修而銳兩柱為耳以牛首為鑿有雷紋雲氣饗養蟠夔之飾周禮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鄭氏注曰爵所以獻齊酒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舉之卒爵而飲之鄭氏注曰舉受福之報聲之誤也王肅尸殿王此其卒爵也然則大宰職所贊者即今之所謂獻爵鬱人職之卒爵即今之所謂福爵也而今則又有預奠於神位前之供爵又古者爵或用玉或用木或用匏今則皆以銅為之供爵獻爵通柱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一分廣一寸八分兩柱高一寸九分三足高三寸一分鑿廣八分高一寸五分重二斤四兩兩福爵通柱高七寸七分深三寸五分口徑長五寸六分廣三寸二分兩柱高一寸四分三足高四寸鑿廣八分高一寸八分重二斤十三兩皆有垢考垢所以置爵亦以承尊與圭禮記疏謂築土為之在兩楹閒鄭氏云似豆而卑斷木為之口圓微侈今惟置爵用垢有銅有木銅垢方七寸八分中鑿圓凹深一分徑五寸七分高一寸二分其半為足重二斤九兩木垢制同登盛太羹之器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太羹滂不和實于登爾雅瓦豆謂之登登用瓦古人之質也今範銅為之飾以雲雷饗養通蓋高八寸二分蓋連提高二寸三分口圓徑五寸內深一寸六分身連足高六寸一

小次設重幣重案鄭氏注云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重案重席也
又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注云玉飾案也棗栗實於器乃
加於案是古者牀及陳食之器皆名曰案三代而下則惟食案書案
始名之曰案焉今供案高五尺長一丈九尺廣五尺其次高一尺六
寸長一丈四尺五寸廣五尺又次高四尺二寸長一丈二尺八寸廣
三尺九寸又次高四尺三寸長一丈二寸廣三尺六寸又次高四尺
一寸長一丈四寸廣三尺八寸又次高三尺八寸長八尺一寸廣三
尺一寸又次高四尺長七尺九寸廣二尺一寸又次高三尺七寸長
六尺廣三尺又次高三尺七寸長八尺一寸廣三尺五寸又次高三
尺四寸長六尺一寸廣二尺八寸又次高三尺六寸長六尺廣三尺
皆兩端施櫛四足回捲髹以朱漆刻為雲龍香草飾以金碧饌盤古
無此器儀禮特牲饋食禮曰祝命佐徹尸俎俎出于廟門鄭氏注尸
俎為所俎又少牢饋食禮曰祝命佐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昨階南

考所俎異於眾俎尸入也主人親羞之尸所舉者每物皆加於所利
成之後即先徹此命有司受歸之今釋奠無迎尸歸俎之事故取簋
籩豆之實每品各置少許於盤名為饌盤或即所俎之遺意與第
古者徹於送尸之後而後世則徹於送神之前為不同耳盤之制朱
漆口方一尺四寸底方一尺二寸高二寸俎載牲之器周禮膳夫王
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儀禮特牲饋食禮贊者錯俎加七少牢
饋食禮司士合執二俎以從禮記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
楸殷以楸周以房俎今其制似房俎木質朱漆太牢俎長七尺廣四
尺高三尺四寸五分少牢俎長三尺廣一尺五寸高二尺六寸毛血
盤盛毛血之器也詩小雅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禮記禮器
血毛詔於室禮運薦其毛血蓋啓其毛以告純取其血以告殺也盤
銅質高一寸三分口圓徑五寸五分深一寸一分重一斤六兩昨盤
承福胙器也周禮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豆蓋古者主人酌尸

尸酢主人於是有所胙俎祭畢則受而歸之又儀禮特牲饋食禮曰佐
食搏黍授祝祝受尸尸受以苴豆執以親報主人主人再拜稽首受
復位詩懷之左袂出寫膏于房祝以饗是古人受福又以膏
為重矣今祭左徹主祭者飲福酒奪爵受福胙以盤載牲一體是即
古者胙俎之遺意但不受黍稷為與古異耳其制木質朱漆圓徑二
尺高一寸五分置胙盤及福爵有案制與祝案同燔鑪焚蕭脂之器
也詩大雅曰取蕭祭脂禮記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
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蕭蓋周人尚臭所以求諸陽也今制以鐵三足
圓徑一尺二寸足高六寸重三十斤香鼎香器也考三代以上祭
無上香事自漢始有香爐之名然祇用以薰衣服備儀衛而已後世
遂因以祀神焉又鼎之為物古人所以烹飪自取以熟香而烹飪之
用途廢亦今古所由異尚也今廟中
歛須注琅香鼎高一尺五寸八分口圓徑一尺一寸四分腹圓徑一尺

四寸六分耳高八寸五分廣三寸二分厚一寸三分足高六寸圓徑
二寸黃色養質銅胎采繪花卉几高二尺九寸八分圓徑一尺五寸
朱漆金飾舊存銅鼎大小凡三等皆飾饗養龍文大者方形通耳高
一尺三寸五分腹長一尺一寸廣八寸五分深六寸耳高三寸廣二
寸五分厚六分足高四寸四分圓徑一寸五分重三十七斤次者圓
形通耳高一尺六寸一分口圓徑八寸四分腹圓徑一尺一寸深八
寸七分耳高四寸五分廣一寸九分厚六分足高三寸八分圓徑一
寸五分重二十三斤又次者方形通耳高九寸八分腹長八寸四分
廣六寸一分深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九分厚二分足高二寸
七分圓徑一寸六分重十二斤二兩鐵鼎凡二等皆素質圓形大
者通耳高一尺九寸八分口圓徑一尺腹圓徑一尺一寸深六寸耳
高八寸五分廣三寸厚五分足高五寸三分圓徑二寸重五十七斤
次者通耳高一尺一寸二分口圓徑九寸五分腹圓徑一尺七分深

三寸耳高七寸二分廣三寸厚五分足高四寸四分圓徑二寸重四十八斤凡大者高四尺長五尺四寸五分廣二尺三寸飾以五采雲龍山水上有欄高一尺次者高二尺二寸五分長二尺七寸廣一尺九寸四足有跗朱漆無飾小几與彝學之几同香盒盛香之器法珮盒通蓋高四寸三分圓徑六寸質如香鼎朱漆盒通蓋高二寸五分圓徑六寸香盤亦焚香器以銅為之六角兩端有龍鈕徑七寸五分高一寸六分重六斤承以石座高四尺七寸三分雕刻蟠龍雲氣製極工巧金明昌開造提鑪焚香器之有提者通蓋高四寸六分蓋高一寸八分口圓徑四寸腹圓徑四寸七分深二寸二分三足高六分銅質維以絲線干長三尺朱漆金龍首燭臺擊燭器也周禮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其祭祀之明盞明燭凡邦之大事供墳燭注故書墳為善創司農云麻燭也後世以膏為之今法現燭臺高二尺三分上盤圓徑四寸中盤圓徑一尺四分座圓徑九寸几高一尺九寸八分圓徑一尺三寸二分燭臺及几並如香鼎香几之制舊存銅燭臺凡二等大者高二尺四寸五分上盤圓徑四寸七分中盤圓徑九寸八分座圓徑一尺一寸重三十七斤飾以夔文次者高一尺六寸上盤圓徑四寸七分中盤圓徑六寸七分座圓徑八寸五分重三十一斤素質鐵燭臺凡五等大者高一尺七寸盤圓徑一尺座圓徑八寸七分重五十五斤次者高一尺二寸六分盤圓徑七寸五分座圓徑六寸七分重四十八斤又次高一尺七寸盤圓徑九寸二分座圓徑八寸九分重四十六斤又次高一尺三寸七分盤圓徑七寸七分座圓徑七寸三分重二十二斤又次高一尺三寸盤座各圓徑六寸七分重二十斤並素質花瓶亦供器非古制也法琅瓶高一尺八寸九分口圓徑七寸五分腹圓徑六寸六分底圓徑八寸五分中安法瑯花一樹高二尺圓徑一尺松花一百八十朵竹葉六十片梅花一百二十朵質如香鼎之制几與燭臺同舊存銅瓶凡二等大者高二尺四

寸五分口圓徑一尺二寸腹圓徑五寸二分底圓徑八寸八分重六十二斤次者高一尺三寸口圓徑六寸七分腹圓徑六寸八分底圓徑六寸三分重十三斤並飾以雲雷花草中安靈芝庭燎陞中然以照者也詩小雅庭燎之光孔穎達疏云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以物百枚井而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今制用鐵如籠高五寸圓徑三寸五分干長五尺四寸植於陞間實以松明然之轉貯水器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司宮設饔餼于洗東有枓鄭氏注云枓水器也凡設水用饔沃盥用枓承沃盥之藥水則用洗三禮圖謂之洗饔蓋以別於尊也今制腹以上似壺尊而侈其足連足高六寸五分口圓徑五寸三分腹圓徑六寸一分深四寸七分足高一寸七分圓徑四寸七分銅質重八斤八兩枓形如尊轉勺圓徑二寸二分深九分柄長八寸重十四兩案如壺尊之案面有凹以承饔洗盥手及承藥水之器儀禮

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于篚下盥洗鄭氏注云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又少牢饋食禮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又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匱水一宗人奉篋巾乃沃尸盥于槃上蓋古者主人及百執事就盥於洗惟尸尊不就洗則具槃匱以盥今廟中洗之制其形如槃銅質飾以雷文花藻連足高四寸七分面徑一尺二寸五分深二寸二分足高二寸四分底徑六寸七分重十四斤八兩承洗之架朱漆六足高一尺九寸通背高三尺四寸巾拭手之帨也禮記內則盥卒接巾儀禮少牢饋食禮卒盥坐奠篋取巾今用布幅長三尺燎又焚燎時等帨者也又長一尺五寸以鐵為之柄長二尺七寸禮生明初照太常寺人樂舞生內洪武七年始專設孔廟相禮生於附近州縣選取年幼俊秀子弟六十名不妨農學在廟演習禮儀供養相之職嘉靖三十五年奎文閣典籍錢汝憲奏在禮生昭舊執帖人免二丁

寸五分口圓徑一尺二寸腹圓徑五寸二分底圓徑八寸八分重六十二斤次者高一尺三寸口圓徑六寸七分腹圓徑六寸八分底圓徑六寸三分重十三斤並飾以雲雷花草中安靈芝庭燎陞中然以照者也詩小雅庭燎之光孔穎達疏云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以物百枚井而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今制用鐵如籠高五寸圓徑三寸五分干長五尺四寸植於陞間實以松明然之轉貯水器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司宮設饔餼于洗東有枓鄭氏注云枓水器也凡設水用饔沃盥用枓承沃盥之藥水則用洗三禮圖謂之洗饔蓋以別於尊也今制腹以上似壺尊而侈其足連足高六寸五分口圓徑五寸三分腹圓徑六寸一分深四寸七分足高一寸七分圓徑四寸七分銅質重八斤八兩枓形如尊轉勺圓徑二寸二分深九分柄長八寸重十四兩案如壺尊之案面有凹以承饔洗盥手及承藥水之器儀禮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照前朝舊例設禮生六十名
雍正元年加封五代王建立崇聖祠又各准添設二十名共八十名
其中庸書院禮生二十四名不在此內

述曰六尊之等辨於周官或用以禴祠烝嘗或用以追享朝享此器
之辨以地者也王與后敵體故酌獻及酢皆同尊諸臣不敢與君后
並故酢獨以巵此器之辨以人者也漢章帝過魯留五尊於廟庭其
用無聞惟考開元禮皇太子初獻之所酌也象尊山巵祭酒司業亞終
二在前楹閒犧尊皇太子初獻之所酌也象尊山巵祭酒司業亞終
獻之所酌也朱子因開寶政和禮定釋奠儀亦設犧尊四象尊四在
殿東南隅北向西上為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汎齊初獻
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汎齊亞終獻酌之又設太尊二山
尊二在神位前者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在殿下皆北向西上
實五齊三酒設而不酌然則唐宋酌尊猶因人異用而供尊亦皆有
所實也今三獻官之禮既廢於是三獻統酌一尊惟先聖用著尊先
賢先儒用壺尊則稍以示殺焉至元和五尊設而不實相沿已久蓋
不知始於何時矣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三
樂第六之一

古先聖王治定功成而作樂以合天地之性類萬物之情用以致鬼
神示而和邦國而釋奠之必有合樂尤載於禮經我孔子德備羣聖
功覺生民為萬世制作之宗歷代以來並隆報祀笙鏞羽籥有秩有
倫務盡揚圻竭形容以昭聖師功德於無極猶歎盛矣考闕里舊志
言祀孔子用樂始於漢章帝時竊以為當春秋之際魯猶備六代之
樂先聖自衛反魯與師摯共相考訂以傳諸及門弟子其後世守而
弗失或以時肄於廟庭章帝過魯不過因其舊存者而大合之以仿
周禮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之遺意未可即以為祀孔子用樂之
始也劉宋元嘉閒從裴松之議釋奠用八佾之舞旋以郊樂未具權
奏登歌後世釋奠孔子用樂實起於此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尚書令
王儉奉詔斟酌眾議設軒縣舞六佾北齊後周並同此制而歌章舞

節史概闕焉隋文帝仁壽元年以太子廣言詔吏部尚書牛弘太子
洗馬柳顧言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
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其釋奠先聖先師奏誠夏今存者惟登歌一
章辭曰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雷篇開鑿禮著陶鑄功
宣東膠西序春誦夏絃芳塵載仰祀典無窮唐初沿用隋樂高祖武
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大唐雅樂以大樂
與天地同和者也乃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而和人神貞觀中協
律郎張文收復以十二和之制未備奉詔與起居郎呂才考正律呂
叶其聲音其用於釋奠者降神奏永和文舞三成送神一成奠幣登
歌奏肅和入俎及徹豆奏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獨未詳
酌獻樂者當時凡祭祀酌獻皆奏壽和或者其亦以壽和與迎神送
神辭曰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於
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奠幣辭曰粵惟上聖有縱自天傍周萬物俯

應千年禮章九者嘉贊孔度王化茲首儒風是宜迎俎辭曰堂獻瑤
 籠庭敷璆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親享雍雍執奠明德惟馨
 繁可薦出入二舞辭曰佳集龜開昭聖烈龍躡鳳時肅神儀傳儒
 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武舞歌凱安辭曰昔在炎運終中華
 亂無象鄂郊赤鳥見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
 贊鼎祚齊天壤開元中又增三和為十五和釋奠用宣和改迎神辭
 曰通吳表聖問老探真三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禪潔
 誠以祭奏樂迎神送神辭曰醴溢穰象羞陳俎豆魯壁類開泗川如
 觀里校覃福胄筵承祐雅樂清音送神具奏五代漢改唐十二和為
 十二成廢後增三和而易宣和為師雅以祀孔子周又改十二成為
 十二順去師雅而奏禮順以釋奠其樂章今並缺佚宋太祖建隆元
 年用兼判太常寺翰林學士賈徽言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改十
 二順為十二安祭文宣王廟用永安然當時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

樂親祀用官縣有司攝事止登歌而已仁宗景祐二年帝親製郊廟
 樂章財成頌體告於神明乃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詞參施羣祀
 文宣王廟迎神奏疑安辭曰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不變民
 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升殿降階並奏同安辭
 曰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穰在俎雅奏來庭周
 旋陟降福祉是膺贊幣奏明安辭曰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
 無德而名齊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酌獻奏成安辭
 曰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
 獻成禮率由舊章飲福奏安辭曰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
 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奏疑安辭
 曰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飲馨辟翫迴馭凌兢祭
 容斯畢百福是膺哲宗時增竟國公配位酌獻樂奏成安辭曰無疆
 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粟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

今儀肅雍徽宗崇寧四年專置大晟府典律呂大觀三年釋奠樂成
 迎神奏疑安辭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於萬年我我膠
 庠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於始升降奏同安辭曰生民以來道真
 與宗溫良恭儉惟神惟明我潔尊魯陳茲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幣奏明安辭曰於論鼓鐘于茲西雍黍稷肥碩有顯其容其容洋
 洋咸瞻像設幣以達誠敬我明潔酌獻奏成安正位辭曰道德淵源
 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風碩兮斯牲芬兮斯酒綏我無疆與天
 為久竟國公辭曰仁由三月名高四科容莊而坐時颺以歌旅陳惟
 嘉祇薦無頗宣尼之侍爾其誰過鄒國公辭曰取取周道狂瀾倒深
 躬承辭闢高仲禹功世興隆文盛典惟崇清濁嘉粟式陳儀容亞終
 獻亦奏成安辭曰魯設於東黃流其中觴盡三拒歌還一終彼屯而
 窮今泰而通子與斯文同堯之風送神奏疑安辭曰肅莊神綏吉獨
 牲儀於皇明祀薦登惟神之來兮於聖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

六年頒降闕里又闕里新志載宋時樂曲內於升降奠幣各多一章
 不知何時所更易亦未識頒於何年附識於此其升降辭曰賢於唐
 虞飛騰粹英玩成義易刊定麟經宗周尊王炎劉推明時子命祀登
 降惟誠其奠幣辭曰晨幾飛霜聲初諧商事先陳幣恭宜承箱由階
 載升於位肅將周旋無譁如在洋洋金初取汴就用北宋之樂世宗
 大定十四年始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而定樂曲以
 聖名釋奠迎神奏來寧辭曰上都隆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
 陳穆穆凝旒巍然聖斯文伊始羣方所親盥洗奏靜寧辭曰偉矣
 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惟良爰修祀事沃盥於庭
 嚴禮備升殿奏肅寧辭曰巍乎聖師道全德豐修明五常垂教無
 窮增崇備宮通追道風嚴祀申虔登降有容奠幣初獻奏和寧辭曰
 天生聖人賢於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遣使
 陳祠斯文復振降階奏安寧辭曰稟靈尼邱垂芳闕里生民以來孰

如夫子新祠巋然四方所視酌觴告成祗循典禮堯國公酌獻奏輶
靈辭曰聖師之門惟顏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衰衣有嚴儀
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鄒國公酌獻奏寧辭曰有周之衰王綱既
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世亞
終獻奏咸寧辭曰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
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典祀千億送神奏寧辭曰吉蠲為饗孔惠
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極微
以上樂章皆國學釋奠辭也關里之特頒樂章自金章宗明昌六年
始其樂章迎神奏來寧辭曰有功者祀德厚流光猗歟將聖三綱五
常百代之師久而愈芳靈宮對越神其鑿鑿盥洗奏淨寧辭曰楚楚
祀儀昕微奠醑爰清其持對元枚悅匪持之清精誠是况神之來思
是欽嘉降升降奏肅寧辭曰衣冠襲封元王之宗春秋陳祀元王之
宮清洙或泗東山或童此封此祀承承無窮奠幣奏溥寧辭曰仰惟

聖猷宏賜尊顯宿燎設縣展誠致奠旅幣申申於祭洗腆崇報孔明
不墜敬典酌獻奏德寧正位辭曰巍巍堂堂道德孰儷屈於一時仲
於萬世王號尊榮公封相繼消辰之良辰潔以祭配位堯國公辭曰
好學潛心簞瓢樂內具體而微我進人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從
聖師廟食作配鄒國公辭曰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堯舜力排楊
墨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為上公宜茲配食亞獻終獻辭曰法施於
人修經式誨如明開言如聲破瓊栖遲衰周光華昭代儼然南面門
人列配送神奏歸寧辭曰籩豆有嘉威儀孔惠三獻備舉四方所視
神保是饗永光關里神之聿歸貽穀孫子元取蕭韶九成之義樂名
曰大成其初時釋奠猶襲用金樂至成宗大德十年令廷臣新撰釋
奠樂章而當時翰林乃至取宋大晟樂府擬撰未用之詞錄而奏之
惟增撰鄒國公沂國公酌獻樂二章而已餘雖撰擬而未經施用其
迎神奏擬安辭曰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

關里文獻考卷二十三

四

關里文獻考卷二十三

五

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又曰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
祀威儀孔時惟茲初丁潔我盛業永言其道萬世之師又曰巍巍堂
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
諸中聲又曰聖王生知闢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惟丁靈
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盥洗及升降並奏同安盥洗辭曰右文
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
福祿是膺升降辭曰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貫千萬世笙鏞
和鳴乘盛豐備肅肅降登茲秩祀奠幣奏明安辭曰自生民來誰
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乘幣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
聽奉俎奏豐安辭曰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享無窮其與萬世既潔
斯惟深明爾旨不懈於忱神之來暨酌獻奏成安正位辭曰大哉聖
王賈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醑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
幾昭格堯國公辭曰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

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鄒國公辭曰心傳忠恕一以貫
之爰述大學萬世訓慈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沂
國公辭曰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
中庸有於元聖億載是崇鄒國公辭曰道之由興於皇聖維公之
傳人知趨正與與在堂情文斯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亞獻奏文安
辭曰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棟樑素王之風分分斯姓芳兮斯酒
綏我無疆與天同久終獻及分獻並奏成安終獻辭曰百王宗師生
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醴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禮成
禮分獻十哲辭曰於昭哲人賢德之淳儒風光揚勸世安仁椒漿斯
旨蘭薇既陳于酌于獻福禮皆臻從祀辭曰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
王承祀涓辰惟丁于牲于醑其從與享申之樂歌式昭師仰飲福受
昨與盥洗同徹豆奏娛安辭曰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
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奏擬安辭曰有

嚴學宮四方來宗格恭祀事威儀雍雍欣茲惟馨神馭旋復明禋斯畢成膺百福望瘞與盥洗同其擬而未用之辭迎神奏文明曰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盥洗奏昭明曰神既寧止有孚顒若蠶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升殿降階並奏景明曰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交佩莫不肅雍洋洋如在贊幣奏德明曰圭衮尊崇佩紳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瞻斯文繫神之祐酌獻奏誠明正位辭曰惟聖鑒格享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禮以告嘉薦維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亮國公辭曰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鄉國公辭曰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亞終獻並奏靈明日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具

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於兩儀送神奏慶明曰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

六

明初制中和韶樂而釋奠猶用元大成登歌舊樂太祖洪武六年始命詹同樂韶鳳等因元樂舊辭更製樂譜迎神送神徹饌曰咸和奠帛曰寧和初獻曰安和亞終獻曰景和迎神歌大哉宣聖奠幣歌自生民來初獻歌大哉聖王亞獻與終獻同歌百王宗師徹饌與飲福同歌犧象在前送神與望瘞同歌有嚴學宮蓋六章而九奏焉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憲宗時增文廟舞用八佾世宗更正祀典罷之并收樂章內王字皆用師字

國朝定鼎我

聖祖仁皇帝懋建中和之極作中和韶樂康熙六年

詔名樂曲曰平國學釋奠迎神奏咸平辭曰大哉至聖峻德弘功敷文衍化百王是崇典則有常昭茲辟雍有虔籩豆有嚴鼓鐘初獻奠帛

奏學平辭曰贊我生民陶鑄前聖巍巍泰山實子景行禮備樂和豆籩惟靜既述六經爰封三正亞獻奏安平辭曰至哉聖師天授明德木鐸萬世式是羣辟清酒維醑言觀秉翟太和常流英才斯植終獻奏景平辭曰猗歟素王示子物軌瞻之在前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既終弗遐有喜徹饌奏咸平辭曰璧水淵淵崇牙業業既飲宣聖亦儀十哲聲金振玉告茲將徹假有成羹將靡送神望瘞並奏咸平辭曰煌煌學宮四方來宗甄陶胄子暨予微躬思皇多士膚奏厥功在予永清三五是隆至闕里釋奠則猶因明之舊樂未遑制作也恭遇我

皇上聖神御宇久道化成始

命廷臣增撰郡縣及闕里春秋四時旋宮之樂乾隆八年

頒下闕里迎神奏昭平辭曰大哉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詳敘麟絃韻答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清爽初獻奠帛奏宣平辭曰子

懷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載其香始升亞獻奏秋平辭曰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鼓鏞誠孚

七

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天牖民惟聖時若彝倫攸敘至今木鐸徹饌奏詒平辭曰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贊宮曷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救送神望瘞奏德平辭曰覺釋我我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膠庠

述曰闕里立廟本以聖居宗子修其命祀而享聖祖自與國學有司攝事不同金世特賜樂章是也不然西雍上庠之句夫奚取於闕里之堂又古者舞以象功文武異用乃唐人以摠干山立之容而設於鼓篋修文之地無謂孰甚焉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三終

亞獻奏文安曰太姑南應南夷蕤大應南太南夷蕤南應大
 夷蕤南太南太應姑蕤南太終獻奏成安曰姑夷無夷大應蕤姑
 蕤姑無夷應夷夾大姑大蕤夷夾大應夷姑大夷蕤大應蕤姑分獻
 十哲奏成安曰南蕤姑蕤南大蕤姑夷南蕤南姑大蕤應夷應夾
 夷蕤大夷南大蕤大姑蕤夷南分獻從祀奏成安曰太南蕤應夷南
 太蕤大應南應南太大大應南應夷蕤太姑大應姑蕤太蕤姑太
 微豆奏娛安曰南蕤南應姑蕤夷應大應蕤姑南應蕤姑夾大應南
 南蕤應南蕤夷蕤應姑蕤應南送神奏凝安曰黃蕤林太太姑南林
 清黃南太姑清黃南太清黃應南蕤姑林黃姑太蕤姑南林南姑太
 黃右譜黃鍾笙笛應合字填篪應尺字琴應瑟應鈞大呂笙笛應
 四字填篪應工字琴應瑟應鈞太簇笙笛應四字填篪應工字琴
 應瑟應鈞夾鍾笙笛應乙字填篪應凡字琴應瑟應鈞姑洗笙
 笛應乙字填篪應凡字琴應瑟應鈞仲呂笙笛應上字填篪應合
 字琴應瑟應鈞蕤賓笙笛應勾字填篪應四字琴應荀瑟應鈞林
 鐘笙笛應尺字填篪應四字琴應瑟應鈞夷則笙笛應工字填篪
 應乙字琴應瑟應鈞南呂笙笛應工字填篪應乙字琴應瑟應
 鈞無射笙笛應凡字填篪應上字琴應瑟應鈞應鍾笙笛應凡字
 填篪應上字琴應瑟應鈞清黃鍾笙笛應六字填篪應尺字琴應
 瑟應鈞排簫之管與鐘磬同眾音皆會於鐘磬故止載鐘磬譜明
 釋奠樂章雖襲先人之舊樂譜則學士承旨詹同等與協律郎冷謙
 奉詔更造者也以仲呂為宮林鍾為商南呂為角黃鍾為徵太簇為
 羽迎神奏成和奠幣奏寧和初獻奏安和送神望瘞奏成和皆太
 簇起調亞終獻樂奏景和徹饌奏成和皆仲呂起調元譜二變聲入
 調明譜二變聲不入調此二譜之不同者也其同者則元譜黃鍾宮
 兼用子聲明譜仲呂宮黃鍾亦兼用子聲焉考明譜迎神奏成和曰
 太南林仲太仲林仲南林仲太林仲黃太黃太仲林南林太仲清黃

南林仲林仲黃太儗幣奏寧和曰太仲林仲太黃仲太南林仲太黃
 太仲太仲太仲林仲黃太林仲太南清黃林南林仲太初獻奏安和曰
 太仲黃太南林仲太仲太仲林仲太林仲清黃南仲仲林仲黃太
 南清黃林南林仲太亞終獻樂奏景和曰仲南林仲林仲太黃清黃
 南林仲林仲太黃太黃林仲南林太仲仲太林仲清黃南林仲微饌
 奏成和曰仲太仲林太仲黃太太南林仲仲林太仲黃太仲太南林
 仲太黃太仲林清黃南林仲送神望瘞奏成和曰太南林仲黃太
 仲太清黃南林仲南林仲太仲林南林仲太林仲清黃南林仲南林
 仲太明時樂器增用洞簫其譜與填篪同凡合樂每闕先擊祝者三
 以起樂末擊祝首者三操祝背者三以止樂每字先以編鐘發其聲
 次以編磬收其韻每句終擊楹鼓三以節之擊足鼓三以應之搏拊
 及鼗皆隨楹鼓明樂譜自末

頌新樂以前闕里樂生四時猶肄習之而諸舊樂器已做鐘磬存者又

不諧於律難以施用所用者乃康熙五十八年

欽頒新器舊樂用清黃鍾新器無四清鐘而有四倍鐘又笙笛合字簫

填篪尺字今制與倍應鍾應而不應黃鍾較舊樂實隔一律俗師不

解勉強奏之遇清黃鍾則不得已而以正黃鍾代之律已齟齬欲其

和平依磬也難矣乾隆八年

欽頒新譜依

聖祖御製律呂正義旋宮起調之法以黃鍾為宮聲大呂為清宮聲以

次太簇夾鍾為商姑洗仲呂為角蕤賓林鍾為徵夷則南呂為徵

無射應鍾為羽半黃鍾半大呂當變宮之音去四清聲加四倍聲而

以倍無射倍應鍾為變宮倍夷則倍南呂為下羽五正二變陽律從

陽陰呂從陰各成一均其法以月律立宮下羽主調宮商角羽皆起

調正徵及變宮徵皆不起調調皆用五正音二變音不入調倍夷則

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南呂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無射

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南呂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無射

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南呂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無射

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南呂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無射

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南呂於簫為上字於笛為凡字倍無射

於簫為尺字於笛為合字倍應鍾於簫為尺字於笛為六字黃鍾於
簫為工字於笛為四字大呂於簫為任字於笛為五字大簇於簫為
凡字於笛為乙字夾鍾於簫為仇字於笛為仇字姑洗於簫為合字
於笛為上字仲呂於簫為六字於笛為任字蕤賓於簫為四字於笛
為尺字林鍾於簫為五字於笛為尺字夷則於簫為乙字於笛為工
字南呂於簫為仇字於笛為任字無射應鍾與倍夷則倍南呂應填
篪與簫應笙與笛應瑟則以五音定絃位琴荀應羽荀應宮荀應
商荀應角荀應徵瑟應下羽荀應宮荀應商荀應角荀應徵荀應
羽釋奠之樂四仲皆以月律為宮以月律之下羽起調春丁以夾鍾
為宮仲呂為商林鍾為角應鍾為徵倍應鍾為羽倍應鍾起調為夾
鍾清商宮之羽清變宮調夏丁以蕤賓為宮夷則為商無射為角黃
鍾為徵大簇為羽大簇起調為蕤賓變徵宮之羽商調秋丁以南呂
為宮應鍾為商倍應鍾為角夾鍾為徵仲呂為羽仲呂起調為南呂

清徵宮之羽清角調冬丁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夷則為
徵倍夷則為羽倍夷則起調為黃鍾宮之羽正羽調四仲立宮之均
不同其旋宮聲調則一舊譜既以該繁會之器而止載鍾譜今復舉
新樂旋宮之譜而止載其宮商按其宮商而四仲之鍾律可得本
律所用之鐘而眾器之工尺字亦可得矣昭平之譜曰羽宮商角羽
徵角商宮商徵角羽徵角角角徵宮商宮徵羽徵宮商羽角宮商宮
羽宜平之譜曰羽宮商角徵宮羽徵角宮商角徵角宮商角徵羽角
商商角商羽徵宮羽宮商羽秩平之譜曰羽宮商角徵角宮羽紋平之
角宮商角徵角羽角商宮羽徵羽徵角宮商角徵羽角宮徵宮商
譜曰羽宮商角徵角宮商角徵宮羽徵角宮商角徵羽角宮徵宮商
角角徵羽徵角宮羽紋平之譜曰羽宮商角徵羽角宮羽角徵宮
商宮羽角徵羽角宮商羽宮羽角徵宮羽角徵宮商羽角徵宮
商角徵羽宮商徵角角徵宮商角徵宮羽羽徵宮商羽角徵

宮商宮羽按律呂正義旋宮起調表各律皆以下羽主調正羽同調
首而無半宮之音是正羽雖入調而調首則必以下羽且歌亦不用
半宮矣乾隆十二年秋太常樂工來闕里教肄新樂其奏歌章惟宣
平秩平德平三曲起調六曲畢曲及訖平瀆字用下羽餘皆歌正羽
高聲又昭平章之韻字宣平章之振字既字秩平章之再字舉字絃
平章之祭字訖平章之四字不字自字德平章之祀字此十字皆歌
半宮高聲是為下羽至半宮凡七聲正義皆未言此用意者正羽既
同調首亦可起調而歌正宮聲於正羽聲之上清濁懸遠難合抗陰
之節故以子聲閒正奏歟然則表列下羽至正羽殆所以著律呂旋
宮之例而半宮子聲又太常歌工之變例也羽籥之舞為文舞本舜
之韶舞漢曰文始魏曰大韶晉曰宣文又改曰正德劉宋曰前舞又
改曰凱容梁曰大觀唐曰治康五代晉曰昭治漢曰治安周曰政和
宋曰文德金曰仁豐道洽又改曰保大定功元曰武定文綏明日文

德我
朝曰文舞廣記載元樂而無舞譜蓋當時闕里廟庭所用者惟登歌
也至明時樂舞闕里舊志備載其圖樂師以俗語遞相授受多不可
曉新志辨其俯仰屈伸之節頗詳其說曰籥翟之勢十翟鬢鬢橫齊
肩為執齊目為舉平心為衡向下執為落正舉為拱向耳偏舉為呈
兩分為開相加為合納翟於籥為并向下為垂相接為交舞者立之
容五兩階相對為向內立兩階相背為向外立俱北面為向上立兩
兩相對為相對立兩兩相背為相背立舞之容二兩階相顧作勢為
向內舞兩階相背作勢為向外舞首之容三仰視為仰首俯視為俯
首左右顧為側首身之容五正立為平身俯為躬身正立左右轉為
側身轉過為回身開左右膝直身下坐為蹲手之容五舉手為起手
下垂為垂手前伸為出手兩手交舉為拱手相持為挽手足之容七
起足尖為蹠足起足趾為點足稍前為出足膝前足後為屈足蹠換

移足左右加為交足反復向上為蹈足步之容二前為進步續為退步禮之容十屈身手向下為授屈身手承為受拱手退為辭拱手向左右為讓俯首屈身為謙平手齊心為揖手至地為拜膝至地為跪叩首為頓首手左右讓足左右踏為舞踏此新志所載舞者之容節也按之新舊二舞其容尚有未備者分開詳論以已意增之曰樹籥翟曰植籥籥直向前曰舒平籥籥曰橫籥籥相近處曰並籥籥於上以籥拄之曰支豎持籥籥於腋間曰掖籥籥於右曰肩并籥籥舒於臂曰抱兩手向臂相抱曰抱手拜首至手曰拜手舊舞合樂時舞生先秉籥翟夾午階立將舞乃就位為六佾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向上合執之聽堂上歌鐘為節第一成初向內出翟垂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合執籥翟向上躡次向外植籥舒籥點左足於後次合執籥翟相對躡次轉向上躬身側首拱手點左足於後次躬身投次平身執籥翟次相對平身合執籥翟次向上植籥舒籥點左足於後次相對平身合執籥翟次向上平身植籥三合籥次向內出翟垂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躬身合執籥翟內側首點左足於後次退步外側首點右足於後次合執籥翟次起躬身拱籥翟外側首點右足於後次拜次平身執籥翟次掖籥舒籥相對點右足於後次合執籥翟向上躡次起轉向外掖籥舒籥點左足於後次向上躡次平身垂手開籥翟次向內植籥舒籥點右足於後次向內抱手植籥翟出左足次轉向外抱手植籥翟出右足次合籥翟向上拜次植起籥拜手第二成初垂籥出翟微向外垂出右足次轉籥微向內垂出左足次掖籥翟於外次平身合執籥翟次合執籥翟次向內植籥舒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躬身合籥翟外側首點右足於後次相對平身合執籥翟次垂手開籥翟中二佾相對如故左右四佾並轉身上次向內垂手

植籥翟近地次并籥翟拱次向內出翟垂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合執籥翟躬身外側首點右足於後次舞踏向內躬身上側首出左足次向上植籥橫籥跪左足次轉向外次向上衡合籥翟平身立次舉籥翟次掖籥翟於外次合籥翟拜次謙次起辭平身執籥翟次落籥舉籥躬身內側首次落籥舉籥躬身外側首次仍落籥舉籥躬身內側首次合籥翟拜次并籥翟舞踏微向外躬身抱籥翟出右足次舞踏微向內出左足次仍舞踏微向外出右足次合籥翟拜手第三成初合執籥翟平身向內讓次向外讓次平身合執籥翟次屈左足跪次相對躬身受次向上合執籥翟躡次平身掖籥翟於內次平身合執籥翟次向內掖籥出舒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植籥橫籥平身立次平身合執籥翟次并抱籥翟躬身向內讓次向外讓次向上身并執籥翟立次并植籥翟拜手次向內植籥舒籥點右足於後次轉向外點左足於後次向上平身合執籥翟次拜次向內躬身開籥翟次轉向外次向上平身合執籥翟次拜手次向內掖籥出手舒籥至地屈右足跪次轉向外屈左足跪次合籥翟向上拜次植起籥拜手次平身掖籥翟於外次掖籥翟於內次合籥翟拜次轉向南躬身受右譜但載左佾其右佾皆相對如踏左足者則為踏右足係皆倣是此譜自新樂後樂生不復肄習教師張廷諾尚能紀其容節因與校正為譜識之并校新舞譜第一成初向上垂籥出翟出右足次微向外衡合籥翟次轉向內次向上掖籥呈籥平身立次植籥橫籥羽並籥次向外垂籥出翟出右足次起手開籥翟次向上衡合籥翟次向內躬身開籥翟次向上合籥翟躬身受次平身植籥橫籥於籥末次向內合籥翟躬身受次向上平身出籥翟於外次向外合籥翟躬身受次向上開籥翟次向內合舉籥翟次向上合舉籥翟次點左足於前植籥橫落翟加於膝次大開籥翟次合舉籥翟次籥支翟次向外衡合

次平身直交箭翟次向內衡合箭翟次出箭翟於南次向上合舉箭
 翟次合箭翟躬身受次橫落翟植箭於上合執箭翟跪次頓首第
 二成初向上植箭橫箭次向外掖翟舒箭並肩出右足次橫落箭植
 翟於上平身抱手開箭翟次合箭翟躬身受次向內躬身南讓次舞踏北讓
 次向上平身抱手開箭翟次合箭翟躬身受次向內躬翟垂箭躬身
 出右足次肩箭垂翟出左足次向上植箭橫箭並箭次向內合箭
 翟拜次向上合舉箭翟次向外合箭翟拜次向上垂箭出翟出右足
 次開箭翟次合箭翟平身內讓次外讓次向外合箭翟拜次向上衡
 合箭翟次躬身垂箭肩翟於內出左足次斜落箭植箭於箭末次
 舉箭橫翟次點左足於前植箭橫落翟加於膝次向內掖翟舒箭並
 肩出左足次向上出箭翟於外次向內橫落箭植箭於上開箭翟
 次向上掖翟出手垂箭次向內衡合箭翟次合執箭翟跪次頓首第
 三成初掖翟平身側首向上呈箭並耳點左足於後次植箭橫舉箭
 於箭末次合舉箭翟次向內掖箭垂翟次向上橫落箭植箭於上
 次橫交箭翟次向外合箭翟躬身受次向上平身植箭橫箭末並箭
 次躬身衡箭出翟次向外掖翟舒箭並肩出右足次向上合箭翟拜
 次向內出箭翟於南次向上開箭翟交足立次合箭翟躬身受次微向內
 次合落箭翟至地躬身俯首出右足次合箭翟躬身受次微向內
 舉箭翟次向上植箭橫箭並箭次向外衡合箭翟次向上開箭翟
 次合箭翟拜次肩箭於內出箭翟躬身受次肩箭於外垂箭躬身蹲次
 開箭翟於外次開箭翟於內次斜落箭植箭於末次大開箭翟次
 出箭翟於內次出箭翟於外次合執箭翟跪次頓首右新譜舞節與
 舊舞同惟先成列於樂懸之閒三成舞畢引舞生退與舊為
 異樂舞生就位舊有轉班鼓節以齊其步武凡十三節而各就位退
 班亦如之其詩初三節先二節每節先擊鼓邊二次擊鼓心一後一

節先擊鼓邊二次擊鼓心二次三節每節擊鼓心二次三節每節
 擊鼓心三又次三節每節擊鼓心五末一節擊鼓心二共四十二擊
 又引導樂有迎鳳輦一曲送祝版迎犧牲燄盛省牲視膳用之朝元
 歌一曲迎神送神用之不知仿於何時新志以為明初冷謙作亦未
 審所據蓋效坊之樂非雅聲也故其譜不載
 述曰昔師已語子貢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
 矩句中鈎燥樂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不足故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古之善歌者有言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
 蓋字有喉唇舌齒等音不同須字字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
 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音能轉宮為商歌之此
 謂字中有聲其間義意無窮微妙難得恐非樂工之所能精亦非汾
 下識之所能辨也若汾者所謂僅志其鏗鏘鼓舞之末者也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五

樂第六之三

樂之有聲假器從律樂之有容假器成文器也者樂之所以成也書命典樂必曰克諧詩頌和平必曰依磬而考工制度各有專官器之係於樂也重矣摠器之凡厥有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鐘磬鐃鐃以立號石聲磬磬以立辨絲聲哀哀以立廉竹聲濫濫以立會鼓磬之聲謹謹以立動堂上之樂貴人聲不欲以他樂亂而琴瑟乃君子所常御故以絲音為之主堂下之樂貴人氣故以匏竹為之主而聲之以金振之以玉節之以木為祖而言之竅為簫管合為笙簧皆裁竹而成空圓廣狹驟難齊度琴瑟之絃以緩急易音琴瑟之體以燥濕變質故有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論論其精者則匏之音於卦為艮其方東北其風條立春之氣也竹之音於卦為震其方東其風明庶春分之氣也木之音於卦為巽其方東南其風清明立夏之氣

也絲之音於卦為離其方南其風景夏至之氣也土之音於卦為坤其方西南其風涼立秋之氣也金之音於卦為兌其方西其風闔闔秋分之氣也石之音於卦為乾其方西北其風不周立冬之氣也革之音於卦為坎其方北其風廣莫冬至之氣也夫八音者所以達四時之氣宣八方之風故奏之能和神人舞鳥獸易寒暑召風雲皆此器也闕里自宋徽宗大觀六年賜正聲大樂器一副於是始備大常制度其陳設之位堂上編鐘一處在東編磬一處在西俱北向祝一在編鐘北稍西敵一在編磬北稍東搏拊二又在祝敵北俱相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堂下午階之東設篪篥各一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篪南巢笙一在篥南簫一在壘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鐘磬祝敵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堂上壘篪笙笛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歌工四人在祝敵東西俱相向執塵挾仗色掌事一人在樂處之西東向金制

登歌鐘磬各一處歌工四人篪壘篥笙笛巢笙和笙簫各二十七星匏九曜匏圍餘匏各一搏拊二祝敵各一麾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二瑟四章宗明昌五年勅賜曲阜夫子廟登歌樂一部將大常所餘鐘磬笙等項修整降下元制登歌巢笙和笙皆增二為四餘如金制武宗至大三年五十四代孫左三部照磨思遠以闕里久缺登歌樂器言於中書省移文江浙行省製造冬十月運赴闕里用之明闕里舊樂堂上編鐘一處在東編磬一處在西楹鼓一在編鐘之東足鼓一在編磬之西瑟四在鐘磬之北琴六在瑟北皆北向歌工六人在琴北搏拊二鼗鼓二在歌工北皆東西相向引樂麾一又在北西向堂下東階笙洞簫笛各三壘篪排簫各一皆北向以三人為列凡四列西階亦如之祝一在匏竹東敵一在匏竹西相向文舞六佾三十六人秉羽籥在匏竹之南執旌引舞者二人在文舞北夾午階立太祖洪武七年用五十六代衍聖公言頒樂器於闕里鐘磬各一處琴十瑟四鳳簫洞簫篪篥笙笛各四搏拊二祝敵各一十四年賜樂舞生緋紅葵花袍皂靴黑角冠黑介幘錦臂鞞各一百一十羽籥各四十八旌節二應鼓一仍令舞生陳慶等十二人赴京師肄習初文舞在匏竹上憲宗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謨上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敵堂下之樂而于羽舞兩階今羽舞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改正下禮官議從之又闕里舊有引導樂笙笛洞簫頭管提鼓拍板各二凡二十八

國朝康熙五十八年
欽頒中和韶樂器一副祝一敵一編鐘十六編磬十六琴六瑟四笙六簫六笛六壘二篪四排簫二闕里陳設樂器初沿舊制猶分堂上堂下至乾隆十二年教習新樂成始壹遵今制陳樂器於露臺上舞佾之外編鐘在東編磬在西壘一篪二排簫一為一列在編鐘之北西上笛三二在壘北一在篪北一在排簫北洞簫三在笛北瑟二在洞

簫北琴三在瑟北編磬之北亦如之東上楹鼓一在編鐘之東皆北
向歌工東三人在琴東北西三人在琴西北笙六在歌工後搏拊二
在歌工北東祝一西敵一在搏拊北麾二在祝敵北皆東西相向文
舞生六份三十六人在樂縣之中旌二在舞份之北相向初闕里樂
有足鼓鼓又庫存有相鼓不知製於何時十三年春

上幸魯和碩莊親王兼樂部前期詣廟視樂器見之奏准並施於樂
以足鼓與楹鼓同節設編磬之西北向鼓相與搏拊同節設搏拊之
下東西相向焉此歷代樂器之數也按今器之不同於往代者笙不
巢和並用琴無一三五九等絃之別而已其餘大抵皆沿古制爰取
見所陳奏者錄考義著之於篇金之屬一曰編鐘即歌鐘也昔黃
帝命伶倫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此編鐘之始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
為堵全為肆鄭氏注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
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縣必以十六者蓋取十二律正聲及四清

聲也漢服虔以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為十九鐘晉及宋
齊縣皆十六梁武帝取五音二變三倍縣之為二十一鐘後魏公孫
崇合律呂正倍參縣之為二十四鐘北周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
律七始之制合七正七倍縣之為十四鐘隋復縣十六鐘至唐分大
小二架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宋初承唐制鐘磬以十六枚為一
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仁宗景祐二年集賢校理李照建言十二律
聲已備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廢之時學士馮元等駁之曰鐘磬十
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宜仍如舊制帝令權用十
二枚為一格詔有司訪知音能考者以開神宗元豐三年祕書監劉
几奏復用四清聲哲宗元祐間禮部侍郎范鎮復言四清鐘不見於
經舊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知禮院楊傑作元祐樂議
以破之曰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小胥之注哉漢成
帝時隄為郡於水濱得古鐘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

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為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王朴樂律
聲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一律則四清聲
皆用而諸協矣今鎮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已在其間自古無十二
管之簫豈簫部九成之樂即有鄭衛之聲乎時禮部太常亦言鎮樂
法自係一家之言難以參用而樂如故制金元明皆承舊縣十六枚
謂清黃鍾之鐘與黃鍾鐘相應我

聖祖仁皇帝考定鐘律始以清黃鍾不應正聲實應倍無射乃去四清
聲之鐘加四倍聲之鐘以倍無射倍應鍾當變宮之位而以倍夷則
倍南呂當下羽之位與無射應鍾相應焉鐘體之制按周禮考工記
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謂之鐘鼎之齊又鳧氏為鐘兩樂謂之統統
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
謂之銜銜上謂之旋旋上謂之幹幹上謂之象象上謂之枚枚上謂之
景于上之懸謂之陸十分其統去二以為鈺以其鈺為之統去一

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修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鈺之長
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
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之所
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弁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
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鐘
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陸六分其
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圍之其制扁而不圓側懸於虞唐殷盈孫五代
王朴猶皆遵用其法至宋李照胡瑗始改正其紐使下垂我
聖祖仁皇帝考定鐘律以鐘體圓則周擊之而其聲皆同體扁則大面
聲必下小面聲必高且兩樂下垂口徑不平不能得渾厚中正之韻
乃更為指圓上下俱平之制又以鐘之取聲高下在於輕重厚薄之
實體及中空容積之度分乃本黃鍾之律先定其中空容積之度分
次考其質體之厚薄與夫鈞兩之重輕其法黃鍾鐘取黃鍾之會以

八八重倍之得六十四甬再八倍之得五百一十二甬以五百一十二甬之實積今尺二百二十寸三百九十九分二百一十一釐五百二十毫為中容數以六十四甬之實積二十七寸五分四十九分九釐四毫為體積數得重十三斤八兩厚一分五釐九毫外形除鈕高七寸四分四釐九毫中徑七寸一分四釐六毫上下各徑五寸三釐九毫雙龍為鈕枚帶之閒以八卦為文十六鐘外形皆同自大呂以下遞減其容積而增其體積大呂鐘厚一分六釐八毫重十四斤三兩五錢中容二百一十八寸九分二十五分三百四十八釐四百八十毫太簇鐘厚一分七釐七毫重十四斤十五兩七錢中容二百一十七寸三百七十二分六百三十六釐八百毫夾鍾鐘厚一分八釐九毫重十六斤中容二百一十五寸二分九分七釐三百七十七釐九百二十毫姑洗鐘厚一分九釐九毫重十六斤十三兩六錢中容二百一十二寸五分五分五百七十七釐二百八十八毫仲呂鐘厚二分一釐三毫重一十八斤中容二百一十一寸二分一十五分九百一十一釐四十毫蕤賓鐘厚二分二釐四毫重一十八斤十五兩四錢中容二百九寸二分五分七分七釐三百二十毫林鍾鐘厚二分三釐三毫重十九斤十一兩三錢中容二百七寸七分二十九分二百八釐八分八毫夷則鐘厚二分三釐六毫重十九斤十五兩六錢中容二百七寸一分八分四分四百七十八釐八十毫南呂鐘厚二分五釐二毫重二十一斤五兩三錢中容二百四寸四分一十三分四百六十六釐二百四十毫無射鐘厚二分六釐六毫重二十二斤七兩五錢中容二百二寸八分四分三百九十八釐七百二十毫應鍾鐘厚二分八釐四毫重二十四斤中容一百九十八寸九百七十一分五百一十釐四百毫四倍律鐘則遞增其容積而減其體積倍夷則鐘厚一分三釐三毫重十一斤三兩七錢中容二百二十五寸一十六分七百五十五釐八百四十毫倍南

呂鐘厚一分四釐二毫重一十二斤中容二百二十三寸四百六十分三百一十一釐六百八十毫倍無射鐘厚一分四釐九毫重一十二斤十兩二錢中容二百二十二寸一分五十分二百一十一釐二百毫倍應鍾鐘厚一分五釐七毫重十三斤五兩中容二百二十寸七分七十分二十三釐四十毫今之在縣者是也外有庫存舊鐘聲奔鬱而不揚其年代尺度輕重之原皆不可考徵之祖庭廣記載鐘制云黃鍾鐘重八斤六兩身高七寸五分旋高二寸一分頂闊五寸七分直闊四寸八分口闊六寸二分直闊五寸一分大呂鐘重七斤七兩太簇鐘重七斤十二兩夾鍾鐘重八斤七兩姑洗鐘重九斤十兩仲呂鐘重九斤五兩蕤賓鐘重九斤十兩林鍾鐘重八斤十二兩夷則鐘重八斤十一兩南呂鐘重十斤十三兩無射鐘重九斤十三兩應鍾鐘重十一斤八兩清黃鍾鐘重十一斤三兩清大呂鐘重十二斤清太簇鐘重十三斤十二兩清夾鍾鐘重十二斤十二兩體製並同黃鍾鐘不言其為何代之制以見存舊鐘驗之輕重悉不相合且其所載斤兩忽重忽輕不依本律之高下為損益亦未可據以為準也編縣之制舊以四清鐘附於十二正聲之次今以四倍鐘列於十二正聲之前皆以陽律置上層陰呂置下層自東而西縣之縣鐘者曰筍處周禮梓人為筍處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處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唇弁口出目短耳大胃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鐘虞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虛鳴銳喙決吻數目願脰小體驚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所懸而由其

所較之損益尺寸宜其一如舊編鐘之參差而不應律也今

欽頒新鑿取考工記博一殷二鼓三之說以黃鍾為本使各磬大小一制按律呂上下相生之法而為之厚薄又酌取范鍾黃鍾股九寸之說而折以今之尺度得股七寸二分九釐博五寸四分六釐七毫鼓一尺九分三釐五毫博三寸六分四釐五毫乃十分其股修以其一得七分二釐九毫為黃鍾磬之厚餘十五枚以次增損大呂磬厚七分六釐八毫太簇磬厚八分九毫夾鍾磬厚八分六釐四毫姑洗磬厚九分一釐仲呂磬厚九分七釐二毫蕤賓磬厚一寸二釐四毫林鍾磬厚一寸六釐四毫夷則磬厚一寸七釐八毫南呂磬厚一寸一分五釐一毫無射磬厚一寸二分一釐三毫應鍾磬厚一寸二分九釐六毫倍夷則磬厚六分六毫倍南呂磬厚六分四釐八毫倍無射磬厚六分八釐二毫倍應鍾磬厚七分一釐九毫荀虞承以羽屬崇牙柁業樹羽垂纒之飾及新舊編縣之大並與編鐘同拊磬之具古

以濡木後世亦以桐魚元以角今依太常式以檀木為之若鐘椎而小絲之屬一曰琴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邪以正人心也昔神農氏始削桐為琴虞舜揮之以歌南風其時止有宮商角徵羽五絃至周文武又各增一絃為少宮少商因有七絃琴之制宋太宗仿蔡邕之舊更加二絃為九絃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仁宗時又制兩儀琴十二絃琴十絃琴九絃琴同施於郊祀雅樂徽宗造大晟樂器更置一絃三絃之琴歷代以來制度不一考禮記明堂位古者有大琴中琴之別故爾雅大琴謂之離郭璞注為二十七絃又韓詩外傳謂伏羲琴長七尺二寸史記謂古者琴長八尺一寸又有十三絃者十五絃者二十絃者此皆所謂大琴也若七絃九絃十絃十二絃於制為中琴而其中惟七絃者今古因而不廢七絃琴體之制廣雅云長三尺六寸六分通考載孔子琴長三尺六寸四分釋之者曰七絃者應七始也長三尺六寸有奇象期之日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首廣

六寸象六合也嶽闕三分象三才也額長二寸四分象二十四氣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也徽十有三象十二律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二為下參天兩地之義也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也今

欽頒七絃琴自嶽山至焦尾絃度用四倍黃鍾之分準以今尺得長二尺九寸一分六釐乃九十分黃鍾之度以其三為嶽山之厚以其二十七為額長以其六十三為額廣以其七十二為肩廣以其五十四為腰廣尾廣亦如之設雁足於絃度四分之三立第七徽於絃度之半謂之中徽再各半之立第四徽及第十徽於第四徽至嶽山之半立第一徽第十徽至焦尾之半立第十三徽復三分其絃度於其一分立第五徽二分立第九徽於第五徽至嶽山之半立第二徽第九徽至焦尾之半立第十二徽復五分其絃度於其一分立第三徽二分立第六徽三分立第八徽四分立第十一徽此製琴之式也至於

取聲定調之法唐人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朱子深取其說以為絲聲不易之法宋人之制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徽為濁聲又上至四徽為中聲又上至一徽為清聲樂工指法按中徽一絃為黃鍾按上為大呂二絃為太簇按上為夾鍾三絃為姑洗按上為仲呂四絃為蕤賓單彈五絃為林鍾按上為夷則六絃為南呂按上為無射七絃為應鍾按上為清黃鍾各隨鍾律彈之咸應仲呂之商又宋七絃琴圖謂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徽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絃十徽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徽應七絃散聲今制則以三絃立宮四絃以下為商角徵羽一絃二絃則為倍徵倍羽樂工指法四絃以上用散勾五絃以下用

散挑琴之絃以十二絲為一綸宮絃用八十一綸商絃用七十二綸角絃用六十四綸徵絃用五十四綸羽絃用四十八綸倍徵絃用一百八綸倍羽絃用九十六綸若夫旋宮換調

御製律呂正義備載其定聲之位而太常樂工則仍依唐人吹管定絃之法故四時雖各奏月調而琴不更請焉二曰瑟陳陽云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前其柱則清卻其柱則濁昔者庖犧氏作瑟本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考禮記明堂位古者原有大瑟小瑟之別故爾雅曰大瑟謂之灑又三禮圖云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用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然則今所用者蓋頌瑟也考宋大晟樂之瑟長七尺二寸以桐為背以梓為腹而漆其腹與首尾練絲熟而朱之又於首尾之下為兩孔使其聲條達蓋即記所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者是也設絃二十五絃各一

柱以第一絃至十二絃為十二律中聲以十四絃至二十五絃為十二律清聲中清相應變彈之今瑟用黃鍾之度得七寸二分九釐為首長倍之為尾長六倍之為絃度九倍之為通長又以倍黃鍾之度為首廣二十分其首廣去三以為尾廣去二以為後腰廣去一以為前腰廣其前首以黃鍾之度為通高十分之一以為前後腰之高廣以其六為前首之額厚以其八為後尾之通高以其五為尾厚首自邊至足用黃鍾三分之二尾自邊至足用黃鍾之半而以黃鍾四分之一為邊厚二十五釐並三倍黃鍾之數用絲二百四十三綸中一絃用黃餘以朱其定聲取調之法以黃鍾正宮之下徵定中絃散聲復以中絃全度四分之三設柱以和之以上十二絃為濁音一均之分散聲皆和以黃鍾宮之徵音下十二絃為清音一均之分散聲皆和以大呂宮之徵音取徵音者以絲音尚徵也此二均已定乃隨各宮調設柱以別度分之遠近依次遞遷而旋相為用焉如一絃定

某律而六絃十一絃亦取某律某聲而為某字二絃定某律其七絃十絃亦取某律某聲而為某字三絃以下準此移柱改絃旋宮轉調而七調無不可通律呂無不為用矣竹之屬一曰排簫劉熙逸雅云簫者肅也聲肅肅而清也昔舜作十管簫長二尺其形參差如鳳翼音如鳳聲故世謂之鳳簫詩周頌簫管備舉禮記月令均簫管周禮小師掌教簫笙師掌敝簫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筲郭璞注云編二十二管長一尺四寸曰言十六管長一尺二寸曰筲又名籥今排簫十六管蓋所謂筲也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陳暘曰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言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筲有底無底其說不同今之排簫編如鳳翼左律右呂十二正聲四倍聲凡十六管皆無底同徑二分七釐四毫合黃鍾之徑度而十六管之長則各依其本律左以倍夷則為第一管長今尺九寸一分二毫次倍無射長八寸九釐

次黃鍾長七寸二分九釐次太簇長六寸四分八釐次姑洗長五寸七分六釐次蕤賓長五寸一分二釐次夷則長四寸五分五釐一毫次無射長四寸四分五釐五毫右以倍南呂為第一管長八寸六分四釐次倍應鍾長七寸六分八釐次大呂長六寸八分二釐六毫次夾鍾長六寸六釐八毫次仲呂長五寸三分九釐三毫次林鍾長四寸八分六釐次南呂長四寸三分二釐次應鍾長三寸八分四釐載以木橫連橫高一尺一寸五分橫如之樣以朱漆描金為飾二曰洞簫漢邱仲作唐人謂之尺八截紫竹為之宋元以前雅樂皆無此器所稱簫者皆排簫也明始以洞簫隸樂官今制用四倍黃鍾之管為體定徑為四分三釐五毫得黃鍾之分一尺一寸五分七釐二毫大呂之分一尺八分三釐六毫太簇之分一尺二分八釐六毫夾鍾之分九寸六分三釐二毫姑洗之分九寸一分四釐三毫仲呂之分八寸五分六釐二毫蕤賓之分八寸一分二釐七毫林鍾之分七寸七分一

次黃鍾長七寸二分九釐次太簇長六寸四分八釐次姑洗長五寸七分六釐次蕤賓長五寸一分二釐次夷則長四寸五分五釐一毫次無射長四寸四分五釐五毫右以倍南呂為第一管長八寸六分四釐次倍應鍾長七寸六分八釐次大呂長六寸八分二釐六毫次夾鍾長六寸六釐八毫次仲呂長五寸三分九釐三毫次林鍾長四寸八分六釐次南呂長四寸三分二釐次應鍾長三寸八分四釐載以木橫連橫高一尺一寸五分橫如之樣以朱漆描金為飾二曰洞簫漢邱仲作唐人謂之尺八截紫竹為之宋元以前雅樂皆無此器所稱簫者皆排簫也明始以洞簫隸樂官今制用四倍黃鍾之管為體定徑為四分三釐五毫得黃鍾之分一尺一寸五分七釐二毫大呂之分一尺八分三釐六毫太簇之分一尺二分八釐六毫夾鍾之分九寸六分三釐二毫姑洗之分九寸一分四釐三毫仲呂之分八寸五分六釐二毫蕤賓之分八寸一分二釐七毫林鍾之分七寸七分一

釐四毫夷則之分七寸二分二釐四毫南呂之分六寸八分五釐七毫無射之分六寸四分二釐一毫應鍾之分六寸九釐五毫乃以姑洗仲呂之分相併得一尺七寸七分五毫應下羽上字為通長以蕤賓林鍾之分相併得一尺五寸八分四釐二毫應變宮尺字為出音孔以夷則南呂之分相併得一尺四寸八釐一毫應宮尺字為字為第一孔以無射應鍾之分相併得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七毫應應商聲凡字為第二孔以黃鍾大呂之分相併折中得一尺一寸二分四毫應角聲六字為第三孔以太簇夾鍾之分相併折中得九寸九分五釐九毫應徵五字為第四孔以夷則南呂太簇夾鍾四律之分相併折中再半之得八寸五分五釐應徵聲乙字為第五孔以夷則南呂之分相併折中得七寸四分四釐應變宮尺字為後出孔而與出音孔同聲相應焉再以六字孔與高尺字孔之分相併得一尺八寸二分四釐五毫適合本管倍姑洗之分以取低上字又以高工字高凡字相併折中之分五寸九分三釐與乙字孔八寸五分之分相併而折中之得七寸二分一釐五毫適合本管夷則之分以取高上字諸孔內無高工字高凡字孔則以工字代高工以凡字代高凡而合乙字以取之三日笛風俗通曰笛條也湯條邪志納之雅正也周禮笙師掌教吹篴杜子春謂如今時所吹五孔竹篴然古篴本四孔漢京房加一孔以應商聲故五孔耳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又按房邕及晉荀勗梁武帝諸制皆以合聲為角音孔亦皆五宋太常備則六孔依編架黃鍾為合聲兼二變而吹之以從下而上第一穴為太簇半竅為大呂次上穴為姑洗半竅為夾鍾又次上穴為仲呂又次上穴為林鍾半竅為蕤賓又次上穴為南呂半竅為夷則變聲為應鍾謂用黃鍾清與仲呂雙發謂之變聲半竅為無射後一穴為黃鍾清不以橫吹而有後穴大抵如今洞簫之制也又宋李宗諤樂纂云橫笛小篴也有者謂之義荷笛今之笛皆橫吹而

無義荷是或篴之變制乎其制用四倍黃鍾之管為體定徑四分三釐五毫與簫徑同第簫之體長得本管律呂之倍與正笛之體短得本管律呂之正與半短則聲高故尺字應簫之五字而工字應簫之乙字焉其開孔自吹口至末通長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七毫得無射應鍾相併之分為乙字聲應商聲自笛末至出音孔間其中有一孔最下一孔為黃鍾之分得一尺一寸五分七釐二毫其上一孔為大呂之分得一尺八分三釐六毫同為上字聲應角聲又次則出音孔為低尺字得大簇夾鍾相併折中之分九寸九分五釐九毫應變徵出音孔之上其第一孔為工字則姑洗仲呂相併折中之分得八寸八分五釐二毫應徵聲第二孔為凡字則蕤賓林鍾相併折中之分得七寸九分二釐一毫應羽聲第三孔為六字則夷則南呂相併折中之分得七寸四分四釐應變宮第四孔為五字則無射應鍾相併折中之分得六寸二分五釐八毫為通長之半聲應宮聲第五孔則以無射應鍾相併折中之分與姑洗仲呂相併折中之分之半相併又折中取之得五寸三分四釐二毫與通長同為乙字同應商聲最上第六孔則以姑洗仲呂相併折中之分半之得四寸四分二釐六毫適合第一孔之半與出音孔同為尺字同應變徵再以尺字孔與六字孔之分相併得一尺一寸四分六釐六毫適合本管黃鍾之分以取低上字又以高工字高凡字相併折中之分三寸七分四釐與乙字孔五寸三分四釐二毫之分併而折中之得四寸五分凡字則以工字代高工凡字代高凡而合乙字取之連吹口以上共管長一尺八寸五分以金飾為龍首尾故又謂之龍笛焉四曰篴者嗾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也世本云暴辛公造爾雅曰大篴謂之沂郭璞注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但其制有十孔九孔八孔七孔六孔之異言十孔者

陳氏樂書引先儒之說也言九孔者以公彥之說也言八孔者廣雅之說也言七孔者鄭眾之說也言六孔者蔡邕之說而宋箎之制也聶崇義獨以八孔為是陳賜則兼收眾說曰六孔六律之正聲也八孔八音之正聲也十孔五聲五倍之聲也獨以鄭氏七孔之注為失考邢昺疏云鄭司農注周禮云箎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則鄭氏與廣雅蓋同一制矣今制內開一孔外開五孔末開二出音小孔連吹孔及底孔共為十焉其法用三十二倍黃鍾之管為體得八分七釐以為箎之徑又定半太簇半夾鍾相和之分為九寸九分五釐九毫半姑洗半仲呂相和之分為八寸八分五釐二毫半蕤賓半林鍾相和之分為七寸九分二釐一毫半夷則半南呂相和之分為七寸四分釐半無射半應鍾相和之分為六寸二分五釐八毫半黃鍾半大呂相和之分為五寸六分二毫故自吹口至管末用半大簇半夾鍾相和之分得九寸九分五釐九毫於管末設底開一孔為工字

應宮聲與簫之工字笛之五字合用半姑洗半仲呂相和之分與半蕤賓半林鍾相和之分相併折中得八寸三分八釐六毫開出音二小孔為低六字聲應角聲次用半夷則半南呂相和之分得七寸四分釐開向外第一孔為五字聲應變徵次用半無射半應鍾相和之分與半黃鍾半大呂相和之分之半相併折中得五寸九分三釐開向外第二孔為乙字聲應徵聲次用半太簇半夾鍾相和之分之半得四寸九分七釐九毫乃通體之半開向外第三孔為上字聲應羽聲次用半蕤賓半林鍾相和之分之半得三寸九分六釐開向外第四孔為工字聲應宮聲與底孔相應次用半無射半應鍾相和之分之半與半黃鍾半大呂相和之分之四分之一相併折中得二寸九分六釐五毫開向外第五孔為凡字聲應商聲次用半太簇半夾鍾相和之分之四分之一得二寸四分八釐九毫開向內一孔為高六字聲應角聲與出音孔相應至尺字孔本應取於半姑洗半仲呂相和

之半因其位適與工字孔近難於設孔故於乙工二字孔合取之猶簫笛之合尺六二孔取上字也五日管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始為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為琯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高辛氏又為展管商頌曰嘒嘒管聲周頌曰簫管備舉樂記曰從以簫管周官小師掌鼓之管掌桴之笙師掌教吹之則管為樂器之尚也久矣第古者之管其制不傳考鄭氏注周禮云管如箎六孔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與今之前後九孔借哨取聲者特異而唐人有雙鳳太平諸管宋又有拱宸管前籍載其制度而亦並亡今世之用惟頭管而已俗樂取之雅樂不尚焉按

御製律呂正義云頭管之制以黃鍾為體徑得今尺二分七釐四毫其長則用姑洗之分除哨口得五寸七分六釐為合字設以上字哨乃應笛之合字自此以上定五寸三分九釐三毫為仲呂之分五寸一分二釐為蕤賓之分四寸八分六釐為林鍾之分四寸五分五釐一毫為夷則之分四寸三分二釐為南呂之分四寸四分釐五毫為無射之分三寸八分四釐為應鍾之分三寸六分四釐為半黃鍾之分三寸四分一釐三毫為半大呂之分三寸二分四釐為半太簇之分三寸三釐四毫為半夾鍾之分用蕤賓林鍾之分相併折中得四寸九分九釐為第一四字孔應宮聲次用夷則南呂之分相併折中得四寸四分三釐五毫為第二乙字孔應商聲次用半黃鍾半大呂相併折中之分與無射應鍾相併折中之分再併而折中之得三寸七分三釐五毫為第三上字孔應角聲次用半黃鍾半大呂相併折中之分得三寸五分二釐九毫為第四後出之孔應清角變徵之間於笛應高上低尺之間所謂勾字也次用半太簇半夾鍾相併折中之分得三寸一分三釐七毫為第五尺字孔應變徵次用四字孔之分之半得二寸四分九釐五毫適當半蕤賓半林鍾相併折中之分為第六工字孔應徵聲次用尺字孔之分之半得一寸五分六釐八毫適

當半大簇半夾鍾相和之分之四分之一為第七六字孔應變宮次
用乙字孔之分之四分之一得一寸一分八毫適當夷則南呂相併
折中之分之二分之一為第八後出之五字孔應宮聲次用六字孔
之分之半得七分八釐四毫適當半大簇半夾鍾相和之分之八分
之一為最上第九孔高乙字應商聲而凡字則合工六二孔取之高
上字則帶於高乙字中焉此黃鍾大管之制也又有半黃鍾小管八
孔取音九今引導樂用九孔大管故第詳大管之制又籥笛篪皆有
姑洗仲呂之別姑洗籥笛皆四倍黃鍾之積筭則又八之為三十二
倍仲呂籥笛皆三倍半黃鍾之積筭則又八之為二十八倍所以備
陰陽二均也今

頌樂器惟有陽律一均故不並詳仲呂管之度而匏土之音亦惟載
黃鍾一均焉匏之屬曰笙劉熙逸雅云笙生也象物之貫地而生也
女媧氏始制爾雅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郭璞注云列管瓠中施

黃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又三十六簧曰笙宋笙制第一管
為頭子應鍾清聲第二管為中音管黃鍾正聲應中音子第三為第
三管應鍾正聲應頭子第四為第四管南呂正聲應第五子第五為
中呂管無射正聲無應第六為大托管蕤賓濁聲應托聲第七為大
五管大呂正聲無應第八為太韻管姑洗濁聲有應第九為第五子
南呂清聲應第四管第十為中音子黃鍾清聲應中音第十一為托
聲管蕤賓正聲應大托第十二為著聲管姑洗正聲應大韻第十三
為仙呂管夾鍾正聲無應第十四為商聲管太簇正聲第十五為平
調子林鍾清聲第十六為平調管林鍾正聲第十七為後韻太簇濁
聲應商聲第十八為義聲管夷則正聲無應第十九為托聲管中呂
正聲無應蓋所謂巢笙也今制損去二簧凡十七簧通匏高一尺六
寸五分匏高二寸三分圓徑二寸五分三釐吹高一寸二分五釐十
七管皆徑一分六釐五毫其出音孔至簧之長短則以三十二分黃

鍾管之七為體定黃鍾之分為四寸三分九釐二毫大呂之分為四
寸一分一釐三毫太簇之分為三寸九分四毫夾鍾之分為三寸六
分五釐六毫姑洗之分為三寸四分七釐仲呂之分為三寸二分五
釐蕤賓之分為三寸八釐四毫林鍾之分為二寸九分二釐八毫夷
則之分為二寸七分四釐二毫南呂之分為二寸六分二毫無射之
分與大呂之分相併折中得四寸二分五釐二毫聲應姑洗之律
為低上字管倍之得八寸五分五毫聲應蕤賓之律為低尺字管以
太簇夾鍾之分相併折中得三寸七分八釐聲亦應蕤賓為高尺字
管倍之得七寸五分六釐聲應夷則之律為低工字管以姑洗仲呂
之分相併折中得三寸三分六釐聲亦應夷則為高工字管倍之得
六寸七分二釐聲應無射之律為低凡字管以蕤賓林鍾之分相併
折中得三寸六毫聲亦應無射為高凡字管倍之得六寸一釐二毫

聲應半黃鍾之律為低六字管以夷則南呂之分相併折中得二寸
六分七釐二毫聲亦應半黃鍾為高六字管倍之得五寸三分四釐
四毫聲應黃鍾之律為低五字管以無射應鍾之分相併折中得二
寸三分七釐五毫聲亦應黃鍾為高五字管倍之得四寸七分五釐
聲應太簇之律為低乙字管以黃鍾大呂相和之分與太簇夾鍾相
和之分相併折中得四寸一釐六毫聲在姑洗蕤賓之間為勾字管
高上字管之分與低上同最低工字乙字管之分與低工低乙同而
高凡字亦有二管各管字皆與笛相應其施簧之法自上字以下諸
管聲遞低則漸長而輒以上諸管聲遞高則漸短而硬攢管之法以
上字列首二管次低乙字次低五字次低凡字次低尺字次低工字
次高五字次高勾字次高凡字次高工字次高尺字次高六字次低六
字次低尺字次低乙字而以高凡字管列第十七焉土之屬曰壎白
虎通曰壎之為言重也重然而萌也王子年拾遺記云庖羲氏造詩

小雅伯氏吹壎爾雅大壎謂之邠郭璞注云灼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鍾又作壎周禮小師教之管職播之笙師吹之陳陽曰壎之為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又有雅壎頌壎之別焉馬端臨云古雅壎如雁子頌壎如雞子宋初無頌壎至皇祐中始制頌壎前下一穴為大簇上二穴右為姑洗落下一穴為仲呂左雙啓為林鍾後二穴一啓為南呂雙啓為應鍾合聲為黃鍾頌壎雅壎對而吹之今制用八倍黃鍾之管為體而以半夷則半南呂相併折中之分得二寸二分一釐七毫為內高其腹內徑則一寸七分二釐二毫其底內徑則一寸一分四釐八毫其定字以頂孔應黃鍾之律為工字以半無射半應鍾相併折中之分得一寸九分七釐一毫聲應姑洗者為前面居中第一孔六字半之得九分八釐五毫聲應半黃鍾者為後面偏右之第五孔尺字以黃鍾大呂相併折中之四分之一得一

寸七分六釐四毫聲應蕤賓者為前面偏左之第一孔五字以大簇夾鍾相併折中之四分之一得一寸五分六釐八毫聲應夷則者為前面偏右之第三孔乙字以姑洗仲呂相併折中之四分之一與蕤賓林鍾相併折中之四分之一相併而折中之得一寸三分二釐為後面偏左之第四孔上字六孔中獨無凡字則以工字孔代之古壎徹黑雖取義水德實於律呂無與今則與洞簫篪笛皆髹之以朱而以金繪為雲龍之飾焉草之屬一曰蕤鼓周禮鼓人以蕤鼓鼓軍事又鞀人為鞀陶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之蕤鼓又作蕤爾雅曰大鼓謂之蕤即詩云蕤鼓維鏞是也又名縣鼓即禮器云縣鼓在西是也今制面徑四尺五分腹徑五尺長三尺三寸續以雲龍五采鼓腰有四環平縣於架架四柱柱高七尺一寸縱橫各五尺三寸二曰楹鼓禮記明堂位殷楹鼓鄭氏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又名建鼓儀禮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鄭氏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

而載之樹之附也魏晉以降復商制而植之隋唐又樓翔鸞於上宋更設重斗方蓋蒙以朱網張以絳紫繡雅飾以五采羽今制面徑二尺七寸腹徑三尺長三尺二寸中貫以柱下設獸跗上覆黃蓋頂置翔鸞四旁垂五采流蘇三曰足鼓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鄭氏注云足謂四足也曹氏曰足鼓以跌承之即左傳楚伯勞射王鼓跗是也又考隋書音樂志云革之屬五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般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然則足也楹也建也鼓也縣也蓋名異而實則一耳今制面徑二尺八寸五分腹徑三尺四寸長二尺六寸下承以足高三尺六寸跗如十字縱橫二尺二寸高六寸五分四曰搏拊周禮太師大祭祀帥誓登歌令奏擊拊鄭康成云拊形如鼓以革為表者之以楨亦以節樂又禮記明堂位作拊搏拊今制面徑六寸二分腹徑一尺七寸長一尺一寸五分中貫以楨維以紅絲繫樂作則掛於頸以手拍之闕則臥於架上架高二尺

五寸橫九寸座廣一尺六寸五曰相鼓禮記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氏注曰相以節樂即拊也按上文既云會守拊鼓下又曰治亂以相則明屬一物其非拊也審矣又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趨之以雅是相與雅同為節武舞之器故唐人於武舞中用之但孔穎達云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而方慆亦云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則相又不專用於武舞矣今制面徑四寸三分腹徑如之長一尺二寸臥置於架以桴擊之架同搏拊六曰鼓鼓尚書下管鼓周禮小師掌教鼓鼗鼗擊桴鼓儀禮大射禮鼗何於頌磬西紘鄭氏注云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又爾雅大鼓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鞀禮記月令修鞀鞀又作鞀詩商頌置我鞀鼓劉向逸雅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也今制面徑五寸九分腹徑七寸八分長六寸五分植柄於腹兩旁有耳維以紅絲繩架高一尺九寸橫九寸七曰提鼓周禮大司馬師執提鄭衆云提

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按此則提鼓乃軍中之節今引導樂所用之提鼓纖腰廣首維以紅絲絛蓋即宋蕭思所謂細腰鼓耳是胡部樂器非雅樂器也其制面徑五寸八分腹徑五寸長七寸五分有環繫繩以便提挈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故革之屬獨不用鍾律木之屬一曰祝二曰敵又作圍尙書合止祝敵詩頌蕤磬祝敵周禮小師掌教祝敵禮記樂記有柷楬明堂位有指擊先儒皆注為祝圍蓋祝敵以柷楬為體柷楬以指擊為用樂之始作擊柷以合之樂之將終操敵以止之也柷之制前代皆形如漆桶正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容十蒲內有椎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唐制則旁開一孔納手於內擊之以舉樂宋仁宗乾道間又從禮官議東方圖以青隱為青龍南方圖以赤隱為丹鳳西方圖以白隱為鸞虞北方圖以黑隱為靈龜中央圖以黃隱為神螭陳暘曰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用以作樂

居宮縣之東所以象春物之成始也今制折以今尺用二倍黃鍾之度得深一尺四寸五分八釐復改正方者為斗狀上廣下狹仍以十蒲之積均之得上方二尺一寸八分七釐下方一尺六寸九分四毫鼓柷者謂之止形如椎柄長二尺四寸敵之制古者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齟齬以木長尺攔之唐制用竹長二尺四寸析為十二莖先擊其首次三戛齟齬宋仍其制亦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陳暘曰伏虎西方之陰物也二十七齟齬三九之數也攔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用以止樂居宮縣之西所以象秋物之成終也今制亦刻木為伏虎用黃鍾之數高七寸二分九釐三倍之得長二尺一寸八分七釐二十七齟齬皆高一寸九分長六寸三分座高六寸四分長九寸二分廣二尺鼓敵者謂之鼗其制度及戛法皆仍唐宋之舊三曰拍板所以代拊而節樂蓋古者春牘之遺意也創於唐時胡部樂中用之其制長闊如手厚寸餘以韋連

之大者九版小者六版宋亦用六版長寸上銳薄而下圓厚以檀若桑木為之今長二尺六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厚五分削木為兩連以絲繩引導樂用以為節文舞之器一曰籥二曰翟詩衛風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禮記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欲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考籥之制古有六孔者用以吹籥章所飲之籥籥是也三孔者用以舞即舞人所執之籥也鄭康成以為文舞有持羽吹籥者其說恐誤翟析白羽為之詩所謂無冬無夏值其翬羽是也又劉濂云凡執籥秉翟者左手籥右手翟未開舞時籥在內翟在外籥橫而翟縱蓋左手屬陽右手屬陰陽主於聲陰主於容故左籥而右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籥內而翟外籥象衡運準平翟象表端繩直故籥橫而翟縱也爾雅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鈞今制竹籥長一尺四寸圓徑一寸開三孔朱漆翟以木為柄長一尺七寸朱漆金龍首上植雉尾引樂之器曰塵尾所以指麾也周禮巾車建大麾以田以封藩國鄭氏注云以色則黑夏后氏之所建也後世以纁帛為之繪升龍其上執之以令樂工樂作則舉止則偃宋仁宗景祐五年改作小籥承以雙龍錯采為信幡字樣元制亦繪金雙龍明用紅羅長七尺兩而繪雲龍一升一降上下有金彩花板上繪雲下繪山水木干長一丈飾以朱漆銅龍頭鉤自明以前塵尾用一今則增為二長七尺闊一尺身用朱紵絲首則以青縑書中和二字通繪繪金并龍朱于長九尺上飾龍首承麾其上架高一尺七寸五分廣二尺引舞之器曰節旄也周禮有旄人鄭氏注云旄者牛尾也舞者所持以指揮又爾雅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鼓以節之舞之節節以節之今制引舞節二亦以旄牛尾畫為赤色凡九就有畫朱于長九尺金為曲首以雜節架高二尺二寸廣二尺歌生所執有節舞者忽也備忽忘也一名手版禮玉藻笏天子以象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二

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
明制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而未詳樂舞生之用
本朝太常儀制凡歌生皆執手版闕里自更定冠服後亦增用焉其
制木質粉飾長一尺三寸五分下寬二寸五分上殺三分通厚三分
樂舞生冠服宋釋奠文宣王登歌樂執麾挾仗色掌事巾幘樂工
黑介幘並緋縹縹袍白絹抹帶元宣聖廟樂工黑漆冠綠羅生色胄
背花袍皂靴明文廟樂生服緋袍展角幘頭草帶皂靴文舞生冠服
同今制文廟樂舞生服紅緞葵花補袍綠袖帶銅裏金起焰金梭帽
頂皂靴執事生服青絹袍帽頂先是闕里樂舞生冠服猶沿用前
明舊制雍正二年禮部侍郎王景曾始奏定一如國子監之制樂舞
生宋金管孔氏子弟肄習供祀元世祖中統三年正月修宣聖廟成
閏九月東平路總管嚴忠範請補廟學樂工始用他姓明太祖洪武
七年勅宣聖廟四時祭祀所用樂舞生於府州縣儒學生員內或於
民間俊秀子弟內選專壹在廟習演樂舞照廩膳生員事例除本身
優免外仍免供給人二丁是年於濟寧曲阜等處選到張濤陳慶等
一百二十名神宗萬曆四十年山東提學道奏准樂舞諸生准令讀
書與儒童一體考試取中文理優通者發兗州府學充附不拘額數
次擇文理粗通者四名給以衣巾暫寄曲阜縣學在廟領班
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額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優
免之例俱如前朝十三年部議入學名數准照大學例取三十六名
送府學充附領班衣巾四名送縣學充附雍正五年山東學政王世
琛奏准樂舞生照會典止設一百五十四名每於考試擇其文理優
長者酌取四名入曲阜縣學充附其撥兗州府學充附之三十六名
俱行裁革

述曰嗚呼聲音之道亦難言矣哉必稽古今考傳記效氣物中心耳
默會乎先王制作之本原而精通乎天地萬物之故乃可得而言也

昔在成周樂備六代琴瑟羽籥皆肄成均故上自王朝下及侯國如
師曠師乙伶州鳩者流類能契精微習器數用以傳子孫而著氏族
秦漢以來此道崩壞制氏之業久絕不傳後世言樂者若荀勗阮咸
牛弘何妥萬寶常裴知古王朴和峴范鎮胡瑗阮逸李照楊傑劉几
魏漢津蔡元定陳暘張鷟李文察朱載堉之屬各以一家言紛紜聚
訟就中惟咸稱神解寶常知古雅號知音元定深究理數之奧其他
沾沾者不過較長短於累黍之縱橫定正哇於聲調之高下更或求
之斷爛殘闕之簡篇蝕沒銷沉之尺量其誣之甚者至請人君指度
荷荷一時而欲以協神人垂萬世難已蓋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
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證母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然則
非好學深思而別具宿悟神契者又烏足以與於斯邪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二十六

戶田第七

汾嘗讀楚茨之首章曰我黍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蓋田事成而品物備品物備而祀事明未嘗不歎先王之制田祿以惠臣下而使公卿世世得以力農事而奉宗廟祭祀者其義至深且遠也關里之有廟祀始自袁周更歷二千二百餘年子孫四時入廟潔奉蒸嘗所以報明德而薦馨香者迄於今不廢然則稽田祿述古今以無忘所自亦小雅詩人之意也考自秦以前魯人以歲時奉祀孔子其主鬯之人圭田之制弗可得詳已漢初始以宗子奉祀事元帝時始有封戶平帝時始有國邑而春秋薦享亦聞有出王家穀者魏晉以降有封爵而無胙土其所食戶亦隨時升降唐末喪亂百官俸給往往不繼而文宣公爲歲賜百緡以充牢醴宋初襄封者常兼他職食俸亦以階爲轉遷至

大中祥符開始專有祀田沿及金元代多增給明洪武時定給祭田二千大頃歲收其租入以供廟祀餘悉爲衍聖公廩祿

國朝因之蓋依然周制公卿有田祿以奉宗廟之遺意矣今謹詳歷代因革損益之制於左

土田之制自漢元帝初元元年詔關內侯霸以食邑八百戶祀孔子始嗣後爵爲列侯又晉上公其封戶或加至一千戶二千戶或減至五百戶二百戶一百戶並以子孫之歲入充宗廟之祭祀至唐中宗神龍元年始詔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尋以唐季喪亂廩給不時宣宗大中元年從宰相白敏中奏給文宣公歲絹百疋以充享祀而采邑復廢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始專賜祭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增賜田一百大頃八年三月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以二十頃廟學贖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簾幕五十頃歲收出糶修葺祠宇是年又賜田一百大頃金章宗

明昌元年以兵革後舊賜田二百大頃內失地四十八頃八十六畝戶部劄於徐州豐縣地內撥補五年續給地六十五頃房屋四百間泰和元年詔撥給廟東南泮宮地六十四畝有奇助釋貧費元成宗大德五年濟寧路達魯花赤按禮不花以修廟餘資置任城縣田二十頃九年賜尙珍署官田五十頃順帝元統元年以鄆城之籍沒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七間賜孔氏明太祖洪武元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爲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撥佃戶承種供廟祭及屬官廩給餘者爲衍聖公祿俸七年以歲久田荒詔添撥佃戶承種成祖永樂五年二月又賜贈廟田七十三大頃英宗正統四年秋八月戶部奏准存佃戶五百戶湊入二千丁專以辦納籽粒以供祭祀

國初圈入旗地七十大頃畱下東安縣地十二頃有奇順治十年詔以山東德魯二藩莊地照數補給此歷代及我朝頒賜祀田之大凡也今析而數之凡爲屯者五曰鄆城曰鉅野曰平陽曰東阿曰獨山爲廠者四附於各屯而關東阿爲官莊十有八

在曲阜者十二曰張羊莊曰城西大莊曰春亭莊曰紅廟莊曰齊王莊曰南池莊曰安基莊曰齊王坡曰顏孟莊曰馬草坡曰下地屯曰胡二窩在泗水者四曰西岩莊曰安寧莊曰魏莊曰戈山廠在鄒縣者二曰魯源莊曰黃家莊曰郛城原額屯廠地六百二頃鉅野原額屯廠地五百九頃平陽原額屯廠地四百四十八頃東阿原額屯地七十六頃獨山原額屯廠地二百二十頃四十三畝六分二釐四毫四絲七忽曲阜原額官莊地六十四頃五十五畝泗水原額官莊地六十二頃八十畝二分七釐五毫五絲三忽鄒縣原額官莊地十七頃二十一畝一分通計五屯四廠及十八官莊原額地共二千大頃但

見在地畝統計荒熟郟城存屯地三百六十七頃一十五畝五分八釐二毫六絲三忽厥地五十四頃七十二畝五分六釐四毫鉅野存屯地一百八十六頃二十四畝一分七釐厥地三十頃三十畝三分四釐平陽存屯地二百三十一頃一十畝九分四釐一毫七絲厥地十二頃七畝四釐六毫東阿存屯地三十二頃六分一釐四毫七絲獨山存屯地六十一頃七十五畝五分四釐厥地二頃七十四畝七分二釐曲阜十二官莊存地六十頃五十六畝九分五毫四絲四忽泗水四官莊存地五十一頃七十三畝八分一釐三絲鄒縣二官莊存地六頃五十四畝二分二釐三毫七絲通計五屯四厥十八官莊共見存荒熟地一千九十六頃九十六畝四分五釐八毫四絲七忽較二千原額缺地九百三頃三畝五分四釐一毫五絲三忽此外又有沈河屯地七十三大頃在滋陽縣袁家莊者五十頃顏村店者三頃故縣村者一頃在濟寧州杏林莊者二十頃即永樂五年續賜之

地也有東平厥地大畝二十三頃滋陽厥地二十七頃九十一畝四分七釐曲阜厥地十九頃六畝五分三釐即順治十年撥補之地也又鄒縣有尼山書院祭田一十三頃五十畝曲阜有明洪武初賜五十五代衍聖公地一大頃通前共見存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有奇較之會典所載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尚不及十分之六焉會典又載孔氏廟宅基三頃二十七畝五分今並見存五屯額賦每大畝徵銀六分又米折銀二分四釐共徵銀八分四釐其寄莊戶不供林廟差役者又每大畝加銀六釐共徵銀九分官莊厥地則視地之肥磽歲之豐歉以上下其賦故稅額向無定數佃戶五百戶有在五屯者有在官莊者每丁俱徵銀八分初無定額康熙五十二年

恩詔直省丁銀以康熙五十年為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時佃戶在五屯者存四千一百二十丁共徵銀三百二十九兩六錢在官莊者存八百九十四丁共徵銀七十一兩五錢二分遂為定額雍正四年詔直省丁銀皆攤入地畝而闕里以有廟戶佃戶二等官莊佃戶又租無常額故一切尚循舊制迨乾隆七年始奉部議廟戶及書院官莊佃戶皆如故通隸守衛百戶徵收其五屯佃戶丁銀盡攤入地畝通計每大畝攤入銀四釐六絲三忽五微二十五年編審五屯存戶二百四十四丁八千六百有三官莊存戶七十三丁一千六百四十五屯舊有集稅銀一百六十兩六錢一分雍正八年六十八代衍聖公奏明奉旨著各州縣徵收解交曲阜縣以為歲修書院林廟之用續因集場有停廢之處節次裁減今尚存銀一百一十九兩八錢一分又乾隆六年九卿議准監察御史陶正靖條奏添設中庸書院祭銀四十兩於

鄒縣正項錢糧內支給亦附志於此廟戶之役起於南宋考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詔免近孔子墓民孔景等五戶課役以掌洒掃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夏四月又給孔廟洒掃十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秋七月詔給兗州宣父廟戶二十睿宗太極元年詔下兗州取側近孔廟三十戶供洒掃元宗開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幸孔子宅給復近墓五戶二十七年詔文宣陵并舊宅立廟量加人洒掃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五十戶懿宗咸通四年又給五十戶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六月幸曲阜給復廟側十戶為洒掃戶宋真宗景德四年夏五月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至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帝幸曲阜給近便十戶奉瑩域仁宗慶歷四年勅差本縣中等人戶五十人充本廟洒掃時梁適知兗州乞以廂兵代廟戶並請裁減人數時宰章德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不可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先師

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乃已神宗熙寧中王安石新法行裁減廟戶存三十八人林戶存三人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奏罷新法五年依四十六代孫鴻臚卿宗翰請仍復舊制差廟戶五十人林戶五人元太宗九年給復守廟一百戶世祖至元二年尚書省以括戶之故盡罷為民太常少卿王磐爭之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省無多其損國體甚大以格於時議而止至成宗大德九年以五十三代衍聖公治奏請始給復二十八戶明太祖洪武元年特置洒掃戶一百一十五戶在廟者百在林者七在書院者八合於曲阜等州縣選民間俊秀無過子弟充當雜泛差役一概蠲免

國朝順治元年秋九月巡撫方大猷題准仍依舊制其丁賦每丁徵銀一錢其丁額亦照康熙五十二年之例額丁一千九百一十五共

關里文獻卷二十六

五

徵銀一百九十一兩五錢乾隆二十五年編審林廟尼山共見存戶一百有三丁四千八百五十五又乾隆六年九卿議准御史陶正靖條奏中唐書院添設門子二名每名工食銀六兩鄒縣支給述曰闕里舊志載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置守廟百戶及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二事考家語孔子葬魯城北泗水上羣弟子及魯人往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焉大史公作世家仍其舊說且曰子適魯親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是當日之守衛林廟者實魯諸儒並非如後世官為給掃除之役也至建寧二年魯相晨祀孔子廟二碑具在亦無給守廟百戶之事牽引傳會殊屬無當又舊志載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而魏文帝黃初元年又云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考漢元嘉三年碑魯相乙瑛請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魏黃初碑亦云置百石卒史卒史卒者其官而百石者其秩也漢制固是

如此今舊志既誤石為戶而新志即據以為建置百戶之由可謂以訛傳訛其失益甚者矣又新舊二志俱載北魏賜田以養孔子孫考此田在懷州夫子陂廟基上祖庭廣記云有碑記可據實與曲阜無涉又舊志於廟戶中載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給邑一百戶稽之前史乃崇聖侯食邑並非洒掃戶又新志載元成宗大德九年給曲阜林廟戶一百一十五戶按大德九年中書省行下舊牒載在廣記所給復者止有二十八戶而一百一十五戶之額實定於明初亦非元事也又洪武元年頒賜祭田二千大頃今通計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方與二千頃原額相符而新舊二志祇云分為五屯漏卻官莊四廠是皆前人之謬誤不可不辨者至衍聖公祭田外尚有孔氏免糧地輕糧地二種雖不關祀典而列代及我

朝加惠聖裔之恩例亦不可不識也故附記總數於末以備稽考曲阜孔氏免糧地共三百六十九頃六十八畝七分七釐八毫三絲

關里文獻卷二十六

六

明成化元年先蠲免稅糧三分之一至正德二年始盡行豁免既不徵糧故今曲阜縣賦役全書遂不載入輕糧地共四千二百二十二頃五十一畝九分一釐九毫五絲八忽坐落曲阜鄒滕三縣在曲阜者孔氏上地五百三十頃六十八畝六分五釐五毫二絲六忽每畝徵銀二分四釐七毫三絲二忽中地二千四百一十五頃五十四畝六分七釐四毫三絲二忽內增擴孔林案內開除三頃八十畝四分九釐九毫五絲五忽見在地二千四百一十一頃七十四畝一分七釐四毫七絲七忽每畝徵銀二分一釐三毫三絲二忽下地二百二十六頃九十四畝每畝徵銀一分八釐四毫七絲二忽在鄒縣者與孟氏合稱例地內分二等有稱孔孟聖府地者計中地一百五十六頃一十畝每畝徵銀一分三釐七毫五絲七忽下地三十五頃每畝徵銀五釐四毫五絲六忽有稱孔孟氏地者計中地三百八十九頃二十九畝四分每畝徵銀二分二釐一毫五絲六忽下地四百三頃

五十一畝九分每畝徵銀一分一釐五絲六忽在滕縣者不分等則
孔氏例地六十五頃四十三畝二分九釐每畝徵銀九釐三毫以上
三縣地惟米與民間常賦同所徵正雜銀數皆視常賦特輕又曲阜
縣治本闕里舊基前明建城衛廟其所圈地畝內除孔氏廟宅基三
頃二十七畝五分顏氏廟宅基九十二畝五分原無稅糧者其餘盡
屬附廟官莊祀田及孔氏免糧地故城內並無基地之徵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七
學校第八之一

古者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今孔顏曾孟四氏學官為置師
比於郡國其實孔氏之家塾也昔者孔子沒子孫即宅為廟藏車服
禮器世以家學相承自為師友而魯之諸生亦以時習禮其家魏文
帝黃初二年詔魯郡修起孔子廟復於廟外廣建屋宇以居學者此
孔氏家學所由仿也西晉之亂百度廢弛數百年中無復講誦宋文
帝元嘉十九年詔下魯郡復學舍召生徒而荐經荒亂旋復廢墜沿
及隋唐無可紀述者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四十四代孫助知縣事
奏請於家學舊址重建講堂延師教授得旨報可而廟學之名始起
乾興元年孫夷知兗州又加修葺哲宗元祐元年十月改建學於廟
之東南隅置教授一員令教諭本家子弟其鄉鄰願入學者聽尋添
入顏孟二氏子孫又撥近尼山田二十頃充廟學生員供膳賜經史
書各一部四年添置學正錄各一員教奉聖公胄子金章宗明昌元
年詔修廟學勅孔氏子孫已習詞賦經義准備應試人依兗州府養
士例每人月支官錢二貫米三斗小生減半支給如兗州管下進士
願從學者聽曾得府薦者試補終場舉人免試入學仍限二十人為
額元世祖中統三年詔曰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
來往往失學甘為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顏孟子
弟務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至元三十一年又撥曲阜
地九大頃五十畝沛縣地五十大頃作生徒學田文宗至順開沛縣
學田為豪民所占五十四代衍聖公理而復之又墾關宋元祐時所
給尼山學田荒地一頃五十畝歲入粟四十八石以贍師生其後陸
續開墾至明時始復二十頃舊額明太祖洪武元年改廟學名三氏
子孫教授司七年裁學正十年重修學宮英宗正統九年五十九代
衍聖公奏言三氏子孫初止在學讀書習禮未定生員名額今學徒

日盛有以京闈領薦者有以府學領薦者有以儒士領薦者請照郡縣學例置立生員聽提學官考選應山東布政使司鄉試詔從之憲宗成化元年六十一代衍聖公奏准頒給三氏學官印又以子孫在學讀書者不下二三百名止由科目一途進取不無淹滯乞依各府儒學事例設歲貢部議令三歲貢一人以曾經科舉及考試通習經書素有行止者充選孝宗弘治十一年兗州知府龔弘請於撫按重修三氏學視舊制有加武宗正德四年生員顏重禮及本學教授先後具疏並以貢舉不均為言禮部議令貢孔氏三名之後其年同貢顏氏一名孔氏又貢三名之後其年同貢孟氏一名若為例世宗嘉靖六年山東巡撫劉節奏稱三氏學生員歲貢向來惟以入學為序並無考選例是以學者無所勸懲請定為考選之法凡在學生員先立廩膳增廣附學之名廩增或照府學各四十名或照州學各三十名附學不限名數俱令提學官考校以上等者為廩膳次等者為增

廣餘為附學廩膳有缺增廣收補增廣有缺附學收補至於歲貢不論入學淺深惟照廩膳名第為定不許擬越部議照州學例設廩增各三十名以廩膳名次起貢每三年貢二人十九年始給生員廩米二十年山東巡撫李中奏准於泗水縣涇府故絕祿米內歲給三百六十石為三氏學廩膳二十三年又以泗水道遠支給不便改將曲阜縣應納魯府祿米三百七十三石支給神宗萬曆十年六十一代孫世職知縣宏復以學舍界於公府藩臬行署湫隘抑塞規制不備乃遷於按察司之東十五年從巡按御史毛在請添入曾氏改名四氏學二十八年巡撫御史吳遠可於城北蔡莊置學田三頃有奇又於泗水縣城西臨泗兩莊置學田四頃五十四畝有奇為科貢盤費三十七年巡撫御史畢懋康於城北春亭莊置學田三頃二十六畝有奇四十年兗州知府陳良材於城北賀莊置學田五十八畝有奇是年提學道陳瑛言於撫按曰四氏學官有教授學錄視國學則

少殺視郡學則較隆其廩增額數自當比視郡學向因人材未盛故舊額僅三十人今後裔蕃衍入學者已三百有餘而廩額如故非所以重聖賢之裔也應將四氏學廩生加十名如府學數增廣生員亦如之廩額在學田內支領備童歲科兩試入學四十名歲貢每年貢一人撫按據以上請報可四十二年六十三代孫世職知縣貞叢遷建四氏學於廟西觀德門外即今之學宮是也中為明倫堂三間左右廂各五間東曰啓蒙齋西曰養正齋後為尊經閣左為教授署右為學錄署外闕重門門外為泮池跨以橋橋前為狀元坊四十五年兗州知府張銓於城北大廟莊捐置學田五十畝嘉宗天啓元年雲南道御史李日宣請將孔氏後裔於山東省額中式外每科加舉二人貢之闕下以光新政禮部議准孔氏後裔另編耳字號於填榜時總查各經房如孔氏無中式者通取孔氏試卷當堂公閱取中一名加於東省原額之外但不必拘定一人以滋多礙凡歷五科皆取

中二名後於崇禎七年魯宗學分去一名遂止中一名國朝因之順治十四年提學道施閏章言於山東巡撫繆正心題准將舊額二名歸還四氏不拘孔顏曾孟憑文取中雍正二年復增一名共正額三名恭遇我皇上登極乾隆元年恩科廣額於三名外得廣一名儒童入學之數順治初裁為十五名尋又增五名今定為二十名武生之設始於康熙四年每遇歲試考取十五名永為定例學官俸祿明時於贍廟田土內支給額定每月各支俸米五石節次裁減歲支銀二十四兩國朝定百官品俸令於曲阜縣正項錢糧內歲給教授學錄俸銀五十六兩九錢六分齋薪銀各十二兩馬草銀各十二兩而歲貢袍帽傘蓋銀十三兩九錢七分及齋夫門斗各役工食亦准於縣中正項內開銷又舊廩三十名每名給米十二石閏月加一石在曲阜縣存留粟米內支領後添廩十名應加米一百二十五石在本學學田籽

粒內取給尋改米爲銀折糶銀三百七十兩尋又裁去三分之二乾隆二年乃復舊額學宮歲久不修漸就頹圯乾隆二十四年提督學政內閣學士謝浴生倡議捐俸重修述曰先民有言曰學校者帝王所以儲才育賢之地也學校之有衰盛卽國家之治亂因之誠哉是言歟闕里家學蓋二千年而每隨國故爲興替君子觀此亦可以識世運矣書院之制古人亦附諸庠序今尼山洙泗聖澤中庸四書院止奉禮祀而不設生徒故茲考不叙別入林廟考中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七終

四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八

學校第八之二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舞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夫鄉之考祭也如彼學之考校也如此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所以人皆鼓舞奮興與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兩漢取士之法猶爲近古約其大指不出徵辟科目兩途其特詔徵拜公府辟召大臣薦舉者皆徵辟也其賢良方正孝廉茂才博士弟子諸科皆科目也魏晉以降立九品中正其規制猶循兩漢然其弊也重門閥而賤孤寒至於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甚非古人興賢舉能之意矣至隋始設進士一變而專重科目唐宋元明相沿不改名臣碩士亦多出乎其中於是徵辟之道寢益衰微其間因事設名科亦不一而最貴者則爲制科然不嘗置上之所向下之所趨則惟以進士爲重雖明經一科久而不廢而貴賤迥不侔矣亦偏重之勢使然也明及

國朝凡舉於鄉及貢於學者皆得仕宦爲吏其中人材亦往往多傑出者今區徵辟科目爲二而科目中又各分其類如左學以四氏稱故顏曾孟子孫並得紀錄云

徵辟孔騰漢惠帝時徵拜博士孔忠孔武文帝時徵拜博士孔安國孔延年武帝時徵拜博士孔霸昭帝時徵拜博士孔衍成帝時徵拜博士孔均哀帝時徵拜尚書郎孔驩西漢時徵拜博士年次不可考孔奮光武帝建武五年寶融辟爲議曹掾孔豐明帝時辟司空府孔蘇章帝時辟爲百石卒史孔扶順帝時徵拜博士孔融桓帝時辟司

徒府孔昱靈帝時徵拜議郎孔震晉武帝時徵拜太常卿孔衍孔愉
惠帝時先後皆辟安東將軍參軍孔坦西晉時辟為晉王世子文學
孔琳之東晉時辟常侍輕車尉年代皆不可考孔璠之唐元宗時徵
拜國子四門博士孔巢父代宗時辟為江淮宣撫使參軍孔述睿代
宗時徵拜太常協律郎孔收宋徵為秘書省校書郎孔宗旦宋辟為
邕州司戶參軍孔鼎元薦辟為開封縣尹

國朝雍正五年孔傳禮以賢良方正薦授五河知縣
科目之選自兩漢以來其名不一以賢良方正舉者漢元帝時有孔
光以博士弟子舉者西漢有孔印東漢章帝時有孔僖以文學舉者
東漢有孔仁以孝廉舉者東漢有孔宙孔翊孔彪晉有孔撫孔靖齊
有孔琇之北魏孝文帝時有孔乘以秀才舉者宋有孔凱南齊明帝
時有孔休源孔稚珪梁有孔奐以明經高第舉者隋煬帝時有孔穎
達以制科舉者隋文帝開皇中有孔嗣慈唐中宗嗣聖六年有孔季

翊其無年代者史皆失考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於是科目專以
進士為貴矣

進士唐高祖武德中有孔楨太宗貞觀中有孔昌禹德宗時有孔戡
孔戡貞元二十七年有孔載憲宗元和五年孔敏行以第一人及第
穆宗長慶元年孔溫業以第二人及第宣宗大中十三年孔緯以第
一人及第懿宗咸通二年有孔絢孔綸四年孔振以第一人及第七
年有孔奐孔紱傳宗中和三年孔拯以第一人及第昭宗乾寧元年
有孔昌庶三年有孔邈光化三年有孔昌明而唐世第進士者尚有
孔溫裕孔溫資孔溫諒孔昌弼孔昌序後五代晉時有孔莊南唐有
孔瑄孔璣孔玳其年代皆不可考宋太祖建隆初有孔憲太宗太平
興國二年孔世基以鄉貢十舉以上賜同本出身雍熙二年有孔
勛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有孔道輔仁宗慶歷三年有孔延之嘉祐四
年有孔舜亮六年有孔文仲孔武仲英宗治平二年有孔平仲哲宗

元祐三年有孔滋孔淑紹聖元年有孔源孔湏徽宗崇寧三年有孔
宗哲宣和四年孔端本初名端朝以幸學惠特賜出身高宗紹興八
年有孔復又有孔端隱孝宗淳熙五年有孔邦翰寧宗慶元二年有
孔煒嘉定三年有孔伯元孔伯迪理宗寶慶二年有孔元善嘉熙二
年孔應得以幸學恩賜同進士出身淳祐七年孔應選援世基例賜
同本出身十年有孔靈發寶祐元年有孔宗武孔文樸度宗咸淳
三年孔景行以幸學恩用應得例賜同進士出身而宋世成進士者
尚有孔信孔俸孔札孔安仁孔宗翰孔延澤孔若拙孔若初孔和仲
孔汝孔清年皆不可考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有孔擢章宗明昌四
年孔端甫以年德俱高特賜進士及第宣宗貞祐二年有孔瑋又有
孔擊以終場賜及第元至正十年有孔克任又有孔沂孔涇孔士倫
孔俞立年代皆不可考至唐宋金元凡明經科亦稱進士唐懿宗咸
通十年孔纘以明經第一人及第十二年有孔晦此外又有孔若思

孔戡孔策孔遵孺孔遵憲孔絳孔維乾皆以明經登科宋之以明經
得第者大中祥符間有孔渭賜同三傳出身孔延世孔延渥孔延祐
孔延齡孔聖佑皆賜同學究出身理宗景定三年有孔夢斗又有孔
玠孔僑孔溫其孔碩孔從孔衛孔衢年代皆不可考金之以明經得
第者有孔琇孔樞並識於此明之進士景帝景泰五年甲戌科孔公
恂神宗萬歷三十五年丁未科孔宏顯熹宗天啓二年壬戌科孔聞
諱孔聞詩五年乙丑科孔聞籍莊烈帝崇禎四年辛未科顏衍紹十
年丁丑科孔衍圭十三年庚辰科孔尙則

國朝康熙六年丁未科顏光敏九年庚戌科孔興鈺十二年癸丑科
顏光猷二十七年戊辰科顏光敏四十八年己丑科孔衍治顏紹標
五十二年癸巳科顏紹纘雍正二年甲辰科孔傳堂乾隆四年己未
科孔傳炳
舉人明成祖永樂六年戊子科有孔諤孔信九年辛卯科孔公鏞宣

宗宣德元年丙午科顏繼十年乙卯科孔公禮英宗正統九年甲子
科孔公恂景帝景泰元年庚午科孔公錫四年癸酉科孔諒七年丙
子科孔謙孔彥麒天順三年己卯科孔公治憲宗成化四年戊子科
孔彥祿十三年丁酉科孔諱孔彥仕十九年癸卯科孔公才孝宗弘
治十一年戊午科孔承震世宗嘉靖四十年辛酉科孔問誥神宗萬
曆四十六年戊午科孔問檀孔問詩孔貞履熹宗天啓元年辛酉科
孔問籍孔問諱四年甲子科孔行圭孔尚鉞七年丁卯科孔問謙孔
尚則莊烈帝崇禎三年庚午科顏衍紹顏伯執六年癸酉科孔貞璠
孔貞珩九年丙子科孔貞煥十二年己卯科孔興岩十五年壬午科
孔衍檜

國朝順治二年乙酉科孔貞權三年丙戌科孔貞良五年戊子科孔
問典八年辛卯科孔貞亮十一年甲午科孔衍陞十四年丁酉科孔
興炳十七年庚子科孔貞瑄孔貞海康熙二年癸卯科顏光敏孔衍

炳五年丙午科孔貞育孔興鈺八年己酉科顏光猷孔興言十一年
壬子科孔尚鉉孔毓喬十四年乙卯科顏光是孔興璣十七年戊午
科孔毓德孔尚惇二十年辛酉科孔毓榮孔興瑄二十三年甲子科
顏光敏孔興祥二十六年丁卯科孔衍弼顏光潛二十九年庚午科
孔尚欽孟尚琰三十二年癸酉科孔尚慶孔衍基三十五年丙子科
孔貞憲孔毓洙三十八年己卯科孔尚鑑孔衍治四十一年壬午科
顏紹標孔衍楠四十四年乙酉科孔興振顏紹標四十七年戊子科
顏紹標孔尚溥五十年辛卯科顏光謀孔興增五十二年癸巳科孔
繼雷孔貞瑛五十三年甲午科孔衍偉孔傳篤五十六年丁酉科孔
衍溶孟衍祉五十九年庚子科孔尚釗孔衍權雍正元年癸卯科孔
傳堂孔繼風二年甲辰科孔傳桂孔興湯孔毓昌四年丙午科顏懷
禧孔傳梅孔傳炯七年己酉科孔毓普孔衍樸顏懷黃十年壬子科
顏紹贊孔毓洵曾尚治孔傳松十三年乙卯科顏崇梅顏紹漢孔傳

焯乾隆元年丙辰科孔傳炳孔傳習孔毓遠孔毓達三年戊午科顏
懋愨顏懋錦孔傳是六年辛酉科孔衍灝孔傳榮孔毓鵬九年甲子
科顏崇湘孔興檀孔傳科十二年丁卯科孟毓燦孔興揮而繼汾亦
於是科應本省鄉試中式十五年庚午科孔傳綸孔興楮孔傳渭十
七年壬申科孔衍訥孔毓銘孔廣梓十八年癸酉科孔毓焱孔繼灼
孔衍渚二十一年丙子科孔傳沂孔廣奮孟尚淇二十四年己卯科
孔繼睿孟興鎬孔毓湘二十五年庚辰科孔繼涵顏崇檢孔繼宋
副榜貢生明天啓元年辛酉科有孔尚標崇禎十二年己卯科有孔
尚儒

國朝順治十四年丁酉科有顏光敏康熙二十年辛酉科有孔興祥
顏光岳五十二年癸巳科有顏紹賢尚有孟尚序顏光昌年皆不可
考雍正十年壬子科有孔衍泗乾隆元年丙辰科有顏懋璞三年戊
午科有孔衍灝十八年癸酉科有孔傳沂

拔貢生明正德十二年有孔承瑀嘉靖八年有孔彥確十年有孔彥
碩十一年有孔宏鐸三十七年有孔宏盛隆慶間有孔承倜萬曆間
有孔宏衍孔聞定泰昌間有孔聞諒天啓間有孔宏頤崇禎間有顏
伯華
國朝順治十二年有孔興朝康熙十一年有孔尚鉉顏光昌三十七
年有顏紹標孔興治尚有孔貞興孔尚基顏伯倬顏九易孔貞培年
皆不可考雍正元年有孔傳松顏崇湘七年有孔繼儒顏懋倫十三
年有孔衍沂顏懋价乾隆六年有孔興樞孔興挹十三年有孔繼忻
孔傳沂孔毓炳孟傳鏡顏懋企曾衍糖十八年有孔傳灝孔繼睿
優貢生乾隆九年有孔繼凍
陪祀恩貢生始於明熹宗時以後凡幸學召取陪祀者生監奉祀生
皆以恩例准貢今類而志之天啓四年有孔聞範孔聞謨孔貞祚孟
貞時曾承祐崇禎二年有孔聞俊孔貞芳孔尚瞻孔尚遜顏伯忠顏

伯倬孟聞政孟聞熙十四年有孔貞恆孔宏化孔貞來孔興訓
國朝順治九年有孔尚燃孔衍洪孔衍初孔尚瑀孔興義孔貞旨孔
尚經顏伯潤顏光秀曾聞道曾道任孟聞芳孟聞真仲應敏仲應甲
康熙八年有孔興詢孔尚詰孔興謨孔尚鈐孔毓珍孔興燦孔興範
顏紹徽顏伯珣曾聞迪曾聞進孟貞珙孟衍蘭仲承烈仲繼緒二十
三年有孔毓珣孔毓璋孔毓玠孔衍珩孔毓基孔衍溥孔毓培顏懋
修顏光枚曾貞震曾尚溥孟貞儒孟聞和仲秉恭仲承述雍正二年
有孔毓錫孔傳商孔毓銘孔傳派孔興樾孔衍派孔衍涵顏懋齡顏
懷釋曾衍樞曾尚淇孟衍岳孟衍淑仲蘊鏡仲蘊鏡乾隆三年有孔
繼袞孔廣楛孔興抒孔傳淮孔傳鉞孔傳洙顏崇啓顏懷祖曾尚淳
曾尚渭孟尚珣孟興鈔仲蘊舒仲耀涵閉克標閉克岐冉上進冉天
瑞下美卜連言如泗言錫冉繼先冉寶霖端木濂端木長太顯孫融
道顯孫世德東野崇銘東野崇鉅而繼汾亦於此次陪祀蒙

恩准貢至

國家遇大慶典學校亦有恩貢則以生員應正貢者充之故仍入歲
貢中
歲貢生明成化年間有孔希承孔承樸孔公仲孔公森孔公潤孔彥
儲孔彥組孔公華孔彥禮弘治年間有孔承夏孔公玘孔彥鵬孔彥
雲孔彥珣孔承緒正德年間有孔承詔孔彥健孔公杰孔彥珩嘉靖
年間有孔彥瑄孔公鈺孔彥倬孟希達孔彥生孔承諭顏重禮孔彥
衢孔公猷顏重清孔宏川孔宏毅顏重文孔承亮孔彥嗣孟彥詩孔
彥韋孔彥隆孔宏中孔承鏐孟承禮孔承深孔彥珮孔承學孔承尹
孔承滿孔宏廊孔彥祈孔承前孔宏申孟承相孔彥厚孔宏綿隆慶
年間有孔宏煦孔聞炳孔承先孔彥滂孔承茹萬歷年間有顏從舜
孔彥津顏宏乾孔宏景孔自榜孔聞德孔承垣孔聞耀孔貞成孔聞
敬孔宏昇孔聞秀孔宏鼎孔承季孔承仍孔宏典孔聞仕孔承儼孔

貢棟孔宏泰天啓崇禎年間有孔宏猷孔承紀孔宏森孔聞上孔聞
舉孔宏賓孔聞諒孔貞明孔聞誨孔聞古孔宏頤顏嗣振孔尚文孔
貞志孔尚璉孔聞祉孔尚暉孔宏顯孔貞成孔尚孝孔聞諱孔貞所
孔宏侃孔聞謹孔聞侁孔尚炳孔聞賀孔聞武孔貞璞孔尚象孔承
鑄孔貞俊孔尚達孔宏聘孔聞宥孔貞範孔聞諫孔聞諱孔聞庸孔
聞賡孔貞敬顏嗣植
國朝順治年間有孔衍琦孔貞燦孔衍標孔衍楫孔尚科孔貞鑑孔
宏存顏伯秀孔貞楷孔尚賓顏衍毅孔尚行孔貞瑄孔興誘孔貞起
康熙年間有孔衍榮孔尚平孔貞指孔貞範孔貞耿孔貞瑗孔興珩
孔衍茂孔興鉢孔衍鑄顏衍嘉孔尚讓孟宏偉孔興伺孔尚瑄孔聞
明孔衍重孔毓炫孔衍焜孔衍濛孔興慶孔貞湛孔尚濠孔興信孔
毓橋孔尚瑄孔尚德顏紹灼孔興諱孔傳中孔興釗孔尚贊孔衍慶
顏伯榮顏光瑄孔貞綸孔興浩孔貞璐孔尚典孔衍錫孔衍璉孔衍

恩准貢至

楷孔尚謙孔衍斌孔尚湘顏光先孔衍枚孔興詔孔衍松孔毓普孔
衍籍顏紹滋顏光毅顏紹樞孔興偉顏懋顯孟衍鶴孔興詩曾貞蒙
孔尚鍵孔興烘孔尚銑孔衍法雍正年間有孔尚恒孔毓理孔毓誌
顏光復孔尚翰孟尚瑄孔貞志孔毓金孔傳業孔興海孔毓沂孔興
健孔興鎰顏紹炳顏紹煊乾隆年間有孔毓梓顏懋愷孔興榛孔繼
炯孔毓鉉顏懋僑孟澤厚顏光敷孔興教顏崇義顏紹緘孔衍阜孔
傳心孟尚崑孔毓鈺孔衍楫曾貞任孔興浚孔毓佳顏懋燁孔尚懋
顏紹海孔傳組顏懋樞孔衍鑑顏懋炳孟興一顏懋儀顏光宴孔傳
緯顏光根孔傳庸
述曰按闕里志兼載流寓諸孔今自設學定額以來凡非入本學者
皆不載其舉人有溢額者以慶典廣額或由京兆領薦也歲拔貢有
不符額者以歲久失其名也陪祀恩澤徧及賢裔故亦因事彙記焉
至武舉之制仿自唐朝宋復增置武學皆試廷對亦賜及第出身而

孔氏以此進者有元字元圭二人第其時或不專授軍職銓選注擬
開換文資自明太祖定鄉會真舉法文武始截分為兩途而四氏學
武生之設則起於

國朝康熙四年其有登鄉薦者康熙八年己酉科孔衍江十一年壬
子科孔興濬十七年戊午科孔興祉二十六年丁卯科孔傳斌三十
八年己卯科孔尚寬五十二年癸巳科孔毓銘五十六年丁酉科孔
繼恭五十九年庚子科孔毓璘雍正元年癸卯科孔毓鑑二年甲辰
科孔傳業四年丙午科孔尚芳七年己酉科孔廣攷十三年乙卯科
孔傳榜乾隆元年丙辰科孔繼鐸而孔興祉於康熙三十年辛未會
試成進士孔廣攷於雍正十一年癸丑會試成進士今附列於篇末
云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八終

八

闕里文獻考卷二十九
城邑山川第九

曲阜古帝都也爾雅曰大陸曰阜應劭曰魯城東有阜委曲長七八
里故名曲阜星野分降婁之次在禹貢為徐州地按左傳云魯有大
庭之庫孔穎達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
上作庫又史記云神農氏都陳遷於曲阜又帝王世紀云少皞自窮
桑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雲陽山在殷為奄在周為魯戰國時魯為
楚所滅地遂入楚秦并天下置郡縣魯屬薛郡劉項共起誅秦項羽
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并有魯地漢王五年破羽垓下略定楚地
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考史
記漢王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在今東阿縣而曲阜城北漢下村
有古冢俗呼霸王頭相傳為葬羽首處云漢初置魯縣屬豫州部呂
后時封張偃為魯元王即以魯縣為國治尋廢景帝三年又徙封子
淮陽王餘於此是為魯共王共王好治宮室作靈光殿遭王莽之亂
國除而靈光殿歸然獨存光武初改屬任城郡建武十九年廢太子
疆為東海王令因靈光之遺仍都於魯魏晉廢國置魯郡即以魯縣
為郡治宋徙魯郡治鄒縣以魯縣為屬邑改隸兗州部後魏仍以魯
縣為魯郡治北齊改魯郡為任城郡隋文帝開皇三年廢任城郡縣
屬兗州四年改縣名汶陽十六年又改名曲阜煬帝大業二年復魯
郡改隸徐州部而曲阜仍屬魯郡唐太宗貞觀元年縣省八年復置
仍屬兗州魯郡隸河南道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軒轅黃帝降於
延恩殿考帝王世紀云黃帝生壽邱即今曲阜地乃於曲阜作景靈
宮以奉之改縣名仙源縣屬京東西路襄慶府金太宗天會七年復
改仙源為曲阜世宗大定十九年改襄慶府為泰定軍隸山東西路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改泰定軍為兗州隸山東東西道濟寧路總管
府明太祖洪武十八年陞兗州為府隸山東布政使司而曲阜仍舊

國朝因之縣境廣五十五里袤七十五里縣治東至啓聖林三十里接泗水縣界西至金口壩二十五里接滋陽縣界南至馬鞍山二十五里接鄒縣界北至歇馬亭五十里接寧陽縣界考古魯國城相傳其門有十二正南曰稷門水經注云沂水北對稷門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新作南門杜預注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故名高門又名阜門史記齊人以女樂遺魯陳之魯城南阜門之外是也南左曰章門南右曰零門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自零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於乘邱即此也正北曰圭門北左曰齊門北右曰龍門正東曰建春門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城東門之外三日疑即此數東左曰始明門又曰上東門左傳定公八年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是也東右曰鹿門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城孫乾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正西曰史門西

左曰歸德門西右曰麥門今郭外迤邐環繞巨阜相屬或云即古魯城遺址而水經注亦云沂水逕魯縣故城南縣即曲阜之地阜上有

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有周公臺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又寰宇記載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孔林在縣西北六里以今考之古縣當在城東二里許古城村闕字記作於宋太宗時意宋以前曾建治於其地歟大中祥符間改縣為仙源徙治壽邱在今城東八里即所謂舊縣者是也歷金元明至武宗正德七年流寇劉七犯闕里明年按察使司僉事潘珍疏請改建今城城周八里三十六步高二丈厚半之池深一丈廣稱之凡五門正南曰仰聖門東南曰崇信門東曰秉禮門西曰宗魯門北曰延恩門至聖廟在城中廟之基即古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考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兩觀闕也又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里者闕下之里也又論語有關黨而荀子曰仲

尼居闕黨然則闕里闕黨本一也今廟東南仰高門外有闕里坊坊北為鐘樓鐘為明嘉靖元年山東巡撫陳鳳梧造鐘樓北直故宅門故宅之東為衍聖公府第明洪武十年勅建孝宗弘治十六年勅重修又東為鼓樓出鼓樓折而北為陋巷街顏子廟在其北闕里坊東南為學使校士館又東為南池或云靈光殿遺址或云即魯僖公泮宮也六十一代衍聖公營為別墅積石成山植蓮於沼暇即遊憩其間因自號曰南溪乾隆二十年今衍聖公昭煥白於署撫臣白鍾山因其故址改建

行宮我

皇上翠華屢幸皆於此

駐蹕焉聖廟之西為四氏學宮學宮東南為雙相圃圃西為曲阜縣儒學又西為曲阜縣署出縣北門二里即聖林林東北為洙泗書院城之東北里許為周公廟或云魯太廟故基也又東北七里為少昊陵陵在舊縣城北門外至舊志所載窮桑城奄里舞雩壇闕鷄臺諸古蹟甚大都荒遠難稽聞出傳會茲故不錄惟取尼防洙泗諸山川列之於篇

尼山在縣東南六十里本名尼邱山以避聖諱去一字即顏母所禱也山五峰連峙名五老峰書院在中峰之麓下有坤靈洞北為中和壑其流為智源溪即沂水之源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尼山為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為毓聖侯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中隔沂水上有顏母井及祠堂遺址昌平山在尼山南五里下有魯源村即史記所云昌平鄉也防山在縣東三十里山之陰十里為啓聖王墓泗水在聖林後去縣北門八里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苦乘之韋昭云在魯城北是也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彙為一渠復納諸泉西北流出下橋與洙水會合而北入曲阜境又西流繞聖

尼居闕黨然則闕里闕黨本一也今廟東南仰高門外有闕里坊坊北為鐘樓鐘為明嘉靖元年山東巡撫陳鳳梧造鐘樓北直故宅門故宅之東為衍聖公府第明洪武十年勅建孝宗弘治十六年勅重修又東為鼓樓出鼓樓折而北為陋巷街顏子廟在其北闕里坊東南為學使校士館又東為南池或云靈光殿遺址或云即魯僖公泮宮也六十一代衍聖公營為別墅積石成山植蓮於沼暇即遊憩其間因自號曰南溪乾隆二十年今衍聖公昭煥白於署撫臣白鍾山因其故址改建

林後又西南至兗州府城東黑風口分支入郡城東埔貫城西出逕平政橋至二十里舖入濟寧州界又西南流逕杏林間至楊家壩折而西北流逕林家橋會泇水入馬場湖其經流逕郡城東金口壩泇水從東來會之又南逕泗水橋入鄒縣之許家村至安上口復入滋陽縣界至柳溝村入濟寧州界又西南會白馬河由魯橋入運河按水經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邱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泗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泇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輿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有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沛縣東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此蓋泗之故道自黃河南徙泗之不入淮久矣

國朝文獻考卷二十九

四

也考水經云泇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下縣入于泗而山東通志則辨之云蓋縣在沂水縣西北八十里距下不下三百餘里重山疊嶂其道難通而今泇水之源實在泗水縣東北關山關山乃費縣蒙山之麓費北境有漢華縣故址蓋字乃華字之訛又泗水縣志云泗源在南泇源在北其說似為得之又水經注云泇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又西南流于卞城西南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為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泇水西北流逕孔里此是謂泇泗之閒矣泇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又南泇水注之又南至高平南入于泗細繹水經注是漢時泇水逕下縣故城北泗水逕其城南會合於卞城之西今則泗水北出卞橋即與泇會蓋已在故卞城之東矣至泇水在下城以北其流尚湯湯不匱而既合之後遂不復分所謂至魯縣東北又分為二水逕孔里至高平入于泗者其故道久絕

一有浚復泇河四大字無年月款識即其地掘之得源泉混混然後知古人曾有修復之者而故道終不可得遂濟此泉以當之耳今歲久仍就淤塞乃具畚鍤聚徒旅循舊迹而浚之引逕聖林由沂以入於泗即今之泇水也而古時故道終不可復識云

沂水發源於尼山之智源溪西北流逕縣城南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於泗按沂水有二此非水經所稱出蓋縣艾山之沂水蓋鄆道元所謂出尼邱山西北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又西逕圖丘北又西右注泗水者是也

國朝文獻考卷二十九

五

述曰記有之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况闕里為古帝王都會山川靈秀聖哲迭興泇教澤而被遺風者其俗固宜與他處異嘗考之古之論魯俗者明堂位曰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漢地理志曰周以少昊之墟曲阜封伯禽為魯侯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泇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泇泗之閒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陋民眾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營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隋地理志曰齊魯之所尚無不賤商賈務稼穡尊儒慕學得泇泗之俗焉唐李白曰民有聖人之教化尚禮義重廉恥有桑麻之業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則鄙野難治宋地理志曰大率東人皆朴魯鈍直甚者失之滯固然專經之傳為多馬端臨通考曰徐方鄆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元方輿勝覽曰魯郡家顏閔人由求綜斯眾說可以見先代禮樂之風

九百七十三人誠為道溝戶第四百一十六人闡為勝陽戶第五
五百七十二人希進為舊縣戶第六八百二十九人希麟為終吉戶
第七一千二百七十二人希鳳為蔡莊戶第八五百四十四人希順
為戴莊戶第九三百五十三人希尹為栗園戶第十二百八十九人
右第一派凡十戶沂為第二派子二長權主祀事思進次提領監修
林廟思義無嗣思進子二克謹克勉克謹為時莊戶第十一四
百六十一人克勉為泗北戶第十二三百四十一人右第二派凡二
戶濟為第三派子三長汝寧府推官思友次曹州景山書院山長思
古次盤陽路教授思本思本流寓定陶別有譜思友為店北戶第十
三三十九人思古為西郭戶第十四九十六人右第三派凡二戶元
用生曲阜縣尹之全之全子三長知密州襲封衍聖公治次監修林
廟澄次曲阜縣尹濟治為第四派生衍聖公改曲阜縣尹思誠思誠
生曲阜縣尹克欽克欽子二長曲阜知縣希大次曲阜縣尹希章希

大子三詩詒詒詩為仙源戶第十五二百一十四人詒為泉南戶第
十六六十四人詒為齊王戶第十七五百八十二人希章為盛果戶
第十八四百六十五人右第四派凡四戶澄為第五派子五長思忠
次濟寧同知思恭次思謙次穰縣主簿思履次思智思忠思恭思謙
思智皆一傳絕思履生曲阜知縣克仲克仲子三希祚希武希緒希
祚為苗孔戶第十九三百一十五人希武為文獻戶第二十六十五
人希緒為沂北戶第二十一五百四十九人右第五派凡三戶濟為
第六派子四長曲阜縣尹思凱次思庸次思直次太常寺太祝思善
思庸思善皆一傳絕思凱生肥城主簿克義克義子三希舉希嚴希
雲希舉為黃門戶第二十九十一人希嚴為石村戶第二十三一
百六十三人希雲為魯賢戶第二十四一百二十九人思直為沂陽
戶第二十五九十二人右第六派凡四戶中散位下分三派四戶中
散生子三長新泰令若升次仙源丞若谷次仙源尉若古若谷無嗣

若古後改名傳流寓衢州別有譜若升子五長直祕閣京東轉運司
管勾公事端節次端夫次端義次太學博士端朝次端義無嗣
端夫傳三世絕端朝流寓衢州別有譜端節子五長曲阜主簿環今
譜端環次曲阜主簿瑀次沂州同知琰次曲阜尉玠次和州瓊環
四傳絕瑀一傳絕琰二傳絕瓊流寓衢州別有譜玠生掖掖生元達
元達生之將之將子三淙淙汜汜無嗣淙為第七派子三思蹈思靜
思敬思蹈思敬皆一傳絕思靜生洽州路教授克諒克諒生濟寧路
教授希英希英子二誨誨為孔村戶第二十六四百三十三人誨
為王堂戶第二十七五十一人右第七派凡二戶淙為第八派稱小
莊戶第二十八六十九人右第八派凡一戶端臣子二長毅四傳絕
大琰子二長博一傳絕次接生權主祀事元讓元讓生權主祀事之
深之深子二長源無嗣次權主祀事演為第九派稱宮端戶第二十
九一百四人右第九派凡一戶侍郎位下分三派十二戶侍郎生子

四長奉直大夫恢次朝散大夫惇次儒林郎忱次奉議郎惇四傳
絕忱生仙源丞壘壘生族長瑄瑄流寓衢州別有譜恢生泰寧軍節
度判官松松生班班子二長提領監修祖廟揮次摘摘無嗣揮生提
領監修祖廟元石元石生權主祀事之文之文子二長注無嗣次朝
城尹淑為第十派子七長嘉祥尹思遵次河中府判思遵次太常禮
儀院判思遵次同知禮儀院使思迪次東平路同知思永次內臺管
勾思禮次中書省參政思立思立無嗣思遵皆一傳絕思遵為
華店戶第三十八百二十一人思迪生曲阜縣令克昌克昌子二長
米脂知縣希毅為古城戶第三十一六百四十二人次希或希或子
三詒詒言詒為岡山戶第三十二一百三十五人詒為魯城戶第三
十三一百七十八人言為孔屯戶第三十四八十一人思永為西城
戶第三十五八十三人思禮為舊城戶第三十六一百五十八人右
第十派凡七戶恂子二鎬鎬鎬二傳絕鎬子四琦琦琦琦無嗣琦

一傳絕瑤四傳絕玘生捷捷生元恩元恩子二之英之榮之榮無嗣
 之英子四長泗次濬次洙泗書院山長瀆次深濬無嗣泗為第十
 一派稱呂官戶第三十七八十八人右第十一派凡一戶瀆為第十二
 派子三長聖澤書院山長思範次虞城教諭思政次思常思常無嗣
 思範為林前戶第三十八三百五十四人思政子三長克淵次克一
 次曲阜知縣克中克淵為防西戶第三十九二百一十九人克一為
 林門戶第四十二二百二十三人克中為官莊戶第四十一五百九十
 六人右第十二派凡四戶中舍位下分一派一戶中舍生子四若涉
 若涉若涉若水若涉無嗣若涉一傳絕若涉三傳絕若水生端樞端
 樞生權主祀事環環子二長斌無嗣次廟學教授擊擊生廟學教授
 元量元量子二長翰林國史院編修之柔次之著之著一傳絕之柔
 生聖澤書院山長滋為第十三派稱大薛戶第四十二二百一十四
 人右第十三派凡一戶博士位下分七派十八戶博士生子六長族

長仙源主簿若鑑次進士若初次若師次若符次壽張令若鼎次若
 鈞若初若符皆三傳絕若師二傳絕若鈞一傳絕若鑑生端熙端熙
 子二長招遠主簿瑞次瑞瑞無嗣瑞子二長族長撫一傳絕次修武
 尉撫生提領監修祖廟元質元質子三長提領監修祖廟之容次提
 領監修祖廟之進次竟州同知之明之進之明皆一傳絕之容子五
 長河次津次汴皆無嗣次鉅野尹浩次鄒縣醫學教諭淋浩為第十
 四派稱廣文戶第四十三一百八十八人右第十四派凡一戶淋為第十
 五派稱小薛戶第四十四二百一十八人右第十五派凡一戶若鼎
 生進義校尉族長端修端修子二長珣一傳絕次提領監修祖廟瑒
 生濟竟單三州宣謀使權主祀事肅子五長承事即元正次濟陽
 主簿元裕次興化路經歷元敬次元冲次須城主簿元伸元正元冲
 皆二傳絕元裕子二長之寧一傳絕次之安子三滄源渡源無嗣
 滄為第十六派子二長容城教諭思宣次思盛思盛無嗣思宣生克

懋克懋子二長希儒次族長希韶希儒為陶樂戶第四十五七百四
 十七人希韶為北公戶第四十六一百七十九人右第十六派凡二
 戶元敬子四長雲夢尹之熙次青陽稅使之敏次太常博士之載次
 深澤教諭之謹之敏一傳絕之熙子三長東平路教授洵次渙次淳
 渙淳皆無嗣洵為第十七派子二長思權次盤陽路教授思衍思權
 生克清克清子三希肅希肅希紳希紳四傳絕希肅為紙坊戶第四
 十七一百六十四人希紳為董莊戶第四十八六十五人思衍生曲
 阜知縣克當克當子八希從希讓希幹希善希恆希豫希節希濟希
 從為防上戶第四十九六十九人希讓為高莊戶第五十一百八十
 二人希幹為南公戶第五十一百六十八人希善為星村戶第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人希恆為古柳戶第五十三六十九人希豫為吳孫戶
 第五十四三百三十九人希節為東村戶第五十五八人希濟為磨
 莊戶第五十六二百九人右第十七派凡十戶之載子二長澤無嗣

次江南行臺都事洵為第十八派稱張曲戶第五十七二百四十八
 人右第十八派凡一戶之謹生翰林國史院檢閱族長溼為第十九
 派稱息鄉戶第五十八七百六十三人右第十九派凡一戶元伸子
 三長大寧路學正之肅次泰安州判之嚴次費縣尹之威之嚴之威
 皆一傳絕之肅子二長膠西主簿瀨次澈澈無嗣瀨為第二十派瀨
 子二長權主祀事思度次思實思實無嗣思度子二克佐克弼克佐
 為西林戶第五十九四百二十五人克弼為林西戶第六十三三百七
 十八人右第二十派凡二戶以上乾隆甲子修譜共計見丁一萬九
 千八百四十九人此孔氏族譜六十戶支系之大凡也若夫流寓他
 地確有可考者有第三派濬之少子思本徙居定陶一支又四十八
 代行聖公端友之從宋高宗南渡也四十七代孫傳與四十八代孫
 端朝四十九代孫瓚瓚隨焉端友傳玠玠生摺摺生文遠文遠生萬
 春萬春生洙自端友至洙凡六世皆於南宋時徙居聖公後洙歸元

讓世爵於北宗卒後無子而南渡之大宗遂絕傳子端問為奉新縣丞端問子瑋漳州錄事參軍瑋子摠銅陵主簿摠子應發武寧縣令應發子言竟州府同知言子津津子思許思許子克忠福清學正克忠子希路福州岳山書院山長希路子議議子公誠公誠子彥繩彥繩之後世襲五經博士與端朝瑣瑣之裔共居衢州是為南宗又三十九代文宣公之第三子太子舍人郁郁子述述子檜檜五代之亂徙家溫州之平陽又二十五代文宣公璣之唐明皇時避亂寄居寧陵及曾孫嗣公惟旺世平歸晉雷幼弟竟州都督工曹惟時居寧陵守墓遂家焉又三十三代聖侯次子子歎生深州刺史賢亦同寓寧陵今儀封世襲學正即其裔也又二十七代崇聖大夫次子工曹據景進景進子國子博士靈龜靈龜子南臺丞碩碩子青州法曹參軍安齊安齊子國子祭酒穎達穎達子中書舍人志亮志亮子珪珪子東光令務本務本子海州司戶參軍如珪如珪子祕書省著作郎

岑父岑父長子尚書左丞戮戮長子四門博士溫質溫質長子絢為丹陽令遂家於丹陽又戮次子華陰丞遵遵孫長子宰相緯緯子散騎常侍昌弼唐末朱溫之亂隨節度徐彥若之嶺南避地南雄又岑父第三子衛尉丞分司東都截截子太子少傅溫資溫資子萊州刺史照照子虞部郎中昌庶昌庶子莊為晉右諫議大夫居河南又岑父第四子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戢戢子進士第溫諒諒子續唐僖宗時為吉州軍事推官因家於臨江又八代文信君第三子樹樹子將軍蓼侯聚聚子太常減減子諸史琳琳子豫州從事黃黃子孫失名其曾孫鉅鹿太守尚尚子陳相疇疇子賢賢子河東太守虎彪子鴻臚又又長子征南軍司統統子廣陵太守衍衍子廬陵太守啓啓子尚書祠部郎悵悵子粲粲子淳之宋文帝元嘉開徵散騎常侍不就避地上虞又又第三子冀州刺史郁郁子太子少傅潛潛子豫太守竺竺子湘東太守恬恬子餘不亭侯愉愉子建安太守闡闡

子侍中靖靖子著作郎靈運靈運子吳興太守琇之琇之子尚書三公郎臻臻子無錫令幼孫幼孫子宏範宮衛尉與與子祕書監紹安紹安子蘇州長史楨楨子季翊唐時為左補闕流寓華亭凡此皆班班可考者也至再遷屢遷如南宗之遷於句容遷於嘉魚則不可勝書亦不能盡辨矣故不具錄

述曰吾宗族姓肇自孔父考春秋時以字孔為族者尚多如鄭穆公宥子十三人宋子生公子嘉字子孔圭媯生公子志字士子孔其後皆以字為孔氏孔張即嘉之孫也此外鄭又有孔叔孔將鉏與陳之孔寧孔奭衛之孔達齊之孔虺孔距心皆非出自子氏而衛孔烝錡則達之孫羈則烝錡之孫圍則羈之子而悝又圍之子也凡此數族近世並不著聞而列史所載往往有在吾家譜系之外者雖吾宗失傳者固多然安知其非出諸孔之後乎自唐季陵遲氏族道廢遂有乘閒肆凶冒昌平之蔭如孔末者然則溯源流慎派別亦所以鋤非種而辨竄冒也至孔氏子孫流寓他處者各以小宗立譜凡譜成必詣闕里請鈐宗主之印曲阜舊譜有流寓一卷載其初遷之祖所以紀始分略其以下之系葉所以闕疑而存信立法亦綦周密矣乾隆甲子修譜同事者為寧遺母濫之說請於宗主削此一卷紛爭之不得然於心竊有所未安也故於茲考仍表而出之並敘其支派所自分以補譜之所闕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三十一

孔氏著述第十一

自先聖刪述六經以垂教萬世而後代之言六藝者必折衷於孔氏
遭暴秦之厄篇帙散亡漢興羣儒區區修補然後六經傳記之書始
大顯於天下後之子孫守而弗失凡有著作類不敢驚隱怪而背遺
經家乘所傳章章可考也顧守道之儒抱經術博雅之士尙文章志
趣既殊著作亦異而要以不詭於聖人之訓而止茲仿隋經籍志四
部之例各以類別並著於篇後之覽者亦庶幾知淵源之有自焉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
六十四卦及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謂之周易先聖為象象繫
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之屬十篇謂之十翼以授弟子商瞿漢初田
何傳之其後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京氏學宣元之世列於學官而
行於民間者別有費高二家之說然惟費氏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

關里文獻考卷三十一 孔氏著述

成荀爽王肅王弼之徒皆有傳注至隋諸說寢微惟王弼之注盛行
唐太宗貞觀中三十二代孫國子祭酒穎達與顏師古等同奉詔作
正義十六卷舊唐志宋志六十六代孫明刑王長史承侗有易經代言伏
先聖討論墳典爰夷煩亂斷自唐虞以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
遭秦燔書禁學挾書者畏秦法峻急皆藏書屋壁中漢興伏生家藏
者亡失止求得二十八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
得聞已傳其學者有大小夏侯歐陽三家而漢書藝文志大小夏侯
解故云二十九篇者合以武帝時所出偽泰誓一篇也及孔壁全經
出始知伏生所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
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其實蓋三十三篇也當時科斗書廢已久無
能知者十一代孫侍中安國奉詔作傳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
定其可知者以隸寫古才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復出舜典以下五篇
得五十八篇并序一篇為傳十三卷宋志十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

者悉上送官藏之祕府又作古文尙書音五卷以巫蠱事起未列學
官晉永嘉之亂今文尙書並亡而古文尙書始大顯唐貞觀中三十
二代孫穎達與顏師古等奉詔撰義訓因采費離之書作尙書正義
二十卷四十七代孫宋禮部侍郎武仲有書說十三卷五十二代孫
宋慶元府通判夢斗有尙書解伏十代孫承侗有書經代言伏
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其詩本三千
餘篇先聖刪之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
者凡三百五篇以授子夏六經遭秦火後獨詩以諷誦得全毛萇之
學出於子夏源流最真漢時詩有齊魯韓三家皆列學官毛詩獨未
得立晚乃有毛詩鄭箋唐貞觀中三十二代孫穎達據劉炫劉焯疏
本刪煩增簡奉詔作毛詩正義四十卷四十七代孫武仲有詩說二
十卷六十六代孫承侗有詩經代言伏
春秋魯史也東周之世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關里文獻考卷三十一 孔氏著述

之先聖懼焉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
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與以立功就敗以行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
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譏貶損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
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及口說行又
有公羊穀梁之傳左氏親受經先聖而公穀實子夏弟子授受相承
皆有端緒故傳說雖有不同要皆依附聖經非由臆說漢興諸儒各
守師傳互相攻擊或立或否遞為盛衰十三代孫漢弘農太守驩有
公羊訓詁穀梁訓詁伏十六代孫處士奇撰左氏義詁未畢而沒宗
人子通為校其篇目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十七代孫漢城門校尉
嘉有左氏說一卷二十代孫漢少府融有春秋雜議難五卷二十二
代孫晉廣陵太守衍有左氏訓注十三卷公羊集解十四卷穀梁訓
注十四卷舊唐志二十六代孫宋廣州刺史默之有穀梁注一卷唐貞
觀中三十一代孫穎達奉詔作左傳正義二十六卷舊唐志又公羊疏

三十卷六十八代衍聖公有二傳合纂十二卷

儀禮古之儀注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後孔氏壁中出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相似外多三十九篇而古經出魯淹中者亦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獻之當時無敢傳者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學者傳之二十五代孫晉黃門郎倫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又二十二代孫衍亦有凶禮一卷今亡不可見疑非古經也

初河間獻王得先聖弟子及後學者之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劉向考校經籍益為二百十四篇而戴德之書則刪煩重合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至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足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唐貞觀中三十二代孫穎達奉詔作正義七十卷至宋朱子又析大學中庸別為章句獨行今祇四十七篇六十八代衍聖公有禮記摘藻一卷

昔先聖為曾子陳孝道曾子退而與門人記之是為孝經凡十八章漢時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其後孔壁古文出庶人章分為二敢問章分為三又多一章為二十二章十一代孫安國作傳一卷十四代孫漢大師博士侯光作注一卷三十二代孫穎達作孝經義疏卷

論語者先聖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先聖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先聖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故謂之論語漢時有齊魯之說魯論二十篇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為二十二篇後孔壁古文出章句繁省與魯論不異惟分竟曰篇子張問從政以下別為從政篇為二十一篇十一代孫安國為之傳卷四十七代孫武仲著論語說十卷五十代孫宋餘干主簿元龍為柯山精舍山長有柯山論語講義卷四書之名起於朱子蓋析禮記中大學中庸二篇與論語孟子並行

號為四子書後代遂首用以取士五十七代孫明按察僉事諤有中庸補注三卷六十六代孫承侗有中庸孔庭續問一卷四書代言卷六十四代孫尚嚴有學庸正解卷六十六代孫進士與治有四書講義六卷

孔子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聞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蓋四十四篇名曰孔子家語秦始皇焚書時家語與諸子並列故不見滅多古文字十一代孫安國既為尚書孝經論語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會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戴聖嘗雜取其書以足禮記漢成帝時劉向考校經籍見其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止錄二十七篇十三代孫博士衍以為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言之成帝會帝崩不行其說後王肅得家語四十四篇古本於二十一代孫猛家注之乃行

於世或作二十二代孫穎達乃三十一代孫安國之子其作二十二代者非今所存家語二卷亦四十四篇然非王肅所得古本矣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萬姓安賓客悅遠人故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道衰微樂章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在樂官第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蓋古樂之亡也久矣前史相承禮樂並列乃取後代樂府及言樂之書置於孝經之前復雜殊甚陳氏書錄斥之是已但列於諸子之後雜藝之閒亦未為得昔馬貴與曰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况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禮誦道為前賢所擯斥者亦沿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通考著錄與讖緯並列於經解之後子史之前似為允當今孔氏知樂者二十二代孫衍有琴操引三卷卷五十四代孫元太常禮儀院判思遠有大元樂書卷六十三代孫大姚知

縣貞瑄有大成樂律全書一卷操縵新說一卷貞遇有琴譜一卷
右經錄易二部書六部詩三部春秋十二部儀禮二部禮記二部孝
經三部論語三部四書五部家語一部樂五部共四十四部十二部
卷佚餘得三百八十七卷

古者史官之職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故後世史
家多襲尚書春秋之目班氏七略無史門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
春秋之末自荀勗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後世志藝文者因之馬貴與
作通考遂削去班志春秋略內世本以下入史門是也今考孔氏修
正史者三十二代孫穎達有隋史八十五卷志三十卷三十三代孫
唐祕書監紹安撰梁史若干卷未成

凡所紀皆帝王之事而體制不經不可列於正史及編年者前志謂
之雜史二十二代孫衍有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漢
尚書十卷漢春秋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漢春秋六卷魏尚書十四

卷梁錄十卷魏志八卷魏春秋九卷漢魏春秋九卷國志歷五卷長歷十四卷千
年歷二卷

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
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六十三代孫明東閣大學士貞運有皇明詔
制全書卷

古者朝廷之政令百司奉之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
曰吾視諸故府則其事也二十五代孫晉餘不亭侯愉有晉建武咸
和咸康故事四卷四十七代孫武仲有金華講義十三卷

漢書百官表列眾職之事記在位之次第書其總而未及其細也是
以王隆應劭等復作漢官儀漢官解詁等書其後或述職掌或記沿
革書始繁矣六十三代孫貞運有詞林典故卷

自漢阮倉始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作列仙傳由是志奇好異之
士往往推其本源作為傳記前史謂之雜傳蓋亦史官之末事也二

十九代孫齊散騎常侍稚珪有陸先生傳一卷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諸侯建家因氏以命族周官小史定繫
世辨昭穆譜系亦柱下之職也秦并天下刻除舊跡公侯子孫失其
本繫漢興稍稍別之延及魏晉譜系之書漸廣迨西晉喪亂百宗蕩
析冠冕輿隸混為一區不可遽知是以周齊而遺譜牒之學益貴於
世三十三代孫志約唐時為禮部郎中能明其學嘗與許敬宗等撰
姓氏譜二百卷三十六代孫唐著作郎至有姓氏雜錄一卷又與韋
述等撰百家類例三卷至孔子系葉傳始於唐黃恭之然止敘承襲
一人殊多疎略宋元豐中四十六代孫刑部侍郎宗翰病之上自孔
子下止四十九代作孔子世家譜卷四十八代孫宋國子博士端朝
四十九代孫金曲阜主簿瓌五十一代孫元濟兗單三州宣課提領龜
五十一代孫元衍聖公元措宋諫議大夫應得五十三代孫元參知
政事淑翰林院檢閱涇吳江州判濤五十四代衍聖公及處士思敬

六十代孫明處士承誌皆相繼續修卷厥後時有增輯然書祇
抄錄未有刻本明天啓開六十五代衍聖公始重修卷板後此後小
修則書之大修則刊之皆以三十年為限

國朝順治甲午六十六代衍聖公康熙甲子六十七代衍聖公皆舉
其事順治甲午重修譜二十三卷康熙甲子重修譜二十四卷乾隆
甲子今衍聖公復經增修為書二十三卷六十七代孫毓信摘其大
凡為家譜纂要一卷

志者所以述典故紀盛軌徵軼聞考地理備風俗也自班史作十志
後世作者多祖之二十八代孫宋贈金紫光祿大夫靈符撰會稽記
卷宋著作郎靈運撰地志卷自四十七代孫宋知撫州傅始撰東家雜
記二卷闕里祖庭記三卷其後四十九代孫瓌廣其書為祖庭廣記

元行臺都事權主祀事瓌續之卷五十三代孫涇又加增續為書
二十卷此外五十一代孫元興化路經歷元敬有素王世紀十二卷

六十一代孫明魯王府審理宏幹有孔門僉載四十卷明弘治開學使陳鑄纂述歷代追崇聖賢之典及林廟古跡與夫舊事遺文成闕里志十三卷長沙李東陽為作凡例其後孔氏子孫屢有續輯皆因是成書而附益之增至二十四卷是所謂闕里舊志者也六十四代孫戶部員外郎尚任始別撰新志二十四卷又采曲阜民俗撰節序同風錄十二卷四氏學錄尚忻又輯聖門禮志一卷樂志一卷六十五代孫衍璐有廟庭禮樂典故卷六十七代衍聖公毓圻有恭紀

聖祖幸魯盛典四十卷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有恭紀
世宗修廟盛典五十卷又六十三代孫貞瑄有演記一卷黔記一卷泰山紀勝一卷縮地歌一卷

右史錄正史三部雜史十二部詔令一部故事二部職官一部雜傳記一部譜牒二十部志二十一部共六十一部二十一部卷佚餘得七百四十六卷

昔劉歆校書秘閣序為七略六藝之外繼以諸子而諸子之內又分九流孔氏服膺先聖之訓無不游心六經講求仁義故其著書立言大都不敢背乎儒者之道今綜其著者有子思子七卷附錄七代孫子高有論言十二篇附錄九代孫陳涉博士鮒有孔叢子二十一篇後世又附以連叢子二篇共為七卷十一代孫漢太常參議侯斌著書十篇附錄四十七代孫傳有孔子編年三卷五代孫元龍有洙泗言學附錄拱有習經三卷讀史三卷五十五代孫元浙江行省參議克慧有歷官紀歸田錄附錄六十代孫承侗有日言一卷四事請教錄一卷荆藩輔政錄一卷天人直指圖一卷天理說一卷三教指迷一卷六十三代孫四氏學錄貞燦有家政一卷六十八代衍聖公有讀古偶志一卷
凡事不拘乎一類而言不衷於一途者前史列之於雜家二十二代孫衍有說林五卷附錄四十七代孫宋金部郎中平仲有良史事證一

傳載與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然則街談巷語亦聖人所借以考鑑也四十七代孫平仲有野史一卷又釋稗一卷續世說十二卷雜說一卷衍璜新論一卷六十一代孫宏幹有談柄一卷六十四代孫尚任有會心錄四卷六十七代孫五經博士毓挺有拾獲餘閒一卷
老農老圃聖人弗為然物土宜而勤樹藝亦民生衣食之本也四十七代孫武仲有芍藥譜一卷

兵者所以禁暴止邪也寓之於農行之以義用以克敵致果而安百姓即仁者亦有所不廢焉二十二代孫衍有兵林六卷
昔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子產曰吾以救世也然則畫衣冠而民弗犯其不可再見於三代下也審矣明刑以弼教使愚民知所避而巧更亦不敢弄法以為奸亦救微扶衰之一道也齊永明中二十九代孫稚珪奉勅與公卿共刪律文二十卷錄一卷

類書起於劉宋何承天并合皇覽後作者寢眾唐書遂立一門白居易有六帖四十七代孫傳續後六帖三十卷今世所行白孔六帖乃二書合刻於凡一百卷
小道可觀精於其事雖技藝亦可傳也二十六代孫晉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汪有雜藥方二十九卷三十三代孫志約有本草音義二十卷六十六代孫承侗有夢解附錄六十五代孫衍斌有畫訣一卷續畫訣一卷

右子錄儒家十九部雜家二部小說家八部農家一部兵家一部刑家一部類書一部術藝五部共三十八部六部卷佚餘得一百六十八卷
古者無集之名也靈均以降作者日眾而志尚不同風流殊別於是萃而錄之名為別集班氏創其體而隋志始列其目焉孔氏別集有十一代孫臧集二卷二十代孫融集九卷附錄二十五代孫晉御史中丞蘇泰議二十二卷二十六代孫汪集十卷晉廷尉坦集十七

卷五錄宋史晉吳興太守嚴集五卷宋錄十一卷二十七代孫晉廷尉嚴集宋錄十一卷十一卷二十八代孫宋祠部尚書琳之集十卷宋志九卷二十九代孫稚珪集十卷三十一代孫梁宜惠將軍揚州刺史休源集十五卷三十二代孫穎達集五卷陳散騎常侍奐集十五卷彈文四卷三十三代孫紹安集五十卷三十七代孫唐贈左僕射巢父集十卷四十六代孫朱尚書司封郎中延之集二十卷四十七代孫傅彬溪集十卷宋中書舍人文仲集五十卷武仲集宋錄十一卷奏議二卷平仲集宋錄十一卷詩戲一卷四十九代孫璋集一卷族長璞景叢集十卷五十一代孫元龍魯樵集宋錄十一卷拱錫山草堂集五卷村居雜興三卷五十二代孫元演明德集十卷五十二代孫夢斗愚齋文集宋錄十一卷五十三代孫元行臺都事泖集五卷五十五代衍聖公遺彙二卷樂府一卷明三氏學錄克晏集一卷克魯德彙集宋錄十一卷五十六代孫明儀賓希恭章菴詩彙一卷五十七代孫誥舞雩春詠集二十卷五十八代孫明曲阜知縣公鐘沂雲散人集一卷公木哈齋集一卷明詹事公恂集二十卷明三氏學錄公瓚北牕迂叟彙一卷公翰元和景彙集一卷南坡彙一卷泗漁樂府一卷公琅東村耕隱集一卷五十九代孫彥臣秋塘樂府一卷六十大代贈衍聖公禮庭吟彙三卷承懿南坡集一卷橋梓聯編五卷六十一代孫宏幹孔氏一家言一卷明高陽知縣宏頤北遊詠一卷西山雅詠一卷唱酬集一卷六十二代孫明河南糧儲道聞詩給事中時奏議一卷六十三代孫貞瑄聊園文集一卷聊園詩略十三卷詩續集一卷貞燦西園詩一卷明翰林檢討貞時在魯齋文集宋錄十一卷貞運敬事草行餘草宋錄十一卷六十四代孫尚任岸塘文集六卷湖海集十三卷六十五代孫衍欽溫泉集一卷行杖題畫詩一卷江南丹陽主簿衍譜小岸詩一卷六十六代孫雲南糧儲道與詔遊集一卷興治詩鈔一卷六十七代衍聖公蘭堂遺彙一卷五經博士毓埏遠秀堂集八卷順天昌平州判毓璘水木山房詩一卷曲

阜知縣毓琚紅杏山房詩一卷六十八代衍聖公安懷堂文集二卷申椒詩集二卷繪心集二卷盟鷗草一卷紅蓼詞二卷炊香詞三卷五經博士傳誌補間集二卷清濤詞二卷聖廟三品官傳鉦炊經堂詩集四卷傳樅芥圃遺詩一卷六十九代贈衍聖公繼漢純齋遺草一卷聖廟五品官繼沂五泉莊擬古樂府一卷七十一代衍聖公廣榮敏求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外集一卷建安以來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肇虞合而編之謂為文章流別此總集之所仿也六十一代孫宏幹有闕里文獻集四卷六十八代衍聖公有古文源二卷右集錄別集八十六部總集二部共八十八部八部卷佚餘得四百七十三卷凡經之類四十四部史之類六十一部子之類三十八部集之類八十八部總二百三十一部佚其卷者四十七部其一百八十四部得一千七百七十四卷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一終

述曰語云作之難傳之更難儒者閉戶著書類欲藏名山而垂後世而兵燹風霜間遭浩劫千秋難卜古人所為悼歎於無窮也茲第取家之所藏及前籍所載者著於錄而卷帙之間已多遺脫其他周零磨滅湮沒而不可見者更可勝道耶嗚呼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一

藝文第十二之一
粵自班史志藝文後之作志乘者競取則焉顧或博採遐搜矜奇華
富辭不衷於體要甚無謂也闕里為六藝之宗天下之大文備焉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而小言詹詹弗典弗則詎足以紀盛德美形
容乎我

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文謨不顯德音孔昭彪炳日星實乎向矣下自漢
唐以降迄乎今茲代有表章闕多述作刪繁削穢撥拾於篇亦可以
備考据之大凡徵斯文之彬郁矣首

聖製重

宸章也次碑記次序跋次論辨次頌贊次祭文而以辭賦詩歌終焉至
制詔章疏文以事著已散見於諸考中茲不更列云

聖製

聖祖御製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羲氏觀圖
畫象闡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
周公遞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實乎向矣孔子生周之季
韋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王周公
之聖焉而相也巋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哲紹明絕業教思所及
陶成萬世是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
矣閒嘗誦習詩書之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
所修明本末一貫根柢萬有殆與覆載合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
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宮牆嚮往
之誠弗釋寤寐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修祀事復
謁聖墓循撫松栝儀型在望優乎至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啓牖下
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邗隆曷所依據哉

因勒文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遐哉三五
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鐸覺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
以明賢適唐虞聖則河洛綏和動來文博禮約鳳衰雖歎麟德感祥
學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崇儒少牢用享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
至聖泣彼東方音微云邈道德彌光鬱鬱聖林我我祠殿企慕安窮
冀牆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敬仰懿軌終古式欽

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啓中天之聖禹湯文
武紹危微精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
刪定闡精義於六經祖述憲章會眾理於一貫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丕著於宇宙與天地無終極
焉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往歲甲子朕巡
省東方躬詣闕里登聖人之堂祇將祀事睹其車服禮器金石絃歌
蓋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願聖廟多歷年所丹雘改色榱桷漸圯用是

惘然於心特發內帑專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經始於辛
未之夏事竣於壬申之秋廟貌一新觀瞻以肅蓋深惟孔子之道垂
範今古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每考天人性道之原修齊治平之要
思以遠紹前緒牖迪生民凡所以尊崇褒顯者靡不隆禮竭誠以將
景行仰止之意而况廟庭之地尤為聖人神明所憑依者哉今者登
堂而陳俎豆入室而習禮儀營構既堅采章彌煥庶幾於朕心深有
慰焉用是特遣皇子允祉敬展禋祀以告落成凡我臣民瞻仰宮牆
倍增嚴翼尚益思敦崇德義砥礪倫常以不負朕尊師重道之意豈
不休歟因勒貞石系以辭曰麟書啓瑞素王挺生上律下襲玉振金
聲範圍百代陶甄萬類道備中和德參天地立型垂訓師道昭宣象
懸七曜海納百川曩巡東魯臨河登岱峩峩尼山羹牆斯在虔恭展
謁至德是欽宗風溥博教澤闡深洙泗之陽殿寢翼上棟下宇神
靈安宅冬官特飭締造維新宏規大啓肅奉明禮聖人之居永以觀

德千載傳心四方式則

御製幸魯盛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
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闡與推厥淵源皆
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仍或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
容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異世同
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
安之聖哲恆慮涼薄未克祇承用是夙夜凜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
先師孔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道涵泳
六經覺憲章祖述刪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
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踰泰岱涉泗沂途過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
貌仰聖容以為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文
辭手寫以樹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茲夫緬懷曩哲繼躅前
賢猶思瞻其物采接其居處况先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

御製幸魯盛典序

寤寐羹牆儼乎如見及過杏壇相圃之閒山川儼然楹楹如故彷彿
金石絃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己也衍聖公孔毓
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
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敘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暑敦勉弗違實
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運於唐
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
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毓萬象即凡車服禮器之遺
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御製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
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
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邁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
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
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

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
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
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
企滋深敬摘筆而為之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
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
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
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
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
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
幾夙夜助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
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師夫子惟
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高萬仞天子之
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孔子贊

御製顏子贊 聖道蚤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
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
器

御製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
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
辭

御製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焉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
無垠

御製孟子贊 哲人既萎揚墨昌熾子與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
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
配

御製古檜賦并序 孔子手植檜在杏壇之側金貞祐開無復存矣元

至元三十年再故處明弘治開又燬於火今所遺者不枯不榮屹
立霜露而秀色獨異撫摩久之乃作賦曰維槎柯之靈質實鈞化之
所鍾標扶輿之奇特時先聖之故宮涵元氣以不朽與至道而俱崇
爾其黛幹蒼蒼孤柯濯濯鶴骨初扶霜鱗未作儼出軋以方舒類鴻
荒之忽鑿謝縉采於春華完淳風於大樸天矯拂勃星臨露滴枝無
取於樛樛葉全稀於撒撒夕颺度兮弗驚朝旭烘兮如滌伊開氣之
潛滋惟神爽之咸集徘徊宛轉斷連蟠屈兮若俯羽之在列聳
削兮若奠虞之待懸則有築以崇封沃以膏壤方以周闕角以文磔
足縮心獻自給神賞羅煙奪翠松籟失響於是楷因之而擢穎著感
之而抽莖爭葳蕤於絃誦之里齊扶疎於禮樂之庭朝菌慚兮一旦
大椿讓兮千齡上泝真宰之功遠契無為之代均雲行兮雨施等乾
始兮坤載疇則出混茫之中而居耳目之外與三才以並植綿歷禩
其長在亦有扶桑海表若木山巔東瀛西極揭日摩天迹雖誇於神

異植非出於文宜宜瞠乎其後矣邈無得而稱焉

御製過闕里詩 變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數仞見宮牆

道統唐虞接儒風洙泗長入門撫松柏瞻拜肅冠裳

御製闕里古檜詩 榦登朱甍外根蟠碧殿阿奇文成左紐元氣挺孤

柯瑞與龜龍並傳來歲月多徘徊看手澤不共劫灰磨

御製闕里重修思欲一往以天氣日暑急奉

慈輿北歸未得瞻視紀詩八韻 廣殿丹青煥飛甍藻新思排仙馭

往卻奉

翠輿辰仰慕尼山側興懷泗水濱存心惟志道勉力事依仁望斗知非

遠升堂念每悖廡松應蠶長階檜益苦皺過魯時逢夏歸帆罷問津

迢迢曲阜路沿沂幾勞神

世宗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

上帝垂祐蒸民篤生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啓迪萬世之人心而

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倣以敷
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聖人之道其為福於羣黎也
甚溥而為益於帝王也更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同其悠久也曲
阜廟庭為孔子里宅毓聖鍾靈之地神爽式憑明禋祇肅廟貌崇闕
由周而來久且加盛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符元化悟徹性天自義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道集成於孔子者一一體於身心宣為政治聖統在上應運而承康

熙甲子東巡狩

臨幸闕里謁奠廟林殷禮隆儀漢唐莫及朕恭膺丕緒志切羹牆卽位

之初加封先師五代王爵詣雍釋菜題額歌詩佩德報功之願夙夜

罔釋於懷雍正二年闕里聖廟不戒於火有司奏告朕悚惕靡寧詣

廟致祭旋發帑興修命大臣專厥役殿廡規模悉准宮闕製器備

物亦令繪圖呈式裁酌協宜數年來諄諭執事臣寮經營周至纖毫

無憾始愜朕衷七年冬有司具奏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

阜合詞稱瑞朕以天人感應理固不爽而誠敬微忱詎能邀

上帝先師之垂鑑用是祇將祀事倍增試額俾普天率土被聖人之德

化者同心感慶庶足以廣教澤而答嘉庥而撫躬警勉恆朝夕凜凜

焉朕嘗謂帝王之尊聖尊其道也尊其道貴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

能擴充光大達之政令修齊治平得其要紀綱法度合其宜禮樂文

章備其盛舉凡聖道之未行於當時者悉行於後世雖去聖久遠而

心源相接不啻親授於一堂之上默證於千載之前如是而欽崇褒

顯悉由於中心之誠服而治化日盛聖道斯尊且夫聖人之道一天

道也天以膺民之責屬之聖人刪定贊修代天宣教彝倫惇敘禮法

彰明後之帝王奉其道以治世師承罔斲資益良多然則尊天尊聖

理原合一今茲之崇禮至聖正所以欽若

昊天而於修建廟庭之重典有不至誠至敬者哉朕勤求上理宵旰

我冀以仰述

皇考之鴻謨丕揚先師之厚澤爰敬推

上天篤生聖人與聖人承天立教垂憲奕世之意勒文碑石以昭示臣民於無極而系以辭曰

天心覺世聖治承天治法道法聖聖相傳三五之隆以道致治峻德弘昭豐功遠被聞知續統至聖挺生中天復巨文教昌明經緯三才陶鎔萬象體具中和功伴參兩表揚六籍程式五常如會滄海若揭秋陽惟我

皇考聰明睿知苞蘊圖書匯宗洙泗德與聖合禮為道崇升堂容肅過里恩隆緒續朕躬勤圖紹述至訓煌煌箴銘宥密維皇建極惟聖時中古今雖遞心理攸同作帝王師與天地配開闢一人神靈如在奕奕新廟輝映尼陽金絲在御車服盈堂煥乎天文五雲示慶錫祐者天承庥者聖敢云瑞應靈厥微誠普祈共貺永福編氓文治光華日星

晶麗木鐸揚聲垂億萬世

御製論語論 朕惟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

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以正風俗以端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為君者不知

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御製祭文廟詩 扶植綱常百代陳天將夫子覺斯民帝王師法成隆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統常垂今與古文明共仰聖而神功能迥自生民後地闢天開第一人

今上御製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修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厲民道法之精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為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

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庭盛典商皇垂於冊府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又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綏甸歷齊魯登天子廟堂躬親盥獻瞻仰瞻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愾乎若接夫聞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况親陟降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焉而弗能自己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衷歎焉恭釋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慕聖人之德而

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前徵願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皇矣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

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

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決

決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壽與絜崇魏乎聖功疇與比隆循之則

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師過魯祀牢炎祚開基宮牆翼翼魯

壁金絲蒼檜鬱鬱殿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脈道要乎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鸞鷟上繼三五

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邁自東祗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

聲若弗克見時殫子誠見聖匪艱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

既涖止觀止是歎摘辭表志乾隆戊辰

御製平定金川紀功碑 乾隆十三年冬十一月經略大學士忠勇公

傅恆奉

命出征金川逆酋明年春二月凱旋夏四月樹碑大學并

頒勒闕里孔子廟及天下學宮

御製碑文曰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繼承創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禦侮用造我不丕基罔有葉芽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粵有金川

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閒向曾從征得受

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構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

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爲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

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僥倖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

念遠徵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義同

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略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

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

略酒以行天氣和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睹登躍罔不忭喜謂露布

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劍關絕川江凌桃關之熾經天射

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訓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曉行夜眠至

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略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

弗能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席好會

授首軍聲大震復以巨礮擊其礪堅礪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

堅而番首駭駭駭駭稽首請降經略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

或淪且借焉慮不允所請朕惟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

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汚我斧也於是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

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采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

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

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漢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

徼者經略大學士之力也商可否於惟幄衝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

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稟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眾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

以辭曰惟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羣而靡有誨而諄豈伊異視

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己用之寓義於仁蠢彼金夷恃其

險阻蠶食稀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茲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

匪棘匪紆猘狁之故我張我伐猘狁之故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

特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救功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咨於恆汝往視之朕咨於恆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於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能罷其心金石何敵不摧何攻不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恆拜稽首臣敢弗獲既禡旣宜師出於京師出於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迎驚謂自天降惟彼倂恃曰良爾吉以偵以謀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矧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鞞大膊期自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赴鍾珙乃度之愬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於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

御製闕里盛典序 自京師以至郡邑薄海內外莫不廟祀孔子而曲阜闕里為聖人之居靈爽之所式憑崇德報功於斯為鉅歷代以來罔不祇肅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親謁廟堂有幸魯盛典一書至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重道尊師弗懈益虔雍正二年闕里廟殿不戒於火命官營治悉復其舊宏敞有加焉屋用黃瓦圭瓚俎豆尊罍之屬頒

自上

親灑宸翰懸諸大成殿門堂哉皇哉不可殫述精誠字格爰有慶雲見曲阜之祥凡闕七載廟工落成諸臣請勒成闕里盛典一書垂之久遠乾隆三年是書告竣蓋自漢唐而後紀載所傳未有若斯之隆也朕恭承丕緒景行先師寤寐羹牆紹休前烈深惟聖明王莫不講明先王之法行聖賢之道為萬世計至深且遠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夫聖人之道如日星行而江河流則聖人之居與乾坤同其永

久者皆教澤之垂於無窮也然非有王者作先後同揆則尊崇之典或缺焉而不備備矣而未極其盛惟我

皇考接洙泗之心源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明王道重儒術以聖契聖是以盡志盡物煥乎其文巍巍煌煌至於此極披覽是編如登聖人之

堂觀車服禮器之輝煌見宗廟百官之美富聆金聲玉振之始終條

理有不穆然而遐思肅然而起敬者哉昭示來茲既以見孔子師表

萬世明德馨香宜隆於毓秀鍾靈之地又見我國家

聖聖相承右文嚮道逾邁前古且俾孔氏子孫繼繼承承知廟貌維新

修其禮物其來有自焉爰因衍聖公孔廣榮請而序之

御製闕里慶雲頌 巍巍宣聖上律下襲祖述憲章斯文烏奕我

皇膺命心契聖時以養以教作君作師爰新闕里慶雲式煥烈兮纓纓

郁兮爛爛迺映杏壇迺覆檜輪金枝蒼鬱玉葉瓊瑤惟

帝之誠致雲之卿以彰我文明以賁我太平

御製四賢贊并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

為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

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

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禹之相授受曾子尚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

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為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

距楊墨閑聖道而養氣之論為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為其功不

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

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為百

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復聖贊曰貧也者吾不

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

謂難老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

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宗聖贊曰宣聖轍環在陳與歎孰是中行授

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道重

道

道

道

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
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述聖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
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
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
聲述乃文祖亞聖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
君爭雄處士橫議爲我兼愛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康士所謂英
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
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
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御製萬勿宮牆贊 苞予自幼被服聖言明德新民知易行難願有素
誠瞻謁尼山亦既蒞止敢云得門

御製奎文閣贊 奎婁垂象爰在魯東夫子之文天地並隆煌煌
御書充物其中先聖

後聖其揆則同

御製手植檜贊 文欄肥壤厥有檜株先聖攸植繫手澤餘幾經枯榮
左紐右紆造物憑護孫枝扶疎

御製香壇贊 憶昔緇帷詩書授受與有榮焉軼桃輿柳博厚高明亦
曰悠久萬世受治杏林何有

御製聖蹟殿贊 明王不與天孰能宗豈無宗者邈矣莫從鐫勒茗華
景仰遺踪七十三年雲中見龍

御製詩禮堂贊 昔者趨庭詩禮垂訓維言與立伊誰不奮九仞一簣
願勉乎進御堂聽講景仰

聖舜
御製金絲堂贊 禮樂詩書金絲萬古豈繫魯恭廣宅斯舉在左移西
亦惟其所懸甕乃神天子不語

御製禮器贊 祇謁先師載觀禮器儀象尊伊古之制有道存焉儀

型攸繫申命太常記予初祭

御製故井贊 疏食飲水曲肱樂之既清且潔汲繩到茲我取一勺以
飲以思嗚呼宜聖實我之師

御製故宅門贊 居廟之左厥門斯故藻績不施意存後素徘徊仰瞻
心焉學步告爾後人由茲義路

御製重修闕里文廟告成賦 丕鑠惟清
聖祖神宗既承顯之式穀允精一而執中欽明文思克讓允恭洋溢瀟
沕萬國來同

皇上御極是法是則煥天下於文明登九有於衽席重道而先聖是欽
崇儒而素王惟式天鑑孔昭佑我一人謂闕里之經營既久斯尼山
之廟貌宜新藉締造於昭代貽制作於聖君

天子乃命司空勅匠作爾經爾營乃量乃度走羣靈而驅八神鳩工徒
而諮眾略劇無閭不注之嶺巖伐泰嶠嵩高之參錯良材川委大木

神輸授模定式審方辨隅陶埴鍛厲之俱備丹青坊治之咸臚凡工
倕與匠石莫不奏技而待須爾乃日嘉時良爰動馨聲錡徒奮力獲
人充盈既噢噢而薨薨亦登登而馮馮大治耀兮金煙霏屑噴兮瓊
英斧斤丁丁兮觀抹度之胥法繩墨綿綿兮看約榘之咸平矯枉兮
既直削腐兮用貞曉春囊囊畫杆旬旬俄而確燁玉礪采煥雲楣豐
融曼衍揭業陸離祕殿聳兮盤鳳傑閣轟兮臥螭何巨麗之方建乃
卿喬之呈奇曜藻流光兮鬱鬱而承日麗懸華曳紫兮紉纒以布天
垂斯固天文與人文並燦聖居與聖澤借不者也若乃級層階於東
西拱修廡於左右大成殿大成門實

御筆之親書聖時門弘道門更

睿思之口授圭瓚俎豆之式新犧牲幣帛之加舊添配祀之羣賢增執
事之奔走色瓦頒自上

御碑摹以重鏤丹楹列于瓌材采栢揭于織繡則其爲狀也邈穹隆以

宏壯巨礪而宵冥殞殖兮其庭噲噲兮其正去卓爍以輝赫兮若燭龍蜿蜒而擊鬣紛攢羅以歲魄兮若巨鼉鼎屬而崢嶸斯翼斯棘今屬閣道之駸駸如松如竹兮衛鉤陳之縱橫傲巖廊而布象準魏闕以為程礪磴既堅知為高之基下綺疏交映悟立誠之牖明至夫既落既成乃祭乃饗

命皇子而徂征昭一人之敬仰牲脔肥膋黍稷豐穰衣冠肅恭進退雍容邊豆既旅樽罍斯崇以閒兮笙鏞於論兮鼓鐘神既安兮和冲降多福兮隆隆蓋尊聖之典無以尚統前後而莫有或同者也於是為之歌曰堂皇靈宇

天子是新既輪既奐乃瑞乃璘杏壇葱鬱檜幹繽紛宣聖是安佑我後人歷億萬禩不煥斯文

御製闕里慶雲詩 化洽文明世風登熙皞時車書九有共禮樂萬方綏至治乾坤應仁恩草木知崇儒欽往聖重道禮先師特舉

臨雍典頻行釋奠儀宮牆新棟宇殿廡整眾思軒爽盤青鳳夙稜臥赤螭確成輝玉碣未立煥松楸上瑞方呈日卿雲恰應期非烟籠紫閣似霧匝丹墀挾藻流光遍懸華曳曜奇鬱承日麗紉縵布天垂文運重離炳嘉祥眾目矚守臣封表進大吏露章隨喜氣三宮滿歡聲九陌馳龍墀煥大號

鳳詔凜如絲 聖德誠光被 宸衷益慎持命期勤 翠輦下日展

鸞旂 詣學行殊典弘文答景禧因加登選額用勵作新思藝苑薰風普膠庠膏雨滋唐虞風更洽洙泗道逾彌玉燭綿

皇祚金甌鞏

帝基萬年綏福履端拱樂無為

御製闕里祭器 代啓文明炳崇儒聖道光

皇心欽日月禮器備宮牆舊譜稽成式新圖發尙方斑斕紛有耀簠簋列成行

頌示來三殿傳觀徧兩庠涵光呈玉質絢彩燦金相萬國同文軌千秋肅典常從茲先後聖一揆頌吾

皇

御製庚申仲秋丁祭先師孔子 法

祖恢文德崇儒禮素王晨光闢輦輅露氣滄旂常寅祀心恒稟丁辰日正陽皇皇陳禮樂肅肅對宮牆言念百王後身登天子堂君師誠有愧仰止志方長

御製盛京文廟詩并序 我

太宗文皇帝初定大業即尊儒重道釋奠孔子以四子配並立文館譯書史於翔鳳閣實肇國家萬年有道之長也辟雍時尙屬鞮彝適魯空傳祀太牢更步故宮翔鳳閣彬彬羣彥想分曹

御製甲子二月上丁釋奠先師孔子 靈春惟仲月吉日值丁辰禮樂遵先進詩書淑兆民宮牆增慕永俎豆薦馨新敢謂百王後能傳一脈真承篚將素幣獻爵列儒臣試問得門者誰為不愧人

御製幸翰林院謁至聖祠因示諸臣 蘭臺移法駕柏殿禮先師重道非徒重斯文固在斯千秋垂法則一室儼金絲景仰高山近休辜浴鳳池

御製丙寅秋仲丁祭日詣上書房至聖前行禮 萬古生民首千秋祭典光攝儀專國學展禮詣書堂言念承

宗社何曾致治康徘徊講筵側惟覺愧宮牆

御製戊辰仲春東巡祭闕里秩代宗初四日自京奉

皇太后啓程得詩八韻 幼服先師訓宮牆念在茲兼懷岱宗麓堂阜

訝何其二月言旋魯六龍始戒遼鴻猷思

聖祖鳥養奉

徽慈麗日曠曉暖祥風左右披千官紛祖餞萬騎擁旌旗武備由來赫

民艱藉以咨景行終待仰膏澤豈稽施

御製衍聖公孔昭煥率所屬職事官並博士子弟來謁詩以示之和

風融日麗前旌近止尼山慰素誠道左追隨賢後裔心殷瞻就魯諸

生宮牆乍可窺煥煥邊豆從知備潔清豈為卿家榮幸獨崇儒雅化

示寰瀛

御製恭依

皇祖過關里詩元韻 素王遺故宅實復堂堂道望惟驚若心慚尙

面牆詩書千載煥禮樂百年長

御繳黃雲擁驪皇 皇祖文明仰

舜裳

御製關里祭先師禮成因成八韻 禮原尼父定文是素王垂用以將

欽若因希尚鑑茲一貫 天道性萬古帝王師過魯繩

皇祖思齊奉

聖慈黍稷陳俎豆升降式威儀教澤常貽在心傳竟屬誰景行稍此遂

蠶管尚難窺三子希踪後安能贊一辭

御製賦得手植楮 靈根欣得地茂葉想參天老匪仙方駐名因聖植

傳肉蒲今豈在散木信虛焉見說榮枯屢宛看左右纏不樓凡鳥雀

常拂瑞雲煙遠謝大椿樹春秋徒八千

御製杏壇 奎文閣後殿前垂杏壇遺蹟傳緇帷當時侍者想聞侃拉

歌鼓琴敦書詩我來景仰慰素志恍見放澤長留貽春風裊裊緋英

枝在彼在此還堪思舞雩曾點聖所與吾亦因之將詠歸

御製汲故井水飲之 一脈清源直到今輾轆古甃刻痕深无喪无得

汔來往在研在鼻酌斟曲肱有樂思聖蹟勿慕元吉獲我心綆短

汲長合引戒津逮在茲取次尋

御製詩禮堂進講八韻 昔日趨庭處熙春進講時淵源應有自法則

近於茲禮並文華舉典因

聖祖垂章經既魚雅冠帶亦追隨瑞旭唐槐影卿雲漢石滋芸編陳御

案廣厦列經惟道筦期深造言詮未易窺所希明正學致治化無為

御製謁孔林酌酒 宮牆親釋奠林墓此重來地闢天開處泗南洙北

隈春鳴仙樂鳥冬綠石碑苔教澤垂千古泰山終未頽

御製子貢手植楮 駐蹕亭前有嘉植亭亭特立學高賢一株為想干

雲霧數劫那隨變海田遠勝移根從異國 孔子家室中樹皆異種魯人無能指名

之曾依築室更三年檜師楮弟何相似又見孫枝長葉邊

御製賜衍聖公孔昭煥 歷代崇階首百僚欣看弱冠著清標學詩適

合趨庭訓 聖祖遺教讀禮因遲望闕朝 聖祖遺教讀禮因遲望闕朝

沿長不絕尼山景仰近非遙聖言廣大求親切守貴由來在不驕

御製洙泗書院 鸞音辭闕里欲去更遲遲泗水瞻書院春風想聖師

自從傳鳳躅誰敢設臬比 是處遺教書院而南望林廬近神靈來往時

御製辛未春正衍聖公孔昭煥來迎詩以賜之 聖族郊迎踴躍邊成

人見汝忽三年 時昭煥向幼文宣世澤垂千古克繼家聲慎助旃

御製癸酉秋丁釋奠先師孔子 高居詎恃九重尊丁祭親承奉駿奔

山海從來欽出類宮牆何有得其門樂音六奏非鐘鼓禮器千年復

簋罇經席昨臨今釋奠躬行未逮敢他論

御製丙子仲春釋奠先師 經筵昨甫過釋奠此親臨寧僅崇文典惟

殷望道心衣冠集魚雅殿幕仰深沉道法參天地神依貫古今千年

絲後裔 聖祖遺教讀禮因遲望闕朝

聖藻光楣 聖祖遺教讀禮因遲望闕朝

御製衍聖公孔昭煥來接詩以賜之 春風二月又巡東釋奠今年為

獻功詎止榮卿一家獨可知尊聖百王同攜來四氏齊迎駱接上千

年盡號公故是尼山餘蔭小助哉何以慎居豐

御製泗水橋 遙源出陪尾蟠蜿臥波橫露浥花光潤煙低柳意輕

民風勝前度時節欲清明瞻仰宮牆近曷勝望道情

御製洙河 祥流知自孔林來萬古儒風此溯洄釋奠誠猶未已椒

漿應再酌金壘

御製至曲阜二首 鳴梢重至聖人鄉雨霽青郊正豔陽元氣閭閻復

前度儒風經史表他方八年歲月駒分電萬戶恬熙耕與桑蒞止叩

瞻伸積愆素王教澤並天長 彩煥金聲玉振坊辭輿肅步意存莊

翼朝自式秩宗禮此日虔申古鼎香撫蹟還教每事問致思合是不

辭詳

舜頌欽瞻處尊聖吾朝典益彰

御製釋奠先師禮成述事 莅止重瞻禮器遺翁如既備協金絲星霜

俟隔八年序日月同昭萬載師芹藻獻功

皇祖述宮牆煥道素王垂可封此尸吾恒願教養均關應自知

御製再依

皇祖過闕里詩元韻 奠弗違

堯軌攝齊升孔堂家鄉自鄉魯廟貌儼門牆一貫心傳接千秋德澤長

所希文教煥佐我治垂裳

御製賦得手植檜疊舊作韻 松身還柏葉拔地復擎天龍角均無見

鴻名獨尚傳丘稱卓立爾那藉屈蟠焉新幹仍連理太清空左躡重

看承瑞露會得拂祥煙遙憶繼惟映敦書勵已千

御製杏壇 重來又值燦開時幾樹東風殘絳枝豈是人閒凡卉比文

明終古共春熙

御製詩禮堂六韻 書堂殿左陞進 講憶於茲於此御講筵進講以立應惟禮

為言必在詩義因陳亢發名自伯魚垂益切重來慕還教欲去遲唐

槐宋銀杏今日昔斯時望道尋何見徒存景仰思

御製故井 改邑不改養無窮心惻王明欽鳳同可識當年飲水處曲

肱樂亦在其中

御製魯壁 故井前頭綽楔碑傳開魯壁響金絲經天緯地存千古豈

係恭王壞宅時

御製謁孔林酌酒 一老名憇魯兩楹夢奠殷聖惟知有命天豈喪斯

文六尺存甒斝千秋鬱柞粉墀前欽下拜景仰寸心勤

御製子貢廬墓處 性天不可得聞聞廬墓心喪六載動楸樹至今枯

不朽應同植者意堅云

御製丁丑正月賜行聖公孔昭煥 驛路趨迎領一門詩書教澤泗洙

源卿來處卓予心往大禮方行不欲煩去春親奉聖廟里今以南

御製孟夏回轡過闕里 去歲躬親奠素王迴程重謁廟堂皇誰知獻

誠翻成偽去春以上年平定伊聖廟告闕里時得將獲所遂致餘氛更攝殃逆

祖功聖德胥垂佑在泮行歌載載章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三
藝文第十二之二

漢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
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
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
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
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
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
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 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
為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眾牲長吏
備爵今欲加置卒史孫叔敖明祀傳於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
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
戒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二
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雜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
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富用者選其年卅以上經通一
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承與元
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
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
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
頭叩頭死罪死罪謹奏文書守文學掾魯孔師孔憲戶曹史孔覽
等雜試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
歸除蘇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讚曰魏魏大
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曼字文公上黨屯留
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
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史舍功垂無窮於是始 司徒公

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

可收舉如司徒臣雄司空臣戒後兩碑字皆作雄司空臣戒作臣九之臣美後兩碑字皆作美雄六
藝作魏六藝百石卒史作百石卒史後四碑字皆作戶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
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
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 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
為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眾牲長吏
備爵今欲加置卒史孫叔敖明祀傳於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
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
戒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二
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雜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
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富用者選其年卅以上經通一
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承與元
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
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
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
頭叩頭死罪死罪謹奏文書守文學掾魯孔師孔憲戶曹史孔覽
等雜試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
歸除蘇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讚曰魏魏大
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曼字文公上黨屯留
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
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史舍功垂無窮於是始 司徒公

魯相韓勅復顏氏元官氏絲發及修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

涖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
育 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
至於初學莫不馳思歎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元官聖妃在
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元官氏邑中絲發以尊孔心念
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典食糧亡

於沙邱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爵鹿粗桓
遷校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元汙以注水流法舊
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
士仁聞君風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遍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
傳億載其文曰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
宮太一所授前闈九頭以斗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
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
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識制作之義以俟知與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
聖之族卓越紀思修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愍宅廟朝車威
熹出誠造更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元汙水通 注禮器升堂天
雨降澍百姓祈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
壽上極 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 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
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勅字叔節 按闕里舊志載此碑青龍作青龍相
河南原武縣君作齊州河南原武縣君勅多

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
議即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
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乎魯衛之朝教化
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
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
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谷可謂
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
不修褒成之後繼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
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
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
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
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
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卅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

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
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
賓雖太皓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為夏后西
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
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已豈徒魯邦
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儋公蓋
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頌騰聲乎千載况今聖皇肇造
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
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
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
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
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莞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
新羣小道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運瑞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三

五

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擗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
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而五之於億載如山之基
文與禮志小異而闕里舊志引魏志以改碑文多舛其他他他亦復不少如道存二代三恪之
禮兼紹宣尼之後仲尼負大聖之才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
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
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谷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
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繼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
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
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
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
卅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
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皓遊龍以君世虞氏
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
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
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儋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頌騰聲乎千載
况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邈其
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
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莞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道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
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運瑞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三

六

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歷兗郡功曹諮議
參軍事定相繼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恆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
散大夫中大夫營構都將雖兗二州刺史所在恩遺訓在民夫松桂
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舉雲翔風期如一斯實天懷直置妙與神同
恒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詎為淳階資寵之榮奕葉
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於史傳與清頌故不
復詳載焉君神懷疎爽風度絕人學業源並深趣操松俱
秀故其肆亮部也當未夾旬言觀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軼車
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尙想伊人慨然有功之意乃
命工人修建容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得及門也因歷敘其
才以為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侍故顏氏於易辭起
子者商紛綸於文誥是則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
言不聞於耳所以雕素十子其側今於奉進儒冠於

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曖似還新至
 如廟宇凝靜靈姿巖麗之無以踰七之房不能出夫道繫
 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非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
 五成行丹素陸離光微笑而言左右若承顏而受
 業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一隅也
 天誕聖哲作民師風闕里播洙泗至於歎鳳鳥之寂寥
 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春秋刊
 理六經懸諸日月載之莫不遵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
 茲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惟魯都雖
 宮觀荒毀臺池然其廟庭也蔚林於九冬置修柯於百仞類
 神栝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
 亦風開翠葉既觀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修繕
 誠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破人神德貫幽顯豈惟營
 飾宣質經創如虔修岱像崇奉元宗敦素翦華與存
 廢絕視民如傷之仁壽體亡懷以幽任萬物以為心直靈津
 孤灑虛光獨散者夫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縱橫萬趣爰
 自刺舉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不鏽
 珉瑤焉述府州佐令士民等略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
 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二儀肇判人倫攸舉邈邈元王誕
 茲聖緒祖習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覃八字祖習窮神盡
 妙化覃伊何存教同麗景搏天孤照無異岱宗巖巖特峭重
 山隱寶深霞秘暉在哀之葉自衛言歸德生於子文實在茲彝倫禮
 樂克絃書詩驚異友管流氣良木其摧細踰千祀以存怨亡允
 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修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雀棲
 樓禮罔不備知攝冠後哲風邁前修既繕孔像復立十賢誠
 兼岱宇勳盡重元仰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蟬聯長無絕兮終古永

萬億分斯年按國里傳志載此碑身若精古者後作魯古者台天
 齊乾明元年歲齊乾明元年歲
 北齊夫子廟碑齊乾明元年歲
 者其由乎衛大南齊乾明元年歲
 魏安公道昭之第齊乾明元年歲
 州再鎮北將軍秘書監齊乾明元年歲
 長不具論高諸齊乾明元年歲
 可哉雖齊乾明元年歲
 高公曾女馭節羣齊乾明元年歲
 來游曰豈而齊乾明元年歲
 命工人重為鐫齊乾明元年歲
 海論景行是以齊乾明元年歲
 必以終其齊乾明元年歲
 隋仲孝俊撰修孔子廟碑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
 二十四字今可辨者才自右二字耳國里志不載其文而祀更廣說
 亦云刻於不可考也情古碑消滅故取其物可識者錄於册

幸遂崩淪於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
唐期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為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
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
高踪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維新偃伯修文尊儒重學以孔
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恭封紹聖侯皇上帝萬幾在
慮兆庶貽愛妙簡才能委之巨宰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
子遺風自為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
孔宗修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
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媯滿漢右丞相
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
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
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為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
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祕籍雕蟲刻鶴之文章

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作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
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滿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衝星
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
屏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電
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鮪魚夜放早彰溉金之篇乳雉朝馴自入
鳴琴之曲遠嗷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
官曹無事固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賭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
想賦加以祗虔聖道致敬明神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
無所不為振百代之嘉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鑄金石之文永同天地
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為時澆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
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
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
溫玉潤蕊蕊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羣時逢上聖以我為令導之以

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見多字鄧奸雄鼠伏賦
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履廟孔碩靈祠赫
奕圓淵方并綺窗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
志載此碑蓋崩淪於禮樂作述崩摧於禮樂但伯修文作假武修文委之邑宰於此作委之邑宰於此
自為百王之則作自為百王之則禮儀舊俗亦配姬於媯滿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
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為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祕籍雕蟲刻鶴之文章
唐崔行功撰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途途
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與是故雕刻為妙物之先粉澤成眞宰之
用若其珥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禮必因心之範雖九
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取倭夫軒義已謝子妙迭微步
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滌起讓箕服傳訣憲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
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惟上哲降生圯運理接
化先德充造物裁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

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露動植自歎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峰琰玉幾
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浪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
郊禋之禮還緝跨巢青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邱翼
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緝斯乃
命為罕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
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
惟孔太師乎太師諱口先聖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
則孔父嘉為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
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元鳥玉
筐隆其濬哲瑞起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
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戶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
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
於郊臨巨跡鬱符中野之祥水帶邱阿遙均反宇之慶蘊乾坤之精

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驗於儀形子產
 阜陶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神關繫表性與道
 合時初撰履已訓魯卿年未裘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
 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淮良弘言詢易象曲臺相圍廣陳揖讓之
 容師擊師襄屢辨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
 該至隨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并泉開冥占幽怪新洋泛日能對於
 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元通之旨不可以
 龜筮求不可以筮蹄得及其譽問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
 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
 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陵齊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
 國之術每惆悵於典周亦爾連於韶管然而高曼不惠彼日浸微起
 哀怨於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憂問津匪
 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雞之膳晏平推士尚
 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
 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
 斯興感用輟棲遑狂飭斐然彌嗟穿鑿旋駢舊館掃庭關里杏壇居
 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閱舊文雖鳩在篇徧
 詳雅什河漢執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
 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闕廟物伯夷餒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
 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
 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篋為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曰
 蝕以鳴謙茨嶺桐山寄言於獨善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
 作伴易簡是知逢掖乃兼濟之途華衰非為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
 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在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
 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溢虛崇山一谷下而無由殞石
 沉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慈遺

之誅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準席間初閱已舛微
 言入室且分過乖大義秦人哇沸遺墟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翦元
 封有迹殘缺載陳甘露嗣踪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
 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渡泉鵝北飛鴉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
 交喪中原翦覆東序南雍鞠為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若皇唐
 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
 亂集剗舟創浮芹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箭之節旋與皇上以聖
 敬而撫璇圖文明而膺寶曆夏啓挹其光北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
 沙風移緹海金邱展寶瓊田薦琛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
 籀虞庠殷塾廣賓龐叟蓬嶺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想虛旒續
 以永懷至於大道寔微小康遂往虞讓紫謬踐云阿劉風白金徒
 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閒然建武承平業非盡善而乃作樂崇德殷
 薦之禮畢陳有字載頌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歸
 功三后母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玉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
 如雙鶴共羽翠華遠昇栝席虛位上帝儲祉泰乙有暉山祇傳聲海
 神會氣九皇之沉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乃使朱鳥詳日蒼威戒
 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夏居莫辨祠
 堂歸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權檀於古塚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
 祀言數典訓廣命梓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於
 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歲句芒獻
 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徒揆日疏開雜遠接
 泮林之舊壇削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岱賦泗濱
 採怪石而喧浮磬頽紫施絢黼黻飛文杏栢重櫺春窗秋幌陰櫺積
 霧復開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澹然醉容有穆至如襄城有
 訪七聖接其駢駢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軌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
 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閒如興浮

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
 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借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
 國德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
 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與為大
 者已我國家儒教決寓文思戾天神吏曹以追尊逮禮官以崇祀侯
 襲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廟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
 國光覆爾於隆宗三十五代孫嗣襲聖侯璫之字焯輝洎族賢元亨
 等或專門碩儒罔墜於緒或餘波明準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
 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
 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鳩美故國封并舊居川嶽歎宜其悚神
 馳魄膝行膜拜陳齊祭首嚴祠樹縷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為表竟州
 牧京兆韋君元圭字 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名教
 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

司馬天水秋光昭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
 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寔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
 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元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
 法曹安定皇甫恂東海于光彥王曹榮陽鄭璋參軍事博陵崔調扶
 風寶光訓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
 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
 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睹與遊聖欽風會同演成乃 經始其
 詞曰元天陰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
 吞沙鷲鹿軒皇底定義陵兆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
 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
 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借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捲
 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市宇誦習窮埃帝念居室以光壽宮
 建侯於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此碑其於一也作其於一也黃帝與聖聖所以有嗣而必先則
 不如勿傳作則不如勿傳也作也作也友朋之事與作朋友之事與君長萬葉
 取與為大者已作蓋取與為大者也作也作也友朋之事與作朋友之事與君長萬葉
 取與為大者已作蓋取與為大者也作也作也友朋之事與作朋友之事與君長萬葉
 取與為大者已作蓋取與為大者也作也作也友朋之事與作朋友之事與君長萬葉

宋呂蒙正撰重修孔子廟碑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
 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
 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
 子其無位之聖人與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為之跡雖彰禪代
 之風未替由是堯舜禹湯苞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
 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由是仲尼有至聖之德
 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
 道足以濟乎天下而栖皇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下莫
 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
 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殄羊辨土木之祗枯矢驗蠻夷
 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
 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
 可為長太息矣泊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
 反魯於是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
 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喪貶百王之善惡蕪而穢者
 芟而夷之素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邪郭垂萬祀之楷則遂使
 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
 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
 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
 以還中原倣擬字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為戰場五嶽飛塵競以
 干戈為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
 儒風屬在昌運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續寶位

也以狗齊之德兼容哲之明摠攬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
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悔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
浙右之士疆真王匍匐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兇豎倒戈而繫頸戎
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泰壇再步展三代之緝禮拯亂則弔伐非所
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
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幾近甸絕禽荒
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暨暨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
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躡轡百王謂皇道既以平華戎又以寧爾
乃疑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開則披皇墳而稽
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
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羣祀金田之列利
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
設庫而不度堂廡而毀頽獨目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

屋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巋然之勢傾圮寔久民何所
觀上乃鼎新規舊制遣使星而蒞事募梓匠以偁功經之營之厥
功告就觀夫繚垣雲蓋飛簷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闕鬱其特起綺
疏瞰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獻獻之雕甍拂漢迴廊復殿
變維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庭則豆籩簠簋潔其器
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先先眾賢以配以侑樂
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斂則重櫺赫拱丹青見日
月之光龍栢雲楣金碧焜烟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
於今為盛由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
不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
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
祭為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
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

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
絕於是瞻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近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
子競鼓篋以知歸襄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
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與與夫秦
修阿房惟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邪將
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猥廁於英翹內署謬
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效遊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慚狂簡恭承
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
尼邱兮德鍾於天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
肩苞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刑詩定禮兮糾繆繩愆知冥造化兮
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道比四瀆
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閒時不用
兮吾道迤邐麟見非應兮反袂連梁木其壞兮歎彼近川王魯疏

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浹無邊崇彼
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闕兮虛堂八筵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
畫畫棋兮日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元
千乘萬騎兮轟轟闕闕謁我新廟兮周覽踟躕肆觀羣后兮位宗之
前
金堂懷英撰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
遼舉宋合天下為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太祖暨於世宗撫
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
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聖神政機革其所當草興其所當與飭
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為期與萬方同
歸文明之治以為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奠謁先師以身
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
乃今遺祠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

之有可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為錢七萬四百六十餘千詔并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亟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為殿堂廊廡門亭齋廚贊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樞座櫺櫺簾橫梁楹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塑易之又明年而眾功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為賜遣使策祝并以崇盛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於石又廟有層閣

聖廟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二 九

以備度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絜楹計工謹諸歲月而已乎敢竊敘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為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眾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蹟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與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灑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為柱礎鉅砌之用浚井得銅

以為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為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惟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周季天生將聖遺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為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卑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眾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效功隘者以闕卑者以崇崇焉有制闕焉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世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鳩休以詔無極

聖廟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二 十

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書錫命申命大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傳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毀於金季之亂闕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展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頌歷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闕起廢奎文杏壇齊應贊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建也國初封建宗室畫齊堯單三州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督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花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尙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為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為任首出泉幣萬緡眾翕然助

之備工雇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樑榑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礪積石數百石壑稱是靈階釳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年而告成殿轟重簷亢以層基綴以修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塑聖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貨用以繕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眾瞻顙于禋祀庭頌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道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博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桑盛復戶二千八以應灑掃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跋踏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極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

不宗之廟貌相望達於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誌其祀蓋治古之恆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泮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乃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集奉常禮樂於兵燹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霽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繼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眾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耀一時實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實出於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

右武天兵趨泮周禮在魯丞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聳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沉掃有戶棗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洽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考元世祖至元二年遷廟於泮至成宗大德九年始於泮二十八戶今泮廟三復戶二十八者蓋泮廟之說也李謙闕里宅廟落成後碑 元聖之德大如天地昭如日月蕩蕩乎無能名皜皜乎不可尙已歷代有國之君崇尙其教廟而祀之幾徧天下闕里聖人鄉邑自漢祖過魯祀以太牢由是以降其廟制因仍損益見於國志可考者在宋金爲最盛貞祐一燬久而未復我元列聖尊道勸學之心未嘗不切特以志在混一狃於金革有所未暇逮大德守成始克成二祖三宗之盛意殿而廉之位而像之沉沉奕奕有值有嚴數百年閱規偉觀一旦而復視舊蓋加隆焉而又紹衍聖

世享之封主四仲家庭之祀無以供桑盛也則胙之土無以給涓潔也則復其戶墜林則樵採有禁子孫則教導有師詔旨諄復訓諭切至且命翰林書之石猗歟偉哉初太中大夫監蒞濟寧路總管府事按檀不花以營居治境乃懿戚封邑祗承朝廷德意開諭寮屬勉勸士庶先已而爲之倡前役而爲之備國無費財民不知勞卒成一代之盛事總管馬嘉議物賞左右之既卒役狀其本末遺經歷張格知兗州馬奉訓禮請記其成竊嘗一拜林廟伏讀漢隸數碑見其請立百石卒史典領禮器及用辟雍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則乙瑛也選試孔祿補卒史則後相平也韓勅則修飾宅廟造立禮器史晨則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春秋禋祀是數人者皆東都前後魯相以所請上之三公府公府以聞乃可其請事皆魯相發之數人者名不著見於史徒以上章爲聖廟有所陳請勒名貞石閱世千數百年至於今不朽矧大中生當盛代遵奉明詔振舉聖典潤色太平茲特隆化

美俗勇於為善之一端爾若其表率一道廉勤奉公恤除害善政及民者尚多自當載名信史傳休無窮豈東都魯相所可並日而談哉

歐陽元撰勅修曲阜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夫臣別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歷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臘班等列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宋金凡有崇廢必奉勅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國屬學士院以開時文宗寶圖諭旨有臣理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會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元為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等為書前侍御史臣趙履為篆以臺備中統緒幣二萬五千緡為立石之費制皆允乃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恩立傳勅臣元傳書其事元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異以師道凡天統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制詩定書易道修春秋而品節之以為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出於天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即前聖人所以繼天立極者也故天統與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有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歷日銀諸路以其平益都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章籍等類以數萬上仍命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道官分道程試備業世祖皇帝初在濰郡多士景從及其即位大召名儒開廣庠序命御史章以勉勵教官國子監學以

訓誨胄子大司農以興舉社學與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多俊又內廷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自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與學之條日討論之規無益宏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繼祖武銳意文治踐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新作國學增廣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增興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祠以大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為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為啓聖王皇妣為啓聖王夫人改鑄衍聖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轉運司歲課及江西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緡昇濟寧路俾修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大皇太后有旨重其成功今

上皇帝入續丕圖備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盛山東憲司泊濟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蒞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樓樓閣之崇以度寶訓周垣墉廡重門層觀丹碧黝聖制俾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丕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歷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冒出口西踰崑崙南盡大維北際冰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端本實在茲矣臣元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祝幣牲齊馳驛往祭告厥成功臣元既序願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控伺顛蒙三五繼作大道為功風氣日開民習日滿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於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遂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

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與文首法元聖世祖
龍飛髦士屬心恢烈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
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
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濟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顯俊尊帝
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著德懿文文宗續緒聖聖克肖乃開
奎府乃飭孔廟今上嗣位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
泰山具瞻衡統絃絃絳衣禮禮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
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費舍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靈
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鑒在上知我道極相我熙朝躋民唐虞瞻言
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睿謨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
億載萬年

郭孝基撰致奠曲阜孔子廟碑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
威寧殿勅中書具禮齋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乘驛致奠於

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五百緡嗣衍
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孝基等拜手
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
虞辨章三代日夕乾乾遜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昭垂六籍不覺萬
世惟聖知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混而弗宣刻
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宜宜之臣孝基聞聖人之道執一常御萬變君
君臣臣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
正人心服於下天理應於上樹之風聲東以禮義不動聲色靡然於
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祖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承
錫蔭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元德加以聖學垂衣論道天下泰寧心
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載筆敬用作銘銘曰
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
經緯武以戡定立我邦家功斯為盛皇帝若曰宣文在中乃濬辟雍

乃流泮宮有庠有序八表攸同魏魏素王邊豆鼓鐘於論曲阜曷不
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吉四享厥家常祀不忒
誕昭予敬致奠惟特子鄉子酒於聖之宅皇帝若曰子嗣歷服端楷
小心如臨於谷君君臣臣惟聖子福於時處處敢忘嘉告聖經是式
我祀匪黷皇帝若曰子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王林汝子汝孫士庶
時忱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勤相子家爾玉爾金

呂思誠撰加封啓聖王碑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
閣中書右丞相臣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封啓聖王未
有刊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左丞相臣呂思誠為文出中統鈔五千
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若曰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恐弗任乃
拜手慶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合併太祖皇帝
肇基洪業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
書混一自上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於是

定襲封之嗣除孔氏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成宗皇帝廟於國子
監武宗皇帝加諡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歷初
制加封啓聖王顏氏曰啓聖王夫人曠典也今襲封衍聖公克堅既
進官中奉大夫階二品換印章用銀為啓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
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
子卒史記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始有天下
是為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
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直至
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孔子
以萬世為家殆以是夫惟文公朱熹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旨哉夫惟元
鳥之降玉筐之覆金行啓運汁光垂精為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

嘉會者實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
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氏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
王侯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揚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
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夫婦夫
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
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蓋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實由天縱
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舜曰似禹曰
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也曰修肱而龜背成湯之容體也
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舅顏氏
居魯親里聖妃万官氏居安樂里復其絲發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
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因夫子者今茲峻其

微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盛哉伏惟聖人倫之至也

周易刪詩書定禮樂垂憲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獨於春秋曰
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
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
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禮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
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
治之洽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嘉焉碑之闕里
光昭休烈於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俯仰乎不可尙已臣思誠
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闡乾坤言始資生
太祖肇基風靈流行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序有爭今上
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不顯孝治不平嘉崇孔子精典為名尼山有禱
汁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疑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

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徵五父之殞緩乎其行
防墓之廟泣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
顯親五孝重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行是服是膺尼山崢嶸
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父子無忝
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

明成祖御製重修孔子廟碑 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
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
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
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
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
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子夫婦各得以盡其分
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巨萬世無敢

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

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
時陟降遇大有為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
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
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偏賜經籍作
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
擇一人為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
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不法
成憲倘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
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墮敝弗稱瞻仰往
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
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
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

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並系以詩曰巍巍元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界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參惟地為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序有彝遵於聖模仰惟皇考聖道實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子祇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嚴嚴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鐘鏗鏘鏗鏘鏗鏘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左我大明於斯萬年憲宗御製重修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為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為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為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大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至是畢工有司以闕里為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

斷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為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指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為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繼之為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顯子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懷用之為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事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於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孝宗御製重建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為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居天下者曰堯曰舜禹湯文武已行之迹並其至言要論定為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為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遍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圉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斃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份為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

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
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材庀工為之重建越五年
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
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頌末為文俾勒之廟碑
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並繫之詩曰聖人之生天豈偶然
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
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
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
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禮經言
典訓彌謹彌敦教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張敬撰尼山新廟碑 洙泗道體之本源尼山毓天地之間氣聖

人者又所以鍾天地山川之間氣以生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
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實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厚於聖人者天豈
無其故哉蓋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教中國將入於夷
狄生民漸儕乎物類使天不生聖人則天下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人焉聖人者繼天立極拯溺亨屯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
逝也有所為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且堯舜之道尚
賴夫子而明是天以是道而畀之聖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
世此聖人所以有功於天地也惟聖人而有功於天地故天下通祀乎
聖人矧茲尼山尤為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尚奈何元運既去
毀於兵燹故址頽基鞠為茂草春秋祭祀掃地而行觸目荒涼誠為
可歎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
十四代孫族長思楷舉事希韶會闕門族屬諭之曰闕里廟貌我大

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既以美矣惟茲尼山乃聖祖誕育之地荒涼若
是而不為究心吾子孫寧不有愧焉乎由是眾發一心鼎新重建正
殿三間高廣如制其西則為毓聖侯殿其西北則為啓聖王殿又其
北則為啓聖王夫人殿也神門三間齊廳五間庖湫有廬祭器有庫
綴垣雲蓋如矢斯棘嗚呼休哉首事於永樂丁酉之春落成於戊戌
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構治之規於今為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
時或嶧山雨霽顏母雲收丹青見日月之光金碧焜煙霞之色重櫺
疊拱簷牙高啄坤靈五老環繞上下其壯觀為可知矣茲者刻石以
勵其後謂余富筆不敢以蕪陋辭謹述始末並系以言曰周室衰微
諸侯擅權下陵上替綱紀頹然風氣日偷倫理日墜往聖既遠其孰
能繼尼山降神毓秀含真靈應既啓生我聖人惟聖有作天將木鐸
以繼往聖以開來學綱常既正倫理日昭尊卑上下井井有條惟聖
斯蹟光明烜赫其報伊何萬代血食緬惟尼山古廟魏魏毀於兵燹

蕩然無遺觸目荒涼見者歎息聖公起念世尹贊畫經之營之乃定
其規新廟既成金碧相輝神其戾止既安且喜報以介福施於孫子
殷士儻撰闕里重修孔子廟碑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
公廷頤親詣闕里瞻孔廟頽敝擬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大
立巡按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鳩工庀材以
繕厥事經始於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告成諸殿寢門廡室閣
齊亭燭然改觀其杏壇舊制則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簷櫺星門之
外稍拓地紆迴其道以遠衢市蓋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矣眾謂
宜有詞勒石以記成功而屬之於余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自鴻蒙肇
判聖詰挺生羲軒而降洎乎姬公作者非一人矣乃孔子獨歸然為
帝者師萬世無改豈直以其道德仁義包舉羣聖金聲而玉振之哉
蓋羣聖選於四海能以身建太平之烈然欲令萬世太平猶一日則
不能也孔子雖屈於素王之位而六經刪定炳炳麟麟凡羣聖相繼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成舉而筆之於書使後聖有作皆可遵用其言以康又字內蓋自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綱常明九法常敘華不沉溺於夷人不淪墜於物是孔子澤流後裔無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皇皇哉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敝矣漢興以後世主咸知秩祀孔子而遵用其言以為治者豈故孔子之道其行於時有顯有晦而王化相與為升降焉國家稽古立極於崇奉孔子之典禁隆大備爰自九重之尊下逮里巷無不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陬海徼無不有廟以隆其祀南面儼然均於王者春秋有事則饗籩樽俎之儀象勺干籥之器秩秩焉雖離焉光耀無前是

聖賢文獻卷三十三

禮

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習夷風不得而雜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於時亦未有昭融朗徹如斯者也故在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後亂斃輒生今我朝聖聖相承休德宣昭純熙勿穆彌久彌敦二百年來君有垂衣治理之逸臣有奉公守法之誼士有崇質尚善之美民有含哺鼓腹之歡緇黃之欲微於登燭表夏之限嚴於冠履元風不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釀瑞福交應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三代以還莫得而髣髴矣微夫崇道右儒為世儀則以登大化不亦難乎恭惟我皇上廟膺寶曆首幸辟雍士林生色而又帷幄聽講大廷敷治游心儲思一以孔子為極其精神意氣風動景馳雖在遐方僻壤亦皆敬應不暇况乎闕里為孔子誕毓之鄉禮義教化所自出也而廟貌弗飭觀望缺然其曷以祗若主上之明德且非所以為天下倡始也今諸公有事東土乃調譚焉以作新為任工不闕歲而輪奐增賁神靈攸安士儒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乎如聞

金石絲竹之音雖摯紳先生之徒來自遠方者亦就其家而覽觀祭器至於低徊不能去信乎盛世之榮觀鴻士之令績也繼今聖教日廣帝載日融揆厥所元實自魯國開之則今日孔廟之修豈惟推行主上文明之治以率先海內其於國家崇道右儒之盛將益光顯而太平駿烈永永不替矣於戲休哉余不佞謹記之以示方來云見役也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公夢龍巡按御史羅公鳳翽張公士佩暨布政使姚一元王宗沐陳瓚陳絳參政吳承燾劉孝龍光參議潘允端宋守約按察使周世遠吳文華副使羅良鄒善黃瑄周鑑李汝僉事蹇達郭天祿徐炳葉憲高克謙謝東陽兗州府知府張文淵朱泰同知何其賢劉岸通判許際可包大權推官景嵩滋陽知縣王璠寧陽知縣秦吉士汶上知縣趙可懷皆與有勞於法得並書爰系以詩曰吳穹生民厥有聖神體陰法陽宗主羣倫於鑠官尼道隆德博金玉其成時維木鐸六經刪定典訓輝然管彼日月朗而行天流澤鴻龐

聖賢文獻卷三十三

詩

以覺來喬萬祀宗之血食弗替魏魏詰王勃其有與迪茲令模大猷允升皇明御寓維聖是式薄海之內廟貌有翼聖道欽只皇風載昌文恬武嬉休有烈光瞻彼闕里孔子之宮崇墉廣舍靈氣鬱葱歷年滋多材朽朽蝕撫臣曰嗟惡可弗飭爰度爰咨爰興締構羣工畢藝不日而就肆肆其筵奕奕其楹丹雘黼黻既穆且貞爰入其門爰躋其堂百官具陳金絲珉珉厥厥何籩豆簠簋神之來臨既安且喜章甫我我逢掖翩翩威儀有楚載歌載絃人亦至止顧瞻徘徊於帝報功焯乎大哉元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丕熾贊我皇道信宗龜龜泗水湯湯琢辭貞珉並垂無疆于慎行撰闕里重修孔子廟碑 粵萬曆改元天子嗣大歷服遣使奉圭幣祝詞告於闕里越四年丙子天子乃御皮弁釋奠太學以率天下邇聞聽聽彬彬向風矣又越二年戊寅巡撫山東都御史趙公賢以行部至曲阜展謁廟庭見其堂序齊室多所頽敝因與監司守

長計之以為朝廷崇禮先師尊無與亢而聖跡所興廟貌弗飾非所以奉揚休德而昭示來遠也乃謀於巡按御史錢公岱其圖營葺而前巡按御史王公藻亦嘗肇謀於先至是兩臺議定乃下計所司推材計程庀徒揆日羣吏稟式小大率從經始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凡四月而竣云夫管窺乾象無以究其崇卑圭測坤維不足明其近遠何者氣昌於形則形之所不運道周於器則器之所難名也况乎德冠生民智包羣品立三才之樞紐垂萬世之儀型者哉故子貢以為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至矣哉擬議不得其形容隨迎不盡其終始上智之所難晰能言之所罕譬矣夫所謂聖而不可知者其在是哉雖然天不可窺而日月懸其像故仰觀者有則地不可度而河山麗其體故俯察者有儀聖不可知而六經傳其蘊故彰往察來者有準也蓋求聖人之蘊則於其燦然者矣無其所謂可得而聞者歟是故二帝三王用六經之實以陶埴天下而

夫子著六經之文以垂憲方來三千餘年之間上而英君道辟以之總理人羣下而哲佐貞臣以之彌綸丕造近而經生法士談誦於聲名文物之場遠而夷裔要荒遊衍於禮樂衣冠之俗其顯而可聞者如日月山河輝朗照耀靡不宣臻而其隱而不可知者如一元之氣布濩周浹而無有涯涘故曰夫子之道大矣然諦觀三代以降其大經大法固整然列於六藝而華言小辯猶雜然出於百家妄意儒者之學以為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至於道德名法陰陽列而為六故其耳目心志不能陶於醇一之源而其政教風俗無以鏡於粹精之理此三王廢企而五帝罔幾也然則六經之效其有所未盡白而夫子之道其有所未盡用與我祖宗紹天立極握符御宇以規萬億於天下郡邑廣建學宮頒布經籍為士程訓要以統一聖道屏斥異說抱冊而遊覽序則不敢讀非聖之書操觚而謁有司則不敢奏違方之語論學則土苴九流談治則糠粃霸略是以政教熙明風俗粹美湛

恩鴻龐浸潭上下吏緣儒術民樂絃誦方內一軌殊域回面爰逮我皇上儲精垂神執經講藝以宰制六合塊扎萬類於樂哉至治之徵蓋將與二帝三王之盛合符而較烈矣是何也以其純用六經之教而百家之說不存也夫德侔太上則謝施之義雖微而潤洽羣生則返始之禮有在夫子之道其昭融流行莫有盛於今日則尊崇之禮宜其綦隆大備而超軼往牒矣况水木本源之地又惡可弗重乎且是邦也左則滄溟浩瀚百谷之所朝宗後則泰岱穹崇羣山之所環拱而闕宮魏闕從而雄峙其中與帝者之居比隆而埒麗固宇內之盛觀也今又從而鼎新之丹雘炯晃棟宇煒煌車器畢陳金絲可聽士而揖讓其中有不低徊靈跡慕懷道蘊思以接聖神之令緒而宣昭代之洪輝者哉乃若中丞公保釐綏靖文教覃敷待御公振飭激揚風聲不樹固將與是舉同不朽矣至其贊襄於內則有若左右布政使王公官用張公士佩楊公一魁參政余公立陶公大順按察使

楊公正副使郭公天祿周公之屏以規畫於始則有若分守參議查公志立分巡僉事秉公在庭沂州兵備僉事劉公應元而兗州知府周公標實任之以督課於終則有若分守參議南公軒分巡僉事曾公沂而兗州知府朱公文科實成之其會計財力則有若沂州知府李尊鄒縣知縣馮中州泗水縣主簿王誥而專董工程者則兗州府同知尹言濟寧州知州寧曲阜縣事孔宏復及曲阜縣縣丞馬慎動勞勩雖有大小總之效力於盛典者云事成衍聖孔公尚賢受之以春秋共祀而郡侯朱公命史于生記之夫崇文章軌部使之績也言時稱伐史氏之職也敢序其始末以丕揚鴻烈著之有永而余之詩曰厥初生民混元載闢亦有神聖承天立極王風遐暢帝典弘敷道隨代遠化與世俱大哉素王降而應運用集厥成以彰丕訓丕訓伊何曰惟六經昭晰宇宙如彼日星功高列辟澤流中古配乾象坤實維化主蒸嘗九寓誦習窮誕師之宗之於千萬年於赫我明紹圖闡

釋崇禮聖師有加在昔我皇纘歷實克細武鋪衍文明肆於下土百
家屏黜聖統昭明道之未墜於是大行矧時闕里實鍾光嶽厥有寢
廟神靈所托有偉中丞觀風下邑翹勤去宇載懷興豐昭哉柱史詢
謀攸同則有司存作於闕宮鳩材庀徒工成不日美奐美輪非雕非
飾玉祀彤庭丹楹畫栊壁似藏書堂疑聞樂不改厥制而煥厥文煌
煌圭組於焉駿奔東控海門北倚泰岱與此而三為域中大道與天
地與國無疆維此朱公休有烈光况我魯人有不夷悍敢勒鳩名揭
之無斃

又撰闕里重修林廟碑 聖上膺圖總御二十有二祀歲在甲午山
東巡按御史頴川連公標奉命省方至於闕里謁孔廟拜於杏壇
之下仰視者三繼謁孔林拜於洙水之陽環視者三進諸大夫而啟
曰惟天子祗若典訓經緯八埏用茲祀於先師孔子我二三執事胥
膺簡書以來教化於東土茲惟聖作之巨亦越廟庭林域自弘治鼎

新以迄於今歷載滋久無乃有所頽敝以失大觀若在元聖周公弘
啓國宇以開厥緒若在復聖顏子潛心道奧以衍厥傳咸有蒸嘗以
祠何可弗飭時惟我二三執事之責乃白於巡撫都御史括蒼鄧公
汝璧鄧公曰吾時惟子責中丞奉上明命撫有大東罔不惟肅若神
靈翊贊文化是圖曷敢曰執事之不聞以須臾日乃相與下計所司
使相厥工計當用金三千以兩室之贖錢當三之一以撤祠之香稅
與將作之餘當三之一筦庫之羨金當三之一於是策曰揆景庀徒
鳩材以其十之三營於孔廟乃新殿閣乃飾廊廡乃立重城阜門以
象朝闕楹案甃甃之有朽者易之丹雘者塗之有壞者塗之燭燼如
也耽耽如也以其十之五營於孔林乃恢享祠乃勅齋室乃立石闕
六楹以廣神路繚垣十里墻垣千步有版築焉嚙嚙如也鬱鬱如也
則以其一營於周廟坊諸闕榜曰元聖則以其一營於顏廟坊諸其
闕榜曰回巷軼軼如也翼翼如也經始於四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

三日厥功告成實駭寰宇樹世立星耀坤如鈞天之宮帝者之宇於都
哉冕纒之聖若增而峻殊泗之流若滂而深矣宗子三公三姓之裔
春秋執豆蓬於斯魯之父老請生瞻仰絃歌於斯四方之學士大夫
躡屣停軌展履於斯咸曰偉哉聖里之榮觀以流耀四方是惟二公
之績亦曰鑠哉熙朝之盛與以昭垂萬禩亦惟二公之績二公不自
居也曰不朕司工之役相請大夫之成何勞之與有諸大夫乃暨石
闕里使魯人于慎行爲記辭不獲命爰拜手稽首而稱曰粵自魯
之初肇之人紀聖神代作威克左右上帝綏餘兆人以建我先師孔
子乘百王之運闢六藝之途用能集厥大成以陶鑄萬世與天無極
厥後英君聖辟罔不尊用其道以建化原亦罔不修厥廟以報本
始皇綱帝統之不墜至於今是賴於成盛哉共惟聖朝受命尊師重
道闡臻上理褒崇之典有加在昔自用致重廟宇治之休以及我聖上
儲精三五禮包大業亦惟先師之道是訓是行罔敢昧於成憲

聖作之邑風教所先廟貌最尊焉知在而便模範之屬一有頽
以弗稱昭代精神之禮安可曰執事之不聞以須臾日也二公承
大命照臨魯國已綏輯氓隸防遏疆圉庶政畢舉彝文咸秩又儼然
景仰聖哲以崇大此役也尤可謂帝臣之上績人文之景運矣於戲
懋哉蓋孔子之道得統於周公而顏氏之子能襲其蘊以教萬世惟
魯建國於終始三聖賢之迹以有遺烈於此也自漢承平以來典制
代更或奉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亦或奉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
師靡不遵厥流以昭統緒而接之秩敘亦少數焉我朝參稽前代
更正典禮既尊聖師之號以尊孔子首祀之位以宗顏氏復以二
帝三王並稱先聖先師而別祀於文華之左室於是
道統益明倫敘不紊而聖師之所從授與所由傳可考而闕矣今是
役也新廟貌以致嚴飾闕以安祀因而標廣博之闕揚紹聖之懿
使天下萬世明於斯道之授受而求諸六經之蘊以承太平之烈所

以恢弘聖迹而對揚天子之丕赫命實惟萬世無疆之休於戲遠哉
役之興也度支經費則左布政使中山王公藻右布政使晉陽田公
疇總理工程則分守參政四明楊公德政攝守參議貴陽邵公以仁
分巡副使汝南趙公壽祖而河道參政梅公淳分巡僉事李公天植
兵備僉事戴公樹成樂觀其成而立石焉至於贊襄謀畫則兗州府
知府盧侯學禮專董工役則兗州府通判王侯夷吉而署曲阜縣事
運司同知孔宏復泗水縣知縣尤應魯會計於先鄉縣丞張東陽
滋陽縣典史儲明善分督於下法皆得書既紀其歲月因系之詞曰
泰山巖巖羣嶽所宗河彼流水亦朝於東海岱之壤曾為魯國通降
元聖此惟與宅運乘五百道衍三千江河行地日月麗天列辟是師
萬世為土有廟有林於焉終古我明御天興化崇文昭假聖祀跨越
前問廟有祖筵林有規觀熙洽相承式增輪奐胡成弗虧胡久弗渝
不有鼎構曷與神居惟殿中丞保釐東夏侍御省方亦宣文化乃協

素志乃稽竅謨經之營之男諸大夫費不及官方不及役五材雲會
羣工霧集乃作於廟百堵千楹重關洞啓屹彼高墉乃作於林為堂
為室樹之華表石闕是闕遐哉元聖實國於東為楹為桷有值闕宮
卓爾大賢靈宇相望匪雕匪飾華彼陋巷傲者以新隘者以宏或翼
或拱有師有宗金絲既穆簋簠孔飭靈之格思終安且擇神明之裔
小大駁奔迷邇庶士罔或不欣既闡儒風亦揚帝烈肅肅二公德聲
有擘泰山若礪滄海成田皇圖聖迹於千萬年曾生不敏敢勒貞石
匪以為觀永示爾極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四
藝文第十二之三

唐裴孝智撰文宣王廟門記 成城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曰王王者
應歷以宰物酌時以觀化威聲雷震號令風雨不嚴人理合自然之
運不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徜徉於古始無為無事
其大矣哉泊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偃息庠序棲遲洙泗靈草萬物
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清頹波於幽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賊
亂懼風興刪而廉恥生美韶濩而忘濫之音息行揖讓而莊敬之心
勸夫子聖者與名與日月周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闇然而章
命服袞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闕宮霞敞正殿岑立繚
以環堵遂其臺門巍若化造疑如動允所謂淹中之勝闕里之
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潤尊師道肥希聖研精百氏淫羣言夜火

非官曹之燭春榮絕附枝之詠判官郡功曹盧曠以文發身以清檢
物博通 數四科惟此祠廟厥初層構朱戶半傾雕甍中落難
名之閭奧造次可遊如在之 易睹將何以克恭過位加敬
及庭於具孟公首之盧公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太 裴公
新其南門書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莫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於舒
舒 等吏於竟竟人悅服蓄可大之用為致遠之資由
是庀乃程具乃役不斬仲 山之石償以日而給功不
時而就大屋橫亘雙扉洞開丹楹繡栢膠葛固 景
飛檐駢逼而樓霧局鑄既因享獻聿修官吏唯肅清之謹邑人無褻
瀆 席及階而升數仞之牆由戶而入君子以非孟
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 不成三事叶同底於
善孝智不敏儒家之流徒春秋舍菜之禮 誌
不腆之文俾刊永貞之石時大歷八年十二月一日也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三終

賈防撰修新廟記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代孫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共烈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聲者又有袴襦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實號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粵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楹繡栢雖舊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摧之勢故老動淒涼之思諸生興嗟歎之音今忝鎮東平幸適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既而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加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睥容穆若更表溫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發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是藏書之後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刺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邱隴已平子孫縱存而烝嘗惡絕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眾修仁義者取為規矩肆強梁者莫不欽宗生有厄於稊蓬沒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子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實無愧於聿修防目睹靈踪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非才謹記

亨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汨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入大道為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圯缺揚子惡諸子以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懷二帝三王之迹以譏時者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兩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革文中子澄其源肇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教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譏諷憤欲攘其法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開或譏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己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為虛器太過者人猶嫉之况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石無傷於體日月雖食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為君皇夔伊呂之為臣功濟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過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為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湮蔽振起之者無聞焉道輔道不及前哲而以中正于帝王幸不見黜而與進翼以賢者必輔於時躋於古以茲為勝矣方事親守故國為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徒以訓詁傳功像設於祖堂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所能及反不及配闕孰甚焉因建堂事收五賢所著書圖其儀敘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改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此矣

金堂懷英撰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先聖之夫人曰元官氏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宋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廡而積羨錢二百萬將

以為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開天子舊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製封公摠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自有司而司各於出納乃更破廣為狹刻崇為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為殿費董封公蹴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為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為職願不得以專達雖然我豈敢不力與乃與族長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巖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檁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凡焚楹栢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且皆樞死適可為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足以充瓦甍聖甃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為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為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董封公得以盡其力越十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願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為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董封公以書走京師屬

懷英為之記懷英懶惰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董封公被召至闕下未幾得以舊會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序其修廟本末而為說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為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為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豈非有命命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化教所從出有司乃以為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思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並刻之庶幾貪畏而戒於異端者知所復

焉
元楊奐東遊關里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於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關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柄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夢卿范陽盧武賢叔賢毫社李楨周卿江陵勾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綬卿華亭段弼輔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徂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知矣戊申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振文話嶧山之勝為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

岱嶽二百餘里吁二千里之遠今一舉而止與終其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己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於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與鬱而合者其孔林與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迓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迓於廟之西相與御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齊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恭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版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

二〇二

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唯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開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問何負於魯也後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今日何日制旬庭下死無憾矣焉族悠悠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堯國公曰夫子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為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曰用一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欲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告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與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揚墨之徒

待子而後黜其為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辨者哉與等去聖人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揚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廳事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績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谿覺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屬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蓋亦慎諸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並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燬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太學秉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頌之大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

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文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制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顧愷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是日宴罷并出北偏門由襲封麻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西巷觀顏并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

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為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與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二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惜去秋為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二里有真宗御贊碑車廟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繩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魯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昊葬所宋時燬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為火燬製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鬼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正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徂於資侈之心之所徵也福苟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眾而為之矣福可

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最屬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最屬高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最屬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最屬高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邪入東門飯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家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開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彙冢者有曰府門之某者折而北渡零水入大明禪院觀凌泉水中石出如伏龍怒龍寺碑云魯之泉宮也海尊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之姦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別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爛下不為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之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瞻東西

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修隴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腸溝村拜聖者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五十一世孫元楷立石溢津高翻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峰東西三禮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峰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竟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一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鈞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家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婿也問之不知為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為之懼此曉幸無所苦矣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峰隱隱在霄漢躡而中峰迥出詩之所謂圩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源溪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

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齊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齊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殿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暉夾蘆辨也或曰夾蘆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濺濺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比三數丈忽隙開有光睹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暉之所刻也因涉零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飯已西南瀨喝下而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基山遇兵士傳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家七北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

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彭令之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達嶧山嶧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端為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大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巖僕以病足與德華巖下坐待諸君之還哺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冢一如眼底如玉女峰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縷數哉通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為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攜酒至沿竹徑渡橫橋休於僧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二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不知書雲物者

何所也容考之北涉雩水由竹徑登浮香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
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
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雙相圃會公叔道其子治同諸官
佐且酒饌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
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
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於懷夢得元措之字
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齊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
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
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
苦力之不足也况以鄆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
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為圖且屬予記之
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

楊桓撰修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坊以

粉塗庇以瓦木與夫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存經喪
亂表裏凋敝中更麗掃百戶暫停主祀財庫力薄扶傾級朽聯缺續
聖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路撥度工費以
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節
齋以下近及會司粵屯公皆嘗論本部為教廢之舉迨夫奉議大
夫同知濟寧路總督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奠拜
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吏考績於三載必曰文廟有
無增葺况予為方面之倅廟庭在境而曾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
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文教善風俗以為致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
宇切於垂意葺石伐木築基礎期在且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
狂往猶及于僕觀而周垣圯剝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
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
規撫舊跡先起垣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他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

帑之費者予固不得以擅為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役而
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為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蠲減他調而為之不
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
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
尹親莅其役仍以兗州檢校之乃於戶大丁眾之家從民意而借其
力民皆曰此非公役惟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斲
棟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惟均之以廣袤而不限其程勉之以
堅整而不責其緩釋釋繩繩陬陬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基於
季秋之將杪斬木於陽月之既盈宰牲醜酒勞其眾而歸之仍期於
來春之首變高垣深夷無易壤益植松檜一千本於時衣冠行路莫
不稱歎以為殿閣崇嚴倍增於他日嚴嚴乎可謂夫子之牆也孔氏
合辭為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
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睹其事義不當

讓乃撫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閒

司居敬尼山孔子像記 設像事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漢
文翁立學宮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膝向後屈膝
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事兩旁晉王右軍嘗簡蜀守
為傲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羣為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
冠也居敬學製鄒邑遷學舍於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子孫
敬授張顛習於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展
既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顧愷之筆
杏壇小影像吳道子筆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
子自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逢
掖深衣是已章甫元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
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圓至袪為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
旁殺之領緣袪皆緇束以革帶左右佩有殺無鞶加以大帶紐約用

組黑履於是做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逢掖危坐謂孔子毓秀尼山
 奉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之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眾
 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古者冕服有等大要冕弁冠三
 者而已曰冕者太古謂之緇布冠加紘緹纁旂則後王之彌飾也其
 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下為武謂圓首者武上有冠以緇為之
 屈加於武前卑有髮積向左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貫以衡
 衡之兩旁有纁纁繫以瑱懸以紘冠之上加覆謂之緹纁旁有紐貫
 之於衡前後垂纁旂如冠髮積之數旂以玉十二者五玉元黃朱白
 蒼貫以五采纁如玉之色九旂七旂三玉朱白蒼三采五旂三旂二
 玉朱綠二采纁如玉之色固以紘紘紘於衡之左端加之緹上復紘
 於衡之右端繞於頤下再紘而結之結者為之纁垂者謂之紘紘天
 子朱卿大夫青士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有會會謂縫飾會
 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內以象為之即無髮積貫武以弁紘纁纁纁

皆冕之制次者冠元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
 綬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
 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元冕十二旒
 者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
 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
 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其一畫虎其一畫雌雉如
 猴形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性圓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
 與青謂之黻如兩己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於山龍有降無
 升登藻於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五章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
 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殺縫其色纁束以革
 帶帶之前垂鞶鞶如裳之色紘以爵韋紘為兩邊純以素純為下緣
 十二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珩璜琕
 瑀衝牙貫以纁珠藉以綬綬有等上加大帶帶以素十二章朱裏終

辟九章素帶終辟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并紐約用組赤
 鳥服弁者祭服以緇謂之紘衣裳帶鞶佩綬如冕之制朝服以布天
 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弁者通服元端焉端身四
 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元端上士元裳中士黃
 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曰雜有鞶如裳之色帶佩有等黑履元冠深
 衣可也圭薦之而已既薦則共首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摺於帶間
 亦不執也執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既又作子思像於中庸精舍孟子
 像於孟子墓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方於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俟
 好禮者有取焉

張頤中庸精舍記 鄒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隅其一前臨因利
 溝南揖文賢岡泗川掩抱好事者築曝書臺其間則昔日固有廬舍
 又縣治東隙地今為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按孟
 母三徙自墓而市而學官旁此地母所徙邪孟子他日歸邪受

學固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邪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
 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
 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
 茲邑暨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址
 開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於曝書臺勝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
 孟子西鄉侍皆章甫元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頤曰思孟往
 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册子盍揭以示人副鄒人鄉慕之志頤謝曰何
 足以知之然嘗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
 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為學篤實切己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
 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
 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謂性即曾子所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
 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
 親切為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

思誠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則體用兼該
至誠不誠之幾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
心入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
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
以死壽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
極於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
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
辭也學者沉潛反覆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
未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
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母乃淪於
空虛而無實用邪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
之實然者自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於萬事則物物一
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於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四

四

開乎其間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
豈釋老空談比邪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
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
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傳其
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
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有德於鄉人甚厚亦非
私於鄉也千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
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敘傳心之要云

又廟學記 孔子舊宅因廟建學昉於魏之黃初其間興廢不常有
宋大中祥符三年殿中丞公自牧奏就廟側創學帝曰講學道義貴
近廟庭當許於齋廳內說書乾興元年孫宣公守兗州於廟建學請
以楊光輔為講書奉禮郎始賜學田元祐四年尹復臻以文潞公荐
為教授給田二十頃以贍生員選任教導其重如此要必以講六經

之道傳聖人心法為職而小學之教節目纖悉宜有分任其事者考
之碑刻則學正錄皆孔氏子孫為之蓋當時乃教授自署母亦選擇
而使以寓激勸與抑因其親愛俾幼帥幼而入學者與金氏因之廩
賜教育有加無替兵革以來他物未遑汲汲為孔顏孟三氏擇師可
謂知所本者而庶事將創規模未立暨予承乏謹復齊應說書之舊
夙興講經不敢一日廢而小學之教未有所託正錄既非所署懷檄
來者率皆受徒自養於分其任固不暇予幸逃瘴曠去任城楊君繼
之而衍聖公始嗣世職司業楊君首以為言五十四世思遠適得以
孔氏子孫為學正衍聖公遂付以入學之教凡席具器用廩食蠶
鹽無不畢給專一人掌之於是八歲以上者皆有教養得肆其業屬
子在鄧思遠實來請記其事且問所以教之之方古人有言在蚤喻
教又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故能言能食即示以禮蓋幼穉
之時其心未放則教易入筋骸易束德性易養也奈何為人父者慮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四

五

不及此慈以畜之不知養桐梓於拱把及其既長習與性成閉有能
稟志自立亦復扞格不勝勤苦難成論者常有今日之材之歎豈天
之降材爾殊也邪弟子職一篇猶存古者小學之意顧貴介子弟豈
無僕役而必俾親其事非給事事而已持敬之方固從此入是以子
夏以為先傳程子亦曰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掃應
對便是形而上者一本故也夫子教伯魚以學詩學禮欲其事理通
達而心氣平和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抑子夏所謂孰後倦焉者是
謂學之有成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子夏所以分本末為兩事蓋望
學者合始卒而一致聖人之教不外乎此子思既沒二千年間能言
能立世不乏人求其造詣蓋未見之入斯學者誠能從事於子夏之
教伯魚之學以達乎子思廣大高明之極致庶有以慰衍聖公之望
二君之所期亦予之喜談而樂道者也教授名演司業名桓衍聖公
名治是為五十三世孫也

三思誠子思書院學田記 鄒之中庸精舍即沂國公授受故址而為之者也元貞初邑尹司居敬始之大德間宋尹彰終之宋尹又首率好事者鳩楮幣二萬緡敷於邑大姓收其子以給祭若延師費延祐改元劉尹遵禮慮學無田非久長計始割楮幣一萬五百二十三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二年朝廷改為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訓導曹尹彬又割楮幣七千四百二十五緡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廩師生仍刻田之疆畔頃畝於石陰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又相繼買田十有六券計八頃一十畝有奇泰定丙寅宣聖五十四代孫孔君思本來為山長課講之暇召典者稽覈學貨若田租之數悉名存實亡率為豪右之所假貸洎黠民之所逋負即條列其主名復於有司上於襲慶府府移文憲司憲司符知滕州事曹鐸嚴督鄒之官吏立期以徵時監縣帖哥泊尹王思明簿鄒惟良典史岳珪相與協力辦集未幾追已完君又買田三券計一頃

八十有九畝仍改募佃者以革其弊先是春秋祭沂國公割楮幣三百緡君以為不足以備庶品迺援孟氏祠鄒國公例比十殺其二請春秋祭割楮幣八百緡聖禮二百四十緡上於省部從之由是牲幣豐腆儀物畢備又慮其楮緡田畝久將湮昧也乃件其數之大總將勒諸石俾來者有所稽介友人泗水教諭李之質以記來請噫學之有田尚矣洪惟我國朝尊禮先聖先師崇學育才自京師至於郡邑莫不有學而學莫不有田皆為奉祭祀廩師生也况鄒乃聖賢之鄉茲書院又淵源之地苟無田以贍給之可乎良令長既相繼築臺構室而崇修之賢士大夫復鳩貨買田以廩贍之孔君又瀚垢泥弊而更新之作非一人成者非一日厥惟艱哉抑繼自今凡宰邑者以司宋創始之志為志庠序安有不興者邪職教者以孔君圖終之心為心賞業安有不殖者邪若乃侵假欺貸並緣為市又豈望於後人者邪予既為之記復書此於末俾來者知所警云

歐陽元撰勅賜曲阜孔廟田宅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臣等及御史大夫臣脫別台臣唐其勢議江南行臺接問江西僉憲任忙古台以墨坐沒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開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法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為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師生既粟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昇孔氏襲封世業之其家奴俾籍於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入田世服役孔氏為灑掃戶而輸其租制可明日臣唐其勢又自率其同列臣亦憐真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於內侍臣禿滿迭爾以啓皇太后於宮中出諭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元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供其祭祀食其師生繕修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祭之其為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郟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一變而止魯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僉旨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羸難高祖過魯之祠天下駭駭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竇后故咎豈在是哉濯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謀豈必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遺孔氏邪漢之諸臣功烈卑矣元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朶列捏治書侍御史臣孫威伏成之奏之日經歷臣禿滿都事臣張 臣李 實從元統二年 月中順大夫簽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元拜

手稽首記

周伯琦撰釋奠宣聖廟記 皇帝總宏綱新文治任賢使能發政施

仁率由成憲迺至元六年青龍庚辰夏五月幸上都百官分署以從
七月庚申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經筵事臣馬扎兒台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李羅臣汪家奴臣沙蠟班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臣阿魯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參贊官臣李羅臣何廷蘭中書左司員外郎兼經筵參贊官臣悟良哈台左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蠻子臣孔思立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蠻子等奏言曲阜林廟宜聖所生之地非他廟學比今議遣翰林修撰臣周伯琦馳驛奉香酒釋奠仲秋上丁甚稱崇報之意臣等謹以聞制可越四日癸亥上御龍光殿太府進香上手致敬大官出上尊四伯琦欽承以行八月乙酉至曲阜縣明日奉香酒至宣聖廟又明日丁亥祀用太牢奏大成樂行三獻禮伯琦初獻同知濟寧路事家奴亞獻兗州知州馬從義終獻皆冠進賢冠服法服時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克欽主祀事適秋亢旱省牲之夕陰雲四合甘澤沛若將事之晨天氣清朗月星明爛俎登豆列禮備樂和祝官致告執事具虔薦禩興

類悉中儀式竣事合孔顏孟三氏宗族師弟子員暨郡邑官僚燕於東室咸北向載拜序飲上尊酒盡歡而罷竊惟吾夫子之道悠久無疆與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故覆載無所不至照臨無所不及雖生不逢辰用不得位然明六藝作春秋以傳道統以建人極使彝倫敝品物亨政教明千萬世如一日者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尚之者矣是故有國有家者必以建學立師為先大用其道則大治小用其道則小康具在方策粲然可考惟闕里為聖人鄉國光嶽之靈冲和攸萃廟貌林墓在焉宗姓支裔守焉歷代報德報功之慎且重也宜矣皇元自受命以來廣發舍崇教育世封其大宗為衍聖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為曲阜尹以治其地置守廟戶復其家世祖成宗重廟廟宮武宗加號大成仁廟以來即位必遣使祭告厚有賜頒今上皇帝踐祚八年之中凡四遣使始命文臣以即位告又命五十四代孫監

察御史思立致祭以樹碑告且頒中統鈔二萬五千貫為樹碑費而去年春及今年秋又兩致香酒釋奠上丁其欽崇美報之典於斯為盛洙泗之間歲承天寵海內外咸知所向夫子之道將大用於今日聖君賢相都俞吁咈登三邁五黎民於變時雍願不在茲乎猗歎隆哉伯琦弱冠嘗侍先君謁拜二十有三年矣乃今獲奉德音誕舉盛典何幸如之謹識其歲月以刻諸廟門之石

虞集撰尼山創建書院記 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北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列峙中峯則所謂尼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崖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夫子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夫子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

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殿有寢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尙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節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薦彭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奉旨閣大學士康理公曠曠時為尙書力言事當行禮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瑄尼山書院以璠為山長三年六月至官爰舍山中營私築具羊豕為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荆棘徹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文言訥行部率其吏翟趙士恆郭敏趨茲山置番舍一日願瞻徘徊以其事為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寶聞

領之首出俸以為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尹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宗子孔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備儼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做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象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子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大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細細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夫子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宗兩露風霆往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事莫

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日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概如此若夫播為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廷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
潘迪子思書院新廟記 宣聖五十三代孫子思書院山長渙持前國子生今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克堅書謂曩在膠庠獲親函文比者有司新崇吾三葉祖沂國公廟煥然一新黼黻其事匪鉅筆恐弗稱敢載拜請迪固不肖然又以儒業長以儒行老以儒師孔氏徒也矧衍聖昔嘗執經成均安敢以不敏辭謹按渙狀鄒邑郭南之異隅者宿傳疑為沂國之故地或云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堂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元貞改元鄒尹司居敬即其址構堂四楹曰中庸精舍扁以淵源中肯思孟燕居授受容春秋朔望祀之大德問宋尹彰因擴為書院請額設官朝廷允之許立子思書院置山長一員職視大庠校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筵復濇因利溝歲

夏秋屢厄於水沮如弗能垣分憲按治至鄒睹其湫隘每命改築有司狃卑恬陋因循迄今東昌鄒彥禮由集賢掾來尹是邑以興學毓士為急乃屬者儒曰夫子之道微公其孰承孟子之學微公其孰啓三綱五常萬世弗紊公之德也率性修道首原天命公之功也前代爵以上公聖朝猶為未稱爰加美號以旌厥實蓋不如是豈足以報德報功乎今祀遺像於陋室其為弗欽莫大焉實尹與鄒之諸儒責蓋改築是圖僉曰尹有是志孰不悅從遂東舊堂十步當校官廳事南其地夾壇視故基崇五尺許尹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葺土成基采石為垣尹既倡首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藝者獻技力者效功凡木石瓴甃與夫工傭之儻直估加於時而人莫不競售爭趨惟恐後每溫言役民民忘厥勞閒有惰功弗忍刑而人莫不懃服其為廟三間簷四阿東西廣為尺者二十有八南北深為尺者二十有一崇視深有加責以丹碧輪奐炳耀中位沂國公以正南面師席

左侍鄒國亞聖公端冕正笏儼然若生又建神門為楹者四制與殿稱外樹櫺星以壯神宮宮墻之東南堅築堤防夾左以步計者六十有奇其廣六之一崇三尺五寸植柳以衛其岸自是泉水患息西起甬道六百步逮邑之南門通衢夏秋潦水民不病涉凡書院齋舍庖廚府藏頽圯弗支者悉撤而新之以正堂為講所翼東西廂為左右齋以故講堂泊兩齋館校官大集弟子肄業其中是役也經始於至正三年八月朔落成於是年十一月望甫及十旬大役迄工若匪鄒尹尊師重道廢寢忘食爾意於斯矣克致此况其廉正有守朴實無華為政而能急於所先以轉移風俗之機其過人遠矣苟不紀諸琬琰何以見書院興建顛末旌我賢尹拳拳是役之心乎迪既諾行聖之請而又嘉山長克紹祖風鄒尹能舉其職可以述所聞以為鄒人告嗚呼思孟距今始將二千年矣遺址所在或遠或邇雖弗可必要之不出於鄒鄒人因遺跡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慕其道屋而祀之

又請立學設官以淑其子弟豈非時雖有古今而道之在人心者初無古今邪道無古今敢以思孟之所以為思孟者期於鄙人之子弟可乎近代立四大書院如白鹿嶽麓嵩陽睢陽者本欲講明道義使之通諸心有諸身迫其末流率皆徇乎俗學發策決科為業殆失立書院之始計故先儒記之者每寓其譏惟我聖朝各處書院設置最廣若從祀十儒濂溪橫渠等以正學開羣蒙固無可疑如海津之類莫不援例設官雖增廣學校之美事然視是書院蓋不同科矣矧吾夫子之道如大明中天萬世攸仰子思子實得其家學而孟子又得其傳觀中庸孟子書則其道統紹前聖啓後學之功豈迪妄議所能軒輊哉學者苟能自下學之事勉弗息以造上達之域則自戒懼慎獨以至於位育自盡心知性以至於知天不外是矣學者必欲扣其詳自有大賢之全書在又何俟迪言之贅今以往大夫士暨鄒之諸生入斯院陟斯殿觀感思孟師弟授受之容不惟有以興起其良心亦知鄒尹能副聖朝褒崇之意以慰興舉之心矣漢居師席玉隆祖業能發厥蘊以淑諸生安知異日無傳道之人復覓於傳道之邑乎若夫街文藻志功名恐非迪之所冀行聖能知愚志不遠數百里以斯文見屬是皆宜書

明張敏孔氏報本酬恩記 水之千流萬派也其出必有其源木之千柯萬葉也其生必有其本論水不求其源則無以知其流之所從來論木不求其本則無以知其幹之所從發故人之生也亦猶水之有其源木之有其本也苟不窮其源而推究之則何以知其宗派族屬之所來乎五十九代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曲阜尹克中五十四代族長思楷一日同謂敏曰吾先祖世祖宗昭穆族屬甚眾傳至四十二代有祖諱光嗣者其室張氏世為曲阜張陽里人時值五代四方弗靖有偽孔氏孔末者因世亂心生奸計意欲以偽繼真將吾孔氏子孫戕滅幾盡時光嗣祖任泗水令生四十三代祖仁玉在襁

襁中難與之日光嗣被害祖母張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難孔氏之不絕者如一髮千鈞紅爐片雪幾何而不為偽孔有也吾祖仁玉母子雖脫巨害向非外祖張溫保養安全其何以有今日乎茲傳五十九代子孫族屬之盛繩繩烝烝皆吾外祖張氏之所賜也何敢一日而忘邪張氏子孫家在張陽者至今猶稱為張溫焉今雖優待其家恐後世子孫或有遺忘不能以禮相待甚非報本酬恩之意茲欲立石於張氏之塋俾吾子子孫孫世加存撫子盍為我文之走也幼讀聖人之書老為聖門之教意欲報本其道無由曷敢以蕪陋辭乃為之言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不有其先孰開厥後今聖公世尹族長念水木本源之意於外遠祖張氏之後既以優加眷顧而又憂後世或有遺忘欲立石以紀其事真可謂用意忠厚而不忘其本矣世有借父獲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許語甚者視至親無異於路人嗚呼豺獍皆知報本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斯人睹此寧

不為之厚顏刻之貞石俾張氏世知二姓骨肉之親 裴侃撰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載圖經誌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略無明文可考堂在齊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圮僅存遺址宣德甲寅冬工部亞卿江右吉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因斯堂之未立歎然為缺典遂召匠計之捐已俸資貨材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尋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况侯鍾通判邵侯謙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興工經營圖為安排布置舉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峻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於樞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計十有二楹為祇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嗟乎

遵軌而修事謂之址美修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址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閱載籍當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毀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共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托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常而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沒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為始終為萬世生民之所仰賴焉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

許彬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思孟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邪歷歲滋久遺址僅存貞元

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於孟子曝書臺西與孟母斷機祠鄰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初邑令朱瑤又徙置曝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寢用圯壞令邑者得滑臺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廢廢墜為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就工經營弗懈木斲而已不加雕牆塼而已不加飾城階以石羃窗以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哉工既成會余以省觀還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曲阜知縣公鏗五十五代孫三氏學錄克晏謂余官翰林以文字為職業命紀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余惟崇儒重道與廢補徹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前賢嘉惠後學

異乎世之為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若日星與天地相為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茲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為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余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劉健撰重修三氏學記 闕里三氏學建於宣聖廟之東南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蓋因廟而設也廟之建其來遠矣學則自宋大中祥符間始考厥初止以教孔氏子孫其益以顏孟二氏蓋自元祐間始我皇明有天下崇重文教洪武初始定學名為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設教授學錄各一員學錄即以孔氏子孫為之然各子孫但令其讀書習禮不委以勾當公事歷永樂洪熙宣德學徒日盛正統甲子始從其宗子之請命聽山東提學官考驗入試成化改元又命每三年擇其有學者一人貢入太學其優待先聖先賢之後良法美

意至是無以加矣然學之建也歲久不能無廢墜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加修葺由正統迄今為歲既久頹廢日甚兗州知府龔君弘以修舉之事告之巡撫山東副都御史何公鑑暨巡按監察御史劉公紳僉以為然於是聚材庀工又擇屬官之勤敏者鮑恭幹祝簡傳董其役以次新之中為明倫堂堂之後為講堂讀書室其前為東西齋齋之後為諸生肄習之號舍學門故西向今易之南向復作中門又為便門以通廟教授學錄各為公廡講堂後之左右以楹計凡一百一十有奇外以崇垣規制煥然觀其舊有加焉龔君既以復於何公乃狀其事請予為記予惟天下之學自京師以及四方皆立廟以祀宣聖及其高第弟子自顏孟而下蓋因學而祀先聖先賢禮也闕里先聖之故鄉有廟以祀而復因以設學教其子孫余於是知有天下國家者之用心其所因雖不同而所欲以斯道造就人材則一而已矣宣聖身斯道之寄而不得君師之位於當時故制定六經垂示方

來實萬世斯道之宗主也天下之士苟有聞道之念者孰不企而慕之况為之子孫生於其鄉猶有風流餘韻之可薰炙者乎然欲企而慕之蓋有道焉孔門之論學其言非一要其歸不過欲人明善以誠身修德以疑道為其子孫者誠於用力而有所得而不患不大過人矣其或不此之務而第以文辭謀利祿若俗學然豈惟非余輩之所望竊恐世之英君誼主因廟設學之意亦不在乎此也凡學之為師與其諸生宜慎其所向哉是為記

熊相奎文閣置書籍記 聖賢之道非言莫明聖賢之言非書莫載天下之書亦多矣雖偏正純駁言人人殊要之明道則一而已闕里為杏壇遺址孔聖與諸賢傳道之所也先在曲阜縣城外舊有奎文閣閣中之書天下莫備焉正德辛未盜入山東焚毀殆盡守臣以聞上乃命憲縣於闕里築城而并包之又命禮部頒御書以賜崇儒重道可謂至矣止於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者取諸言之正且

純者其他不以與也已卯相濫竽巡按首之闕里謁焉衍聖孔公聞韶樂善好古導之以徧視諸勝卒登夫閣書不盈架問而知之歸以告巡撫都御史永平王公珣同寅平陸劉公紳餘姚陳公克宅三公曰是不可緩也任其責者非吾輩而誰乃求其目於提學副使江君潮凡若干冊屬其費於參議陳君贊僉事錢君宏黃君昭道王君儷凡若干金乃檄兗州府教授林馨市之於四方以庚辰九月至三氏學及縣學諸生皆動色相慶曰今而後吾無憂乎書憂夫讀之者有未勤耳知縣孔公統曰春秋大事必記茲非大事乎敢乞一言以垂諸後使後之有是責者見之做不能以不新也缺不能以不補也使諸生常有所誦誦而玩索之於以博其聞見究其義理體之日用庶斯道常明於杏壇而吾黨之幸益大矣予曰今天下之人知有君臣焉父子焉夫婦長幼朋友焉而不至於昏焉瞶焉夷狄焉禽獸焉者聖賢之力也若仕者為聖賢之徒而食其力者尤多今仕於聖賢之

鄉乃坐視其子孫之俊秀罔知所以教之不幾於忘本乎是舉也發之於子和之諸公不約而同蓋理之在人心有同然者自不容已也或曰書籍聖賢之精粕耳聖賢之後自異於人何待於誦法陳言而後道可明邪曰孔子大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人不常出乃以是而責其後不幾於誣乎若以為精粕者則聖賢之逝久矣後之人有所持循學聖賢焉而企之者不求於書將焉求哉或又曰聖賢之道經書備矣諸子百家果何為者乃求之以誤後生邪曰譬之道路然經書大道也諸子百家特路之小者耳然推其至則皆有所通於行者皆有所益故稗官爾雅古人亦所不廢學者誠能博以求之約以得之篤以行之則諸家之言皆聖賢之羽翼也聖賢之言皆吾身之憑藉也為往而非益哉此讀書之法也亦聚書者之意也諸士子其勉之哉以無忝厥祖

費公城闕里記 新築闕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為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為記闕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為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辛未盜入兗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篋所及不崇朝縣治為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於庭汗書於池雖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怒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眾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蓋即廟為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於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為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藩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其何可緩羣議既協詔從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為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復募高資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於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

則高壙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祭迺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依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為莠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概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蓋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已者故虎牢之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闕宮之復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為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敘正而諸夏又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即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

千百年創建之功也夫不佞無能為役幸執筆從史氏後於國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孫君交司空則李君鏞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璜巡按御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為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按察使吳君學參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參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童旭同知李鉞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率聯得書者也

殷士僉謀重修闕里林廟記 按闕里志國朝詔修孔廟者屢矣皆司空經畫內帑給費網紀於撫臣而董役者藩臬大夫也役竣或遣輔臣來釋奠告成事御製碑記昭示永久云今天子中興議禮制度尤重先聖祀典考定位號更易像設本隆啓毓禮嚴配食累代沿襲未安者一朝咸正罔缺猶與偉矣顧曲阜林廟距弘治修建且五十年所久漸圯做弗稱瞻仰屬國計未裕有司不敢以聞嘉靖壬子御

史馮公薦命按東省首詣祗謁即慨然歎曰省方設教天子命御史意也矧茲地實教本邪御史於諸廢置得一切便宜從事至隆師重道之舉不知身任其責及時修飾而曰必慮縣官惡在宣德意也遂檄濟南府同知林君悅兗州府通判張君承敘推官盧君翰暨曲阜世尹孔君承業相與督視出賞贖羨戒徒農隙庀材鳩工興頽易朽自殿寢樓廡齊闕門宇垣屋碑亭及家廟祖林計三十有七所經始其年十月越癸丑六月訖工蕩斷必堅丹堊有赫燦然就緒而馮公受代去矣明年御史雍公焯繼至樂踵前猷更議增飾凡昔之有待而未暇者畢力修舉罔不大備蓋自我皇上釐正祀典以來廟貌崇嚴林域改觀足稱維新之典實自茲始而不煩朝命不妨庶職役不告勞費不告侈倡始圖終後先相望皆前此未有也曩歲士儻奉使過濟南時林君為余道之因借諸君子來徵文紀其事會余北上諾之未及為也至是兗州守朱君應奎同知王君三接貽書京師復述

後功申致前請夫御史代天子行郡國能仰承聖化敦崇教本郡邑庶僚又皆叶采勸功翁附恐後均之知務矣雖聖賢道德不視此加損而國家褒德右文之澤聖天子表章率作之效不益徵千載一時哉則夫由必世之仁適變道之會衍盛治無疆之休端在茲矣昔史遷適魯觀孔氏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低徊久之不能去獨以言六藝者所折衷也迺今道學大明丕隆文治刪述垂憲者不徒託諸空言遷誠躬睹斯盛當復何如哉余不敏謬從史氏後愧無以揚屬聖朝之化而闡明諸君子之功也聊為次序其事以識歲月云

李春芳撰重修先師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師孔子廟成於時有事茲役者以書幣走京師請記於麗牲之碑先是嘉靖癸亥衍聖公尚賢以廟圯告撫臺張公鑑業行相度以財詘而止既巡撫姜公廷頤梁公夢龍巡按羅君鳳翔周君詠張君士佩與藩臬諸君協謀捐獄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錢得一千六百金其人役則用州縣過

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君際可董其役知府張君文淵時督視之經始己巳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姚君一元左參政吳君承壽副使吳君文華參議馮君謙皆協贊其成者也維先師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沒而葬於此先聖之沒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葺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踐祚之元年傳制遣官告祭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衣幣有差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向風孔子之道益以光大則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師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誠不可以無紀夫今孔子之學編天下而深山窮嶽皆知誦習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荀子曰學真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沒千有餘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宇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徊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為切也諸君子宦於其鄉知飾其廟虔奉之矣其何知所以學其道乎夫孔子之道非有遠於人也故其教人恆稱庸言庸德而性與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今之學者乃高談性命闊略躬行務虛名而鮮實際臨民立朝動多疵累遂致誹議叢興斥逐相繼甚之學士大夫且以學為諱焉夫學也者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人不知學則施於喜怒哀樂必有不得其正而天地塞生民否絕學無由繼太平不可致矣可使之壞亂而不修哉鄒魯之士固習聞先聖之訓而吾黨莫不童而誦其詩讀其書乃或忽而不察游心高遠索之幽眇虛元反之於身或背而馳此豈特宮牆外望不幾操戈入室乎士誠不可不亟反之也子不佞請以是復諸君而因以告四方學者云

邵以仁聖蹟殿記 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余觀於孔子蓋厚德之至云固宜流光萬世與天地相無窮也然究其所以無窮者心也非迹也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體以生不息為用引之無始要之無終放之無涯卷之無倪廓徹圓通靈明虛湛實生人之本于聖之基也顧其體至妙其用至神操而存之為智為賢舍而忘之為愚為不肖此危微精一之訓開萬世道統之源而孔子得統於堯舜以心也顏之克復曾之忠恕子思之慎獨孟子之求放心皆是也是孔子之所以法當時而傳後世者也如以迹而已耳則五老之降素王之稱近乎語神矣商羊指水萍實許霸近乎語怪矣乘田委吏不為卑司寇攝相不為尊誅少正卯墮邱費溝昭墓不為專化中都卻萊夷歸三田不為功行可於桓際可於靈公養於孝不為絀伐樹於宋見圍於匡絕糧於陳不為困適齊適楚如衛如陳不為徇見南子之公山往中牟不為辱孔子何庸心於其間故善觀子者當識其所謂仁所謂一而孔子之聖在是求之克復忠恕慎獨求放心而學孔子在是舍是則迹矣夫孔子之迹孰有大於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乎今觀易之時詩之性情書之中禮之敬樂之和春秋之經世固在吾心而出乎象數文辭之外也不求諸吾心六經何莫非迹邪况身之經歷與其所不語者邪莊周之言曰孔子見老聃而陳六經聃曰先王之陳迹也子之所言猶迹也迹者履之所出迹豈履哉以迹觀孔子者可繹思已雖然孔子之迹可遂泯乎世惟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與中人以下恆感發而動也以及門之賢如子貢之敏猶以言語求聖人况後世乎余不佞產於黔距孔子之邦八千餘里恨未由睹其宮牆辛卯冬奉簡命備兵東魯乃登杏壇涉洙泗徧觀宗廟之美願學之心駭駭然倍往昔今聖圖殿之建也無亦感發後人之意乎是舉也始於侍御何公出光成於縣尹孔君宏復余慮夫睹斯圖者執其迹而不思其所以迹也故因其徵文而作是說以子之

語云眾言淆亂折諸聖孟子曰遊於聖門難為言余非有言也折諸孔子云爾

國朝俞兆曾聖廟通記 至聖先師孔子廟在曲阜縣城中央即古闕里也殿九間高七丈八尺闊十有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宋徽宗崇寧元年詔名大成明弘治十六年重修前柱以石皆盤龍旁及後簷則石柱而鏤花中俱用楠木承壓四百八十有六俱錯金裝龍內外枋椽斗拱扉榻五色間金炳煥奪目瓦用綠琉璃而甃砌之石色與之前為露臺四繞石欄凡兩層左右及中陛各十二級夫子南面冕十二旒袞服十二章執鞭圭頰子曾子子思子孟子東西向十哲侍坐在四配之後俱九旒九章其塑像乃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瑒所建而司寇石像則吳道子畫也神龕凡七西偏置

今上所畱曲柄繳寢殿七間祀夫人元官氏高六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深五丈又後為聖蹟殿七間規制如之壁上畫石刻凡百有二十歲久多磨滅其猶著明者行教小影為黎公端木子道寫晉顧愷之重摹宋孔瑀勒石像一亦愷之作西向燕居像一吳道子筆東向像一宋米芾筆有贊詞最古渾正殿之前為杏壇即講堂遺址漢明帝東巡過孔子宅御此說經後世因以為壇重簷八角朱檻兩層祭時拜於其下左右為兩廡連廊共百間東三十七間祀澹臺滅明以下先賢四十八位西三十七間祀宓不齊以下先賢四十八位其餘作神庫極北便門各一通焚帛所前大成門五間高二丈八尺闊六丈五尺深三丈五尺旁有掖門左曰金聲

皇上御製碑亭在其前右曰玉振金聲之左曰燕申門內為詩禮堂五間孔氏諸儒習禮之所高二丈八尺闊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庭前有唐槐一株歲甲子聖駕臨幸進講其中御書萬世師表及

親製五言律詩石刻存焉東偏禮器庫後為魯壁乃夫子故居即魯恭王聞樂處古建堂於此名金絲明弘治開重修遷而西故井猶存泓然可愛再後為家廟五間高三丈闊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祀先聖二世三世及中興祖考妣一積如家禮制又其後為神庖祭時宰犧牲之所玉振之右曰啓聖門內為金絲堂高廣與東同樂器貯焉祭前三日亦於此演樂今開館纂修

幸魯盛典後為啓聖殿五間制若家廟祀啓聖公有像以杞國公萊蕪侯泗水侯邾國公配永年伯程氏齊國公朱氏蔡氏周氏從祀再後為寢殿三間祀夫人顏氏又其後為神廚祭時潔菜盛之所大成門之前列唐宋金元碑亭四我朝遣祭碑亭二舊有居仁由義二門今圯東向者曰毓粹門傍有面南小門則夫子故宅門也西向者曰觀德門前為奎文閣七間三簷高七丈四尺闊九丈深五丈藏古書史設典籍一員司之閣傍掖門

各三間東樹洪武成化碑亭又東為衍聖公齊宿所西樹永樂弘治碑亭又西為有司齊宿所祀前為參同門五間漢魏齊隋唐碑在焉又前為大中門五間高二丈四尺闊六丈四尺東西掖門各一又前為二門五間高一丈七尺闊五丈四尺深二丈八尺東西掖門亦各一門之前石橋三跨壁水繞以石欄東向門三間曰快睹西向門三間曰仰高大門五間皆圓洞如城門石坊二在其外一刻宣聖廟一刻太和元氣四字左德伴天地坊東向右道冠古今坊西向為構星門左右立下馬牌凡有壇壝而無宮室則設構星門以為闕義取乎疏通也聖廟亦設是者所以尊夫子同天地也統廟之址南北四百四十步東西七十七步其題額則大成殿為宋政和元年御書大中門乃仁宗所頒飛白體惟萬世師表四字裔皇典麗燦若日星我皇上親灑宸翰而衍聖公孔毓圻既勒諸石復鈎摹而懸於殿端誠千古之巨觀也康熙二十六年夏六月謹記

六十八代衍聖公重修宰子墓記 嘗考仙源舊志齊公宰子我有墓在東關外歲久荒蕪莫可得而指也其後人遷居齊河祭掃闕焉余嘗閱其家譜曰防西志者所述生卒葬地頗詳核之與邑志無異云今出東關二里許舊城之西有冢穹然無碑碣姓氏人莫敢定爲公墓相傳明季賊蹂魯境盜發此冢未及曠陰火大出賊皆驚怖卻避不十步首謀者殲焉嗣後莫之敢動嗚呼秦漢以後貴官畸人生有聞於世者抔土所在其精神皆能自爲護持以傳不朽况聖門之彥乎草竊萑苻安得而窺其寢室也然猶未敢定爲公墓又數十年耕人得斷碣於土中題曰齊公宰子墓而後乃知真公墓矣余惟賢哲所在百世景行孟夫子稱公智足以知聖人其靈必能以待後世而一家之外皆爲耕犁樵斧所侵而莫禁非所以崇先賢表古跡也謹倡議擴其傍地若干畝爲之塋域外又置若干畝以供春秋牲醴之資永除租賦立石以表識焉又爲置墓戶二丁田繼英田繼先除其役以專守焉嗟乎公位登十哲爵列士茅墓田所在與聖林密邇然數千載若信若疑荆棘不翦而必有待於今日者亦足徵歷久彌光抑吾道顯晦之有時也已爲記

陳邦彥撰重浚洙水記 記浚洙嘉復古也古者史官於城郭川渠之興築必謹書之而能復前績使無堙廢尤尙其功往往以爲美談東漢時復鴻卻陂晉復南陽陂唐丹陽刺史復練湖長安復樊惠渠皆志在簡牒播乎碑頌班然可考至今猶傳焉洙爲水著名春秋今之曲阜禹貢徐州也書稱沂泗未嘗及洙然曾子語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傳又言孔子葬魯城北泗水上洙瀆帶其旁則靈源無窮宜與天地共長久矣自孔子去今時幾二千三百餘載洙之經流屢亦改闕舊有浚而復之者其遺碑尙存而文字荒涼半就磨滅蓋欲稽其歲月而歎其不可復識也乾隆八年冬孔子之裔孫有繼汾繼洙者起而慨然規復其舊於是鳩工徒具畚鍤率作興事經營具周

載疏載導長流遂通泱泱瀾瀾浮碧含秀映列楹之廣林抱藏璫之阜壤合沂入泗故道是循功既成則以書來告子曰洙之濬於前而復墜於後不知幾何時惟是先聖生平之所遊彈琴講道朝夕乎是

不敢聽其圯閉以湮鬱於陵陸也幸得修而復之思有以示後來者俾無墜其事則請爲文以記之夫古今質遷無常而川流之移徙尤甚方在漢時去古未遠耳然九河已失其處或且逸其名禹所治三江前宋元嘉中早就壅塞而卒不可復洙之爲水不與淄濰汶泗稱望青徐間然學士大夫羣相仰而知其所則非以孔子之故邪其壅而當復復之而欲其終古如此也雖不必孔子之世人且願爲之而况其爲孔氏之子孫者邪爲孔氏之子孫復之斯有嘉績焉抑吾聞汾與洙之爲之也本以其太夫人之申命則又其賢也乃書之使刻於石以示永久是役也計金三千有奇其所濬長徑八里廣深各三丈云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五

藝文第十二之四

序

宋宋咸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為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為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為一卷附之於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於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邪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

四十六代孫宗翰家譜序 家譜之法世敘承襲封一人而已疎略之弊識者痛之蓋先聖之沒於今千五百餘年宗族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即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相諱融蘭臺令史諱德議郎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漢史者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係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遽以舊譜命工鏤板用廣流傳或須講求以俟他日

四十七代孫傳祖庭雜記序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為之後者得無媿乎傳竊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則知鄒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不可枚舉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

之陳迹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魯尚多有故老世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及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聞題曰孔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觀覽焉

元張頌釋奠儀注序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倣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少矣中原文物墜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羅兵革宮室荆榛蓋三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屠老子之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太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何為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巖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凡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子典教於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哀為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并附社稷風雲雷雨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俾孔氏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五 藝文第十二之四

明李東陽重修闕里廟圖序 闕里孔廟之重建也其經費所出為
竹木之稅舟船之稅麥絲之稅及公帑之藏其名物之籍木則市之
楚蜀諸境石則取之鄒泗諸山砥筥鉛鐵則官為之陶冶丹堊粉綵
則集之於商斲削搏埴雕琢繪飾之工則徵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
而夫役則雇之民間而官與之直若食焉巡撫之官始則都御史何
公鑑巡按若御史高君崇熙布政若王君沂按察則陳君璧督工之
官則參議程君愈僉事李君宗泗其後皆更代不恆至都御史徐公
源御史陳君璘僉事黃君纘而以成告廟之制中為大成殿十楹崇
八丈遂有奇廣倍其半為左右廡百餘楹後為寢殿八楹前為杏壇
又前為奎文閣楹視寢數略與殿等又前為門四重中為橋三殿
之左為家廟後為神廚前為詩禮堂為神庫又前為燕申門殿之右
為啓聖王殿後為寢前為金絲堂又前為啓聖門前左右為齊室室
之外為快睹仰高一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右為鐘鼓樓與
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為碑亭各四前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
皆附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自餘或創或益並從新制材幹堅厚
構締完整象設端偉繪飾華煥悉臻其極蓋一代之盛典天下之大
觀皆備於此是李君所經畫而黃君實成之工始於弘治庚申之二
月落成於甲子之正月始建之命衍聖公宏泰入謝於朝而不及其
成落成之告今衍聖公聞韶已嗣爵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曹
君元按察戈君瑄等皆來會齊祭既畢達觀於新廟東陽乃前揖徐
公曰是惟都憲之賢令行事集以成此功也又揖黃君而前曰是惟
僉憲之達於政勤於所事夙夜匪懈以有此功也皆遜弗敢居又揖
衍聖公而進之曰此惟先師道德之深澤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
更新圖遠方始自今日而式克承之尚慎守祗奉以無負於吾君無
忝於爾所生也聞韶曰敢不於斯言是圖東陽既紀祀事黃君將為
廟圖別勒於石以示久遠因復為序之而藩憲郡縣及凡有事於廟

者則書其名氏於後云
又闕里志序 闕里志志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
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志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
四方之志九邱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
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
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
始各自為志則兼地理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且蓋雖
窮取僻壤或不能無况吾孔子以教為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
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諡愈久愈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
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閒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
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官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
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為一書巡撫都御
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
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各以書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
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
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採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
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為主附顏孟
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尊先聖肖像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
述世家宗派特為世表而譜系明敘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
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
疑訂舛芟煩別偽惟其所當凡為卷十有三為目十有四為文累千
萬言於我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千古者燦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
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
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儀容而不可得見至其
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雖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
自遂者羹牆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

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棧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為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蹟具在志中茲不復列云

錢啓忠謁文廟序 錢子按竟入曲阜親炙闕里謁聖畢瞻怵有加於曩時四氏子衿咸集進講君子三樂章暨時習章顏氏子簞瓢章錢子曰三書皆以樂著義淺深亦有辯乎諸子曰未辯有淺深也錢子曰然雖然諸子習其器矣始未得其數乎夫比竹成樂響一而音殊函鼎成調味齊而饌異請稽其方夫朋來之樂雅不改之樂超君子之樂暢何以言之朋友者吾人之性命也斯文千古知己一堂攝以威儀令德來教似此之樂不亦雅乎簞瓢陋巷亦非離境亦非即境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似此之樂不亦超乎父母兄弟其樂也天教育英才其樂也人君子不愧不作之身俯仰於閒融融焉洩洩焉上下與天地同流似此云樂不已暢乎於是諸子嗒然相視而樂錢子曰若既得其數矣亦更遇其神乎夫能以朋來樂者能不改其樂者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窮居不改其樂者大行不增其樂也故王天下不與存焉子有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然則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曾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思之作中庸孟子之撰七篇其揆一也其樂一也於是諸子樂其節詩而誦之其辭曰君子至止為龍為光德音不忘其樂未央錢子曰可以志樂援筆而書之仍賦關雎而退

國朝六十七代孫毓廷述聖圖序 惟千聖之道大備於我聖祖而我三世述聖祖因以中庸之書闡性教發誠明由夫婦造端以底至誠至聖功極乎位育參贊道歸於無聲無臭使聖祖未發之旨如揭日月而行江河豈非聖聖繼承相得益彰哉是以歷代崇儒重道之

君特建元公以主杏壇之尊復設博士以主中庸書院之祀至我朝而優禮有加薪傳勿替煌哉鉅典誠子孫世世永賴者也擬以己未歲襲五經博士自顧幼冲學識未廣夙夜兢兢惟恐墜前人之業每於披覽墳籍時取述聖圖一册薰置上座亦謂對越祖先則非聖之書不敢讀非聖之言不敢言庶幾乎克念吾祖而無忘也然此圖始於我先宮傳對寰公迄今五十餘年矣架棗蠹蝕筆書漫漶賢親之謂何其聽之也用是重選妙手依舊臨摹而授之梓人雖不敢謂報祖功而酬宗德者即在乎是但我三世祖闡揚中道之蹟燦若日星于小子遠繼近求之私或借此以告一端云爾

宋歐陽修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跋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

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大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 右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涪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涪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

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醜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是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勅爲名者少也

又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跋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思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元口先聖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口先聖蒼際觸期稽度爲赤制先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其矣漢儒之挾陋

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 又魯孔子廟碑跋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

又泰山都尉孔君碑跋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其序官閱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

又碑陰題名跋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八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

又孔德讓碑跋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三字德讓者宜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卅四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帝年號也其人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孔林中漢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

又孔德讓碑跋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三字德讓者宜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卅四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帝年號也其人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孔林中漢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

趙明誠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歐陽公集古錄云孔君碑者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闕粗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穎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遠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終始略可見惟其名字皆亡爲可惜也今此碑雖殘缺而名字尙完可識云君諱彪字元上又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尚書侍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爲河東太守而碑

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此然其曉其何謂也 洪适魏梁鵠書修孔子廟碑跋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室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以羨爲宗室侯亦誤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先聖刊寫琬琰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爲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譽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爲鵠書非也

明楊士奇百石卒史碑跋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掌禮器卒史碑順帝時所立在曲阜余得之陳思孝掌禮器卒史必選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引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見古人慎重如此也 王世貞唐張庭珪書夫子廟碑跋 夫子廟碑爲渝州刺史李崑撰

又碑陰題名跋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八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

又碑陰題名跋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八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

又碑陰題名跋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八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

宋州刺史張庭珪書也語亦似知尊天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其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開花映竹者尙未盡其致耳

國朝朱彝尊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於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五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祿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謂百石卒史為百戶吏卒我聞在昔有釋國策音義者更難口作難尸貽笑墓苑以百石為百戶是難尸之類也

又孔宙碑跋 漢泰山郡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太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于當以碑為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佃考宙卒於靈帝熹平四年而佃於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繆若是或發雕時為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庭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情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為碑雖殘缺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善見之於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尙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為震都少卿穆遂請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尙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睹此如覩故人又絕類邵陽

岑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又封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為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於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都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作事訖改延康為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於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為宗聖侯制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正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為崇聖斯則誤矣

論

宋蘇軾孔子論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
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
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
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
以成叛公圖成弗克或曰殆說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
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
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
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驪亦亡
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
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

桓雖若不悅然其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
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
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
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
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己之在禮家
禮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
國也曩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
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驛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
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
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
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
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桓

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
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
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
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
不子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
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子也皇如出公
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
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
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又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
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
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
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

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而莫吾知
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
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
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
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
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眾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
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
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
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
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
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嘗有必然之論
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
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

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司馬光晏嬰子西沮封孔子論 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

西楚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子

明席書孔子夾谷之會論上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強僭之都眾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郈費之墮是也兩書平會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

曰而不反我汶陽田罷享禮誅侏儒目動神怒殆類曹劌齊柯之盟樊噲鴻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侔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藹相如申包胥鄭子產蘇秦張儀李左車鄒食其之徒皆足以優為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墮二邑移辰墮之孟氏不欲墮成公國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哉郈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郈費短於謀成也臣舉之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事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強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強者斯易行於順者卻難若曰有能有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墮郈費而至於命將帥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則計已疎矣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嘗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固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鳴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圍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擒處父而誅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衰矣後之人見圍成無功誘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墮成必不重勞魯公之圍也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而以歸仲尼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且曰墮曰圍皆非有道時事也苟以墮都為功夫子同於用魯之年既專墮郈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儒者不究所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設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已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為魯司寇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見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神孔子之功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墮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子由可謂出孔子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奚害為孔子仕哉今夫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

西楚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四

誦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奚異指舟之功為天之功哉正唯不知天也

又夾谷之會論下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強齊伐

叛費文事武備於此見之魏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

世者豈惟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教以弔天下

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於文德缺於武事不足以絕古

今重尊仰也故為斯言使凡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帝王

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夫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電

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文亦一藝孔子

聖人也非文人也譽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為文人乎子曰固天

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謂多能已非孔子之極者况以其一而狀之

哉居孔氏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路以文學名科者曰子游子夏

設以武人而目子路以文人而目游夏三子者固將怫然不居矣而

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贊孔氏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

之也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

禹揖遜傳受道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夫豈二哉道即太極太

極即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

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呂

孔二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矣道之

不明其有自矣文武果足以名聖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有武哉禍

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往往有之矣豈必孔氏哉斯議也

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附載誣淫禍福家語

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謬質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

矣設或有焉愚既陳於前矣固不足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子

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修大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王錫爵孔子論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天夫

天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噫非天之窮聖人也窮聖人者所以

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諸歎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使當時而君焉不過文焉武焉而已使當時而相焉不過陶焉鑿焉

而已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轍之未必環浙之未必接天下之耳

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

其勢使之近聘於衛鄒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賤而鄙夫得以領

兩端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以窮聖人者正

所以神天下也人以為夫子之不幸為夫子之不幸子以為夫子之

不遇乃斯民之大幸也

國朝姜宸英史記孔子世家論 太史公於孔子何為而世家哉余

觀其自序每一國則必挈其事之至重者而著其所以作述之意如

於晉則曰嘉文公錫圭嚙作晉世家第七於越則曰嘉句踐滅吳

以尊周室作越句踐世家第十二於鄭曰嘉厲公納惠王於趙曰嘉

鞅討周亂於韓曰嘉厥輔晉匡周於陳曰嘉威宣能撻濁世而尊周

然後知其世家乎孔子者同之於列國之諸侯也其同之諸侯奈何

曰以其同尊周也遷序孔子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

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云云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其意以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以天子

之權歸之於周者莫如孔子之功最大故附孔子於世家者非尊孔

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終為周之意曰春秋非孔子則周道幾

乎熄矣以孔子為尊周而尊周者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乎本紀

而下亦不得夷為列傳也或謂稱世家為尊孔子而兩失者是未識

遷之意者也

宋洪邁孔子正名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

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為野蓋是時夫

子在衛當輒為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天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為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為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又孔子欲討齊辯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為孔子豈較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

國朝文獻考卷三十六 藝文五

七

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為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為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又有若辯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

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子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若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明宋濂孔子生卒辯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

國朝文獻考卷三十六 藝文五

八

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公羊穀梁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

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
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
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
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眾言之不齊固各有見乎濂應之
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
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
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
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
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註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
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考據宋之
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之時
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甯
武臣於衛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六

九

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老矣復歷定獻二公凡
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
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
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
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豈不
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夫言行且不
得其真者居多而况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
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管建丑矣書則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漢管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
周制可知矣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
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
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
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

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汗齒
牙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既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
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
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
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
月之十二日己與乙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
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
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
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
之何邪曰眾言紛沓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
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辨矣夏周二
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魯但徠
之松以為煤蓋刻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為受春秋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六

十

者詳焉
國朝顧炎武闕里辯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
又以為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築
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
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尙
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
子之宅在焉遂以為名魯論有關黨童子百家為黨闕黨是闕下
之黨左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
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為氏者也
解
國朝汪琬孔子詳琴解 孔子既詳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注琬曰此
記禮者之誣也詳而編是月禮徒月樂詳禮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
辯然必俟徒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

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為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經皆燕
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
從月之例無惑也况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
雖使稍加緩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禮
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其勿彈與其彈於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
之後也魯人朝祥而暮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
其加於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
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而諷魯
人孔子既已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謂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
說者以為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
何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孔子也蓋記禮者本非一人故即檀弓
一篇往往彼此相悖謬如此

考

明五十八代孫公璜嫡裔考 宗法古禮也三代以降存者鮮矣惟
我闕里孔氏世受封爵主奉祀事一嫡相承其直如矢至四十三代
祖仁玉遭五季之亂僅存子身生四子長曰宜幼曰勛宜為宗子宋
襲封文宣公生三子長延世次延澤延世襲封生聖佑聖佑襲封無
嗣以延澤子宗愿襲封宗愿生子四長若蒙次若虛三若愚若蒙襲
封衍聖公生子二長端友次端操後若蒙坐事廢爵以弟若虛襲封
奉聖公若虛卒仍以若蒙長子端友襲封衍聖公端友於建炎三年
偕助之元孫傳扈從高宗南渡寓衢因家焉謂之南宗端操留守廟
林金命權襲封衍聖公主祀事謂之北宗南宗端友無子以端操之
子玠繼玠生指指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洙洙襲封衍聖公於
衢洙無子遂罷封北宗端操生璠璠生子三長曰拯次曰撫拯撫無子
撫繼撫撫生子二長元措次元絃元措無子以元絃之孫湏為嗣俱

權襲封衍聖公於魯湏又無子而宗愿長子若蒙之嗣絕矣若虛生
端本端本生璋璋生子二長曰扈次曰挺扈生元隆挺生元錫俱無
子而宗愿次子若虛之嗣絕矣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
子三長元孝次元用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元延祐三年
以思晦世次嫡長遂命襲封衍聖公思晦生克堅襲封克堅生子八
長希學襲封太祖洪武元年詔克堅父子入覲待克堅以賓禮仍命
其子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學生訥訥生子四長公鑑公鑑生彥縉彥
縉生子四長承慶承慶未襲卒生子二長宏緒次宏泰宏緒以事失
爵弟宏泰襲封宏泰卒仍以宏緒長子聞韶襲封聞韶生子二長貞
幹貞幹生尙賢此北宗宗子襲封之世次也今南宗彥縉出孔傳之
後傳父舜亮祖道輔曾祖助傳長子端問端問生璠璠生撫撫生應
發應發生言言生津津生思許思許無子以兄思俊三子克忠為後
克忠生希路希路生議議生公誠公誠生彥縉彥縉於弘治九年授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生承美此南宗庶支從出之源也舊譜據實
正書係思許為津之次子今彥縉於弘治十一年刊行家譜乃擅移
宗祧將身及子承美等列南渡宗子之後以繼孔洙而北宗若愚子
孫世次嫡長反附孔傳裔孫之下既不祖孔傳而又僭承端友以疎
間親以庶奪嫡推此一端奚所不至昔聖祖為政正名為先彥縉敗
祖宗之成法負朝廷之恩意已移牒浙藩改正偽譜立石儒學猶恐
吾宗後人不辨南北嫡庶絕續之由故詳述於右以正之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七
藝文第十二之六

頌

漢張超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魏曹植孔子頌并序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頌曰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幸子晝寢冀土作誠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聘志子今不述后賢曷識於饒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元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又惟仁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晉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又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國朝陳廷敬 天駕幸闕里頌并序 康熙歲甲子

皇帝臨位二十有三年海寓寧和黔黎輯又仁聲布流旁暢域外肅肅雍雍咸稱

聖意於時三事大夫賜言曰昔者刻玉遊河披圖巡雜襄野之駕塗山之會皆能焜耀簡籍垂於方來仰惟

皇上當位作聖首出建極君師之統千禩一時乃猶屈已求賢虛懷訪道廣廈細旃之上誦吟冊書潛神研育且不輟勤踰儒素遐稽統緒嚮往孔子思致殊禮肇盛典者久矣今茲萬國既同文化懋興宜遂以時宜省風教展義魯邦下塞眾望

皇上廟睿思延廷問久之迺

詔曰事先師禮重且嚴惟茲二三輔弼暨廷臣之嫻於制者采擇古義以聞又

詔曰汝廷敬實惟子舊講臣其與議所宜行臣從諸臣後議具上

皇帝曰俞朕慕聖道敬因東巡狩詣先師宅里其母重煩君民供億於是肆赦軫農放稅已責引敷愷澤於天下然後乃歷吉日協靈辰野

廣警路宮正設蹕玉輿曉升帷殿夕御前驅朱旗屬車日羽以臨乎

岱宗是時未臻乎闕里也飛旆淮江觀民設教月屆黃鍾旋軫南陸

聿來聖居覽觀林廟圖書器物之盛嚴恭將事樂奏禮行光景矜蠻

聖歆如答臣廷敬向以儒學猥蒙擢任又特被

勅旨議禮恭肅禮成不勝歡忭震躍伏而思曰前代之崇禮者可紀矣

太牢特祀肇自西京寔成禋將爰及東漢貞觀定朝會之儀開元錫

文宣之號器物之賜渥於廣順陪位之班詔始祥符至和加衍聖之

稱承安世曲阜之令皆名為崇儒重道而備物致誠忘勢而希至德

惟我

皇上為列辟稱首臣以淺識窺較萬世師表之稱則與乾坤同其悠久

也六經表章之澤則與日月並其光華也雷鳳蓋於戟門車服禮器

所未備也頌龍章於鄉校普天率土所共瞻也番南皇皇莫與京矣

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惟聖體道生民拔萃德踰位兮惟

帝則聖統壹萬類位斯配兮

龍飛於天周覽八極嘉鳳德兮聖作物睹垂祀萬億視魯國兮

帝開明堂于羹于膾坐則見兮

帝會方岳東南朔來殷薦兮

變車戾止鏘鏘穆穆金絲肅兮

駐蹕古亭雲霞委屬清泉澆兮上公稽首籩豆奔走昭世守兮暨四姓

後博士童者

恩滂厚兮賜所過祖歌騰於塗惠我人兮惟

帝福我我神其妥戴

大君兮莘莘髦士百爾濟濟頌聲起兮於赫

帝功與天比崇無終窮兮

彭孫適

皇帝釋奠於闕里頌并序

臣聞三才懋建作極者惟皇六位時成

聽者惟后故有禮樂刑政以為宰世之權有中正仁義以為綏猷之

準自河洛苞符以後暨帝皇禪繼之年莫不兼作君師總司治教龍

章觀象即開道法之宗鳳展當陽迭啓見聞之緒皇皇乎郁郁乎斯

無得而喻也周德既衰典章攸教夏正歸藏之學溯二代而無徵緝

熙執競之心歷數傳而寢晦於是玉麟授簡洩天瑞於素王珠緯儲

精吐靈徵於元聖秉覺民之木鐸握定世之珍符繫易象而作春秋

刪詩書而正禮樂王事備天德明軌則咸昭彝倫式敘蓋九皇之軌

躅獨萃平鄉七聖之源流同歸泗水矣兩楹告夢諸子雜興正學衰

微羣言淆亂非無英君誼辟恢大業於方新學士大夫探微言於將

墜而道風猶鬱治化未醇然則代閱千年緒分百氏而欲六五帝四

三王闡虬圖攬鳳德使景星慶鸞暉麗於中天玉節金聲鏗鉤於終

古自非

聖人而在

天子之位其道無由也

皇帝纂述丕基撫定方域聰明睿智質稟於生知文武聖神德全乎廣

運天策內摠而八紘風動威弧外指而六合雲行瀚壟澄懷則宸鏡

徹圖書之蘊形泥發檢則奎章摛日月之華繼瑟而協氣同流垂裳

而兆人自理大猷升矣皇風穆焉然後憑軾南巡結旌東邁

躬臨闕里謁祀尼山誦萬乘之尊修嚴師之敬威儀允秩典禮有加

睿藻鋪宣大文炳煜褒衣博帶之士踴躍而趨風瞻雲就日之民咨嗟

而觀化臣以譴劣備職禁林邁會休明宜有宣述敬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璇樞啓泰瓊英迎長三階有謚七曜重光丹黃集陸紫蘭生房

道洽政治洪惟

聖皇上繪下絺左干右羽會萃禮園翺翔書府衛室採風明堂稽古萬

彙順成百昌蕃無至仁普溥淳化龐鴻受球真北鳴鸞竟東泛瀛絮

廣踐嶽伴崇謁祠宣聖展禮滋共乃戒乃儆乃洗乃盥廣樂在懸黃

流在瓊薦號几筵登歌絃管俎豆之容愉愉行行越若邃古儀象初

垂以治以教作君作師義軒首出勳華代推禹湯文武羣聖同規嶽

嶽尼山洋洋泗水祖述先型憲章往軌斯理未泯百世以俟道統攸

歸在今

天子河珍剖韞洛寶開鍵道既靜契德符動宣光闡經術寵賁儒先聲

漸教被民陶物甄貞觀者天貞明者日炳炳

皇猷巍巍

聖德臣廟禁廬丹鉛是職稽首頌颺式示無極

徐元正

聖駕幸闕里頌并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三年甲子壽域遐開仁風丕暢民俗和樂農穀殷

昌薄海內外罔不臣順賓贊稽首來庭文德漸被訖於遐邇巡喬由

翕百神懷柔

皇帝念至治休明衷乎聖道道統之盛生民迄今莫孔子若神京去曲

阜千有餘里緬惟風教薰德若鄰必秩隆儀修殊典乃可以光四表

而型百辟於時霜野穫雲稼登爰

命鑾輅發自燕郊從官衛士後先肅伍龍旂鳥旗飛揚曉藹山岷田叟

咸得迎親清光懼怍率舞於道既詣闕里

皇帝將有事於廟堂望見奎文閣卽下輦步入大成殿行釋奠禮豆籩

靜嘉樽酒旨潔薦裸降登卽事益虔祀畢敬題萬世師表四字以垂

示永又撤鹵簿中御蓋仰藏諸廟旋

聖天子重道崇師推恩及物曠古未有此治與道偕隆君與師兼作蓋

父老睹斯盛者莫不欣踴歎僉稱

聖天子重道崇師推恩及物曠古未有此治與道偕隆君與師兼作蓋

非孔氏一家之私榮直邦家之慶而史冊之光也臣元正遭逢

聖世父子並列禁近臣父倬又嘗承乏西離習睹

皇上尊師重道之盛遂不自揣其詞之猥瑣而系之以頌曰於爍景運

元會維新黃鍾迴律

大輅東巡瞻言泰岱孕靈降神揭揭宜尼秉道師尊廟貌闕里星拱北

辰止輦升堂

睿容肅溫

至尊北面而拜哲人釋奠有恪潔華繁瑣題藻句皆探本真

聖克知聖匪直以文遂麗辰墨爛若星雲詣謁林臺徒御星奔靈驚威

蕤古楷輪菌撫茲卉植手澤未湮崇祀弘澤延及後昆編租賜復式

道推仁周魯故國姬宗麟振子以世秩實創厥恩舉其大者卓於干

春士走相告幸邁休明

聖作於上愚敢不承敷於四海至治蒸蒸式昭盛典萬禩華繩

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頌 大哉孔子大莫與京聖由天縱道集大成我

皇建極惟一惟精爰頌

宸輪用表式衡四言包舉萬象恢宏形模肅穆體格崢嶸先聖後聖揆

合光明民瞻民仰萬邦章程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

藝文第十二之七

贊 魏王粲正考父贊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

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忘申茲約敬餽粥子口僣優受命名書金鼎

祚及後聖

晉摯虞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沉翳鳳鳥幽藏爰整禮

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唐睿宗宣聖贊 倚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

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宣聖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

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又顏子贊 生值衰周爵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

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土

真宗宣聖贊并序 若夫檢玉介邱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

嚴祠以為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崇儒尊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

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

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

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

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永蹈乃立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

不崇

高宗聖賢贊并序 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

躬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

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盛復知

師弟之間纓弁森森覃精繹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宣聖贊曰大

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顏回贊曰德行百科顯冠學徒不遷不貳樂道以居食飲甚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曾參贊曰大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贊代為儀刑子思贊曰閒居請膺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孟子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揚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閱損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焉父母兄弟昆莫開其言汚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再耕贊曰德以充性行以潔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驅賢科得顏與鄰不幸斯疾命也莫伸冉雍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駢角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宰予贊曰辨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紛朽木糞牆置不足云言語之科曄然有聞端木賜

贊曰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並其辨一使存魯五國有變

終相其主譽處悠遠冉求贊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為宰千室

百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仲由贊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纒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言偃贊曰道義正己文學擅科為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耳博約則多卜商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顏孫師贊曰念昔顏孫商德為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澹臺滅明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沱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宓不齊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寤君放魚粟令傅郭勿稷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聽原憲贊曰軾彼窮閭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孰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憚清節照人公冶長贊曰子長宏度高出倫

輩雖在縲紲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粵南宮縚贊曰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稟可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公哲哀贊曰周衰偽隆政在羣公廉恥道微家臣聿崇不為屈節搗默自容子於是時凜然清風曾點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顏無繇贊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干載之下足以示慈商瞿贊曰易之為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訓有是子能受授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高柴贊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問一出乎正克篤於孝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漆雕開贊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信謙以有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公伯寮贊曰人有賢否道有廢興子如命何營營震驚季孫雖惑景伯莫平師資一言秩祀亦懲司馬耕贊曰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雖將為亂子乃脫

去在污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樊須贊曰養材以道聖

人兼濟始謂非仁問辨良喜篤志農圃似咲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

是有若贊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答機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公西赤贊曰學者行道敝緼亦稱使齊光華偶為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皆先經巫馬施贊曰天清日明密雲何有師命持蓋子亦善叩惟夫子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梁鱣贊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顏辛贊曰孰封于蕭曾惟子柳夙飭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冉孺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勵已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曹卬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伯虔贊曰有懷子哲全魯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我弁懿選嘉

封世享馨薦公孫龍贊曰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
藏修方異漸漬甚勤史記不忘播為清芬冉季贊曰東平子產姓著
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成敏淵妙以思升降廉陛尙想英姿
秦商贊曰孔父秦父相尙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詰
儁克會弁儒林令名無極漆雕贊曰子敏受封爰居武城壘贊曰琅
聞翩翩其英摠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顏高贊曰琅
邪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既彰德音孔昭已觀粵舞同聽齊韶歷千百
禩政想高標漆雕徒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微爵可
縻在德既賢在名乃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壤駟赤贊曰式是壤伯
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
諸儒商澤贊曰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
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石作蜀贊曰昔在石邑能知所尊懋
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場名里門此道久逝彼美長存任不齊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

四

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
孔教崇宗令緒顯顯公夏首贊曰堂堂子乘洙泗之英摠衣唯諾致
力知行淵源其學赫奕其名慶封錫壤侯于鉅平公良孺贊曰陳有
子正爲世所重制行維賢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堪大用平其封
式彰光寵后處贊曰溫溫子入聞至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
闢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榮盛泰再贊曰彭衙高士經籍是親
贊成德業協於彝倫底績聖學期育素臣優哉游哉學以致身奚容
點贊曰雍容子哲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風力
弼永觀厥成德音秩秩公肩定贊曰公氏子忠聖門之俊修文學
恆存忠信道究一中牆依數切梁父受封榮名益振顏祖贊曰闕里
始教羣弟皇皇好學不倦時維子襄疏封錫命侯于富陽於萬斯年
名譽益彰鄧單贊曰杏壇受教子家其英摠衣侍立善訓思明學業
益進德譽斯馨宜崇厥祀寵爵縣城句井疆贊曰孔徒三千升堂七

十子於其間有業學習駿造聖功歸然獨立茂陟嘉封鴻名緝罕
父黑贊曰循循子素從游闕里分席杏壇飲波泗水四教克遵百行
均美錫壤祈鄉式崇厥祀秦祖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
成德之博範若妙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申黨贊曰仇仇
申周四科與儔逸駕文固鼓柁儒流冠佩既旣燕言動允休邵陵得封
可想清修公祖句茲贊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
彬彬雅道翼翼令儀至言廟食不燬榮期贊曰伯茲雲妻務學
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豫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式章厥譽
縣成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魯邦啓祚鉅野燁矣風猷時哉
用舍出倫離類後學是假左人鄧贊曰伯彼臨淄德行稱賢希蹤十
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燕及贊曰師
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褒儒風可立漁陽之
士得跋而及鄭國贊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

五

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則顏之僕贊曰賢行顏叔親承
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
原允贊曰原氏子籍從尼父遊潛心墳典其業允修出言可式入聖
則優樂平寵襲克振儒流樂歎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
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惟思誠先賢聿集出爲時英廉潔贊曰兄弟
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賸洙泗從容作典一時
莒父其封顏何贊叔仲會贊曰瑕邱作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
業於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肩俊傑聞望斯垂秋黑贊曰仰止秋
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旣昇持教乃隆厥志茂焉哉
祀無窮邇贊曰彼美邾子先聖是承牆仞已及堂陸將升良玉斯
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昭騰孔忠贊曰維子挺聲道德之門佩
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已所問殊溫君子歸服義不掩恩公西與
如贊曰杏壇啓教高弟如雲賢哉子上敬業樂羣居仁由義崇禮修

文臨胸錫爵永播清芬公西點贊曰倚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蓬瑗贊曰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贊使乎以屍諫君友則史魚果能進賢燦然簡書施之常贊曰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拔榮名甚光在史藹藹歷久彌芳林放贊曰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能奮崇茲祀典盡永令問秦非贊曰樂善哲士伯於汧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臧執德以宏用心必剛表廣業履式贊素王陳亢贊曰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書云爾問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時聖不私其子申振贊曰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祝鮀面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慾則柔蓋生之徒琴張贊曰多能鄙事聖人曲藝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顏噲贊曰褒錫朱虛在器輪與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德美材以摠百世不刊載觀成書步叔乘

國朝文獻卷三十八

六

贊曰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伯魚贊曰東魯門中嘉此名胄有為之先更為之後既勤析薪且克荷負兩聖一身終古誰偶
理宗聖賢贊 宣聖贊曰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顏子贊曰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瞻若其後
按宋理宗所作道統贊凡十三首今惟得此二首餘贊並闕
大中祥符二年廷臣奉勅分撰諸賢贊 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修國史王旦撰顏回贊曰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臨幾暗與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閱損贊曰子騫達者闇闇成性德貫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閒言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王欽若撰冉耕贊曰聖門達者德行為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

展禮公袞褒賢生則命寡沒而道宜再雍贊曰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堂與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煙錫以三壤貢茲九泉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馮拯撰宰子贊曰倬彼宰子服膺宣父學洞堂與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端木賜贊曰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崇時惟肆類行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陳堯叟撰冉求贊曰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治以斯文垂鴻報本適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仲由贊曰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邱褒賢進號載顯英猷守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修國史趙安仁撰言偃贊曰魯堂登科睹奧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卜商贊曰詩動天地起子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尚書右僕射張齊賢撰曾參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

國朝文獻卷三十八

七

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奉奉封爵飾贈永耀青編顏師贊曰堂堂張也商德與鄰尊賢容眾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行戶部尚書溫仲舒撰澹臺滅明贊曰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勇毀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宓不齊贊曰天生良材為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伍人致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爵有煒行戶部尚書寇準撰南宮縉贊曰南宮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遜言白圭三復執慎思存慶成旌善昨壤佳藩公哲哀贊曰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嘆式昭令名封爵均慶侯社疏榮給事中三司使丁謂撰曾點贊曰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浴沂舞雩詠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顏無繇贊曰素王將聖實為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愧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逢此上儀守給事中知制誥同修國史晁迥撰商瞿贊曰易之為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

聖羣編靡釋素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輝映高柴贊曰猗歟子羔孝
心篤矣慎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己考古褒崇於斯為
美行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宗諤撰漆雕開贊曰闕里之堂邈矣
難造猗歟子若實睹其與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公伯寮贊曰孔門達者服膺聖域函丈振衣其儀不忒顯允君子有
典有則禮洽慶成爵封侯國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同修國史
判史館事楊億撰司馬耕贊曰仁遠乎哉其言也切虛往實歸耽思
旁訊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焚須贊曰學優乃仕
齒于家陪戎車為右誓眾靡回質疑辨問仁智既該建侯追榮垂裕
方來行御史中丞兼尚書工部侍郎王嗣宗撰公西赤贊曰翊聖賢
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佑禮法諸
侯作程有若贊曰魯國高士克念蒸民殊類聖人

信義是陳

龜鑑羣臣行尚書右丞向敏中撰原憲贊曰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傲草澤遂性升中
進秩垂芳尤盛公治長贊曰德行貞純公治敦倫本非其罪枉拘厥
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行尚書吏部侍郎趙昌
言撰巫馬施贊曰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戴
星庇民為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陳元贊曰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
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實德以位序運屬封爵崇分土行尚書
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集賢院事周起撰梁鱸贊曰元聖舊邦森然
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鑿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顏辛贊曰增封雲嶺詔躡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槩如挹德音
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李維撰冉雍贊曰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
侯社沂水之湄冉季贊曰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摩道義
時邁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行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

語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曾撰伯虔贊曰肅肅魯堂先
先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
止公孫龍贊曰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
儀型斯睹展義疏封遂荒故土行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錢惟演撰秦
冉贊曰惟聖享天陟於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兮清
揚式貢先烈錫諸袞章秦祖贊曰

之輔

圖閣待制集賢殿修撰成綸撰漆雕哆贊曰闕里稱賢多也其一學
以適道名參入室首為達者今逢盛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顏高贊
曰魯國諸生顏氏為盛達者升堂是亦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
著遺編人師往行尚書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集賢殿修撰同修起
居注陳彭年撰壤駟赤贊曰荷與壤駟信而好古驅駕成秦握衣鄒
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邱追榮社土漆雕徒父贊曰受教聖

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
美金石尚書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陳充撰石作蜀贊曰宣尼日月無
得而踰粵有哲士嘗為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
殊任不齊贊曰荆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
爵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尚書主客郎中直祕閣刁衍撰林放
贊曰子邱明哲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為儒所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
云亭告畢慶澤薦隆尚澤贊曰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
達者昔龍睢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薦臻純嘏行右司諫直史館張
知白撰申枏贊曰洙泗之秀橫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巡駐
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公良孺贊曰子幼真賢從師宣父
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敘尚書
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楊紳撰曹卣贊曰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
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輔翼儒雅爵為蔡侯名器匪假奚容蔽贊曰

闕里文獻卷三十八

九

雍容子哲服勤儒墨闕里橫經魯聖師德昔從游聘今逢檢勅皇錫
信圭洙泗收色行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查道撰句并疆贊曰衛
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羣編升中覃慶儒術攸先徹侯疏
爵闕里之賢申黨贊曰猗與子周龜蒙垂裕昔參八九今逢三暮淄
川錫壤儒風載路檢玉旌賢昭我王度行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石中立撰縣成贊曰異能之士孔徒寶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富
稟天爵游乎聖門追崇之典昨以侯藩左人鄂贊曰循循善誘從師
奉聖義修道隆終古斯盛與儒建侯休命
行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梅詢撰公祖句茲贊曰子之生魯從
師尼父恂恂闕里峩峩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
士榮旂贊曰聖人之門學者先先彼美子祺行修志淳異端茲害微
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崔遵
度撰顏之僕贊曰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

闕里文獻卷三十八 藝文七

十

邁禮成介邱旌此達者爵為列侯遠瑗贊曰達哉君子外寬內正好
禮直躬循風斯競瑞命昭錫元符報慶俾執信圭千齡遇聖太常博
士充集賢校理張象中撰顏喻贊曰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授業
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於濟君子攸宜步叔乘贊曰聖
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益日新數勿爰處函丈是親追封遺
烈旌美儒臣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劉錡撰叔仲會贊曰斯文有宗吾
道不窮執筆迭待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霽澤儒
宮顏何贊曰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與子再恢章文德孝悌承風詩
禮是則千歲丁辰始開侯國行太常博士直史館姜曠撰狄黑贊曰
矯矯子哲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擢齊升堂羽儀先聖物色上庠林慮
錫壤百世之光行太常博士直史館陳知微撰燕及贊曰八九之徒
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媿鍾靈咸錫浴德洙泗增封沂源皇澤
斯被鄭國贊曰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

令聞不已疏爵胸山式旌遺美行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撰秦非贊
曰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與珍席璋璋儒宮黼藻列
爵華亭令名長保施之常贊曰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
達者跡晦名彰德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守太常丞直集賢院
撰孔忠贊曰賢哉先生接踪夫子道貴希聖勤斯行已闕里服
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守太常丞直史館陳撰邳巽贊
曰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
封列侯流芳永裔守直集賢院范撰公西與如贊曰鍾美
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敷文德薦享侯封
永光廟食大理寺丞祕閣校理劉筠撰公西巽贊曰魯多學者服勤
游聖祝羸惟肖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為政追侯於徐用均天慶
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宋綬撰琴張贊曰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
藝善言攸紀非義罷弔崇仁為美銘嶽益封用旌君子丁謂又撰左

闕里文獻卷三十八 藝文七

十一

邱明贊曰猗與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
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晁迴又撰公羊高贊曰高也解經辨裁咸
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宸心允屬闕典彌逢時文載郁李
宗諤又撰穀梁赤贊曰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
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楊億又撰伏勝贊曰伏生明
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諸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
封仁里周起又撰高堂生贊曰秦歷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
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裕李維又撰戴聖贊曰
安上治民惟禮為急賴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實繁其學遂立均慶
疏封寵章斯及王曾又撰毛萇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詰訓
誰其嗣之毛公興學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頌期錢惟演又撰孔
安國贊曰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筆彰
善繼東巡受封是為襄異威綸又撰劉向贊曰漢直之世穀梁興學

子政大儒煥乎先覺道業光顯風流遐邇展采逢辰寵章優渥陳彭年又撰鄭眾贊曰經禮三百垂世作程仲師為訓其義昭明周官先覺漢室名卿元封班慶茂爵追榮查道又撰杜子春贊曰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萬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崔遵度又撰馬融贊曰季長博洽為世通儒名立訓傳善誘生徒東觀文炳南國化孚躬圭之贈明我升符行太常博士直史館路振撰盧植贊曰堂堂子幹學洞今古業紹師聞聘交四府登朝抗議排戈赴主吉禮告成遂聯主組鄭康成贊曰漢德云季藝文乖舛實生純儒克明大典學徒既盛師道益顯疏簡昌辰允彰積善服虔贊曰子慎清介文采詳練博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瞻登岱錫封永昭廟算行太常博士王暉撰賈逵贊曰倚與景伯為世通儒發明左氏富而不誣禮成大報澤浹中區躬圭褒異垂勸生徒何休贊曰何侯博達含章履溫作為墨守是謂專門仙閣接統驚冕推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

七

恩思樂膠序儒風益尊王肅贊曰子雍秉彝凜然正色達學多聞能窮先識益厚增高崇儒尚德介圭追榮丹青載飾守太常丞直史館陳撰王弼贊曰易之為教潔靜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天才逸辨元理發揮慶成疏簡用峻等威大理寺丞充祕閣校理撰杜預贊曰博學多聞昔稱傳癖釋例既詳異論斯斥逮我慶成布昭純錫追寵公台增封疏秩宋綬又撰范甯贊曰豫章篤學通覽墳籍研講清婉沉精善釋疑敷陳至贖運偶慶成疏封需澤尹復臻孔子小影贊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年仰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無得而名焉蘇軾孔北海贊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子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

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厚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啣嬰涕泣流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喜天若昨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子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于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米芾孔子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又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

七

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紉治亂如一昔百代下陰圭璧此贊刻於先月既久且再惟燬字漫漶已甚乾隆辛未六十九代孫繼得米元章墨蹟於華亭同憲張文敏家粘字較小而骨格風神迥無有二因重摹刻石并移舊刻於同文門下元元明善檜像贊并序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為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於手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為二難宜為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為贊云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倚以為甘棠之堅邪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明趙伯善孔祭酒贊 德音渾涵兮丰神秀整才學內宏兮文辭外騁爵世上公兮敷歷臺省瀛洲碎雍兮斯文主領勇退歸來兮尚華晚景沒而不朽兮名垂久永丹青莫狀兮靈臺炯炯於以仰聖人之後兮彷彿又得見乎小影黃晉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

知乃罔畏忌恍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壁圭千鈞則重巖
 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違計寧使妖血狼籍沾清展也先覺俾民不
 迷九原真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鱗鱗之舞尙其聞孫曰子與侮
 陳鳳梧聖賢贊 孔子贊曰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
 世統承義皇源啓洙泗報德報功百王宗祀顏子贊曰天稟純粹一
 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
 仁曾子贊曰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
 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子思贊曰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
 派斯道有託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孟子贊曰哲
 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誇誇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
 霜泰山喬嶽

胡纘宗天子贊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
 經道該羣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李夢陽夫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之知行廢知命獲麟竟悲已詘道
 信萬世攸師願學講何小子敬思

曹于汴手植檜贊 尼聖植教萬古長存尼聖植檜與教並存教之
 興替世運攸係檜之榮枯與教並係教係於世是可知也檜係於世
 不可知也惟不可知斯為聖神

王公弼靈檜贊 讚神聖者功德彌隆四時符序兩儀合明化及草
 木雨露滋榮瑞根元植秉粹含靈繁枝脫盡獨挺孤踪爰蒼其色爰
 貞其形望而叩之玉振金聲不陋漢柏遠邁秦松以立士節以式臣
 忠與天地老會日月精撐扶世教應運其興千秋萬禩瞻仰斯同

宋王禹偁魯壁銘并序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
 天也意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
 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

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
 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於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
 備矣述於臣則畢豐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
 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
 之為君者不問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
 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又不問臯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
 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
 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卉服之眾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
 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王之
 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麗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絨縻必有
 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
 者蓋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
 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

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
 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
 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
 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
 不息

石介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出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
 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
 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間寧明天慶觀有蛇
 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廟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
 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
 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
 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
 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睹白日故不能

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睹白日故不能

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劔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饜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誅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斬張尙彈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徒胡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諛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忘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米芾手植檜銘 乃根子哉乃枝子哉子哉子哉子哉子乃父乃子乃升乃日子子乃月子子乃

金高德喬杏壇銘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元張頤檜銘 茲檜之幹高參於天茲檜之根深及於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達色殷而堅誰謂良岡良玉以真誰謂斧斨美茹以連嘉種載衍有芽其卷曲乎甕間東廡之偏乃徒故處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葱蔥莘莘聖道

以續聖澤以延胞胞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於億萬年

明李東陽詩禮堂銘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又金絲堂銘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惟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則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陳鳳梧闕里鐘銘并序 維闕里有廟實先聖降神之地而設教於茲杏壇固在焉歷代尊崇規制浸備至於我朝益加隆重孝皇鼎新宮牆極其宏麗皇上龍飛改元鳳梧適承之巡撫祗謁廟庭借衍聖公聞韶遙觀厥營時按察副使錢宏在陪位謂廟宜有大鐘以宣金聲而舊鐘以鐵厥音弗聰鳳梧題之乃檄兗州知府陳談籍官銅若

千鈞卜日範型鼓鑄惟良爰稽禮塗爰懸於闕里之鐘樓晨昏考擊聲振洙泗愈曰盛哉不可無紀敢借為之銘曰夫子之道集厥大成始終條理玉振金聲闕里翼翼四方是式絲竹餘音壞宅可即矧於昭代廟制益崇乃模乃冶成茲巨鑄實大聲宏鼓中聞外覺我未覺

啓厥聳聳聖謨洋洋德音孔彰如聽警效曰和而莊瞻仰杏壇禮樂斯備肅然起敬王祀萬世

袁禧如孔檜銘 蔽芾甘棠德也勿忘矧茲手植道脈潛藏了無枝葉不露文章苞孕千古吐納陰陽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動也闕其靜也翕禧如觀之一貫體立亦曰太極一部完易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九

藝文第十二之八

祭文

宋四十四代孫助祭先聖文 惟王體膺上聖道尊綿古歷帝師資
羣倫宗主兩曜麗天四瀆橫萬爰念最軀叨承世譜刻意弱齡伏膺
遺矩筮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蒞縣封躬持脩脯
自解銅章逮塵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土恨遠
衰華徒瞻首頽既涉即臺更直帝宇觀荷隆構少寧丹府紹慶門闕
授之道輔主上續臨官崇遺補言路是開德音斯普召備諫垣日親
殿廡操履且嚴發揮有睹上贊皇猷下幹父蠱忠孝克孚鄉校不侮
內閣進班端閣布武得請天宸試才汶澣惟助抗章再臨單父同別
鬆墀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魯林近五衢春融九層景物熙熙
原田黼黻式仰威靈奚勝鼓舞集是慶榮蓋承訓詁乃竭精誠用潔

鸞觥虔祭吉辰不昭多祐勉惕之心弗窮觀縷

四十五代孫道輔祭先聖文 道輔早持邦憲黜典淮城方數月間
遷守徐域大君之惠樂諫旌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寘於法
儒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能守其孰能
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為大夫權任方面嚴父
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乎因西鄉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魯對揚休
命且厚於親者薄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修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
者光於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
日月之運天地之久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
化者聖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
尊之然後為貴也今授魯之政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帛粢盛
庶品祈享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永其齡
元甄襄住台祭孔子文 於戲天地吾知其大也料數莫逃乎管主

江河吾知其廣也游泳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
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
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
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于欽祭先聖文 惟王德同大極道伸元氣集厥大成垂憲萬世於
赫事功拔聖之萃王祀萬年魯廟有歸泰山可頌魯宮巍巍河海可
竭魯墳業業望魯有年今始魯遊春風沂水瑟音悠悠登降有嚴洋
洋珮璆敢不肅恭以承神休

明林榮祭先聖文 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
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
至高也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瓠
隰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不晦
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

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為
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為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
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
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
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
王而師尊之通祀徧於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
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
小者分理庶務布列於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
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
而壽國脈也榮自有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蠶窺
天未能見其萬一徒叨清秩而竊祿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恒以孤
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事云

暮是用吉蠲祀事祇謁廟庭且微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

李東陽祭尼山夫子廟文 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會稟川嶽之精尼山之麓有洞曰坤靈者實吾夫子之所生也仰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羣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實吾人所賴以有成者也薦享之禮報答之義達上下遠邇而無間者天下之同情也瞻我闕里有嚴廟庭屬重建之舉為代祀之行蓋統於專命而不敢以附託為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遠數千里之程瓣香之獻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也若乃幼而學壯而行為子而孝為臣而忠嚴出處之分慎始終之節以質於幽明方竊有志焉而懼未之能也冀聖靈之如在平上在乎左右者其幸鑒之庶幾無負於心盟也

六十一代衍聖公祭中興外祖墓文 五季之衰偽孔乘勢暴如虎狼戕殺聖裔噍類靡遺林廟誰主世方草昧狐狸中處天祐斯文有祖勃興生才九月上應奎星慈母抱持遯跡張氏乃復舊物以存宗祀一元啓運再造家門綿綿瓜瓞裕及後昆昭穆相承二十一代悠久無疆萬世永賴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彼蒼垂鑒吾族啣恩思欲報之幸際明時式修觴豆寫我心思

童旭告孔子廟文 於赫闕里素王鍾英彼兗于紀震動廟庭孰吏茲土殫心經營天子曰都僉議遂行乃遷舊邑乃築新城既保族姓亦安聖靈秋孟之吉奮鍤肇興庶民百工子來不驚尚祈神貺默相厥成

又新城工成告廟文 邇者流賊竊發越入魯境曲阜為邑地僻城卑不足防禦民既奔潰賊肆兇悖焚略廬室突犯廟庭有司深以為懼寇平得請於朝遷築縣治依衛宮牆俾適居之民與神明之族胥匡助望永建厥家工報僇功謹用粢盛牲醴用伸虔告
陳鳳梧祭先聖文 文武之道傳之周公封於魯邦禮樂昭融奕奕

尼山源源洙泗靈秀所鍾貞元開氣五百昌期生吾夫子繼天立極上承姚姒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六經炳耀如日方中瞻茲闕里宮殿有翼百王所尊與天無極譬則泰嶽萬山攸宗譬則東海萬水攸同貌惟小子質愚而鈍方其髫髻已知敬信朝夕在齋百拜稽顙如見聖容洋洋在上乃設繪像配以四賢春秋釋菜必恭必虔講習之餘瞻容慕德夢寐或見恍然侍側及叨一第歷官中外奉像以隨致嚴毋怠幸典文教晉楚兩邦推明正學以淑俊良家有精舍極其崇祀朝夕展肅傳之世世頹惟聖鄉未遂瞻拜積此愚忱三十餘載敬趨杏壇沐浴齊莊陟降左右道德之光如登泰山天下小矣如觀於海難平為水觀於聖門實難為言仰鑽瞻忽若後若前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道則然尚冀聖靈佑啓小子不墜其傳深探本始祇謁之初薦此蘋蘩斯文萬古天壤俱存

羅鳳告孔子文 惟闕里實道化之攸始廟庭聳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夙備曩因流寇披攘毒延東土致將彝器殘毀有司因循未之修舉積有歲年鳳承乏守郡論此墜典實瞻於懷乃稽按載籍發汶上之藏錢市羣材以從事質以儀譜各從品式今者百物咸具八音亦完謹涓吉日奉安敢以牲醴用伸虔告

趙賢祭孔子文 惟師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六經垂教萬世無疆蓋賢深懼不能學焉而來巡乃幸遊於聖人之鄉至魯至道嘉言孔彰將必有所以為注措之方杏壇故跡瞻瞻嚮徂無亦惻然念賢以及桑梓之邦為之陰佑而默相俾賢慰生平仰止之恩而亦庶幾無玷於宮牆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

藝文第十二之九

賦

唐王嵩夢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 石猶在今人尙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霸年止幾徂幾遷任往迴於几席垂翰墨於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捐洎乎俗遠聖賢教遺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煢煢以光澈旁慕慕以色固介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茲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銅模龜首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煙靄不絕添綠水而常有豈如石焉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逢掖書生獻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

賦

策東京仰希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策東京仰希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王起宣尼宅聞金石賦 魯共王益宮於孔氏壞宅於闕里聞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冷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來非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禮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堂之足擬富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惑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摠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元之而又元惟金也振春容而無闕惟竹也象吹噓而未歇惜惜擊石如荷蕢之初聞杳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迴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瞭如釋如心方啓乃樂可依於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舞獸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非審以知政非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夢奠之楹乍洋洋而未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篋簾無暗固可掩歌鐘於二四配莖莖於三五及天鏗爾樂闕油然思

深睹與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革心豈不以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皇家始崇儒禮莫先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儼逸韻之再聞播乎樂府之盛

許康佐宣尼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 嗚嗚樂聲瞻言闕里視之不見聽之盈耳宮牆如在可配於鏗鏘德音不忘曷聞於年祀猗歟原至樂之作具凡音之起靜而疑深絕而復尋繹如迭奏雪若同音豈幽通於元造異中出於人心聆其節奏相夫擊拊發和鳴於闕域應流韻於墀廡既嗟乎可得而聞又思乎其所不睹疑一唱之歎且至於三比眾音之和不容於五莫不動心而駭耳感今而懷古鏘若在懸哀如在絃筍簾無形異和戎之二四聲詩合雅同鼓篋於三千事寧同於想像理實闕於言筌爾其融洩克諧肅雍清越通明洞幽變化翕忽激數勿以徐來觸兩楹而靜發憑合莫以方奏流元閉而未闕故能動心導和響皆順正德有符於解慍教實倍於施令式彰乎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

賦

不測之神以見乎多能之聖俾恭王之是驚聞斯行諸稽太師之所謂始作翕如且遺音於棟宇寧假手於元虛於是辨清濁節疾徐知笙簧之迭和訝鐘鼓之相於其變無方其來不極靜好交至激揚未息簡子夢中之遇其志則流靈公濮上之音其聲多應曷若舒擘綏

遵肆直俾夫音聲之道感通咸聽此而知德 蔣凝壞宅得書賦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廩之日見亡秦焚滅之餘卜數勿爲療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傳諸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前賢之籍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於暗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削跡於中瓦礫而昨階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爲輦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微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坊墁殷周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堂矣棄諸簡焉信遺址兮必取靈古文兮何傳將卜

樓臺刻棟無而屹若俄聞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踪
輟作存其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曠古而榮今庶立禮而成樂
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燕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樸倚伏相推於焉
有之不廣其居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蹟全廢信乎君子所居
亦廢典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增崇闕闕開
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
將來之有得

呂牧子擊磬賦 大哉將聖樂天知命憲章文武昭宣孝敬遊道藝
之門觀魯衛之政知禮文之述作繫王道之衰盛將有托於知音故
先擊其浮磬翁如始奏冷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律中乃節而
信清引而越以長何一氣之立則若五色而成章羽可以振振獸可
以踰踰神人以和舍此奚取樂懸之位斯焉是將請協於國風本一
於心始將此易俗非為悅己作於朝而君臣同和聽於家而少長咸

喜不達情者莫究其理不賞音者莫知其旨非有為而作焉豈苟樂
而為爾噫斯道之行如磬之聲合於制度發於清英應小大以隨擊
拊原始終不可將迎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發明謂為藝以吾
不試語之道而知吾志固非繫而不食豈止垂之如墜曾見訪於長
弘反受嗤於荷蕢彼往而不返欲潔其身如樂之無節則可奪倫義
有味於反舌耳無聞於日新何沒沒於隱者亦經經於小人必也審
音居然大辨動應而溥暢虛中而獨善使石聲無定則我心可轉初
未明乎弛張庸詎議乎深淺一雅一變正聲久遺子擊此者亦屢歎
之唯聖有作闕致命夔乃知樂正雅頌復在於明時
薛勝之孔子彈文王操賦 文王有聲惟聖能審初彈雅操知德音
而有懷稍奏遺音覺儀形之可冀雖然之狀已究鏘然之響可尋述
而不作載好其音德必不孤諒前聖合於後聖道乃無二誠此心達
於彼心其神也邂逅相遇其慮也罔或不欽則知掩四方而氣正加

一絃而義深曲引烝哉調吟皇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聞不
已同聲相應雖千古而會徽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
賢不遠古今一揆且將合於心豈獨盈乎耳既而溫故知新若聖與
仁千里同風自宜契於風韻千年一聖當闕出於聖人玉指迴軫朱
絃應律運八風而吹萬迭五音而不一既而文德在茲以寧王道宥
密斯操也必俟後賢吾無閒然陟降因我而著昭穆因我而宜符蓋
徹之言無毫釐乖於是叶同音之理豈合度差於前是謂惟神所受
繼聖之後自得於心匪傳於口稽帝謂之意動止豈無非天縱之才
生知何有無音不合無德不宜翼翼之心因心而會疊疊之善盡善
而知師襄於是作而言曰子聖人也與文王而同規

無名氏聞韶賦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况至德之斯過聆奇音之孔
揚天縱多能信以嘉乎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不置樂
亦無荒若充乎四門之術不離乎數仞之牆驗則足徵用之可貴聖

者妙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慰悅五音而肆直孰謂其聲致六府之和
平自忘於味省風而八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懸遊於魯地
穆公徒饗於鈞天曷若觀率舞聆薰絃變態無已周流自然可以深
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而娛聖賢至若清磬虛徐朱絃疏越鼓
鼓以之迭奏笙鏞於焉閒發以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表
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既沒是知武也未善渡也有懸鈞化歸於
二八讓德明乎再三所以其道不窮厥監斯在驗率舞於百獸想同
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關自衛而來儻侯風移有異從周而故情情
不極杳杳乍迷俄將復矣抑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想聖德而思齊
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睹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
天滌爾而施萬籟已吟於九土詎忘味於三月諒永懷於千古幸賦
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又齊人歸女樂賦 昔齊人饋魯傾城者八十八人瑰豔絕代綺羅嬌

春洞橫波於慢臉迴流風於嬋身蓋以仲尼定禮樂制齊君臣斬
倡優於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濱故過雲與迴雪實內圖而外
親將敗魯之政弱齊之鄰魯君臣果不端操迷不先覺聞進淫哇之
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於是考雷鼓歎雲幄結齊魯之歡受鄭衛之
樂感煩音之恣慝成正聲之踏駁夫子則不可救其失復其迷望龜
山以命操觀鳳凰而銜悽痛王綱之蕩蕩順天命之栖栖魯侯若盛
德是樹古道是稽抑靡靡而不納見聖性以思齊知季孫之僭惟仲
尼是與足以受無疆之休足以振將墜之緒何敵國之敢抗良霸功
之可佇悲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之所欲誘耳目
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
鄰國之侵地聞志士之沾衣雖代祀則遠而德音不遠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若魯道之有蕩放鄭衛而不歸則可以得域中之大
致天下之肥者矣

關聖文獻考卷四十一 藝文九

宋王禹偁仲尼為素王賦 鳳鳥不至兮河不出圖聖人無位兮立
教崇儒道之將行但棲遲而歷聘民受其賜猶南面以稱孤有以見
同乎王者孰云乎蓋出司徒者也原其運屬陵遲力與儒素道將倅
於皇極化實被於黔庶文行忠信設萬世之紀綱禮樂詩書崇自王
之法度於時也魯道有蕩周德下衰言念萬國將同四夷不有聖也
誰其救之我所以行教化序尊卑造次顛沛兮於是東西南北兮忘
疲用能定君臣父子之道述皇王帝霸之基夫如是則土無二以並
矣位通三分俸而異夫振乃素風齊諸大寶贊易象兮奉人時修春
秋分行天討講於洙水初彰化下之功登彼泰山宛契升中之道自
然其教斯廣其號彌尊豈止同明於日月亦將比德於乾坤居無求
安四載之勤勞是效弋不射宿三驅之田獵斯存蓋由宅一畝以卑
宮佩五常而克己其位也困於陪臣其道也齊乎天子列四科而升
十哲元凱何殊誅正卯而斬俳優四凶竊比聖德洋洋同諸帝王行

關聖文獻考卷四十一 藝文九

東脩而陳玉帛端逢掖而垂衣裳夢見周公求傳慶而允理問於老
子師尚父而彌光大哉道濟古今教流華夏瞻不泯之廟貌若無疆
之宗社悲夫商辛夏癸兮號獨夫又安得比於儒者
元郝經擊蛇笏賦并序 孔公原魯孔子之裔孫也仕宋祥符間嘗
以笏擊蛇其事其節則有臨川之誌徂徠之銘王偁之傳在其笏
則歸於今張文彥遠經晚進曲學固不足贊於諸公之末然義激於
中而有不能已焉者謹賦而廣之昔仲尼之得政也兵裔夷尸姦元
藏甲出大都圯魯宴而齊沮王道之端於是乎啓奈之何天不假命
遽行而遽止其餘威遺烈鉞於筆而鈇於禮誅十二公之亂臣二百
四十二年之賊子歷之以大經束之以大法莫敢濟滂倫而擾天紀
孰意其逆魄狂而不散逆靈締而不弭蟠結乎大塊之阿囚鎖乎九
原之底乃卵狼而孕鼠不矜廉而厲恥每閉治而為亂輒張憲而掩
嫩代謝屈伸閱越千祀以及於宋化妖蛇而陸起窟宅乎廟堂馮附

乎神鬼蜿蜒蜿蜒曳曳頰頰伸腹偃脊呀口侈噬呈露怪狀愕目奪
視修大澤之運動常山之勢愚更蚩氓崩角蹶趾醜酒血牲備爾祈
祀若新莽盜國而無知之民共稱符瑞狂巫顛視踴躍驚喜稱為神
龍因緣為市若賊操竊權而嗜利之士爭為役使妖聲異聞鼓舌轟
耳鳴訛唱和譁呶叫噪震一郡而駭千里莫之敢詰亦莫之敢訛聖
有賢孫釋褐於是端笏而前山立顧指蒼鏡俟發韜鋒卒起君子房
之脫秦始奮笏而擊額折身弛妖死於心毒播於尾若太尉之擊朱
泚於是惑民雨解義士風靡天子是嘉用為御史司國之直致國於
理而諫中宮之廢折遼主之謂邁節特操凜乎清霜皦乎白日雲高
而山巖是仲尼之以直道貽厥子孫俾萬世如矢者不屈不撓拔邪
樹正賞善誅惡無時而已也則是笏也與誅卯刃修經筆兵乘人戈
叩原壤杖墮三都錡異時而同跡仲尼為不死矣嗚呼叔世而下蛇
龍混蟄春雷瘖而不鳴直道債而不植已剗方而為圓又枉尋而直

尺誣誦誕偽異態百出有蕩俗惑眾乘高而為奸若茲穴廟之蛇有巧發毒伺中人而不可測若含沙之蜃者有之芴也無之人也孰為之擊也

楊維禎正考父鼎賦 客有孔林子問於鐵崖先生曰人知三代傳鼎定於郊鄆以下世而亦知吾聖祖仲尼氏之有世鼎乎先生曰未也客曰自夏后氏之明德也鑄金九鼎以象九州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弗雷殷紂弗率繼遷於周孰知吾聖人之後也而有孔口先聖雖祚滅於宋而祖廟有鼎實重於遷洛而見非於義士之流者也當弗父何之嗣國也曰既嫡而且賢輕千乘於一芥兮授之弟而弗傳及我正考父又佐戴與武宣位極人臣讓德益虔廟有重器金耳玉鉉於是而鬻於是而饋寶其儉以愈力恐祿食之過僣既僂僂而益俯走循牆而若蹊銘斯文以不墜實貽謀於萬年有明德者必達符臧統之知言吾猶惜魯人之善知而不善用使必達之效

僅見於夾谷之歸田他日部大鼎之納廟又徒以寄忠憤於魯軌之編豈非天乎先生愀然曰傷哉辭能知孔鼎者知其一而猶未知其二也余聞鼎之於易也其時義大矣哉革既變而法立志有在也革既變而無制亂之待也考父氏之知革也故制器立法以成乎志也饋饗於是者若不足以餽余口而達明德於後者實足以飭上帝也滅於宋而奔魯者若不足以容一時而師於魯以準天下者實足以開萬代也是其鼎也大其大而與天同其涵重其重而與地同其載也故九鼎乎百王者可軒而可如也楚子旅之所不能問而鬼與區之所不能對也辨其名於周漢者不得以入其佞託萬子孫於山甫者不得以襲其詭也茲孔氏之世鼎若是而又何必仲尼之當世也客乃意而起為之頌曰周客續殷尹我東土禮物既修文獻攸聚聖人七祖曰正考父傷禮之衰追道高武商頌既作刪詩特取惟茲有銘重鼎大呂一命再命曰僂曰僂以餽余口亦莫余侮作羹何人覆

饒公所染指采頤甘蹈鑊斧維祖之孫有達在下萬帝王師光鼎於祖子小子某學禮於俎載希矣斯式頌於魯

又符麟賦并序 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謂秦西漢之瑞或謂漢受命之符或謂天子將沒之徵或謂天子經成之祥修母致子之說蓋陋矣近代傳經者遂比於韶成之鳳夫以麟為應經而出是麟之靈也出而見獲靈何在焉故公羊以為異而杜氏謂春秋感麟而作經因以為終其理為長吾夫子固嘗歎鳳鳥不至蓋歎道之窮而帝王之瑞不出也大野之麟胡為乎來哉因微而獲則是麟混於羣獸而為虞人之所擒耳獲之云者悼之之辭也悼之者悼其出非時而為虞人之所擒也故聖人感之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句所感而作因以為終故獲麟後二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王通氏謂以天道終者即此意也故今亦不能外是說而為賦昔素王之作經也其感乎麟之瑞乎且天之未喪斯文兮鳳鳥已不至也天之將喪斯文

兮麟又胡為而出也吁嗟麟兮祥乎異也吾聞元枵之精首四之靈抱至仁之性拔不類之形心兮好生趾兮不踣角兮不觸類兮不抵音純美兮協律呂步周旋兮中規矩出惟應期兮居必擇所不犯獲窅兮不羅網罟稽之在古或遊於苑或爭於圃或出於郊或在於藪匪家所畜不世而有仁主在位靈獸來擾繫王風之下降彼潛形其已久嗟嗟元聖衰姬絃麟負一角而困世蹇蹇躡於風塵削跡於衛兮伐木於宋接淅於齊兮絕糧於陳離龜不出兮儀鳥不至周公無夢兮亞聖殞身驗天道兮如彼察人事兮如此道不行兮吾其已矣仁哉麟哉胡為來哉生不逢聖虛其應出非其時失其歸西狩之獲世所疑反袂拭面涕沾衣春秋制作豈在茲彼以為底文成之祥兮何見踳於鉏商也以為悼將沒之徵兮豈樂天之稱聖也聖達乎其位兮麟實瑞乎后皇聖出非其時兮麟遂異乎素王彼大野之所獲兮又何異夫大羊詳曰時之治麟為瑞吁嗟麟兮時之否麟為異吁

嗟麟兮為春秋之所起為春秋之所止吁嗟麟兮

汪克寬夫子之牆賦 敏學主人與博古先生遊於尼山之麓曲阜

之墟造孔林之闕里瞻至聖之攸居楸楠連雲而蒼鬱檜柏參天而

扶疎蹕亭嗟峨而倚空杏壇發覺而荒蕪列橫序之層構時鉅殿之

中歸屹崇門之突兀繚周垣之迴紆主人喟然而歎曰端木子所謂

數仞之牆其在茲乎吾子衣蹕蹕之逢掖冠崔嵬之章甫塗抹丹鉛

摹寫今古行式淵篤言稱求路蓋為我拙思遲辭飭章繪句鋪張弘

麗之規緣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炫耀亟援筆而為賦先生曰嘻夫

子之牆豈今之所謂牆哉粵自二龍繞空五星降庭萃大塊之清淑

會元氣之晶英縉聖神之華胄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億

代之文明夫是以覆秦宇以為欄立人極而為柱存至誠而為基凝

至道以為土文章為之華飾德業為之培累貫一理以為植崇萬善

而為堵仁義中正乃其板載之方詩書禮樂乃其春鍾之具不思不

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屨悠久無疆乃斯牆鞏固

之基博厚配地乃斯牆延袤之敷蓋非有馮馮之聲俾人得而聞又

非有藹藹之形俾人得而睹子與守約而獨請復聖瞻前而無方衛

饋及肩之淺室仲由駐足而升堂彼州仇之何人固無惑乎不足以

窺聖域之渺茫主人慨然而笑曰繁尼父之誨人若太虛之時雨示

後進之表儀固無行而不與夫豈強蔽於垣墉岌岌乎城堞之扞禦

使升高而無階謾順順而延佇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豈鉅纖

之異宜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深而難窺儻其中之狹隘外卑薄以奚

疑苟處下而視高曾何異乎斥鴳笑大鵬於藩籬主人於是與客躡

高蹠眺清賞闢重扃披宿莽歷石級而步趨睇宮庭之峻廣扣玲瓏

之綺疏拜蒙俱之遺像覽碑碣之鋪文聆絲竹之絕響爰從容而詠

歸挹清風之蕭爽

祝堯手植檜賦 繫孔庭之喬木兮自夫子之文章象三才以毓秀

兮開萬葉以流芳根詩書之正脈兮表吾道之昌長昔闕里之微言

兮稱後凋之松柏惟若木之柏葉松身兮固手之而不能釋諒因材

而栽培兮在人物以如一元氣會乎其根兮集條理而大成日月拂

乎其枝兮揭文明而上行映尼山之正色兮紛蒼翠之曾敷承泗波

之餘澤兮潤滲漉而不枯雲風歛霍而經庭兮差考氣之襲子八音

曾吟以砰礚兮忽升堂而驚顧鳳飄飄以銜圖兮遙千載以來下麒

麟有時而出兮或遲茲而游豫彼春秋之風雨兮超震凌以自揭後

七雄之斬艾兮曾不足動其一髮金石媲乎其堅剛兮縱百秦而何

焚神左右以扶持兮知未喪於斯文吾聞孔壇之杏兮配斯文以永

久何茲檜之鼎峙兮亦茲杏之不朽信聖人之於萬物兮無一物而

不仁苟仁心一有所寓兮自當與天地而長春建深根而不拔兮屹

儒家之柱石今將指天地為期兮畫皇圖於箕翼北極建杓而秉持

兮奎壁燦然而成行扶桑昭晰以警時兮條風發乎震方皇覽乎六

藝之芳潤兮熙文運以再昌錄孔氏之子孫兮攬庭秀而不敢忘訪

故家而愛其木兮當百倍乎甘棠命青陽使發敷兮起朱融使琳鬯

戒顯收以來殺兮警神冥以警養謂英材之並育兮符棟梁以為用

矧先聖之親植兮誠有土之所重嗟七十子而承聖提兮各抱材而

有施何梁木之既壞兮余乃不得與茲檜而同時幸壁藏之亡恙兮

瞻牆何以有基託餘陰以延佇兮結芳條而遐思衣前後之禮如兮

恍洋洋而在斯雖朽質之莫離兮亦求柯而為則喜斯道之有依兮

遂游歌而不息歌曰檜之根兮輪囷檜之節兮嶙峋自周及元吾不

知其幾春檜之古兮有神檜之今兮有靈維元繼焉為將開千萬億

載之文明

明李東陽奎文閣賦并序 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

籍在大成殿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國朝置衍聖公

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有事於廟則禮冠香幣虔於閣

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廟災而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麗皆加於舊
按察僉事黃君繡謂閣弗稱欲撤而新之眾議譁然以為故物不
可廢黃執之益力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實王之閣成高八丈有奇略
與殿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向之譁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東陽
奉勅祭告乃登於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
聖公閣韶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益富徐公使
告於予曰閣不可負也乃為賦之曰偉新廟兮既宮突高閣兮麗空
海之右兮山之東極灑灑兮爭從龍納沉澁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
天風忽秋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從倚兮欄前暫徘徊兮戶外
殿庭兮巍我與茲閣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源
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未燼紛五礫兮浮瑤及輪奐兮鼎
成謁冠裳兮咸萃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娉
婷彼齊雲兮落星悵望兮怔營或籌邊兮見京天豈若睹堊牆兮故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

十一

宅誦典則兮遺經宛科斗兮孔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秋兮絕筆憶
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籀史脫虐燄兮秦坑藉神鬼兮呵護闕山川
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計又
奚問兮何名幽并兮青兗渺宮牆兮在眼景行兮高山每為憾兮不
淺金書兮玉簡幸吾生兮未晚遡秋霄兮愈次恨夏日兮猶短仰聖
道兮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滿睨逸駕兮
可攀尚頽波兮在挽噫噓噓靈有地兮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寶下
厚土兮上高旻軼倒景兮離塵紛博典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
聞豈徒析蟲魚兮隱義辨豕亥兮疑真訝雨粟兮天半降青藜兮夜
分蓋方舞千羽兮七旬徧絃歌兮八垠占聚緯兮周鼎聽圖橋兮成
均始將興兮吾道庶不朽兮斯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
兮並列宿而俱存
又南溪賦并序 南溪者故衍聖公以敬所居而因以為號者也余

過而賦之以遺其子今衍聖公聞韶其辭曰西涯子寓於南溪之上
公事既竣賓客盡散清飈徐來旭日始旦春服漸減烏紗微岸方眾
景之駢列忽羣愛之一泮沿堤而步則蒼蘚繡地丹櫻燒林野食吻
鹿園鳴禽繁華曜其陽叢篠陰其陰松移徂徠之峰石出大湖之
濤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
虛亭倒影下入無朕菱穿荇繞倏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
鑑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雲之真韻登城
而眺則面引冕繹背負岱宗左拱尼阜之嶠巖右瞻文廟之龍從古
泗北枕清沂南帶達泉出乎其側汶水遶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
會復有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巖幕以四布雲
飛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宛
兮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吾寧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
問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之故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

十一

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人勝事隨代更逮
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汗濁澄滄清冷寒者疏而為通涸者蓄而
為盈坊危有堤臨深有堦培舊植以為堅綴新葩以為榮斯溪也乃
冠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侈以為盛事海內想望其風聲
矧伯仲之具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前游燕橋吳纒楚忽使軺之
東邁弭余節兮鄒魯魯之山兮欽喻魯之水分漣漪匪王事之在躬
余何為兮此溪窺聖途之浩蕩望學海之津涯歎時乎之不再觀逝
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牆之崔巍家與國而咸休名與牒而
俱垂吾固知金石之足恃託文章以為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
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之余曰噫有是哉乃呼墨援筆
書於堂壁徘徊日夕蓋三宿而後出也
國朝徐俎孔檜賦 昌平之里鬱葱聖域獨產神著不生荆棘女貞
扶荔粉榆楷柏奇卉嘉樹五方所集惟茲神檜文宣手植萊蒯芳蕤

木落枚條獨留孤榦亭亭巖巖風霜閱歷時代殷遙非桓魋之可伐
 豈秦火之能燒其為色也不濕而溜不黔而墨如齊室之深衣如陽
 臺之晞髮其為狀也斑龍脫角馴象摧牙如梅冶之雷根如河上之
 浮槎其為質也砥蟠鐵屈榦古銅鏗如泗濱之響石如瀨水之精金
 蠶時瓊瑤孤撐玉府巖風撼頓而不驚奔電礪突而彌固借日內之
 扶桑窮弊投弓同月中之丹桂吳剛罷斧未受大夫之封不號將軍
 之樹長與杏壇為鄰相無窮於終古若夫梓隱青牛松形白鹿金谷
 烏牌蘭亭修竹小山之叢桂飄香唐昌之仙蕊飛玉雖芳馥於當年
 不崇朝而委身於樵牧即如石紐空桑南國甘棠虞廷抽其屈軼禹
 寢駕乎梅梁然亦隨時序為榮落未聞傑立於千霜至於賴鄉之苦
 李身毒之婆羅漆園靈椿之悠邈金墉桃核之磊砢此又岐枝之槎
 枿不此正學之靈柯安能並日月而照耀隨天地而不磨於焉屈
 乘輿臨闕宮摩挲勞乎

御腕顧盼入於
 重瞳歎先聖之手澤羨儒園之芳風龍衣藻冕殷勤披拂金支翠帽延
 佇從容一作師而一作

君將後先之揆同禾播乾而挂坤歷萬古兮何窮
 朱彝尊謁孔林賦 粵以屠維作噩之年我來自東至於仙源斯時
 也壇杏花繁庭榭甲圻元和之犧象畢陳闕里之榛蕪盡闢既釋菜
 於廟堂旋探書於屋壁乃有百石卒史導我周行登車魯城之北縹
 馬洙泗之陽即大庭之遺庫循端木之故場驕孫附兮居前聖子藏
 兮在左自黃玉之封緘闕幽宮而密鎖閉長鯨兮不驚懾祖龍兮遠
 禍除荆棘之叢生罕翔禽之飛騰雨露既濡蓬蒿東隅整衣裳之肅
 肅正顏色之愉愉展謁方終誕尋往蹟趨白兔之深溝撫青羊之臥
 石爰有草也苞著其名守之以龜一本百莖我求其德河圖巨靈爰
 有木也題之以楛非柏非松靡癯靡瘠歷千祀而長新貫四時而不

改惟先師之遺澤道莫著乎六經配光華於日月若迭奏之琴箏降
 而後儒各事采獲中文古文之書先天後天之易自鄭衛以淫邪誣
 春秋以深刻貌往哲之嘉謨恆未師之是則滔滔天下後死其悲安
 得起素王於泉壤操筆削而正之我思古人恥同汚俗或六聘而收
 身或三詔而逃祿或依李充之山或就張超之谷潛戶壁於服虔變
 姓名於梅福入源水兮栽桃隱丹霞兮種竹詎如此地桑海不遷可
 游可息有歌有絃耳不聞僧尼之魚板目不睹旗鼓之樓船樂
 土速營一廬願為林戶躬耕墓田庶幾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書將
 不得為聖人之徒也與

張英

大駕幸闕里賦并序

皇帝御極二十有三載重熙累洽區宇又安文德覃敷教四訖乃稽
 古時邁肇事岱宗謁祠闕里典禮崇重恩澤優深臣庶懽欣遠邇嘉

歎夫元和盛年咸平昌世僅奏六代之樂修再拜之文猶垂式簡編
 流輝今古詎有遠

御六龍親臨萬乘展隆儀於稽拜施殊敬於儒先

聖德顯隆如今日者焉洵足以超軼往牒焜耀前紀也臣幸際昌時得
 瞻鉅典雖固陋謏劣不足以發揮鴻藻然珥筆承明職茲紀載頌揚

休歟敢曠司存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於燥惟

皇繼序鑿光本仁祖義昭憲考章奠玉衡於神軸握金鏡於天闔調四
 氣以通正欽八風而協祥於是西踰細柳東跨扶桑交河北徼比景
 南鄉靡不丹梯走傳碧海浮航輪琛太府隸名職方耀幽遐以日月
 襲鱗介而衣裳越萬里以入贊重九譯而來王是以化洽太和道隆
 遂古納九垓之管籥總堪輿之扇戶參天地之清寧儼貞明之作睹
 文軌合而謠俗同鼓喙恬而草木庶軌埃瑱而苞混茫駕羲軒而凌
 三五

天子乃高拱垂裳中央運斗容與義林優游書牖探珠淵之秘筌步玉
山之高阜德蕩蕩以無名治熙熙而何有既則冲然永念穆然深思
曰儀象肇啓道法昭垂寔明寔熾惟君惟師羣聖一揆六經同歸王
澤下竭頌聲式微孕星鈐於上瑞錫麟紱於昌期毓龍躡之至德挺
鳳峙之殊姿集大成於千古開絕學於來茲溯平鄉之懿躡景闕里
之崇規庶幾哉聞見可接羹牆在斯舉時巡之隆典秩釋奠之隆儀
爾乃乘大輅控金鉞牽翠羽捐文虹屬車按節繁吹鳴笛七萃鱗附
千官景從馳道則五里十里旌門則一重再重集於泗水之上幸於
尼山之宮斯時也清羽司音初陽應律葭管煙霏芸房露齒氣不慄
以時寒序將周而朔易撫景物之澄鮮攬風雲之明瑟旌旗捲而廣
野回春帳殿開而暮山凝色遂乃肇舉吉祀肅奉精禋春卿贊采祠
官舐牲朱火西趨元酒東陳嘉邊廣豆豐潔盛振羽籥之六舞合
咸英之九成薦祝號之明信導神絃之降迎穆穆

闕里文獻考卷四九

宸容靡靡天綽殊禮展謁隆文錫賚觀靈爽之長存儼哲人之如在感
神契以潛孚體道真而昭對洋洋乎僂僂乎與珠庭月角授受於千
載之閒玉節金鏗酬答於一堂之內也威儀告竣禮度有嚴登堂入
與規周矩還瞻聖里之吼啤憩廣庭之靜便布兩楹以翼登時雙闕
以星懸藉杏壇之修蔭挹碧池之素澗偃息於道德之府溯泳於圖
書之淵於是芝蓋重葩龍旂曲柄貴儔一人尊倅萬乘述素王之嘉
贊發五言之

睿詠海嶽逸其高深星雲竝其輝映斯則
聖天子蘊道之淳風崇儒之殊敬也簪纓陪位衿佩園橋長裾霽會仙
組雲彰始橫經以警問旋拊石而吹匏誦遺言於姬孔沐雅化於唐
姚禮讓之容咸近光於黎獻悃悃之澤庶作人於舉髦斯則
聖天子風聲之四訖文治之不昭也曲阜名區魯原舊聚陪敦土田復
除絲賦增講肆之常員沛匪頒之異數推恩則福及師儒錫爵則勞

流支庶五經博士不遺凡將之封九命上公奚啻成之昨斯則
聖天子崇德之盛心興賢之弘務也於是采甸侯衛公卿大夫期門式
道執戟荷戈文學掌故之士垂髫戴白之徒縱觀典禮踰濟天衢涵
濡化澤屬厭道腴既雀躍而抃舞亦鳧瀾而歡愉萬人一口聲滿公
車惟我

后之東巡修百王之令式答珍貺於三靈聽衢謠於百室卻瓊檢以勿
祈屏銀繩而詎飾賜從清嚴儀文簡質更不譏訶民無供億協時正
律埒虞氏之省方納賈陳詩儷姬王之述職既陟山以哀對還翁河
而問俗採哲陽之舊歌瞻榮光之新燭朝宗匯江漢之波玉帛奉塗
山之錄非漢日之奉焚乃堯年之刻玉若乃慶惠殷流湛恩四周給
租賜帛省刑釋囚虛衷清問博延廣取如天光之下霽亦露濃之上
浮始汪濊於五土旋齋淪於九州今又茂明至道導揚正學虎炳龍
章金追玉琢浴我以詩書弘我以禮樂盛德登闕大猷輝卓頓六合

闕里文獻考卷四九

而被英蕤鼓八紘而排氛濁誠振古之隆規開天之偉略也
天子方且回輿京室倚佩軒輝道岸先陟德契自持庀政考業基命勅
幾辨色以臨黼展視夜而啓彤惟定仁義中正之極稽因革損益之
宜不解冰淵之念彌勤鞅鐸之思所以泰階順軌乾策迎禧上理隆
洽茂化雍熙治方伴於砥屬俗已進於循蕃四海壽康恬於鶉居之
代萬年鼎祚肇於鼇極之儀

幸闕里賦并序 隆古之世作君作師理同事壹三代以還君師之統
分矣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聖人之學本師帝王貴貴賢賢彼此迭
尚君師之理何嘗不同條共貫哉漢自高祖迨於建武永平元和延
光之世唐則乾封開元宋則大中祥符皆降萬乘之尊折節羣布議
者謂或儉於德或歉於時元明遺官祭告修舉具文而已
上以底定之餘緝熙勸學詩書之澤蒸於穹壤乃復

躬祀闕里昭茲隆軌今古希邁儒生幸焉臣以陋劣珥筆從六轡之後
獲觀盛典使闕而不書無以昭我

皇上右文之治臣滋愧矣爰拜手稽首而作賦曰歲紀闕逢月臨黃鍾
三辰協極四野告豐勞農息力索蜡報功喧將迴乎春谷霜不殺乎

寒叢

天子既飛旆於江淮之表旋軫於濟河之封顧瞻魯邑舉然其宮伊素
王之舊宅接青帝之崇墉森巨峙兮南北錯相瞰兮西東爰乃蒼翠
鳳翼蒼龍遵修陸景遐踪絡繹乎其奔會者若趨踰之亞亞疾徐乎
其進止者若俎豆之雍雍詎探奇於响嘯類問道於崆峒時則風伯
斂威雨師收震碧華承輪丹楓蔭輶日華於林霞綺於陌天地為之
而澄宇山川因之而絢色折衝伏飛之旅執戈而荷戈出警人蹕之
臣吟鞭而頌策單罕遙舒簫箭競集目泝兮洙泗之靈源心游兮金
絲之奧室裏成之後夾畫軸以拱立四氏之徒羅芳徑以通籍結羽

八關聖文獻卷四十一 藝文九

六

葆兮開重闈導鳴鸞兮入聖域陋叔孫之禮儀噉諸儒之故實啓帳
殿以齊居進行帷而盱食於是乎籌人戒曰表人視明祝人潔幣宰
人刑牲茲芬兮秬鬯匡敷兮黍盛將車服兮在望既履絢兮畢呈焜
煌兮碧粦灼爍乎朱楹藹藹乎三楹之植赫赫乎七壁之銘歷階而
進焉矩步而行焉盥洗以致乃敬焉釋奠以告乃成焉其禮器則有
山雷象勺邊寶劍羹合蕭揚燎鬯兮神明其樂舞則有朱干玉戚
鼗鼓匏笙登歌閒詠洋溢兮韶英

上

乃紆睿慮之乾乾湛宸容之穆穆九流仰鏡萬古欽躡銀鉤鐵畫揭
藻彩於日星珠榜璇題聳嶒屹於寥廓交窗之楹霧爭對鬻之簷
暉欲落肅寢周廊重檻闌楹仰兮如翬俯兮若啄畫徐徐兮杏壇夕
曖曖兮松幄迴二氣之慘舒駐千年之晦朔言想乎詩禮之堂載升
乎奎文之閣几策并陳絃誦可作莫不開龍顏之一霽歎鳳德之猶
昨既徘徊以容與復諏謀而詢度迫於綏綏迴玉軫坐講堂聯席

尹念儒林之繁會矧聖里之標準詔子弟以修鼓篋之儀儼膠庠而
播道鐸之聲章編並啓壁書無隱闕大義兮方昭續微言兮未泯琅
琅兮天語若鐘鏞之初叩聲聲兮經生若函丈之羣請周旋中規進
退惟謹若夫嶧山之傍尼山之吟望五老之峰而迴車訪坤靈之洞
而結勒或起或伏或遠或近撫往蹟以匪連觀遺徵於夢寢於是乎
出自北門瞻彼中林想衣冠於馬鬣之道敷封植於兔溝之滄岱撤
壤以培其厚海飛沫以環其深氣阡阡而來爽景鬱鬱而沉沉其石
則有龜趺距丈麟碣摩尋翁仲秉笏華表棲禽其木則有文楷攢繡
蒼柏接陰檜檀布戟枌柞抽簪綠樊垣以為衛戒採拾而靡侵荆不
芟兮自翦草皆茁兮成琛恍精誠之有格式憑眺之常欽伊神符而
道合斯豁目而暢心是日也巽風匝地解澤彌天屯膏勿壅渙號動
宣旣省耕而省斂亦議恤而議蠲帝王之轍迴矣聖人之澤存焉爰
及苗裔世守土田戶復於籍丁免於塵攬諸俗兮周知乎疾苦歷郡

八關聖文獻卷四十一 藝文九

六

縣兮弗改乎留遷懸實租於令甲戒索賦於窮壤更乃收白虎之幡
樹金雞之竿振鷓鴣之武騰蒼赤之歡昭耀兮廣輪之曦旭霽濡兮
率土之垓坻蕩蕩乎德乃至巍巍乎功始全粵稽一元肇分三才爰
立上下定位尊卑別秩惟馭世之弘綱與覺民之懿蹟理並符乎情
載數相燼乎翕闢緬古皇圖咸崇儒術或創緒於兵戈或蒙安於宗
祏或希心於汰侈或邀譽於潤色縱陟降之在庭未炳蔚乎史冊伊
昭代之授錄兮踵禹範與義書維我

皇之凝祉兮

徐嘉炎

大駕南巡賦 粵我

皇清之總三才而襲氣母兮歷

三聖而冠百王惟

聖主之首出乎庶物兮鼓囊籥而播陰陽當甲子青龍之元會兮赫景

命而召禎祥誕五德之純精分闢萬禩而輝煌耕獵道德而為苑囿
分馳騁仁義以為津梁光無幽而不燭兮澤無往而不彰紹盤義而
代嬪兮孕苞符而統混茫既四海之寧壹兮乃兆人之如傷作雷雨
之解而在宥兮象風地之觀而省方爾乃建覽旌張鳳旆雲罕日旂
虹幢羽蓋萬騎繽紛千乘繁會乃先沛膏雨於垓坻集羣生於覆載
傲天乙之弛羅儀鎬京之大賚蜀南國之倉箱望東州而賑貸推恩
數於羣臣賓化育於無外於時背秋涉冬寒氣始升焦溪漸涸湯谷
將凝水澤之腹既堅不周之風斯興木脫葉而童童草解節而稜稜

皇於是駕雲龍之飛輅張秋隼之華旗飾軍容於七萃申武衛於三驅
隆隆記里之鼓驂麟相風之車散轡於滄陽之野校戎於龍統之墟
則有屏翳清塵望舒懸象飭馳道之離宮闕修途之榛莽有轆轤之
攀躋非昉昉之弘敞眷北顧而逶迤憑南雲而下上值三農之休暇

惟六龍之是望極九有之神功爰告成於岱宗嗷齊桓之望瑞陋漢
武之乾封為民儲祉秩秩惇庸望天孫而止仰日觀而雍容爰祇
誠而徒步乃獨致夫虔恭乘輿屏其勿御腰褭卻而罔從懸崖垂二
分之足絕壁俯萬尋之松似捫參以歷井若凌虛而御風狂天門而
排闥闔經千樹而瞰三宮胼胝均勤乎大禹焦勞重見乎神農時則
衛士嚴裝從臣啓路釐室傲晨齊宮戒暮慶成乎答天之禮敷告乎
勤民之故神人允協其休和臣氓式遵夫矩度鵬車東振闔戟南翔
渡沂洗而行邁涉汶泗而飛揚巡河濱而周歷思激水之溝防玩璿
珠於漆澤屯櫂石於宣房招河伯以效靈顧海若而望洋南際邗溝
北始汜光嗟泛濫之愁人致污萊之卒荒經營乎潰決之陂疆理乎
橫流之場必鑿海而歸墟斯我田之既臧何水衡之足惜為當救此
一方駕餘艘之乘舟杭一葦而南浮任長風之破浪亦沿波而泝游
蕩日青龍之艦排雲飛燕之樓組練耀昆明之浦帆檣聯彭蠡之洲

牙旂桂楫赤舳銀鉤涵泳則羣山遙指溯洄則百川競流盡乾坤於
一瞬坻吳楚而為瀕緬六代之繁華經千年之建業瞻虎踞於名都
指牛頭為天關隘紫蓋之偏安狹金車於季葉瞻故國之山陵乃追
揚其謨烈稽運會之始終嘉唐虞之盛節致隆儀於軼代戢軍氓之
剪伐斯無前之至德實靡有之軌轍惟經綸天下之大經乃曠世同
符而莫越南眺吳會清嘉之宇俗號秀民地非沃土攬轉運之京坻
恤煩疲之廩庾襟茂苑於具區帶橫塘於江浦溯泰伯於千秋起言
游於三古稽山在望胥濤驚眼勤望幸於黔江佇况榮而宛轉念

兩宮之暫離遂
六龍之旋返植梧鳳於岡陵斯修蛇於墳衍馳延屬之紆途陟列苑之
峻坂麗
宸章於妙高登浮玉而遐覽黃童襁負而待澤黎庶謳吟而送遠觀乎
人文久道化成景終古之教澤過關里而式憑大猷是經先民是程

尊元公而開元聖由素玉以及素臣仰帝師而下拜志重道以弘文
晰機檀離離之木辨雞彝龍勺之銘翠古檜之菁葱撫楷模之輪囷
湯湯乎洙泗之流屹屹乎防阜之城結山河之兩戒鍾地脈於百靈
於是世胄謁禮諸生肅典傲累朝之賓監榮先聖之雲仍制既隆於
紹嘉恩更亶乎褒成盛三雍之上儀崇百代之休稱是日也
天子考五經之統紀思六藝之折衷爰披圖而誌蹟論報德而酬庸遵
豆舞佾之繁銀鏤琬琰之隆是未足以光天德贊聖功乃留曲蓋之
凝嚴軼葩瑤之寵從屬祇寅乎禮祀紛紜蠶而豐融廣錫類之孝思
弘論說之儒風歷漢元以迄今茲誰尊聖之克同爰乃迴駕旋軫飛
軫整旆鳳轡玲瓏麟毫琴麗張廣樂於洞庭舞咸池於北冀千鈞之
虞力洪萬石之鐘音備賦忠厚於行章歌太平於既醉千疆露赴萬
里星奔東嶺滄海西耀玉門箕斗辰於皇極布星宿於崑崙日南則
威加窮髮漠北則武震烏孫重舌緩耳之國雕題黑齒之氓莫不來

王而慕義稽首而稱臣

皇帝猶願時雍之速屆俾風動之遄臻乃下

明詔勵羣臣崇學校飭儒紳道德文章濟濟振遐遐密壤過化存神

是以敷天之下率土之濱含文抱質履素懷真歌風舞雅蹈德詠仁

沐浴乎詩書之澤翔翔乎禮樂之英郊畿父老遐望屬車千官紛會

雁列鳧趨懷銀黃及璽紱佩玉虎與金魚頌省耕省斂之舉上豐年

大有之書猗歟盛哉皇帝王三嬪之運唐虞夏遞降之餘我

皇之至德亘萬古而難踰頌曰煌煌

聖祖創維艱兮洎我

章皇開八埏兮

皇帝聖德宏先業兮既觀文光揚武烈兮三孽既殄毒痛除兮海不揚

波同車書兮殊方貢琛入質子兮震疊懷柔百神慰兮思我蒸民際

太平兮或虞幽隱邇上聞兮省方陳風觀我生兮登岱祈天志憂勤

兮經綸參贊遵先聖兮道一風同克永命兮有虞五載巡狩徧兮亦

越姬周十二年兮我

皇法古純不已兮時邁其邦昊天子兮小臣獻頌介景福兮聖子神孫

永天祿兮

七十代衍聖公廣棨慶雲賦 歲在作噩律中黃鍾太和翔洽佳氣

冲融應飛灰於葭管表集雀於璇宮合陽氣而潛起觸膚石以旁通

爾乃英英云云亭亭靄靄風絡繹榮靈對杳兮畢蒼榮兮微霰

儼鸞止而麟遊儵峰迴而水匯於是太史登臺而書之曰異哉初霽

歷於赤泉遂飛揚於碧落沓浮空而蔽野乍截巖而橫廓其散也濯

貝錦於秋江其聚也舞霓裳於春閣其疾也若騏驎之絕塵其徐也

若鷗鷺之恬漠映日則金碧交宣因風則芒穎相錯丹霞失麗紫電

無文銀漢揜章珠斗迷昕迫而察之是曰慶雲原夫慶雲之興也上

有山龍藻火之光華下有舟楫鹽梅之德讓明良作合神人交暢禪

從紛其若擷變幻蔚其難狀天孫莫摠其巧公輪幾窮其量王母之

所不能誦八伯之所不能況於是乎文明啓而廣化敷焉於是乎道

德崇而高賢愉焉矧迺岱嶽梁父之鎮洙源泗水之區千聖百王之

冠律時襲土之殊際尊師之

聖主溯翼運之權輿作廟翼翼審曲渠渠鬱虹梁而上躋翔陽鳥以正

中是日也天澂碧山穹窿泮可鑑檜無風金絲西庸鼓東徵儒業畢

農功爛兮曜羣矚目爛兮紛眾來同愕眙太息熠熠溶溶色則忽明

忽媚澄鮮叢彩勝丹青之績工形則或悠或揚宛轉裊繞象箭之

舞容爾其為瑞也合璧之日不足摘其藻也抱珥之月不足名其寶

也泰階之符不足著其好也甘露之濡不足喻其道也豈若斯雲有

定無定無情有情龍躍則九光畢照鳳儀則六象俱形折若木之華

金枝玉葉時汾陰之鼎鵬翼魚鱗高觀層樓非勳聖之所能飾絳車

華蓋豈輪匠之所能成是則七璧之報祇以彰先聖之靈而五雲之

生尤足表天庥之徵也歌曰太虛何有道氣充兮和則為祥順為隆

兮超龍驤絢瓊瑤兮舒其光歛赫曦兮映棟梁蒼梧來兮符

聖王何以卜之斯文昌

辭 宋鮮于侁告孔子辭 曲阜分遺墟先師分闕里神髣髴兮如在涕

潏浚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

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不明兮乃商賜之為疑羌紛紛其妄作

兮悖道違義而弗自知顧六藝之折衷兮取舍縱橫而協於道後世

苟輕肆於僭臆兮必致貽於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

矩履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

其時祀合仁義以為冠兮結忠信而為佩集道德以為裳兮服文章而為帶列籩豆以為左右兮蘋藻牲牢而潔肥酌玉醴以為酒兮錯瓊瑤而為梁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歎

明李傑弔檜辭并序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志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檜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又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頌為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乃為辭以弔之辭曰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纏

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嘉種特異兮良材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凡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精迨靈雨之既零兮萌孽勃兮其奮與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喬宇孔林辭并序 正德庚午歲宇以戶部左侍郎奉命禱雨於山東境內山川道經曲阜瞻望聖林感而賦此辭曰鬱鬱喬林上蔽空兮環抱數里靈秀叢兮於惟先聖巋故宮兮千秋萬歲神遊其中兮陰庇後人澤無窮兮我塞以通曠以聰兮扶世立教伊誰之功兮闕里文獻考卷四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 藝文第十二之十

隋劉斌謁孔子廟 性與雖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逝水流及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摧殘古木秋遺風暖如

此聊以慰蒸求 唐元宗經鄒魯祭孔子而歎 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泣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張說應制奉和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駟過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張九齡應制奉和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為明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韓翃送故人孔公歸魯 魯客多歸與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

惹馬蹄輕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拜親後少婦下機迎 劉滄過闕里 行經闕里自堪傷曾歎東流逝水長蘿蔓幾周荒壠樹莓苔多漫古宮牆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宗師仰素王蕭索風高

洙泗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宋四十五代孫道輔題祖廟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闕家書典墳啓發皆天意非為共王好治居

四十六代孫舜亮咏手植檜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剛影覆詩書府根盤禮義鄉

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木帝鍾秀極勾芒氣爽羣居席烟凝數仞牆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

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疑待鳳凰鱗差闕鞏

甲鞞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官侵不得秦火縱何傷

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榮松卑虛視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真儒迹何當議寵章

吳秘謁林 高天之有文星辰豔穹碧厚地之有文章木秀野色草

木既無辭星辰亦難測詎侔人之文五經為藝極五經王者何豈非

至聖力三才久虛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闈闕天地無

逃數世人猶自惑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職薰香達誠悃滴酒瀝胃

臆瞿然見威容長林聳墳側

邵雍謁先聖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

內妙出世閒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贊易

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無名氏謁林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

裏至今猶屬仲尼家

金党懷英謁林 魯國遺蹤墮渺茫餘林廟歷城荒梅梁分曙樓

霞影松牖回春駐日光老檜曾霑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

問傳家久泰岱參天汶泗長

陳國瑞題尼山毓聖侯祠 巍巍雄鎮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

谷半合金翡翠層巒高插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遶雨臥龍碑碧蘚

封三獻禮成開竚立手捫日月思從容

元謝彥實謁廟 聖道遺宗主于戈隔歲年相傳周禮樂曾是魯山

川日月靈光古乾坤氣象全東家典刑在喬木翠參天

楊奐謁廟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

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流踪跡于

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

王惲謁闕里 庭訓墮渺茫師授悖嚴戒嗟予不惑年行已得夷隘

今歲客東魯似為神所介駕言逐秋風得展闕里拜遙遙魯甸餘汶

水走湍瀨憑軾望雲林鬱鬱佳氣變齊莊趨兩楹奠獻成孤酌歸然

三聖封仰止高泰岱恨生千載後今夕備掃灑披雲睹天日大極開

一畫彼蒼詎能言諄諄聖為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

定乾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為述作萬古賴眇眇聆狗鐸音光化雷雨解

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佩當時七十子授受嚴如待鳳兮嗚幾時諸

子沸秋籟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穉穉愚者甘下達誕者樂語怪軀藏

寶康瓠幹棄清廟彌明倫得不泯而有六經在天高孰可階一氣包

厚載茲遊固難言默契心有會曾中九雲夢吞納失芥蒂循循善誘

詞師也書諸帶細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三桓張公室霸功熾而快

一奢去無復荒陵餘石獅煌煌天乙孫膚敏半冠蓋德傳慶自修道

大勢能邁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海不隨梁木壞歸侍

金絲堂持齋聞馨欬恍如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聽肉味忘

一喂詠歸寫遺音風雅變靡耶一簞老東家吾知其樂大遲遲不忍

去寒日下蒼檜

趙孟頫題擊蛇笏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

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奮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

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絕勝象牙堆滿牀

張起巖謁林 迢迢魯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崗重甍屹元宅

交柯轟雲霄文楷閒蒼柏翁仲儼儀衛齋廳敞虛白境土自清曠密

樾不容隙巢居絕禽鳥叢茁無寸棘苔蘚帶堅垣草露濕寒碧肅躬

款崇闕屏氣前踧踖高陵遂瞻仰素願愜平昔聖裔借守長聯翩來

接跡羅列儀雍容奠拜助登陟慨然渺深思碎容宛如觀徘徊凝睇

久景慕遺歎息緬想萬世功綱常賴扶植林林區宇內孰不沾聖澤

宜哉子孫枝蕃衍挺珪璧百代如一日附隴守宗國欲歸重躋躋歷

覽撫碑刻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飭風厲示多方鐫銘有穹石

揭俟斯謁林廟 峩峩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

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浹維彼聖人教之誘之凡厥庶民則

而效之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庶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被其服孰秣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侑之聖人之宮其音洋洋其趨踰踰其臨皇皇聖人允臧商民圖之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由聖

葛邏祿迺賢孔林瑞槐歌 闕里陰陰槐樹古百尺長柯挾風雨密葉蟠空擁翠雲深根貫石流瓊乳蒼皮皴紋異常天成篆籀分毫芒游絲縈錯科斗亂雲氣飛動龍鸞翔羸秦書焚土坑穆幾歎遺經藏壁屋千年聖道復昭明喜見文章出嘉木神明元胄嗣上公雨露滋沐深培封清陰如水石壇靜彈琴樹應歌薰風

趙鼎手植檜詩 擢秀真儀宅垂陰數仞牆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鸞鶴翔躬師禹稷草難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團欺漢武柏愛掩召公棠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恩仁感樵牧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

子孫昌

周伯琦謁廟 闕里宜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恩殊天語頒中禁星軺發上都內廷香繞案光祿酒浮壺持節專對于原慎載驅秋陽晞稼穡畫路走槐榆歷歷由濟汶行行望泗洙岱宗標近甸魯殿沒荒蕪不見三家宋惟餘五父衢祠嚴柔日逼林近絕晨趨廢堞依修阜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闕反宇周阿峻迴廊百步紆蛟鱗蟠玉柱螭首響金鋪庭迴榭千尺壇虛杏數株省牲新雨霽釋奠舊章敷闕戶陳籩豆登歌應瑟筭尊居元聖儼侑食列賢俱興頌鏗珩珮周旋顧履綯裸將宸意達祝告下誠孚明燎輝雲陸祥熏集寶鑑共觀周禮寧數漢規模似續於今盛欽崇自古無繚垣隆象魏穹石峙龜趺萬卷牙籤秩雙亭翠竹扶山川光拱揖泉井澤沾濡推本尊師道題名迹廟謨佇看支東帛豈復歎乘桴制作先東魯朝廷用大儒愚生亦多幸歸上孔林圖

明貝瓊送衍聖公還闕里 星劍光芒萬丈騰賜書連舸出金陵應違青冢天將雪馬渡黃河夜已冰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奮車自唐升喜聞手植庭中檜翠接東蒙第幾層

六十七代贈衍聖公題杏壇 魯城遺跡已成空點瑟回琴想像中獨有杏壇春意早年年花發舊時紅

又祭尼山 長驅一任馬蹄穿不到尼山又幾年遠近峯巒疑黛色高低草樹起蒼烟西風墜葉迷寒徑落日飢鴉噪晚田洞入坤靈思聖祖千年遺事逝如川

又尼防書舍 盤石垂蘿何處家山深茅屋隔烟霞幽人讀罷無餘事紗帽籠頭自煮茶

又登舞雩臺 春服初成候同行沂水隈欲求曾點志先上舞雩臺仰止懷先達遊歌啓後來鄉民瞻望處童冠幾人回

吳寬味手植檜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猶存所存非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籍文字烈火經羸秦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羣羣木繞庭際合抱如雲屯尋常豈得似隱然成旋文端如人索綯微纒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凡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遙瞻失嶙峋

汪舜民謁林 杏壇北去無多路秦嶽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收閒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迹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斯人

金湜謁廟 復壘重崗走百靈堂堂東魯建宮庭千年道德垂天地萬古文章炳日星泗水遠連洙水碧尼山常對泰山青入門端拜秋陽裏正脈追尋在六經

李東陽新廟五章 巖巖秦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于前略 新廟既構其楹孔昭如輻斯輳如樾斯茂若

鑽若繡惟功之茂厥有加于舊 惟天降災鬱攸是崇惟斯文之炯
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 廟祀伊叔帝命孔肅
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彙盛册祝子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
懃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臨享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亨厥屯
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

又謁林 古木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沾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蹕
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叢樹裏無路可尋看

又謁尼山廟有述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峯坤靈在其西顏母在
其東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蒼黃設俎

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棟半已空丹青剝像貌暴露埃埃中
因之起深痛蹙額面發紅荒苦臥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

制本穹窿與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
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臺彥感傷傷

遺踪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為我迴青驄

又尼山春曉圖 濛濛尼山雲忽忽天向曉微遠峯露拖沓層城
繞海日出漸高浮光動林表環看萬家村俯視一飛鳥上公圭裳胃

興與巖谷香丹青得形似指點入幽眇回首宗顛誰云界山小
又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烟火無庵

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
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李兆先謁廟 日色荒涼秋氣陰斷碑遺火費追尋空亭漫駐前朝
蹕敗壁希聞太古音道德祇應天作配衣冠時有士如林宮牆不逐

飛烟滅依舊瞻依萬仞心

能相謁廟 關里環洙泗新城喜屹如今為天子使背讀聖人書文
獻徵商後園陵訪魯餘徘徊不能去日暮強登車
又咏手植檜 夫子庭前檜傳來夫子栽霜皮皆左紐野火漫餘灰

翠色滋壇杏此根上石昔斯文應未喪重發待時來
劉大夏謁廟里 數仞宮牆聳大觀古今人物及門難自憐老去頻
翹首卻喜東來一倚欄棟宇巍我高秦嶽江湖迢遞望長安使臣不
解平河術敬把遺經仔細看

李時送行聖公還闕里 聖主臨雍出紫宸上公承召促朱輪衣冠
兩度逢殊典禮樂千年重大倫聽講坐依龍衰近拜恩歸賜錦袍新
歌成振鷺情何限東望尼山萬古春

陳鳳梧登奎文閣 嗟我傑閣入宮牆上有雲梯百尺長丹碧九霄
明日表牙籤萬軸映全光滄溟俯視東洋外岱嶽平臨北斗傍何幸

登高豁心目願從聖道竊餘芳

儲確咏手植檜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荷與千年檜乃此枯株
存想當翁鬱時羽蓋魯東門坑焚幸不及白兔迹狂秦豈無四方樹
楷杏難為臺上無鸚鵡巢下免螻蟻屯鱗皴苔蘚跡茫昧科斗文云

孰紀顛末嵌壁書八分我來劫火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歎
傳成均南枝幾時復青帝將東巡豈伊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干
霄姿鳧嶧爭嶙峋

喬宇謁廟 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
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平土花瞻望宮牆空
偃僂敢從滄海問津涯

陳沂謁廟 憶昔尼山下栖栖數畝宮服從周典禮官作魯司空道
起春秋日功垂宇宙中子孫千萬祀不與帝王同

又謁林 路出防山外林當泗水前五衢知墓隧四尺表封阡植木
風霜舊題碑世代遷降神周魯日河嶽尚依然

林庭榻謁林 曉漏疎星候啓關朔雲晴日獨登壇素王祠下頰檜
首洙水橋邊更倚欄龍輦路深苔蘚合鶴巢松老露華寒青山玉匣

知多少陵谷桑田竟渺漫

楊維聰謁林廟 驚風飄寒雨秋杪淒重陰徘徊魯故墟榛莽成荒
林靈光亦已廢闕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無何崎嶇往昔講禮徒
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茲墜緒誰復尋履鳥化既久絲竹無遺音仰
瞻數仞牆惕厲感我心

張壁謁廟 岱嶽仙源路文宣闕里祠乾坤開鉅觀天地壯巍基臺
殿明丹雘宮牆敞綠瑤參天搖檜柏盤石隱龍螭寒落空壇香旌
老檻芝晷山森畫障虹寶照瓊壘盡奎文閣我我王篆碑秘藏還
劔鳥流聞尚金絲帝道元同大王封本自宜靈光餘斷瓦鄒嶧但荒
藥尼父家常在丹書誌不移故多神鬼護寧受雪霜欺歷代文加厚
明朝寵更奇日星懸有象洙泗浩無涯末學頻瞻仰茲遊豈夢思三
薰拜元座千古帝王師

又謁林 北上過濟州望竟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憩魯中宅平明
躋闕里零雨灑巖柏淙淙泉石清澄皚霜木白翁仲羅庭堦檀樂陰

窗隙山空淨祠壇樹老斷荆棘神路遂且長享殿丹以碧拾級轉透
迤敘在還踈踏游衍成壯觀夢想自疇昔山川殊精靈典章豈陳迹
封樹何鬱盤蹕亭幾登陟向來慕勝境及此遂良覲臨眺脛豈稍展
拜氣方息還遶楮木林雨露正培植遙探洙泗水流波乃潤澤有如
聽金絲復若獲琪璧徘徊恆顧瞻鑽仰即修飭天地繪何能泰山有
元石

胡纘宗謁闕里五首 日出登清廟仰見春雲流百拜吞壇下金石
詣深憂衰冕儼堂陛顧瞻心悠悠天不生尼父斯又將焉求 春雲
覆魯阜紫氣生尼山奕奕素王宮死在海嶽開海深不可量嶽高不
可攀鳳鳥復何處洙泗空潺湲 巍巍登宮牆肅肅列冠裳穆穆啓
遙殿翼翼瞻崇堂雍雍餘禮樂郁郁昭文章悠悠但百拜納納何能
量 兢兢入闕里翼翼登杏壇皦皦美千室楚楚富百官義文不復
作太極誰為端輾轉感麟處絕筆有餘歎 暮依鳧嶧山曉循洙泗

水杏壇浮白雲蒼檜獨旖旎但見宮牆高不知室家美恢恢詔百王
顯顯垂千祀

方遠宜寒食謁孔林 參天樹見心喪日翳草亭知駐蹕年千載蒸
嘗又寒食願分新火讀遺編

施篤臣謁廟 平生寄跡華山下何意乘槎泗水頭天為杏壇雷雨
露人從老檜見春秋西周不返東家在喬木依然故國休無數殘碑
讀不盡更將宜父問虛舟

諸大綬謁廟 平生常念此心同何幸親瞻數仞宮身以周流回叔
季道從祖述契洪濛綱常日月明天上仁義江河沛地中仰止慙慙
陳澗藻鄙夫欲叩愧空空

唐順之送行聖公助祭太學歸闕里 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
觀周室禮去入魯王城新袁山龍炫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
示諸生

劉應秋孔林紀勝擬古 鬱鬱園中柏青青池畔草春山日以榮秋
色何曠曠泰嶽峙其巔長河繞其抱九龍為之御合沓揖五老千載
臥麒麟百代薦芳藻蒼蘚殘寶象煙樵浮古道人世有凋謝此物無
朽槁聖德乾坤大封邱神所葆久矣踞靈光何須說蓬島

龔勉恭謁闕里 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宮牆揚來入東魯敬謁闕里
堂廟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垂教澤金玉聲鏘鏘手檜握元化
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道實同天地長五十愧無聞對此徒望洋敢
不益努力尙趁秉燭光

鍾羽正孔廟手植檜歌 君不見夏松殷柏杳不傳豐鎬棧樸隨雲
煙斯文一緒天未墜聖庭古檜獨依然憶昔栽檜初翁蔚清標灑灑
超羣卉香葉時籠蓬掖衣芳柯橫染芝蘭氣我師曳杖杏壇東羣編
把向綠陰中化雨秋陽陶勁質回琴點瑟鳴春風邇來二千三百載
老幹龍鍾羨猶在冰霜剝落操九堅雷電憑陵節不改螺旋龍甲萬

回紫昂藏砥柱仰孤撐亭影對東山靜脈脈津含泗水清恍忽枯
榮關氣數興衰人代如朝暮忽龍何論大夫松姿姿誰數將軍樹大
造滋培歲月深萬靈呵護向崇林肯將婀娜媚俗目祇以孤高表烈
心凭欄不敢輕拂拭再拜彷徨歎其側歸來古道滿眉睫千蹊桃李
無顏色

李陰謁林 暫稅風塵駕來茲謁孔林洙流尚清淺楷木正蕭森日
月存吾道蘋蘩薦此心因之瞻泰嶽終古並欽盃 歷年已千祀高
冢自攸寧道在天齊壽神棲地轉靈胎禽披柏翠石獸鎖蒼青輦路
今猶在宸遊定幾經

戴燦謁廟 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泰岱巍巍垂俎豆
秋陽皜皜照宮牆堂虛似有絃歌響槍老真看手澤長用世自憐經
術拙羞稱弟子及門行

畢懋康謁林 洙泗濼迴兩派分泰山龍護素王墳傳經已化三千

士執贊難逢七十君室築空場生蔓草樹連華表鎖寒雲高山仰止
勤瞻拜敬向春風薦馨芹

沈應奎謁闕里 混沌一大劫古初開鴻濛義書文字祖唐帝天之

中虞夏傳典謨元氣猶融融商周遞放伐帝降為王風文王邁至德
姬公奏膚功大雅忽摧殘河洛悲鎬豐西京不可復滔滔日已東天

縱我夫子萬靈慕其衷祖述兼憲章道德彌穹窿周流轍欲徧問津

途何窮歸來洙泗源廣座芝蘭叢鑪錘庶品日月還太空千秋照
長夜六籍牖羣蒙獲麟兆素王誅意被奸雄挺挺祠前楹脈脈象外

通此道不可知夫豈人之工低徊壇宇下仰止徒忡忡歲月嗟自虛
人代鮮有終吾生不可棄何事如蒿蓬私心愧宮牆佳鬼萬勿崇

黃克纘謁廟 謂山豈高其巔可陟謂海蓋深其淵可測惟我夫子

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充塞為萬世師為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
非德嗟我小子實鮮知識早歲論法垂老未息如窺堂奧尚阻於闕

茲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徘徊廊廡有嚴有翼禮非
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
甘棠封殖非物之懷惟德是憶况我聖道飢渴飲食人之懷思孰能
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
詩以責躬莫之敢飾

王在晉咏手植楸 古楸凌霄自手移靈華高揭離奇秦皇漢武
留松柏未許文壇借一枝

劉敬業登奎文閣 廟庭松楸幾經秋奎閣凌霄瑞氣浮檻外龜蒙
元並峙簷前洙泗自交流千年道統高雲漢六籍又光過斗牛聖里

歸依心目開非同王粲漫登樓

李恪謁廟 魯城佳氣曉蒼蒼萬古千年夫子牆斑剝斷碑苔繡碧
蕭瑟古木露凝香道高直與登天迴澤遠還同觀海長從倚宮門空
外望於今猶自愧升堂

六十三代孫貞棟詠魯壁 漢魯王餘好土木斷雲掘霧平山谷金

絲萬古有高堂寂寂靈光秋草宿
國朝施閔章謁闕里廟 朝登泰岱顛手探金泥策暮宿曲阜阿側
身洙泗席官廟煥以魏俎豆爛有赫中庭維杏壇楸柏參天碧禮器

陳鼎彝圖書雜琮璧慚非顏閔徒勉旃思踐迹斯文今未衰靈爽炯

不隔肅雍視几筵四壁響金石再誦高山詩詠言矢無欺

又夫子手植楸 靈楸無枝葉虬龍百尺長何人見榮落終古一青

蒼元氣收東嶽孤根接大荒遲回思手澤俯仰愧登堂

又子貢手植楸 不辨何年植殘碑留至今共看獨樹影猶見古人
心閱歷風霜盡蒼茫天地陰經過築室處千載一青襟

吳懋謙謁闕里廟 東岱留元氣青齊攬大荒杏壇開禮樂洙水爛

文章廟貌存天地神功接混茫龜峰原尊尊泐解自蒼蒼琛帛來羣
后簪纓謁萬方禮容陳俎豆堂壁隱絲簧次第春秋作絃歌雅頌彰

幽幽琴操古擘擘玉書祥變圖觀猶盛羣編秘已揚蠻方驗枯矢土
木辨獲羊期懼恒如此嶙峋不易量一麟傷躑躅兩觀削披倡豈但
垂千禩兼之啓百王几筵度帝座弟子列鴈行禁籟能龍靜周廡楹
柳防璇題羣嘯繞檝栢列星張紫氣通閭闔青霄下鳳凰風雲臨畫
檻日月麗雕梁柏影參天出松陰匝地涼翠巖射朱碧銅瓦雜丹黃
老檜風霜積傳聞手澤長根深蟠偃蹇葉落北與亡圭瓚從高殿葱
珩竚兩廊琪苓微異瑞蒼草茁新芳穆穆彝舊斑斑鐘鼎光土花
鎔縝栗金液潤精良制度非秦漢雕鏤紀夏商累朝咸駐蹕大祀各
蒸嘗協理靈旃肅滋萌景物翔掄金紅霧揮振玉燦煙香瞻仰分今
昔披帷儼異常千春綿奕葉萬國動冠裳禮讓猶存俗詩書在此鄉
穹碑驚赫烜

御筆倍輝煌意趨踴後欣逢盛典將精心仍可托道澤渺難忘西苑
聞清磬南樓帶夕陽鶴鳴空海甸鹿跡徧宮牆曠代昭禮祀明燈奠

玉觴祇躬兼浴德精首頌明堂
宋慶長謁至聖廟 廣殿同天闕崇階是辟雍岱雲連睥睨奎宿映
芙蓉古檜凌霄出喬林積雪濃雕欄栖舞鶴繡柱起蟠龍閣峻書盈
帙壇高級幾重三千難辨族七十盡鴈封竊璧疑張伯聞音駭魯共
碑鐫

天子詔謁示聖人容禮樂蒸嘗備衣冠鷄鶩從明禮萬世肅至道百王
宗泯泗源常遠防尼秀所鍾霜飛寒碧瓦漏靜徹金鐘景行當年志
趨瞻此日逢微官原

帝簡拜手暫辭農
勞之辨陪祀夫子廟敬賦 闕里開于聖明禮饗百王遺文周柱史
古殿尊靈光俎豆家風舊詩書食報長

與朝崇禮教釋奠重膠庠束帛由
中賜劍羹出

尙方葭灰初應律黍稷告盛篋松柏非秦漢尊魯本夏商笙歌傳廣樂
箛舞儼趨踴劔珮陳清廟衣冠萃講堂衡文來泰岱持節拜宮牆九
獻儀方肅三終夜未央牲牲榮受酢醴酒酌盈觴喜見簪纓盛還飲
道德昌園陵多杞棘壇坵不滄桑洙泗長流水龜蒙自夕陽登山與
觀海天地大文章

顧炎武謁廟 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彖繫吾志在春秋
車服先公制威儀弟子修宅聞絲竹響壁有簡編留俎豆傳千葉章
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老檜富庭發清洙繞墓流一來
瞻闕里如得與從遊
朱彝尊曲阜晚眺 徑轉通油幕林深護石苔夕陽新雨過春杏舊
壇開入廟車猶在看碑日幾迴東城寒食近不上闕雞臺

李振裕
皇帝親祠闕里雅十二章并序 岱宗尊聖也

皇上文德武烈震揚域外海隅晏安民有禮樂絃誦之習蒸蒸嚮風迺
循覽諸俗還過闕里以太牢祀孔子禮儀致敬資子有加詠歌其事
而作詩以賦也 岱宗巖巖遐邇通具瞻登封受命上帝是監維嶽降
神篤生尼父大道昭明炳焉終古 於皇
時清繼天立極累洽重熙與民休息苞葉既除干戈永戢偃武修文
風行四國 歲維甲子歷起上元翠華南指旌軒雲屯肆觀東后百
辟駿奔頽臨日觀傍矚天門 泰山之陽曲阜之宅萬乘回鑾聖門
是式奕奕本支恭迎清蹕下輦升堂祀典攸秩 軒縣鞀矣樂具奏
矣尊魯既陳饗醴侑矣俎孔碩矣

天子獻之豆孔庶矣
天子薦之 祝史有辭我

皇黼藻曰萬世師揭此顯號華蓋九旂于飾于廟姬公孟子亦越奠告
皇曰噫嘻相子肆祀濟濟臣工莘莘胄子布席橫經披陳奧旨圖橋肅

聽碎容有喜

皇步泉林厥流孔泚

皇撫檜文厥枝孔虬想之植之曰惟尼父

皇心愉愉爰紀爰賦

帝恩優渥零露灑灑流根潤葉受祉無疆匪曰賚之孔氏之光斯文不

顯邦家之慶 泗水湯湯孔林蒼蒼文草靈著輦路之傍樵蘇有禁

舊不踰頃今也廓之數兼常等 奎畫有煒垂象神宮取彼琬琰是

琢是龔豐碑百尺峯嶽大東歷年億萬與岱比崇 維山有岱維天

有漢

皇德是峻

帝文是煥大道彰矣治化翔矣日月星辰慶重光矣

鄭重恭紀

聖駕幸魯 角海發弓日龜山植壁年雲旗千仗出行殿八風宣肆觀

來虞牧封泥陋漢編明堂開左个洙水溯長川景運文昌耀儒宗

帝德全宮牆瞻數仞俎豆接羣賢警蹕鑾輿降威儀玉步虔百王尊莫

尚九頓禮無前魯殿施宸幄奎文肅講筵翼經雙夾轂闕異獨乘權

撫檜文仍在披圖貌儼然何來雲煥棟知是筆如椽鄒魯連山近顏

曾列座先景行光後裔

欽命永承乾大野初回輅深宮更麗篇碑當霄漢上氣入斗牛邊聖嗣

開弘館羣才彙廣淵臣鄰叨侍從詞賦適甘泉統向中天接文從墜

地傳作君師亦備王道頌平平

李澄中恭紀

皇帝幸闕里釋奠 前年甲子十月時

皇帝問俗先尊師諸侯朝會泰嶽畢翠華更指泗水湄左臺右社兩觀

出層城曲阜何逶迤登堂禮器制度古山鼎玉豆兼鼎彝麾首尾

雜絲繪應發響答笙管吹翩翩翟籥自萬舞猗那歌頌無參差我

皇臨獻肅再拜微風不動揚靈旗於昭至聖儼陟降馨香明德遙相追

杏壇卓立懷英字書藏魯壁聞金絲老檜依稀記手植風霜剝蝕苔

解皮旋紋屈蟠金鐵骨着鱗怒出虬龍枝更遶輦路謁聖墓石壇一

望形燭紫千章喬木絕鳥雀梢旁刺有叢生著真宗東封駐蹕處至

今亭子雷道規

宸章高揭懸日月十行仰睹爾雅辭詩律賦記妙風格天葩燦爛雲霞

垂鳳蓋

賜出表異數

御額題作千年基廟中玉節寒旂旒檐前金雉春歲蕤鬼神歲歲共呵

護屏除木魅奔妖螭世官博士逮四子元公道愛分諸姬

聖朝名器豈濫與要為吾道存網維漢帝太牢誌過魯真觀釋奠弘唐

治豈若吾

皇蘭精一修明經傳文在茲幸逢盛典愧揚厲恭頌雍明堂詩

蔡升元恭紀

皇帝釋奠闕里詩 岱郊成禮不封巒問俗江淮雨露寬東望泮林連

雙相南來車騎

勅祠官衢通五父循牆入

詔許諸生夾道看知是

王心恆主敬稷門乍到便停鑾 洙水橋迴帶路存大庭雲物接松門

槐檀樹底林無刺甌甌祠前鳥不喧井稅新蠲今歲賦墓田重拓舊

時原自封黃玉千年後未見僂崇若

至尊

陸肯堂恭紀

聖駕臨幸闕里十二首 升中日觀下星衢簞道風清

睿覽紆不獨方行周海岱須知演孔得真圖 揚葭伐鼓泗源迴五色

仙雲夾仗開魯國三千圭寶士一時歡沸

屬車來 金絲堂近傳王宮五鳳遺軌嵌壁東

玉趾升階陳祝册香壇進爵恰宮中 儀象山尊自漢時軒懸翟舞奏

清詩太牢祠魯尋常事釋奠曾無九拜儀 上公奉席儼橋衡詩禮

堂前講義呈此日雍容陪勸誦親聆

天語誨諸生 檜樹靈根不作芽琳瑯金石淨音花

聖心飲水尋真樂愛向庭陰汲井華 曲莖御蓋引旌旗日射暉瓏樹

影疎

特勅中涓留魯殿萬年長護素王車 大庭遺庫墓門通甌甌壇前楷

木風縱是前朝曾駐蹕不聞拓地至千弓

賜衣賜爵莫恩殊更

賜今年一縣租博士特官元聖後莫崇盛禮百王無 因懷禮殿念賢

居銀榜高懸映紫虛不是東巡

親御魯如何寰海降

天書 燕山白石於霜琢就交龍額更長藏入檀車來闕里一時奎

壁盡騰光 書成盛典貯三雍百世長應掌 秩宗御笑祥符晏元獻

僅將靈貺頌東封

美宸英恭紀

大駕東巡幸闕里 軒皇垂裳得天紀七曜聚合如璧珠經歲四千五

百六貞元之會今同符康紀元

天子聖二十三年文教敷臨雍山振靈鼙鼓拜浴天浮龍馬圖舜千乍

揮荒服靜神輿再投海水枯友議時巡降清問禮官具儀

帝曰俞德音始渙萬物泰所過盡

賜明年和禮崇望告首東岱制度一一準有虞簡行與衛止除道奔走

父老寧肅扶既陞五土事封禪亦笑八駿徒馳驟闕里臨幸有故事

跨漢軼唐禮數殊泉林游泳誇道妙魯門未到心先輸有司宿戒靈

濯陳羹劍飯奠邊脯胸笥鱗虞編馨備和以琴瑟笙箏等樂工肄

成太常部三十六舞紛紜紆是月仲冬日己卯軫中朗概明前植風

和氣喧翼雪早冕旒肅穆中殿須雲霧之儀象二祭器羅列商周

模祝辭親製

皇帝獻告虔幣嘉酌清醑贊稱九拜獻三跪此事今有古所無烟燎既

舉神洋洋千官並起鏘瑤瑜

皇帝更衣御行幄廬傳進講駢生徒如聆金石壁中奏復見詩禮庭前

趨諦觀象設展圖繪始知妙手神明俱

帝乃載歌歌五言音成雅頌文典謨摩掌手植生意盡化工迴幹欣重

蘇鸞旗北指廟扉闔義和停轡儼未哺墓門高敞大庭庫石梁徑渡

城陰洙千年隘道絕荆棘四方移種饒檀榆黃玉一闕不復見惟見

羣雀鳴相呼舉酒三酌復再拜草間翁仲聞都吁靈著目擊心自契

陰陽變化誰能摹六師久嚴先輅動

皇情欲去增踟躕青雲雷拂翠華葆垂露交輝金榜烏四氏承

恩拜稽首填觀萬姓皆睚眦年廟碑復載往

睿藻揮灑翰墨瀉碑用西山奪玉石白鏘齋運出中帑蓋用琉璃瓦兼

兩樹之金聲門右隅排挾幽局煥長夜晶晶懸日當天衢百家騰恣

仁義塞可憐聖路久榛蕪元和中祇文具漢鑄唐揚空模糊我

皇好道不旁鶩但言魯國惟一儒岐陽嚙陽先後聖覽豈并列寫龜趺

從此膠庠盛經術絃歌詎獨鄒與邾人文化成休氣應陽和鼓動天

地鑪羣臣不知所報答

陛下萬歲長權愉

李斯義恭紀

幸闕里 古廟既釋奠遺寢亦肅拜步自洙水橋回流何澎湃窈窕萬

木聲青葱儼如畫鳥雀不敢巢蒼龍時一掛石壇四十九琳瑯倒金

蓮當年駐蹕亭御氣發光怪枯楷長孫枝隧道惟所屆仰瞻塵

皇情恪恭實匪懈尊師

賜田宅坐兆拓昔隘從茲億萬年風雨護靈界

彭殿元恭紀

聖駕幸闕里

聖治文德敷九域咸洋溢欽明煌煌雪濤哲協舜日道德景前修詩書

崇四術東封告成功南狩問民疾

回鑾過闕里躋堂撫琴瑟惟茲魯一人人生民未有匹生當姬周季憲章

而祖述刪訂萬禩功制作百王則我

皇紹道統異代如一室龍輅駐杏壇圖橋歡耄耋濟濟趨千官洋洋舞

八佾肅拜親几筵羹牆殆髮髯斯文信在茲日月中天揭訪道問腔

响祠真崇太乙何如東魯尊陋彼老與佛卓哉

聖皇軌巍巍洵超越

六十七代衍聖公毓圻恭紀

聖駕臨幸闕里

文治高千古

神功冠百王昭回儲玉斗廣運叶珠囊

鴻業方頻廓丕基卜永厥威孤除契驗戰艦靖鯨鯢德比天中盛恩流

海外滂車書同朔漠候尉過氏羌瑞獸馴靈囿珍禽獻越裳馬牛弛

服馭琛賚競梯航至化從箕畢休徵備雨暘巍巍難可並蕩蕩莫能

詳沐浴

皇風暢謳歌

帝力忘郵隆看己治軫念尙如傷肝食恆無逸宵衣每不遑量元齊覆

載手自致安攘濬哲謙彌著欽明抑愈彰右文窮學海稽古發書倉

遜志期終始虛懷樂就將拜言宗夏奴主善法殷商洙泗儒風在春

秋教澤長麟書先紀瑞虹玉晚徵祥汲汲恆忘老栖栖竟舍藏漫占

龍德隱寧問鳳歌狂吾道雖云否斯文幸未亡六經昏室燭一貫濟

川梁運啓千年

聖心符數切牆遂煩

天子駕遠過素王鄉拜洛堪輝映遊河庶頡頏巡行時正泰順動月逢

陽馳道寬旌出期門羽衛強龍爭扈從襄鄂效動勳繡陌三驅遠

銀河一帶杭恬波憑竹箭阜俗勸農桑巡歷句吳徧迴鑾泰岱旁六

龍雕玉轡八馬赭絲韁帳殿榮光護帷宮瑞靄翔清流經汶濟碧嶂

指尼防典禮咨宗伯威儀飭奉常先期虔滌濯經月肆筮贊企望卿

雲近遙占湛露灑和風冬暍暖晴旭曉滄涼菡萏金根動威蕤繡幃

張虎黃黃袴褶豹尾綠沉槍會升蠟燭燦華翎孔雀揚光民欣抃舞

五氏競趨踰鷲序班初合葱珩佩有瑤璆遊行緩緩

宸眷喜洋洋夙戒棲神宇修誠候

帝閭闕宮晨乍啓庭燎夜相望月轉觚稜黑烟籠玉碣蒼導從門左个

位設殿中央穆穆

天容泰安安

帝度莊元臣鳴劍佩髦士奉圭璋奕禩尊曁古千秋俎豆香音容瞻對

近左右駮奔忙信以頌繁薦馨傳錡釜湘牲牲怪昭博碩黍稷告豐穰

律應雲門奏聲和嶰谷篳貫珠成翕繹村石協鏗鏘綴兆舒還疾麾

幢偃復抗金危浮桂醕玉瓚酌椒漿大祝陳嘉幣司筵薦吉璜初行

九拜禮式煥兩楹光象設旋披幄龍躡儼在牀畫圖環轍蹟琬琰撫

牆匡曠典崇師表隆規邁漢唐實躡傳結構銀榜倍燁煌

恩撤鉤陳仗榮畱曲蓋黃每敘逢盟薦長許侑丞簪更

御經筵座還升詩禮堂明新歸至善又象本乾剛異命何諄切臣心倍

悚惶遺蹤承顧問敷奏指微茫老檜如金鐵孤根耐雪霜泉餘寒井

深杏傍古壇芳漆簡留殘壁丹書缺閉房豐碑羅最巖傑閣祕縹緗

仰被龍光渥重臨馬鬣荒已叨紆日馭更荷酌霞觥俯仰公西誌徘徊

徊端木場蕪蒼枝見采文章蔓經量林內禽知避亭邊楷不僵檣檀

分幾種翠柏擁千章叢少豺狼穴衣無棘刺妨

一人迴顧盼萬彙盡殷昌亦主東家壘頻膺

北闕慶遭逢真不世優渥愧難當裴寵松筠節輝騰綽楔坊

頌詩追雅頌

賜賦陋班揚乍捧豐貂笏兼承獸錦筐精鏗天地寶祕簡日星芒子姓

蒙甄錄蒐羅到桷杲錫租先下

詔擴地旋除糧頌溢奎婁野

恩尊上下庠涓埃何以報高厚固難償芹獻同田父葵傾祝我

皇綿綿增寶歷秩秩衍銀潢卦定呈龍馬巢應下鳳凰大和盈宇宙景

運屬明良願之千春酒恭稱萬歲觴謠吟歌有截舞蹈誦無疆

查昇直南書房觀

御製闕里碑文恭紀四首 秘殿花陰轉綠苔身隨冠珮到蓬萊巍哉

鳳閣星辰近炬赫龍函日月開義舉六經歸典則文成五色象昭回

珠林玉册光千古天上親曾一睹來 奎章寶墨灑宮牆制作昭垂

適百王一代儒林增潤色兩楹俎豆有輝光鸞迴

御帖晴雲濕螭護豐碑翠蘚香漢蹕唐封安足並

聖朝文治繼軒皇 宮簾長日午風清細帙紛披雪蘭明楮上虬蟠方

詰曲行間鳳舞必縱橫銀鉤鐵畫神常健抉石奔泉勢自成想見

御屏宵旰暇麟毫灑落瑞烟生 列宿中天拱帝車翠華曾幸素王居

懸題已賜龍鸞額伐石重鐫琬琰書

聖學孳孳扶道統儒風習習返皇初微臣幸際休明日拜捧

天章近玉除

下永式奉

勅齋

御製碑樹闕里恭紀 巍巍堯德不可名天地得一皆清寧曩言跋矢

武功定手揭四海開文明圖書龍馬凌波至

玉輅東巡輻五瑞迴蹕親登闕里堂道源直濬通洙泗淋漓

睿藻何煌煌日星炳耀飛天章龍舉鳳蕭灑

宸翰登三成五超前王自愧不才同檝棘口啣尺一來鳧曝不刻之杲

頌德碑獨攜星渚支機石河伯效順屏翳趨衛河十日長風吹百尺

磨崖切雲漢千鈞厚載連坤維金椎鐵畫工俚手靈鼈扇蟠科斗

繼往開來魯素王長與穹碑同不朽憶昔弱冠登王衢委蛇出入承

明慮曉日濡毫立螭陛秋風侍獵隨鸞旗何緣盛典還躬遇

帝德師模兩昭布東山嗟我泰岱高億萬斯年綿

聖祚

六十三代孫貞瑄夫子手植檜六章 文檜一章左旋其理厥體斯

直厥影不倚 文檜三尋萬木亞其尊天挺厥幹地厚其根 手澤

恒新世莫稿之振古特立神式保之 潤以雨露澤以風霜本支萬

億永庇無疆 樹之楷模貽之準標運有滄桑兆之枝條 靈怪驚

伏奇詭震聞莫敢或託之匪子所云

顏光猷舞雩臺 春暮臺高露未晞桃花飛漲掩荆扉當年童冠隨

遊處惟有空城獨鳥歸

六十七代孫毓堦唐槐 孤潔唐年樹青真漢殿幽山河同不老兩

露合長流側有松風入根無蟻夢愁最憐殘暑退花映古城頭

又漢柏 魯王宮已沒翠柏尚含情何代移新甫於今傍大成名因

易世古幹以飽霜輕殿閣微風起蕭然萬壑清

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恭紀

幸魯盛典書告成 焚香焚几閱瑤編彷彿金聲擲自天綠字赤文成

此日

翠華仙仗記當年道心想見

宸心契祖澤長蒙

帝澤宣顧問杏壇頌太息手攀遺檜一周旋鸞旂半駐圓橋外講幄曾

開舊宅邊採納遂兼風十五雍容看奏禮三千鴈行鷺序如聯翼聖

裔賢孫得並肩異數特留隨蓋新恩仍擴護林田卽今廟貌輝丹
履終古穹碑盡紫烟末系自慚無報答夢魂長繞

玉階前

又舞雩臺 郭外臺猶在清陰可息機俯臨沂水闊遙指岱宗微吾
祖曾遊憩先賢自詠歸至今留物色不共晚雲飛

又漢柏 老幹何貞固由來異物情參天無曲影拂瓦作秋聲歲月
窮偏古風霜飽覺輕遙憐武侯廟萬里氣同清

又唐槐 憶自開元種盤挈勢若虬蟻封何代徒兔目到今留蔽日
常疑雨含涼不待秋靈根蒙聖澤長峙殿西頭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 藝文十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二

聖門弟子第十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自子石已右三十
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
者紀於左家語弟子解云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然所載顏
淵以下實七十六人古本家語無顏祖今本家語無顏何史記則兼
有顏何顏祖無琴牢陳亢懸臯而別有公伯察秦冉鄒單合二書所
載弟子共得八十八人焉考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者凡七十七人宋
初裁為七十二人大觀間又增至八十二人明嘉靖時復減為七十
六人議論紛紜去取不一我

朝考訂文廟祀典專以家語史記二書為據第黜公伯察而進孟子
所引之牧皮然後八十人之數始復其舊茲於諸賢特著其年各出
處之大槩其言之見於魯論載記者槩不錄至追崇封爵及從祀

配享原委已在祀典考中亦就略焉序次照家語從其朔也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
十二而死于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魯定公嘗問於顏淵
曰子亦聞東郭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
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郭畢
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趣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
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郭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
吾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
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郭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
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
大矣願少進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
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閱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以孝稱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
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曰吾出兼葭之
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
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曾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
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
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不仕大
夫不食汗君之祿夫子嘗以君子稱之

再耕字伯牛魯人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卒
再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行惡而不能掩
其德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爲孔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
我以遺孔子焉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
思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

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彤馬不食粟道行則
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窮究之
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
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
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
爲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子我歸以
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
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
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端木賜字子貢或作贛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初受業爲弟子一年
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弗及也齊景公嘗問曰
子誰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

二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

三

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
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
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
毋太甚乎對曰臣尙慮不及耳臣嘗聞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
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
善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
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
有餘人其孰爲賢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
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
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天
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
是再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士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
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彊禦
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
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荷天之寵不難不悚敷
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
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
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
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
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
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
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
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
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顛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
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
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

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
 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
 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
 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
 則訊欲給則裕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
 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
 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螿不殺方
 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
 親喪則難能也啓螿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
 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親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
 固不足以知賢子貢有口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猛
 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
 止賞得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

爾雅文獻卷四十二 聖賢傳第十三 四

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固圉空虛子產卒國
 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笙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
 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
 之不善乎子又不死臧孫漸而避位終身不出魯定公十五年春邾
 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
 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
 旋進退俯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
 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也亂替也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是年夏定公薨後七年魯人執邾子子曰賜不幸多言而中是使賜
 多言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子曰子為義也
 口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
 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
 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

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
 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
 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
 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高國鮑晏因
 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
 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路
 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至齊
 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
 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
 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
 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
 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
 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

爾雅文獻卷四十二 聖賢傳第十三 五

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
 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
 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
 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
 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
 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
 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
 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
 乘之魯與吳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
 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
 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
 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伐小越而畏
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
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
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
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
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
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
失前人內不自量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
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暴
猛羣臣不堪國家傲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
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

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
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
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傲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
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
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
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
使得修俎豆而奉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
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
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用暴齊而撫周室請悉
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
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虛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
告子貢曰越王欲自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
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

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
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
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
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
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
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
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
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
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
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之初願若強晉以做
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節之會吳太宰嚭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
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夫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

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稟臯之會吳王使太宰嚭
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
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
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即之
會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事既畢矣侯伯
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
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
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
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
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齊
陳恆弑其君簡公魯公孫宿以成叛入於齊魯人使子服景伯如齊
子貢為介先見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

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卑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指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蘇媚吞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做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讓與闔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嘗為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魯人亦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為季氏宰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季孫曰齊師在清必魯故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冉有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齊軍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下人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孔子嘗曰

自吾得仲由惡言不聞於耳初仕魯為季氏宰後仕衛為蒲邑大夫請見於夫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故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既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御請問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矣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且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衛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許之既而二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

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弛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綯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聩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人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聩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孔悝之母伯姬召蒯聩入乃劫孔悝以作亂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蒯聩入立是為莊公方亂作子路在外聞

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公去矣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賁蒯賁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賁懼乃下石乞孟驥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卒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仕魯為武城宰以禮樂化民季康子問子游曰昔子產死鄭人大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矣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夫子之與子產也譬猶浸水之與膏雨乎

下商字子夏衛人鄭康成曰溫國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史記云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作詩序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

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子夏為聖人他日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曰益賜也曰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初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而見孔子曰書之論事

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又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

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蟲夏食而冬蟄藏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皆無角無後齒者皆無齒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皆然乎子曰然子夏又曰商聞山書云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邱陵為牡川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坻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

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夏言終而出于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作春秋以屬子夏子夏傳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又傳禮而毛詩之學亦推本於子夏云

顯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徹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何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懼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曾子性魯卒聞一貫之旨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傳得其宗能通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

經他日嘗自言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

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惟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遠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存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樓題三尺殿殿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初仕於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年七十學名聞天下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既受業孔子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臯齊人齊大夫高氏之族少孔子三十歲古本家語云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有法為成宰成人化之又為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寶子羔曰

君子不隱又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古本家語云四十歲史記云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謂之曰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節也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乃歎曰其

大者乃在此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

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子賤曰民寒耕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子賤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樊須字子遲魯人鄭康成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古本家語云四十六歲仕於季氏
有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古本家語云三十六歲史記云四十三歲為人強識好古道孔子沒門人思慕以有若之言似孔子至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乃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原憲字子思宋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

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思嘗為宰孔子卒隱居衛子貢相衛結駟連

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搢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

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慙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古本家語作長字子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史

記云齊人

南宮适家語作緇史記作括字子容又稱南宮敬叔魯人孟僖子之

子仲孫閱也考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宮又有南宮敬叔顏師古於南

容則注曰南宮緇也於南宮敬叔則注曰南宮适也故明夏洪基斷

為二人以南宮緇括字子容者為一人以仲孫說閱諡敬叔者為

一人又孟懿子亦以父命學於孔子今從祀無何忌又以南宮敬叔

與南宮為一人是弟子之從祀者遺敬叔懿子兩人矣

公哲哀字季次家語作克字季沉齊人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

苟合當世鄙天下多仕於私家者故終身未嘗屈節人臣空室蓬戶

褐衣蔬食不厭孔子賢之

曾點字子皙史記作葢字皙曾參之父

顏無繇家語作顏絲字季路史記云字路顏回之父少孔子六歲孔

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傳楚人馯

臂臂傳江東橋疵傳燕周豎豎傳淳于光乘乘傳齊田何何傳東

武王同傳淄川楊何田何又授丁寬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

讎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漢儒言易者有施孟梁邱之學以漢

初言易者有田何故世以別焦費學謂曰田何之易以孔子卦象爻

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目為章句其實皆本之商瞿

漆雕開字子若史記云字子開蔡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

習尚書不樂仕

公良孺或作公良儒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去陳適衛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畔止孔子時子正以私車五乘從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

蒲人懼乃要盟毋適衛而出孔子

秦商今本家語云字不慈古本家語作丕茲史記云字子丕魯人鄭

康成曰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索隱云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

叔梁俱以力聞

顏高家語作刻一作尅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司馬耕字子牛家語作司馬犁耕宋人多言而躁其兄向難作亂奔

衛乃置其邑與珪而適齊難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又致其邑

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

外阮氏葬諸邱輿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字子期史記作子旗陳人鄭康成曰魯人少

孔子三十歲為單父宰子賤之宰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子

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

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梁鱣或作鯉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古本家語云三十九歲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家語有史記無

冉孺字子魯或作曾家語作冉儒字子魚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史記作幸或作柳或作章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古本家語作處字子皙史記作子析今本家語作子楷魯人少

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古本家語作龍字子石衛人鄭康成曰楚人正義曰趙人少

孔子五十三歲子貢問子石曰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曹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字子亢說文作伉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或曰亢子貢弟子家語有史記無

叔仲會一作增字子期魯人鄭康成曰晉人少孔子五十四歲一云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盡識於壯者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秦人

奚容蒧字子哲家語作奚蒧字子借一作子楷魯人正義曰衛人公祖句蒧家語作公祖蒧字子之魯人

廉潔史記家語皆作廉潔字子庸今本家語作子曹衛人

公西輿如今本家語作公西與字子上魯人

罕父黑今本家語作宰父黑字子黑古本家語及史記皆作子索或作子素魯人

公西蒧字子尚史記云字子上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穰駟赤字子從秦人

冉季字子產或作子達魯人

鄭國字子徒魯人家語作薛邦字子從司馬貞曰邦作國者漢避高帝諱薛曰鄭者字諱也或曰薛邦鄭國實兩人

后處字里之史記云字子里齊人

縣竄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竄父字子象魯人家語有史記無或云卽史記之鄭單也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字子行史記云字行魯人

狄黑字哲之史記云字哲一作子哲衛人

商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

任不齊字子選史記云字選楚人

榮旂家語作榮祁字子祺古本家語云字子頡魯人

顏喟字子聲魯人

原亢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古本家語作原亢字籍一作原桃魯人

公肩定或作公有家語作公肩字子仲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魯人

或曰衛人或曰晉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徒父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或作子有或作子友魯人

燕伋古本家語作級字子思史記云字思秦人

公夏首字乘家語作守字子乘魯人

句井疆今本家語云字子界古本家語云字子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一作少叔乘齊人

石作蜀古本家語作石之蜀今本家語作石子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

邾巽字子斂家語作邾選字子飲一作國選一作邾巽魯人

施之常字子恆家語作子常魯人

申枨家語作申續又作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又作申棠字周或作儻或云字子續魯人鄭康成陸德明王應麟夏洪基等皆以為一人唐開元宋大中祥符間皆以為兩人宋彝尊曰作兩人者是也

樂欬家語作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史記云字叔魯人

孔忠今本家語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子

漆雕哆今本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

縣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云字子橫魯人

漆雕哆今本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

縣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云字子橫魯人

漆雕哆今本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

顏祖今本家語作相字子襄史記云字襄魯人古本家語無

秦冉字開史記有家語無

鄭單或作鄔單字子家史記有家語無

顏何字冉古本家語云以字稱魯人史記有今本家語無

牧皮年字里居無可考家語史記皆不載

述曰史記有公伯寮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明嘉靖初張璁從程敏政

之請以其常愆子路為聖門之蟲滕始罷配食而此左傳有仲孫

何忌及說小戴禮雜記有孺悲射義有公罔之裘序點家語有孔璇

惠叔蘭莊子有常季晏子有鞠語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成

都文翁石室有廉瑀魯峻石壁畫有子服何皆受業孔子其中未必

無可採入從祀者今備列其名以俟後之議禮者考證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二 聖門弟子十三

六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一

自周室衰微孔子不得位退而與其徒贊易象修春秋刪定詩書講

求禮樂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復昭明於萬世而淵源所及或

聞風私淑傳緒無窮或守其遺經抱殘補闕俾聖人之書佚而弗墜

於地是皆功在聖門而崇祀之典之所以特隆也顧前世以來罷復

不一求取指累議論紛紜我

朝博採廷議斟酌參詳自七十子外定為聖嗣伯魚子子思子蘧瑗

林放孟子孟子父激門人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周傳春秋者

三家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漢傳尚書者二家伏勝孔安國禮三家

高堂生后蒼杜子春詩一家毛萇春秋傳一家董仲舒注疏一家鄭

康成蜀儒諸葛亮晉范甯隋王通唐韓愈宋范仲淹胡瑗邵雍周敦

頤敦頤父輔成歐陽修司馬光程顥程頤二程父珣張載載父迪尹

焯楊時羅從彥胡安國李侗張栻朱熹父松呂祖謙陸九淵蔡元

定元定子沉黃幹陳淳真德秀魏了翁何基王柏元陳澧趙復金履

祥許謙許衡吳澄明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蔡清羅欽順

國朝陸隴其凡六十八人其位次封爵及從祀之所由已詳祀典考

中茲特參之前史采其立身明道之大者各為列傳以類相從其序

次一以年世之先後為斷惟孟子及程朱門人則不以世次而各附

於其師之後以著道統至伯魚子思已列世系安國既入家傳者遂

不復述云

周

蘧瑗字伯玉衛人仕衛為大夫衛獻公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

師辭師曹請為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孳於

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將若之何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孫文子遂攻出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獻公在夷儀使公子解告甯喜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復國又三年吳公子札適衛見伯玉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還報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即位使伯玉之楚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為賦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之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蚩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瓊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三

還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驪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

林放字子邱魯人或曰孔子門人述曰蘧伯玉先聖稱為君子而嚴事之至衛嘗主其家徵其行於傳記蓋卓如也而林放自魯論問禮一事外他無所表見先儒但以爲魯人而已近錢塘進士成君城輯泰安郡志獨考其里居甚詳其說曰魯地闊遠以經傳注疏及國語史記水經注括地志諸書證之大約東至沂水費縣西極魚臺嘉祥南盡鄒嶧北抵泰山廣袤數百里

皆在魯封域之內今關里志但言放魯人不能確指其鄉之所在山東通志因之竟州志并佚其姓名不可謂非遺憾考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舊志及他書皆不載余獨謂其可信者三宋真宗命廷臣撰孔子弟子贊主客郎中刁衍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意孔子並時列國名卿大夫及魯多君子知禮者蓋不乏人何獨取例於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乾隆己卯掘地得古碑字畫俱已磨滅惟隱隱見林放及唐太和二年數字此則千年以上之物尤可據以爲信者也放城集舊名放城鎮在郡城東南百八十里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三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

周
左邱明魯人為魯太史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孔子既因魯史記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其有所刺譏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春秋具論其語為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外傳國語二十一篇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威王傳鐸椒椒授趙成王相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蒼漢初為丞相其時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傳誼為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為蕭望之言左氏望之薦禹徵待詔授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咸授劉歆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欽授王莽初此經遭焚書廢滅及孔氏壁經出又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時詔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咸為丞相史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方進質問大義先是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為孔光言光卒不肯唯房鳳王鳳許歆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乘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

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終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書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慈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

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缺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復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
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
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
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達明詔失聖意
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然竟不得立至平帝時始
立學官既立旋廢建武中鄭興及陳欽子元傳春秋左氏學會尚書
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復立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
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真
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
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臣下也
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

關聖文獻考卷四十四

三

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
絃至寶不同眾好故下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
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
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
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蝶躐微詞以年數小差擬為巨謬
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
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
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般周公不當
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
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民間時聞衛太子好
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
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畧分
明黑白建立左氏釋解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感使基業垂於

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
召見俛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
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
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太常選博士四人以元為第一帝以元新
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譴譁自
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卒光武重違眾議遂不復補左氏復廢賈
誼八世孫徽嘗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作左氏條例二十一
篇徽子達傳父業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為解詁五
十一篇永平中獻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閣章帝即位降意儒術特
好左氏傳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使達發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達於是擢出左氏三十事上之帝嘉焉令達自選公羊
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由是左氏復行於世而鄭興子
眾亦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子安世能傳家業世遂有

關聖文獻考卷四十四

四

鄭賈之學自外孔奮服虔類容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鄭康成之
徒皆傳左氏魏世則王肅董遇為之注晉杜預立功之後殫思經籍
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唐貞觀開孔
穎達等奉詔修疏永徽中長孫無忌等上正義三十六卷
公羊高齊人口受春秋於子夏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
壽五世相授至壽傳其弟子齊人胡毋生生著於竹帛為漢景帝博
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
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時武帝尊公羊其學由是大顯董仲舒弟
子通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及東平嬴公而惟嬴公為能
守學不失師法以授東海孟卿魯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東海嚴
彭祖魯國顏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
矣孟卒二人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
王中中授同郡東門雲公孫文文徒眾尤盛顏安樂授淮陽冷豐淄

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琅邪筦路賈禹始事
贏公成於畦孟授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
顏氏復有筦冥之學筦路授孫寶冷豐授東海馬宮琅邪左咸咸徒
眾尤盛後漢任城何休作春秋解詁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
意作公羊墨守晉王接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義乖謬乃
更注公羊春秋徐彥又撰疏三十卷彥不知何時人或曰唐貞元長
慶後人

穀梁赤顏師古曰名喜阮孝緒曰名倣字元始魯人受春秋於子夏
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
博士漢武帝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
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漢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
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問衛太子
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

五

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
為諫大夫選郎十人從受千秋死徵江公孫為博士江博士死乃徵
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
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
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
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
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義對
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徒眾
尤盛始更始事千秋受穀梁學傳琅邪房鳳而江博士又授胡常常
授梁蕭秉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晉范甯以穀梁春
秋未有善釋撰集解十二卷例一卷徐邈為注
述曰左氏公穀各成一家言以闡述先聖作經之微旨其得失優劣
先儒論之詳矣謂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

言也左氏豈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
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有五短劉知幾之言
也左氏考事甚精而不會講學公穀乃是經生而考事頗疎程伊川
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識緯穀梁窮於日月劉原父之言
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
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
必實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
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詳而事差朱子之言也而夾際鄭
氏獨曰三家之傳體制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取其長而舍
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
末之詳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節吏
事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待摭摭
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此說最為允當未可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

六

目為調人之論他若尊公羊者以左穀為廢疾膏肓守左氏者議公
羊為多任權變各持一說互相抵排與廢由於好惡盛衰係於辯訥
遂至啖趙之徒欲起而盡廢三傳不亦有漢諸儒之過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

周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魯公族孟孫氏之後也父激字公宜孟子幼時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何也子思曰然昔吾天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遂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五 從祀賢儒三

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年八十四卒今孟子父激配食與聖祠而孟子之徒據趙岐注有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廡連徐辟陳代彭更咸邱蒙高子桃應季孫子叔凡十七人宋孫奭又益以益成括得十八人徽宗政和五年皆追贈為侯伯元吳萊作孟子弟子列傳又益以滕更凡十九人而史記索隱又以公明高為孟子弟子廣韻注又稱離婁為孟子門人考公明高實受業於曾子而離婁之說更無稽不足信先儒已有辨之者至子叔季孫二人朱子集註復以趙岐為誤則孟子弟子之傳者蓋止十有七人也今惟四人得從祀於廟庭焉
樂正克魯臣
公都子
萬章

公孫丑

述曰太史公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仲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威宣之際孟子有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夫孔子之道大而能博羣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各隨其學之所近以教授及門其後源遠派分道術益雜如吳起禽滑釐之屬競以功利相高荀卿至敢為性惡之論以顯悖於聖人而猶依附孔門謬稱私淑沿及漢初迄無異說司馬遷博極羣書乃亦不審是非至屈孟子與荀卿同傳嗚呼異學之害正也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五 從祀賢儒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四

漢

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於高唐因姓焉禮自孔子時而其經已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是獨有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漢初諸學者多言禮而魯徐生善為容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又授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蕭奮於是諸言禮為容者由徐氏後又有古經出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又多異餘三十九篇並無敢傳之者以無師說今皆亡高堂生所傳者稱為今文儀禮鄭康成為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

有乃聞伏生能治將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焉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者伏生教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又事兒寬門人同郡簡卿稱大夏侯勝授褒成烈侯及齊周堪烈侯授漢元帝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於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許商授沛唐林平陵吳章重泉王吉齊泲欽皆顯於朝徒眾甚盛小夏侯者大夏侯勝從兄子建也建初受業於勝後又事歐陽高以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畱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元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而此外習大夏侯者有北海牟融定陶張馴習小夏侯者有東海王良歐陽尚書之學始於歐陽

生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孫地餘地餘子政政子欽八世皆為博士歐陽高授濟南林尊尊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崇授勝當授九江朱普上黨鮑宣朱普授沛桓榮榮為章句二十三萬言傳子郁郁定成十二萬言以授楊震朱龍由是桓君有大小太常章句桓焉桓典皆世其學朱龍授張奐楊震傳其子秉秉傳賜賜傳彪四世盡以歐陽學顯當世張繡丁鴻當從榮受章句明帝詔鴻與諸儒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授劉愷楊倫陳奔而歐陽欽又授高獲禮震曹曾曾又傳子祉他如牟長朱登尹敏杜喬徐穉鮑永之屬亦皆習歐陽學三家之學惟歐陽最盛大率皆本於伏生所謂今文尚書也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晉齊開而孔安國古文尚書始顯其源流授受在安國傳中
毛萇趙人也善詩初孔子刪詩為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授曾

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毛亨亨河間人稱大毛公授萇萇為河間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萇授同國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詩故有小序相承為子夏作自為一編別附經後毛公引以入經及衛宏又加潤飾焉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遠又承明帝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具同漢初言詩者有魯齊韓三家魯詩出魯人申培公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浮邱伯受詩既卒學申公歸魯為訓故以教門人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王臧趙綰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惟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事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及孫賞於是魯詩有韋氏之學東平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傳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

賓沛褚少孫於是魯詩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安兄子游卿授琅邪王扶陳畱許晏而沛縣薛廣德亦從王式受魯詩授楚兩龔此外善魯詩者有任城魏應平原高嘉右師細君細君傳會稽包咸應傳千乘王伉嘉傳孫容容傳子詡齊詩之學出於齊人轅固固孝景時以治詩為博士武帝初復以賢良徵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而魯夏侯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蒼蒼授白奇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昌授九江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而外此治齊詩者有蜀郡任末梓潼長樂東武伏黯黯傳子恭韓詩之學出於燕人韓嬰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涿韓生授河南趙子趙子授同郡蔡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于公授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爰福由是韓詩有王食長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六

三

孫之學而此外言韓詩者有閩中楊仁壽春召馴淮陽薛漢漢授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捷為杜撫授山陰趙曄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后蒼字近君東海鄉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邱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國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慶普授族子咸及王臨薛曹充魯夏侯敬臨傳健為董鈞充傳子襄初漢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記樂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兄子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楊榮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

楊氏之學漢末馬融傳小戴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於融又為之注魏王肅受學康成之門人亦有禮記注唐孔穎達等奉詔撰正義其序曰晉宋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惟皇熊一家見於世皇熊一家謂南朝皇甫侃北朝熊安生也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間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閒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焉孝成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略眾共排以為非惟歆獨信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遂鄭興及子眾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達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六

四

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而其說引杜子春及二鄭之義為多述曰漢承秦後初除挾書之律當時守遺經者幸以口授生徒其後獻書者益多國家始為置博士教弟子而祕府之籍猶有伏而未發者然而兩漢四百年間傳經之士生徒數千盛者或至及萬無不深通一經更或兼舉數藝授受相承各有師法及漢之後經籍大行而專門名家者反寡盛於絕續之交而衰於昌明之日古今人不相及竊甚惑之今廟堂從祀漢儒於兩京得八人安國則列入家傳中康成兼通六藝仲舒又不以傳經祀皆別為傳右於各傳一經者類而叙之其淵源授受亦粗述其最著名者數十家其他弗能盡也又考漢世諸儒易有田何施讐孟喜梁邱賀費直焦延壽高相京房諸家三傳有賈誼胡毋生江公數家皆不列於祀典意者三傳傳經漢儒傳傳既祀左公穀不復及賈生等邪又先儒之祀始自貞觀當時諸家之易已微惟王弼注獨顯是以進弼而不及他氏邪至明嘉靖間

從張璠之議而弼祀又罷於是易師竟闕秩祀云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六 從祀賢儒四

五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五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
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
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
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
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
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
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
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
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閒守文之君
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什
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諄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
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
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
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
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于方
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
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
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
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
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
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
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
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
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
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
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樂絃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
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
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

樂聖獻考卷四十七 從祀賢臣五

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
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
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
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
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
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
冶者之所鑄綬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
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
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
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
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
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
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
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
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
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

樂聖獻考卷四十七 從祀賢臣五

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
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闕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
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
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
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
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
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

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
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靡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
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
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
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
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
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
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騷煩抵冒殊并孰爛如此之甚
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
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
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其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

四

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
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
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
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
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
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帝覽其對而異焉乃
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
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
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
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
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

其果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
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
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
變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實亂賢不肖
混淆未得其與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
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母乃幸於
文繁而不得聘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着於篇毋諱有
司明其指略切確究之以稱朕意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
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皋陶眾聖
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
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
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
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

五

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
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
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
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
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
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
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
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
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
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
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

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固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土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憐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

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郡中中郎更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

久不書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肯混濁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備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帝復策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寤微滅殷明後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故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

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

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

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祭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畜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 後漢書卷五

九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揀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慮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園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地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 後漢書卷五

九

鄉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斃民
民日削月朘遂以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
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
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
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
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餒于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
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
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
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奸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
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
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
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畢帝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
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
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對曰臣愚不足
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
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

且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
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
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
高國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
竊其書而奏焉帝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
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
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
千石弘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
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教上

疏陳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者
書爲事仲舒在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
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
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
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從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
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闡學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述曰江都當六經離析之後下惟發憤學究本原令後學者有所統
壹誠兩漢之一人也第劉子政以爲有王佐之器雖伊呂無以加未
免推許太過惟真西山之論曰仲舒學術醇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
終未窺大道之全或至流於災異之術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
從遊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諒哉斯言也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六

漢

鄧口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康成少為鄉賢夫得休歸常請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康成康成日夜誦讀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康成善算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才以伐我乎初漢氏中興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無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為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鄧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謝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潯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車大夫也今鄧君鄉宜曰鄧公鄉昔東海子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鄧公之德而無

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郡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下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常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親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精六藝粗覽傳記時時書緯術之與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付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固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人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閉居以安性耳

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平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笑矣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助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紋冕之緒頗有讓得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幸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骨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階初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遠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飛疾時哀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皆受業者緣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若天文七政論魯禮禮記義六藝論毛詩譜政許慎五經異義谷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稱為純儒齊魯宗之其門人山陽鄒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叡時並童幼康成稱淵為國器叡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康成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八

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為魏侍中

述曰西漢經師純質術業深遠然於六經初出之時各持己見以為訓詁人其學家自為書攻短較長率多抵牾延及東漢傳授愈紛議論益雜執滯章句固不可通康成出於眾說紛亂之中乃能博洽舊聞折衷義理貫穿融會著為訓言然後易詩書三禮論語孝經之學豁然有所統壹不可謂非經傳之功臣矣至於擇焉不精聞多謬戾摘瑕索玷誠不能免要終不得以小疵而掩其大醇也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八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七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豐之後大山郡丞珪之子也亮早孤遭漢末擾亂隨從父元依劉表避難荆州元卒亮居襄陽隆中躬耕隴畝不求聞達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州徐庶與友善謂為信然時昭烈屯新野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之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遂用猖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

厥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閉關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瘁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建安十二年劉表卒子琮嗣問
曹操兵至遣使請降昭烈在樊間之幸其眾南行為操所追破至夏
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
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
操並爭天下今操與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
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
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棄兵東甲北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
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
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

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
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
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
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被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
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魯肅等水軍
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昭烈遂收江南
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留鎮荆州明年昭
烈自葭萌還璋又明年圍雒陽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
縣十九年與昭烈共圍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亮為軍師將
軍署左將軍府事亮乃收集羣賢辨別才器處以顯任各盡其能有
志之士無不競勸然為治頗尚嚴峻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

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
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
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鞫靡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
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龍之以任任極則賤
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
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
二十五年曹丕篡位明年羣下勸昭烈稱帝昭烈未許亮說曰昔
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
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
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
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亦欲望尺寸
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即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
假節是歲秋昭烈忿荆州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張

飛卒後亮兼顧司隸校尉明年夏昭烈兵敗還永安又明年春昭烈
病篤召亮會永安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
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
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為詔勸後主且曰汝與丞相從
事事之如父四月遂崩喪還成都太子禪即位改元建興封亮為
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
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結和親為與國三年
春始率眾南征進兵越馬所在賊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圍餘
眾以拒獲素為彝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閒問曰此
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敢直入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
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四郡皆
平即其渠帥而用之乃悉收其豪傑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
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十二月亮還至成都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

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
奸人懷自勵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
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統諸軍將北駐漢中臨發
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
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

蜀書卷四十九 後主傳第七

四

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
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出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
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都亮身率大眾攻祁山戎陣整齊魏令肅南
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撤西
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節
度舉動失宜遂大為郃所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眾
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
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其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
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
是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眾才五萬或
勦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所破
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通變
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於是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

蜀書卷四十九 後主傳第七

五

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勞冬十一
月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復上表曰先帝慮漢賊不
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
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
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
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
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
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
不如長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
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髮鬚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

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焉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閉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六國史文獻考卷四十九

六

瞻也表上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來追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遣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救之亮出自建威進還遂平二郡詔以亮仍為丞相八年夏魏使曹真由斜谷數道並進司馬懿派漢水由西域與真會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棧道斷絕魏主令真等退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於陽谿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射用連弩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與戰又敗之射殺張郃亮以連歲出師皆苦糧運不繼乃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亮出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眾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甃園澗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軍事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經事綜物公

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自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以為疲神碎務亮謝之十二年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出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亮亮每思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以巾幘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使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相持百餘日秋亮有疾密表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琦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詔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後將琬費禕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病篤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卒於軍時年五十四楊儀等整

六國史文獻考卷四十九

七

軍而出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過於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諡忠武侯後為亮立廟沔陽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快快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涕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憤死平常以罷免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亮嘗自表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詔如其言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作八陣圖

蓋黃帝太公邱井法人莫曉也晉陳壽奉詔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亮卒子瞻嗣爵官至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蜀人追思亮因愛及其子每因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告曰諸葛侯之所為也炎興元年冬魏鄧艾伐蜀瞻督軍涪亭前鋒破退還駐綿竹艾遣書誘瞻降瞻怒斬艾使列陣以待大敗死之其長子尚曰父子荷國厚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亦策馬自陣而死

述曰汾讀武侯戒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然後歎武侯之去聖賢不遠也蓋澹泊則寡欲而志氣清明寧靜則有養而根本醇固故能始也不苟進而藏器於身繼也不顧身而盡忠所事威望著於華夷德業傳於後世偉哉伊呂之後誠罕見其匹矣至於炎祚告終有志未遂實由天命夫豈人為而陳壽遂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以成敗論人抑何見之陋也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 從祀賢儒七

八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八

范甯字武子本南陽順陽人也曾祖晷為晉雍州刺史有政能祖稚辟大將軍掾早卒父汪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為桓溫安西長史以蜀平進爵武興縣侯官至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後以不悅於桓溫免為庶人甯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甯雅曰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梁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駭濊濊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洛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象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梁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一 從祀賢儒八

一

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乘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崩樂壞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與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鑿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其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沒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教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

寶其甥也... 隔求補豫... 占固請行... 子愛於百... 太平如此... 使人歲不... 除生兒不... 穰之愛積... 右不欲令... 失衛又陳... 白之別昔... 爾漸久人... 實今宜正...

人各有桑... 小人則懷... 者失地之... 稱春秋樂... 何至於今... 舉召役調... 山湖日積... 不滿千戶... 為先雖制... 帶府官夫... 反為上司... 人易處文... 立其為弊...

之屬不可... 送兵多者... 既竭柱服... 祚豈應封... 性無涯奢... 足以富家... 費過十金... 不聖講誦... 試其能否... 制誦兵不... 支罹其禍... 殤以其未... 備成人之... 違經典困... 九為半丁... 所啓多合... 革舊制不... 姓子弟皆... 上言曰豫... 奢濁所為... 八私立下... 十五縣皆... 萬計甯若... 符從事制... 禮典詔曰... 所表者豈...

闕里文獻考... 卷五〇... 二一九三

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時陳雷范宜少好學博綜羣書尤善三禮區於豫章閑居屢空常以誦讀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而甯在郡亦備博通綜立鄉學教授江州人士化二范之風並好經學由是當時並稱二范焉甯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暇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駁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焉述曰自魏晉易清言之風尚元虛之習於是士皆擯乘經籍宗尚老莊以放誕為清流以禮法為俗學浸淫成俗流禍國家陵夷至於五胡亂華禮樂崩壞延及江左日以衰微而兩漢諸儒傳說盡滅於其間清流之禍一至於此獨范武子不為時所誘憤憤而力排之斯亦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一 從祀賢儒九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ing faint text.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九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高祖蚪事北魏孝文帝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父隆隋文帝初國子博士出為昌樂令遷荷氏秩滿退歸不仕通始生隆慈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隋既平江東隆歎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問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年十五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瑀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二年通始冠慨

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大極殿召見因陳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累徵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共餐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塋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檐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乃續詩三百六十篇書一百五十篇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修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號王氏六經六年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往來受業者蓋千餘

入河汾之教號為極盛十年尚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弟子議曰禮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聖人之大者天下之能事畢矣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子福郊福時取通答門弟子問為中說十卷通所續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福時子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勃與兄勛勳唐初皆著才名云述曰朱子之論仲淹也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

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

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己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嬰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子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閒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

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子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

唐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署為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

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令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有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取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

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錡謗語錡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有九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

樂術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斷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乎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惻之至謹奉表以聞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建羣曰愈言許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之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謂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鉉素忌其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乃作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其夕暴風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泗西徙六十里自是湖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

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逼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大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大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皆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謹曰善廷湊慮眾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之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

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大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闡明性道之文皆與行閱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他著作造端辭要為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文多不載載其原道原性等篇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

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則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關聖殿考卷五十二

五

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關聖殿考卷五十二

六

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慮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緣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二 從祀賢靈十

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旬旬也則岐岐然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在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習叟之舜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蓋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詆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自愈沒後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述曰楊墨之說下恣處士猶有援附儒者之意其害如蠹佛老之教風自上行遂與聖道互爭消長其毒如蠱同一欺世誣民充塞仁義而強弱之勢迥不侔矣昔在漢世書籍雖經秦火士猶以經術相高至唐承魏晉五代之後經術道息學者不睹先王之大全而二氏之教復從而蠱惑其際天下靡靡日益衰壞文公紙排攘斥力闢異端使後世猶知尊聖教而談仁義者皆一人之力也前史稱其遠過况雄功齊孟子可謂不虛溢美者矣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二 從祀賢靈十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一

宋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蘇州吳縣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書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仲淹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在官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為屈比去貧止一馬乃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秦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真府學仲淹上書宰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

去冗備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會仲淹服除殊遂薦為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愛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仁宗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南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忤太后意不報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悞知常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

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帝悉其忠明道二年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託先帝調護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為詔中外母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命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遂止尊為皇太后而削去參決軍國事語是年秋歲大蝗旱江淮京東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閉曰宮掖中半日不食何如帝惻然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奉使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啄草進呈帝為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皇后廢幸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延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湖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有詔徙明州轉運

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復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謂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罷書丞余靖上書訟之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遂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

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帝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湖州又徙越州康定元年夏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欲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自守郵延捍賊乃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寡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若久廢用種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

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州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未踰月徙慶

州既而四路置帥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會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其人馬為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出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

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滅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泉泉為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痍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

賊臂不數年開可期平定矢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州沈帥渭州仲淹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故賊信而畏之亦不敢輒犯其境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會元昊請和乃召拜樞密副使五讓不許既至諫官歐陽修等以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仲淹與韓琦一樞密並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王素張盥之輩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謂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

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富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得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遷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磨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殿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

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邪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墾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責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入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勅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帝方信卿仲淹悉采

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子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一級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

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
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誘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
聞上矣帝時與執政論朋黨事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
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明鑒之耳誠使君子相
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
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
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從權
酷于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
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
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州人遞使者請留仲
淹亦願畱鄧許之羣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頴州
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
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三

沈從賢

七

碑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
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
遇人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
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
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
爲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
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齊三日而去生四子純祐早卒純
仁純禮純粹皆至達官爲當世名臣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
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
述曰初文正知開封時以忤呂許公坐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
交指爲朋黨及許公復相乃引文正經略西事相約戮力平賊文正
亦樂爲之用嘗奏記於呂曰相公有汾陽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其
驩然相得如是又文正爲參政時歐余王蔡爲諫官力引石守道執

政欲從之文正獨曰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
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
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
其言而止觀此二事則文正之曾襟豁達和而不同洵非他人所能
及也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三終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三

沈從賢

八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二

宋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布衣時與晉州孫復兗州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淵中不復展讀仁宗明道開年四十餘以經術教授吳中當是時師道廢久矣學者有師自瑗及復介三人始而瑗之徒最盛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知蘇州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故事召對須先就閣門習儀瑗曰吾生平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閣門奏帝令就舟次習之瑗固辭帝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進退周旋舉合古禮於是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命丁度等以為非古制

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軍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歷四年春詔興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瑗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望其醇厚和易之氣皆知其為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四年六月卒於杭州年六十七詔贈其家

初諡安定後改文昭宋初學者方尚詞賦瑗在湖學獨以經學時務為教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務令講貫精熟故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其治太學也先甄別人物各隨其好尚以類羣居使互相講習暇即召之令各陳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置對而後可否則或取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瑗卒後神宗召其湖學高第劉彝問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湖蘇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千餘人故今學者明聖人之體用以為政教之

本皆臣師之功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此陛下所知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者殆數十輩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瑗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猶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鄒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與談物理性命之學乃事之才受河洛圖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遂行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其遊於洛也以洛為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

之士遂定居焉初至洛蓬華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
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親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
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遊為市園宅雍歲時耕
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又為魏廟讀書燕
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動輒吟詩自
詠春秋時出遊城中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
所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嘗自
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
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閉與
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洛中士大夫
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靡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
稱其姓字好事者或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號曰行窩司馬光
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初父子昆弟每相仿曰母為不善

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
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吟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具與
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
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材特
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
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
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邪初富弼為相謂門下士
田棗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
遂隱居之志棗以告雍不答為詩謝之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賢安
用更名為窮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禘享放詔天下舉遺逸意謂河南
必以雍應詔也時河南尹文彥博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弼為奏
乞再舉遺逸河南尹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不起熙寧
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雍除祕書省校書郎潁州團

練推官固辭不許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七十六贈祕書
省著作郎元祐中韓絳尹洛為請諡於朝詔諡雍康節雍高明英邁
迥出千古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頤初侍
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
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
識務高雍所為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
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
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晨夕候之將終共
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眾人所言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
近城地當從伊川先塋爾既葬顥為銘其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
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
詩曰伊川擊壤集

述曰安定明體達用雖事功未竟而弟子師之皆有為守足應世
資康節究極天人其學本足以經世而天懷浩落絕去吟哇昔人謂
安定之學問誠篤似子夏康節之性情夷曠似曾點洵篤論也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四終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八十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名敦實避宋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所歷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敦頤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然請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頤語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點吏惡少端端焉更相告語莫敢違

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愛實以汚善政為恥也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於諧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孰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既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于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饋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為意也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溢江敦頤樂之因自號濂溪而築書堂其上豫章

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所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疇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程頤及弟頤往受業敦頤每

令尋孔顏樂處顯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畱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間魏了翁累疏為敦頤請諡曰臣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齊以請託於是當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飭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武蔡脩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強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益而諡定簡注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不為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

竊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擢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致願自陳易名之請又於貽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賜諡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及程頤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頤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於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十三年夏六月賜諡曰元

述曰朱子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闢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四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父觀為綿州軍事推官修四歲而孤叔暉任隨州推官母鄭年方二十九攜修往依之遂家於隨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所覽輒成誦十歲遊州南大姓李氏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為詩賦下筆如成人及冠舉然有聲試南宮第一擢甲科授西京國子推官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時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銳刻駢偶澁澁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自修之出天下始靡然從風一變而肆力於古以國守王瞻為為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饒州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貶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可同其進也是年召還復充館閣校勘轉太子中允同修禮書明年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慶歷二年同知禮院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置弼不報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尋請外通判滑州三年仁宗廣言路修政事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人多薦修宜為臺諫乃召還轉太常丞知諫院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明進君子之真明其言懇惻詳盡修論事切直小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三朝典故起居注閱月改右正言知制誥故事知制誥必試而後命帝知修特除之明年兼判登聞檢院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成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重斂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閒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又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女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

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一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改潁州轉禮部郎中復龍圖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官有詔起復舊官修固辭乃許之至和

元年服闋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權判流內銓時修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皆切齒有楊永德者陰以胡宗黨不當改官事中修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修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修修唐書乃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俾修唐書二年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先是開封尹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承拯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有以拯之政厲修者答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尋兼羣牧使五年新修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未幾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

言河決商胡北京雷守賈昌朝欲開橫壩故道回河使東流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壩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秋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詔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足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帝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字讀而愛之問左右曰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

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及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欠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為皇太子及英宗即位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

喪服記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尊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將之奇議與修合修薦為御史眾目為姦邪之奇思之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瑞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汗鹹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

忠始在滁州自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變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修於經術務明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嘗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平生辨明先儒傳注謬戾者十數事皆前世人以為非未有說者然亦不苟務為立異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子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尤多所闡發在翰林時建言識緯之書淺俗怪悖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悞後學仁宗命國子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識緯之說寫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又常著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

天下之患者亦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

闕里文獻卷五十一 禮記卷十四 六

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塾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目見無非禮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于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

闕里文獻卷五十一 禮記卷十四 七

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思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者書一篇以持其論子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就於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絲之治水也郵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

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竝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鄒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平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佛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敗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資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修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鶩眾莫能及獎引

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輩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盪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秦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簡殘編一切掇拾得一千卷復研稽異同立說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與宋祁修新唐書祁撰列傳修撰紀志表其於禮樂志明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於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書少於前而事增於舊雖遷固無以過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體例嚴密多取春秋遺意外又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

連日歐陽子濂禮一議誠不免諸賢所詬病然其服官垂五十年始終一節至於正人心闢邪說起衰救弊功亦不在韓子下昔蘇文忠公嘗序其集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於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嗚呼此豈人力也哉識者以為得其實云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五

宋

司馬光字君實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征東大將軍陽華陝州夏縣涑水鄉因家焉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書以為圖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矣光獨下帷絕編迫能背誦乃止其平居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嘗精思熟讀故於書終身不忘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州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養親許之未至連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

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有軍功葬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縷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縷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美者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時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命光按視光請築二堡益兵以制夏人募民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眾雖官無所得而糴自賤可漸紓河東之民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夜引兵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乞獨坐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太常博士

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歌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獸因奏賦以風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詔免賀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對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黜特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詔真末級初嘉祐元年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他日復上疏言臣向

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遠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嘉祐六年九月也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明年立為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皇子辭不贊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其賢於人遠矣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竟國公主嫁李瑋以驕恣聞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亮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皆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天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

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出瑋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璘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公主亦安得無罪帝感悟詔降王沂國待李氏恩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時朝政頗始息胥史諂諛則逐中執法整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嘗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

三

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止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更以光手彙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不報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藤之南

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太后既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會責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

四

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曰康定慶歷開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游惰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具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詐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此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開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成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成邊反掌開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

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義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以為言因論高居簡茲邪乞加遠賞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內臣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從祀賢儒十五 五

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遣光翰林兼侍讀學士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為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斯役為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眾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嘗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册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

進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為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養辭堂曠時以為衰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豈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養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通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從祀賢儒十五 六

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

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乘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畱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初光素與安石善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言呂惠卿儉巧非佳士始與安石忤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剛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與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會河北安撫使韓琦上書論青苗法帝曰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遂稱疾不出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在直庶有補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

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憂方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以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因進試館職策題以三不足畏為言帝與安石問專主此

是何意光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糶悉修城池樓櫓關陝驍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越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願請罷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貧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潞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即有緩急當以界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

之初光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神宗亦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許借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又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歷十九年至是書成賜名曰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陽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關畱

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
 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
 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
 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
 抹髮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
 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歸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
 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願豐舊臣多檢巧小人他日
 有以父子義開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
 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不與願命
 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
 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思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
 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

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
 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
 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
 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母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
 以聽遜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敢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
 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
 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
 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
 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
 公祔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鼎內侍省押班馮宗
 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
 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

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
 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
 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
 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
 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
 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
 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
 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
 二十卷宋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
 三卷註繫辭一卷註老子道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
 各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語目三卷書儀八卷
 家範十卷續經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一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
 帛藥石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家斷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諡仆所立碑而傳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
 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
 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
 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
 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
 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述曰程子嘗言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薛
 文清公讀是言而贊之曰蓋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
 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七終

宋

程珣字伯溫世居中山曾祖羽宋太宗朝三司使父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為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珣為黃陂尉調廬陵尉遷潤州觀察使改大理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素難治珣以德化民人咸信服久之知冀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冀珣使人詰之曰此過濤濤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我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改知徐州沛縣事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珣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收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徙知磁州城中瓦屋及冰上水漸成花卉狀郡以為瑞將上聞珣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

之眾乃止又徙漢州漢守有公田之人至者無不厚藏珣於終任所獲惟布數百疋而已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惟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獨使者李元瑜怒遂移病歸致仕轉大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居官不以私事管人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自領崇福宮外無職事不問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善知人嘗識廉溪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師事之故卒成大儒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能無悶乎珣笑曰吾無悶心嘗遊壽安山顧謂二子穎頤曰遊山之樂不如靜坐也晚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且為同年會賦詩繪象世以為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為墓誌戒子孫勿更求時賢撰碑銘曰虛辭溢美徒累吾不德耳為人慈仁而剛斷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少假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

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并教養其子時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顯字伯淳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見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顯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釵十歲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二十六登仁宗嘉祐二年進士第授鄆州主簿縣令以年少易之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兒之子訴曰父所藏也顯問曰爾父藏錢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令大奇之有稅官貪而橫眾憚之莫敢發顯至其人心不自安揚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

將發之某勢弱必殺人言未訖顯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能言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顯戒寺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有水災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顯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顯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八年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而不勝其弊會令缺顯攝邑為書法均稅富者初不便多為浮言觀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盛夏堤水決法當言之府府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顯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然必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者

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 大半當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崩遺制官... 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顯進曰三日除服... 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顯... 曰公自除之顯非至夜不致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池產龍... 如蜥蜴而五色大中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 空而逝民俗以為神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使人不惑為晉城令富... 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 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 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十... 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裁往則道遠就糶則價高顯... 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 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 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 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 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 殺人者顯曰吾邑安得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 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顯為令視民如子當於座右書視民如... 傷四字在邑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踰十年官其土... 者猶見民有聚眾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 人如此區寧二年以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 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 室懇求賢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顯所薦數

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為首所上章疏棄子弟不得窺見嘗勸... 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問所以為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擬拾遺下短長以沽直... 名則不能帝贊歎以為得御史體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 以為便顯因上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 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調不可而能有成者... 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 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議...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 安石為之愧屈神宗方嚮用安石稱安石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帝... 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 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治何足以... 及此安石與顯道雖不同而心服之嘗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

上壁言難行也顯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遂不附己... 者獨不及顯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道八使於四方顯在遣中... 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雲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 事安石曰新法數為人阻乃與程君議雲箕踞以坐大言曰鼻韓琦... 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顯正色曰方與參政論... 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雲不樂去顯居職八九月章疏十上如論君... 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 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 不經封駁京東轉運使劉民希寵諸事未嘗一語及功利當是時侍... 臣盡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 撫領郡顯再上疏乞檢會所上言施行不報遂乞去言職外補安... 石終不深怒但令提點京西刑獄復固辭乃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 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道以為己所不如亦不報顯至鎮寧

時守臣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辦事意頗當任臺諫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頗事之甚恭雖筭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樂從者相與甚懼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決澶州曹村顯語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公盡以廩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渙從之顯立至決所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為今日緩急耳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莫不感激自効時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泅者銜細繩度決口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不數日而合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助為外都水丞估勢請於朝取漕卒八百而虐用之眾逃歸羣僚畏助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助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約勞約少休三日復役眾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助後過州揚言曰漕卒之潰

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五年父珣告老歸遂求監局以便養親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家素貧顯僦居洛城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為事士大夫從遊者盈門身退位卑而名益高於天下尋改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有自洛入觀者帝問程顯在彼否且曰佳士也然終不能用八年十月彗星見顯軫願詔直言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顯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有犯小盜者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務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紼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顯力陳不可神宗是之得免顯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賈其賤會水災民飢請粟貸之鄰郡亦請

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令遽自陳數且登可勿貸顯獨力請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為之乃得已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至盛所至陵慢無忌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以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顯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顯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顯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為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尋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以責監汝州鹽稅初顯以扶

溝地卑歲有水患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歎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為而責之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神宗崩詔至韓絳子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答曰司馬君實居晦叔相矣又問二公果相何如答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他日可憂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後四十年而言果驗又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眾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顯雖小

官賢士大夫恆視其進退以下興衰哲宗即位以時望召為宗正未
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
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
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開汝南周敦頤論學途厥科舉之習慨然
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
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
理者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
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
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
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
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
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
道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
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無真儒則賢賢焉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
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
稱情也哉又曰門人朋友為文述其道學者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
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
人而已是則同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
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上書闕下欲仁宗以王道居

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嘗
遊太學見胡瑗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請生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
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
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
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
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
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中而顏
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
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
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
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
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瑗呂希哲首以師禮
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眾嘉祐四年舉進士廷試報罷遂
不復試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韓絳
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
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
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祕
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
祇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因上奏論經筵三事

其一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雷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且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故事四月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領臨及國子監長武看詳國子監條制願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更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輔養上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開日一講解釋教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登聞鼓院願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體再辭不

受頤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齊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哲宗常首肯之一日當講頤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頤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頤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頤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帝雖徐以少休不去也或問曰君之嚴視路公之恭執為得失願曰路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颺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嘗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願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所講書有容字者

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願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臣下尊之過甚則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願又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文彥博與呂范諸人侍經筵聞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頤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因不悅於蘇軾軾在翰林亦有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詆頤不宜用初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臣問知否曰不知頤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聞亂以

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
 西京國子監乞放歸田里不報再乞致仕又不報五年丁父憂去官
 服除三省欲與館職適軾弟敏執政但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頤
 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以為有怨望輕躁語改
 授管勾崇福宮以疾未拜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
 聖開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削籍置涪州編管時李清臣尹洛即日
 追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不受門人謝良佐曰
 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
 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徽宗即位移峽
 州俄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初受
 命即謁告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答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
 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
 惟吾所欲耳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黨論得官雖明正其

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致朝政於是有旨復奪所復官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願以邪說
 誣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釋為之羽翼之下河南盡逐學徒願於是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
 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願力疾微視曰道用著便不是其人未出
 寢門而沒既沒涪人祠之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
 諡曰正公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
 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
 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
 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願嘗自
 言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行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之行於
 此文求之可也又嘗言今農夫祈寒晷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

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
 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日月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
 民惟有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
 傳書成久之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答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少
 有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焞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
 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思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道
 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
 矣子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
 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
 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

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
 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
 言者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
 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
 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
 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
 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
 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
 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聖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
 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
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
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
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
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
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
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
下其學不傳子悼夫聖人之治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
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
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願謝良佐游酢張釋
蘇頌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劉絢字質夫常山人力學
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
太常博士李願字端伯頤稱其才器可以大受又言自子兄弟倡明
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願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謝良
佐字顯道上蔡人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穎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
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曰是子可謂切問而近
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游
酢字定夫建陽人初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
師謂其資可以適道及顯與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仕
終知濠州張釋字思叔壽安人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備力於市見
邑官出入傳呼於道心慕之即發憤讀書以文章名後厭科舉之學
不足為乃學佛周行已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道而學異端會頤自
涪州還遂從頤受業頤稱其疏通穎悟以族女妻之嘗曰吾晚得一
士謂釋與尹焞也蘇頌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載卒乃事二程

而卒業焉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呂大鈞字
和叔京兆人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
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字與叔
大鈞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擬習三代遺文舊制命可行不為空
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
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
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當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
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
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
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張釋同時釋以高
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
之靖康初師道蕭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
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博中書舍人
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
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
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
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聞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
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
商州奔蜀至聞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
婿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書地也關三畏齋以居
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
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
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
時實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
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言臣僚

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問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幸相張浚上章薦焯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趙鼎亦言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曰焯微賸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本朝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

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意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曰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曰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請詐而觀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哉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寔壽股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

不聞文獻卷之八 賦類 卷之六

不聞文獻卷之八 賦類 卷之六

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觀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明發期月之閒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莽誤膺名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當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命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

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州既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及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帝命越制贈之贈官四等焯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天下知道者宗之不知者慕之其為學之要有三一曰玩味二曰涵養三曰踐履主一之功多於窮理進不得施之於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書嘗曰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也獨奉詔撰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當是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八歲能為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

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聞河南程氏兄弟講孔孟絕學河洛之士翕然師之以師禮見程顥於頴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程頤於洛時年蓋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積學潛蓄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慶州司法丁父憂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瀏陽縣諫官張舜民薦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知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憲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辭不就時所至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當是時年幾七十矣天下多故或言於蔡京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

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摺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

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志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引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可及哉近邈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四海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壹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歟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擊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躡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蹙其後尚可為也若神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

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躡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蹙其後尚可為也若神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

原園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以王爵配製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意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若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殫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

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皇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鳥鷲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使羣聚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聖主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乃降安石於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懈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

鄭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又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帝然之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再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朱震言時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終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詔贈官賜以金帛賜諡文靖時天資夷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闊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

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沅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閩理學實時為之倡而朱熹張栻之學其原委脈絡皆出於時焉

難從彥字仲素南劍羅源人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為意求道初從吳國華遊已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初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盡識舊學之非時孰察之亦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盡語以心傳之秘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驚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

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
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閱時將
樂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
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又著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
語台衡錄春秋指歸皆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
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
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
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
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
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
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
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
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八

三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
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
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
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
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
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
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
論醇正類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中卒於官學者稱
之曰豫章先生淳祐賜諡文質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
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如仲素一人而已從彥清介絕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而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之禮焉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
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

關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慎涉道之淺深
求益之後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
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
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
所以相傳授者何啻文義而已謂之魁焉可也恭惟先生服膺龜山
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
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擯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
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
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
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
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
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天頭沛未始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八

三

忘也至於心之不洽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
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
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闢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
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
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
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
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
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
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
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
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
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闔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
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

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謂善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履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誦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

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閒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麗然處豈能無失耶其論時事曰今日三綱不振義理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道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為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

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閒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侗子有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學者稱之曰延平先生

述曰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漢人雖重經學然得簡編於煙燼之餘守其遺文拘其師說附會解詁日以支離既鮮真實之修莫辨性天之蘊兼以教義俗做靡靡之風皆厭常喜誕於是佛老之說得以起而中之其儒說之最長者如法言中說第以一時之論觀擬聖人於闕邪放淫略無裨益也厥後韓歐之徒出肆力扶

非其功非不甚鉅然文章之與性道終有閒焉於是上下千數百年而道學之傳幾乎熄矣自濂溪周子心與道契提綱起鑰作太極一圖又衍為通書豁然知理之推本於陰陽五行而誠之統該夫五常百行二程夫子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其理原於性命其說依於六經其功由於致知主敬而其事不外乎日用躬行合之孔子之博約克復孟子之養氣擴充若符節然後孔孟之傳墜而復續由是傳之龜山龜山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新安脈絡淵源遞相授受久而不衰而究其端緒實以河洛為之宗自鄒魯風微開來繼往之功孰有盛於斯者乎至於和靖雖不能如龜山門人之盛然其篤信主敬工夫涵養踐履實為程門第一昔孔聖之傳曾子以魯得之乃程氏之傳和靖亦以魯得之殆亦後先相契者歟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八終

宋

張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宋仁宗明終知涪州事卒於官諸孤皆幼不克歸係屬麻柳縣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從而家焉載始就外傅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郊雉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其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是時載已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撤坐輟講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九

汝輩可師之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為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邢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戒常思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鄉長受事至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開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日命某告某事會聞否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知俗用不變京兆延至郡學載教人置意科舉相從於其鄉之域學者多從之遷著作郎發書潤州軍事判官州帥蔡挺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大小悉諮嘗請軍儲數十萬以貸邊民募士人以損戍兵之數皆用其策熙寧二年神宗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即召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謝曰

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日有所獻替帝然之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石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明州苗振獄起命載往治之程頤時為御史言載本以道德進而使之按獄不宜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且謙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載為御史以言得罪載益不自安即移疾歸橫渠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飯蔬食與諸生講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初人有未及者載不輕與人言程頤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九

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載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者糶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聚載期功之喪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載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己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覺顏色與人交久而益親嘗

自命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又嘗謂春秋之為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稽止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謂可推行於今日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會秦鳳師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召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且而

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遊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其卒也門人欲謚為誠明中子以質程頤頤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禮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縣貴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為非禮况弟之而諡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諡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今諸君欲諡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節贈諡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乃已學者稱為橫渠先生嘉定間賜諡曰明所著書號止蒙又作西銘曰乾坤父母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寡寡皆吾兄弟之順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善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曰酒色不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願對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稼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悲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初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西銘頤又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也

述曰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而學焉之語尹和靖言之伊川伊川曰表叔生平議論謂某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某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

橫渠崛起關陝實卓然自成一家人然始經博雜終歸極詣蓋得力於二程者居多其淵源亦不容盡泯者焉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八

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八年七歲為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請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為勸除太學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屢居上游一日觀為人代筆事覺公揆游成訟逾告期不歸為之遊說者甚眾安國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為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為且二人果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

佳士而所為如此亦何足惜眾不能奪竟致之法選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改使湖南當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學校並受其害安國獨擯節行之禁其太甚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會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李長輔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長輔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時曾孝廣言之歸謂僚佐曰胡提舉雖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長輔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乞侍養丁內艱服闋以宰相余深薦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丁外艱既終喪謂弟子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

李彌大吳敏譚世勳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細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雷詞擬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晨暑甚汗浹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

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論奏極曰中興如此而日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溫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裁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眾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為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

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二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緊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鞏盜所殺西道王襄擁眾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濟言珪為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常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解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督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也南仲大怒何與從而擯之詔與郡東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

御製欽定四庫全書

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為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慨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國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備極憤憤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賈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十二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十二篇者施行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

三

四

不反之命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為通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截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強於為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閒一怒可以安天下矣餘六條曰制國御民立政設賞宏度寬隱言皆切直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

御製欽定四庫全書

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猶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負位苟容辱建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保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夫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為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

四

先去之願浩大喜即引勝非為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
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
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
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慧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
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
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
下不報願浩又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諤及躋等二十餘人云
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初王安石盡
屏先儒以為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
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為斷爛朝報直
廢棄之不列於學宮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
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為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乎熄矣安國自壯
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

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
意哀古諸儒所著述無慮自家斤言之善采拾靡遺善義切深必
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
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談沉澁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
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
有一而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
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五
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閑勞之特從其請提
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
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
至今使學者誦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
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

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
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
閣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
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
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品官又降詔加
贈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學力行以聖人
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
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
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
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
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
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蟻螻過前

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
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
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
遊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
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
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
正立目送之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壯年嘗觀
釋氏書後遂屏絕所著自春秋傳外有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
文集五十卷子二寅宏寧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安國弟
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寅少時
桀黠難制長而志節豪邁宣和中舉進士除校書郎時楊時為祭酒
寅從之受學靖康之變金人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
書議狀張邦昌偽立棄官歸建炎三年以張浚薦擢起居郎金人南

侵詔議駐蹕之所宜建議以為宜枕戈復仇不當退保吳越語甚切直首相呂頤浩惡之除管江州太平觀尋應詔條上時務十事又不報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又上書爭之與宰臣議異乞便郡就養歷知邵嚴永三州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直學士院初金人欲帝張邦昌中丞秦檜受御史馬伸之約共持異議安國頗重其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又極爭和議檜恨之謫新州安置檜死始赦自便復其官二十一年卒寅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行於世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紹興中上書陳時事不報優游衡山下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晝晝夜張栻師事之初以陰補右承務郎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欒契好而已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學者稱五峰先生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

道學之樞要制治之龜者也寧字和仲以陰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除館職及寅與檜忤出知澧州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文著春秋通言以翼其書云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丞相浚子也以陰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奏以栻從事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營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開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警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救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與

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宮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燧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深察此理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以劉琪薦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常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閒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

復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王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帝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為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具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陋畏怯

固已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帝為悚聽改容杖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為嘆息衷諭以為前此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杖亦以為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杖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帝變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杖所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

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與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杖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曰詔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杖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杖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謹說竟以謫死杖在朝未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懼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杖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

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杖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杖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杖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杖以禮過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估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杖劾大辨詐設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屢上大辨易他郡杖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自作遺表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

公天下之見未清四海克鞏不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卻之卒四日帝乃聞之時年四十八杖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其父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忠孝仁義之實及長命從胡宏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杖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杖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遂未敢自足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反而得乎簡易平實之地於天下之理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自己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嘗自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後成如敬夫則

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剖析精明傾倒以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姻任卹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兢兢雖法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生平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沐浴言仁諸葛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欲更定而未及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嘉定八年詔諡曰宣以知潭州衡涇之請也

述曰二程夫子倡明道學志在經綸而生不逢辰厄於羣小浮沉竄謫不竟所行尋至國是日非遂有靖康之禍高宗偏安江左忘親事聖孝宗雖有意恢復而用人不由其道若文定若南軒不能專心委

任一如熙豐故轍嗚呼道之廢興實關國運豈盡諸賢之厄邪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終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detailed text.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九

朱松字喬年徽州婺源人生有俊才自為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發憤讀經史百家書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有以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者聞龜山楊氏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嘗曰士之所志其在義利之閒而已登政和八年進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胡世將謝克家薦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判襄軍馬召松為屬辭鼎再相召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

部郎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郎奏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為辭遜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卒贈通議大夫松病亟屬子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原仲名憲崇安人從從父安國始聞程氏之說嘗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歎曰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故山力田以奉其親折彥質等薦授建州教授再召改秘書正字即求去與祠歸眾稱籍溪先生致中名勉之崇安人踰冠詣太學時禁止母挾元祐書勉之求得之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紹興間呂本中薦特召詣闕不與秦檜合即歸人號曰白水先生彥冲名子翬崇安人以父任補郎父斃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除通判興化不堪吏事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detailed text.

辭歸武夷山不出凡十七年閉走父墓下徘徊涕泣或累日而返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即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既孤則奉父命往告胡憲劉勉之劉子聲而奉學焉勉之以女妻之年十四即厲志聖賢之學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泉州同安簿勤敏利物不憚勞瘁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秩滿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以奉親講學爲事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偏舉而本源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

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資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矣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則理得勢全名正實利矣四海利病係生民之休戚生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知之耳臣竊謂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矣隆興元年入對又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

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閒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次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因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帝欲獎用廉退以厲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傷及權倖羣小乘閒譏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熹再辭不許始受命熹自同安奉祠歸至是幾二十年閒關貧困不以累心至南康興利除害愛民如子尤以厚人倫美風俗爲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疏請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不雨講求荒政申嚴鄰封邊疆之禁選擇官吏通商勸義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立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閒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君心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惑感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

之讜言而安於私警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皆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人者陰執其柄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然則民安可得而恤邪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謂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主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鼎言於帝曰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

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浙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錄前救荒之勞加直祕閣辭以納粟人未推賞俟實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輒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重而因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聞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其心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

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閉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帝為動容會近郊大饑宰相王准奏改浙東提舉即日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屏去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疎於為政帝謂王准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其社倉法於諸路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帑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

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准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紛按得其實章三上准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准乃以熹章進呈帝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准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會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准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言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類考察其人擯棄勿用於於是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淳熙十年也武夷精舍成熹還自浙見其士習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

克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五年准罷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說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民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人欲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從祀賢祠十九

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初熹赴召或以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會觀己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帝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翼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准表裏熹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而胡晉臣新除侍御

史亦首論栗執拘不通喜同惡異妄指學者為黨帝亦以栗言太過黜知泉州時左補闕薛叔似上章援熹宰相周必大亦言熹足疾是實帝曰昨上殿時朕亦見其跛曳且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乃令仍提點江西刑獄熹再辭除直寶又闕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時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從祀賢祠十九

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在者淵源說并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得假借崇長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有血以奉軍旅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惟任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太子者國家之本也唐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其選甚重今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媢媒狎奇衷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謂宜討論前典置師傳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宗社安而統業固矣大臣者所與共治理者也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閉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摺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

綱目卷之六十一 魏明帝十九

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陛下誠宜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盡如此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若夫宮省之閉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輒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章宰相可陷則陷宰相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禁錮天下之賢才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臣聞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不時之需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曷嘗聞其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

綱目卷之六十一 魏明帝十九

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臚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真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備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熹力辭除祕閣修撰仍主管崇福宮熹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帝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帝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

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喜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江漳三州經界喜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而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復上書訟其擾人朝廷不能決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喜祕閣修撰主督南京鴻慶宮喜再辭不許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會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督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漳州再辭不許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喜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雷正曰正非不知喜但其性剛忍到此不合反為累耳會洞獠擾屬郡喜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喜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喜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帝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喜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帝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至數

百間欲徙居之喜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從祀列傳十九

十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從祀列傳十九

十一

閉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相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轡馬前望見太上皇帝即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又願陛下嚴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帝亦未有怒喜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懷容納喜又奏勉帝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登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閱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焉皇已行之法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時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禮僖

附錄文獻考卷十一 從祀賢儒十九

十一

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祭則正東向之位吏部尚書鄭僑主其說請別為僖祖立廟而以順翼宣三祖之主祔藏焉僖獨條其不可謂僖祖祧毀之議始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僖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太宗如周之文武俱宜萬世不祧又擬為廟制以辨疏上帝稱善至再會宰相趙汝愚力主鄭僑之說而熹議遂寢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侂胄怒議於帝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帝且諫且拜帝不省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雷不可樓鑰陳傳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驥封章文上皆不報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

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帝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慶元年汝愚卒以誣逐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熹草書萬言將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為賈禍極諫蔡沆請以筮決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棄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得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幾四十年家故貧少依劉子翬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筆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藿率與之共往往稱

附錄文獻考卷十一 從祀賢儒十九

十一

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濬為殿中侍御史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諫官劉德秀又論留正以引偽學之罪而御史胡紘劉三傑諫議大夫姚愈等復極言排擊或因得美官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熹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熹之學既博求之

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而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案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弟子著者有蔡元定

及其子沉與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之徒李燔字敬子建昌人仕終通判潭州諡文定初從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退以弘名其齋而自警後諸生有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學者案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嘗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也張洽字元德清江人仕終著作佐郎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無所不讀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擊甕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官至國子錄不合於史彌遠而歸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

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其為泉州推官時太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方子嘗謂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潰爾黃灝字商伯都冒人仕廣西轉運判官敏悟強記性行端飭以孝友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之禮質疑問難熹之沒灝築方厲瀾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至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其謫道州州縣捕甚急元定聞命不

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饒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康一書則屬元定起草嘗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
謂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
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
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元潛書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
熹為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

沉字仲默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父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
受父師之命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
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
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
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八八之為四千
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
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

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
焉始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
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
吾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峰
當世名卿物色之將薦於朝皆不就

黃榦字直卿福建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
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
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歸自其母大雪即日行旣至而熹他出榦因
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一月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
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遠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
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師者相質正及張栻亡熹與榦書
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
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從講學於基

廬者甚眾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曰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
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熹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
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
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
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
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
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為荆湖北路
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
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
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
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
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
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

我囚途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
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
行又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
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
序先教養為務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樓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
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
人破光山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
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
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
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
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入聽
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
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付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

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餘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賞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秋祈輒雨或未出晨與登郡閣望瀾山再拜而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餘先移書珪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閒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壘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開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餘知不足與共事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閣謝客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木

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指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條畫討論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啾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邪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眾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三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眾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吾關失守則蕪黃不可保蕪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邪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蕪繼失果如所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悅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鞅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鞅及卒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鞅個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鞅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於是羣起擠之鞅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充

闕里文獻考 卷六一

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聲譽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嘉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毫州明道官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門人請諡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告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嘉守漳淳請受教嘉曰凡問義理必窮其源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嘉語人以南來吾道嘉得陳淳又數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嘉陳其所得時嘉已寢疾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嘉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讀書格物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未一聚一散而太

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別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關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痹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胃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

開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過鑛錫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其語尤中學者膏肓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狗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守鄭之梯率寮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

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其著語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稱為北溪先生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夔為臨川縣丞時黃榦適知其縣事伯夔命基師事焉榦初見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然後可從事聖賢之學基悚惕受命因得盡聞淵源之懿微辭與義必研精覃思未嘗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其志凡所讀書咸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於是從遊者日眾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習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讀易者當盡去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又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如此王柏既執贄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

柏序正諸經引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甚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而新意愈出不窮有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寧布衣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不受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有大學中庸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諸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喜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遂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喟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乃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喜之傳即往從之得聞立志居敬之旨柏為學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沒家貧為之斂且葬焉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蔡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

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當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大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問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等書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齊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為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未忍遽忘斯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元世祖用朱瑄張清策與海運其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

服其精確德祐初起為迪功郎史館編校辭弗就宋亡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益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資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

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

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

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著四卷謙為校定皆傳於學者元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高祖實歸事胡瑗由平江徙婺之金華父鮫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口授

孝經論語人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微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線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

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

書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

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執不曰闕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與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隱居東陽金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情者作之鏡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

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
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
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之過
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
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元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災在
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禮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
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
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
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閭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
致至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
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為白雲先
生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沒朱子之學猶未大顯至謙
而道乃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子之世嫡江浙行中書官為

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

述曰薛文清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
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
朱子也汾讀朱門弟子傳而歎易學則定自季通書傳則成於仲默
於直卿有斯道之望於安卿有與點之思爰及何王金許道脈相承
淵源有緒凡厥諸賢其有功於紫陽亦豈淺鮮哉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

呂祖謙字伯恭申國公公著之元孫也先世本居壽州自其祖尚書
右丞好問始遷婺州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後
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
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
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
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廣攬豪傑共集
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
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
大業可復矣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

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
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
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
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
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所侵而不能令其
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
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
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
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
人之關昂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
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
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
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

高而謂智足備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蔽之
 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
 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
 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
 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
 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
 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
 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
 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
 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
 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
 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騷駁之帝批旨云
 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
 命詞駁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學者稱為東萊先生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
 旁稽載籍不見涯浹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
 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
 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
 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
 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
 即而祠之

述曰朱子謂東萊詳於史而略於經能博文而不能守約然觀其像
 贊云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
 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其推許亦良至矣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一

宋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
 冠昏喪祭儀行於家兄九齡九韶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
 獨尊其說教授與國軍嚴規矩肅衣冠勸誘引掖學者興起贈朝奉
 郎直祕閣諡文達學者稱復齋先生九韶學問淵粹隱居不仕學者
 稱梭山先生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
 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
 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
 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
 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
 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
 亦無不同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
 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
 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
 概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
 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
 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
 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除都
 堂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
 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士
 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警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
 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

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
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晉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
開講席戶外履滿者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
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
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
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
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
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
俗之善惡習尚之淳漓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
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
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又語吏以某所
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羣以為

神申嚴保伍之法羣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
漢之閒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
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
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
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閒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陂陀
不能以限馬難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敵兵
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
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
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
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輪邪盡蠲之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
祈福九淵會吏民為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
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
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
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
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
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此謂
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斂于帝其訓無非斂
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天子以錫爾
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
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
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
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
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

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
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
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
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悖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
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迴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
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
正人觀之無異在罔圖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
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悖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
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
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自考其心
則知福祥災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又平時教
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

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早禱即
 兩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
 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
 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
 以千數諡文安九淵與兄九齡並講貫理學時號江西二陸其學務
 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孔孟書是崇是信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
 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嘗與朱熹會鵝湖論
 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
 子小人喻義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
 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
 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
 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
 然場屋之得失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
 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
 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舉卑祿厚
 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職者哉從事其
 閒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無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
 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專志乎
 義而曰勉焉明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
 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
 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聽者至
 有泣下焉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離席言曰當與諸生共守
 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復請書講義刻石惟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胎書
 往來論難不置其第一書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足形而上者矣太極乎極者中也言
 無極則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

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
 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謂
 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
 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
 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
 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
 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
 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
 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
 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
 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
 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
 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
 氏之學豈可諱也熹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
 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著眼未可容易
 譏評也九淵再書辭加憤厲是以熹答之有曰凡辨論亦須平心和
 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者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
 迫之中肆支蔓躐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
 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
 可望於必同也九淵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述曰學者言朱陸異同詳已是皆睹其分而未識其合見其始而未
 知其終也蓋陸子之學以尊德性為宗朱子之論以道問學為主尊
 德性則工夫直截而求端於天心道問學則基本堅固而盡力於下
 學下學久可馴致於知天心地明自為學無滯礙雖從入之途各殊
 要其究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至陸氏弟兄始與朱子會講議論不

無抵悟故往復辨析至於再三其後亦深悔鶴湖舊說為非甚欲著實看書平心下氣而朱子贈子靜詩亦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句則又未嘗不始岐而終合矣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二

宋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以教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闈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避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我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對言暴風兩雹災感螭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時皇子竑與史彌遠不協彌遠陰有廢立意德秀嘗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故後卒及於禍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改著作佐郎同列相甚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言官又舐之而德秀亦力辭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

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會更鈔法配民藏楮告訐繁興抵罪者眾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資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倘得名便民之策乎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會金人來督歲幣德秀上疏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姑徙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

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繪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悔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廷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嘉納之遂罷金人歲幣初德秀奉使如金賀登位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帝曰臣歷揚楚至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

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相史彌遠方以僞祿廢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粟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家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新徽州守林球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振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又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

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誦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贖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同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築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閩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紐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雷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圍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黃夫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質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民困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

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
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及義阡惠政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
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孀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
壽昌朱彙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
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
亂者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權禮部侍郎兼侍讀直學士院入
見即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以固結人心為本又因湖州兵變史
彌遠矯詔殺濟王竑乃上言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安生
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
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書川
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
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齊王未有子息亦
惟陛下與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四 從祀賢儒十一

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
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
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以掩前愆次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
朝淮蜀二閩乃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
眾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
以苞苴入都為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
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襲柴中
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帝問
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鉞夫對帝擢鉞夫直祕閣為監司具手劄入
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帝初御清
暑殿德秀因經筵侍帝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
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
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眾政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

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
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
漢文帝幸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
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
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
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
不以魚鞵輻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
鯁言帝皆虛心開納彌遠外示嚴憚內實忌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
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
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
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及李知孝又劾之請加竊竊帝曰
仲尼不為己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
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四 從祀賢儒十一

彌忠彌忠言於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復職與祠五年進徽猷
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
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
錢者郡計亦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
苦決訟自卯至申猶未已或勸荷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
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於泉公族僅三百人漕
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
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卒帝親政以
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曰
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責糶便
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亡京湖帥奉露布
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
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

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乃以所著大學衍義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我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又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仗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隆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帝震悼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

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學者稱西山先生所著有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著作甚多而大學衍義尤盛行於世既卒帝思之不置謚曰文忠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本姓高山繼魏氏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從李燔輔廣遊慶元五年登

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嘉泰二年召為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銷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眾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榘劾了翁對策狂妄侂冑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稱為鶴山先生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差知漢州漢號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中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了翁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為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募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士論大服俗為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賊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論趨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斬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

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
蜀名士咸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
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
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
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
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為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
以事權資以財用為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
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為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
官十七年遷祕書監尋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
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機有五謂宜察時幾而恭天
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國之不猶愈於坐觀時會而聽
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必同心一德而
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為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

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
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
剴切無所忌避時相復不悅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
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
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
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蓋即不安而求之
對天地事大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
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
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闢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
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
以死有司願望治葬弗度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時應詔
言事者十餘人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廟上
最為切至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

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令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
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
欺世盜名朋邪誘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任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
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
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
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實章
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瀘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
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樓櫓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
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家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
卒帝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幣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
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斲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益不可滌濯遂
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

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
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
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
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
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彙若白黑帝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
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初臣庶對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帝因民
望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
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
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帝躬者他如和議不可
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至漏下四
十刻乃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緯進讀帝必改容
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
人所難言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

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闈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疑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荆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至帝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帝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跋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募府江州申做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帝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頰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諡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述曰汾讀史至真魏二公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國之興也不興於興之日而興於羣賢有彙征之形國之亡也不亡於亡之時而亡於正士有淪落之感宋當嘉定端平間國勢亦云亟矣侂冑亂政於

前彌遠蒙君於後外患疊興內憂間作幸而碩果尚存二公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乃疏遠之擯逐之至誠為偽君子真小人使不得一日安於其位而宋命亦用迄焉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曾足莫聽大命以傾悲夫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四終

元

陳澹字可大都昌人也父大猷宋理宗開慶二年進士歷仕至黃州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潛心經學尤精於戴記宋亡隱居教授年八十二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元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所著有禮記集說自為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

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憤不自量會萃衍釋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明洪武時其書始列於學官正統中遂以其說取士成化初工部右侍郎劉定之上言自有五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家聖朝於易專取程頤傳朱熹本義於書專取蔡沉集傳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於禮記專取陳澹集說豈非以其尤得聖人之旨哉永樂中所纂正統中所刻今經筵所進與夫天下庠序場屋所用無不以此是也夫既專取其說固宜褒異其儒欲褒異之莫若俾得從祀於先聖廟庭今從祀舊規有程頤朱

熹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沉矣斯皆以釋經有功也惟陳澹未與其列以臣觀於澹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子之躅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况前代釋經如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無幾耳然尚從祀則若澹之專用其說者以之從祀夫何間然疏入不報至我

朝雍正二年始用廷議

詔從祀孔子廟庭

述曰雲莊之學問他無可見獨見於禮記集說一書而論者或譏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直詆為免園冊子且云自集說行使天下後世束注疏等書不觀皆雲莊之為之者夫度數品節其說誠不免太略然簡核精當得聖人約禮之深意或亦非諸儒所可議也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四

元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開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姚樞奉詔從行中書省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掛俘籍者悉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言驚為奇士復以九族俱殘不欲北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其宿夜半復逸去樞馳馬踪跡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仰天大號欲自沈樞勸曰汝徒死無益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無他復勉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

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之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樞既退隱蘇門乃詣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曰江漢先生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若斯

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抄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王輔嗣易注夜思書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從之居三年間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錄授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眾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衡亦曰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星

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藁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於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墮地童子過之亦不暇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殖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宗文統患之且竇默曰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

子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帝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
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
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
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
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
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書省衡乃上疏陳時務
其一曰立國規模言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
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
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
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
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
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
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六 從祀賢儒二十四

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動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
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
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
暑之變寒其勢亦然亦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
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
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大要
言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
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
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
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
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
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
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

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詭戲不知今
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
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
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
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
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
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
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
之數目續富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為君難言民生有欲無主乃
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
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
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
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六 從祀賢儒二十四

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
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
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
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眾也同列之臣不
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事有萬變
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
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
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為弊天下
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
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
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
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
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

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
閒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
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
之難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
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
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
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為明察然一
小吏能欺之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
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
以是為非其害有不可勝計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
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
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
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

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

子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

以

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
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
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
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
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
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
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
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斯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
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
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
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
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

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

而後已故其勢恆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

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
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
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何如也此
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
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詐似
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
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
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
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
而不能斥李林甫如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
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
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
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
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樂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
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
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
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
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
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
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
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
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
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
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

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
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
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學出
西彗出東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
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
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
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
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機已萌猶且因循故習抑其下而損其
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
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
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其四
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

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
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願承天道之實
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
嘗孰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
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
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
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
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
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
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
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
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

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
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慎微言天下所
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
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
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
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
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違喜
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
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
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
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
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不畏天
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

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

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
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
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
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翼日使集公卿雜
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
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
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
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
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
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又有簽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
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
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詰之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

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為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嗜者公一切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果如君言得罪亦無所辭阿合馬由是衡之亞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歲時

梓等以酒禮至衡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為國家為吾道為學校為後進非為供備我也我為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雷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汚隆吾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遂合辭代奏得告南歸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

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為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朧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

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倭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遺訓其子師可曰我生平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齊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泰宇疑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以明體達用為主其修己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以灑掃應對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枿不少變其規矩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

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律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初中統之召聞命輒起道遇劉因語之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耳比至京師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慙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衡獨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衡未嘗以失計爲歉世祖亦不以是少之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延祐初詔爲立書院京兆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著齋名也

述曰趙仁甫紹述伊洛首爲北方開理學之源許文正尊聞行知見

之德行而措諸事業使天下翕然知儒術之足貴雖其著述未知於朱子何如而繼往開來淑身膺世嗚呼懿樂矣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五

元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宋亡入元至元十三年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遊龍興按察

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時行自掾元

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旣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未明卽起然燭坐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宋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

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
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延祐初召拜集賢直學士
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至治三年起為
翰林直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
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
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
之說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
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
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用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
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
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
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議
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

於昭穆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
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
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
以宗廟序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時澄已有去志
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
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勵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
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
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
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每日正坐拱手氣融神邁
答問聲聲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天原出於天神聖
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
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
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

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
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
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
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
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三禮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
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其序易曰昔在義皇始畫八卦因而重
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
周易雖一本之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
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
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
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者不斷自文王
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蓋欲
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又曰周易

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
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
自魏晉諸儒分象象文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
逮於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
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
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其序書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
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
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問孝文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
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
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
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
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

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臧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康成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生二十八篇如舊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又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古文今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七從祀賢儒二十五

四

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無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遠絕矣析伏生書二十八篇爲二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二十九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生書既與梅賾所增書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爲晚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

書有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信屈聳牙六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何從質斯疑而斷斷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泰以別於伏生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予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其序詩曰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七從祀賢儒二十五

五

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會朝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實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生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

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為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幽風焉其序春秋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詳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

關聖文獻卷六十七 從祀賢儒二十五 六

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補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子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三家為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

則俟同志者共講焉其序儀禮曰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稟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闕典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字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

關聖文獻卷六十七 從祀賢儒二十五 七

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實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脫稟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稟本而已若執稟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與象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乎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以澄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

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經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問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未流不至為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助之哉又曰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

三十九篇藏於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鄧所引逸禮中雷禮帝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雷也帝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

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精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觀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觀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禮之義而共為傳十篇云其序周禮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常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康成康

成所注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舐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其序小戴記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後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編斷簡會萃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

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改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

關聖文獻卷六十七 從前卷二十五

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功臣已也其序大戴記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開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遠甚蓋彼其菁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閒存精語不可棄

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變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謬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之君子云澄所訂孝經定本合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其述辭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之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焯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焯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

關聖文獻卷六十七 從前卷二十五

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焯仍令校定焯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闕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

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矣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澄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乃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述曰草廬嘗舉進士於宋既而仕元議者遂謂其忘君事讐竟罷從祀夫舉而不第則未嘗登仕版也固不得以事二姓例至觀其出處之際難進易退又非汲汲榮利者可比誠不當與莽大夫同類而共譏也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六

明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祖仲義元末不仕以經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瑄初生時肌膚瑩如水晶五藏皆露家人以為怪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洪大命止之少即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欲以奇童薦固辭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為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邀一識面謝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尋於班行中識之歎曰薛公見且

不可况得而屈乎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璉舉為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延見諸生必先詢其學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為講授隨所長而成就之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為薛夫子中官王振權傾一時語三楊吾鄉誰可為京卿者以瑄對召為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許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時學士劉球上章忤振下錦衣衛死人皆為瑄危瑄怡然曰生死命也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廷訊時瑄呼王

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避文怒奏囚不聽理詔立決瑄有三子上書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振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放為民家居七年閉門不出弟子來學者日眾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擢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寬之法是年冬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地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帝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後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復言於帝四年秋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判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八

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寘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左右目之曰此真薛夫子也時曹吉祥用事其生日同列約往賀瑄遽稱腹痛而出尋命為會試考官瑄為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或請易之瑄曰某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帝初禮遇甚厚後寢衰遂乞骸骨歸石亨素敬瑄聞其欲去來視疾且曰如卽不畱當請之上下勅書卽家塾立教且以資其養何如瑄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愈也亨歎息而去未幾徐有貞李賢皆下錦衣衛獄人始服瑄之去為先見云家居時當李賢柄國屢致書問瑄終不答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也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遂密言動咸

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稱為敬軒先生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六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弘治中詔祀於鄉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述曰文清在內閣時所與帝言皆正心誠意之學一以啓沃君心為務一日召對便殿望見帝褻服以待卽疑立不入帝遽更之始入後連日不召見謂同列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曷去諸遂稱疾辭位蓋在閣中才五月耳夫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文清者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八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八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七

明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每出母有念輒心動即歸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吳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莫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

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偽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有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為活孟子云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歷初追諡文恭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珙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二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為稽勳主事恆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

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輓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為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為刊布萬歷中追諡文莊贈禮部右侍郎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南京吏部尚書性孝華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年已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闖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

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驛在萬山中苗獠雜處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之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展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潯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質其罪令詞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

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一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遽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李敬擊敗之副使楊章等亦生繫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命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敦及守備郊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殲其巢遂潰

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討瀘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瀘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警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

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瀘斬賊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瀘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瀘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進右副都御史于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勸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似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鼐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聞之紀功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

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輝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且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德憑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眾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諸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梅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

三三四

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茂不勝矣眾曰善已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垣登縛拱樑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有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珣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會與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樟皆就禽南康九江

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武宗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為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沂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帝發其罪競為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開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督書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

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病子藥死子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譏毀百端獨永時左右之忠泰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冥坐僧寺帝規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反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

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越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明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緒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衛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鏞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

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成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陞深山絕谷悉猶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人營撫其眾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峩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龍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

宋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從祀賢儒二十七

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遊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道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璽薦薦故不善守仁以璽強之後璽長吏部璽入內閣積不相下璽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陞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璽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貉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

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為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郎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過目成誦年十一從父過江望金山命賦詩語奇甚十七謁上饒斐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旨謂聖人可學而至深有所契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少好俠喜談兵長與李夢陽何景明輩切劘為古文詞謝病歸時築室陽明洞中又習導引術泛濫二氏學者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釋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屹然以斯道為己任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雖曰夕軍旅與儒生講學不廢嘗

宋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從祀賢儒二十七

語門人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乎見聞蓋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格物此其說之宗旨也泰和歐陽德安福鄒守益吉水羅洪先輩相與尊信之其徒慕其說之簡易無問遠近賢不肖踴躍而從者甚眾然退而叛道悖德者亦不少視程朱之門人有人門有實地隨分各得者異焉著述甚多如傳習錄及文集皆行於世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蠢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九終

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子其子正億世襲伯爵述曰白沙之主靜陽明之致知其學皆推本於周程然各立宗旨門弟子又從而加甚焉是以卒有禪派之議虛齋飭躬砥行動遵古人其所著易四子蒙引等書甚有資於學者第專以主虛為教使襲其說而不察幾何不與主靜良知之說同一流弊邪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八

明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驚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居仁性行淳篤父病劇嘗糞以驗甘苦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隱居梅溪事親講學之外謝絕人事間與其徒遊閩浙道金陵泛彭蠡而上歷覽名山大川以博其識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景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為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於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居仁闡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歷十三年追諡文敬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時劉瑾方作威福南京吏部用其新例以欽順給假不合奏或謂欽順宜一面蓬欽順曰是舉吾生平而盡棄之也遂奪職為民瑾誅復官上疏

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遷南京大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攝尚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及大禮議起請慎大禮以全聖孝皆不報遷南京吏部尚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尚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尚書辭又改吏部尚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璉桂尊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略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

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為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也如必以為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至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沒欽順為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為

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述曰胡敬齋羅整菴宗伊洛之緒言守朱門之遺矩學先格致德尚躬行立說著書粹然一出於正誠篤行君子矣明自白沙陽明聚徒設教其弟子各立門戶因有姚江之學有江門之學宗江門者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姚江者乃至別立宗旨顯與朱子相抵牾百年之後其教大行雖其傳述之過抑亦立說者先不能無病與整菴早見及此故與書往復辨論惜後書未達而陽明早卒也關里文獻考卷七十終

國朝

陸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名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唐宰相宣公贊之裔也曾祖錫蔭祖憲父元世以儒術稱世父燦前明進士為濟南府推官崇禎十年我

大清兵破濟南闔署殉難迨隴其以官起家始得以其祖及世父衣冠招魂葬鄉里隴其自幼端重靜默穎悟過人年十一為文即原本經術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專以程朱為宗居敬窮理粹然一出於正其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會明運將終盜賊竊起隨父倉皇奔避患難中猶讀書不輟已而書籍復為遊兵所掠則自訟曰禹能行疇範之道天乃錫禹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故天斬之益痛自刻厲嘗曰大丈夫生斯世攬轡澄清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為溫飽哉復究心天文

雷意經濟康熙五年舉於鄉九年成進士年已四十一矣以需次復歸家教授著書又五年選授江南嘉定知縣嘉定為濱海大邑民多逐末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暴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而不肖胥役復相倚為姦利號稱難治又地不產米漕糧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去官隴其至歎曰民不輸賦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為之也譬少年以遊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為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為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為治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為主逾年風俗為之大變訟不至庭案牘幾廢惟日為上官訊他邑事先是催科者惟假敲扑逋者逾限轉須杖錢自隴其為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勒輸限屆期及半亦得宥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遂無逋負初邑有胥吏數千至是退去者過半會福建按察使缺

上命天下選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都御史魏象樞以隴其薦

而江寧巡撫慕天顏與隴其不相能疏請更調旋文致以諱盜落職其去任也與妻同駕一舟惟圖書數卷織機一張而已百姓為之罷市號哭禁蓄者數萬人隴其皆慰遣之眾知不可留乃爭立祠尸祝謂自建縣五百年來未嘗有此官也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詞工部主事吳源起以隴其薦會丁父憂不果試明年象樞廉得其被誣狀乃疏劾天顏舉劾不公而力陳隴其廉介是年夏上命廷臣各舉廉吏象樞疏舉十人復以隴其薦有

旨服滿補官然隴其雅不欲仕服闋仍家居講學著書以郡縣敦迫再四二十二年始就道復求改教職不許乃補直隸靈壽知縣靈壽北枕太行南瀕滹沱民貧地瘠水旱頻仍隴其拊循安輯務在與民休息時派運

大內灰車靈壽小縣出五輛較大邑轉多經年費六七百金民不能給前令董祈請減之不能得隴其至復請於監司至以去就爭始得減二輛邑舊多荒地會以言者申隱地處分之例民益相戒不敢開墾隴其諄切曉諭於是漸有關者終隴其任竟無一畝首報前此縣令審丁率以溢額為功隴其曰如是是驅之逃耳乃覈實具報至虧

一千五百有奇且請於上官曰若就筋疲骨盡之民猶復責其包賠一點良心實難自昧縣令平日失於撫綏以致戶口缺額聽候上官處分以為溺職之戒卒從其議民困以蘇巡撫于成龍准任諸訪利弊隴其條陳六事一言春夏之餉請緩征至秋成二言荒熟不常請

使有司得便宜以熟補荒已墾成熟者十年而後起科三言水道宜疏處請司農度其費以次分年舉行四言墾荒及河淤所入之穀請

留本處備荒五言書辦工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及供應上司過往等類宜稍復存留款項以杜私派之弊六言審丁不宜求溢額果有

溢額者請留以積穀有逃絕以此補之有闕則蠲之成龍歎曰此真

久大之謀也每公餘即詣學宮聚諸生講說聖賢之道有質疑問難者與往復辨析明白曉暢於是人皆厲志於學二十九年畿輔大饑命發帑以賑靈壽得三千兩太守約以二千及民繳千兩為勘荒費鄰邑有已散而復追者隴其獨持不可曰上負朝廷下欺百姓隴其不為也巡撫格爾古德于成龍先後兩以疏薦學士李光地承

顧問亦稱其雷心性學清廉愛民以大學士余國柱沮皆不果召後都御史陳廷敬復薦之乃行取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召至見廷敬獨不稱師生廷敬歎服隴其為御史首疏陳畿輔情形曰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民情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煩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蒸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開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蠲免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第今歲秋收稍稔既

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也疏入聖祖稱善再三顧左右即下其疏於戶部終格於部議及奉特旨始盡蠲免湖南巡撫于養志丁憂督臣請令在任守制詔廷臣會議隴其以疏論之曰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

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邪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為何如人如其非賢者邪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邪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任守制代為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况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倣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為督臣所請無庸議可也

上從之三十年五月京師亢旱詔求直言隴其上三摺子言事一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一積欠錢糧

宜請豁免一捐免保舉宜急停止輔臣以用摺子不合為辭不得達
隴其退復具疏曰捐納一事原非

皇 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

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為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

皇 送草豆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

皇 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

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為之

皇 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

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

皇 及此蓋誠知其為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

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

皇 而知其不可者矣故敢瀆陳芻蕘惟

旨 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

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

旨 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

志趣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

旨 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

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加稽核伏乞

旨 勅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令休致庶更治可清

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有

旨 旨同九卿會議司農主議不以為然隴其又上議曰謹議得捐納一途

實係賢愚錯雜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

旨 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

即貪污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參而其僥倖免於糾參者遂得與正

旨 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

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即無有不一
體陞轉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所以有速停
保舉捐納之請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期限則不肖之員多因循
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 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致恐近於

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惟利是圖何嘗知有百姓踞於民

皇 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指紳其

榮多矣何謂刻也即云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

皇 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則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之

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之此臣請定保

皇 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

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清者也九卿迫令改議隴其執之愈堅由是

旨 眾寢不悅遂劾其拘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悞軍需飾虛

詞紊政事負言官職擬革職奉天安插李光地及順天府尹衛既齊

旨 面奏救之得

旨 旨寬免尋奉

旨 命巡視北城然終以與眾齟齬試俸期滿都察院擬以不稱職對品調

用隴其既以剛直罷仍歸家教授明年卒於家年六十三又明年江

旨 南學政員缺廷臣會推翰詹大僚

上 上不允

旨 特旨著陸隴其去大學士王熙奏隴其已故

上 上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人不可多得矣蓋隴其忠鯁雖不合於時其

旨 獲知於

旨 聖主有如此也隴其德器粹然文必載道所著有文集十二卷外集六

旨 卷四書大全四書困勉錄四書講義續編松陽四書講義禮經會元

旨 讀禮隨筆讀朱隨筆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衛濱日鈔靈壽縣志

等書皆發明經學講求治理有裨實用而不為詞章之學其教人以居敬窮理為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者鮮矣又因明季異說紛紜程朱正學幾墜思力挽之故其學術辨止篇曰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為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

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闕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行之王氏之學偏天下幾以為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誠行為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為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

明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忒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備事者亦有矣則亦歸罪程朱乎是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為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中篇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為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生也氣聚而成

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為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為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為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

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為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為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為是者果是而見為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為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為害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為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為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願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高願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一 九

為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為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為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為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為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願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為其學專以知覺為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為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

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下篇曰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其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與若夫明之末季瀆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為議論為聲氣繼也遂為政事為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為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一 十

師之辟由之嗟而卒為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為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為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為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閉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為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

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為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為入門不以物格為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邪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為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夫陳王之病世儒類能言之至若斥陳王而仍入於陳王者則非隴其之深抉闢奧細察秋毫不能發其隱而大服其心也乾隆元年九卿等因議原任一等公福善等諡法附奏云原任御史陸隴其精研程朱之學實為昭代醇儒於雍正二年經九卿議准從祀文廟但以官職未合請諡之例當年未經子諡臣等謹按通典云諡主於行而不繫爵故宋儒如胡瑗呂祖謙諸人官職未顯俱得諡今隴其既經從祀文廟似亦應追諡以示表章得

旨賜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一 從祀賢諸二十九

述曰清獻罷御史時議者有責其持論太嚴進言太驟致觸忤眾怒席未及煖以去者嗚呼是豈知清獻者哉夫清獻浮沉下僚年踰六十一且得居言路已迫桑榆若再委蛇觀望不踰年而即卒矣是終無一言以去豈不有負斯職邪昔歐陽公上書范司諫責以朝拜官而夕奏疏陽城久居諫議而不言昌黎作諍臣論以諷之清獻之不肯和平委曲相時而動正清獻之所以為清獻而非淺見薄識者所能窺及也又行狀及年譜載其為令時諸政績皆循吏所能為故不具論論其有關學術治道者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一 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十一

昔明初罷祀揚雄及嘉靖開張璁釐正祀典又罷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人而改遷瑗林放鄭康成鄭眾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鄉我

朝雍正二年

詔九卿議可復從祀者於是復祀瑗林放鄭康成范甯四人乾隆二年又復祀吳澄一人尚有荀况劉向戴聖揚雄鄭眾賈逵馬融盧植何休服虔王肅王弼杜預等十三人今考其傳別敘從祀賢儒之後

荀况趙人年五十遊學於齊初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襄王

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秩荀卿三

為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

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

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禱祥鄣儒小拘如莊周等

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漢

劉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交元孫也父德為宗正封陽城侯向本名更

生年十二以父任為筆郎既冠以行修飾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

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

子橋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帝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

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神為金之術及鄒行重道延命方

世人莫見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

言黃金可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更生吏更劫

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帝

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
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
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
其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
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
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
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閉帝感悟下詔賜望之
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
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
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
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
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

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
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言譖邪並進
所以致災異狀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旱日
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
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帝欲以為助乃見
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興者傾巧士謂帝疑堪因順指短
堪謂可賜爵關內侯勿令典事帝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
堪猛短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
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帝召諸前日變在
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
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
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口不能言而
卒顯誣謫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讓要救危及世頌

凡八篇依與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
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
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
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
鳳兄弟用事之咎而帝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五經祕書向
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以來
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
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
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
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帝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
計向嗜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純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
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

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帝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
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
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
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誰當言者
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
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
專積思於經術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
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書奏且曰天文難以相
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帝輒入
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
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
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帝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

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

戴聖字次君梁人與從父德並事君授曲臺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及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刺史何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復為博士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奢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僭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

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帝甘泉還奏甘泉賦其三月祭后土還上河東賦十二月羽獵雄從上校獵賦明年秋帝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使農不得收斂雄從至長楊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既而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緲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摺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

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項之歷焉擬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辨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德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元文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

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從官及莽篡位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其恬於勢利乃如是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餼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

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父興建武六年徵拜大中大夫九年監征南橫營營坐事左轉蓮勺令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眾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繒帛聘請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違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惟眾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明帝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眾諫不可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二

為匈奴拜單于志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旄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為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章帝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於官時賈逵亦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

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買長頭性愷悌多智思敏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明帝重其書為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章帝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教左氏傳大義長於公穀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勢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二

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誣諸儒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

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遠自選公羊嚴顏諸生
 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遠母常有疾帝欲加賜
 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顏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買遠母病
 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遂數為帝言古
 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
 異遠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并作周官解
 故遷遠為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
 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遠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
 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羨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
 以遠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
 署甚見信用遠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遠所
 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詠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
 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

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從京兆犖幼遊學博通經
 籍恂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
 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
 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
 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
 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蓋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
 應鷲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鷲兄
 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
 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
 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
 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
 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鄧騭復在講部出為河

閔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
 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
 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
 太守時西羌反叛融上疏乞自效朝廷不能用又因星變陳北狄西
 戎將起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鳥桓寇上郡皆如融言三遷桓帝
 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件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
 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
 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
 鄭康成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
 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
 傳鮮有入其室者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買遠鄭眾注乃曰買君精
 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
 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

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

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
 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通古今學好研精
 而不守章句少事馬融融多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
 眴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
 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
 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武不能用州
 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
 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
 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
 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
 諸經發起紙繆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

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
 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
 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合毛詩左傳
 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
 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
 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
 禪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
 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消
 禦災凶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
 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
 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
 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
 鑿堙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視賊形勢或勸植
 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
 以待天誅帝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
 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
 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
 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廢朝廷乃大會百官於
 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
 善蔡邕時見親於卓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
 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
 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
 山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勸其子儉
 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
 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

州郡進退必以禮大傳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
 秋公羊解詁草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
 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
 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臺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惟
 懼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
 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少以清苦建志
 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
 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
 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為之解黃初中
 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父蘭陵侯朗卒肅嗣封三年拜散騎常
 侍四年大司馬曹真伐蜀以霖雨山阪峻滑眾逼而不展糧運難繼
 真發踰月而行裁半谷肅上疏諫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
 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青龍中山陽公薨肅上疏曰昔
 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位是以帝號無虧君
 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
 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及至其薨輟斂之制與徒之
 節皆同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
 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
 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
 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帝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
 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閭宮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
 倉卒肅上疏論諫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

獨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
 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
 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
 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
 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
 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
 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獄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
 不在於史遷也正如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車徵還拜議郎頃之為
 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大尉蔣濟
 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引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
 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
 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

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屬失其所也

主

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
 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昭問其故肅對曰此
 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
 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母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昭謂
 肅曰霍光感夏候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
 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
 志後孫權襲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
 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昭從之遂
 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縵經者百數追
 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
 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
 駁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父業為尚書郎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
 辯能言未弱冠往造吏部郎裴徽微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
 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
 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
 亦為傳微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
 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嬰既用
 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
 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開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
 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僑不治
 名高黎尋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
 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注易及老子弼性和理樂遊
 宴解音律善投壺天才卓出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與
 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
 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
 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
 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
 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及穎州荀融
 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
 免其秋遇厲疾亡年二十四司馬師為之嗟嘆者累日

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屬失其所也

主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可以企
 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魏甘露二年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畿豐樂亭
 侯爵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
 察佐並遇害惟預以智獲免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
 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
 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

幾於刑厝刑厝之本在於簡直詔班於天下晉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存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鑿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預尚文帝妹高陸公主在八議以侯顯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關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鑿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讐恨言論諱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

梓宮將遷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開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暑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之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周廟設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平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馬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其主預欲開吳邊將使

於大軍臨至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乃表還其所獲之眾與吳吳主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累表陳至計言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張華亦贊成其計帝乃許之預以大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寇城邑皆如預策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越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

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緩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士肅然吳人赴之如歸矣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漲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吳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封一子亭侯賜絹八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憚其智計以狐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瘦柳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下盡捕殺之預既還銀象陳家世史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溇清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

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他事乃耽思經籍讀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先儒說左氏未究邱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述曰儒者之患最易好名否則立異至於勢利坎斯下矣楊子雲著太元法言欲擬易象論語杜元凱慨陵谷之變遷汲汲焉惟恐不傳於後是皆好名之過然素號為恬退者而終不免投閣之譏究不能脫然於勢利外焉荀卿當聖道衰微忽創為性惡之說劉子政見枕中秘笈遂真謂黃金可成王輔嗣崇尚清虛何邵公注述風角探索隱怪學術遂岐若夫戴次君治郡不法馬季長不勝飢困竟附權臣王子雍尊魏則忘漢為司馬則忘曹利勢之見生而儒行之道息矣之數人者其言行固不無可議然而覃慮研思務精其說苟舍短而取長亦未可盡以人廢言也賈景伯欲尊左傳而世主方崇識

緯遂托其說以幾左氏之得立蓋有苦心非左道亂聖者比張瓌徒逞一時之論肆為詆訶至舉無可疵議如鄭眾盧服諸人亦盡舉而廢斥之噫嘻過矣汾粗學淺識誠不足論諸儒優劣謹取前史所載者列於篇而附鄙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至王安石父子之當黜也山論之詳矣故其傳不載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三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

吾宗自二世祖以下歷世承承至八世而始有三子曰鮒曰騰曰樹自是派別支分偉人輩出上自漢世迄於

國朝二千餘年之間或守其家學獨抱遺經或策名登朝鴻猷懋著或秉高素之操或厲忠義之節或以獨行見稱或以文章名世莫不炳炳麟麟昭在前冊使其略而弗紀甚非所以光顯前修垂訓後哲此汾家傳之所為作也傳之體例首博士崇祀典也次族長尊齒德也次世尹學錄先世職也傳與尚任雖非世職而用漢書恩澤侯之例則亦附其後焉家學所傳莫重經術故儒林次之學優則仕用取通經故諸名臣又次之以下忠義孝友隱逸文苑則竊取史氏之義各以類書而附熙先範二人於末者使知恃亂殞宗亦所以示戒也大宗家傳已見世系故不復書至於序列不以時代而以宗派且必

著其高曾之系者則又因以寓家譜之義云爾

開禮字知節六十一代行聖公次子也究心天文律歷聲音制度等書明正德二年始受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中庸書院祀卒年五十九

毓堯字鍾與六十六代行聖公次子也康熙十八年襲五經博士三品階授奉議大夫年五十八卒毓堯好學而博工於著述所著有

研露齋文集麗則詩集蕉露詞集皆典贍可觀初

聖祖嘉毓堯有文譽御書遠秀二字賜之後人因序大其集總曰遠秀堂集

傳誌字振文六十七代行聖恭慈公次子也性通敏美丰儀能詩畫康熙四十五年襲五經博士授通議大夫

世宗臨雍人京陪祀召見內殿

上注目良久曰孔博士風神酷類其父欲用之問博士有陞遷否傳誌以職在奉祀子思祖廟對乃止

賜六藝世家四字額著補開集清濤詞年五十四卒述曰右世襲五經博士自三人而外有六十三代貞寧六十五代行

桂衍植衍桂早卒衍植後襲衍聖公皆已別見世系六十九代繼薄今以疾致仕故事博士承襲以衍聖公次嫡子所以重主也然或無次嫡或有次嫡而已領他職則庶子及族子咸得代襲主祀事庶子代襲者有六十九代繼薄族子代襲者有六十四代尙達六十五代行相衍錫衍隆六十七代毓麟毓瑛

彥繩字朝武先聖五十九代孫也十二世祖傳有傳傳長子端問南宋時為奉新縣丞生壽璋漳州錄事參軍生摠摠銅陵主簿生應發應發武寧縣令生之言之言竟州府同知生津津生思許思許無子以思思俊第三子克忠為嗣克忠福清學正生希路福州岳山

書院山長生議議生公誠公誠生彥繩此明初舊譜之世次也弘治十一年彥繩改刊家譜謂己實南宗衍聖公洙之六世孫北宗駁焉

勒石衢之學宮而衢州知府沈杰右之為奏言衢州聖廟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

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輕則起科後改徵重稅請仍改輕以供祀費帝可之正德元年授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并

減其祭田之稅今襲博士者其十代孫名傳錦承寅字永肅先聖六十代孫也二十六世祖子歎為唐二十三代襲

聖侯次子子歎子賢孫蘊皆自有傳蘊生炯炯生惟一初唐天寶之亂賢同祠文宣公避亂寧陵後兵解文宣公歸魯惟一與文宣公之

弟惟時留寧陵守林廟生簡簡生持持生昭邈昭邈為諫議大夫生濤濤通判南康生侮侮莒州推官生皓堅皓堅登州判官生秀正秀

史王昂齋勅宣諭族人俾遵約束焉山東省試兩聘分校皆稱得人
晚年續訂祖庭廣記二十卷卒年七十六子四人思楷其次子也
思楷字文道繼父為族長奏請重修祖廟能世其職性尤好施與有
友呂博自太原來依多方周給之博死復撫其孤女鄉黨咸高其義
焉年六十二卒

詮字全伯先聖五十七代孫五世祖之熙元敬長子也為雲夢尹高
祖洵三氏學學正東平路教授曾祖思衍盤陽路教授祖克晉世職
知縣父希幹詮兒時讀書顏子廟與羣兒嬉戲失脚墜陋巷井中家
人以繩引出詮曰井有巨蛇張口吐舌欲噬人幸未受其害然吾亦
不甚懼也時人異之及長智識超卓遇事明斷里黨有不平事詮以
數言剖析復以禮讓勸諭之人多悅服而去明宣德八年為林廟舉
事年五十九卒

述曰族長為舉族矜式必齒德眾著始足以樹儀型而端表率舉事

主修林廟亦非公勸廉幹者弗勝厥職也若鼎若涇若詮皆能其任
元龍以儒學著而思楷德厚亦有長者之風焉抑考自四十六代孫
宗哲於宋崇寧間始授迪功郎為孔庭族長繼者類能舉宗範以訓
子弟而世遠年湮家傳殘缺能舉其軼事者少矣顧可考其名者族
長則有四十七代若鑑四十八代端修四十九代瓚瑄瑤五十一代持
撫五十一代元祚元裕五十二代之善五十三代潛五十四代思樛
五十五代克晏克晏有傳克煦克勳克晨五十六代希琛希晨希迪
希瑄希瑾希瑒五十七代諾詡諱詳五十八代公寵公寧公綉公紆
公源五十九代彥乾彥鳳六十代承蛟承謨承實六十一代宏存宏
侃宏依宏倬宏瑄六十二代聞學聞叔聞塾六十三代貞詩貞珍貞
尹舉事如道輔克伸皆自有傳端稟見世系考中餘若四十六代舜
亮四十七代若升四十九代琇五十一代揮五十一代元長元灝元讓
元石元質元祗五十二代之文之容之進五十三代澄沐五十四代

思義思用思度思舉五十六代希韶希璜五十八代公錄公性公從
公源五十九代彥灝六十代承沂承苴承流六十一代宏顯宏超六
十三代貞璘貞操貞枚貞壘六十四代尙遵六十五代衍樞衍鎰衍
徽衍楨衍權衍珉六十六代興訥興濯興煥六十七代毓儀毓琰毓
宗毓銑毓碑六十八代傳學傳樞傳家備列其人使後來者得所考
證焉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四終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四子孫著考二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三

勛字自牧先聖四十四代孫中興祖第四子也少孤能自立宋雍熙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大中祥符元年真宗東封詣闕里祠孔子問宰相孔氏今孰為名者王欽若言勛有治行即召勛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初勛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番會爭持寶貨以獻勛皆慰遣之六年轉屯田員外郎仍知仙源縣仁宗景祐元年遷太常卿提舉仙源景靈宮太極觀寶元元年以祕書監上章求退分司南京主管祖廟授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歷官五十年累著政績年八十九卒贈吏部尚書子五道輔良輔彥輔延濟延範道輔彥輔別有傳良輔歷官大理寺丞上章求退帝嘉之授太子中舍天聖五年任仙源縣主簿年六十四卒

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也登進士第知仙源縣為治有條理以恩遇

族人而不以私故執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遷太常博士由通判陵州為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為水囓宗翰伐石為址治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揚洪兗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得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王鞏也遂召為司農少卿遷鴻臚卿先是慶歷中詔給聖廟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自熙寧變法裁減人役於是酒掃戶祇存三十人林戶祇存三人不敷供應元祐元年宗翰奏請仍復舊制得旨允行時有旨衍聖公如遇朝廷非次擢用他職許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宗翰因上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絹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崇禮然襲封疏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乞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詔從之於是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復兼領他職尋進刑部侍郎帝以上元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

以先聖為戲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於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宗翰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欽服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嘗以孔氏宗譜止載大宗而遺支庶為缺憾乃合而修之

思逮字進道宗翰九代孫也宗翰長子恢奉直大夫恢生松宋泰寧軍節度判官松生班班生揮揮生元石元石生之文揮元石之文三世提領監修祖廟之文生淑濮州朝城尹思逮淑第三子也初為曹州教授左三部照磨元武宗至大三年以祖廟禮樂廢缺言於禮部曰闕里四方之所瞻仰也今釋奠行禮無大成雅樂不稱如蒙製造發下本廟以修祭祀庶盡事神之禮傳之萬世上以新聖朝崇尙之規下以慰四方瞻仰之意中書省用其言移江浙行省製造運赴闕里用之後為曲阜尹歷大樂署署丞署合陞太常禮儀院判著大元

樂書

克欽字敬夫先聖五十五代孫父思誠見世系克欽篤志好學該博經史襲父職尹曲阜鋤強梗卹老弱境內肅然稱治會歲饑賑恤有方所全活者甚多洙泗間為先聖講學舊地因置書院設山長教育生徒復建倉貯粟以贍貧族在職多善政年五十四卒民為巷哭祀於鄉子二希大希章先後襲曲阜尹希大以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襲襲明太祖洪武初復起希大襲曲阜知縣七年為族長涇所許落職帝以其為聖裔也特釋之而罷世襲為世職云

克伸字剛夫亦先聖五十五代孫曾祖之全見世系祖澄嘗提領監修林廟父思履獲縣主簿克伸初為元豐縣教諭希大既坐事明太祖詔衍聖公於合族內擇可以合曲阜者五十六代衍聖公以克伸薦太祖召見命賦蔣山詩應詔稱旨帝曰不須他才只此詩應與知

縣矣遂命知曲阜縣事自為勅賜之自是授世職知縣者皆給勅至
宣德間始停給勅之制克仲居官謹恪屢膺褒寵

克中字正夫宗翰十代孫也宗翰第四子奉議郎恂生鏗鏗生玘
生遷遷生元恩元恩生之英之英生洙泗書院山長濱濱生虞城教

諭思政克中思政第三子也成祖永樂九年薦知曲阜縣力辭不受
強之乃應辟下車之後凡尼山祖廟先聖塋域及學校壇壝之類莫

不請帑增修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年六十一卒祀於鄉

希範字士則五十五代衍聖公第三子也天姿穎異器宇魁岸自其
少時族人即以爲賢欲薦知縣事希範曰先聖德澤宜均被後裔吾

兄弟豈得獨專其美讓於從父克當克當卒又讓於從兄希文希文
又卒族人卒薦之不得已乃應薦時洪武二十八年也希範既受職

以直道自任法行不避宗戚有豪族誣告民以當戍邊者其人勢焰
灼甚民受誣不能自直希範曰吾爲令民枉而不理非職也因力爲

請於上官民冤得白而竟以其罪罪所告者於是豪強皆帖然斂迹
孔末之裔復假冒世胄蠲徭役希範曰是嘗亂吾宗者今不明後

世無知者矣乃力辨其非復刻宗譜於石以志焉時五十九代衍聖
公方在襁緥希範代主祀事凡所以保育調護俾克成立者皆希範

之力也年六十五卒

希永字士毅先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溼有傳祖思桓父克景希永少
好學頗涉獵諸史百家之書補弟子員入三氏學從教授欲縣江滉

受易是去任希永曰易道甚大夫子尚曰假年乃買舟襄糧訪師吳
楚間受業於安成吳祭酒深得易之奧旨憲宗成化元年初詔三氏

學每三歲貢一人希永首應其選明年授曲阜世職知縣在官勤於
撫字有循聲年五十七卒

諛字蘊伯父希武克仲次子也諛初隱沂水上自食其力以養親家
貧不能具酒肉常稱貸以給之不求聞達而明辨果決每朝廷有疑

事族長就決焉以故知名正統十一年薦授曲阜知縣政以能稱歲
旱蝗災清滯獄寬急通中夜齊冰請禱遂得大雨飛蝗盡殞民有私

繼室訟前妻者諛廉得其情詔以天性父子感泣於庭卒成慈孝
焉以母喪去官尋卒年五十九祀於鄉

變字理伯父希敬克中第三子也變有至性母病篤願天請代嘗糞
以驗甘苦母尋愈爲曲阜知縣聽斷明決人不敢欺歲荒先賑而後

問生全者無算後加兗州府通判卒祀名宦祠

公鏗字聲文五十七代衍聖公第四子也爲人慷慨有氣節敦尚信
義人有過輒面質其非時有孔門御史之目宣德九年薦知曲阜縣

有政績居官十年邑中大治嘗語人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乃上疏
曰臣本無似賴祖宗餘澤大宗既膺顯爵而世尹又及臣身兩世一

門盡叨美仕物懼滿盈乞賜放歸田里以族之賢者代疏入不許會
有無賴子誣陷以事法當罷官公鏗不辨曰得掛冠是吾願也遂奪

職景泰初五十九代衍聖公入覲陪幸太學始爲陳其誣枉有詔復
官卒於家年七十一

公珏字栗文變次子也嘉靖十年授曲阜知縣廉而能寬以仁愛爲
治有王禮者受誣坐重辟公珏廉知其冤爲力辨乃得理患民不知

教語父老曰吾生聖賢之鄉而風俗日偷心甚憫焉乃條孝親敬長
睦鄰卹族十數事率子弟輩以身先之民亦感化而頹俗頓格居官

十二年家無餘財致仕後民念其無以蔽風雨也爲運土築宅至今
經其地者猶稱曰萬民牆云卒之日里爲罷市祀鄉賢祠

承夏字永功希範之元孫也曾祖詢祖公良父彥允皆不仕承夏早
孤事母極孝母死廬墓三年嘗有異鳥棲巢樹上甚馴擾人皆以爲

孝感有司上其事特賜旌表承夏能詩又善數學決吉凶天壽多奇
中弘治十七年貢入太學正德五年授曲阜知縣後以流賊壓境守

禦無術自劾免嘉靖元年復職年五十九卒

宏復字以誠先聖六十一代孫曾祖公恂有傳祖彥諱父承英萬歷元年山東撫按請仍以世職管縣事乃考選宏復為曲阜知縣宏復既蒞任患積貯不備無以救水旱乃建二十四倉以廣儲蓄民賴以濟在任二十三年加都轉鹽運同知銜致仕

聞簡字知敬先聖六十二代孫也八世祖思政見克中傳思政長子克淵明初舉曲阜世職知縣不就克淵生希誼希誼生誼為潘王府長史高祖公田諱第五子也曾祖彥鵬祖承登父宏猷為招遠縣訓導聞簡以天啓元年授曲阜知縣剛果斷有折獄才二年流寇竊發聞簡緝獲賊謀斬以徇賊再攻城皆設法禦卻之擒巨寇劉燦等十餘人寇退敘功加東昌府通判後以事去官卒年四十九

貞堪字用真先聖六十三代孫七世祖希麟五十五代衍聖公第五子也希麟次子譽譽生公恬公恬生彥丹彥丹生承芳承芳生宏蒙宏蒙生聞默貞堪聞默子也以廩生薦授曲阜知縣性剛儉志量不

羣崇禎十四年齊魯大饑寇盜並起貞堪多方拯救親冒矢石獨宿城頭者六月邑賴無虞以丁憂致仕年六十八卒

貞叢字用茂亦先聖六十三代孫十世祖淑見思遠傳淑長子思遵為嘉祥尹生克紹克紹翰林國史院待制生希先希先新河尹生讚讚生公鎬貞叢高祖彥剛公鎬第三子也曾祖承弋祖宏岱父聞野貞叢萬歷二十七年授曲阜知縣與利除弊民安農桑三十年奉委開泇河工役借庫銀四百金無以償貞叢曰是役也爾愆已甚吾不能代爾力復忍股爾膏乎乃焚券自積俸補之以四氏學去廟遠特改建新學宮并請增廩額如府學考滿加東昌府通判後加都轉鹽運使致仕卒於家

尚愉字怡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燿明大梁糧道聞詩長子也尚愉為曲阜知縣睦族愛民除去一切苛政會有挑河之事民不堪命故事惟孔顏子孫得免役民戶不與焉至是尚愉為請於上亦獲免

民賴以安卒祀鄉賢祠

述曰自唐咸通中以孔續為曲阜令厥後多以世爵兼之而宋金元之世亦參用族人之賢者至元用傳子之全之全傳子治治傳子思誠思誠傳子克欽克欽傳子希大希章遂為世襲明初特用克伸仍改世職焉以世爵兼者有四十一代公昭檢四十三代公仁玉四十五代公延世四十六代公聖佑五十代公摠皆見世系由族人任者尚有四十五代道輔別有傳其無傳者則有四十六代舜亮宗壽五十三代濟五十四代思凱五十五代克昌克營五十六代希文五十八代公錫公統公澤五十九代彥士六十代承厚承泗承震承業六十一代宏廊宏毅六十三代貞教六十四代尚愷六十五代衍淳衍澤六十六代興認六十七代毓琚六十八代傳松其政績亦開有可紀不具載特取其尤著者列之於篇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五終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三九八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四

克晏字堯夫先聖五十五代孫族長思楷次子也克晏博通經史不輕著作每為文必經營數日而後成長遊江淮汝泗間遍歷名山大川文益雄宕有奇氣性端謹不苟取與嘗路遇遺囊不顧而去行道遇婦人必面牆以俟其過明宣德元年補三氏學學錄盡心教授出其門者若孫昱孔公恂公錫輩皆成名進士後以齒德兼為族長宗黨子弟有不率訓者召庭下片言折其是非無不愧悔泣下者卒年五十六克晏兄弟三人兄克暉以文學稱克晏即其弟也

克晏字舜夫性恬澹不樂仕進有勸其為舉子業者輒不應惟日與賓客賦詩飲酒以自樂嘗自題其室曰樂菴以示終焉之意天順八年舉為三氏學學錄固辭不得乃就職從遊者隨其質之高下而教之無不各有所成就而去年五十四卒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六 子孫著聞者四

論字經伯父希鳳五十五代衍聖公第六子也少從三氏學教授文時中張敏王塘遊讀書通大義後河東薛文清公瑄督學山左與論有姻故往與談性命宗旨辨論往復深有所得因盡棄俗儒之學粹然一出於正性寬博喜施濟會年饑捐家財以食餓者所活甚眾嘗宴客失銀器僮僕倉皇論從容諭之曰財物易得盜名難泯不速改終身之累也翼日得其器於故處亦不究所由也景泰六年授三氏學學錄進諸生曰聖賢之學無他惟在窮理修身以復其性用舍行藏功名富貴安所遇而已矣幸相與努力以無忝為聖賢後五十九代衍聖公堯孫嗣公幼論輔其行凡有大事必諮議焉年七十二卒子六公璜其第四子也

公璜字黼文成化十三年以文行卓異薦授三氏學學錄嘗釐正學田設顏母祠創中興祖外大父祭請立三世祖奉祀博士改尼山洙泗書院山長為學錄在任多所興舉公璜為人刻苦勵學無他嗜好

獨喜為歌詩著北窗文彙學者爭誦之嘗畫行遇暴雨從者曰衣冠濕矣可速行公璜曰速行亦不免濕也一日夜歸遇盜盜識之戒其黨毋驚駭護送至家叩首而去蓋其舉止端重能以德感人有如此者年七十八卒

貞樂字垣三先聖六十三代孫明河南布政使參議聞詩第四子也少有至性兄弟十一人友愛無間言嘗著家政錄取古人嘉言懿行及孝弟敦睦之可紀者居平以訓示子弟授四氏學學錄教人具有成法多所造就尤工詩與海內諸名士遊往來贈答酬唱滿天下卒祀鄉賢祠

述曰凡天下郡縣之學皆蒞以教授教諭而為之佐者則曰訓導獨四氏學之佐則特設學錄蓋隆以國學之制也而教授用異姓學錄必以宗人者異姓則師嚴而道尊宗人則情親而愛篤嚴者激勵以成其材而親者用以拾遺而補闕其用意亦良深厚矣然則苟非學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六 子孫著聞者四

行素著鮮有能稱是選者今茲所列非其人與考學錄設自宋哲宗元祐四年而專用孔氏則自明宣德元年克晏始自是而後有五十五代克煦五十八代公杰公鉉五十九代彥衢彥珮六十六代承鑄承作承伙六十一代宏謙宏養六十二代聞評聞諫聞然六十三代貞綱貞紘六十四代尚璠尚侃尚忻六十五代衍統衍侯衍淳六十七代毓玗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五

傳字仲和先聖十九代孫漢御史豐之子也章帝時與友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閒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謂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 子孫著聞者五

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初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賜酒飯僖因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遺嗣世名學家陛下誤加拔擢徵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

所能報謝帝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頌涉禮傳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從還京師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拜臨晉令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帝幸安邑觀鹽池僖自請從行在所帝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而還九月卒於官乃命其二子長彥季彥畱葬焉

命其子長彥季彥畱葬焉

聖祖仁皇帝幸魯尚任以監生同舉人尚鈺充講書官釋奠之後

聖祖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

議用又

命尚任尚鈺同行聖公毓圻等導

駕備覽先聖遺蹟

迴鑾授尚任等國子監博士明年奉

命從刑部侍郎孫在豐疏濬黃河海口後以部議停止仍還朝三十三

年遷戶部主事尋陞員外郎三十八年以事休致回里尚任博學有

文名通音律諳祖庭典故嘗患闕里舊志未備廣搜博採別撰新志

二十四卷他所著有岸塘文集湖海詩集會心錄節序同風錄行於

世尚鈺字立之康熙十一年舉人官至戶部主事世職知縣貞堪子

也

述曰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乃不歸大儒何哉述其信理

而不信卜死生之際亦有非俗儒之所能及者至於從容敷奏義正

辭和遂使明主霽顏澤及苗裔固與後世之貢諛希寵者有異矣聘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 子孫著聞者五

之立之亦皆以奏對授官故取以附仲和傳焉更稽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幸魯嘗拜孔氏四人官今名皆不可考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幸魯賜孔氏出身者六人聖佑渭延祐延渥延魯延齡聖佑卽四十六代公渭譜失其名延渥四十四代公第三子延祐中與祖孫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憲子延齡見子宗曰傳延魯後改名道輔有傳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子孫著聞者五

闕里文獻考 卷七七 卷七八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六
安國字子國十代博士子貞次子明達淵博動遵禮法少學詩於申培公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魯共王壞孔壁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尚書序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帝王遺書也先君子生於周末睹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子孫著聞者六

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闢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

四〇一

阜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鹿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誣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國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孔氏古文尚書安國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焉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扶風賈徽徽傳子達達與馬融鄭康成作為訓注而此外張楷周磐盧植劉祐尹敏蓋豫周防楊倫杜林衛宏徐巡等皆通古文尚書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西晉永嘉之亂眾家之書並滅亡惟古文尚書獨行考

關聖廟卷七十八

二

孔壁初出時字皆科斗故世謂之古文自安國以隸古定已易古而為隸篆矣至唐開元十四年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易以近世楷書而猶稱古文者從其朔也論語漢初有齊論魯論之別孔氏古文出其章句繁省與魯論無異惟分竟曰篇為二凡二十一篇安國作為訓解以授晉人扶卿古文孝經與河間顏芝本亦大較相似安國作傳二十一一篇至梁陳之際二書並亡失不傳今所傳者惟有家語然亦非安國舊本也安國子邛為諸生善詩禮孫驩行驩舉博士官至弘農太守精春秋三傳著公羊穀梁訓詁亦成帝時博士成帝詔劉向校定祕書不錄古文尚書論語別錄行於是上書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其聖也陛下發明詔諸羣儒集天下書翰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或或未若斯之極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聞大論焉臣祖故臨淮

太守安國逮仕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名儒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夫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能識者安國為改今文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巫蠱事起遂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舉記况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故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記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帝許之未即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仁遂不果行

關聖廟卷七十八

二

功六年正月封參侯文帝九年卒諡曰夷滅嗣封參侯遷博士歷位九卿武帝時壁經既出從弟侍中安國奉詔作傳滅為書與之曰報侍中相知深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眾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常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遇雷雨周公見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離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

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向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
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
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沒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
然乎不能己已貴復申之元朔二年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
為業家傳相承作為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
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
永垂來嗣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三年坐南陵橋壞
衣冠車不得度免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嘗為賦二十四篇今連
叢子有諫格虎楊柳鵲蟲等賦四篇云別不在集以其幼時之作
也子琳嗣爵位至諸吏亦傳學問滅常有書戒之曰頃來聞汝與諸
父講肄書傳滋滋晝夜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
漸勤則多得山雷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雷非石之
擊蝎非木之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

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
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及
長操行如故雖與羣臣並居近侍頗見崇禮不供職事獨得掌御唾
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
平琳卒子黃嗣爵歷豫州從事坐事失侯宣帝元康元年詔復高帝
功臣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母嗣者復其次黃無嗣黃弟茂之
子長安公士宣得復其家云
奇字子異先聖十六代孫兄奮有傳奇博通經典以家世儒學未嘗
就遠方異師王莽之亂時年二十一從兄奮依河西竇融每與兄議
學兄謝服焉淡忽榮祿不願從政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詰發
伏聞幽以開後之學者著書未畢而沒宗人子通惜其不遂乃校其
篇目各如本第并答問為三十一卷行於世子通譜失之名系不可

考

豐字子豐先聖十八代孫父仁見祖建傳豐少以學行聞三府交命
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章帝建初元年歲大旱帝憂之問羣臣政教
得失豐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
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
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
未為成湯之事焉帝納其言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
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元靜不與俗競氣不
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
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
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
綜物方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

偽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足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謂寬柔內
思不報無道之疆也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肅內狂高氣亢戾多
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強者是故君
子欲必其行而違其貌由是論之疆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
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疆名乎哉
豐善經學不好諸家書彥與豐名齊而業殊故謂曰諸家書多才辭
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為陋爾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
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豐曰
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豐曰君子樂醜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
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君能作數十曲但無
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又嘗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
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難極雖千言之不能奪者惟析理即
實為得不以濫麗費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眾

持論無主俯仰為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長濶殺之言而眾莫能折其中所以為口費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而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猶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弗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為從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為辨而莫識一言而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謬惑莫其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智困於羣醜也夫聰者不可惑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色者益德之半無此二者損德之半也子儻已有傳

長彥季彥儻之子也隨父官臨晉父卒遺令止葬其地時長彥年十一季彥年十一共畱守墳墓從父友西洛姚進受學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發先人遺書伏而誦之研精殫思窮日夜不輟遊其門者數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

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其一時譽望如此時蒲坂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長彥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理為得願子無疑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焉父獨留此不以極乎吾其定矣遂還其車終老於華陰弟季彥守其喪亦終身不仕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學諸子雜說為外學東漢尚文辭乃以章句為內學經術為外學長彥頗隨時為今學而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族弟昱謂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蓋姑已乎季彥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乎曰學所以求知也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

關聖學卷七十八 子孫著者六

六

愚學為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睿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正義耳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垂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混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君猥為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君正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德君子恨不與吾借世者於是豈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太尉楊震常問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不歸大儒何也季彥曰不為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辨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眾人不能害耳免害為幸何大儒之歸乎華陰張大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曰性能沉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礪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與事效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弟忠信長孫尚書問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季彥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為之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睹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思念道德猶為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者也初季彥父友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曰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乎衛尉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之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

關聖學卷七十八 子孫著者六

七

平衛尉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之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

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生爲贏受人以自贏非義雀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即致粟焉常見劉公客有獻魚者劉公熟視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之食育鳥獸以爲之殺衆坐曰誠如明公之言也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過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生也蚊蚋食人蚋虫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蚋虫生地也知此則鳥獸五穀之本不爲人可以無疑矣梁人有爲後妻所殺者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者其縵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於王及以君命同盟肅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縵素上紀天子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扶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椀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雞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因變事極陳厥故季彥與扶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之大忌也時下邳長孫子逸止扶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帝說焉帝召見季彥於德陽殿季彥陳其事如與扶言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

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退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下筆則典詰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年四十九卒穎達字仲遠一作仲遠高祖景進二十七代崇聖大夫次子也北魏時爲工曹掾曾祖靈龜國子博士祖碩治書侍御史南臺丞父安齊北齊青州法曹參軍贈青州別駕金鄉郡公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聞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尙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常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卽秦王府開館延名儒引穎達爲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衍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時諸儒議立明堂事禮部尙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議從崑崙道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穎達上明堂議曰臣伏尋前勅依豆盧寬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疑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

有窮高為柱菁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恆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橐結器上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豆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層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所以朝觀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又與尚書八座參議歷法多從其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諸決之書成進爵為子賜物三百段皇太子令

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十二年拜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割切愈至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揆辭颺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凡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穎達奉勅覆審其序周易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

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效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

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曰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曰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曰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為本去其華而取其質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眾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太學博士臣馬嘉運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四門博士臣蘇德融等對勅使趙弘智覆

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序尚書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懼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與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爰煩亂而蕩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穿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燬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集犄犄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離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焯焯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

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四門博士臣朱長才臣蘇德融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四門助教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焯對揚於聖範莫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序毛詩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曠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其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鳴雉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視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燹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鄆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引舒瓊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焯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聘絕繼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焯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詳

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助教趙乾叶四門助教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引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序春秋左傳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與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史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既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鄧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

則不用虛歎衡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收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

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按殺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實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現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闕邱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姊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

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博士臣馬嘉運臣王德韶四門博士臣蘇德融太學助教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引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序禮記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醪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聖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烹之濫觴王鼓乃雲門之卷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

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屨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頽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顏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門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與李寶鼎侯聰能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能二家而已能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能比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定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能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助教臣李善信太學博士臣賈公彥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頹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助教臣周元達四門助教臣趙君贊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序其意義列之

云爾高宗永徽二年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類達又嘗疏公羊傳凡三十卷今其書不存類達長子志口廟終司業志口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為司業擢累太子論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述曰右子國至仲達皆湛深經術稱專家者其他已載世系及自有傳者不再列夫士不通經不足用而微言與義亦持有所自而傳故經學推漢世為盛而孔氏子孫類無不以明經徵博士者語曰良弓之子學為箕良冶之子學為裘蓋言淵源之有本也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七

光字子夏十三代襲成烈侯第四子也隨父徙家長安以明經舉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漢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帝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制草奏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

東漢書卷七十九子孫著聞者七

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從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帝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帝於是召光與丞相翟方進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王宜為嗣帝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

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襄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卒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帝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

東漢書卷七十九子孫著聞者七

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帝不得已復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還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還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光與丹持不可帝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猶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成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件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博為表裏共毀諧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

以其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
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
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
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
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致軌放縱盜賊並
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慘傷憂懼之意對母能為是以
羣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
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母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於乎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
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
卒王嘉復為丞相數諫諍忤指旬歲間閣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
帝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
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
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
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存臻六極屢降
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愆甚則
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
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
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
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
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
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
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
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
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譏

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誠聖
而已俗之祈禱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較然甚明無可
疑惑書奏帝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
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
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
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
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敝公正勤職
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敝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敝姓成公東海
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為御史
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
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毀短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
其位嘉傾覆巧偽挾奸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
大司徒會哀帝崩大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
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
莽怨丁傅重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
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屋皆莫不誅傷莽權
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徒
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明年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奏莽定策安宗廟宜賜號
安漢公益封如霍光故事太后令尚書具其事莽固辭言臣與孔光
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太后乃下詔曰大傅博
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
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詔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
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已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於帝今年耆有疾後艾大臣
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
其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
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
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
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
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
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卒葬白太
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
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
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輓及副各一乘羽林
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
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以丞

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

第子放嗣博山侯又漢書王莽傳云居攝時封光孫壽合意侯考家
譜云壽諸曹校尉捷之子蓋光之兄子也

扶字仲淵先聖十九代孫祖嘉見曾祖奮傳父融通嚴氏春秋事親
至孝為宗所歸漢桓帝元嘉三年選為百石卒史主掌祖廟禮器扶
初徵博士出為太守入為太常順帝陽嘉二年六月進拜司空明年
三輔大旱五穀災傷時劉崎為司徒帝召尚書周舉尚書令成翊世
僕射黃瓊問得失並對以宜斥貪汙遠佞邪則時雨必應帝問百官
貪佞汙邪者為誰舉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
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冬十一月以事
策免崎因并免扶為弘農太守

緯字化文先聖四十四代孫祖毅有傳父遵孺華陰丞緯少孤依諸父
溫裕多與有名者游故才譽蚤成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擢進士第釋

禍祕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梓州辟為從事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
華州河中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御史中丞
王鐸奏為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
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還為右司員外郎宰相趙隱言其才拜
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
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
惡如讐中外聞風不繩而自肅歷戶兵吏三部侍郎居選曹動循格
令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貞巢之亂從僖宗
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宰相蕭遘在翰林時與緯情旨不協至
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職改太子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是
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師帝移幸鳳翔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
致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授緯御史
大夫令趣百官赴行在時羣臣露次盤屋為盜剽者衣囊略盡緯承

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微怨令致不欲行辭不見緯遣使促百官

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乃召三院御史謂曰吾等身被國恩詎
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况於君乎且
泣下御史亦辭蓋屋剝剝之餘乞食不給請辦一日之費而行緯拂
衣起曰吾妻疾日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輩善自為謀吾
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
後道途多梗願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裏
糧辦那乃途錢五十緡令騎士拔緯達散關緯策攻必反建言關邑
阨狹不足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翼曰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郿岐之
兵圍寶雞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至襄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尋改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
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帝還駐蹕岐陽特進吏部尚書領諸道鹽
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

戶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領
京畿營田使僖宗崩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
中使召赴延英令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大學焚殘乃兼領國子祭
酒完治之蔡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
十一月帝將郊見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有司白中人無朝服助祭
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院禮官舉故
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
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為之服帝
召諫官謂之曰方舉大禮為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
進兼太保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主之請自率
禁軍為招討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
有濬固爭且曰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
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

久不決問計於緯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

渡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帝乃決出師詔濬為
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其年秋濬軍為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
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出為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
未行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書論救緯
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貞
韓建三鎮犯關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
骨鯁正士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
客其夕改吏部尚書翼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
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位食邑並如故旬
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於路緯扶疾至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
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令閣門使送緯至中書視事不旬日沙
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帝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

篤還京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九月卒贈
太尉緯家尚節義挺然不羣雖權勢熾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
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謝日臺吏白中
書準例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快去他
日以爲言緯曰知公必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
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
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慚縮不敢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子
昌珣舊唐書作崇珣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貞運字開仲先聖六十三代孫居句容十四世祖靈見其父端隱傳
靈生撰撰元時署明道書院山長生元祥元祥生學孝學孝生世基
世基生二子思敬思謙元季同以義兵保障鄉里爲義兵長思謙生
克昌克昌生希安希安生伯隆伯隆生公智公智生彥庸彥庸生承
林承林生宏玠宏玠生聞救聞救爲四川鄰水縣主簿生二子長貞

時自有傳貞運其次子也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以殿試第二人賜

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光宗天啓中充經筵展書官纂修兩朝實
錄尋世中允時璫焰熾灼貞運正色立朝絕不與交接會典順天試
中人欲以所私請堅拒之知不可奪謀中以禍卒以公得免莊烈帝
卽位貞運進講皇明實訓稱述祖宗勤政講學事帝嘉納之崇禎元
年擢國子監祭酒尋進少詹事仍兼監事二年正月帝臨雍貞運進
講大禹謨敷陳明切帝爲舉貂審聽羣臣於是盡去貂傳爲一時盛
事自唐時祭酒穎達講孝經至貞運乃再以聖裔爲國子師進講帝
特加優禮賜一品服冬十月畿輔被兵條上禦敵城守應援數策尋
進詹事以親老乞歸六年服闋起南京禮部侍郎禁遊女毀淫祠南
都靡麗之風爲之一變故事清明節祀孝陵值流寇披猖詔言將以
是日乘虛襲白下都人洶洶有司請改期貞運曰先事綢繆則寇知
有備自適豈宜過示懼怯卒獲成禮八年轉北京禮部左侍郎改吏

部左侍郎九年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同知經筵總裁
實錄十年主試禮闈稱得士時溫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諸人貞運
值其在告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體仁去張
至發代為首輔一切守其所為有中書黃應恩者悍戾人也體仁至
發輩常倚任之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其子
嗣昌得君力為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之獨貞運與傅冠
不肯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曰公等不救
吾自救之連上三揭帝皆不聽而至發亦用是去位至發既罷貞運
晉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代為首輔乃揭救鄭三俊錢謙益俱從
寬典劉宗周以言事得罪貞運因進講春秋援古證今暗為援救帝
怒卒為少解帝親定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
定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
昌等謁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即上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九 子孫著聞者七

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而貞運亦不安於位矣乃乞骸骨疏五上得
允賜金幣馳傳歸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絕不能
起昇歸得疾遽卒年六十有九福王立賜祭葬諡文忠祀於鄉子尚
榮廕尚寶寺丞所著有敬事章行餘草皇明詔制全書詞林典故類
等書

述曰吾宗自得姓以來都通顯者眾矣而位宰輔者僅四人焉太師
晚節依回誠不免班氏持祿之謂然當在成哀間以經術輔治早用
其言安至有王氏之禍司空行事無所表見免不以罪君子惜之至
若太尉太保以忠誠剛果之節使其際遇承平弼諧盛治豈不卓然
稱賢相哉乃崎嶇末造卒以身殉良可悲也詩曰我生不辰逢天僇
怒然則士大夫遭逢之際其亦有不幸也夫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八

侯字休文先聖三十二代孫居會稽曾祖琇之有傳祖臻太子舍人
尚書三公即父幼孫陳書作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與數
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
顯時稱學府每共與討論深相欵服乃執侯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
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州舉秀才
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並不就又除鎮西湘
東王外兵參軍入為尚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為
飛書所諉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侯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丹
陽尹何敬容以侯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為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不之
官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繫或薦侯於賊帥侯子鑒命脫桎梏厚
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 子孫著聞者八

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侯獨傲然自若無所下或諫侯曰當今亂世
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侯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
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侯每保持之得
全濟者甚眾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
唯侯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
辯先下辟書引侯為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元帝於荊州即位徵
侯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僧辯曰孔沈二士
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為揚州刺
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意章故事無復存
者侯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箋表書翰皆出於侯
陳霸先作相除司徒右長史左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
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
京師乃除侯為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敵忽至

徵求無所霸先克日決戰乃令與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
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霸先受梁禪是
為陳高祖遷與為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朱齊
以來舊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與清白
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
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與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既被一
具與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
耳勞卿厚意幸勿為繁初文帝在吳中聞與善政及踐祚徵為御史
中丞領揚州大中正與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
達治體每所敷奏帝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與決之遷散騎常
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中
除御史中丞尋為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文帝不豫臺閣眾事
並令僕射到仲舉共與決之及帝疾篤與與安成王頊及仲舉并吏

謝靈運傳

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與等曰今三
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
等須遵此意與乃流涕獻欬而言曰陛下御膳違和瘞復非久皇太
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阿衡宰輔若有
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康元年
乃用與為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文帝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
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為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溇陽太守
行江州事宣帝即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餘並如故與
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勅書殷勤勞問
太建三年徵為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
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
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克復淮泗徐豫會長降附相繼封賞選敘
紛紜重疊與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凡所甄

披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
相及終不為屈始與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衰
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與那忽望公且
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
欲以江摠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與與謂瑜曰摠有潘陸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
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摠文華之人今皇太子
文華不少豈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
卿言誰當居此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
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
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摠為
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與與不從及
右僕射陸縉遷職宣帝欲用與已草詔訖為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

謝靈運傳

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
常卿侍中中正並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
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
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別有傳孫楨
楨紹安子也唐高祖時登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出
為蘇州長史曹玉明為刺史不循法度楨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
弟豈失為王哉楨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
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楨捕
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詔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
於此高宗時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諡曰溫
戡字君勝先聖二十八代孫六世祖穎達有傳五世祖志亮穎達第
三子也官中書舍人高祖珪曾祖務本滄州東光令祖如珪海州司
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父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

戡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
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書記從史為不法戡陰爭不從則於會
肆言以折之從史羞而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更
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子之道順則受福
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此不當為彼從史常尊聽喘汗居五六歲
從史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戡爭之無改
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始若受其言終偃蹇不軌戡
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城東
不與當時事未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從史曰是欲舍我而從
人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
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
知戡行用之矣明年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員外郎兒子溫

裕

溫裕父歿有傳溫裕舉進士第授補闕宣宗大中四年黨項為邊患

四

發兵討之連歲無功溫裕上疏切諫帝怒貶柳州司馬累遷尚書左
丞天平軍節度使郵曹漢等州觀察使懿宗咸通十年奏以私財修
葺祖廟語在林廟考中從弟溫業字遜志戡長子也穆宗長慶元年
進士第二人及第遷禮部員外郎開成中宰相鄭畀以經籍初繆博
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備刊準漢舊事鏤石大學
示萬世法詔可乃表薦溫業與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
監察御史張次宗等共正焉溫裕之貶柳州也溫業官吏部侍郎亦
求外補宰相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肯居朝廷
矣後遷太子賓客卒

敏行字至之先聖三十九代孫父述睿有傳敏行唐憲宗元和元年
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
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

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卒年
三十九贈工部侍郎敏行雅操不逮其父然少能修潔及仕宦所交
皆當時豪俊名重一時云

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先聖四十五代孫父助有傳道輔幼端重宋
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第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
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
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
知名九年以四十六代嗣文宣公年幼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
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本道廉訪使行部過邑問
以稅廩庾道輔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略廉訪怒按其邑一一修舉不
能責解邑遷殿省丞入朝上章陳祖廟卑陋不稱請加修崇報可即
命道輔主其役乾興元年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為左正言
受命之日即抗疏請太后歸政天子又廷論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

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

五

天聖八年春詔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九年奉使契丹道除右
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先聖為戲道輔輒然徑出契
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
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
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故道輔對曰契
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
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坐舉事不當出知
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旋奉命使契丹賀冊禮復命轉尚書兵部
員外郎十年出知許州許州圭田素厚道輔過期而後赴明道二年
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是年管內蟲饑道輔慮濟之無及亟發
倉以貸然後上聞十一月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尚美人

有寵於帝郭后如履與之忿爭尚美人於帝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傷帝頸帝大怒問文應勸帝以爪痕示大臣呂夷簡素怨郭后因勸帝廢后且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請勅有司毋受臺諫章疏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鑼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帝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黜道輔等事中丞罷須有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子孫著聞者八

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明日晨入待漏院至右義門有吏持勅赴馬前云已除諫議大夫知秦州矣臺吏押行出都門時被黜十人皆一時名輩范仲淹嘗謂所知曰孔公方正名天下所共知非當擢麟之際事在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相之語應若宿構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頃之徙知徐州景祐四年又徙兗州道輔之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進道輔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為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僦居郭贊舊宅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大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大廟垣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寶元三年開封府史馬士元以賊敗語連參知政事程

琳帝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汚朝廷詔道輔鞠治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乃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年五十四道輔卒後元昊寇保安軍鄆延副總管劉平與都監黃德和等禦之德和畏怯卻走軍潰平獨力戰敗沒德和恐罪及詭曰平非戰屈乃叛耳帝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冤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將叩中丞馬白其冤兩街販夫以千數歎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矣平家慟哭而止其直聲之留於後世如此初道輔之知兗州也孫明復隱居泰山以道自重道輔兩就見山下恂恂執弟子禮與談堯舜周孔之道作詩刻石壁歲時送服食新芻饋問不絕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在章獻太后時事帝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今從祀鄆縣孟子廟并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子孫著聞者八

祀於鄉
文仲字經父先聖四十七代孫也居新淦父延之有傳文仲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自厲學問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瞻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請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文仲文仲對策曰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賢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賢納諫之道有未克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疏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之計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雖皇夔周召之謀

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也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

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同其有閒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為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強國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閒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與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眾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霸強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議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而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

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字又退託於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思聞謫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於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齊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謫直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一

十

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謨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謨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廣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謨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謨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卻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

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蝕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蝕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蝕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蝕東京七十四蝕蝕之疎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會無定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蝕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一

十一

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微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策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以不退不抑不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

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破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數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戒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卻敵職司

國朝文獻卷八十一

十三

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或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臣言責不得盡其辭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立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擔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為持重之算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國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

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膺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推髻鬣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可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致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為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征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鄰在

國朝文獻卷八十一

十三

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喙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絺革烏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

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難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敬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所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眾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道兵籍雖眾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枕摩轂日夜合離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宴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

宗常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一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恃為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

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棊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為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己以率耳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官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惟京師也惟其難制之宜甚詳周官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

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訪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踴躍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為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

士知自重而人踴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
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味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常至於
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
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善而將加恩
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
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
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閒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肢
體使不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
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
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
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
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肢則足為駭民驚俗之政
未足為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欲立子孔之後則夫

國朝文獻考卷八十五

六

政雖期於推實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
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為慎名哉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
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
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
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
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閒如寒
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閒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
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
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秦人以刑致變隋
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
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
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
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嚚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

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
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及貞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嚚惰之
所伺也視其有閒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
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
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
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
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
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
閒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
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地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
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
於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
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

國朝文獻考卷八十五

七

之世可爾安足為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
可舉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
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為言此天下
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
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
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
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
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耳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
不當蓋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元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
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
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獄此
之謂革而亨謀之於眾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
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為治相與謀謀

於廟堂之上至於風移俗易徒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天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徒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閒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愾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子孫者八

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噉器敗餽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

出凡陛下所舉而詢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時宋敏求第文仲爲異等安石怒其指斥所建理財訓兵之非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置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人不解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子孫者八

願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禦之要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惟揚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間骨肉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蝕七月朔上疏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災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釐畱蠹八月文仲上疏劾奏崇政殿說書程頤有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語在伊川傳十一月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世方嘉輒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

判官視其葬後黨論起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思迪字疑道先聖五十四代孫父淑見兄思遠傳思迪以國子生授膠西主簿安慶錄事轉光山尹光山地沮如土人以爲不宜桑廢蠶織思迪於縣北築圃結屋其中名曰幽風亭環種樹三百餘畦樹成則分植鄉村不數年桑陰達乎四境民蒙其利朝野咸歌詩以美之尋除陝西行臺御史值關陝歲旱設法賑貸全活甚衆雲南省臣有據蜀拒命者起大第擅爵殺大軍壓境方納款思迪兩上章言蜀隴僻在西陲方難作時守正者被戮附反者獲官此而不懲何以示後又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似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

刑者則琴瑟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詔皆從之擢內臺御史時元文宗幸佛寺泛龍舟遊玉泉思迪抗章極論帝卽爲回宮旌以文綺會楚中洞蠻作亂以思迪有威望遷爲湖廣都事思迪至泉皆畏遁以疾辭歸至元六年起爲太常禮儀院判終太常禮儀使

思立字用道思迪弟也自幼聰敏六歲卽能應口對句既長遊太學益工詞翰人得其單詞隻句者皆寶之釋褐太常太祝新河縣尹精於吏事蒞政詳明拜御史巡歷三臺風采嚴肅所至有聲累官至正奉大夫中書參政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思立之進用也由左丞相太平推拔一時省中皆海內知名之士稱爲得人而太傅脫脫與太平有隙思所以中傷之先去其黨因誣思立以罪黜免當世惜之聞詩字四可先聖六十二代孫六世祖希章見父克欽傳希章無子以兄希大之子詞爲嗣詞生公儼公儼生彥纒彥纒生承田承田生

宏山宏山生聞詩聞詩明天啓二年成進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考吏科給事中明習掌故又好旁詢民生疾苦及邊海陬塞險要之事故所言莫不切而有本崇禎元年條上八事一曰端士品士人立身涉世有恥乃不辱君達道方不負民此聖訓也從未有隨世俯仰而事業光明者臣服官初見一二輕才諷說之徒與夫輒美巧令者莫不稱爲妙人及隸魏燄起趨炎附熱者卽出此輩夫妙而媚端何如拙而守身茲遇聖主當陽衆正盈朝之日當改頭易面敦名節奮視躬各懷有恥之良互砥端方之品庶可以破趨附之習銷門戶之障上不負於君而下不負所學真事業從真人品中來臣願以恥之一字爲今日鍼砭也二曰肅銓政蓋地位清要莫過銓曹而機務瑣委亦莫若銓曹每見進取則攘臂惟恐不前而受事則卸擔又惟恐不早或數日而轉一司或旬月而轉四司席未暇煖跡若處蓬官與事了不相涉矣至於急選大選非選郎不知往往一選之後卽便抽身

其中閒起送之遲速簿書之轉換前後文移有無相錯飛海跳澗名色紛然令萬里孤客一介微程有歷至五六選遲至一二年者積薪株守之苦不可殫述後官卽欲清查而旬日間能遠料理乎今後須遵祖制司官非三月不轉選郎非六選後不准給假久於其任庶吏書不得上下其手若夫品題公當此在本司自勵不待人言之諄諄者况比來以賄賂而出都門者不啻振落有不顧獲職而兢惕者非情矣三曰稽援納開事例以資餉資工也而國家會不得實用者何也良由頭緒愈多資格愈薄且一例方出百弊已叢後檢之包收奸胥之侵匿且而白丁暮已拖紫改易頭面大駭睹聞今後凡實歷三考者必用本省卽咨援例納考者必庫收對勘方准其冠帶上卯至於贊官非生財之地師席非入賞之官此項尤宜停革四曰慎署官人愛鄰之子不若兄之子愛兄之子更不若己子何也父子關切情不容已縣令爲民父母情亦宜然今遇州縣缺出府州佐貳便起奔

競撫按司道即作情面一旦握符但思飽啖鸞飛何暇愛室翼卵攘
臂搜金之態有令人不忍聞不忍見者甚而神通廣大扣缺壓選州
縣有一二年不得補者當此東西交訖民窮財盡之時能當此輩又
一剝削乎至於鄰封州縣兼攝此法尤為不便在本官視之則為兩
頭莊在百姓視之則為兩頭蛇矣今遇州縣缺出或一時難於銓補
不妨擇本處學官佐以清正者暫時兼理尚無大弊亦權宜之法
也若云斯輩資望輕安能為民造福然不能為民造福不猶愈於
為民作禍者乎五日嚴政教當令守令之選莫重於甲科非為其才
高黨眾威令之行易正為其望重遠播字之心長也奈有一種不
肖之徒甫膺民社便念身家奉妻妾美田宅碩鼠之腹未滿窮民之
髓已盡賊私狠精恐載彈章乃借甲科之名邀改教之例是進不得
清華退亦不失富厚人亦何憚而不為哉且未幾而國學未幾而曹
耶未幾而郡守清慎者猶然故服察黜者已儼然黃蓋東陵之退步

不幾為終南之捷徑乎竊思學官乃興賢育才之地豈藏垢納污之
所此後甲科被彈射察黜者其賊私之多寡或處以雜流或錮其
終身庶貪墨之吏知懲而窮黎之命稍蘇矣六曰重恩際繁纒有愛
敬稔有惜誠以物雖微而磨礪之機權重也夫恩蔭者乃朝廷酬德
報功之典非市恩納賄之地窮鄉下士俯首求半綸一命不啻
登天往往見執袴背篋子弟指既朽之骨翻已陳之案婉轉比例朦
朧陳乞釐金入都公行賄賂通家年籍齒頰有靈當事者以今日之
情面作後身之榜樣無奏不可無疏不覆先則入監讀書未幾而充
部郎膺郡守正途出身者積薪於下而伊人接膺於上令人樂有賢
父兄而不必有佳子弟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邪况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居官貪婪不惟敗其家且凶於國者有之與其削奪於後何如
裁汰於前自後凡遇恩蔭當照會典嚴行參較其在內三品未經考
滿在外三品非真死事者槩不推給庶人材得以砥礪而名器不至

冒濫矣七曰清兵餉自東事以來天下之民愈窮邊上之兵愈急而
不肖之貪官愈富假搜括則賦篋探囊借加派則敲骨剔髓屯田
則以屯田相高也按籍曰某官開墾若干頃某處開墾若干頃實求
之則龜毛兔角矣重節省則以節省相尚也按冊曰某項節省數千
金某項節省數萬金實核之則捉風捕影矣以天下窮妻賣子之民
急飛輓不啻拯溺救焚披堅執銳之夫呼庚癸幾於屠焦舌傲而尚
堪如此剝削乎即如天啓五年遼米一節兗郡民閒五斛麥始易一
斛米及運之他方則斛米已費千錢未幾而漂沒者漂沒矣焚燬者
焚燬矣沍爛者沍爛矣既云飢軍望濟不啻然眉何以解到不收而
付之水收到不放而付之火且甘為朽腐而不之問此又事之不可
解者今歲山東二麥焦枯兩澤愆期將又愁輸粟之役矣此等積弊
須擇資深風力科道二員單騎出都按其情形核其冒濫但求清楚
勿滋繁費庶於國計民生有裨八曰恤驛遞今之驛遞疲敝極矣恤

驛遞之苦者不曰痛車借借之馬票則曰嚴禁折乾之夫馬言皆似
是而實非也夫輪蹄之往來非昔少而今多也額設之錢糧非昔增
而今減也大抵驛遞之錢糧非隸於州縣則隸於本府有司出納視
為己物非駕言擲節則借名扣留給發之不時而馬之倒者十二三
矣賠累之莫支而馬戶之逃者十八九矣有司耽視司道相蒙孰孰
小民誰敢以馬力之微犯計上之戒哉惟是驛遞錢糧接濟者及時
接濟給發者按季給發加以痛革馬票嚴禁折乾則窮民不至賠累
而驛遞稍蘇輪蹄不滯矣疏入帝嘉納之尋丁母憂歸服闋當事者
忌其鯁直外轉真定井陘兵備副使九年七月
大清兵入昌平下近畿州縣聞詩應援守禦甚著勞績八月
大清兵出口聞詩方隨巡按閱視三關而鎮守內臣崔某又檄調聞
詩修固關聞詩以固關非敵兵所經宜先其急者赴調稍遲內臣叩
之譖於帝降調河南大梁督糧道參議未受任遽乞歸又七年卒於

家聞詩居官任職正論侃侃而平素從未輕言人過性恬澹登進顯庸事蓋終身未嘗齒及也

延曰國家設臺諫之職寧令委蛇承順緘默取容而已哉必將犯顏極諫上以格君心之非而下以肅百僚而風有位若詩所云邦之司直者斯其選也右自休文以下類皆匡時拂主號稱蹇諤而原魯立朝風概尤為諸賢之冠經父建白亞於中丞惟劾伊川一節稍不協於士論然考呂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而惹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致陷善良晚乃知為小人所賣遂憤鬱嘔血而死君子觀此亦可以諒其心矣若長史之輔驕王書記之佐強鎮其地位尤卑而心亦彌苦故比而附於篇焉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一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九

休源字慶緒先聖三十一代孫居會稽五世祖坦有傳高祖混曾祖失名祖遙之宋尚書左丞父佩齊通直郎廬陵王記至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齊明帝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足稱王佐之才後生之準的也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祀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親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劬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一終

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梁武帝受齊禪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為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會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稱之為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免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帝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於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史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為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之曰荆

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效其一割帝善其對乃勅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與王愔代鎮荆州復為愔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帝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祕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名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徵為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兼揚州刺史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

陳讓優詔不許在州畫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勅夜詔休源入晏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四年遷疾帝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強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為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肅廟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逸升榮建禮舉重縉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第一材一具布五十疋錢五萬蠟二百斤尅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諡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忠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粉壤毗佐藩政

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強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強禦常以天下為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官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殘字君嚴先聖三十八代孫父岑父見弟載傳載擢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為判官羣卒攝總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眾皆恐殘志謙至府與對榻臥起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為殿中侍御史唐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為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遂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殘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殘劾奏涉結近侍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為危之殘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賊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殘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殘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殘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殘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秦罷之下却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殘上疏理之詔釋下却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十二年遷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與今安在是可往為朕求之度以

戮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
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戮
乃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驚口為貨掠人為奴婢
戮峻為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戮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
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之粟無告
者女子為嫁遣之蕃船泊步有下稅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珥下
及僕隸戮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
詣府則沒入戮以海道歲一往復荷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祠部歲
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
事自代惟戮常自行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擄
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當是時帝以武功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
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戮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
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可與論是非帝

入先言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一管入討士卒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
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愛死獨
戮不邀一且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立召為吏部侍郎戮北歸不載
南物奴婢之屬未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遷尚書左
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愈謂曰公尚壯上三兩何去之果戮曰吾豈
要君者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二宜去愈曰公無
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即上疏言臣與
戮同在南省數與戮相見其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
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
苟順其求不畱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
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戮據理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
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
十三贈兵部尚書諡曰貞

戢字方舉戮之弟也初叔巢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
讓其長兄戢擢明經書判高等為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
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致政故嘗助盧從史為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
代欲復用之戢移書昭義前警攻乃上列其狀帝怒流戢播州轉侍
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為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
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
為之悖逆子不鳥竄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盡效季孫行父逐莒僕
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為湖南觀察使召授
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早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
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

聖祖幸魯釋奠孔子毓珣時年十七以陪祀
賜恩貢出身除湖廣武昌府通判在任三年以卓異薦擢知江南徐州
徐民敏於丁賦釐革不易毓珣拊循七載民困以蘇河道總督張鵬
翮薦其熟諳河務授邳睢同知尋陞山西平陽府知府移知雲南順
寧又改開化丁內艱歸服闋補四川龍安府毓珣歷守邊郡皆因俗
為治弊去太甚蠻服安之再以卓薦擢湖廣分守上荆南道排荆門
萬壑之險為民築隄捍患民因以孔公名其隄焉五十五年授廣西
按察使廣西地瘠民悍林深善密猺獞多窟穴其內伺隙陸梁而各
土司亦往往自相仇殺郡縣不能制毓珣至力除因循之習每遇大
案設法捕治務盡根株靈川縣獞廖三尤巢深窟聚數出焚掠毓珣
白撫軍陳元龍曰不殲渠魁患正未已元龍乃遣兵往勦又檄縣令
樓儼率鄉勇共擊瘴嶺阻采獞猶負固不服毓珣指示機宜困之狹
旬卒就擒自此諸苗皆畏懼奉法莫敢為非者五十七年遷四川布

政使時西藏用兵毓珣籌餉於又木多轉輸絕域民不知勞重築瀘
江口堰蜀人比之李冰六十一廣西巡撫缺

詔廷臣舉可任者陳元龍以毓珣薦遂

命巡撫廣西粵人既喜其復來而毓珣亦深悉粵之利弊首重民食核

實常平積穀三百萬石他如催科有法獄訟不擾端士習淑民風百

廢具舉

世宗即位嘉其勞加總督銜以寵重之雍正二年授兵部尚書總督兩

廣軍務乃建議改連山陽山二縣直隸連州以便控御裁碣石守備

設同知駐衛城以資彈壓沿海數千里多宿重兵餉道迥遠恆苦不

繼議於提鎮協營各建倉儲穀依常平例計口借給以足兵食又請

撥廣西倉穀三十萬石分貯東省以備賑糶先後條奏皆得

旨允行五年春入覲奉

命先借河漕督撫諸臣會勘蘇松水利事宜毓珣議先開劉家河入海

故道而吳淞白茆七浦亦應次第疏築事雖不行朝議避之將還粵

子假展謁祖林道宿州靈壁閒見溝渠不通水潦停積恐為河患具疏

入告

上為申飭河臣修治八年河督齊蘇勒卒

上念此任非毓珣不可

命移節治河

親指授方略以黃淮交衝自山盱高寶至瓜州隄防不足賴宜有源流

兼治之法而高堰勢尤險要將發帑金百萬以專力治之時毓珣年

六十五矣奉

命從事不憚勞瘁衝風冒雪往來洪濤巨浪間以是遘疾

上聞

賜人參藥餌

命其子刑部郎中傳喜帶同御醫孟旭胡徵麟馳驛往視未至而遺疏

已入

上為震悼

賜祭葬諡曰溫僖子三傳喜其長子也初知四川蓬溪縣及毓珣為川

藩以例引避改知河南偃師歷南陽府同知陞山東濟南知府改江

西贛州所至皆有循聲其在偃師也歲旱不及申請即開倉借賑又

力請於上官免軍前運米之役民至今德之其在贛以命案與上官

爭不相得劾其才力不及改刑部員外郎尋陞本部郎中引疾致仕

卒於家

述曰方伯連帥擁節鉞總數十州跨地千餘里帶甲之士數十萬土

地人民城池貢賦器甲之屬隸府下生殺黜陟予奪惟其命職任重

而權勢易以相傾故非昌黎所云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

不幸往往有事若數君子正直廉幹克靖一方詩曰之屏之翰百辟

為憲其斯人之謂與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二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

融字文舉先聖二十代孫父宙有傳融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焯後至坐中以舌燻焯曰夫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二 子孫著聞者十

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世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獲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喪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獄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邱洪陳雷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謝賀進不時通融即奮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遺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重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

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儉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康成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退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二 子孫著聞者十

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袁術僭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為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節節之使術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

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且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
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
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
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宮之亂斷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
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
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
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
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為
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
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
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
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魯權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
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

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
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
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與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
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昏僭惡極
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
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
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
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已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疐
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
匪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桑
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

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沒欲為修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
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
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
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
紀臣愚以為諸在沖齟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諡者宜稱上恩
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
所未敢處初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孺多見侵略而操子不私納袁熙
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
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
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
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既見操雄詐漸著數
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
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

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郡慮字鴻豫漢獻帝嘗時見融及
慮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
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操以書和
解之慮復承望操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
融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
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
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
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知非晁錯竊位為過免
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冠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
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齟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
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
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
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

大鑑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邇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諫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平原禰衡與融善融嘗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引祖業曠咨熙載羣士嚮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睹

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聽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

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鷄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駢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騷虺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愛衡才數稱述於操操既積嫌忌而卻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為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黃初中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寡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

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述曰范蔚宗後漢書傳贊云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濟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困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懷懷焉嗚嗚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諒哉又譜載融為宙第四子上有二兄曰晨曰謙曰襄下有一弟曰昱按融以建安十三年見殺年五十六其生也應於永興元年癸巳梁冀之伏誅也在延熹二年己亥是時融生止七歲而昱傳中已有大將軍梁冀辟不應語則昱之齒長於融也明甚不得云昱為融弟也又後漢書注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今云宙五子融居四是皆譜之可疑者再考漢太山都尉碑宙以延熹六年卒融年僅十一而本傳曰年十三喪父張儉亡命在建寧二年融已十七而曰年十六儉少

之又誤在史矣爲附識於此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二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二
子孫著聞者十一

六七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三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一

愉字敬康先聖二十五代孫六世祖彪與其兄宙同傳五世祖又魏
大鴻臚高祖郁冀州刺史曾祖潛太子少傅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
吳豫章太守父恬吳侍中選曹尚書湘東太守歷世有名江左愉年
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
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於洛晉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
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
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
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
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
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
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
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元帝
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於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
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
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
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
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
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
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
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
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
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廩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
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強寇未殄疆
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民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

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歿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民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蔭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蔭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三 子孫著聞者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閻汪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惟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按國晉書作安國蓋疑以字行也

述曰貞侯忠孝廉正為時名臣而三子以直亮清慎並見重當世可

為能克其家者矣餘不溪逕今浙江德清縣縣人立祠其地歲時享祀不絕抑所謂聰明正直而壹沒則可祀於鄉者歟至若當世目為神人及龜紐左顧之事其說近誕儒者所不道云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三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三 子孫著聞者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二

坦字君平先聖二十六代孫居會稽曾祖竺見從父愉傳祖冲晉丹陽太守尚書令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晉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極而與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汚宮儲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

世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莫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二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二

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

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運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都督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二

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鑿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為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為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祖上內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迴遼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鸞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與應靈期之會百

六之艱既過維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
踞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
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
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
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
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
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為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
况身嬰之能無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
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轉河南之卒
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寶融之保河西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
足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
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
六軍戒嚴水陸齊舉熊罴踴躍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

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

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
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
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
王彬卒議者欲卻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
太子墮并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
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常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
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詔誦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不悅
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
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
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
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
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椽椽之佐常願下風

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
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
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
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
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
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
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
申尋往復不覺淚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
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先聖二十六代孫居會稽父倫見祖奕傳嚴少仕州郡歷
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
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閩外嚴言
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當其會聖

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

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
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聞日侍坐亦已粗申所
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
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
可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簡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
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
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者都邑雜處人間
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
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亮議曰順本居正
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
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所禳之事猶覺背虞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
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

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
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口先聖
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維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
而止以為揚州大中正不就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
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
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
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
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畜牧甚得人和餘
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
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
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
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為孫恩所害
述曰東晉僻居江左地促勢衰此正君臣枕戈待旦之秋也乃將相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終

疎庸苟安自足王導庾亮既乏恢復之才殷浩又祇以虛聲取累遂
使坐失事機釀成禍亂以致朔方雲擾逆豎弄戈圖之不臧國用殄
滅讀二公傳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若輩也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三
琳之字彥琳先聖二十八代孫居會稽祖沉有傳父嚴吳興太守累
遷廷尉光祿大夫有文集十一卷琳之強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
能彈碁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車尉桓元輔政
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元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
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
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
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
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
巧偽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
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
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錢之立做也且

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
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
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
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元又議復肉刑琳之以
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
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
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
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
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
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
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雁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
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
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眾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

可以全其性命蓄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眾又今之所患通逃為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且宜依舊制元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為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為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青眾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眾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

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眾僚之卑何嫌於印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費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實易簡之道愚謂眾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奪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宋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實為民害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饑荒米穀綿綿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於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勉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補襦必俟戰陣

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眾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畫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費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為之艱貴官庫為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惟君子能之殺饌尚奢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為之卑產眾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為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遠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劉裕領平西將軍以為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十一年又除劉裕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為吳興太守公事免裕受晉禪是為宋高祖永初二年召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

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為恭臨下以威嚴為整然後朝典惟明蒞眾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狼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詰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且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救下人一不得關凶勢軒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冀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奇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董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

四三八

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為纂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纂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動動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太常著文集十卷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觀

觀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宋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

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觀選業之譽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儻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觀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觀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觀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閒曹則鳥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志加性情勤密者觀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閣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觀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燭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為黃門孝武帝孝建三年拜臨海太守初

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至是帝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為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選時良亦實治轍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觀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或懷尚清理並任為散騎常侍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觀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為吏部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吏為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為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觀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稱曰不醒條類閒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

治產業居常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訟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成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帝每欲引見先遣人問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纒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觀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觀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觀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觀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潁川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觀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觀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亦屏氣莫敢欺犯八年觀自鄧州行真徵為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觀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

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
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
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
聽吏乃載米而去廢帝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為江夏王義恭太
宰長史復出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是
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廢帝而立湘東王或為明帝召覲為太子詹
事遣故左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先是廢帝
使朱景雲持藥賜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死其長史鄧琬等不奉詔
遂舉兵尋陽及得明帝即位令書復為子勛傳檄曰孤志遵前典廢
幽陟明而湘東王或矯害明茂篡竊大寶貌孤同氣猶有十二聖靈
何辜而當之饗於是雍荆諸州皆起兵應之明年正月二徐司豫
青冀湘廣梁益諸州亦皆不奉明帝詔共應江州明帝以上流未附
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至說覲以廢帝修費倉儲耗盡都下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五

六

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
無不克覲然其言遂亦奉尋陽王子房發兵馳檄以應子勛遣書要
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未決其
少子寶先勸之又見覲前鋒軍已渡浙江遂據郡附覲吳興太守王
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
以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唐湖反與延熙合兵屯晉陵部陳甚盛及
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東討庾業劉延熙孔瑛王
曇生顧琛等諸軍相繼奔潰延熙赴水死業瑛等東走會稽明帝又
遣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覲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復
與戰又大敗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
晏又起兵攻郡覲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為夜率千餘人聲云東
討實趨石澗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眾叛都盡門生載以小
船竄於崎山村覲既走其從事中郎張綬封倉庫以降王晏入城殺

綬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府庫盡空若邪村民獻其參軍軍主孔
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嘗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
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瑛首以獻覲為
崎山村民縛送晏曰此事孔瑛之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
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
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初覲之起兵也夢
行宣陽門道上顧盼皆邱陵覲寤告人曰邱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
克邪至是果如其言弟道存由江夏內史遷南海太守歷黃門吏部
郎為晉安王子勛侍中行雍州事子勛兵敗見殺從弟微譜失之
述曰彥琳秉憲見憚百寮思遠清操足澄濁俗矯矯之風實乎向矣
雖思遠稱兵向關史以叛書然湘東繼統之時有乖世及之序輔子
房以應子勛是亦不忘孝武之意事之不成實關天命不可與熙先
輩同日而語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五

七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五終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四

巢父字弱翁先聖三十七代孫父如珪見兄子哉傳巢父少力學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唐肅宗至德元年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鍾離民伍璘敗知名代宗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為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為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為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眾是時悅久不臣而下皆厭亂謹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早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以失職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六 子孫著聞者十四

怨望因人情搖動遂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於巢父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眾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謀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勛字英伯巢父兄子哉二十代孫也哉有傳哉次子溫諒唐時登進士為左拾遺生績為吉州軍事推官值黃巢之亂遂留吉州新淦居焉績次子昌朋生瑄登南唐進士官至陵陽太守瑄第五子僑為宋泉州安溪主簿生或或單州防禦使兼淮南招討使生應求應求以學士承旨出知亳州貶鄂州團練副使生少臻少臻遷居安山生職職新野尹生與宗與宗生湘湘生樞樞明經進士官至江陵太守生伯巽伯巽生從星勛高祖士倫從星長子也任惠州府同知曾祖思

極祖克德父希震勛明初以宋濂薦授行人奉使兩廣廣人德之為立生祠丁母憂歸朝命三起終不應卒賜諡祭述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於吾宗得二人焉乃一則生有榮名一則卒罹禍難豈亦有命存乎其閒邪然弱翁雖不得其死而抗節強藩持正義以觸羣不肖嗚呼偉哉千載猶有生氣矣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六 子孫著聞者十四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五

承恭字光祖先聖四十三代孫五世祖越有傳高祖溫齊唐太子少傅曾祖良後人避宋太宗諱改為照宋史作迴萊州刺史祖昌庶虞部郎中唐昭宗東遷舉族隨之遂占籍河南父莊為晉右諫議大夫由戡至莊皆登進士第承恭莊之子也以門廕授祕書省正字歷溫安豐二縣主簿時王審琦節制壽春以承恭名家子奏攝節度推官府罷調補鄭州錄事參軍入為大理寺丞獻官詞託意求進宋太祖怒其引除非且免所居官放歸田里太宗即位以赦復授舊官時初權酒以承恭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議獄平允擢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事遷屯田兵部二部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下詔曰九寺三監國之羽儀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為舊章比聞縉紳之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七

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為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為太常少卿魏羽為祕書少監戶部郎中柴成務為光祿少卿魏犀為衛尉少卿張洎為大僕少卿呂端為大理少卿臧丙為司農少卿袁廓為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為大府少卿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終為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為將作少監時裴旻慎從吉宋雄先為少卿皆改授東宮官又詔承恭與左散騎常侍徐鉉刊正道書俄以疾求解官且言早遊嵩少間樂其風土願卜居焉帝詔見哀其羸瘠出御藥賜之授將作監致仕以其子玠同學究出身為登封縣尉俾就祿養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承恭少疎縱及長能折節自勵嘗上疏請令州縣長吏詢訪耆老求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及舉令文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請詔京邑并諸州於要害處設木牌刻其字違者論如律帝皆為行之尤奉佛多蔬食所得奉祿大半以飯僧嘗勸帝勿殺人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

尼人多言其迂闊云

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代孫高祖思睿有傳曾祖克全元淮安路教授祖希泰讀書知大義元末奉母避地不仕父信明永樂九年舉人公恂事繼母極孝景泰五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禮部具言其故特遣使召之日且午備試卷不及帝命翰林給以筆札登第即丁母憂歸六年五十九代公薨妾江訴嗣公幼弱為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治喪公恂理家事天順元年授禮科給事中言論侃侃屢有建白奉勅賞邊宣布德意禁革侵漁人蒙實惠五年蘇州嘉定有滯獄未雪詔往勘之至即白人皆服其明以此益有名七年大學士李賢言公恂大聖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語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為汝子傳孝肅后者憲宗生母方以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以為盛事云憲宗即位改公恂大理左少卿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七

公恂言臣世儒家不通法律乃復少詹事成化二年上章言兵事諸武臣譁然給事中御史交章駁之下獄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三年大學士商輅請復建言得罪者官既服闋得復故秩尋陞南京詹事七年卒年五十九著集二十卷
述曰光祖以佞佛貽譏宗文則以言兵忤眾迂怪疎闊君子笑之然二人居官泣職亦非漫無表見者使舍其短而用其長亦未必盡空言無實者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七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六

奮字君魚祖捷十三代褒成烈侯次子也官諸曹校尉父永漢平帝時為侍中五官中郎將元始三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應使承與少府平晏義和劉歆常侍謁者孫遷等治之明年明堂成封承寧鄉侯食邑千戶後為莽大司馬奮少從劉歆受左氏春秋精究其義歆自謂弗若也或訪經傳於歆歆曰幸問孔君魚君已還從之資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之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地河西依大將軍竇融常為上賓以從容論道為事光武帝建武五年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

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尚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惟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雷者為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雷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帝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為清平後以病去官守

約鄉間卒於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能繼其業作左氏說奕先聖二十四代孫父竺見兄子愉傳奕為晉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以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奕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子倫羣倫官黃門郎嘗注儀禮羣別有傳

賢字元亨父子歎三十三代褒聖侯次子也流寓寧陵賢幼端穎十歲能文章初從姚崇授經及聞江夏李邕長於易往質疑難邕聞其論大奇異之講論數日乃去後邕坐事賢遺書許昌男子孔璋璋為上書辨邕得減死論賢又與張說善說嘗曰說友多矣益說以善末有如元亨者登進士第歷太子中舍深州刺史有惠愛政化大行或以薦帝曰朕嘗遣使察吏吏多負我今賢能如此乎詔遷其官州民合數百人詣闕懇留帝從其情特賜白金十斤衡水莊一區增給田

五頃以褒異之卒年五十九

昌萬字廣成先聖三十五代孫父德紹有傳唐貞觀中昌萬以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為不置刺史為政三年聖書褒美進膳部郎中子舜新唐書作祖舜為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於庭端隱字子宣先聖四十八代孫父傳有傳端隱幼聰敏博極墳典成童即以明經授博士弟子員年十八登宋紹興進士時徽欽二帝陷於金營當路者莫不逃竄端隱獨喟然曰讀聖賢書所作何事國家慘變聞者寒心凡稍知大義者咸思仗劍以從王事禮義由賢者出況吾孔氏子孫乎乃與宗族中義氣激昂者數十人俱至大元帥宗澤幕府請自效復召募豪傑扈從高宗南渡後為江寧府觀察推官歷官十載著清白聲以愛民為務士大夫莫敢干以私者卒於官百姓哀慕立碑以頌其德方其觀風至句容也愛青城山水之秀曰此

福地也吾百歲後其歸於是乎後因勸農復至句容而沒即其地葬焉次子瑄更名靈畱句容守其墓

括字端中亦先聖四十八代孫居新淦父淑見族父滋傳括南宋初知淳安縣事廉介有守市號美醞曰淳安清時以此况之名聞行在所高宗題殿柱曰吏師孔括歲滿百姓畱之帝諭宰相曰可轉一官

令再任終正議大夫知濠州軍事

元敬字忠卿先聖五十一代孫父肅有傳元敬少孤性篤孝比長奮志勵學不與庸常伍元世祖為太子撫軍伐宋次於濮元敬甫弱冠往謁於軍門世祖奇之命從軍而南元既并宋辟江東宣慰司照磨

改池州青陽縣尹時兵燹後官府草創箕斂不軌民往往避匿山谷聞不敢出胥吏乘機疑喝傾覆其家產元敬至疏禁布誠節用薄賦令於邑曰有能徙城中者復之不期月市肆成聚政孚人和秩滿萬

金陵江南行御史臺辟為掾史不就中丞劉伯宣宣慰周伯英薦授

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照磨錄囚溫之平陽有冤繫累年不決者元敬察其誣得立釋東陽玉山羣寇峰起行臺欲招討議誰可使者僉

曰非孔元敬不可元敬受命冒鋒鏑入其巢穴曉以禍福賊眾股栗會大軍繼至諸校爭首功欲盡殲焉元敬為籍其渠魁誅之脅從無

辜者數萬人悉縱還鄉井調福建閩海道照磨尋陞邵武路經歷府有大獄吏文致具案元敬原情破之主者不能決兩讞上之朝廷從

元敬擬他日復有疑獄元敬語主吏曰於法當如是及獄成卒無不

如元敬擬者一時服其平允後以興化路經歷致仕歸元敬生平以

纂述祖德為事徵求文獻撰成素王世紀十二卷年七十卒

克慧字慧元先聖五十五代孫居廣州高祖元演有傳元演生之邈

之邈生汶汶生思儒思齊官至福建市泊提舉所至有聲生克

慧以兄思儒無子命克慧為思儒嗣克慧年十八登元仁宗延祐五

愛民興學戶口倍增臨川吳澄素負重望不為當事屈獨就見克慧為莫逆交時人以徐禪陳蕃為比任滿考最陞浙江行中書省參議兵戈以來公私交困克慧條上墾屯田謹鹽政集游民等十四事奏之皆見施行遷陝西路廉訪副使秉持風紀不避權貴貪墨不法者皆望風避去致仕歸士民建祠祀之著德臺集奏疏歷官紀歸田錄等書

彥祿字朝庸先聖五十九代孫祖諷有傳父公郁以捐粟賑淮南饑授承事郎彥祿幼讀書日記萬言明成化五年舉於鄉授河南裕州

知州裕州當西南之衝商賈流寓過土著之牛先是有豪猾結黨橫行民受其害不可制彥祿初下車即縛其渠魁置之法餘皆聞風遁

去民乃得安又禁游手務農桑興學設教境遂大治年四十六卒於官裕民為之罷市巷哭吏民百餘人共扶櫬還曲阜號哭而去

聞定字知止先聖六十二代孫六世祖希敬見世職知縣燮傳希敬

長子諱為英山縣丞生公紹公紹生彥珮彥珮三氏學錄生承茹承茹明魯王府紀善生宏典宏典德州學正聞定其長子也為宣化

府西路通判有惠政民愛戴之尋陞四川鹽課司提舉百姓遮道哭

雷事聞於朝得以陞銜畱任後以親老致仕歸

貞瑄字用六先聖六十三代孫六世祖諤有傳諤第三子公忱生彥

絳彥絳生承亮承亮開封府教授生宏憲宏憲生問商貞瑄問商子

也究心經史精算法韻學中順治十八年會試副榜授泰安學正陞

雲南大姚知縣滇省鹽法壅滯前明定以按丁派食之法兵火以後

丁亡額闕民不能償貞瑄乃請減之民困以息又境有前明黔國公

勳莊被土酋所占上官受賂復主之貞瑄不勝憤為力爭於上不

得遂罷去歸構聊園以自樂著聊園文集詩略操縵新說大成樂律

全書演記黔記泰山紀勝縮地歌等書年八十三卒

尚鉞字震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祖聞禮有傳父貞坤尚鉞明天啓四

年舉人會試不第三上疏陳時事不報崇禎十三年選授陝西鳳翔知縣時流賊蹂躪中原關陝殘破尙鉞單車赴任撫瘡痍之眾而安戢之民困少蘇陞鳳翔府同知會督帥馬士英擬用其私人傅夢弼漕撫路振飛乃奏尙鉞別補山清河務同知尋致仕歸卒於家其宰鳳翔也修五丈原諸葛祠慨然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微斯人吾誰與歸其後邑人思之遂以配食武侯焉

尙鉞字昭之亦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堪有傳尙鉞少以廬墓舉孝行貢入太學授博平教諭遷蔚縣令縣故有水患尙鉞爲築堤以禦民離昏墊之苦而復便轉輸至今稱利焉
尙惇字德允亦先聖六十四代孫祖聞籍有傳父貞播尙惇醇朴廉靜居家以孝友稱康熙十七年舉於鄉授陝西同官知縣時師征伐西夷遠踰大漠輓運軍需人多憚其寒苦尙惇獨毅然往上官憐其賢勞令同僚助以金辭不受居官九載家無餘財聞者稱爲廉吏云

興詢字爰咨先聖六十六代孫祖尙錄尙鉞弟也父行淳曲阜知縣加東昌府通判興詢以陪祀恩授雲南麗江府通判麗江處滇西北鄙密邇土番明初置軍民府世以士僧木氏知府事其民椎魯不知學喜人怒獸時出攻殺爲患而流官通判其地者又率以聞曹不任事故其俗益傲興詢至力以變化風俗爲己任因仿文翁治蜀之法乃請建文廟闢學舍置師儒集流寓之士日與講明先王之道由是其俗漸化陞貴州定番知州以疾歸卒於家
述曰昔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旨哉斯言然太守承流布化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右自君魚以下或爲守或爲令類能興化致治克稱厥職者抑吾聞之明者多察察則苛以奕之聰察而能使民喪若考妣焉不尤善用其明者與再昌寓考宋人趙明誠金石錄有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八子孫世系圖者十六

孔昌寓碑載其世系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也十四世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尙書冲冲生大司農侃侃生祕書監洵洵生江夏太守俟俟生宋尙書左丞幼幼生尙書右丞遙之遙之生中書侍郎畢畢生齊散騎常侍珮珮生梁侍中休源休源生陳黃門侍郎宗範宗範生陳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隋祕書正字德紹德紹生昌寓今家譜列昌寓於三十五代其父德紹祖伯魯曾祖宗範高祖休源五世祖珮皆與碑合惟魚魯字小有訛舛至珮直以爲遙之子而無中書侍郎畢一代則與碑異又其上世十三世祖潛生竺竺生冲冲生侃亦與碑合至侃則謂侃生散騎常侍坦坦生散騎常侍混混子失考孫遙之又與碑異譜內有名洵者在二十九代乃齊散騎常侍景偉子仕梁爲海鹽令非晉時人官亦非祕書監有爲江夏太守名俟者在二十七代乃餘不亭侯愉之孫平越中郎將汪之子其子名祐隱於四明並非洵之子其子亦無名幼爲尙書左丞者其中孰爲錯誤茫茫千載竟不可辨按梁書及南史休源傳皆云冲之八世孫曾祖遙之父珮則珮爲遙之之孫非遙之子與碑相合似乎其誤在譜但譜傳已久歷世相承又未可執一據而妄改茲考於休源德紹昌寓諸傳世次仍依譜爲斷而附敘碑與譜之互異者於此以見考古者傳信之非易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八子孫世系圖者十六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七

宙字季將先聖十九代孫六世祖黃見太常藝侯臧傳黃子及孫失考其曾孫尚為鉅鹿太守生疇疇為陳相生賢賢生三子長即宙次翊字元世次彪字元上宙治嚴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官至太山都尉翊舉孝廉為御史中牟令拜尚書彪舉孝廉拜尚書侍郎轉治書御史出為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以病辭官

述曰右兄弟三人皆一時良吏而史冊不登鮮有能舉其事者其可徵者僅墓碑而已宙彪兩碑今移置祖廟中以歷世久遠字漸剝蝕又摹搨者多漫漶更甚至延平元年孔翊碑考祖庭廣記已云缺落不可讀今并其石亦不可復見矣嗚呼三君之治績其遂將泯沒於斯乎故考諸貞石參以字書就其可知者載其文如左季將墓碑曰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淑齊聖達道少習家訓

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闡闢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遴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傳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故能興朴於彫幣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猶夏不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梅田峻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仕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則窳窳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叩高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闡是虔夙夜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變時靡撫茲岱方帥彼凶人覆南畝孔儲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兇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乃委其榮忠告慇勤履省乃聽恭儉自終直益不隲生播高譽沒垂令名永矢

不刊億載揚聲延熹七年七月戊造元上墓碑曰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矚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乃翻爾束帶弘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留宿遷未

出京師遭大君泣踰皐魚喪過乎哀謹長舊章服竟還署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否日恪位佇所在祇肅拜治書御史膺臯陶之廉恕博陵太守郡阻山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刑四凶以勝殘乃爰尚桓桓拊馬獨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之所惡不強人義之所欲不

而歸於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舉此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太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病解官孝竭

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斐誕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之綱而疾流乃碩乃世建寧四年月辛哀哉魂神超邁兮冥冥遺孤切絕于嗟想形哀念不欲生羣臣號咷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兮識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撥肴數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所見於時頌是故吏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孔君大聖之胃悼懿允元敬其元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亮彼克王道辨物居方也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

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惻
富享眉者莫匪爾極 邈不意 悲兮 息漫漫
庶幾復 容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 惟我君績
表於丹青永無沂與日月并 于以慰靈石博陵太守碑
內云彪穎川君之元子也考家譜以彪為賢之季子賢亦不載官穎
川事歷世久遠無可考證不敢妄改譜牒姑識其互異者於此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九 子孫著聞者十七

三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八

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行先聖二十七代孫也居會稽父聞見祖餘不亭侯愉傳靖始察郡孝廉功曹吏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晉安帝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初劉裕以參軍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靖宅靖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裕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贈給甚厚裕後討孫恩時桓元篡形已著裕欲於山陰建義討之靖以為山陰去京邑路遠且元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釁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裕亦以為然既定桓元以靖為會稽內史靖到任務存治實救止浮華翦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靖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內史修節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劉裕北伐靖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裕為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命以為尚書令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裕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裕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宋武帝永初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四生靈符靈運道讓坐歷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讓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坐一本作坐與道讓二人皆見宋書家譜失載但字典無坐坐字者南史有吳興太守孔山士恐坐坐皆山士之訛靈運官著作

郎 靈符宋文帝元嘉末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孝武帝大明初自侍中為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為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資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斲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歎又緣湖居民魚鴨為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覬之顏師伯嗣湘東王或議曰富戶過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阜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奮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郵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劭劭願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

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有通亡且令就業若審成朕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謨議曰小民貧賤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窮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從其徙民並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為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靈符懋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構遣使鞭殺之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淵之南史作深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

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有通亡且令就業若審成朕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謨議曰小民貧賤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窮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從其徙民並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為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靈符懋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構遣使鞭殺之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淵之南史作深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

秀之著作郎靈運子也初為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為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秀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秀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選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為寧朔將軍西昌侯蕭鸞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為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秀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為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蕭鸞輔政防制諸藩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秀之為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欲令殺晉熙秀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秀之不從遂不食而卒延之字長源先聖四十六代孫居新淦高祖瑄見明行人勸傳曾祖倩祖質父中正延之幼孤自感厲書耕讀書隴上夜然松明繼之學

藝大成宋仁宗慶歷二年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欽州軍事推官四年廣西蠻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安撫杜杞討平之延之策書居多杞書奏謀皆延之屬蒙遷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尹奏可罷御史與尹爭不決詔延之按視延之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詔從之尋知封州即用為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延之爭以為無益乃不果城遷本路轉運判官以母老辭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糶於民歲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延之計歲糶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糶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歸下窮延之使復其故廉欽雷三州蠶戶以採珠為富人所役屬延之奪使自為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趾使來桂州陰齎貨為市須負重三千人延之止不與

秀之著作郎靈運子也初為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為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秀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秀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選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為寧朔將軍西昌侯蕭鸞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為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秀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為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蕭鸞輔政防制諸藩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秀之為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欲令殺晉熙秀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秀之不從遂不食而卒延之字長源先聖四十六代孫居新淦高祖瑄見明行人勸傳曾祖倩祖質父中正延之幼孤自感厲書耕讀書隴上夜然松明繼之學

使由此不敷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為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
悉收官屬并其孳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瘕死延之馳至
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瘕死人誰叫感泣
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為本路轉運使罷鼎州六寨歲
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洞南江宜麻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遣
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延之奏不可乃止召以為開封
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
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宜州而課法以歲滿為率歲終越之
鹽課應法乃以為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延之自欽州九遷至
尚書司封郎中賜緋魚服尋出知潤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一延之氣
仁色溫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辨且強也方微時已劇切上官
老益自強不以齟齬易意事母孝持己約與人交盡其義家食不足
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工於為文有文集二十卷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一子孫傳卷十八

四

子七康仲文仲武仲平仲和仲義仲南仲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當
時以為盛文仲武仲平仲自有傳和仲五舉進士義仲南仲並以廕
補太廟齋郎
傳原名若古字世文先聖四十七代孫祖道輔有傳父舜亮將作監
丞知仙源縣事傳博極羣書尤精易學操行介潔不為利誘勢怵宋
建炎中隨宗子端友南渡居於衢紹興二年知邠州鋤強扶貧民咸
畏服移知陝州以平鼎澧寇功進秩改撫州會建昌卒閔傳單車馳
至諭以禍福一軍帖然進續白氏六帖文樞要記書送祕省晚號杉
溪有杉溪集及孔子編年東家雜記等書官至中散大夫贈中大夫
年七十五卒
公才字義文先聖五十八代孫父諶見世職知縣簡傳公才諶第
三子也明成化十九年舉於鄉初知江都縣正德二年內擢兵部車
駕司主事時劉瑾竊政百僚承順意旨綱紀大壞公才恥隨眾俯仰

自請外補改大名府通判尋知和州九年流賊入境州將閉城自衛
公才厲聲曰如此其如城外生靈何乃疾令開門放男女數萬人以
入又率民兵捍禦之境內宴然民為立生祠祀之明年陞山西按察
使兼事兼理大同兵備大同越處關外時有虜患仕者多詭避其地
公才受命即赴至則繕城隍飭武備屹然稱北門鎖鑰朝廷錄邊功
多優賜後致仕歸年七十六卒於家

彥綸字朝音先聖五十九代孫居句容七世祖學孝見明大學士貞
運傳學孝第三子世洪世洪生思學思學生克文克文生希政希政
生文知文知生公鎮公鎮生彥綸彥綸景泰元年舉人為台州通判
正直廉介吏民畏而懷之擢吏部文選司郎中未行卒祀台州名宦
祠

尚則字儀之先聖六十四代孫八世祖希大見克欽傳希大生詩詩
長子公鏞明永樂十五年舉人生彥綸彥綸生承沂承沂林廟舉事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一子孫傳卷十八

五

生宏樞宏樞生聞耀聞耀生貞遇貞遇善鼓琴著有琴譜尚則其次
子也少有膽氣崇禎十三年成進士知河南洛陽縣時流寇充斥當
事者尚撫馭之術賊陽就招安而仍肆出攻掠尚則勦撫兼施縣境
盜勢稍戢先是賊陷河南有竊福藩寶玩者有司利其貨悉意窮究
胥吏以是導之尚則曰吾聞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患網利
以蓄怨吾不為也悉置不問太守郭某忌之誣以疾遂解職歸起補
全椒縣全椒地瘠民貧逋逃者眾其賦役復累及鄉里代償民不堪
命官亦以催科不力獲譴者相望尚則力為請於上官得少汰其賦
額有魏國公家奴犯法尚則械治之不少貸曰吾為朝廷司牧知有
法耳於是郡股粟用巡按御史王雷臣薦擢刑部主事尋由員外
遷郎中侍郎解某雅重之嘗語僚屬曰深文者苛之屬也意思者忍
之屬也如孔君者吾知免矣尋解組歸卒於家年五十九
述曰昔子大叔繼子產為政不忍猛而寬鄭遂多盜至於盡殺乃止

夫清靜簡厚優柔而移易之此與道致治之世所為也若夫民俗彫
傲姦軌蠱生則有非精明武健不為功者故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右自季恭以下類皆明習文法英毅強幹能
以威成其愛者故卒生有榮號沒見奉祀類而紀之以見循良之吏
之未可以一格論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

六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一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九

德紹先聖三十四代孫居會稽祖宗範見高祖休源傳父伯魯陳散
騎常侍德紹隋祕書省正字具城縣丞後事竇建德為中書侍郎嘗
草檄毀唐太宗及建德滅帝執德紹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
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摔投樓下死

宗旦先聖四十五代孫祖晃中興祖第三子也為兗州參軍父延齡
以宋真宗幸魯恩賜同學究出身宗旦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
反時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
州陳琪琪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
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與
都監張立成俱被害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始宗旦
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尙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瞳人多惡
之其後立節如此

文甫先聖五十一代孫

十世祖唐散騎常侍昌弼見父緯傳昌弼當
唐末朱溫之亂依嶺南節度使徐彥若避地南雄生葆葆生承休承
休居廣州不能自存當事者念其高祖歿昔鎮嶺南有惠政乃以廣
恩館廢寺田贍之生繼明繼明長子維翰生愈愈生家修家修生茂
高茂嵩宋高祖時為刺史生伯鼎伯鼎孝宗時為中書舍人長
子德超生文甫文甫長八尺餘能挽三石弓居廣東高明縣以勇力
聞郡邑間嘉熙中邑有寇警守令檄使捍賊文甫挺身赴鬪所向克
捷以功授都巡檢使後賊又統二千人至文甫與賊尖岡自午至暮
所擊殺者數百人斬一渠帥繼而賊眾大集圍之數重文甫馬蹶遂
被害朝廷憫之錄其子孫世為校尉

檜字廷植先聖五十三代孫居新淦十二世祖昌朋見行人勛傳昌
朋第三子玳登南唐進士官至著作郎生倭倭五舉進士登科為撫

州民曹參軍生糖糖第五子安仁五舉進士生仲達仲達生汶汶五舉進士為常德府錄事參軍生倬生彬彬生世隆世隆為通事舍人生三益三益生鼎一檜鼎一子也任元為邵武府經歷仗義死節贈承直郎濟寧府總管

承浦先聖六十代孫曾祖詩見明刑部郎中尚則傳祖公鑽詩第三子也父彥縵明正德六年流賊劉七犯闕里承浦抗義拒賊為賊所害妻王氏并死之

聞籍字知史先聖六十二代孫世職知縣簡弟也明天啓五年成進士授行人故事行人使藩府必有餽餉使客復不勝需索習以為常聞籍奉使諭祭榮藩再諭祭淮藩悉謝卻之秩滿還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本司郎中出為陝西按察僉事西寧兵備道西寧當承平日久邊備廢弛滑夷奸賈闌出塞外恣為奸利疆吏知而弗問且因而漁獵之疆事用大壞聞籍至申約束嚴關禁平馬價闌出入者

有禁邊境大治踰年遷參議移治商雜未之任察罕寇甘州聞籍奉檄護將士禦敵與戰大捷寇遁去督臣上其績且畱鎮西寧會新差內臣移駐鎮海堡市馬偵知番商馬安邦有善馬令參將白某以計取之而滅其直安邦素以俠結城中大族椎埋為奸至是甚欲執內臣而甘心焉內臣懼奔還西寧謀勒兵誅之安邦遂嘯聚亡命外結西夷執白參將犯西寧副總兵莫與京禦之所將卒多賊親故無鬪志遂敗績而賊黨劉監生等因乘亂攻殺內臣開門為內應聞籍見事不可為積薪戶外謂其妻曰我國之藩臣誓與城同存亡爾輩亦義不可辱賊手遂與妻朱氏媳顏氏及二女俱投火中死聞籍死後三日安邦等亦伏誅初安邦嘗以事繫獄聞籍督之數十及陷西寧得聞籍子善視之其德孚於人如此事平贈光祿寺少卿
貞璞字用琢先聖六十三代孫十世祖淑見元太常禮儀院判思遠傳淑第五子思永東平路同知思永生克康克康元太常禮儀院太

祝生希遠希遠明兗州府通判生語語生公鉅公鉅生彥平彥平生承錫承錫生宏端宏端生聞相貞璞聞相子也知河南伊陽縣流寇犯境貞璞竭力捍禦城破不屈死之祀於鄉貞璞之殉難也長子尚和聞難奔往并遇害次子尚穆負骸骨以歸

貞度字去甫亦先聖六十三代孫二十五世祖殘有傳殘長子溫質唐時為四門博士其長子絢懿宗咸通二年進士及第僖宗乾符三年為丹陽令卒於官值兵亂子昌言幼不克歸遂家於丹陽昌言生子芳為校書郎芳生維乾以九經及第為國子博士校定五經義疏維乾生清舉進士為兗州參軍清生簡之簡之生宗本宗本生若晉若晉生端方端方生璇璇生標標居合肥生元啓元啓生萬福萬福生泮泮生思亨思亨生克用克用生希政希政從明太祖取建業平陳友諒又從大將軍廖永忠平廣東以功授總旗調守清遠因家焉生伯英伯英以總旗從征交趾陣亡生公祥公祥長子彥禮次子彥

義彥禮生承平承平次子煦湖廣衡州府學教授生聞鵬聞鵬萬歷中官淮安府同知治河有德政民生祀之生貞度貞度為光祿寺大官署署丞子五尚友尚賢尚忠尚芳尚勤
本朝順治四年九月城陷全家死節時同宗殉節者又有貞復尚爵尚廣尚恭衍斌及衍斌之二子凡七人貞復父聞麟煦長子尚爵即貞復次子尚廣父貞亨祖聞行曾祖宏晨高祖承章承章彥義子也尚恭父貞本聞行第三子衍斌原名熙父尚聖祖貞元曾祖聞詩高祖宏晃宏晃承章子也衍斌二子失名
衍儒字仲升五世祖承澤五十九代衍聖公第三子也高祖宏性曾祖聞聰南城兵馬司指揮祖貞樗海州知州父尚暉衍儒尚暉次子也明末為諸生值流寇逼城勇往禦敵被執不屈死之
興聖六世祖承源五十九代衍聖公第四子也承源生宏憲宏憲生聞傑聞傑生貞光貞光生尚書尚書生衍楷與聖衍楷子也明末為

諸生聞闕賊陷北京莊烈帝殉國乃伴狂哭泣痛不欲生踰年闕戶自經死弟興燦亦諸生闕賊遣偽將軍郭升狗竟州至曲阜晉謁聖廟興燦瞑目大罵被執不屈升終以其義而釋之

述曰汾紋家傳才百餘人而於死節之士得二十三焉嗚呼何其多也夫士之輕身以趣義者雖曰所性固然要亦詩書禮樂之教優柔而磨飲之故能見危不避慷慨捐生用以激厲頑頑耀名竹冊世澤之感蓋有本焉昔陳琳草檄罵曹操已即為操草檄德紹文譽不及孔璋而大吠非主之對視俯首乞謝者猶有生氣若太宗容物之量則又出曹操下矣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一 子孫著聞者十九

四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二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

襄字文禮先聖二十代孫父宙有傳襄與張儉友善張儉之獄與弟融爭死詔書竟坐襄遂被法語在融傳中襄有墓碑埋沒已久雍正三年出城東廢地土中守廟百戶陳曰訓移植廟中同文門下文字磨滅不可讀粗辨姓氏而已

蘊字蘊光先聖三十六代孫居寧陵父賢有傳蘊通左氏春秋事親以孝聞遭母喪號痛欲絕既葬將廬於墓所祖子歎謂曰汝生盡敬死盡哀庶幾孝者矣今汝幼吾又年老義未安也更思之蘊不得已廬中門外晝夜哀泣者三年有司欲旌之蘊謝曰身之事親歎於心者多矣敢竊名邪乃止年七十六卒

彥輔字德甫先聖四十五代孫父助有傳彥輔年十八為仙源縣主簿秩滿除將作監主簿以父疾求解職侍養衣不解帶者十五年服闋知仙源縣官至國子監博士子二漢英宗毅漢英聰敏博覽善詩詞蚤卒宗毅官亦至國子博士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二 子孫著聞者二十

四

聖聰先聖四十六代孫居廣州祖繼明見文甫傳繼明次子惟聚生聖聰聖聰事曾祖承休以孝聞承休有痼疾聖聰聽醫言割股調藥承休疾尋愈而聖聰竟以股傷殞里人哀之為立廟粵秀山之麓歲時祀之

啟字寧極譜失其名世系不可考宋史稱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漣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啟於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

嘗入敗家發其廩粟收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其資取
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
謂之曰子母夜行此亦可畏收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
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元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
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士份字元夫先聖五十三代孫父從星見明行人勛傳元季佃僕胡
思明為亂劫其母羅氏去士份奔赴賊所請以金帛贖不許願以身
代又不許遂死焉

貞稔字懷德先聖六十三代孫五世祖公錫見世職知縣貞叢傳高
祖彥實曾祖承晉祖宏鶴父聞立貞稔有至性親終廬墓三年未嘗
入城市鄉里稱為孝子聞於朝為旌其閭焉

衍劭字懋詣先聖六十五代孫九世祖希範見世職知縣承夏傳希
範次子誠生公懋公懋生彥簡彥簡生承懋承懋生宏啓宏啓生聞

州府同知
明聞朋生貞英貞英生尙衍尙衍尙衍也少好學以孝友稱讓美
產於諸昆弟而獨取其瘠陋者里人以比薛包授宣化府通判歷池

衍樟字載遠亦先聖六十五代孫曾祖聞訥有傳祖貞璵以拔貢官
至江西廣信府通判耽於琴奕吐屬有晉人風致父尙炳衍樟少孤
貧力耕養母以孝聞鄉里閒性好學夜然薪照讀尤邃於易自謂學
之三十年人無知者著大易中庸一貫圖及心性等論九篇晚舉於
鄉家居教授以廉隅自厲母沒家不舉火者七日哀毀滅性五月而
卒遺命妻子以衰經斂焉

衍球字伯玉亦先聖六十五代孫十七世祖端問見明五經博士彥
繩傳端問第四子琬任臨川縣丞因家於臨川生拱衡拱衡生元讓
元讓生之緒之緒生溫寵溫寵始遷新城之賢溪生思亮思亮生克
性克性生希保希保生德明德明生公宗公宗生彥夏彥夏生承麟

承麟生宏璋宏璋生聞善聞善生貞休貞休生尙彝尙彝生衍球衍
球天性孝友家初饒裕中漸落有異母弟三人衍球仰體父志悉以
分產讓之自教授以給食且以養親諸弟既壯皆不善謀生產分財
都盡衍球復出穀以贍之者五六十十年友愛彌篤康熙二十一年授
都昌縣訓導端已範士學者化之尋引疾致仕卒

衍佳字德餘亦先聖六十五代孫十七世祖端隱有傳端隱長子瓌
南宋時為潤州丹徒縣丞因寓居金壇生孖孖生元明元明生之俊
之後生泮泮生思祖思祖遷陽山生克智克智生希舜希舜生謹謹
生公敬公敬生彥述彥述生承鐸承鐸生宏試宏試生聞柎聞柎生

貞卿貞卿生尙忠衍佳尙忠子也天性篤孝父患癰以口吮之親侍
湯藥衣不解帶母嘗以事怒臥牀不食衍佳捧餐跪榻前俟食方起
少苦貧力耕以養後稍豐裕值歲凶出粟以食餓者所全活不下千
餘人邑令董某聞其賢躬造其廬盡賓主之禮而去後為鄉飲賓

興永字起存先聖六十六代孫祖尙鉞有傳父衍璠隱居著述有廟
庭禮樂典故等書興永為諸生有孝行親喪廬墓哀感遠邇每學使
者按部咸敬禮之

述曰孝弟為立身大節古之君子原非以此邀名也况吾宗仰承聖
澤沐浴於詩書之教者既深內行之修又奚足紀者雖然風會澆漓
仁愛道息類而序之亦所以醜世厲俗也其不為傳而以孝行著者
尚有五十四代孫思權六十一代孫宏轉宏實六十二代孫聞諭六
十四代孫尙鏞六十六代孫興浩六十七代孫毓珍毓穎列其名亦
使不泯沒於後云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二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三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一

祇字承祖先聖二十五代孫居會稽晉餘不亭侯愉之弟也會稽內史周札辟為功曹史時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強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令充除之札遂遇害賓客故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與時人義之

公怡字文友先聖五十八代孫也父諤有傳公怡性伉直遇事慷慨不避艱阻明天順三年舉於鄉成化八年歲大饑公怡念族眾貧乏乃上書於巡撫牟倬情詞懇惻倬為發粟二千石賑之舉族賴以全濟而公怡未嘗有德色卒年七十四

宏蘊先聖六十一代孫曾祖公珏有傳祖彥述山西澤州州判父承倚彥述第三子也宏蘊為諸生以豪俠聞於鄉里人有以緩急告者

宏蘊無不應感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

聞舉字知行先聖六十二代孫高祖公恪有傳曾祖彥武祖承翔父宏蘭聞舉初為廬州訓導遷平原教諭諸生中有不足者聞舉捐俸濟之嘗有一富生以誣陷於理竟不能自直聞舉力為白其冤而卻其所謝金人以是益高之

聞舉字知鶴亦先聖六十二代孫十二世祖據見明五經博士彥繩傳據第三子元遷為潤州學正始遷句容生之芳之芳生龍瀧為明秀王與澤儀質生思余思余生克福克福生希余希余生誠誠生公瑞公瑞生彥泗彥泗生承侶承侶生宏範聞舉宏範子也性豪邁慷慨好義當募靖隆萬閒歲更災祲又有二殿之役徵調徧海內句邑當解駟雖官為給值而所賠者過半且非賂監收官吏輒毀之使更納邑人以此破產者相繼聞舉慨然思獨任以庇姻黨遂請於邑令許之所費不貲而保全者甚眾歲再大饑出穀千斛以賑鄉里有司

將旌之聞舉蹙額曰所濟不能一郡何侈焉有司賢之而止

貞璠字用璞先聖六十三代孫父聞訥見祖宏頡傳貞璠崇禎六年舉人以養親不仕博學多才崇尙氣節嘗慕朱家郭解之為人當明季兵荒存至解紛禦侮一邑賴之

尙果先聖六十四代孫居江西新城七世祖德明見行球傳德明次子公倫生彥恭彥恭生承汀承汀生宏樾宏樾生聞炳聞炳生貞莊尙果貞莊子也為人敦氣節重然諾聞族姪為廣寇所劫不憚數百里攜金贖之里人頌其義焉

述曰史漢列傳皆敘游俠如朱田王劇陳原樓萬之徒大抵立氣節作威福散財結客以立疆於當世雖其事亦閒有足稱者而行多不軌於正義故後世史家弗道焉今敘家傳觀承祖以下或見害不避或緩急可依或排難解紛或輕財重誼類皆砥行立名功見言信有慷慨之風而無橫暴扞罔之事固非可與游俠者流一概而論也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三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二

衍字舒元先聖二十二代孫祖父見晉餘不亭侯愉傳父毓晉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時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於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衍不形於色郡鄰接西賊衍欲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大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於當時以博覽稱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又按晉書云衍宗人夷吾有美名博

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今譜失其名世系昭穆不可得而考云
稚珪南史作珪字德璋先聖二十九代孫譜云吳興太守琇之從兄弟也居於會稽父靈產於宋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淚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蕭道成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道成曰攸之兵眾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道成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能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祖道隆位侍中以上系不可考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蕭道成為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

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夏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妒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為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部中正齊武帝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取晉律張斐杜預二家所注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表請付外詳校詔從之於是稚珪與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頌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座共刪

注律謹奉聖旨詔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眾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猶情濁氣忍并生靈誓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

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
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
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歎永歲不逢一朝
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嗤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
其餘賞開其勸慕課業官流班習習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
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卑陶之謀指掌可致
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
手之相驅若弦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
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
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
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
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
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

國文獻卷九十四子孫著者三十一

三

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二途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
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睹今之議者咸
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
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
嗚嗚狼踞不足喜怒豈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
遠竿引之以大度處之以孟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
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
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窮追長圍孝
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
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質貨以結和遺宗女以通好長轡
遠御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
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籠城
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

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
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
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
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
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強敵遂乃連城覆徙
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
復結通和十餘年閒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宇宙
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
載於斯昔歲蟻壤壞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與師十萬口費千
金五歲之費寧可貴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敷行之詔誘
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
百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
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

國文獻卷九十四子孫著者三十一

四

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
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
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
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
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
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詔馳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頌而
好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
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慙慙
臣之言和亦慙關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元省灼
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
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
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
點弟蔭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

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
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初汝南周顒為前軍諮議時直侍殿省方
見賞遇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稚珪因作北山移文以嘲之
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
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
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翟子之悲慟朱公
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
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
然而學道東晉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中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
雖假容於江臯乃縵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
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
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嚙入谷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四子孫著聞者三十一

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
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
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
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常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
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
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
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砌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
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
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
列壑爭譏攢峰竦詢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
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
促裝下邑浪搜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
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涖池以洗耳宜

局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輟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
叢條頽膽壘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
君謝通客永元元年為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
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舉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
夫仲智家譜不載

紹安先聖三十三代孫居會稽陳散騎常侍與之子也紹安與弟紹
新蚤知名陳亡客居鄞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
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
業末為監察御史唐高祖討賊河東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
密高祖受禪端先歸拜秘書監已而紹安閒道走長安高祖悅擢內
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二匹後與端同侍宴應詔賦石榴詩曰祇為
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召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十
卷紹新陳書作紹新紹安季弟紹忠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四子孫著聞者三十二

鄱陽王東曹掾紹子安楨構楨有傳生季翊構史作構早卒贈蒲州
刺史生若思若仲
季翊史作季翊字季和唐中宗嗣聖六年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
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若思少孤其母褚躬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
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
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
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
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致恭
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
年卒諡曰惠若仲歷遷給事三任與兄同府時人榮之若思子至
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

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剝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事而妄紛紛邪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章述述謂可傳及聞均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武仲字常父先聖四十七代孫居新淦宋司封郎中延之子也幼力學仁宗至和八年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為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為之不舉哲宗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言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又請從臣為

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侯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奏議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武仲弟英宗治平二年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祕書丞集賢校理兄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洩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為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碑詩戲野史

史證諸書傳於世

滋先聖四十七代孫居新淦曾祖糖見元邵武府經歷檜傳祖安世父仲容滋登宋哲宗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吉州司理參軍初文仲武仲平仲兄弟以文聲起江西世號清江三孔至是滋與從弟淑源並以能文成進士遂有小三孔之目其後文仲曾孫伯元伯迪及伯元子宗武亦以文名稱後三孔焉淑源與滋同榜進士官至朝議大夫睦州通判源紹聖元年進士官至梧州國練淑源父仲詢祖安邦安邦糖次子源父仲和祖安民安民糖第四子也伯元伯迪並寧宗嘉定三年進士祖浩然臨安府僉判父梓安豐主簿朱子門人伯元新豐主簿伯迪知新建縣事宗武寶祐元年進士官至瑞州通判端甫字肅之先聖四十八代孫祖宗毅見宋國子博士彥輔傳父若初登進士端甫讀書樂道該洽古今金章宗明昌二年侍講堯懷英薦其年德俱高召赴闕下特賜及第除將仕郎翰林學士以年老乞歸卒

歸卒

之載字德甫先聖五十二代孫父元敬有傳之載初仕福州路學正遷建寧路教授後改福州路知事不赴聚徒講學弟子數百人及卒門人為立像祀於學子有至性好讀書歷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終都事論事剴切有直聲

思睿字達道先聖五十四代孫八世祖舜亮宋御史中丞道輔之子也舜亮生若升若升知新泰縣監修祖廟贈朝請大夫生端臣端臣生瑛瑛生接接生元讓元讓生之深之深生演元讓至演三世元時權主祀事思睿演子也雅好博古尤邃理學歷前衛教授泗水縣主簿卒年四十五

諤字貞伯先聖五十七代孫父希麟見曲阜縣知縣貞堪傳諤中明承樂六年鄉試第一會試下第時成祖在北京仁宗以太子監國謂近臣曰我朝孔氏子姓未有出仕者今得此人何不使成進士對曰

考試至公雖父子不容私也乃除教官謬時年二十五太子召見曰
 孔謬年少俊偉務令成進士命冠帶送國子監肄業未幾左春坊中
 允員缺太子顧謂東宮官曰此職非孔謬不可遂以中允教皇子諸
 王謬輔導講讀以嚴正稱賜第宅一區並器皿等物後轉大理寺評
 事改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遼東所至風紀肅然吾宗重喪禮棺柳務
 求堅美而佳木恆不易得謬按江西遠見蜀買售柏材者傾囊易之
 得百具載以歸用周宗長之貧不能具棺者官至河南按察僉事卒
 年六十九謬平生嗜性理之學於詩賦尤工所著有中庸補注三卷
 書進祕府又有舞雩春咏詩集二十卷子公恪
 公恪字恭文通經傳性理之學好議論又喜談兵每及古今成敗事
 輒口講指畫具有條理聞邊陲有警即奮臂起舞慨然有欲試之意
 嘗讀檀弓至孔門三出妻廢書歎曰斜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豈其
 異端之流攻擊矯誣而贅之者乎於是著三出妻辨以明其偽又著
 有天爵絜矩等論明徹明智等辨思誠大始正本等說終隱不仕卒
 年六十八

彥倅字朝德先聖五十九代孫六世祖濬五十二代贈魯郡侯第三
 子也仕元為鉅野令生思友思友資稟魁岸不屑凡近以儒業薦為
 太師府掾官至汝寧府推官初太宗世絕以宗法立嗣宜以小宗之
 嫡思晦襲爵而治與思誠再世以支庶越次紹封為族人所不服思
 友乃敘述家譜力言於政府其後卒黜思誠而封思晦皆思友之力
 也其第四子克綱為尼山書院院長生希雁希雁生誦誦生公載公
 載生彥倅彥倅以歲貢任臨海訓導陸高陽教諭博學好古教諸生
 具有成就卒祀臨海名宦祠

承倅字永冠先聖六十六代孫祖公珏有傳父彥道公珏長子也博學
 工詩尤精顏魯公書法祖廟碑文多出其手承倅初任直隸保定知
 縣終荆藩長史居官清白三十餘載囊無餘資承倅篤信陽明之說

官跡所至即開館會生徒講良知之學著易詩書四書代言中庸孔
 庭續問三教指迷四事請教錄曰言夢解日月篇天理說天人直指
 圖荆藩輔政錄等書時承倅從弟承仍子宏斐並受業教授餘
 姚郝組為學亦講良知共相唱和從遊者甚眾承仍為唐王府教授
 宏斐隱居不仕承仍父彥述見其弟承仍子宏蘊傳

宏頡字以齊承倅兄承仍之子也天性淳謹厭絕佻巧以文章名世
 初任商河縣訓導擢咸陽教諭再遷太平府教授子聞訥字知敏篤
 志好學閉戶著書年六十足跡不入城市時人以方董江都云
 聞詩字知言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子也明弘治十六年以父
 蔭授五經博士聞詩身長華無而持躬儉約絕去聲色耳目之好客
 至設饌乾脯外無多品左右僕從鮮華服者平生止乘一馬非公事
 出亦不御也性耽吟咏與人酬和往返至數十殊無鼓衰力竭之狀
 世故號多才子云

貞時字仲甫先聖六十三代孫明大學士貞運之兄也居何容貞時
 少多病讀書不輟萬歷四十一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知起居注
 屬神宗光宗相繼崩熹宗即位一時詔詰表冊諡議之屬多出其手
 詳贍典要為時所稱與弟貞運同在翰林時人比之軾轍郊祁以疾
 卒祀於鄉所著有在魯齋文集

尙珪先聖六十四代孫九世祖克伸有傳克伸第三子希緒以孝聞
 生誦誦生公蔡公蔡生彥壘生承鐸承鐸生宏擢宏擢生聞賀
 聞賀青州府學訓導生貞絃貞絃四氏學學錄尙珪其次子也性通
 敏尤精律呂之學晉豫吳楚諸省文廟禮樂皆聘請釐正焉晚卒於
 家

行斌字懋法先聖六十五代孫祖貞璠有傳父尙愆行斌嘗為濟寧
 州訓導敦行孝友沉靜寡言舉孝廉方正辭舉鄉飲大賓又辭善書
 深入宋元名人之室著書訣題書詩等書行於世

述曰聖門四科終以文學豈不以立言一道與立德立功共屬不朽乎右自舒元以下披文相質博雅淹通蔚為國華代傳英彥而貞伯與承冠弟兄尤能究心理學惜補注一書家無藏本承冠之書雖有存者而學宗姚江語多踳駁皆未敢列諸經術取附文苑固亦一時之秀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四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四子孫著聞者二十二

十一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三

立字子立先聖十四代孫父驩見曾祖安國傳立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生徒數百人子元

元字子元以郎校書嘗見稱於揚雄時劉歆大用事而元七年官不益或譏其不恤於進取元泊如也子建

建字子建與崔篆相善篆後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建仕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貧賤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漢光武中與天下未悉從化董憲部眾彭豐等暴於鄒魯之間郡守鮑永患之是時闕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闕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永大驚謂建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五子孫著聞者二十三

一

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建曰其然永曰為之奈何建曰庠序之禮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豐等為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為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豐等依眾觀化可因而縛也永從之用格殺豐等子仁以文學為議郎博士官至南海太守

昱字元世先聖二十代孫漢太山都尉宙子也少習尚書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漢桓帝末遭黨事禁錮當是時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閣寺士子羞與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嚴公卿裁量執政爭為婢直之風而奸倖等亦遂搆成黨禍觸怒朝廷收執李膺等并株連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表解僅得赦歸田里禁錮終身於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

言一世之所宗也次曰八俊言人之英也次曰八顧言能以德行引
入者也次曰八及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次曰八廚言能以財救人
者也以擬古之八元八凱而昱之名列於八及焉靈帝即位公車徵
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羣字敬林先聖二十五代孫居會稽父奕有傳羣有智局志尚不羈
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資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
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
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曾因眾坐令術勸羣酒
以釋橫塘之憾羣對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腐化為鳩
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恆
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
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沉酒如此
卒於官有奏議二十二卷

述睿先聖三十八代孫祖舜見曾祖昌寓傳父齊參寶即令述睿少
與兄克符克讓篤孝已孤借隱嵩山而述睿好學不倦唐大歷中轉
運使劉晏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
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遷即
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為常德宗踐祚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元
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為諫議大夫述睿既至召對於別殿特賜
第宅給以廐馬兼皇太子侍讀旬日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
之曰卿懷伊尹匡時之道有廣成嘉遯之風養素邱園屢辭命秩朕
以崑山問道涓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旨且啓
乃心述睿既懇辭不獲方就職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再加史館修
撰述睿精於地理重修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
集會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暉亦充修撰與述睿
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卒不與較時人稱為長者貞元四

年命齋詔并御僕衣服數百襲往平涼盟會處祭陷沒將士骸骨以
述睿精懇而誠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
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
再三陳乞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仍賜帛五十疋衣一襲
故事致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貞元
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克符新唐書作克讓唐
書作述睿弟

述曰子立以清議沈淪子元以恬澹見抑子建以布衣終身三世相
承代厲貞素可謂脫世界於緇塵抗清標於物表者矣元世高自標
格卒罹黨錮敬林皎皎易汚沈酒酒人述睿淡忽榮利嘉遯是耽雖
未軌於中道要與足崖壑而志城闕者迥異著之於篇亦所以風世
而厲俗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四

淳之字彥深先聖二十六代孫高祖衍有傳曾祖啓晉廬陵太守祖
樸未尚書祠部郎父榮以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志好墳籍
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
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畱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
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
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慮於墓側服闕與
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
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
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
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人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
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六 子孫著聞者二十四

戶庭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於上
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歎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
淳之集治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與王弘之阮萬齡並為謝靈運
所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遜並
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
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
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
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爇穴若遣一介有以相
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元嘉七年卒年五十九
沉字德度亦先聖二十六代孫晉中丞羣之子也居會稽有美名何
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
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
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沉與魏顓虞球

虞存謝奉並為四族之雋云

祐先聖二十八代孫居會稽曾祖愉祖汪皆有傳父侯晉江夏太守
祐有至行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
後去宋明帝泰始中太守王僧虔辟主簿不就僧虔與張緒書曰孔
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
德也子道微

道微字志業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齊高
帝建元初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微族
祖嗣之字敬伯宋孝武帝建初為中書舍人非其所好自廬江郡
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卒道微兄子摠有操行遇飢
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邱仲子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嗣之
摠譜並失其名系不可考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六 子孫著聞者二十四

元演字流遠先聖五十一代孫居廣州五世祖聖聰有傳高祖若簡
曾祖瑞士祖璋父揖元演博聞洽記日賦千言性清介不樂仕進講
道於羊城北門建明德堂一時人士咸宗師之宋咸淳閒當道微拜
皆不就致廩粟又辭之所善曾南寶語之曰人生讀書求致用耳今
世道衰微正學人經濟之秋何獨善為元演笑而不答後隱居水村
學者稱為溪隱先生所著有明德集十卷
公翰字御文先聖五十八代孫曾祖克中有傳祖希恭配明魯靖王
肇輝文登郡主授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父覲南城兵馬司指揮公
翰少奉父命習舉子業有聲庠序閒父沒乃歎曰蚤年讀書欲求一
第以悅親耳今見背矣奚礙礙為也遂棄去工詩歌究心理學寒暑
不輟竟之士大夫結壽英會公翰以齒列第二亦不恆赴未幾復辭
去卜居泗上因自號泗漁學者稱泗漁先生所著有南坡彙元和景
象集泗漁樂府

貞灼字見性先聖六十三代孫曾祖承翔見聞舉傳祖宏芹承翔第三子也父聞顏貞灼明末隱居曹南遠近敬之盜賊肆起相戒不入其門

貞時字知考亦先聖六十三代孫居廣州十九世祖繼明見文甫傳繼明次子維翰維翰生志志生義義生魯魯生德望德望生堂堂元欽州別駕生祖舜祖舜生勝僧勝僧元末遷德慶州生普道普道生思恆思恆明英德縣知縣生克敦克敦生希倫希倫生伯修伯修次子公成舉人生彥文彥文生成康成康生宏槍宏槍生聞遠聞遠時聞遠長子也性恬澹不慕榮利康熙元年貢入太學例得選獨高尙不仕隱居教授生徒知州饒崇秩重其品常餽遺之不可致也一日從一僕歸自悅城道經山隘遇一老父驅黃牛一隊避路而去俄而有眾逐虎見貞時驚問見九虎否貞時曰未也以頃所見告眾咸嗟歎曰先生真仁人君子故有此異也尋避亂遷居太平寨寨民多

梗頑不法常通欠官糧殺害州吏饒崇秩請兵物之預使人戒貞時徙避然後發兵寨人因得預知先遁賴以全活者甚眾焉述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君子遠小人而不惡而嚴避之時義大矣哉夫士生當世豈不欲各有所表見寧遠親魚鳥樂林草甘心自絕而不悔哉蓋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回避以全其道雖曰所性固然亦各有所不得已也鴻飛冥冥弋者何慕觀諸君子之風亦可識全身遠害之道矣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六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五
熙先先聖二十七代孫居會稽祖燧見伯父淳之傳父默之好儒學注穀梁春秋宋文帝元嘉閒為廣州刺史以賊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熙先博學有縱橫才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得調憤憤不得志義康之被黜出鎮江州也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陰懷不軌欲要朝廷大臣為亂時左衛將軍太子詹事范曄意志不滿熙先欲引與同謀以素不為曄所重無因進說義康記室參軍謝綜曄甥也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因得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曄與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以弒帝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譏夫側目久矣比肩

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答反意乃定綜素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娶義康女既為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意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有法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又有王國寺法靜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熙先善治病兼能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

瞻幹可施結為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箋書陳
 說圖讖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綦奮等物熙先慮事泄醜採
 藻殺之乃略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暉中軍將軍南徐
 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不善及不附義康者並
 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為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
 宰湛之暉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
 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除君側之患宣示同黨元嘉二
 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文帝於
 武帳岡祖道暉等期以是日為亂許耀侍帝扣刀目暉暉不敢發十
 一月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上章告變乃悉收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
 詞氣不撓帝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者乃我
 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
 郎那不作賊熙先在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無遠概徒狗意氣
 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為奸謀干犯國憲齧
 脯膾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包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
 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
 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猶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
 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慕
 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盜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
 鈇鉞詒誠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
 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
 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
 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覺
 責所陳並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亦頗深切暉初被
 收時謂入獄便死而帝窮治其事遂經二旬暉更有生望獄吏因戲
 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暉聞之驚喜熙先與綜笑之曰詹事當可

共疇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
 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
 可以生存十二月乃同弟休先及黨與皆伏誅
 範字法言先聖三十一代孫居會稽五世祖國有傳高祖名矢者曾
 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令六歷清要父岱範少好學博涉
 書史陳太建中為宣惠江夏王伯義長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
 江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
 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
 絕愛幸範與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
 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自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
 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
 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備
 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
 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限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
 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
 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
 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於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
 人立功範素與武士不接莫有至者惟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
 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洸
 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
 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
 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
 於戰乃曰司馬洸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僉士語並不可信事遂
 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
 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當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
 免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

璉王儀御史中丞沈瓊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迹曰熙先範才學警敏文藻博瞻特以不軌於正遂致身敗名裂為世大戮良可歎也獨怪二人之行昭著史冊而家乘中頗多諱辭豈親親之道宜爾邪然一朝失足百世莫改比而書之亦所以垂炯戒於後世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七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七 子孫著聞者二十五

四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六
儒者讀書談道非徒自餘而已也蓋將以修之身者致諸國使勲業爛於當時休聲垂於後世上不負君下不負學於是為士之事終而其學亦不至以迂疎寡用見病於君子吾家沐浴聖澤陶泳遺經學古入官累世弗絕茲考既取其事蹟之可紀者敘傳如右帙其他策名吏籍事或無稽備列其名別為一冊而以今之見登仕版者附焉其已散見他傳者不錄去複也官闕書所終從約也登曲阜一譜而不及流寓懼繁而多漏也嗟乎古來賢人傑士其湮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誰謂銷沉泯滅中之必無可傳者邪

十四代喜諸曹校尉

十七代方字廣平豫章從事

十八代澍字君德魯從事恢字聖文守廟百石卒史

十九代旭字延壽魯相史訢字定伯魯戶曹術字子祐魯相史

二十代承字伯序魯都郵綱都郵功曹副掾浮魯都郵淮功曹史晨

字伯時河南尹謙字德讓郡諸曹史

二十一代暢魯五官掾恂字士信平東將軍衛尉

二十二代揚博亭侯

二十九代白烏鄉丞

三十代曄中書侍郎

三十三代志約朝請大夫禮部郎中

三十四代琮洪州都督

三十五代立言祠部郎中慎言黃州刺史

三十八代惟昉兖州參軍惟時兖州都督功曹參軍

三十九代溫質四門博士

四十代拯字公濟侍中郁字宏周太子舍人絢字延休丹陽令綸字

司言戶部郎中續字引修曲阜令晦一作縵字文為吏部侍郎

四十一代邈字準之諫議大夫遘滄州乾符令昌序散騎常侍

四十四代憲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四十五代延渥隰州青化令延之殿中丞

四十六代宗簡太子中舍宗壽承議郎曹州節度判官宗哲迪功郎

孔庭族長兗州觀察推官

四十七代若拙字公智金州司理參軍若谷字公應朝散郎舒州戶

曹參軍厚字厚之朝散大夫忱字誠之儒林郎

四十八代端節字子奇中散大夫直祕閣京東轉運司管勾公事端

朝字子工國子博士潛將仕郎淵承直郎兗州司法參軍通直郎

仙源縣丞

四十九代環將仕郎曲阜主簿瑀字錫老登仕郎曲阜主簿琰字粹

老中順大夫忻州同知致忠勇校尉曲阜尉瓚字純老朝請郎知和

州瑄字得老通城主簿瓚並孔庭族長瑤迪功郎孔庭族長璵字

堅老行臺都事權管勾祀事璵字德純將仕郎萊州招遠主簿

五十一代元善字德新文林郎泰州教授元順字存之廟學正元量

字仁卿廟學教授管勾祀事元祚深澤主簿孔庭族長元祇孔庭族

長元裕字益卿將仕郎濟陽主簿孔庭族長元仲字信卿將仕郎須

城主簿元長元灝元質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二代之孚字顯甫濟南路教授之柔字毅甫從仕郎翰林國史

院編修之明字晦甫從仕郎兗州同知之祥字吉甫蒲臺主簿之敏

字勉甫池州青陽稅使之善孔庭族長之肅字寅甫大寧路學正之

嚴字雍甫泰安州判之威字溫甫費縣尹之容之進並提領監修林

廟

五十三代濟字世美承事郎曲阜尹涓字世盈建德路學正洙字世

魯新野尹滋字世榮將仕郎漢川主簿澁字世基順德路學正浩字

世德文林郎鉅野尹淋字世霖鄒縣教諭汾字世潛三氏子孫教授

安豐主簿濡郵城教諭濂字世用冠州學正清字世廉章邱教諭漕

字世秀孔庭族長淳字世良將仕郎安慶路濰山主簿渙字世號將

仕郎新鄉主簿洽字世泉台州教授贛字世貞膠西主簿澈字世諒

永平路教授漳字世從兗州學正澄汴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四代思古字志道曹州景山書院山長思本字正道盤陽教諭

思恭字信道濟寧路同知思凱字垣道曲阜尹思善字性道太常寺

太祝思從字容道曹州教授思適字宏道河中府通判思禮字安道

御史臺管勾思範字禹道聖澤書院山長思莊字景道衛輝路文公

書院山長思用字行道威州學正提領監修林廟思則字允道武平

尹思舉字貢道福建延平路學正提領監修林廟思宣字友道容城

教諭思衍字元道盤陽路教授思復字裕道泉山書院山長思賁字

光道三氏學教授思樸字壽道孔庭族長思義字與道思度字徽道

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五代克忠字恕夫福建宣慰司照磨克常字永夫泗水教諭克

信字善夫尼山書院山長克義字達夫肥城主簿克禮字嚴夫寧海

學正克允字中夫元氏教諭克諒洽州路教授克溫字元夫高密主

簿克學字巽夫前衛教授克修字允夫陵縣主簿克剛字德夫晉陽

路教授克廣字毅夫無棣尹克邁字垣夫莘縣主簿克昌字耆夫曲

阜尹克莊字嚴夫永平路教授克煦字東夫三氏學錄兼孔庭族長

克勳字功夫克晟字炎夫並孔庭族長

五十六代希敏字士遜完州學正希英字士彥濟寧路教授希文字

士周曲阜知縣希祖字士嚴泗水尹希賢字士寧陵州學正希顏字

士學曲阜教諭希毅陝西米脂知縣希晟字士嚴希琛字士璽希迪

字士吉希瑾字士瓚希瑒希瑒並孔庭族長希韶字士美希瓚字士
聲並林廟舉事

五十七代諫字諫伯南直隸宿州訓導諫字慎伯北直隸河間知縣
諫字文伯中奉大夫明鉅野王府儀賓諫字義伯諫字普伯諫字修
伯諫字謹伯並孔庭族長

五十八代公禮字節文詹事府主簿公華字實文陝西苑馬寺丞公
杰字佐文三氏學錄公統字一文曲阜知縣公翊字德文浙江山陰
縣丞公錫字賜文曲阜知縣加兗州府通判公潤字澤文浙江桐鄉
縣丞公澤字仁文曲阜知縣公寧公綉公紆並孔庭族長公祿
字錫文公性字理文公從並林廟舉事

五十九代彥麒字朝祥南直隸靈璧知縣彥章字朝顯尼山書院學
錄彥珣字朝璽陝西莊浪衛教授彥士字朝臣曲阜知縣彥衡字朝
亨三氏學錄彥組字朝綬南直隸吳江縣丞彥健字朝乾北直隸安
平訓導彥珩字朝韻河南羅山教諭彥啟字朝光南直隸鹽城主簿

彥隆字朝平明周王府教授彥雲河南閿鄉訓導彥禮字朝節北直
隸阜城縣丞彥厚字朝坤浙江建德訓導彥觀字朝肅林廟舉事彥
津字朝問明德王府教授彥確字朝誠山西繁峙知縣彥碩字朝大
河南懷慶府通判彥訢字朝賢陝西臨洮府教授彥範明魯王府儀
賓彥乾彥鳳並孔庭族長

六十代承諭字永聽北直隸盧龍訓導承緒字永紹河南湯陰主簿
承光兵馬司指揮承寧字永康兵馬司指揮承甫字永瑞南直隸應
天府訓導承鎬字永周二氏學錄承震字永器曲阜知縣承需字永
字宗人府儀賓承復字永靜湖廣安陸府經歷承學字永聚南直隸
沛縣主簿承厚字永載曲阜知縣承季字永友館陶教諭承冉字永

藝南直隸安東主簿承泗字永道曲阜知縣承深字永資河南懷慶
府教授承瑀字永佩北直隸平鄉知縣承朴字永厚山西石樓知縣

承業字永基曲阜知縣承垚字永渭北直隸大名府教授承渠宗人
府儀賓承作字永則三氏學錄承儻字永盛北直隸大寧衛教授承
先字永孝北直隸高陽知縣承周國子監學錄承鏞北直隸靜海教
諭承正明儀賓承讓字永承承實字永嘉承蛟並孔庭族長承苾承
流並林廟舉事承紀字永修陝西潼關衛教授

六十一代宏毅字以遠浙江桐廬教諭宏川字以東河南封邱知縣
宏廊字以仕曲阜知縣宏盛字以德南直隸如皋知縣宏景字以昭
南直隸崑山縣丞宏昇字以東南南直隸和州教授宏申字以重南直
隸鳳陽府通判宏鼎字以新長清訓導宏森字以茂邱縣訓導宏禮
南直隸武進縣丞宏鐸字以魯江西廣信府同知宏綿字以延北直
隸交河主簿宏幹字以象明魯王府紀善宏毅字以士曲阜知縣宏
重字以廉河南宣武衛訓導宏垣字以成洙泗書院學錄宏盤字以
珍尼山書院學錄宏燭字以彰明魯王府儀賓宏謙字懷虛四氏學
錄宏賓字以賢河南榮澤教諭宏顯字以昂洙泗書院學錄兼林廟
舉事宏頤北直隸高陽知縣宏存字以操新城訓導孔庭族長宏泰
字以懋明衡王府教授宏衍字以學山西榆社知縣宏養字湛一四
氏學錄宏超林廟舉事宏瑄字以晉宏侃字以直宏依字以仁宏偉
字欽錫並孔庭族長

六十二代聞儒明鄒平王府儀賓聞翰明魯王府儀賓聞聘字知用
明鉅野王府儀賓聞仕北直隸延慶衛教授聞教字知覺湖廣承天
府經歷聞憲明魯王府儀賓聞敦字知誠河南衛輝府教授聞古字
懷璞遼東衛教授聞評字知衡四氏學錄聞訂字洞源明魯王
府儀賓聞諒字建元新城教諭聞然字知雍四氏學錄聞檀字知本
浙江嘉興府通判聞謙字廷獻山西沁源知縣聞謹字知原臨邑教
諭聞諦字斗華河南涉縣知縣聞德字知本山西壽陽知縣聞秀字
知山西萬全教諭聞廣字際可濟南府訓導聞武字靜還濟南府

錄宏賓字以賢河南榮澤教諭宏顯字以昂洙泗書院學錄兼林廟
舉事宏頤北直隸高陽知縣宏存字以操新城訓導孔庭族長宏泰
字以懋明衡王府教授宏衍字以學山西榆社知縣宏養字湛一四
氏學錄宏超林廟舉事宏瑄字以晉宏侃字以直宏依字以仁宏偉
字欽錫並孔庭族長

六十二代聞儒明鄒平王府儀賓聞翰明魯王府儀賓聞聘字知用
明鉅野王府儀賓聞仕北直隸延慶衛教授聞教字知覺湖廣承天
府經歷聞憲明魯王府儀賓聞敦字知誠河南衛輝府教授聞古字
懷璞遼東衛教授聞評字知衡四氏學錄聞訂字洞源明魯王
府儀賓聞諒字建元新城教諭聞然字知雍四氏學錄聞檀字知本
浙江嘉興府通判聞謙字廷獻山西沁源知縣聞謹字知原臨邑教
諭聞諦字斗華河南涉縣知縣聞德字知本山西壽陽知縣聞秀字
知山西萬全教諭聞廣字際可濟南府訓導聞武字靜還濟南府

錄宏賓字以賢河南榮澤教諭宏顯字以昂洙泗書院學錄兼林廟
舉事宏頤北直隸高陽知縣宏存字以操新城訓導孔庭族長宏泰
字以懋明衡王府教授宏衍字以學山西榆社知縣宏養字湛一四
氏學錄宏超林廟舉事宏瑄字以晉宏侃字以直宏依字以仁宏偉
字欽錫並孔庭族長

六十二代聞儒明鄒平王府儀賓聞翰明魯王府儀賓聞聘字知用
明鉅野王府儀賓聞仕北直隸延慶衛教授聞教字知覺湖廣承天
府經歷聞憲明魯王府儀賓聞敦字知誠河南衛輝府教授聞古字
懷璞遼東衛教授聞評字知衡四氏學錄聞訂字洞源明魯王
府儀賓聞諒字建元新城教諭聞然字知雍四氏學錄聞檀字知本
浙江嘉興府通判聞謙字廷獻山西沁源知縣聞謹字知原臨邑教
諭聞諦字斗華河南涉縣知縣聞德字知本山西壽陽知縣聞秀字
知山西萬全教諭聞廣字際可濟南府訓導聞武字靜還濟南府

錄宏賓字以賢河南榮澤教諭宏顯字以昂洙泗書院學錄兼林廟
舉事宏頤北直隸高陽知縣宏存字以操新城訓導孔庭族長宏泰
字以懋明衡王府教授宏衍字以學山西榆社知縣宏養字湛一四
氏學錄宏超林廟舉事宏瑄字以晉宏侃字以直宏依字以仁宏偉
字欽錫並孔庭族長

六十二代聞儒明鄒平王府儀賓聞翰明魯王府儀賓聞聘字知用
明鉅野王府儀賓聞仕北直隸延慶衛教授聞教字知覺湖廣承天
府經歷聞憲明魯王府儀賓聞敦字知誠河南衛輝府教授聞古字
懷璞遼東衛教授聞評字知衡四氏學錄聞訂字洞源明魯王
府儀賓聞諒字建元新城教諭聞然字知雍四氏學錄聞檀字知本
浙江嘉興府通判聞謙字廷獻山西沁源知縣聞謹字知原臨邑教
諭聞諦字斗華河南涉縣知縣聞德字知本山西壽陽知縣聞秀字
知山西萬全教諭聞廣字際可濟南府訓導聞武字靜還濟南府

教授聞岱字士嚴東昌府訓導聞上字知遇四川劍州判聞範字
知矩鄒平訓導聞宥字知寬武定學正聞誨陝西伏羌教諭聞諤字
知化海豐訓導聞諤字知訓在平教諭聞諤字知諫廣東始興知縣
聞俊字秀若北直隸天津道按察副使聞諤字知忠四氏學錄聞諤
字觀我陝西河西道按察副使聞寬字滄海沂州學正聞學聞淑字
方升聞塾並孔庭族長聞淑兼聖廟四品官

六十三代貞棟字用隆禹城教諭貞明字用昭陝西西和知縣貞旨
江南寧國府通判貞來字用復浙江湖州知府貞培字用六湖廣瑞
州知州貞銘字用三直隸密雲知縣貞銳字建白陝西慶陽府同知
貞孟字樂天直隸任邱訓導貞教字用寬曲阜知縣貞芳河南浙川
知縣貞燭洙泗書院學錄貞俊字含真益都教諭貞綱四氏學錄貞
昆字啓光博平教諭貞鑑字用登即墨訓導貞祚字用昌陝西漢陰
知縣貞志平度州訓導貞璵字用修江西廣信府通判貞珽字君佩

聖廟七品官貞夫河南汝寧府通判貞恆字視久河南孟津知縣貞
珪字孟琪成山衛教授貞詩貞珍字瑞石貞尹字玉若並孔庭族長
貞尹兼聖廟八品官貞枚字用卜貞揆字嚴中貞璘貞璵字壁新並
林廟舉事貞壘兼聖廟九品官

六十四代尚達字泰字五經博士尚文河南蘭陽教諭尚象字龍賓
觀城教諭尚義字宜之直隸南樂縣丞尚炳字含之淄川教諭尚經
字緯之浙江金華知府尚澄字玉澤洙泗書院學錄尚璠字聘之四
氏學錄尚基字建之直隸沙河知縣尚現字輝之雲南白鹽井提舉
尚鈴字金鑑浙江龍泉知縣尚鈺字粹之江西寧州州同尚行字敬
修德州學正尚標字則之湖廣石門知縣尚暉字相玉江南滁州知
州尚達字章甫江西太和教諭尚賓字燕嘉陽信教諭尚愷字伯仁
曲阜知縣尚忻四氏學錄尚任字德俊洙泗書院學錄尚侃字直之
四氏學錄尚巖字俊德平原教諭尚一字自成鴻臚寺序班尚遜字

受之山西路安府通判尚遵林廟舉事尚孝字順字齊東訓導尚德
字齊浦平度州訓導尚溥萊陽教諭尚雋字秀之山西澤州府同知
尚欽字爾儀國子監博士尚鑑字秉秋江南金壇知縣尚釗字爾康
益都教諭尚寅字協恭聖廟九品官

六十五代行相字贊賢行錫字啓賢行隆字震寰並五經博士行錫
字懋乙尼山書院學錄兼林廟舉事行鈺字泗寰太常寺博士行楫
字柱明在平教諭行茂字觀明山西平順知縣行洪字懋焜江南武
進知縣行圭字滄田直隸曲周知縣行陞字超宗壽光教諭行統字
懋一四氏學錄行弼字懋衡淄川教諭行珩字懋璧廣東潮州府通
判林廟舉事行琦字荆璞河南盧氏知縣行侯字懋勤四氏學錄行
俊尼山書院學錄行泗字文源四川布政使司庫大使行楷字端成
在平訓導行標字懋龍四川筠連知縣行棧字慎先青城訓導行澤
字沛也曲阜知縣行芳字箕源聖廟五品官行淳字浴海四氏學錄

行紀字連一尼山書院學錄行檣字左文奉天錦縣知縣行經字懋
倫昌邑訓導行偉字智千廣西平樂知縣行譜江南丹陽主簿行誌
聖廟三品官行楠字讓甫平原教諭行濬字維商霑化教諭行樹字
照寰行敬字靜可行植字克生行權字仲衡並林廟舉事行壽字懋
林行鉢字升萬並聖廟四品官行松字遠琦行沛字漢址行兆字兆
三並聖廟七品官行成字韶九行渭字華源行莊字懋嚴並聖廟八
品官

六十六代與榮字起華尼山書院學錄與範字冕先直隸順德知府
與謙字爲先陝西鄜州州同與訓字發祥江西贛州知府與煥字起
先廣東英德知縣與斌字起振尼山書院學錄與義字起喻山西大
同府中路通判與滋字時萬湖廣衡州知府與瀆字象萬陝西寧光
州同與濟字惠萬臨邑訓導與治字麟祥郟城教諭與潤字呈祥尼
山書院學錄與祥字夢兆廣東文昌知縣與言字起昌內閣中書舍

人興詔字起鳳雲南糧儲道興讓字起興福建邵武府通判興訪字
起延貴州甕安知縣興誥字遠猷江南廬州知府興認字起寬曲阜
知縣興諱字起信臨淄訓導聖廟四品官興論字起篤江南穎州州
同興鉢字式先德州訓導興鈺字起韶陝西潼商道按察副使興增
字如川聊城教諭興誘字起正即墨訓導興璉字商珍兩廣都轉運
鹽運使興瑄字起誠湖廣衡陽知縣興伺字起恩陵縣訓導興炳湖
廣沔陽州同興譽字令聞江南淮安府高堰通判興警字安彰尼山
書院學錄興泰字佑辰順天遵化州判興振字不緒諸城教諭興祉
字帝錫直隸天津衛守備興立字卓如洙泗書院學錄興湯字起高
淄川教諭興訥字起惠興濯字起清興煥字珠照並林廟舉事興構
字肯堂興揆字殿文並聖廟三品官興禾字起成興援字鳳文並聖
廟四品官興倫字天敘興扞字素文興承字續武並聖廟五品官興
棟興熾興揖字克讓興琛字獻廷興棧字鼎和興遠字輝路興周字

閩里文獻考卷九十八
子孫著四百二十六

學錄毓璋字仲玉萊陽訓導毓璘字叔玉順天昌平州判毓琚字李
玉曲阜知縣毓琇字瑩玉甘肅分巡甘山道按察副使毓瑾字次玉
湖南龍山知縣毓藩字鍾垣廣東惠州通判毓光字德溢肥城千總
毓洙字鍾二江南溧水知縣毓沂字巨川陽信訓導毓鉢字佩錫尼
山書院學錄毓喬字負五萊州府教授毓炫字方昱濱州訓導毓述
字淑來洙泗書院學錄毓銓字子衡江蘇山陽知縣毓鈞字子廣四
川簡州州判毓鉉字子政兩浙鹽運副毓鈞字扶南聖廟七品官毓
文登訓導毓昌字鍾文安徽旌德知縣毓梅字扶南聖廟七品官毓
炳字映九利津教諭毓儀毓琰字宜輝毓宗字文正毓銑字景中毓
碑字鍾成並林廟舉事毓傑兼聖廟五品官毓琮字幼玉毓錫字睿
存並聖廟四品官毓瑣毓普字順伯毓佳字純玉並聖廟五品官毓
全字鍾備毓綜字樹德毓鈞字學川毓鎮毓淳字敦樸毓豐毓楷字
端思毓本字立源毓桂毓時並聖廟八品官毓倬字鍾琪毓佑字鍾

閩里文獻考卷九十八
子孫著四百二十六

振西並聖廟七品官興岳字起泰興梅興技興翰興美興純興泰字
康阜興賓字九嘉興鄉字還息並聖廟八品官興煒字龍光興馨字
鳳儀興濠字濟溥興甘興擊字季重興宜興慶字秩餘興泗興竹字
筠青並聖廟九品官
六十七代毓珍字席玉直隸保定府通判毓璽字瑞玉尼山書院學
錄毓基字振茲湖廣枝江知縣毓墀字緒九尼山書院學錄毓坪字
靖九洙泗書院學錄毓培字仍九陝西涇縣知縣毓麟字瑞石毓瑛
字鍾璞並五經博士毓璋字鳴石直隸安州知州毓琮字鍾黃大常
寺博士毓琨字鍾玉江西廬陵知縣毓璞字鍾元都察院左都御史
毓珠字北沙江南江寧知縣毓璵字鍾甫四川重慶府同知毓斌字
連清洙泗書院學錄毓德字含輝四川昭化知縣毓忠字蓋臣四川
巴縣知縣毓廉字介字江西上猶知縣毓懿字鍾美臨淄訓導毓孜
河南登封知縣毓敏直隸晉州州判聖廟七品官毓珥字英垣四氏

正毓棟字大木毓鈞字秉和毓寬字子殿毓堂字子若並聖廟九品
官
六十八代傳鈺字振遠聖廟三品官傳鏞字東序山西太原府同知
傳本字振立洙泗書院學錄傳鈞字宏遠尼山書院學錄傳錫字重
北洙泗書院學錄傳煥字瞻雲江蘇按察使傳煊字曜文湖廣零陵
縣丞傳彭字振商江西南安府同知傳焯字振登廣東海陽知縣傳
熙字振曉大常寺博士傳炯字曜南江蘇揚州知府傳憲字由章太
常寺博士傳桂字芳遠東平學正傳中字振一直隸冀州知州傳篤
字振寬湖南東安知縣傳派字泗源順天府北路同知傳梅字天襲
鄒平教諭傳松字鶴林曲阜知縣改聖廟六品官傳楷字歷九江蘇
銅沛河防同知傳堂字振升貴州思南知府傳科字振修直隸寧津
知縣傳照洙泗書院學錄傳家字子克傳學字子文傳樞字運乾並
林廟舉事傳學兼聖廟七品官傳墳字伯叶傳栗傳楷字範遠並聖

廟四品官傳斌字振中傳照傳燿並聖廟五品官傳烜字象乾傳選
字振秀傳治字寧宇傳剛字起華傳鍊傳禮並聖廟七品官傳杰字
振用傳相字帝勳傳濟字近仁傳銑字允輝並聖廟八品官傳照字
振和傳贊字勤成傳紳字紫佩傳鎮字振宇傳旺字盛遠傳模傳泗
字魯涵傳淮字泰流傳濤傳耿字介光傳銖字泉五傳載並聖廟九
品官

六十九代繼溥字體恆五經博士繼洞字體之直隸大順廣兵備道
繼汾字體儀戶部廣西司主事繼澍字體霖五經博士繼浩字體充
聖廟三品官繼泰字彙如繼炳字文光並太常寺博士繼武字念修
尼山書院學錄繼威字體權刑部浙江司員外郎繼舜字體仁洙泗
書院學錄繼升四川成都府通判繼儒字體敬福建興化府經歷繼
沂字景炎青城教諭繼風字鵬搏臨淄教諭繼端字體方聖廟七品
官繼沂字體源繼述繼成繼宣並聖廟五品官繼瀚字沛源繼業字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八

文燦繼詩並聖廟八品官繼烜字體明繼詩字庭訓繼統字振源繼
焯字沂魯繼先字象先並聖廟九品官

七十代廣棣字京度直隸獻縣知縣廣梓字用周浙江泰順知縣廣
堯字竣明聖廟四品官廣梅聖廟八品官廣攷字裕文江南提標左
營遊擊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八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七
嗚呼汾絳我孔氏子孫著聞者凡生平大節以及遺言軼事官闕游
歷之細罔不博採遐搜勒為家傳既又念賢媛淑女代不乏人略而
弗書非所以著內訓示壺範也獨是婦人之行不出閨闈雖有懿德
表見為難其著者大抵皆以節烈受旌於

朝始得表異里閭垂名不朽然
國家成例命婦不旌守節非在卅歲以下過廿年以上者不旌輕身
以殉夫者非特請不旌於是得旌者又寥寥矣惟衍聖恭愍公之生
祖母陶氏以

特恩賜額得祀節孝祠陶氏大興處士承德之女也早寡撫子承祀子
卒又撫孫教育動有經法時宗子幼弱外侮頻仍其得保全成立者
皆陶氏之力康熙二十三年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九

聖祖幸魯聞其賢
御書節並松筠四字賜之年八十一卒

賜祭葬其元孫婦王氏宛平人祖熙保和殿大學士父克昌刑部郎中
王氏年及笄歸六十九代贈衍聖公繼獲為室二十六而寡事堂上
以孝聞姑徐太夫人尤愛憐之其子廣榮承祖襲公爵既壯以其德
聞於

朝乞有所以旌異者

天子嘉焉

賜御書曰冰霜勁節卒亦祀節孝祠其他列女可考者則有五十七代
孫認妻吳氏年二十四而寡遺孕生公擊撫以長為娶室生子彥太
不數年公擊又卒遺妻歐陽氏年二十六亦厲志自守姑婦相依育
幼孤卒就成立又諗女媛適王綸未逾年綸沒女袖綸所讀書自縊
死同棺而葬五十八代孫公田妻顧氏公雷妻張氏公楊妻尋氏並

於明正德六年遇流賊死節又公縉女年十七未醮為流賊所執義不受辱賊殺而支解之五十九代孫彥詰妻王氏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七十餘年撫育幼孫宏復等各有成業卒年百有二歲又彥禮妻楊氏年二十六夫卒無所出食貧守節終身不嫁又彥珍妻劉氏年十九而寡守節四十三年又彥齊妻胡氏亦於正德六年為賊所迫投井死又彥臣妻王氏彥麟妻宋氏六十代孫承浦妻王氏並同時遇賊守節死又承贊妻霍氏年二十二而寡舅姑並垂老霍為人備以其直奉甘旨兼撫幼孤苦節四十餘年又承鉅妻涂氏夫死自縊三日顏色如生又承筠妻閻氏年二十一而寡家徒四壁撫孤守志事姑以孝聞姑死水漿不入口者四日苦節歷五十餘年又承展妻苑氏年十九夫亡遺孤甫六月以長以教卒就成立又承梅女適徐繼擢年十九甫生子而夫死守節五十餘年又承唐女適王思晉年十九而寡守節四十餘年六十一代孫宏憲妻賈氏亦於正德六年

遇流賊死節又宏進妻顏氏年二十而寡守節四十七年又宏山妻陳氏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五十餘年又宏祚妻顏氏年二十一孀居至七十九歲子聞器妻顏氏年十九孀居至五十八歲當事同旌其閭曰一門貞節六十二代孫聞詮妻張氏守節歷三十七年又聞訓妻顏氏嗣素女也年十七未婚而聞訓沒誓以死殉父母防之甚密得聞自經死又聞義妻李氏年十八夫死無嗣有夫弟尚幼護持教有俾就成人又聞宦妻王氏年二十而寡有子貞朗亦婚於王居三年貞朗沒遺孤尚連長娶杜氏逾年尚連又沒子衍鳳生甫彌月三妻共撫之有司旌其門曰三節又聞籍妻朱氏媳顏氏及二女當聞籍任西寧兵備道時番商馬安邦作亂積薪戶外俱投火中死六十三年孫貞珪妻韓氏明末寇至抱子奔避為寇得挾之上馬韓投地大罵寇怒而殺之貞乾女許字明奉國將軍朱觀燦未婚而夫沒守貞者終身又伊陽知縣貞璞女孝媛字顏光朝光朝幼喪母歷十有

二載猶執器增悲願處於墓側父以其幼弗之許光朝遂自縊媛時年十七隨父在任所聞而哀之亦自縊死又貞女適守衛林廟自戶陳治世夫亡守節年百有三歲卒六十四代孫尚仔妻宋氏年二十二夫亡守節四十五年有司欲旌之宋曰此自婦人分也何旌之有堅辭乃已又尚恪妻朱氏尚恪有心疾多恙曾人莫敢近朱氏委曲事之及尚恪死守節教子有如嚴父焉又尚順妻朱氏明鉅野王之宗女有孝行王舅年九十病危朱割股療之病尋愈又尚絨妻陳氏年二十而寡守節四十四年又尚變妻宋氏尚變渡河沒於冰宋欲以身殉之舅姑防護甚至一日凌晨忽失所在徧求不得越日見衣帶汗血上蓋婦已投水死矣又尚誠女適顏懋賢夫亡守節四十年又尚泰女適顏懋英母張本以少寡而懋英又早世子崇楫生甫三歲婦與姑苦志共守教子嚴厲不少假借卒就成立有夫從弟懋芹貧而天遺妻亦孔氏女也迎與同居事事資給之共守節以

老焉六十五代孫五經博士衍桂妻王氏大理寺卿湘之女也年十八撫二女守志事舅以孝聞又衍海妻孫氏保慶通判光祖之女也守節四十三年又衍縉女適荀旺如夫亡時年二十七守節四十餘年六十六代孫興裕妻胡氏夫死守節教子有成里人重其節將白於有司請旌之胡辭曰未亡人撫兩月之孤誠不意有今日也今至此抑幸矣豈敢濫邀旌表乎里人重違其意乃止又興燁妻顏氏考功郎中光敏女夫死絕粒五日誓不欲生所親以大義諭之乃勉食孝事堂上數十年如一日既侍夫及舅姑疾久博涉方書常製丸散以濟鄉里之災獨者工文翰著有恤緯齋詩晚香堂詞又興景女適顏肇奇結縵甫二載而夫死苦節自守雖極貧窘奉舅甘旨不敢缺又舉人興祥女適顏紹範年二十三而寡家貧為鄰里織絨以養姑自食不給或以椶實充飢夫從弟紹節妻亦孔氏女夫卒舅姑以家貧勸其他適則囑指誓曰姊能然我獨非人乎如必不相容有死而

闕里文獻考卷一百

敘考第十六

闕里文獻考何為而作也懼闕里文獻之渺微而作也闕里文獻曷為乎渺微問當考之舊籍載闕里故實者有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譜東家雜記祖庭廣記聖門志孔門僉載等書或缺佚不傳或家有藏本而未經錄刻學士大夫罕有見者明弘治間會稽陳鎬始哀集舊聞著為闕里志一書綱舉目張事跡粗備顧考據失精去取無當其後載經增輯止綴述恩蔭更雜以簿書之文章而於前人紕繆繁漏之失舉未有所匡正君子病焉康熙丁丑族祖聘之官別纂新志一變舊志體例頗有所增益而蕪雜傳會失更過之故其書久而不行今去丁丑又六十有六年矣

國家崇獎師儒典禮殷盛凡所以宏教澤而闡道揆者莫不展義盡誠度越前古乃近世以來鮮有愛素之士集其事而筆之書者一二

宗老或能言其大概而齒髮頽落半就遺忘更數十年後行益微忽後有作者其孰從而求之汾年十一而孤太夫人督之嚴為童子時即命隨諸長者後出見賓客習禮法暇更取家門故事及

朝廷所以褒崇先聖澤苗裔於無窮者一一親教之且曰數典而忘其祖小子之羞也汾受而識之不敢忘乾隆戊午春我

皇上有事於辟雍

召取衍聖公率聖賢子孫入京陪祀汾與觀禮禮成隨宗子詣

闕謝

召見乾清宮

賜子殊渥俾肄業國子學竊自念遭際

聖明仰沐恩蔭得以不耕不織優異於編戶而頑鈍暴棄無以紀

國恩述祖德用昭示於永永雖萬死不足塞責故所遇殘編脫簡金石斷爛之文莫不掇拾摩娑手自著錄復稽之故家遺老以證辨所

聞而益恢擴其所未見雜有所得記而藏之甲子春今宗子大修譜牒汾與編次之役故事修譜畢即增輯志書譜成姪廣祚因以請汾曰志與史相表裏非下識所可及若網羅放佚以備修志者之採擇則固宿願也於是出篋中所藏始事排纂明年秋登賢書又明年春上巡幸東魯親釋奠汾以講書導

駕被

恩命授內閣中書舍人既官京師時與當世名公卿上下其議論更得質叩曲墳習熟掌故公餘無事恆以書篋自隨尋被選入軍機處旋

擢戶部主事擢直

禁庭始少暇日甲戌之夏今相國諸城劉公籌餉西鄙奏以汾偕行受任簡書軍機旁午編錄之事因遂中輟其明年夏達瓦齊就俘虜

事還京會

天子以武功者定重

幸闕里祭告汾本以聖裔蒙

恩擢用至此高厚無可報稱今大禮將舉冀得先驅歸魯掃除塗茨效

犬馬奔走之勤然後迎伏道左適觀慶成庶有以竭愚忱而寧寢息

隨據情上請得

旨報可丙子春適宗子以公事與有司齟齬陳奏失當當事者劾汾實

左右之吏議落職負罪嬰釁理無可寬悔悛得永甘廢錮乃蒙

天恩湔洗旋予賜環感激涕慚無階答謝因念變化氣質惟在讀書謝

客杜門以贖罪過偶檢廢篋見未成舊藁頗自惜其散漫乃更剪蕪

穢刊謬誤益以邇年恭遇諸

盛典勒為一書名曰闕里文獻考於辛巳之秋方克就緒蓋汾自少

時即有志於此中間再經作輟閱十有六年而今始成於此見汾之

蹉跎懶廢為何如也是考也為門一十有六為卷一百首述姓源溯

自出也繼以先聖年譜尊祖也遂及宗子系葉傳世家也為世系考

第一凡十卷墓為體魄所藏廟以歲時安有故次之啓聖林及書院
即附焉為林廟考第二凡三卷盛德百世必祀自漢唐以來封諡屢
更祭秩載易而配享亦代有異制至

親詣辟雍

駐學聖里以及銜

命祭告皆宜有紀為祀典考第三凡四卷大宗秉鬯主祀事者也小宗
奉專祠分承祀事者也凡百執事駿奔在廟贊襄祀事者也登降之
儀尊俎之器金石之奏戶役供掃除祭田給祭盛牲體皆祀典中之
節目也則又析之為世爵職官考第四凡一卷禮考第五凡四卷樂
考第六凡三卷戶田考第七凡一卷闕里依廟建學古稱廟學今為
置官師廣登進超郡邑而擬成均矣為學校考第八凡二卷山川為
靈秀所鍾城血壯宮廟之衛為城邑山川考第九凡一卷昌平世胄
聚族而居譜法不明昭穆易辨為宗譜考第十凡一卷列史藝文僅

闕里聖廟考一百卷考

三

錄篇目省郡邑志或專採文章而不收經籍茲考兼史志體例而用
之分為孔氏著述考第十一凡一卷藝文考第十二凡十卷先賢先
儒已略見祀典而出處事蹟則不可弗著為聖門弟子考第十三凡
一卷從祀賢儒考第十四凡三十卷宗譜一門僅載世次及流寓支
派若族有僑異正足表示後昆用考家傳列行實而以登仕籍者及
列女附焉為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凡二十七卷敘者抒也次也抒
寫其次第敘所以作者之意也言弗雅馴不敢以冠篇首而以敘考
第十六終焉凡一卷既標其篇目而復卷為之述贊曰
厥初生民元鳥降祥夏受命途奄四方載祀六百封國于商有宋
讓厲別氏分姓銘鼎益恭禱山啓聖有開必先則篤其慶卷之一述
先聖姓源
粵我先聖生民未有道大莫容所如不偶歲越二千百氏紛綵傳會
傳訛弗衷於道刪述斯編尚亦有舊卷之二述先聖年譜

先民有言紹聞衣德肯構負薪責在世嫡詩禮儀庭中庸示極繼繼
承承衍此聖澤卷之三述世系二代及三代
世入戰國異學分門謹是儒術弗墜舊聞京順相魏子魚仕陳備恪
炎漢奕奕湯孫卷之四述世系四代至八代及九代子魚以下嗣宋
公之系

子襄之胄五世博士經術傳家遂師帝子襄成啓封用錫厥嗣宗聖
奉聖欽於世世卷之五述世系九代至二十六代

江左喪亂文教莫宗元魏崇聖苗裔是封有隆勿替易侯而公河山
帶礪與唐始終卷之六述世系二十七代至四十二代

下隸倡既謀我宗祐天祐神明遺孤走匿長訴於朝殲是凶逆舊物
克還用賓王國衍聖易封傳世罔極卷之七述世系四十三代至四
十七代

宋室南渡魯入金源居者行者各守王官南絕北斬家祠弗傳思誠
非嫡據非所安卷之八述世系四十八代至五十三代

闕里聖廟考一百卷考

四

大宗不嗣器必有歸勉勉文肅宗黨所推傳序錫爵克昌厥後遭遇
承平尊榮安富卷之九述世系五十四代至六十四代
皇矣高祖躬際

興朝荷

天子寵班首百僚我曾繼之厥修益劭我祖我考德音孔昭爰及孫子
不滿以駟於千萬年克守宗祧卷之十述世系六十五代至七十一
代

天啓兆域鬼神守之以待有德卜吉於茲泗南防北啓聖所藏越三
十里萬古相望卷之十一述至聖林及啓聖林

鬱鬱葱蔥素王之宮有丹者棟有崇者墉昔惟環堵今擬

九重匪僭匪侈用報乃功卷之十二述至聖廟
聖毓尼邱教行洙泗出宰中都不威而治舊蹟所存闕宮高揭孫作

中庸郊禘載祭卷之十三述尼山洙泗聖澤中庸諸書院

有德者崇有功者報於惟聖師首天立教王追祖禰配列賢儒千秋萬歲秩祀無渝卷之十四述歷代洎我

朝褒崇聖賢之典

天子宿戒百辟溫恭園橋審聽多士雲從臣與觀禮亦睹斯容卷之十

五述

詣學之典

洪惟

聖祖魯邦式臨我

皇嗣極亦積斯忱三舉

玉趾對越維欽稽諸前古孰儷於今卷之十六述

幸魯之典

闕里聖居異彼鄉校

國有大典罔弗虔告卷之十七述

遣告之典

爵我家嗣位同賓恪官我子弟庭列朱祿奉璋我寢廟奕奕卷之

十八述世爵職官

於穆清廟歲祀孔虔曾孫秉炤對越在天執事有格式禮真慈卷之

十九述闕里祭儀

聖主尊師度越百代改定祭儀三獻九拜

遣告不時肅將匪懈卷之二十述

皇帝親祭及遣官祭告諸儀

上丁釋奠古禮不傳登降有序始自開元由宋逮明代有損益備列

於篇用資考覈卷之二十一述釋奠舊儀

制器尚象義各有云古人用質後世以文稽諸故府班駁編璠駁核

維旅則有司存卷之二十二述禮器

樂以昭德舞以象功金聲玉振莫罄形容神之聽之肅肅雍雍卷之

二十三述樂章

作樂殷薦其詩孔多譜用散佚乃不可歌幸有存者可弗紀邪卷之

二十四述樂譜

樂有五音寓器而出差以毫釐謬乃不啻審厥精微是稱神智卷之

二十五述樂器

俾彼原田藝我稷黍以享以祀匪今斯古胙我苴茅錫我編戶子子

孫孫有人有土卷之二十六述戶田

先覺先知萬世所仰延及苗裔廟學載敬有官有師有廩有餼造我

子弟無荒以嬉卷之二十七述廟學建置首末

蒸蒸莘莘育此多士登明選公維君子使上為國楨下亦家社蓐彼

蒿蓬茂茲杞梓卷之二十八述漢唐以來孔氏及賢裔之貢舉者

截截尼防湯湯洙泗地應星翼都建古帝靈鍾秀毓萃我素王昔仰

宗國今景宮牆卷之二十九述城邑山川

運丁朱梁聖澤幾斬一綫中興備歷坳坎綿綿瓜瓞以至於今子孫

千億如魚如林卷之三十述宗譜

聖道不行晚事筆削貽厥孫謀亦勤述作總我百家別以七略按籍

以稽亦云浩博卷之三十一述孔氏著述

洪惟

宸章星雲紉緜體並典謨辭陋唐漢以

聖表聖揆同道貫拜手敬錄藝文之冠卷之三十二述

聖製

麗牲之文用志興革稽古有作視此貞石卷之三十三述碑文

事舉必書意垂永久侈而不文惟以速朽卷之三十四述記

原文著義乃升斯首意或未伸識語於後卷之三十五述序跋

論取理長辨以詞勝考核精詳無稽勿聽卷之三十六述論辨解考
形容盛美頌聲乃作小言層層弗叶于格卷之三十七述頌
贊不虛美銘或寓箴古有作者遺文可尋卷之三十八述贊銘
秩祀有虔奏格在上辭以達誠用冀昭昭卷之三十九述祭文
考彼辭賦古詩之流惟麗以則乃遠伴優卷之四十述辭賦
遊於聖門觀海難水以雅以南六經鼓吹卷之四十一述詩歌
蔚彼杏壇惟賢之宅負劍歌商共樂晨夕道之不行歸我邦國疏附
先後以近有德卷之四十二述聖門弟子傳
道喪文弊王風載泯維彼哲人不隨俗阻礙過知非問禮得本位於
及門尸祝惟允卷之四十三述選子瑗林子放傳
聖王不作諸侯放佚修是春秋以代衰絳翼素臣親承載筆繁公
與穀纂言惟實卷之四十四述左邱子明公羊子高穀梁子赤傳
七雄龍戰中原鼎沸楊墨乘之充塞仁義不有孟子萬古昏聩樂正
之徒後車翼待身附青雲名彰奕世卷之四十五述亞聖孟子父孟
門弟子樂正子克公都子萬子章公孫子丑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祖龍惡之投丹炭火有漢諸儒尚紀厥旨抱缺
守殘自今伊始卷之四十六述高堂生伏子勝毛子萇后子蒼杜子
子春傳
卓哉重生正誼明道求端於天符微有兆夫何主父遂竊其榮詩亦
有言愷于羣小卷之四十七述董子仲舒傳
漢世經師人各異說有鄭康成旨歸以一言踰百萬昭揭白日不說
不隨身亦同闕卷之四十八述鄭子康成傳
孔明王佐澹泊寧靜感激一言託孤寄命炎祚承終厥功不竟管樂
之流誰言公並卷之四十九述諸葛子亮傳
晉尚清談道豐其部旨屬老莊罪浮策紂桓桓武子獨異羣醜砥柱
中流狂瀾迴首卷之五十述范子甯傳

大道久闕篤生文中太平建策謀臧不從退而著述六經是宗河汾
之教世仰高風卷之五十一述王子通傳
楊墨塞路孟子闢之變而佛老昌黎斥之信格豚魚文掃榛莽學者
宗師泰山北斗卷之五十二述韓子愈傳
嶽嶽文正伊呂之儔柄國垂憲百辟承流經略西夏膽破虜酋終始
一節後樂先憂卷之五十三述范子仲淹傳
布衣上殿天子動色立教蘇湖為四海式德溫器粹高隱雒陽推行
皇極內聖外王卷之五十四述胡子瑗邵子雍傳
洙泗絕學千載不傳元公起宋獨契淵源接顏曾孟啓洛關閩光風
霽月萬類陶甄卷之五十五述周子敦頤公稱傳
五季陵遲士氣弗振不有健者誰挽文運無排異端觸忤羣愷天骨
稜稜歲寒益峻卷之五十六述歐陽子修傳
河嶽英靈實鍾司馬身係安危望傾夷夏奈何伊人久棄洛下晚乃
得君天已不假卷之五十七述司馬子光傳
伯溫清德精鑒復殊用啓二子為世大儒道不見用傳諸其徒尹楊
羅李爰逮我朱卷之五十八述程子頤頤頤尹子焯楊子時羅子從
彥李子同傳
橫渠慨慨少年結客學佛學兵反求無得乃誦六經渙然冰釋理一
分殊西銘是飭卷之五十九述張子載父傳
嚴冬肅殺百草萎黃維松與柏獨挺窮荒再顛再蹶肝膽益熱俛仰
二公後先一轍卷之六十述胡子安國張子栻傳
歐國文公集宋大成千秋道統肩以一身及門諸子各守其緒載衍
傳何王金許卷之六十一述朱子松熹蔡子元定沉黃子幹陳子
淳何子基王子柏金子履祥許子謙傳
高明沉潛性各有近維是福心亦孔之愜悟自一朝氣質頓變君子
戰勝勇軼賁觀卷之六十二述呂子祖謙傳

世謂儒者迂疎寡效瞻彼荆門匪怒伊教白鹿我我多士翁集覽以

晨鐘園橋兩泣卷之六十三述陸子九淵傳

韓史枋國國步斯創名偽學誦言以攻不撓不屈矢厥孤忠在蹇

六二蹇蹇匪躬卷之六十四述真子德秀魏子了翁傳

羽翼禮經惟小戴記鄭注孔疏涉以識緯雲莊慨焉爰集其粹由博

而約一掃榛穢卷之六十五述陳子潛傳

元起海東國俗椎木仁甫北來士始知學仲平繼之左膠右塾伊洛

淵源以似以續卷之六十六述趙子復許子衡傳

草廬浩博經術湛深發為議論如探淵濶難進易退屢謝朝簪作士

太學懷我好音卷之六十七述吳子澄傳

恭顯亂政望之下獄常侍傾仄李杜桎梏士生不辰或罹斯毒不惕

不疚修身以俟粹然純儒惟薛夫子卷之六十八述薛子瑄傳

惟靜斯正惟虛斯靈各就所得以養真明良知之學說本孟子流弊

入禪攻擊用起卷之六十九述陳子獻章蔡子清王子守仁傳

蹈虛守寂高明者病求我放心窮理居敬篤信考亭勉勉敦行窮達

固殊聲聞則並卷之七十述胡子居仁羅子欽順傳

抑抑清獻正直端純操刀小試遺愛在人一年御史坐不暖席著述

程朱服之無數卷之七十一述陸子隴其傳

稽宗列祀功在傳經吹毛索垢遂細于微有舉其廢前冊所稱用難

厥傳以俟後人卷之七十二述荀子况刻子向致子聖揚子雄鄭子

眾買子達馬子融盧子植何子休服子虔王子肅王子弼杜子預傅

秩秩寢廟主維上公博士肇設分奠中庸有嚴有翼執事溫恭原廟

別起更朔厥封卷之七十三述聞禮毓堦傳誌彥繩承真傳

父兄教先子弟率謹齒德弗尊背議嚙其副舉事亦崇庸敏式是

斯人為族之準卷之七十四述元龍涇思楷詮傳

唐命聖喬作宰於鄉更歷千禩代有循良愛流桑梓德音不忘卷之

七十五述助宗翰思遠克欽克仲克中希範希永讓變公鏗公珏承

夏宏復聞簡貞堪貞叢尙倫傳

學錄分會儲公北面學廣問多相觀而善懿哉數君惟邦之彥卷之

七十六述克曼克曼論公瑣貞燦傳

仲和儒者廣見洽聞言尙體要允矣聖孫聘之暉武攝衣

講筵

天子顧我崇階是遷卷之七十七述偃尙任傳

壁經肇啓諸儒莫識定以隸古明若電激著述是耽後先繼述爰及

憲公遂疏六籍卷之七十八述安國城奇豐長彥彥穎達傳

亮工弘化天子所毗德不充位覆陳用譏四公調鼎弗竟所施天方

艱難非人之為卷之七十九述光扶緯貞運傳

拾遺補闕責歸臺諫好是正直政用不眩宗有蓋臣侃侃司憲或輔

強藩以嚴見憚卷之八十述錫楨載溫裕敏行道輔文仲思迪思立

聞詩傳

神州重鎮慶緒是使方舉清威京兆坐理持節百粵君嚴東美允武

允文式是南紀卷之八十一述休源殘戢毓珣傳

漢網解紐乾綱下移與曹同列溷而不緇其身可狀其節不廢嗟哉

弱息視死如歸卷之八十二述融傳

貞侯廉直移孝作忠夙夜匪懈敬爾在公克家令子亦有斯容或操

亮節或扇儒風卷之八十三述愉汪國傳

典午東遷故宮禾黍上恬下嬉苟安江左志恢中原君平彭祖諸

盈庭謬謬奚補卷之八十四述坦嚴傳

彥琳司憲百爾整肅思遠繼之清約厲俗兵應尋陽用覆厥族史以

叛書冤哉斯獄卷之八十五述琳之觀傳

弱翁秉正不辱叛黨再使強藩慨當以慷實命不猶禍起搶攘晚有

伯英垂名兩廣卷之八十六述巢父助傳

光祖治獄人稱廉平終以佞佛致損厥名宗文篤孝擢輔前星建言
忤眾江漢用行卷之八十七述承恭公恂傳

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謂父謂母戴若厥私君魚而下循吏孔多媲美
前史甘棠載歌卷之八十八述奮英賢昌寓端隱括元敬克慧彥祿

聞定貞瑄尚絨尚銑尚惇與詢傳
季將昆仲作吏有聲歷世既遠史軼厥名豐碑屹屹燦若列星凡百

有位視此刻銘卷之八十九述宙翊彪傳
水儒民玩道濟以猛廉幹英武四國是靖先誇後歌道愛則等強禦

培克則不可並卷之九十述靖靈符瑋之延之傳公才彥綸尚則碑
慷慨赴死從容就義超蹈不同齊秉浩氣二十三人忠魂猶毅表而

出之可以風厲卷之九十一述德紹宗旦文甫檜承浦聞籍貞璞貞
度行雋與聖傳

先聖有言行在孝經友于兄弟是亦家政立訓垂教祖武是繩匪曰
干譽至性至情卷之九十二述襄蘊彥輔聖聰岐士份貞稔衍劭衍

樟衍球衍佳與永傳
砥厲廉隅守信果礫視貨財怡甘湯火方以古人殊類俠者軌道

範義是遠刑禍卷之九十三述祗公怡宏蘊聞舉臯貞番尚果傳
文以載道言亦身華弗淵弗雅譬彼虛車斟酌六籍寢饋百家傳世

行遠君子所嘉卷之九十四述衍稚珪紹安季翊若思至武仲平仲
滋端甫之載思睿誇公恪彥倅承個宏頡聞詩貞時尚珥衍杖傳

智者審機清不迂俗眾醉我醒無乃柄鑿高士不然寧處於獨亦介
亦孤如金如玉卷之九十五述立元建昱羣述睿傳

士各有志潔身高蹈返璞歸真潛光不耀豈以逃名從吾所好卷之
九十六述淳之沉祐道徽元演公鞠貞灼貞時傳

易戒錯履詩刺莠口悖逆隕宗佞亦蒙垢熙先法言亦孔之醜兩無
諱辭用以示後卷之九十七述熙先範傳

學者稽古匪階榮利相彼簪紳稱乃不易幸則事傳否亦名識告爾
後人青雲自致卷之九十八述孔氏在仕籍者

詩追姜妣易自咸恆婦德弗若非家之頑彼美淑姬著範闔門彤管
有煒含章可貞卷之九十九述孔氏列女

于嗟小子罔識今古幸祖神明粗習掌故上追皇初旁及統譜賢儒
載徵秩祀有序禮樂建置廟林爵土稽獻考文勿誣吾祖凡茲纂輯

述而不作後之君子尚亦有取卷之一百述敘考
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仲秋既望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汾敬述

闕里文獻考卷一百終

闕里文獻考卷一百終

闕里文獻考卷末

闕里志辨論

闕里舊志行世已久海內著書家多引用新志雖久不摹印顧已
經剋刻當世亦有其書其中襲謬仍訛舛錯不少分於諸考中已擇
其大者辨論改正其改而未辨者復為論列如左不敢誣先人惑後
世也

舊志世表云世子勝周子姓譜云宋父周生世子勝以家語考之蓋
世父勝非世子勝也

又本姓節錄家語本姓解文於微仲生宋公下複宋公二字直接世
為宋卿而脫去丁公申至弗父何二世之系大不可解

又先聖年譜皆主史記故於十七歲云魯大夫孟懿子與兄南宮敬
叔往學禮焉考左傳昭公七年孟懿子從公至莒病不能相禮乃講
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孔子先聖

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師事仲尼云是僖子之病不能相禮者雖在是年而命子從學實
在死日傳有明據何得襲史記之誤而竟作十七歲事乎且史記之
誤索隱已駁之矣

又云二十七歲郊子來朝二十八歲孔子往見郊子而學焉考問官
事見於左傳家語並無明年往學之文今特分作兩年似屬臆斷

又云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考師襄魯樂官也史記作
在衛事世系考中已辨其誤今云適晉更不知何據

又云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考經傳家語史記皆不
載齊聘孔子事而孔子適齊在三家共攻昭公魯國大亂後亦非此

年
又云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由司空為大司寇考是歲為定
公五年陽貨囚季桓子又三年欲盡去三桓不克人於謹陽關以叛

此正陪臣竊柄魯國大亂之日孔子若已登朝豈有恬不為怪之理
且亦萬不能一日安於其位故史記以宰中都為五十歲以後事其
說近理朱子所謂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者正此時也今乃移見行可
之仕於此歲豈不大錯

又云五十歲遷司寇考是歲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子路有末之
也已語今云遷司寇與論語不合

又云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考左傳史記並無以司寇攝朝政事
惟史記有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語在孔子五十六歲且此語太史公
先不能無誤考左傳云夾谷之會孔子先聖相所謂相者即攝相之相
如齊侯如晉晉士匄相王孫圉聘於晉晉侯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者是也即家語所云攝行相事亦指此會事而言若云宰相之相此
時季氏正執魯政孔子以異姓之卿焉能起而代之果爾則齊人歸
女樂孔子直麾去可矣桓子更安得而受之况相為商官丞相為秦

官周無是也今仍史記之誤而復更其年失益甚矣

又宗子世紀云九代鮒字子魚秦始皇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
少傅考孔叢子子魚在秦時隱居不仕至陳涉起兵乃聘為博士太
傅今謂鮒仕於秦不知何據

又云十代忠徵為博士褒成侯考褒成之封始於十三代霸前此未
有也今於十代先書此爵殊屬失考

又云二十八代靈珍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考崇聖之改為侯爵實始於二十八代前此蓋崇聖大夫也今云仍
封崇聖侯甚不可解

又於三十三代褒聖侯傳中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
下注云此後世召孔氏子孫朝會之始考漢光武東巡褒成侯序在
東后章帝東巡亦助祭明堂與朝會者已久蓋不始於唐貞觀也

新志古蹟門云孔子舊宅在孔廟東偏前為壽堂伯魚聞詩禮處後

為金絲堂孔鮒藏書處今改建述聖廟考明弘治開李文正公序金
絲堂銘云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故井前直詩禮堂嘗掘
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比者廟燬而堂獨存新廟既闢堂地皆入
左廡金絲堂則移而西與詩禮堂正相直據此則金絲堂故址乃改
建左廡未聞改建述聖廟也且述聖子思子在宋時祇配祀鄆國夫
人殿西廡亦未聞別有專廟又敘成化十九年規制云啓聖門內東
有筠亭一座北為金絲堂改五賢堂而建者也金絲堂之移而西在
弘治廟災後今云成化時已在廟西尤屬錯謬

典籍司樂管勾百戶舊稱禮樂兵農四司新志謂皆有廳事在聖廟
大中門外禮農居東樂兵居西考大中門外並無四司廳事故址且
歷考前朝規制亦未嘗有此說其為傳會明甚

又祠廟門云南齊世祖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改築孔子宗廟考南
齊時魯郡已淪入北朝云改築者明別立廟於南都也與闕里無涉

下又云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改築孔子舊廟按此舊廟即宋齊以來
別建於南都之廟亦非闕里事

又云宋仁宗景祐四年孔廟修起講堂成昂為記考是年未聞有修
起講堂事及考碑末行書景祐四年七月重立乃知為誤以重立碑
記之年作始建講堂之年矣

舊志恩例門云景德三年王欽若奏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
殘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云云考此乃天下文廟之事何得闕入
闕里恩例

新志祠廟門云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面諭工部侍郎秦達以闕里
先聖降生之地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云云考明史秦達以洪武二十
二年為工部尙書二十六年自殺今云二十九年則此人死已久矣
又二十九年實無修廟事稽之明史概實二十年也
又云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御史王國楨見西廡頽敝乃捐俸募輸

云云考王國楨是時實為兵巡副使非御史也
又云明天啓八年洙泗書院傾圮殆甚世尹孔聞簡捐俸修復考天
啓無八年蓋七年事也

舊志祀典門云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
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按史記孔子世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
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今增為諸侯王且謂出於詔令杜撰
極矣

又論說門云漢和帝永光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考前史漢並無封
孔子為褒尊侯事此蓋因馬氏文獻通考中有徙封損為褒尊侯之
說故並移之孔子耳不知通考中之尊字乃亭字刊刻之誤即損亦
未嘗封褒尊侯宋史可證也

又祀典門云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頒禮
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

米云云百石之說為百戶前考中已辨之矣至出王家錢給大酒直
考漢百石卒史舊碑大字又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
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
飲酒禮于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是其證也又碑文河南尹給
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乃太常祠曹掾史引辟雍故事對

公府者安得混以為河南尹大司農有給闕里祭品之事耶
又云魏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注引邱瓊
山語謂前此祀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考後漢禮儀志

帝幸辟雍行大射禮郡縣道學校行鄉飲酒禮皆祀周公孔子則漢
時已先祀孔子於太學矣恐不始於正始也至新志臨雍門直以此
條為臨雍講學之始按魏志云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
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則此乃通論語後之報祭也且所使者太
常帝並不親釋奠何得訛為臨雍講書之始

新志祀典門云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尼廟帝工書善畫自圖孔子聖像為之贊考此全與關里無干

舊志祀典門云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勅有司享薦之禮下注云有司廟享始此考魏書禮志於太武帝始光三年二月已載祀孔子於國學至是年二月丁酉詔曰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禮之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惟德配享夏殷私已稍用其姓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斯乃異代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憲章舊則比於祀令已為決之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祀於廣甯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別勅有司饗薦之禮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

四關里文獻考卷末

六五

清酌尹祭也細釋詔文蓋專為堯舜禹周公四聖立廟而言故本紀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甯夏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下文即云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不聞更有勅有司享薦之詔未可割裂詔文另作一事且宣尼廟在國學所謂別勅有司者乃國學之有司非牧守之有司也

舊志諡號門云隋文帝贈孔子為先師尼父考唐房元齡等奏云晉宋梁陳及隋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據此則云贈為先師者誤也

又云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為先聖考前房元齡言則隋大業以前已稱先聖矣實不自貞觀始蓋前於高祖時曾改孔子為先師此時第復其舊耳

又祀典門云宋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以宋史紀志考之蓋大中祥符三年事

新志祀典門云元武宗時皇妹大長公主誦習經史命工塑聖人像金書懿諱於左右按此等事如何載入關里志且書法亦失體舊志從祀位次圖東廡列先賢公子良孺奚子容蒧先儒左子邱明高堂子生西廡列先賢壤子駟赤石子作蜀公子肩定左子人郢按公良奚容左邱壤駟石作公肩左人皆複姓也至高堂生漢書不傳其名其曰生者乃當時諸儒之稱如伏生董生賈生之類今誤以生為名尤為謬甚

又弟子及從祀先儒傳中所載歷朝封爵舛錯甚多如宋初封曾子參為瑕邱侯後以封邑與先聖名同改封為武城侯今乃訛瑕邱侯為郈侯審是則何必更有改封之事又宋史禮志載崇寧四年追封秦商馮翊侯其後序南宋文宣王廟制東廡位次則又云馮翊侯秦祖郈城侯秦商前後錯亂必有一誤秀水朱彝尊作弟子考據咸淳臨安志定秦祖為郈城侯秦商為馮翊侯而以史所載南宋位次為

四關里文獻考卷末

六六

誤似為有據今於秦子祖作郈城侯而於秦子商亦曰郈城侯誤中更誤其謬殊甚其他訛者如以有子若卡伯為汴伯顏子祖臨沂伯為臨邑伯穀梁子赤睢陵伯為睢陽伯司馬子耕睢陽侯為睢陽侯琴子張陽平侯為平陽侯又周子敦顯於元仁宗延祐六年封道國公乃作至順中種種舛錯不可枚舉新志相沿悉未改正至訛宋封陳子亢南頓侯為南邢侯則又新志之失考者也

新志臨雍門云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舞親釋奠先聖先師考魏書並無親字

又云孝文帝太和三年立孔子廟於京師行釋奠禮考魏書及北史立孔子廟於京師在太和十三年且亦並無親行釋奠事又云陳後主至德三年釋奠先師禮畢會宴王公卿士此幸學賜宴之始考陳書此係太子釋奠並非帝親幸學至釋奠會宴創於宋文帝元嘉中亦不始於此時

又云唐肅宗上元元年仲秋祀於大學又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子學
祠堂成釋奠命宰相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又德宗貞元二年
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考唐書禮樂志及冊府元龜此三
條皆命有司行事並不問天子親蒞何得雜入臨雍一類

舊志祀典門云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考金史是年無親行
釋奠事蓋世宗於是年定釋奠禮樂因即訛為親祭耳

新志幸魯門云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車駕東巡詣關里遣宗室
皆詣孔氏宅賜酒肉考漢書是年並無東巡事

又云後魏世祖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宋自東平趨鄒山十一
月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考魏書本紀太平真君十一年十有一
月辛卯至于鄒山劉義隆魯郡太守崔邦利率屬城降使使者以太

牢祀孔子則世祖固未嘗幸魯縣親祭孔子明甚而新志之訛蓋緣
魏書禮志有云十一月世祖南征至魯以太牢祀孔子耳不知魯郡

在宋時已徙治鄒縣改魯縣為屬邑魏志之所為至魯謂至魯郡即
紀之所為至于鄒山也今去使使者三字又錯認魯郡為魯縣而入

於幸魯門未免失實

又云遼太祖神册三年建孔子廟次年落成躬詣奠拜按此事與關
里何涉而列入幸魯門耶

又云金睿宗天會七年大軍入山東睿宗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云
云考睿宗者即幽王訛魯采也以子世宗入續大統故追謚睿宗其

入山東時不過一領軍元帥何得與列代帝王並稱臨幸又天會乃
太宗年號今直云睿宗天會七年亦無此書法

又云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親詣關里北面祭拜又章宗明昌
四年親祀先聖於關里考本紀此二事皆於國學釋奠史有明文今

加關里二字而入幸魯門殊屬傳會

新志祭秩門云北魏皇興二年遣使以太牢祀孔子此遣官祭告之

始考遣官祭告漢光武魏太武已先有之不始於此年

舊志祀典門云元仁宗延祐七年遣說書王存義以太牢祀孔子仁
宗手香加額以授之按此乃英宗事英宗於是年三月即位其祭文

有云嗣服伊始茲祀告虔是可證也

新志遣告門云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葛魯夷夏晏安
遣樞密院經歷魏元禮詣關里祭告按太子遣官何可與歷代帝王

同在一類

舊志恩例門云元泰定三年山東廉訪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
四品於格弗稱明年陞嘉議大夫詔給三品印按元史泰定帝四年

衍聖公陞三品階至文宗至順三年始以少監歐陽元言改給印章
混二事為一事非是

舊志凡崇聖侯鄒國公紹聖侯褒聖侯文宣公食邑皆臆注為一千
戶而奉聖侯則有云一千戶者有云二千戶者考宋史四十四代

公傳晉武帝泰始三年封孔震為奉聖侯邑二百戶北魏孝文帝
太和十九年封靈珍為崇聖侯邑百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渠為

鄒國公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改封嗣哲為紹聖侯邑百戶唐太
宗貞觀十一年改封德倫為褒聖侯邑百戶至元宗改封璣之為文

宣公不著戶數今凡百字皆改為千字欲以侈大其封不知已蹈失
實之誦又新志將改封崇聖侯作南宋元嘉十七年事更屬大謬

新志又於食邑云唐咸通開改食百封一百戶宋元仍昭舊食百封
一百戶按此一無考據皆臆度之詞

舊志云述聖子思子書院即孟子受業處也國朝弘治十六年順淮
世以衍聖公之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考學錄公瓚奏請原疏及

明史皆在武宗正德二年並非弘治十六年

又五經博士題名云孔聞詩字知言衍聖公弘泰長子以父代兄襲
封弘治十六年恩蔭前職孔聞禮字知節衍聖公弘緒次子正德元

年世襲前職按禮為孔氏授五經博士奉祠之始其事在正德二年非元年也若聞詩以廢彼得是職並非奉祠之官今混列於聞禮之上殊為失實至新志削去恩廕二字改為初授則直以聞詩為博士之始益變其真矣

新志職官門載置顏孟二氏博士一作景泰三年一作景泰二年考明史置顏孟二氏博士乃一時事俱在景泰三年如何分作兩歲又云世襲太常寺博士一員宋大中祥符元年幸魯召文宣公親弟孔助為太常博士助子道輔襲道輔子宗翰襲自後孔端朝孔元措孔之載數世相沿考助係雍熙二年進士初為太平州推官轉殿中丞通判廣州真宗東封以王欽若薦召為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轉屯田員外郎遷太常卿終尚書工部侍郎助子道輔係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初為寧州軍事推官轉大理丞知仙源縣遷太常博士召為右正言歷右司諫龍圖閣待制終御史中丞道輔子宗翰以進士知仙

源縣遷太常博士召為司農少卿歷鴻臚卿刑部侍郎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載在宋史及家傳彰彰可考今不知此職為宋世百僚遷轉之官而見助父子孫三世皆歷此職遂誤以為世襲而據以為今太常博士建置之始元措已於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貞祐二年授東平府通判以寇阻不得行改授隨朝職事乃拜太常博士旋遷太常丞節度觀察等使是太常博士乃衍聖公兼官亦並非今之世職也至引及端朝之載等展轉傳會謬孰甚焉

舊志載尼山洙泗書院學錄云明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為學錄職視國子監考奏改山長為學錄者乃公瓚非六十二代公也新志見載其奏疏可以考證

新志典謨門載宋天聖元年勅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儒術尊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為之又皇祐三年七月勅曰自國朝以來世以

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於孔氏子弟中充選考宋史本紀天聖元年無此勅惟皇祐三年云秋七月丙辰以孔氏子孫復知仙源縣事而舊志亦作皇祐三年詔自今仙源縣官復於孔氏子弟中選用而不及天聖元年今所載兩勅文氣略變大意實同不知出於何據

新志世令題名云孔延魯大中祥符四年知仙源縣事孔道輔咸平元年賜進士出身大中祥符九年以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事考延魯與道輔本是一人今訛而為二又道輔乃大中祥符五年進士今作咸平二年亦不是

舊志世尹題名云金世宗大定初思逮入覲授承事郎曲阜令章宗承安二年克昌任縣令按思逮為元武宗朝人上去金世宗大定初幾一百四五十其誤無疑至克昌又思逮弟思迪之子其誤更不待辨者矣

又新志云孔澄字世寧五十三代孫治之弟也元大德七年襲曲阜尹考大德中為世尹者思誠也並無事故澄何以得代其職蓋澄之得是銜者乃其孫克仲之贈官未嘗一日身任縣事何得濫入舊志授官恩澤一門極為叢雜如聚之封蔘侯滅之拜太常等類非緣聖裔推恩未可概以為恩澤官也如凡孔氏官者皆列恩澤則所遺又多多矣

又云慶歷五年以宗禎將作監丞知仙源縣數緡後復云慶歷五年以匠作監丞宗亮知縣事下注云即舜亮按宗禎譜內並無其人而宗亮係進士延之子舜亮係中丞道輔子譜牒昭然何得混而為一况宗亮並未曾知仙源縣事所書全屬錯誤

新志樂舞門載司樂題名首列施仲德下注云元至大元年由生員任考祖庭廣記施仲德係大都文廟司樂設於至大元年後延祐六年曲阜聖廟亦請設司樂乃引此為例今錯看文義竟將施仲德為

曲阜學廟司樂之始併改建置為至大元年事豈不一誤再誤

舊志恩澤門云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十八代孫孔酥為百戶主掌

禮器考百戶係百石卒史之訛於戶田考中已詳辨之矣至此事實

漢桓帝之元嘉非宋文帝之元嘉有碑可證何得誤改

新志學校門云奉祀生元至元開勅除孔氏太常太祝太常禮儀院

判等官明永樂開改授太常奉祀及祀丞等官供應祖廟祀事弘治

十二年議准額選四氏老成俊秀子弟奉祖廟祀事考舊志及祖庭

廣記元明開未聞有授孔氏子孫太常太祝院判奉祀祀丞之事惟

譜載元五十四代思善由濟寧路教授為太常寺太祝思迪為湖廣

都事辭疾起為太常禮儀院判等陸同知本院事思立由太常寺太

祝轉新河縣尹五十五代克康由翰林國史院典籍轉太常寺太祝

是數人者雖曾歷是官然不過循資遷轉耳何可牽引為奉祀生建

置原委至明永樂開孔氏並無任太常官者所引更不知何據

新志樂舞門所敘歷代樂章多顛倒失次前考皆查據國史及祖庭

廣記更定而樂器中之侈陳失實引據錯誤者更不可指數

舊志序樂章云金以寧為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

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薄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考金世宗大定

十四年定釋奠樂章迎神奏來寧盥洗奏靜寧升殿奏肅寧奠幣初

獻奏和寧降階奏安寧酌獻登國公奏靜寧鄉國公奏來寧亞終獻

奏咸寧送神奏來寧且有九曲並無所謂永寧者今去肅寧奏寧咸

寧之名而增入永寧且曰五曲者誤也至章宗明昌六年別頒闕里

樂章迎神奏來寧盥洗奏淨寧升殿奏肅寧奠幣奏薄寧酌獻正位

二配亞終獻皆奏德寧凡四章送神奏歸寧亦共有九曲今漏歸寧

之名而曰改四曲者皆誤也至云惟肅寧一曲仍舊更不可解如云

名同也者則同者倘有來寧不止一曲如云詞同也者則兩曲又迥

別樂章具在昭然可按總之不識世宗所定者為國雍之樂章宗所

頒者為闕里之樂截然兩事訛而為一故曰改曰舊展轉謬戾耳

新志古蹟門云唐鐘唐開元二十七年所頒宮縣鐘今存其一縣

於詩禮堂螭鈕粟文製造精工清廟之重器也按此鐘今縣於杏壇

無銘不能辨鑄造年月第唐無頒樂器於闕里事即史載樂用宮縣

亦祇兩京為然安得遽斷此鐘為唐開元物

又云元太宗九年衍聖公孔元措奏燕京南京等處尚有太常禮樂

官及樂工人等乞行拘刷事奉詔旨若有前項人等并家屬用舖馬

頭口起移赴東平府地方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令本路課稅所量

給口糧養濟就於本廟閱習聽候朝廷不測用度按此元初禮樂未

備因元措之奏朝廷遂令董其事於本廟閱習其所閱習者乃太常

樂工與闕里無與也何得闕入樂門

舊志樂舞生門云成化十二年開祭酒周洪謨奏增樂舞生李整等

八十名又云弘治九年開太常寺卿崔志端奏添樂舞生二十六

名俱照前優免按此乃國學之事見有奏疏可考全與闕里無涉

新志祠廟門云唐元宗開元十三年東封回幸孔子宅給百戶以供

灑掃下又云二十七年詔賜百戶供灑掃考給灑掃百戶書作二十

七年是也若十三年止聞給近墓五戶並無給百戶事所書殊屬錯

誤至戶役門反漏卻二十七年事而給灑掃百戶及賜近墓五戶混

作一條皆書為開元十三年更誤極矣

舊志佃戶門云宣德間戶部踏勘地土五屯佃戶共存五百戶計二

千丁見丁一百大畝考此事於給田門已載有正統四年八月諭旨

此又云宣德間彼此互異

新志祠廟門云元成宗大德九年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二千八百人

以應灑掃考大德時所給復者止二十八戶並無二千八百人第此

事之訛由於大德重修廟碑碑內云復戶二千八訛十為千蓋書者

之誤新志不究其誤臆斷為二千八百人益失真矣又戶役門云元

成宗大德九年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新舊共一百一十五戶計一千八百丁事同一年而人則減去一千前後自相矛盾且一百一十五戶乃明洪武時所給亦非元時事也

舊志林廟門云孔顏曾孟四氏學魏黃初二年創建宋祥符二年稱為廟學元延祐間又益以顏孟二氏考增入顏孟二氏乃宋哲宗元祐開事今訛為元之延祐至宋真宗有大中祥符年號係四字紀元者不得截去大中二字單書祥符

新志學校門云宋宣和四年幸太學詔令先聖後在學者賜上舍出身以後三氏學生俱如國子監例考徽宗本紀宣和四年帝幸太學祇載學官諸生恩錫有差並無賜上舍出身語即是年或有其事要亦國子諸生盡沾恩澤孔氏子孫有在國學者不過亦邀普惠而已諒非專為先聖後設也至牽引以後三氏學生俱如國子監例更屬穿鑿傳會

又云元延祐元年勅賜監書於學考此乃宋哲宗元祐元年事非元仁宗延祐元年也

舊志學田門云元統元年江西僉事任忙古台以墨坐沒入鄆城縣私田八頃九十畝屋二十七間奉旨付孔氏子孫為業考原碑條瞻廟而兼及學者不得專入學田門又碑云田八頃八十九畝數亦不對

新志古蹟門云鄆邑魯之附庸先聖晚年退息於鄆作息鄉操今尚有息鄉村又名勝門云息鄉村在城東南十里先聖晚年還轅息鄉休遊於中今其村巷風物皆存古意元翰林院檢閱官孔涇之子孫一戶居焉考史記世家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不濟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據此則陬鄉應在晉衛之閒明甚又明張敏撰孔涇墓志云涇永樂己酉以疾終於西鄆里第則息鄉村者本西鄆村也今訛陬鄉為魯之鄆邑又改陬操

為息鄉操復易西鄆村為息鄉村以實之展轉謬戾大失古人存信之義不獨以鐘樓為端門伯禽臺為北擒臺等類僅出傳會已也

新志有典謨一門首紀歷朝詔誥內載宋元豐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鄆國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閒並封伯爵考此乃宋史紀事之詞非詔文也載之於篇殊為不類

又載宋徽宗崇寧四年遣官詣闕里致祭祝文曰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于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鄆國公配尚饗考崇寧四年並無遣官祭告事且此乃頒降天下祝文格式非遣官專祭之詞

又云崇寧五年遣官詣闕里致祭祝文曰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堯國公鄆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尚饗考崇寧五年亦無遣祭事且此文乃南宋時頒降天下祝文格式文中見列四配是其明證何得混入北宋妄謂崇寧五年有遣官專祭事

舊志載金泰定二十二年皇帝遣孫康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曰國家禮崇儒術云云考此乃金章宗明昌六年文誤作泰定二十二年且金亦無泰定年號山東省志不知為章宗事而改泰定為大定作金世宗事更屬妄繆

新志載元至正二十一年皇帝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曰粵稽聖德巍巍難名儀範百王而師表萬世者也欽我皇元雅尚斯文屢嘗遣使禮祀於廟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妖寇鳴張梗我王化垂及五稔享祀之典遂成曠弛茲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聲而東土克寧魯邦戾止遐瞻牆仞軍旅事殷未遑與祭敬遣輔行致申昭薦細玩文義乃察罕帖木兒遣人

代祭之詞也增加皇帝謹遣四字而列入典謨一類甚屬非是
又載宋蘇洵孔子論考此論並非老蘇之文乃大蘇所著者文又載
去上半首止載半篇更非體製

新志載蘇軾孔融論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云云考此乃大蘇孔
北海贊之序今截去贊詞易而為論全失真矣

舊志載漢索隱述贊孔子之先肇于商國云云考此贊乃唐司馬貞
史記索隱孔子世家贊今以刻於史記中加以漢字序於魏晉之上
實屬失考

又載宋大中祥符元年廷臣奉勅分撰七十二子贊其所書人名及
贊詞與廟中舊碑多參差不對

又載先聖歌辭十一首內將極鄙俚語亦信為夫子之言誣聖人甚
矣

又載宋趙鼎手植柏詩一首考此趙鼎乃元人官尚書祠部郎中知
兗州非宋之趙鼎也

又於弟子門云顏子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卒於哀公五年考夫子
厄於陳蔡在哀公六年是時從遊尚有顏子又伯魚年五十五方卒其
卒之時孔子已六十九歲為哀公十一年顏子之卒又在其後則非
卒於哀公五年明甚再考家語顏子年止三十二歲其卒既不在哀
公五年所云生於昭公二十一年者亦誤也

又聞達子孫門云十六代子建元子又云二十代伯序魯都督按子
建名建伯序名承今皆遺其名而書其字既非體例且承乃督郵非
都督也

又云十九代震字元上舉孝廉除郎中拜尚書侍郎治書侍御史博
陵太守除下邳相終河東太守按此即博陵太守彪也廟中有古碑
可證且震乃二十二代宗子襲封宗聖侯何以彪混之

新志林墓門有諸郡史墓下注云孔謙之墓也按家譜謙為郡曹吏

舊志云謙為郡諸曹吏與此皆誤也當依碑作郡諸曹史為是
舊志聞達子孫門云二十代又字元備魏諫議大夫下又云文魏大
鴻臚考晉書孔行傳云祖又魏大鴻臚而譜內載又為魏諫議大夫
大鴻臚至文則並無此人蓋印又字之訛耳

又云二十七代晉閻長子晉尚書令考晉譜內並無其人
又云二十九代士魏琳之子有父風揚州中從事考琳之子名逸官
揚州治中從事史今於官職則脫書而於名添士字皆失考據

又云三十一代安碩子北齊青州法曹參軍考碩之子名安齊今海
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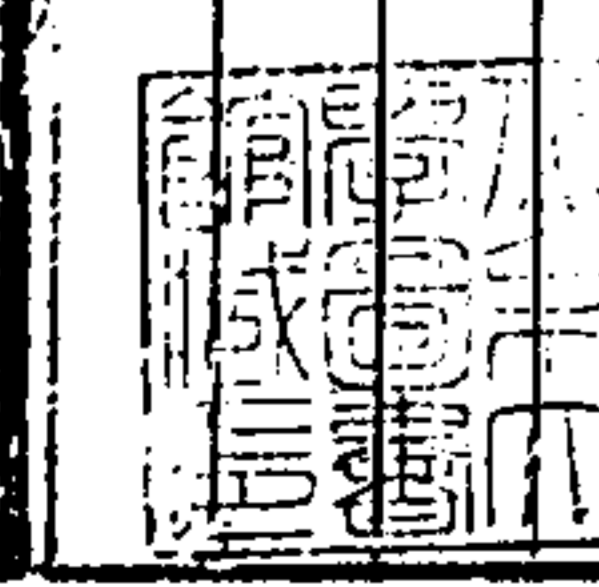
又云三十八代文瑾齊鄉子兗州都督府功曹考齊鄉乃三十七代
文宣公生三子惟暉惟昉惟時並無名文瑾者

又云五十二代元善字德新宋寶慶二年進士終泰州學教授考元
善譜列五十一代今誤入五十二代

又云南史有孔暹孔嗣之孔僉僉子淑元僉兄子元素孔子祛孔子
雲孔廣孔道皆聞達表表者史失其世次姑附錄於此云云考此九
人內惟嗣之史稱魯國人孔道徽族祖前考已為立傳其他譜既不
列其名史復不著為宣聖之曹焉知其非他族一概收入殊非闕疑
之道

以上各條皆事之不容不辨者故特為論列他若新志於趙吳與之
序陳陽譜而誤以為闕里大譜五十四代衍聖公思誠父祖墓碑而
誤題為思誠碑為守禮所撰六十三代公張夫人墓志而誤以為嚴
分宜作以及字句錯繆割裂重複之處不可枚舉緣無大關係故概
置不辨恐後人罪我吹毛求疵也繼分識

闕里文獻考卷末終



聖門人物志序

聖門人物志者魏中丞意而郭憲使
所緝也凡游聖門與私泚而得後祀
者皆人傳其略而贊以詞其志博其
裁衷逾兩月而告成問序於余余讀
史至仲尼弟子傳何其略也稍可考

聖門人物志

序

一

見者三十五人其餘名籍耳彼以為
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其言大略皆出
魯論非魯論而傳者其事不雅馴人
物志乃出二千載後其人若新而言
與事若昨列也彼專據孔氏古文而
此編兼採百家衆氏執百家衆氏之

餘文為孔氏紀載十不得五然離百
家衆氏而以臆意之十不得一夫其
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矧其未必
過也吾以為為史紀簡不如為人物
志詳史所據孔氏未必孔氏也孔氏
弟子籍豈其諸弟子皆略而獨端木

聖門人物志

序

二

氏詳此非端木氏而託端木氏以附
於孔氏者也是詳與略兩失之也百
家衆氏豈無託而附于孔氏者然而
皆尊孔氏者也今人而未識其高曾
者見其所與游亟問焉得一語一事
必謹識之此百家衆氏者或及與聖

賢同時或後之而猶得聞其風烈此
亦學士大夫所宜亟問而謹識之者
也是編也凡傳聖人之學祀於其庭
者蓋在是矣登其堂思其人其人亡
而言與事存千百世而知其解者旦
暮遇之也士希賢聖必從是編始後

聖門人物志

序

三

之學者其無忘中丞憲使公之勤

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國史副總裁直

趙居注

經筵

講官馮琦撰

聖門人物志

序

四

聖門人物志序

南樂魏中丞公奉

天子詔來填拊晉陽故事越三日謁
先師廟藩臬諸大夫侍焉禮竟公顧
詹廟廡語諸大夫曰朝議如聚訟喙
持不相下士習日澆若何以教之語

聖門人物志

序

子章曰多識往行德乃大畜誦詩讀
書尚友千古彼躋躋翔翔殿廡者不
知其人可乎君志之為諸生赤志子
章曰太史公故有仲尼弟子列傳公
曰亡多語曾遺一貫宰誤作亂孟與
荀鄒同傳未可訓也子章曰薛武進

公近有四書人物考公曰弟子不載

語孟者亡可考也子章退而稽之春

秋史記叅之闕里譜牒上自

宣尼及門諸賢下泉漢唐宋元

明從祀諸儒次及我

朝幸學釋奠諸儀共十二卷書成上

聖門人物志

序

二

之掌故公卒業之名曰聖門人物志
屬太原守趙君付之剞劂竊惟晉之
為國延袤數千里民蕃政夥黃河一
衣帶水與鹵只歲繕河上塞岢嵐鴈
門投金繒博鹵馬旦夜且叵測晉代
瀆三藩宗楛郡縣竭民脂髓供之日

不暇給邊氓剝悍慎忮芥三尺走死
 地如鶩潞城機杼鬪巧織作純麗衣
 天下澤蒲之間輻湊雜厝浮食者多
 民本斂末放效侈靡羞不相及公
 不急其急者而急所不必急奚也嗚
 呼夫人之不必急也者乃公所急也

聖門人物志 序 三

正銜勒齊轡策先德法而後刑罰使
 民孝弟忠信乃在制挺撻秦楚之前
 孔門諸賢儒嘉言懿行具載是書辟
 之鄧林之枝粵條直暢湯谷之水灌
 滯泱莽鳥之宿舟子之游隨所擇耳
 諸生有如丹有之矛澹臺之劍公良

子之車也多士桓桓何憂于獫狁師
 友千乘分庭抗禮於諸侯王也何慮
 於強宗明至刑至政思仁恕樹德也
 何有於悍忮蠶績而蟹有匡范冠而
 蟬有綏且先王遺教其民猶存也何
 難於風移俗易希賢而賢希聖而聖
 其精者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為天
 下國家公之拳拳諸生也蓋先務哉

聖門人物志 序 四

趙簡子殺竇舜孔子將之晉至河而
 返作堰搯魏文侯師于夏客段干木
 過其間未嘗不式也賢人是禮國人
 稱仁而秦不敢伐魏趙殘二士以却

聖魏禮二士以鳩宗其得失千里矣
公居晉之鄙稽晉之故甫下車而志
是編豈曰恣討論窮博靡之為兢兢
將翅仲尼之轍受卜生之詩所延望
諸生良厚鼓宮宮應鼓角角動諸生
將何如酬公無徒令王薛司馬三子
者鼎足橫序也

聖門人物志

序

五

萬曆癸巳嘉平八日山西提刑按察
司按察使泰和郭子章謹序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魏 為巡撫地方

事先談本院行提學道為

聖門後祀先賢先儒諸生往往有不悉其

姓氏况于履歷行實孟子曰以友天

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

聖門人物志卷

一

將何以尚而友之欲責令學官採緝

成書以為誦法者之助今據按察司

郭按察使送到夙昔所緝

聖門人物志考據精詳刪削簡要留心聖

學如此其于

國憲民風即舉而措之耳本院再四披

閱溪所嘆服思宜頒布學宮以廣資
問學為此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
將發去

聖門人物志一部督令學官再加校閱考
正該府選擇善書人役謄寫刊刻應
用紙價工食於商稅餘課內動支刷

印肆拾部送院撫屬各府州縣差人
印刷分給各學仍將用過銀數冊報
查考須至牌者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日

聖門人物志卷一

聖門人物志

凡例

一孔子世家與孔子門人傳以司馬遷史記為主史記略
者旁引諸書而獨於論語稍略者論語經生習聞也
一家語七十四賢通典八十三賢史記七十七賢孔子曰
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當以孔子為
正今攷 大明會典八十人除伯魚子思不在弟子列
孟子未及門餘七十七人正與夫子論合學者多稱七
十之徒亦槩言之耳

聖門人物志卷一

一史記云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
見于書傳自冉季至公西蒧其四十三人無年及不見
書傳但紀其名于左今仍闕
一先賢先儒從祀次第及 啓聖公從祀俱依 大明會
典尊 制也其昔祀而今黜如荀卿揚雄之類俱不傳
一聖賢贊依史記索隱例內先賢者多出宋高宗筆先儒
者多出宋儒筆其原無贊者補之
一先賢姓氏舊多錯誤有以複姓作單姓者如壤駟稱壤
子石作稱石子之類有以單姓作複姓者如奚子稱奚

容之類大較復姓為多今悉釐正

一宰我非闕止子我公孫龍非堅白公孫龍今俱明正其誤

一穀梁子名赤又名併巫馬期陳人一日魯人之類今兩存之闕疑也

一曾與祀儀文廟最重附載於後不惟見本朝崇儒重道之意而考禮者亦有所鏡焉

聖門人物志

二

聖門人物志目錄

卷一

孔子世家

卷二

四配

顏子

子思子

卷三

十哲上

閔子

端木子

卜子

卷四

十哲下

冉子

冉子

顓孫子

卷五

曾子

孟子

曾子

冉子

仲子

宰子

言子

冉子

冉子

仲子

仲子

仲子

仲子

仲子

仲子

仲子

仲子

仲子

先賢上

澹臺子然明

宓子不齊

原子憲

公冶子長

南宮子括

公哲子泉

商子瞿

高子柴

漆雕子開

樊子須

司馬子耕

公西子赤

有子若

梁子鯁

巫馬子施

卷六

先賢下

冉子孺

顏子辛

伯子虔

曹子邴

冉子季

公孫子龍

漆雕子徒父

秦子商

漆雕子哆

顏子高

商子泮

壤駟子赤

任子不齊

石作子蕢

公良子孺

公子夏首

公子肩定

后子處

鄒子單

奚子容蒧

罕父子黑

顏子祖

榮子旂

甸子井疆

左人子郟

秦子祖

鄭子國

縣子成

原子亢

公祖子句茲

廉子潔

燕子伋

叔仲子會

樂子赫

公西子與如

狄子黑

邾子異

孔子忠

陳子亢

公西子蒧

琴子張

顏子之僕

步叔子乘

施子之常

秦子非

申子楨

顏子喆

卷七

先儒一

左子且明

公羊子高

穀梁子赤

伏子勝

高堂子生

毛子萇

后子蒼

孔子安國

董子仲舒

杜子子春

卷八

先儒二

王子通

韓子愈

歐陽子脩

邵子雍

張子載

司馬子光

卷九

先儒三

程子頤

胡子安國

胡子瑗

楊子時

朱子熹

張子栻

呂子祖謙

陸子九淵

蔡子沉

真子德秀

許子衡

卷十

先儒四

薛子瑄

王子守仁

陳子獻章

胡子居仁

卷十一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顏氏無繇

曾氏點

孔氏鯉

孟孫氏激公宜

程氏珦

朱氏松

蔡氏元定

卷十二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釋菜

啓聖祠祭儀

目錄終

聖門人物志卷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取顏氏禱於尼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丘生而叔梁紇

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邠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懼三命而俯俯體而走亦莫敢余侮釐於是粥於是以餽余曰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

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及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及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盪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繫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

六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
 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
 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
 頃之魯亂孔子適齊而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
 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
 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
 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
 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

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
 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
 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
 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
 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相子嗣
 立季栢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

立所問羊也立闢之木石之怪變周闕水之怪龍罔象土
 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骨
 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之孔子曰山川
 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 皆屬於王者
 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 封禹之山為釐姓
 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
 何孔子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栢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栢子
 怒陽虎因囚栢子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
 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
 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
 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
 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
 栢子栢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
 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
 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之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齊曰齊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以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袂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

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郟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患亦少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一第丁一八片書日五二五言 2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相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十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相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妯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益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相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相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

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

即過蒲月餘及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大之曰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相雅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雅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夫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夫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與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

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手衛
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
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
衛出公六月越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
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
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
在故也夏魯相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
災必於相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相子病釐而見魯城喟

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
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
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
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
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
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
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
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
先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

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
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
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孔子問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學道不倦誨人不
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彼執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
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
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

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輟而不轍子路以告孔
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
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
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
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
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
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
誦弦歌不衰子路愾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
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
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
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
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
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
干子路出于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
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
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
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
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
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
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
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
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
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
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
諫弓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
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
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
繒徵百牛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
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我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乎文

我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問閭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僕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情我欲文而後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

何人物志卷一
論

不出圖雖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事弗手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少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廢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上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聞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夏人殞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

聖門人物志卷一
論

昨暮子夢生奠兩柱之間子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紼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

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孔子家大一項
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
二百餘年不絕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伯魚
子思別有傳子思生白字子上齊威王兩召為國相不就
年四十九生子求字子家楚召不就年四十五生子箕字
子京為魏相年四十六生子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
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三篇名曰論語年五十一生子謙史
記作慎字子順又名斌仕魏為安釐王相秦莊襄王召不
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孔叢子云家之
族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生子三鮒騰樹鮒字子魚一
字甲秦始皇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李斯議焚書鮒與
弟騰子襄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于祖堂舊壁中自
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聘為太傅凡仕
六月託疾而逃卒于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
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名曰孔叢子子隨字
元路四傳至吉吉生何齊皆承殷後為宋公嗣絕弟騰字
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封子襄為
奉祀君後為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生子忠字

子貞有高尚之志徵為博士褒成侯年五十七生子二武
及安國武字子威為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生子延年武
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生子霸字次儒
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
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錢百萬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霸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子
福名數于魯年七十二卒於某處元帝子房襲封關內侯
生子均字長平徵拜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更封褒成侯
食邑二千戶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五年王莽篡位拜
太尉不就年八十一生子志後漢光武帝拜人司馬建武
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字君
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和帝永元
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字君曜襲封褒成
侯生子完襲封褒成侯早卒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羨襲封
羨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以魯縣百

戶奉祀生子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生子焜字功
 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生子撫舉孝廉
 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為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
 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
 生子鮮字鮮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
 崇聖侯生子秉字敬山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
 聖大夫食邑五百戶仍詔孔氏四人為官太和十六年改
 謚孔子為文聖尼父乘生子靈珍秘書郎十九年仍封
 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年五十八生子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
 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
 是年進封孔子為鄒國公梁生子長孫襲封鄒國公食邑
 一千戶年六十四生子英慈嗣英慈封奉聖侯無子嗣
 愨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
 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年七十生子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襲聖侯太宗貞
 觀二年陞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是年詔朝

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
 師則天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賜勅書及時服年七
 十一生子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襲聖侯神龍元年
 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璲之字藏
 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襲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
 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
 水使者食邑一千戶是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生子萱龍
 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
 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時遭叛亂
 聖門人物志卷一
 陷于東平生子惟暉憲宗元和十三年舉平兵解歸魯授
 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生子策明經及第歷少
 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宣宗
 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百緡克享祀年五十七生子
 振字國文慈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
 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緡
 年七十四生子昭倫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
 賜緡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崇寧曲阜年六十生子光嗣
 齋即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為

泗掃戶孔末所害生子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白
為曲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于外家後魯
人凡其長游于官事聞于朝乃罷末以仁玉為先聖嗣身
長七尺姿貌異常唐時年九歲任曲阜主簿陞縣令襲封
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賜五品服銀器緝絲履口授
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孔氏苗裔
幾絕而復續為中興祖生子四宜憲冕勛宜字不疑宋大
祖乾德四年請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為曲阜主簿調黃州
軍事推官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關市於星子鎮陞為
縣令轉運使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遷殿中丞
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涉巨馬河卒年四十六
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延世字茂先以父歿邊境特賜同
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
真宗即位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而
賜束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奉勅許
於廳上見知通轉運使特削趨庭禮貴公爵也卒于官年
三十八生子聖佑太宗祥符元年授太常寺奉禮郎是年
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四年以聖佑為大理評事五年

改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天禧五年襲封文宣公知仙源
縣事遷贊善大夫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
愿延澤子也字子莊仁宗天聖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
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
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年六十三生子四長若蒙
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
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若虛字公實哲宗元符元
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以若蒙子端友承襲端友字子交
徽宗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
終知郴州生子玠端操端友弟權襲封衍聖公於魯玠字
錫老高宗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子措璠字文老
端操第二子襲封衍聖公于魯年三十八金熙宗天眷三
年贈榮祿大夫生子二拯摠措字秀紳高宗紹興二十四
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子文遠摠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
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年二十六無嗣以弟摠承襲摠
字元會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年五十
三贈光祿大夫生子元措文遠字紹先襲封衍聖公於衢
生子萬春元措字夢得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

勾祀事哀帝正大二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天興元年
 改除遙授泰定軍節度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
 卿無子以姪之固子汝繼之固元世母弟元統子也無子
 自端操至汝六世嗣絕若蒙孫若孫生子端立立生琥琥
 生拂拂生子長元孝次元用字後卿襲封衍聖公生
 子之全萬壽字者年襲封衍聖公子繼生子洙元孝子之
 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生子浣之
 全字工升嘗攝祀事充曲阜令生子治洙字景清襲封衍
 聖公于衢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辭爵授國子祭酒提舉浙
 東道學校事卒無子自端友至洙凡六世因正嗣絕南始
 罷封浣字日新贈中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
 追封東平郡伯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
 封魯郡侯生子思晦治字世安成宗元貞初特授襲封子
 思誠罷封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思
 晦字明道武宗至大中改封寧陽兩縣教諭仁宗延祐
 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卒
 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址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諡寧年
 六十七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克堅字璟夫性敏學博

元精樂府元至元元年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
 襲封太常卿治書侍御史山東廉訪使集賢直學士禮
 部尚書西臺侍御史國子祭酒世亂不樂居朝謝病歸復
 起力辭二十六年 太祖手詔趣入朝待以賓禮不名不
 煩以政郊社致膳歲致祿 上召見面諭守先訓曰爾福
 人也洪武元年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
 如前代舊制三年克堅疾告遣中使日再存問疾篤詔乘
 傳還賜白金雜絲行至邳新安驛卒年五十五生子九人
 皆有行誼長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朝京師 上問歷
 代治理條對甚悉 上喜賜雜絲即命還守祖庭賜屬官
 管勾典籍司樂各一人希學歲入朝賜與稠疊元旦之朝
 特命班亞上相祖庭兵後廊無地壞祭田荒蕪官賦煩迫
 希學條請復故又請備禮器樂器樂舞儀式年四十七生
 子訥字言伯篤學恭謹能詩書工篆法律身嚴恪始終不
 渝洪武十六年外艱以 中宮崩赴京祭于 孝陵竣事
 入見 上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館于太學遣
 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繼庖廩復賜衣服鈔錠充物館舍十
 七年正月朝京師襲封衍聖公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禮

司吏部擬詰用資善大夫階 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
詰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著為令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
班序文臣首年四十三生子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
端謹建文二年年二十一襲封衍聖公四年卒 成祖初
即位遣使諭祭年二十三以疾卒生子彥縉字朝紳名字
皆 仁宗所命蚤孤母胡夫人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
聖公 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裔也
館之太學歸讀祖書不懈洪熙元年賜第東安門北景泰
二年 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 賜冠帶錦衣越
三年朝會賜三臺銀玉帶麒麟服年 五生子承慶年
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 長從三氏學錄
族祖孔克宴學所著有禮廷吟藁行於世未襲爵而卒景
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生子二弘緒弘泰緒字以敬早失
怙年八歲 景皇召見賜冠服於東角門景泰六年襲封
衍聖公賜玉帶以軀小去二錄授之俾蒞焉又賜金謹禮
崇德圖書勅族人共保護之 英宗復阼入朝召見便殿
上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以賜第 賜大宅弘
緒嘗奏給三氏教授印開生員 氏田租十七

成化六年坐事削爵廷議世嫡相傳古今通義請如宋若
蒙若虛故事命其弟弘泰襲封後仍歸其子弘治十一年
巡按御史上言弘緒改過乞復爵 上與冠服家居弘泰
字以和成化六年襲封衍聖公弘泰美風儀善議論每評
騰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 憲宗見弘泰束玉帶遣
人問曰二品焉得玉帶束乎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
不敢廢也十三年加廟祭禮樂率族人奉表入謝弘泰嗣
公三十有四年而卒弘緒子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
封衍聖公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
令天下儒學每歲仲春秋上丁通祀孔子永樂八年正文
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正統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宮
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釐正孔子祀典始為木主改大
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
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求奔
邠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
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遠袞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燭

聖門人物志卷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四配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子也少孔子三十歲家貧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曰賢

哉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吾言無所不悅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滴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子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子曰齊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也素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他日復見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贊易自羲皇堯舜之外不多及焉孔子問回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志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能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北遊於農山回

與子路子貢辨志曰田間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田頌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而農器故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國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深然曰武德乎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曰頌曰子有矣問曰拜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舞放鄭聲遠佞人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年二十九身盡白三十二卒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魯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墓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謂之顏林漢高帝配祀孔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為四配之首 明嘉靖九年改封號曰復聖顏子與曾思孟皆不用公爵禮字如故云

贊曰生值衰周壽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土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皙之子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貧躬耕緼袍無表頰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性至孝嘗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

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故養督必有酒肉將徹必請其間有餘必曰有則

可謂養志矣嘗出薪于野客至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歸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親沒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椳三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孔子閒居曾子侍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參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其曷能如是乎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

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參既魯為學以三事曰省其身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曰唯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紂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既疾革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晝火之也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而告之曰以者有孝經十篇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十卷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二卷志云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卷隋亡日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十有餘字並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墓前有廟子三元中華孫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

國公元贈宗聖公今祀稱宗聖曾子

贊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
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曾子之門人也夫子閒居
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
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
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
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

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于曰由乎心
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
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
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道為知
者傳焉非其人道不貴矣樂朔不悅其徒請攻之遂圍子
思宋君聞之駕而掙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
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
之意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
譽也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
之而與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
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
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

也者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
則愚也穆公問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君與大夫慕周
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
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
公亟問亟餽肉子思標使者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僕也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乃
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不取於人
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穆

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及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及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塗諸面母為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在衛貧甚緇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矣與不知遺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

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僑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且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子思反於魯謂子思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唯志成其志者唯無欲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矣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

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似則安能為似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似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年六十二墓在先聖墓南所著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十七卷舊志作七卷宋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今祀稱述聖子云
贊曰閑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闡然日章發揮中庸
眎祖有光八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鄒人也魯三家孟氏之後母仇氏生三歲父激公宜喪母有賢德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

聖門人物志卷一

四六

市旁戲為賈街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徙舍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軻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而廢之是不免下斲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食哉軻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鄭過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于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宅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将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

聖門人物志卷一

四七

孟子問于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于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于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謂王猶足用為善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宣王不能用適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吾國乎孟

子曰若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不果所言則也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孟子嘗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昔滕文公以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問為國曰民之為

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發明性善知言養氣作孟子七篇嘆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吾為此懼開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求孔氏者必自孟子始其後有騶子之屬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卒葬鄒縣上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封鄒國公

詔配享次於顏子元贈亞聖公今祀稱亞聖孟子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聖門人物志卷二終

聖門人物志卷三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十哲上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性至孝蚤喪母後母嫉之冬月以蓋絮衣損而以綿衣所生子一日父令損御車

損體寒夫刺父責之而不自理已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感悟待三子如一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父母兄弟之言閔子始

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謂曰子始有菜色

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蕪葭之中入夫子之門

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

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

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

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

以有豢養之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為費宰

對使者曰善為我辭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他日問政

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

街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

轡策而已閔子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政者天

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街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

為策以人為手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

御馬者正街勒齊轡策均馬力也故口無聲而馬應

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正其百官以均

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

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親沒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

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

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孔子晝息

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

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有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

所為發沉則貪淫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

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曰然女言是

也吾有之向見猶方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

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魯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一在范縣唐贈薛侯宋加瑯琊公改封費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焉父母兄弟莫間其言人夫不仕善為辭焉置身德行亞於顏淵

冉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

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大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可免書曰哀矜折獄何謂

也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松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人之有過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及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為冉塢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今祀稱先賢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嘗然其辯問曰汝賣田也熟愈對曰賜也何敢望田田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連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徹鍾鼓之縣縞素而朝問孔子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柰何孔子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命子貢子貢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晉龜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

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于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不如釋魯而伐吳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以棟魯伐齊以服強晉吳王善之而虞越之為之後也子貢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吳與齊戰勝必以其兵臨晉君請休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反魯吳王米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相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散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

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下下循狗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涸盡似道若有决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絮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子貢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賜也子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好發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贈黎侯宋加封黎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賜弗如回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並其辯一使存魯越霸吳殄終聞性天令德顯顯

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下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犛牛尾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志以為質仁

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不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養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鄉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為亂之風也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路無宿諾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

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為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入見曰為善者天必福之為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美居之窮也子曰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子路悅援臑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圍之子

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立之過也若以迷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于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于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太子蒯賾得過於南子出奔靈公卒衛立輒其父蒯賾不得入于路為衛大夫孔悝邑宰蒯賾乃與孔悝作亂襲攻輒輒出奔而賾入立子路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賾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賾懼乃下石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菜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於是哭於中庭

曰天祝子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唐贈衛公宋追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加封衛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學未入室業已升堂聞過則改吾何用不減片言折獄千乘知方臨危纓結雖醢而芳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讀詩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他日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

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
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
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心求道故能成其
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
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請志之而
終身奉之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華盛麗而悅
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夫子謂之曰為君子儒無為
小人儒他日語門人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
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
已者處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子夏問於孔子曰
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
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
大貞顛項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
乎務成耜禹學乎西王閻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
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
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怕遭子夏

于道與使者俱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為召儒趣使者
召公孫怕怕至杖劍疾呼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嘗與子
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褻衣而見我君我謂簡子諸侯
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濺君矣簡子遂朝服而
見我君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
至阿齊君重鞬而坐吾君單鞬而坐我謂齊君諸侯相見
宜伉禮去其一鞬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
若我三矣子蓋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
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
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
為魏文侯師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
子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泗之間遊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聞焉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
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
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
四科後漢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
夏所著有子夏一十卷及詩序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

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聞唯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
 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
 毛更足成之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
 衛敬仲更加潤色孔子亦嘗為其傳春秋云葬曹州西三
 十里有高阜見存里名十堦都以此唐贈魏侯宋封河東
 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喪明為罪離群可悲

聖門人物志卷三

聖門人物志卷四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十哲下

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也伯牛以德行著稱孔
 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

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曰
 吾以夫六子自勵也耕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所疾命也夫卒墓在汶上縣西門
 外感化橋側後遷于東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滕縣亦
 有伯牛塚唐贈魯侯宋加封東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德以克性行以澡身並驅賢科顏閔與鄰小物克勤
 大聖是親不幸遘疾命也斯人

宰子

宰子名子字子我魯人利口辯辭既而公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父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使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况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予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何

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宰予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問五帝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敬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度四方服牛乘馬操馴猛獸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顛項靜淵以有謀䟽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眾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底屬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上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惑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舉所及莫不夷悅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夏后敏給克育其德不惑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壘壘穆穆為經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宰我嘗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

遠矣卒墓在曲阜舊縣西南二里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
改封齊公按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
其族孔子耻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
有闕止字子我而固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子
相涉因誤云然

贊曰朽木不雕糞土何誅以言取人失之宰子賢孔子堯
無用楚車言語之科聖人之徒

冉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政

事稱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孔子曰冉
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
不知也齊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
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
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
戰也以政在季氏故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
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侯於黨氏

之溝孟懿子呼而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懿子強聞之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是謂我之六力也夫也退而蒐乘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
邴洩為右冉求帥左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
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十冉有以武城人
三伯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宮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苟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
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

踰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人以殿抽矢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如誰
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為賢哉徐步
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
甲百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
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說我不欲戰而
能然洩曰驅馬而奔之公為其嬖僮汪錡來皆殯孔
子曰能執干戈之修禮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
能入其軍季康子曰子率師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

之于孔子宋元君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
已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葬故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
稱爾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從諸人之宰其可
以稱旌繁乎冉求問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
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其不犯也刑而不用所以
致治也問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下于庶人然
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惡不可以治于禮乎
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小人以刑治其
節也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庶人無其事而不能充
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
也退而記之他日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
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問聞斯行諸子之行之子華怪之
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卒墓在滕縣伯塚社魯有三
冉仲弓伯牛之墓已各有處無所考或者此其墓
云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葬於此今祀稱先賢
贊曰求也多藝仕於季康能執干戈社稷無殤百乘可宰
三年足民文以禮樂聖門之良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一日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受業
於孔子孔子以為習于文學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
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
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
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
門之內有禮故三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
之由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游
退而舉禮仲尼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偃問何嘆子曰大
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于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
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
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偃曰如此
乎禮之急也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

惡焉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
 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嘗禘裘而弔曾子指子
 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禘裘而弔也
 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
 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
 杜麻經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
 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
 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為
 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
 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
 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教子之喪子夏弔焉主人未小
 歛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
 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
 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
 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
 之父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

輿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季康
 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
 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珎珎婦人捨珠珎巷
 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
 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
 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愛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
 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
 三年改封吳公今祀稱先賢

讚曰禮樂提身文學擅科為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學道為多

顓孫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一云陽城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
 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陳蔡
 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孔子問居子
 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

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棘之無相俟俟乎其
 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
 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
 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楬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
 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
 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
 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于衆也是故古之君
 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
 而去曰師聞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乃七日不禮君之
 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
 文咸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環走失其
 蒐鬼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
 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聖門人物志 卷四

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
 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
 必聞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已有善勿專教
 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辯不喜多言行事勿留君子
 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後君子張病召申祥而
 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卒公明儀
 為志焉褚幕丹質繫結于四隅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
 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唐贈陳伯宋
 封兗丘侯再封陳國公陞十哲位今祀稱先賢
 贊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
 忠信篤敬孰云堂堂輝與並仁

聖門人物志卷四 終

聖門人物志卷五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賢上

澹臺子

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

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于游宰武城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于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嘗齊千金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壁于河三投而輒躍乃毀壁而去亦無怪意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庶于行已足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跡墓在鄒縣西北三十里一在費縣東北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加封金

鄉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行不由徑見必以公南止江沱學者雲從

宓子 史記宓作密 正義作處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宓義氏之後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惟有

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鱈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木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鱈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孔子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

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
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
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
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
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
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
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
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獲麥于
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冠也

子十六卷唐贈單父伯宋進封單父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宰單父請借善書引肘寤主陽鱗是驅彈琴臥理
不下堂除胡為致此君子與居

原子

原子名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
十六歲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殺國無道殺耻也子思
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孔子為魯司寇使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辭子

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居環
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
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闔軒不容巷而
往見之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
履則踵决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
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
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漸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
過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魯人

聖門人物志卷五

三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
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
為而死其親乎墓在費縣西北一自一十五里俗呼為原
憲也唐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軼彼窮閭達士所賓環堵非病無財乃貧杖藜冠楮
牖甕衣鵝可以為難不知其仁

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家語云魯人名長字子芝孔子
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墓在

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極高一云在諸城縣西四十里唐贈荅伯宋封高密侯今祀稱先賢

賈曰子長宏度壯矣魁壘雖在縲紲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于歸有待

南宮子

南宮子名括一作适字子容魯人家語作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旡僖子將卒屬閱與何忌事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敬旡師事孔子初敬旡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載其寶

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旡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旡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大踰公宮桓僖灾棟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旡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旡之功為多也嘗隨夫子適周問禮于老邾訪樂于長弘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曰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不廢

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孟皮之子妻之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營丘之濱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遠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

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為鴻鵠鳳鳥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為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是其不以富得罪矣唐贈邾伯宋加封龔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汝陽侯今祀稱先賢 賈曰貴而循理富而好施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奡是鄙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公哲子

公哲子名哀字季次家語作公哲克字季况齊人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嘗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出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唐贈郡伯宋封北海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有公析氏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哲亦作析據此當作公哲氏

贊曰天下無行政在群公庶耻道微家臣執崇德義不苟為默自容卓哉季次凜然清風

商子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毋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是子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

短命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傳江東人矯

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八子乘羽羽傳

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

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唐贈蒙伯宋封須昌侯今

祀稱先賢

贊曰易之為書彌綸天地知幾其神廣大悉備宣尼五十

始精歷義竟授商生用開來學

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衛人家語云齊人敬仲僕十代孫也少

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孔子以為愚為魯成宰成人有

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綫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

堊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更之子羔曰孟氏不以

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堊

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矣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

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

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五分地建國設

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祫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衽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子羔仕於衛為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賸之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馬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死矣柴也其來乎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嚴季羔行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

若也孔子聞之曰昔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敬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復往來過之必不履影怒整不校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一在陽穀縣唐贈共伯宋封共城侯今祀稱先賢贊曰宋也雖愚學則好避難不隧方長不折成人而表用法樹德孝哉長三年泣血

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或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詰之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于德哉墓在上蔡縣城北華陂鎮唐贈滕伯宋加封

平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篤志於孔見毀於墨窮理未信求諸六極埒名曾點

已見大意雖云形殘何傷於德

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齊人家語云魯人樊皮之後也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弱仕於季

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舟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
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
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
踰之如之衆從之嘗從夫子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問知子
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可謂仁矣唐贈部伯宋封益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問農圃勤事稼穡已遊舞雩脩慝辨惑稷曲之役
不踰三刻勇於頃也孰云其弱

司馬子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魍之弟也牛多言而躁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嘗愛曰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時魍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
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魍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
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
魯郭門之外阮氏壘諸丘與唐贈向伯宋加封楚丘侯政
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睢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及弟矣忠佞并途魍將廢宋耕乃適吳處濁能潔
在泥不滲訥言無疚何懼何憂

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嘗侍孔子言
志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
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他日又對孟武伯束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道而好
禮擯相兩君之事焉為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
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于其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與
朋友處然恩勝禮也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與之釜請
益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問於孔子大夫以罪免
而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
免也死則葬之以仕禮唐贈部伯宋封鉅野侯今祀稱先

賢

贊曰宗廟會同曠非諸侯赤為之相大呂天球為雅有節莊肅而周養親處友恩禮綢繆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常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夫其親亦可宗也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于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其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之有子曰夫子

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于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特強曾子曾子不可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米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座卒魯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今祀稱先賢

梁下

贊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秋陽江漢鴈歸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梁子名鱣字叔魚嘗以無子欲出妻聞瞿之言而止見於信友以企齊俗叔魚之所存者厚矣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七出之條無子則逐聞瞿而止

全齊之俗卓哉耕魚千乘芳躅

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一日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嘗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際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星出而單父治期

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是施之未至也

唐贈魯伯宋封東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志士在溝勇士喪元韞丘之富子期曷論戴星鳴琴勞逸不倫任人者簡任力者煩

聖門人物志卷五終

聖門人物志卷六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賢下

冉子

冉子名孺字子魯一作子曾魯人家語作冉儒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沂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已斯約好問乃俗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同慕

顏子

顏子名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陽穀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執紼于蕭實惟子柳以砥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逾茂孰為之傳孔門師友

伯子

伯子名虔字子析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昭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沐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於美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莊名德乃建學以繕性問以廣見服膺數仞孳孳弗勌

曹子

曹子名邨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上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嗟游藝惟善則主惟德是麗上蔡名儒闕里高弟

冉子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唐贈東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諸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卓彼冉子姓著東魯奉師於塾尚友於古東平列爵諸城胙土緬想英姿郁郁殿廡

公孫子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一云衛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為亂移兵伐魯孔子欲止其兵以存魯子石請行

孔子弗許唐贈黃伯宋加封枝江侯今祀稱先賢戰國時

亦有公孫龍著白馬堅白之論其為說淺陋迂僻孔穿辨之詳矣乃趙人其地其時俱與此別史記注作即莊子論堅白者誤

贊曰黃伯著祀公孫是名田常稱亂魯計止兵勇矣子石毅然請行雖未登車屹屹干城

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文一曰子期魯人唐贈須句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宛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周行足履洙泗我師在德既賢其名乃垂洋洋如在英聲四馳

秦子

秦子名商字子不魯人一曰楚人唐贈上洛伯宋加封馮翊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克岐克疑會弁儒林令名無極

漆雕子

漆雕子名哆字子欲魯人唐贈武城伯宋加封濮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欽受封爰居武城壘壘其開翩翩其英樞衣杏壇
願學大成誕敷五教足為輔祭

顏子

顏子名高字子驕一作顏刻魯之有力人也孔子在衛南
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高為御孔子去衛適陳過匡高為
僕以其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
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彈琴而
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
人自解也唐贈瑯琊伯宋封霽澤侯今祀稱先賢

聖門人物志卷一

贊曰顏氏之子矯其強為御於衛為僕於匡重圍既解
聖道彌昌歷千百年廟祀煌煌

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鄆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邈矣子秀宿稟奇特受業研精聆教嘿識未踐四科
亦涉六籍斯文有宗好是正直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徒秦人唐贈址微伯宋加封上邽侯今

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贊曰式是上邽昭乎聖徒受姓壤駟聞道泗洙詩書規矩
問學楷模得特而駕領袖諸儒

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宋封當陽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任城建伯字曰子選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
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今緒顯顯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成紀人唐贈成紀伯宋封成紀侯今
祀稱先賢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略複姓篇有石
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
誤

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公良子

公良子名孺字子正一作子幼陳人孔子去陳過蒲會公
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唐贈車伯宋封車平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公良以字為氏者也如公冶公羊之類今稱公子誤

贊曰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苗裔仁義千搢匡蒲之後展也孔武

公子

公子名夏首字子乘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封鉅平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洙水汪濊吸者滿腹子乘參之雅言攸服學以適道弗雕其樸庶幾斯文令終有俟

公子

公子名肩定字子中魯人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及門受業率稱弁能子中樂道左準右繩賜墻可跋由堂同升致志尋迹外彪中翊

后子

后子名處一名石處字里之齊人唐昭宗崇丘伯宋徽宗政和元年封膠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温温子里入侍至聖擗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闢域不乖言行遺芳載敬其暉掩映

鄒子

鄒子名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聊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家學孔容與不忒思以誠疑行將道翼涉彼玄津

馳於聖域連哉偉器惟陶斯埴

奚子

奚子名容歲一作黠字子哲魯人一日衛人唐贈下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陽侯今祀稱先賢按氏族

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為氏也奚容歲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稱奚容複姓者誤

贊曰雍容奚子已望堂室言示諸聖行履其實文采日化儒術是弼威儀翔翔德音秩秩

罕父子

罕父子名黑字子素史記作子索魯人唐贈乘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祁鄉侯今祀稱先賢按史記會典闕里志俱作罕父黑考氏族略無罕父氏止有罕父氏注云孔子弟子有罕父黑罕疑作宰

贊曰懿彼名胃因官為姓教以來行銳然希聖四教不騫六執惟競庶幾達者有道就正

顏子

顏子名祖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富陽侯今祀稱先賢

聖門人物志卷一

聖

贊曰武公崇基魯國益昌追跡好學熙有子襄探賸索隱識微知彰闕里茂材松檜蒼蒼

榮子

榮子名期字子祺魯人唐贈寧莫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厭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榮叔之苗務學實著七十之徒子祺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孔林式彰厥馨

向子

向子名井字子孟一云子野衛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年贈淇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隆陽侯今祀稱先賢贊曰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德范可泚儒術攸先彼毅者疇逸響萬年

左人子

左人子名郢字子行魯人唐贈臨淄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華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左人以官為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

贊曰杏墻受業儒林稱賢晞十哲秀穎三千金鎔於冶器埴於埏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聖門人物志卷一

聖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云魯人唐贈少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郟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紛華不撓縻我好爵

鄭子

鄭子名國字子徒一曰子從魯人正義曰家語云薛沛字徒史記作國者避漢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唐贈滎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胸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肖于榮陽侯以胸山負墻聖門託足賢關既友游夏亦侶曾顏千載而後藉以釘頑

縣子

縣子名成字子祺魯人其先有為縣大夫者望出扶風風俗通作縣成父縣或為平聲唐贈鉅野伯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武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與魯邦對輝美風猷時哉川捨出倫離類夏琰周聲

原子

原子名亢字子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魯人唐贈萊蕪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樂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不學將落聞道貴早斯人穎異動輒有造身遊磬渚志契閩奧名誰與借洋洋聖道

公祖子

公祖子名向音均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即墨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東魯高士懿惟子之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翼翼令儀耿光仰只室豈遠而

庶子

庶子名潔字子庸一字子操衛人唐贈莒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胙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弟之邦士有庶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討洙泗從容舉髦共仰奕奕高蹤

燕子

燕子名伋字子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沂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歧而及

叔仲子

叔仲子名會字子期魯人本姬姓魯公子牙之後也公孫茲生得臣彭生得臣為伯仲氏彭生為叔仲氏會其後也

少孔子五十歲與孔旋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贈瑕丘伯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平侯今祀稱先賢學校題叔子者誤

彭孟昌胙茂挺子期執筆記事孔旋相比齡雖孺子
學入聖惟肩隨傑俊聞望斯垂

樂子

樂子名欸一作樂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建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粵惟樂子師慕大成信道為固見善分明裁闕里

丁丁友聲群賢聿集之子為英

公西子

公西子名與如字子上一云公西與字子之魯人唐贈重

丘伯宋真宗大觀四年加封臨胸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信道不惑禮墨金繩

錡洋文德臨胸崇祀英風殖殖

狄子

狄子名黑守哲之衛人唐贈臨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林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仰止狄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

詩教乃隆厥志茂焉願學時中

邽子

邽子名異字子欽一云子欽又云子欽魯人索隱曰家語

作選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異邽音

圭所見各異唐贈平陸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

堂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陸將升良玉斯琢

寒水必冰日月借耀茂實騰騰

孔子

孔子名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蔑魯人孔子之姪孟皮子也

嘗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

勿親樂之方至節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

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

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

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

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唐贈汶陽伯宋真宗大中祥

符二年加封郟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挺生道德之門家崇孝友鯉則弟昆三得三已

所問殊溫箴之砭之義不掩恩

陳子

陳子名允字子禽陳國人允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問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曰未也及聞學詩學禮之對退而告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允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允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墓在大康縣杜唐贈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

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鯉有異聞仲尼豈賢兩問俱失如管測天自喜得三足蓋其德力祛殉葬見亦卓然

公西子

公西子名歲字子尚史記作子尚魯人唐贈祝阿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徐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倚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睿師明友直友諒驥尾有托儒風

琴子

琴子名牟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鄆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杜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為驂乘及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四不以四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及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及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在遊方之內者也嘗述夫子曰吾不試故藝唐贈南陵伯宋封陽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齊豹之盜胡為乎弔桑戶之死胡為乎笑孔謂之狂所志何高遊於方外其德彌邵

顏子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句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成是大器栽栽章甫

步叔子

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昌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車蒸聖若嗜醇醪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均以珍之為璉為瑚

施子

施子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唐贈乘氏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臨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立體惟毅有德斯彰俯友顏閔仰稽虞黃訪道隄歷齊名大良丹青燁燁歷久彌芳

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沂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華亭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魯有哲士天水發祥傳道曲阜垂名沂陽執德以弘操行有常智崇業廣式贊素王

申子

申子名振字子績魯人孔子嘆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振子曰振也慾焉得剛唐贈魯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文登侯 明弘治間吏部尚書王恕建議申振申黨本一人祀宜存振嘉靖九年楚正從祀去黨存振稱先賢

贊曰木訥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柔以義為利天人分塗薰蕕異器振也非剛或人未識

顏子

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贈濟陰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陰侯今祀稱先賢家語文記闕里志俱作噲會

典作顏滄誤

贊曰褒錫朱虛在罷輪與儒室振領聖門曳裾問學切嗟
師友礚礚徒義崇德握瑾抱瑜

聖門人物志卷六

聖門人物志卷七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儒一

左子

左子名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或曰居于左丘以
地為氏左丘姓明名古之聞人也受經於孔子孔子曰巧

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傳
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
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
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
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
窮然後為得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于魯悼智伯之
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
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漢藝文志云仲尼思

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
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說敗以成罰
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
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興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亮矣所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
秋外傳國語三十一卷劉向別錄左丘明授魯申魯申授
吳起吳起授子期子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
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漢興北平侯張
蒼及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
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子長卿為蕩陰令授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
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
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
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表帝時待詔為
郎授蒼梧陳敏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
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于今升史議歷
詆諸家而獨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彙二百

四十年之事斯蓋著作之良模也當春秋時諸侯人事見
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問或以同盟而始赴如秦燕
之援有西北楚越之大落東南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
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襄昭
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
撰錄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墓
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加
封瑕丘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今祀
稱先儒

贊曰綺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義嚴鈇鉞
褒榮袞裳劉杜闡之其道逾光

公羊子

公羊子名高子夏弟子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
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
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
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
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識為多朱子曰公羊穀梁攷事
甚疎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待許多說話往往

不曾見國史或問公穀傳大柴皆同來子曰林黃中說是一人但文字若非一手或曰穀當時皆有兩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外其公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山堂考索公羊傳授國胡毋生董仲舒之后有丁禧大戴公段仲溫呂步舒孟卿睦孟貢禹疎廣嚴彭祖顏安樂棠繇惠寬輅王中冷豐任公宜都孫寶公孫文東雲門馬宮左成注公羊者何休之外有王接唐貞觀間詔從祀宋追封臨淄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皆名左穀董生持論何子私淑名曰齊學斯文載郁

穀梁子

穀梁子名赤應的風俗通稱為子及弟子葉信以為秦孝公同時人乃子以為名淑字元始皆未詳自孫卿申公傳其學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喞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梁廣生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畫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行其說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唐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問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立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

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戶將乃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師古曰保官少好之屬官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即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即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即王亥各五人
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
穀梁之學大盛山堂考索穀梁傳授圖說自江公之后有
榮廣皓星公江博上蔡千秋周慶丁姓胡常劉向羽君尹
更始中章昌蕭秉房鳳翟方進尹咸唐貞觀詔從祀宋追
封襲丘伯以犯先聖諱改睢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仲尼脩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真義斯畢名高魯學
道隆漢室三傳獨盛標美儒術

伏子

伏子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處不齊之後也處伏故為秦博
士以秦禁書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
治尚書者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
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少女傳言教
錯今文尚書是也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
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
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
頗能言尚書云所著尚書大傳三卷凡八十三篇墓在鄒

平縣東北十八里唐貞觀詔從祀宋封乘氏伯今祀稱先
儒
贊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老齒壁藏其文
口授厥旨誰其承之晁氏之子

高堂子

高堂子名生魯人禮經秦火而書不傳獨高堂生能言之
傳十七篇后蒼戴慶等明其業史記曰諸生多言禮記而
大戴小戴皆本其傳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
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
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
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
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朱子曰張淳
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
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
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于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
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
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
推耶唐貞觀詔從祀宋封萊蕪伯今祀稱先儒按通志略

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今題高子者誤

贊曰秦漢之際儒者流為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儀禮攸注東海曲盡之亡教

毛子

毛子名萇趙人善詩自云二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志得五後漢有九江謝安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

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經為也與金勝合釋北山燕民也與孟子合釋吳天有成命與圖詩合釋碩人清人黃鳥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八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世行而學者亦未能信

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指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按徐堅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毛詩故訓二十卷皆云毛萇作也今河間有毛精壘即毛萇宅塚唐貞觀詔從祀宋封樂壽伯今祀稱先儒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大毛小毛家傳戶師河間精壘千載為儀

后子

后子名蒼漢書作倉字近君東海郯人事漢文帝為博士長于禮樂兼通齊詩漢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

篇孝文時徐主以頌頌讀曰容為禮官。大夫傅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使延及公休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蕭奮。以後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教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後人通漢子方以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云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徐堅曰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于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藝文志云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淹中里名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齋舍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所著有齊后氏故訓二十卷。齊后氏傳二十九卷。后孫之傳其亡已久。必不可得。姑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明

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東海通儒孟氏為先儒也古文獻於其秘三家傳業
曲臺揚厲禮教珍崇後漢博士
孔子
孔子名安國字子園孔子十一代孫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師事申公嘗為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治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嘗自序尚書曰先君孔子討會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其夷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操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執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傳授數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宣帝其王好治官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克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殫思博攷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聖門人物卷三十一

十一

也孔叢子與從弟安國書云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聞其業者哉且叢子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問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全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克典說者以為之也道弟素常以為雜有克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之誥亦屬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回不得其象豈能明道之真乎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克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

生膺生授清河胡中少子以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去共授河南桑欽若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仕至臨淮守子邛傳家學尤善詩禮唐貞

聖門人物卷三十一

十一

觀詔從祀宋追封曲阜伯今祀稱先儒贊曰顯顯臨淮闕里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聿章善繼近守褒成遠宗洙泗

董子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舍國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親策問古今治道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跡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皆

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救文武之功業周之衰微與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維持詩謬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而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五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誦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殺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二仁仲舒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

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使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仲舒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所著有春秋

繁露十七卷春秋決事比二百三十二事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仲舒學有淵源為漢醇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明洪武二十九年詔從祀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麻秦灰燼炎精始然業奮下惟志不窺園天人方對江都遂遷一代醇儒世濟其賢

杜子

杜子名子春河南緱氏人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家于南山鄭興鄭眾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踞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攻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畧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子春受業于其門初能通其讀因以教授鄭興馬徽等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盛行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貞觀詔從祀宋封緱氏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緹氏受之埒于六經學窮姬制
譽藹漢廷九十尚存鴈行伏生

聖門人物志卷七終

聖門人物志卷七終

元

聖門人物志卷八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旂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范全校

先儒

王子

王子名通字仲淹開皇四年生父銅川府君隆筮之遇坤
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見
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
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
年江東平銅川歎曰王道無敎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
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
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尚且之政故魏晉以
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又矣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
將亂乎銅川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敬
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

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馬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何東閣。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辭衣者六歲。其精專如此。仁壽三年。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予遠遊京畿。忽逢帝王。予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予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予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予垂翅東歸。皇之不斷。予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墻。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續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

書帝太山姚弋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水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所著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明嘉靖九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稟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憂虞皇綱。羽翼斯文。房魏繩之。有光龍門。

韓子

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

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推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官員外郎即拜對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長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蕪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會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兢兢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舐異端攘斥佛老補苴鐸漏張皇幽眇尋隱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傳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夫漢唐宗舍英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古雅周禮而商籙信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於此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先生之於德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進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南戍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無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榱侏儒椳闑扂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

卓犖為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顯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備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采馬縱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不虛之及聞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

年志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匡氏之以於
 為搯而警警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執政覽之奇
 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
 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疏極諫貶潮州改
 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官吏部侍郎愈嘗言文章自漢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
 卓然樹立成一家言著原道其文畧曰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
 德有凶有吉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
 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
 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開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
 聽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
 必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

馬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
 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迫於中國則中國
 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
 不齊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
 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
 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
 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
 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
 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他如原性原師等數十篇皆與衍閣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墓在孟縣北皇甫湜作神道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追封昌黎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侶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騫揚馬并包莊屈留澤孔周舐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焉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汴感於諳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汴守虔熱祀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汴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庶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蕪及靴屐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緣南安時望通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 穎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穎之言 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 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 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後改封道國公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珣之子也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 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 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顥 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 時纔四十年

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即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辨獨以誠意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

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顯閣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因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直以為已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視州郡欲盡取諸婦兵治二股河顯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雪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雖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廩兵付顯經度顯親臨決隄激勵士卒數日而合顯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屢年不叙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棧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于無生理顯脅取行舟財貨顯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賞宿惡分地處之今以挽繹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災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煽震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求境上卒不入顯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

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而宗正丞顯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方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順聞周敦頤論學遂歷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顯慨秦漢以來斯文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週適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因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垂生民之耳目滯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其間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諸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諸公採衆論題其卷曰明道先生顯嘗為安石條例同官屬顯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顯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謚曰純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歐陽子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疑然有聲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鏖刻駢偶澁滯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脩慕唐韓愈所為文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茲舉進士試南宮第一

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

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

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

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脩同見逐目

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謂小人

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

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賜五品

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奉使河東自西方用

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由是州

得存又言忻代苛歲多禁地唐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

為敵有朝廷下其議文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

州兵能以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是時杜衍等

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明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

人譴言忠賢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於是邪黨亦

息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滁州居

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內

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遷翰林學士

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憫其名加尊禮焉知嘉祐二年

貞舉時士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場屋

之習從是遂變如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永包拯威嚴之

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脩知無不言河決商胡

賈呂朝欲開橫壩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

六塔河脩竝以為不可樞密使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說言

籍籍脩請出之以保其終皆從之帝在位久儲嗣未立脩

嘗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

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
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既由樞
密副使拜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英宗以
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太后泣語琦
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
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
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
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
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
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
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脩引
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
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
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上此議爭
論不已皆被逐惟韓琦之說合脩脩為御史衆目為
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反攻脩脩亦以水退罷為觀文
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及守青州論青苗為安石所詆

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謚文忠
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故逐流
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
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
簡不擾所至民便之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
廢而民受其弊吾寬不為苛意簡不為繁碎耳母嘗謂曰
汝父為吏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嘆脩聞
而服之終身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騫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
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
安石蘇洵及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
謂必顯於世薦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
嗜學搜輯周漢以降金石遺文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
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
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託事似
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明嘉靖九年詔從
祀稱先儒
贊曰畫荻受學芟浮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有辯

史筆豈假龍圖元老命世長者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父之惜然未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密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賸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

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醜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居燕笑不為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

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熙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嘗者無名公傳畧曰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以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之將

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雖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頴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陞從祀追封新安伯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靜裏乾坤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載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酌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善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

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之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安有不受命者矣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族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質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寡皆吾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望也且不安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謚曰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廟 明嘉

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阜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司馬子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寶元初登進士性不喜華麗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

其一歷官直祕閣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

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與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英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

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議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從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許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

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通
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
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
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丰天下元帝改孝宣
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遂求去判
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
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
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
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
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
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筮又奏脩心治國之要
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
為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
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時
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
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棟焚
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
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

作矣光曰天若梓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
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成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
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
惠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吾害乞直降
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
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知成為便監司不用新進
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遠夏使至必
問老起居教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海
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
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
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
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
正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甚哭以過車嶺南封州
父老亦相率具祭部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凡且年將八十奉
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
人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既洛間師其學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亦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宋咸淳元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篤學力行清脩苦節三創五規帝慕王烈乾坤正氣經綸豪傑邊夷聞名愴頹率德

聖門人物志卷八 終

聖門人物志卷九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考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儒三

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

頤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為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典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人官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秘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聞帝宮中盥避蟻 願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
冬至百官表賀願乞改賀為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願言除
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願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
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願臨因願
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願不宜用
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
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願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
轍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撫疏中怨
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為奸黨願坐竄涪

州李清臣尹洙即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俄叙復又奪於
崇寧黨禁弛復宣義即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願之學自
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
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
尤尊崇之願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
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
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
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
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

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理時同願賜謚曰正公
封伊陽伯後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胡子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登進士第為太學博士足不
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
繪鄧境應詔零陵簿稱入黨人范純仁容而流人鄒浩所
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鞠無驗

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
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
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
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
曰此言則相持已命召卿試矣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
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
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

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郵民
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德安國嘗謂雖諸葛復
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講春秋令纂
脩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
讀未行陳官陳公情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
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
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
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
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

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文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
州辭復予祠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安國
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
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國
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
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俗然歷表視天下
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
及六載未嘗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於學易二十年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
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
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
合義以安國為標為稱首任仲良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
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
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
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
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
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

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宋贈文定公
明正統元年陞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蜂蟬左氏同源
公毅共流並列學宮多士薪樞

胡子

胡子名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
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虞丁
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
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以身先

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
具有經義治事齊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召為諸王官教授辭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
皇祐中更鑄太常鐘鑿驛召瑗遠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
閣遂興作樂事歲餘校光祿寺承闕子監直講樂成遷大
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兼閣侍講仍
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購其
家瑗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
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

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
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自河汾以後能立
師道成人者必以瑗為首稱後世稱為安定先生 明
嘉靖九年進從祀稱先儒

贊曰起家教授亦參秘書身為樂變必替裾樂校鍾磬
寵承緋魚蘇湖遠譽永標師模

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弟進上書官不赴以師禮
已程頤於頤昌相得其權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嘗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
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
張載嘗著西銘時謂其近於無愛與頤辯論往復開理一
分殊之說始悟其無礙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
餘杭蕭山等皆有惠政張舜民在涑垣薦之得荊州教
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
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京師者以為事
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
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

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
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
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
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
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
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遣使嚴說書冊金人入攻謂
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熱當自奮勵以疎動觀燕
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
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

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為三監大帥敵人侵疆棄軍為師某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帝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覆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閣人復軍之轡不可彷彿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往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帥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昔神宗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鳧

賢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後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安石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工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靡不為學者之感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中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辯以王氏上疏詆時能發消言罷職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辯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待制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所著有龜山文集語錄 明弘治四年祭酒魯鐸疏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竹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乞升上祀宋諸賢之位不報八年大學士楊溥又言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將樂

伯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英姿虎贖雅志耽躄坐春且酣立雪孺慈憂國訂謨
繕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嶽嶽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建陽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
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戲
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
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孝宗即位
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

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
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
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
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
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
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
不與其戴天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
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保守之上疏言天下
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志術正大公平然後有所
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

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
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
下則結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
通貨賂而益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
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
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

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
以蠱惑心志昏吏狡僭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
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
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
固寵之計邪佞克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
陛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
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鈞訪民隱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
為經久之計御史陳賈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

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廣必大相除熹提
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羅相遂入奏言熹言官次言經
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大言臣下即位二十
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蠶
濩之中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
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
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
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始熹嘗
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
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
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
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
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
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
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黃裳
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

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
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
首薦熹及陳傅良除渙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
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
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
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
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
生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
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此大役以弗謹告警動之
意亦恐畿甸百姓沾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
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
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係
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
懼也願陛下罷脩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
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
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
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始寧宗之立韓侂

曾州事其意其言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
申言御批云憫卿書文恐難立講照依舊煇章閣待制提舉
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聖治熹獨以侂胄
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
愚謂其勿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
悉歸侂胄矣熹始以朝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
舊閣脩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
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
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鬼
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
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
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
勢益張日為偽學仇侂胄死後始復舊澤熹曰文為學
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時其行而以居敬為主所著
書有易本義春秋傳說彙纂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大核圖通書西銘解楚辭章句辨證韓文
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精要中庸輯略孝經列誤
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
未脫藁俱立存學宮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
孔子廟黃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
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蓋知言
也宋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
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陞從祀今祀稱先儒
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張子

張子名栻字敬夫縣竹人浚之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
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
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
顏錄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
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祖之讎
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
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
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也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

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沒杖營葵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遂以歲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入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即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杖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樞密院事杖夜草疏極諫旦請朝堂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杖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杖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諱說竟

以諫死杖在朝末期感而名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說於是宰相憚之近習亦不悅退而家居思宗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涼多盜杖簡州兵籍黜宰僥倖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論漢响首豪奴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獎滋邊氓士氣馬不時至杖寃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効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杖劾請論罪不報杖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冲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杖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慮惜之杖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

世編年等書景定二年詔從祀追封華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稟靈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
攄忠酬主玉壘錦江共公不朽

呂子

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也本萊人祖徙金華時號
東萊先生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
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陰補後舉進士
腹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

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
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異嘗讀陸九
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
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
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脩徽宗實錄
書成進帙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
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
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
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

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儀成就風
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
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
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
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
殄則事功之不兢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
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
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
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
閣尋主管中祔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
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闡發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
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
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
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寤寐居家之政皆
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
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宋景定元年詔從祀追封開封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敬才嚴質博學宏詞祕獵千古蘇曾四時朱張則友關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陸子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

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奏稱象山先生常謂學者曰汝其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群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防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遠憂罷關市吏議察為減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故事平時教軍伍射御民得與中者均賞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

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所著有象山先生語錄明嘉靖九年從行人薛侃議進從祀稱先儒贊曰分內無窮斯文不朽宇宙為量支離乃醜靜觀群動虛藏萬有允倚北辰直攀南斗

蔡子

蔡子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也少從朱熹遊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熹書傳未及為父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軋之數數始於一

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之曰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道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其序書曰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

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所以
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
以哉況於二書闕微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初
從父謫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
以還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所著書
集傳十卷 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
改封崇安伯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竹數洛誥著篇探頤索隱
發微鈎玄帝典王謨匪公誰論

真子

真子名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
成誦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闈師
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
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
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
莫敢言而臺諫且出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
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
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

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事必危大利害群臣皆黑如此
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
已時鈔法楷令行書評繁興孤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
罪而併籍其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贖自此
籍沒之章以漸給還無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
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酋聞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
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阪湖相
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
為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

真子

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
人遂力請出為祕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
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知潭州以廉仁公
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
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財惠政畢舉理
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
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真安生民之柱石昔廢三綱而
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
治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

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筵筵侍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

疾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須河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所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 明正統元年詔從祀初贈文忠公成化三年改封蒲城伯今祀稱先儒贊曰玉立長身鍾呂大器既饜詞翰沉潛仁善黨綱既開善彙復熾斯文正宗千穉赤志

許子

許子名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泰和九年生幼有異質
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
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父之師謂
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
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後日者
家无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嶸山始得易王
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
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
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

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
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
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
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
水利之數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
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
也凡喪祭取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
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
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

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
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
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
勸農使教民畊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
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
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
從送之臨潼而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
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帝
久欲開太學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

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
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
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疑
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
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
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
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
書算必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
詩書若干過父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

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常自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
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又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
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
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
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
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未勿與競事過心
清涼又曰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
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
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又曰人
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爰尋箇不死寧有
是理又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又曰地力之生
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
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成之豐歉由天用物
之多少由人世謂名言衡為華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
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餽怡怡
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必長皆哭於門四方
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

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
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
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
及門傳其清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
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
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
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封魏國
公皇慶二年詔從祀今儒
贊曰志學伊顏淵濂洛巖於謹獨弘以執德世故膠膠
性自得得不世真儒衰然勝國

聖門人物志卷九終

聖門人物志卷十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入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文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合校

先儒四

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溫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理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

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翁然愛敬王振開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皆出振意欲公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拜恩私門邪振聞之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辯其冤三駁憲官請振又曲亢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入死請廷簡振吾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叔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

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倚粟富民不得遂大富人屋鼠海中王文即訊生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遊乞召供館閣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其略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又矣今當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縱欲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憚意一生即為廢棄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以為名言又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書而公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不米呂祭酒柘作公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脩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耳嘉靖二十三年令專祀於鄉隆

慶六年從祀孔廟

贊曰穆穆文清終始以正善世不伐遜世無悶篤志力行窮理居敬作我先覺復我性

正子

正子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少有才名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益進瑾誅復官知中選撫南贛汀漳等處在置二樞行其前榜曰求進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路中劇盜四出公日夜練兵教射

不數月得精兵數萬攻橫水以桶岡破巢八十四連破三洲滅巢二十有八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為治境慶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在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風俗為之不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內閣大臣忌公又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未幾外艱去服闋不召讒謗益起嘉靖五年岑猛叛猛死其黨

物類

盧蘇王受再叛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因八寨反側又毒嶺表與蘇等約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斥公學術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又封爵先朝信令不允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隆慶間詔守仁子孫世襲新建伯爵公天姿穎異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其語門人曰吾人為學當從心髓精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

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又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入無離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萬頭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翳翳自消矣其序大學古本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

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惧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吾俱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意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公之學與朱文公稍異以故海內士疑信者半惟泰和歐陽文莊公德安福鄒文莊公守益會稽王吏部畿鏗山德洪永豐聶貞襄公約吉水羅文恭公洪先相與真而發明之而世宗皇帝亦嘗曰王守仁是有用道也十二年廷議從祀可否互異 皇上援 皇祖一言

袁之議始定公與胡餘干陳新會共入祀孔廟

贊曰螻蛄龍場獄究性術一脈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溥戊學懺虔吉傳習有訓斯文毅率

陳子

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問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陽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

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敵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糝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系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徒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適育德貴舍章適表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說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艇顧茲一

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可操舍決存亡胡為漫後役

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尋歸隱白沙父之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放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愛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驅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于親終疾愈之日不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旨真悟主上惜時和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後觀書殊類康齋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請始終願任故不敢偽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私治一書學者稱為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其時君學於古聖君之書益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歸白沙社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

知入處歸白沙社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

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賸泊膠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其與友人書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哢哢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又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

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柄柄入乎更有何事性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箇空寒色色信他本來何用兩脚旁手攘舞雲三三兩兩止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兒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又曰為學須從靜中生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友人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父之曰雜矣又求之靜父之曰徧矣雜佛老而起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述而後復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然清酒獨酌造物宰節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浴沂之風焉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師贊曰洋洋白沙獨契斯理我思古人象山陸子平生議論詩以見意矣夫法門懷卷遊世

胡子

胡子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
 塾言動如成人既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之節自勵道自
 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至忘信求
 放心主敬為要因名教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
 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頓沛未嘗少怠微幽獨之際
 愈嚴愈密每日必誦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
 不倦見義勇為不擇官為起立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
 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其畧曰心有主雖在
 閭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
 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
 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心常
 惺惺自無慮慮聞人之謗當自脩聞人之譽當自懼故便
 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是致知非格物
 之外別有致知工夫學者工夫寧下高學沉而勿浮
 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多寬而不慢寬不至道怒不
 至暴愛不至溺中道而立然者從之端莊肅嚴威儼恪
 是敬之入頭處操存醒覺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
 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

處人以為格言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
 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脩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
 者不以一時或息及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
 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
 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
 簡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
 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其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
 闢唯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
 而不殺焉萬曆十二年與王伯安陳公甫共祀孔廟
 贊曰翼翼淑心絕俗高蹈學則為已治則王道必之洋洋
 從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做

聖門人物志卷十終

聖門人物志卷十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考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焄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啓聖祠

啓聖公

啓聖公姓孔氏名叔梁紇伯夏之子也魯人為鄒邑大夫襄公十年偪陽之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紇扶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要推

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妻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育

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於是乃求婚於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

鄒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

尺武力絕倫吾甚重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

為之女二子莫對其幼穉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

曰即爾能負遂以妻之顏氏待足立之山生孔子孔子未

生時有麒麟吐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

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緇緇擊麟之角信宿而去姓十一月

生孔子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

更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

音紇卒時孔子方三歲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

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及顏氏卒問於耶同耶曼

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

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

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宋封齊國公顏氏封魯國

太夫人元至順二年加封啓聖王顏氏加封啓聖王太夫

人 明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

祀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

年伯珣獻靖公松從祀禮官議不可遂已十四年侍郎魯

鐸復議如前亦不合嘉靖九年從請於京總議詔兩京國

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 紇題稱啓聖公

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子思氏配程珦朱松恭

元定從祀每歲仲春秋上丁日致祭

贊曰水精慶胙勇力長軀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鳳

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顏氏

顏氏名無繇字路魯人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及子四事夫子則異時也曰死賻賚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唐贈杞伯宋封曲阜侯 明園子同業宋濂建議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又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復坐

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顏側羹倫莫此為甚吾不知其何說也上不憚弘治十四年侍郎魯鐸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列祀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別廟祀叔梁紇而以路哲子魚配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修輔臣張璠議以無繇同點鯉孟孫氏配祀於聖廟並稱先賢云

贊曰人誰無子爾爾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曾氏

曾氏名點史記作字皙南武城人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

之嘗命子參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後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於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問之告門人曰參未嘗可得而小杖則愛大杖則走今參妻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焉曾侍孔子言志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爾嘆曰吾與點也季武子之喪大夫弔點倚其門而歌蓋士之狂者孟子亦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性嗜羊棗洎沒曾參尤不忍食唐贈宿伯宋封萊蕪侯 明嘉靖九年詔配祀於聖廟稱先賢

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傳得其宗父為之鵠莫春舞雩詠歌至教行雖不掩其志彌高

孔氏

孔氏名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宋開官氏一歲生鯉實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也時昭公以鯉魚

賜孔子榮君之貶故曰鯉而字伯魚孔子訓之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魯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矣鯉聞而遂除之年五十先孔子卒哀公十二年也葬宣聖墓東宋追封母開官氏鄆國夫人追封鯉泗水侯今配祀啓聖廟稱先賢

贊曰商王啓昨微子開先周召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子述上賢天倫慶殖奕葉萬年

孟孫氏

孟孫氏名何忌孟僖子之子南宮适之弟也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曰苟能禮者從之及病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蓋其故其尚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鯉于是

子是以饒余口其共也如是吾聞戒孫統有言曰聖者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做孟僖子可則做也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與違問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邾隱公既即位將禮使大夫因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昨階以著代也懸於容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禮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以將之以金一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

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令邦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識焉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其皮弁素妻冕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周徃得慶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慶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夫子不忍覺又豈忍吾子乎懿子數傳生激公宜激公宜生孟軻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廟稱先賢

贊曰世祿之胄乃克絲禮承考治命來學闕里研講一加旁窮四友兄弟同師允矣双美

程氏

程氏名响字伯溫河南洛陽人宋仁宗時為黃陂尉知興國縣縣素難治响在邑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按民善為古券契田訟最難辨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與人感

其恩建祠祀之康定間通判南安時周敦頤為司理舉世不知响視其氣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因命二子顯頤受學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响獨抗議未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五响慈怒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祀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得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彦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宋封水年伯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聖門人物志

贊曰束身飭行嗇已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驥清節表世新法抗議甲會熙恬公察其四

朱氏

朱氏名松字喬年婺源人少有才名為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淡後收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之變又聞河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誦大學中庸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福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名韋齋從羅豫章遊與李愿中侗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以縣鄧迪天啓語及愿中鄧曰愿中如米壹秋月 非吾曹所

及松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舉進士為尤溪尉歷司馬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歸州因罷彼各建陽為且華菊子熹曰籍溪胡明仲白木劉致中屏山劉孝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焉文公卒久世大儒題其墓曰徽華尊考訓晦木澤師傳華者華齊也松屏山祖文公祝詞也宋封獻靖公 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贊曰蚤挾才思尋醇道腴追宗河洛抗直權諛授子三友

為世大儒標美父鶴蔚然華考

蔡氏

蔡氏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思饒嘆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能言者必以語元定四方來學者莫不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後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

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偽惡得無非遂請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為之語曰初不敢令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存摠惡亦非閉門塞

聖門人知志節

三

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源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辟其非凡古書奇辭與昔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元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元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

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
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
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存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
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熹疏釋四書及
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啟蒙一書則屬起熹學者
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
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及
蔡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辨不復可得見矣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廟稱先儒

贊曰學嘗啖齋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服膺百家
情田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聖門人物志卷十 終

聖門人物志卷十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 釋菜 洛聖祠附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

傳

制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行

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

五年始

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年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二十九年黜楊雄

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遇

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又

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

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祭

命祭酒行禮稱

皇帝謹遣正統元年判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
 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釋老
 宮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封
 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
 秀浦城伯弘治九年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始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改大成殿為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
 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
 子之位申黨即申棖祀止存棖公伯寮秦冉顏何荀
 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
 俱罷祀林放蘧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
 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
 祀凡籩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
 慶五年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洪武二十六年釋奠儀

一齋戒與祀帝王同

一傳

制儀禮制司

一省牲 牛一今二山羊五今此羊豕九今十四

一陳設

正壇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二 籩豆各十 簋簠各三

帛一 白色禮神制帛

共設酒尊三爵三篚一于壇東南西向祝文案一

于壇西

四配位

每位

羊一 豕一 登一今六 鉶二

籩豆各十今籩簋各一今 爵三

帛一 篚一

十指位

東五壇

豕一分五	帛一	篚一	爵三
每位	鉶一	籩豆各四	簠簋各一
			酒盞一
西五壇	陳設同		
東廡	五十三位共十三壇	今四十七位分十六壇	
共豕一	今三	帛一	篚一
爵一			
每壇			
籩豆各四	簠簋各一	酒盞四	
西廡	五十二位共十三壇	今四十八位分十六壇	
陳設同			
一正祭典儀	唱樂舞生就位	執事官各司其事	分獻
官陪祀官	各就位	贊引引獻官至盥洗	所贊詣盥洗
位播笏	出笏引至拜位	贊就位典儀	唱迎神奏樂
止贊四拜	<small>通贊陪祀官同</small>	典儀唱行初獻禮	奏樂執事官捧
帛爵詣			
各神位前	贊引導	遣官贊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	<small>今稱至聖先師孔子</small>	神位前	贊播笏贊獻帛

執事以帛進奠訖	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
詣讀祝位樂暫止	跪 <small>傳贊衆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small>
於獻官左讀訖	贊俯伏與平身贊詣
充闕復聖公	<small>今稱復聖公</small> 神位前
邲闕宗聖公	<small>今稱宗聖公</small> 神位前
沂闕述聖公	<small>今稱述聖公</small> 神位前
鄒闕亞聖公	<small>今稱亞聖公</small> 神位前
行亞獻禮	奏樂執事以爵獻于
神位前樂止	典儀唱行終獻禮
奏樂	<small>儀同</small> 樂止典儀唱
飲福受胙	贊詣飲福位跪播笏執事以爵進贊飲福
酒執事以胙進	贊受胙出笏俯伏與平身復位贊兩
拜	<small>贊陪祀官同</small> 典儀唱徹饌
奏樂	執事各詣
神位前徹饌	樂止典儀唱送神
奏樂	贊引贊四拜
同典儀唱讀祝	官捧帛祭官捧帛饌各詣
瘞位典	儀唱望瘞
奏樂	贊引贊詣望瘞位樂止贊禮畢
一祝文	
維洪武	年歲次 月 朔 日
皇帝遣具官某	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及四配唯今稱并如前註

王惟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剛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幣禮齊奉盛

庶品祗奉薦章式陳明薦以

克國復聖公

邠國宗聖公

沂國述聖公

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一分獻官儀注分獻以翰林院修撰等官一員國子監博士等官二員典儀唱

分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各至拜位候讀祝訖唱分獻

官行禮贊引贊請盥洗所贊措笏贊出笏贊陞壇贊

詣

神位前贊措笏執事以帛進于分獻官奠訖執事以爵

進于分獻官獻訖贊出笏贊復位亞獻終至典儀唱

望瘞各詣瘞位

一樂章

迎神

大哉

宣聖今日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

純益隆神其未格於昭聖容

奠帛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今日維師神明度越前聖案帛

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大哉聖王今日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酌

惟馨嘉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百王宗師生民物執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登獻于三於嘻成禮

徹饌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官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款格惟馨

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今定配哲從祀牌位

四配

復聖顏子

舊封兗國一復聖公

宗聖曾子

舊封郕國宗聖公

述聖子思子

舊封沂國述聖公

亞聖孟子

舊封鄒國亞聖公

十哲

先賢閔子

名損舊封費公

先賢冉子

名雍舊封薛公

先賢端木子

名賜舊封魯公

先賢仲子

名由舊封衛公

先賢卜子

名商舊封魏公

先賢冉子

名耕舊封郟公

先賢宰子

名予舊封齊公

先賢冉子

名求舊封徐公

先賢言子

名偃舊封吳公

先賢顓孫子

名師舊封陳公

東廡

先賢澹臺滅明

舊封金鄉侯

先賢原憲

舊封任城侯

先賢南宮适

舊封汝陽侯

先賢商瞿

舊封須昌侯

先賢漆雕開

舊封平輿侯

先賢司馬耕

舊封睢陽侯

先賢有若

舊封平陰侯

先賢巫馬施

舊封東阿侯

先賢顏辛

舊封陽穀侯

先賢曹卹

舊封上蔡侯

先賢公孫龍

舊封枝江侯

先賢秦商

舊封馮翊侯

先賢顏高

舊封富澤侯

先賢壤駟赤

舊封上邳侯

先賢石作蜀

舊封成紀侯

先賢公夏首

舊封鉅平侯

先賢后處

舊封膠東侯

先賢奚容蒧

舊封濟陽侯

先賢顏祖

舊封富陽侯

先賢白季璠

舊封滏陽侯

先賢秦祖

舊封裡城侯

先賢縣成

舊封武城侯

先賢公祖句茲

舊封即墨侯

先賢燕伋

舊封沂源侯

先賢樂歆

舊封建成侯

先賢狄黑

舊封林慮侯

先賢孔忠

舊封郟城侯

先賢公西蒧

舊封徐城侯

先賢顏之僕

舊封死句侯

先賢施之常

舊封臨漢侯

先賢秦非

舊封華亭侯

先賢申振

舊封文登侯

先賢顏澹

舊封濟陰侯

先賢穀梁赤

舊封睢陽侯

先賢高堂生

舊封莒侯

先賢毛萇

舊封樂壽侯

先賢后蒼

舊封魯侯

先賢杜子春

舊封緹氏侯

先賢韓愈

舊封昌黎侯

先賢程顥

舊封涿國公

先賢邵雍

舊封新安侯

先賢司馬光

舊封溫國公

先賢胡安國

舊封建寧侯

先賢楊時

舊封將樂侯

先賢張栻

舊封華陽侯

先賢陸九淵

先賢許衡

舊封魏國公

祭丁品物非其土產者廉以羊代榛棗以所產果品
代 景泰六年奏准以兩廡祭品儉薄增豕四隻棗
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南京國子監
一體增設 成化十二年增樂舞為八佾籩豆各十
二 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上籩十豆天下
府州縣學八籩八豆樂舞各止六佾
凡六品以下官不陪祭者先一日赴廟瞻拜

月朔釋菜儀

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分列于大

成門內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

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詣獻

官前唱詣盥洗所獻官盥手悅手訖引贊唱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巖酌酒訖引贊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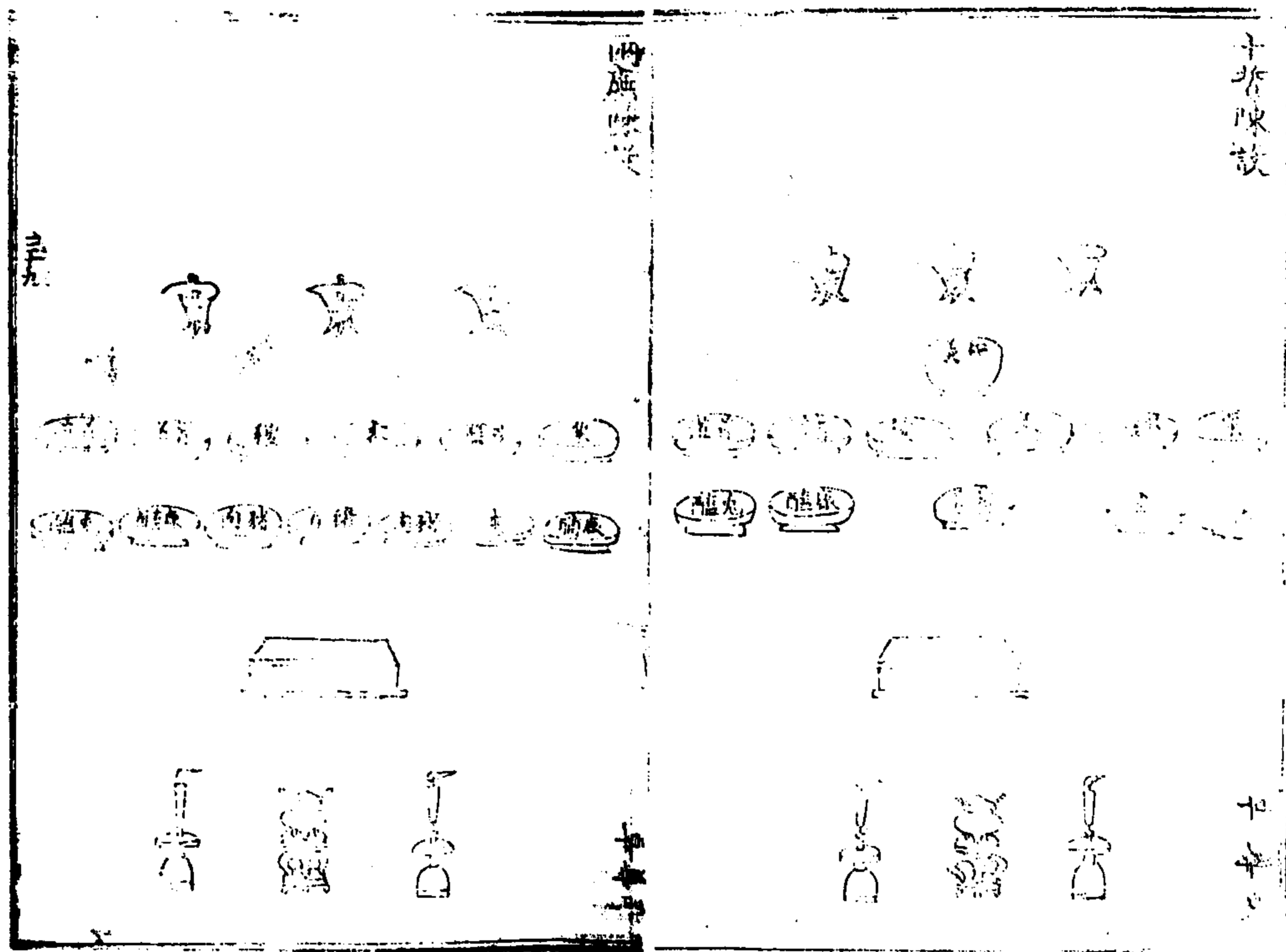
引贊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

宗聖曾子神位前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亞聖孟子神位前儀並十哲兩廡分獻官一同行禮畢
引贊同唱復位引贊導獻官分獻官至原拜位立通
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啓聖祠祭儀

嘉靖九年令西京濬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

祠中 并統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

點孔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

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

造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

一陳設

正位

羊一

豕一

遵豆各八

簋各二 鉶二

爵三

帛一

篚一

東配

豕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每位

簋簋各一 遵豆各四

西配

東西從祀

一正祭是日三更贊引導遣官至盥洗所措笏出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遣官就位迎神四拜兩獻

同官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遣官白

廟左門入贊詣

啓聖公孔氏神位前措笏獻爵出笏詣讀祝位跪讀訖

俯伏興平身兩獻分贊詣

先賢顏氏神位前獻帛獻爵詣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各神位前儀並同前兩獻帛爵訖復位典

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典儀唱徹饌訖唱送神

四拜兩獻分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

詣瘞位唱望瘞捧祝帛饌官至瘞所贊引贊詣望瘞

位贊禮畢

一祝文

一維 年 月 日

皇帝遣其官某致祭于

啓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秋特

用遣祭以

先賢顏氏

曾氏

孔氏

孟孫氏配尚享

聖門人物志卷十二終

諸儒學案序

昔者孔子罕言性門弟子至以
為不可得聞偶一言之第謂性
相近而習相遠乃輯魯論者首
曰學曰時習意殆以學而時習
為盡性耶嗚呼何其顛也下迨

戰國言性者紛々矣孟子獨道
性善顧其言性也言乎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而且明言盡
其心者為知性抑又何其顛也
孔子而後溺其旨矣竊為積惑
於斯累結而未嘗汰者嘗談妄

述之以記諸有道今夫性非可
見矣以後之言性者蔽之焉惟
恐其弗可見也者性非可得聞
矣以後之言性者嗽之焉務令
為可聞也者為則稱主靜矣夫
人生而靜安所加一主為省則

稱識仁矣夫仁者人也何處著
一徹為其他言性言溼養推
以類求之愈鑿愈深則又有言
自聰自明本心具是者乃當時
或疑其墮於禪於是知索之窮
理矣窮理之學言而信於域中

者卷三百有餘年乃後稍虞其
失之反也復反而冥契於內安
知他日不又以為墮於枯也物
且更索之外求狀豈是穴中之
聞終世已時耶乃之知孔也之
學之大也乎夫不必言性不允
不言性言外未嘗非內即言內
又未嘗允歟斯或聖與儒之由
由岐者耶雖然諸儒固皆求曙
於聖路者世無允蓋將安取衡
焉姑為數先生具案云爾若夫
判斷聖儒令予之積惑且決也

今雖老猶庶幾旦暮遇之焉

安福後學劉元卿自序

諸儒學案目錄

宋

周濂溪先生

程明道先生

程伊川先生

張橫渠先生

邵康節先生

謝上蔡先生

楊龜山先生

諸儒學案 目錄

羅豫章先生

李延平先生

朱晦菴先生

陸象山先生

楊慈湖先生

國朝

薛文清先生

胡敬齋先生

陳白沙先生

羅整菴先生

王陽明先生

鄒東廓先生

王心齋先生

王龍溪先生

歐南野先生

羅念菴先生

胡廬山先生

羅近溪先生

諸儒學案 目錄

耿楚侗先生

蘇溪周先生要語

許篈 到應安 賜上氏 重修

安成後學劉元卿

雲陽後學尹 廉校刻

先生名博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博願
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登進士第嘗為眉州
桂嶺令母鄭氏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
舅吳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
授洪州分寧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
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

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暴口交稱之部
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
死轉運使王逵欲浚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
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
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
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贖先生
薦之移柳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
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夏相告語勿違
教命而以污善改為耻也改太子中舍人

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却之事不經先
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清獻公為使者小
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
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為守熟
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
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
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鹽
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

學除

周

三

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
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狂設施措置未及
盡其所為而先生病夫因請南康軍以歸稍
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
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先生
所著書有大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
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
洛人程公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

願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益自先生發之也在邨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乏困嘗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願請得為公言之初平逐日聽先生語益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過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止一幣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者克喪先生護其喪歸塋之分司而歸妻子饑餒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

也此濂溪者是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遺是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澗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與民共訟得情而不喜其僞使進退官更得罪者自以不究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博娶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明道曰某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柯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勸夫後十二年其端在○
問見獵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先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徒謂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顯此○先生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明道曰自是見周茂叔後冷風弄月

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名山林
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然有知
其學者推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
宜其生兩程子也○張栻曰濂溪始學陳希
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
為南安獄掾日推程大中始知之可見無分
毫矜夸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無極而大極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
也大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
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
之說大執易也斯其至矣右大極圖○附廬
山胡氏曰昔陸子無極大極反覆數千言予
以為無極可無辨其不可無辨者圖與說也
蓋據其說曰無極大極訓者曰是無形而有
理夫既稱無形之理矣則惡可以形圖哉今

夫圖天者蒼蒼然日月著也圖地者莽莽然
山川布也而夫之上地之下可復圖乎豈惟
不可圖亦有不得而指言之者假令有人指
言天之上何狀地之下何形則世必詫為怪
誕人夫何況大極所以生天地者而可圖乎
今乃規之而若輪團之而若鏡與丸也是之
暗而執傳之耶非獨大極雖陰陽亦不得圖
也據其說曰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是
陰陽特二氣猶夫水之有寒燠亦一物也今

乃曰而陽之黑而陰之外之動左陽而右陰
內之則左陰而右陽是果然於自盡身者以
一爲陽以二爲陰其取象亦足矣今又爲自
黑而左右之不既贅乎太極陰陽之不可圖
明矣而其說則尤有不可通者說曰大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則夫極先動而後靜也
夫先動後靜則未動之先果何爲耶且既極
乎物乎其無極矣而又何動靜之可言乎曰
動極而靜靜極而動當其混淪未生七政未
立不知幾何時其爲動之極也幾何時又爲
靜之極也且大極之理果獨立而動靜耶抑
附氣以動靜耶如其獨立則穩乎物乎固
不可以動靜言如其附氣則氣之轉轉決
軌不可停止謂爲動極猶可言也至其靜極
則又何狀是必疑入爲塊而已其可通乎既
曰五行陰陽一大極大極本無極是無極與
二五始無不合也則又無得於動合而疑云
者既曰五性感動幾仁義禮智信始無不究

也則又何待聖人先益以中正後繼以仁義
而後爲定之者也既曰中正是不可以動靜
偏言之夫則又何獨以主靜云者以五性之
感屬神發之後善惡之分出五性之動則與
善之恒性易之繼善云云遂且悖也憑其辭釋
其意非獨是非總於聖人即其所自言者亦
首尾衝突而脉理殆不可尋矣是可謂周子
之書於古之善言至理者莫若易其次詩與
中庸易止言大極生兩儀而亦言兩儀未生
之前有若是次第也詩止言維天之命上天
之載中庸止言天命之性天地之道而未言
天地未生之前有若是之次第也有問天之
外者或對曰氣也問氣何所際際之外又何
物焉則雖伏羲不能以對非不能對也不可
得而對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而
凡二儀之生與其未生之故又可以次第詳
言之乎後世推三墳僞書則有大始元始人
極父母之說周子豈效之乎曰若子之

周子手授二程子非歟曰然蓋予嘗逆於心而求二程子之書其昆仲師友天人至理殆數萬言獨未一及圖與說者二程子豈以師之所特授者而故特遺之也歟考之胡邦衡記周子祠亦未及焉周子自為易書言大極而不言無極言仁義中正而不言中正仁義則其非出周子亦明矣或謂出陳希夷為之名與嗣誤以入誌予則曰周子必不為此希夷亦未可誣或者希夷之流為是以附聖人之教未可知也曰然則朱子表章亦非歟曰朱子尊信周子之篤者也古之傳偽命者忠臣孝子或信奉之非不察偽命忠孝至也朱子其亦猶古之忠孝者與夫朱子何可充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會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夫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且曰義理曰禮通曰智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辯之謂神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好動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恩為猛為隘為疆梁柔為

為慈為順為吳惡為懦弱為無斷為和依惟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
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歸道
立矣歸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
天下治矣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
教聞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

默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
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
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
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
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遺仁志伊尹之
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

亦不失於今名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
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
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天化不見
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生
人道豈遠乎執術豈多乎執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
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
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

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為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
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慕不
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
遠耻也小人則為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
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

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柔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

學案 周 十三 今。其無窮兮。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察。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惑心。助欲增悲。不能

自正。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遠夫。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會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夫妖聲醜辭之化也亦然。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

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夫乎。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厥彰厥微。匪靈弗莹。剛善剛惡。柔亦如之。神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存定。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
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
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
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
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
子亞聖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
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

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
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
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
如護疾而已心醫無戒其身而無悟也噫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
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力而不兢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平人也何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堯廬
車平文辭藝也道德言也篤其實而藝者言
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
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
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
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
弊也久矣

不憤不啟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
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
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
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
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
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
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思
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意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夫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嫪汭舜可禪乎吾茲試夫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

學案

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亢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知焉爾

聖人之道入乎身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夫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威也欲動情威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干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魯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馬筮叩神也再三則

廣夫廣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
亂亂不央也慎執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
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夫其道也深
乎右通書

字案

周

十九

明道程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繼美校刻

先生名顥字伯淳父珣大中大夫生而秀爽
異於常兒十歲能爲詩賦賦食泉曰中心如
日國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
時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
部侍郎彭思未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舉
進士調鄆薄有監酒稅者以賄聞然恬力號

字案

大程

李三俊編

能殺人先生一言諭之其人卒以善去府境
本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人
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
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
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調江寧上元簿
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
富室以厚價簿其稅買之小民苟一時利久
則不勝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加擾而一邑
大均其始出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搆正其

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去先生攝邑
 事上元劇邑聽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
 省覽不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
 訟遂簡時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
 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如是苗稿久
 夫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發卒塞之歲大稔嘗
 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移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第忠
 信度鄉遠近為伍保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

學案

大程

二

所容凡孤孺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
 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時
 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
 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
 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閉死
 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
 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家人驚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
 之弗革者也民稅書運近邊載往則道遠

一羅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使為
 邊御所費大省先是民俾差役役及則相訴
 為難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
 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
 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
 兵晉俗嘗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
 教諭禁止民始信之先生為令視民如手足
 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
 從容教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

學案

大程

三

四字云某嘗有媿於此在邑二年百姓愛之
 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去晉城十餘年民
 有聚口舉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
 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初公著薦為
 中允雍御史帝問所為曰使臣拾遺補闕禱
 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
 則不能帝以為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
 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前後進說不飾辨以
 誠意感動人主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

...使擇人才所擇者數十人而以張
載及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弟不得窺其稿
嘗曰揚已於衆吾所不為時安石益信用先
生每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帝始惡其迂而禮貌不衰安石與先生雖道
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每與論事心平氣和
安石多為之動安石方怒言者威氣需之入
公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之安石為之愧屈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
改鎮寧軍判官守者意先常任臺諫必不盡
力職事又慮慢已既而事甚恭雖堯庫細務
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無不從者遂
相與甚推履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益十
數先生為治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知扶瀦
有犯小盜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
遂謂妻曰今何面目見大人竟自經營曰今
之職必使民饑歲免於死亡飽食而知禮義
然後為盡後以論新法黜為汝州監局人皆

屈公公處之甚格曰執事安得不敬帝崩詔
至洛先生謂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
二公當何如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
之禍未艾也嘗曰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
可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
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
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
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
之行吾黨亦與有過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
言職者必以諷評而去為賢習以成風
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苟如是尚
一 是為已其心却不在朝廷天下以為知言先
一 生氣象清越若不能勞苦及遇事每與賤者
一 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
一 請老而歸家甚清寡穉居洛城以餘俸給族
一 中外孤幼窮無託者皆收養之嫁女娶婦皆
一 先孤遺而后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華副女
一 長過期至無貲以遺其徒有貧者以單衣禦

寒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金得先生之身教
云先生之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
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
要泛濫於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
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
性致命必本於孝弟而窮神知化田通於禮
樂其所知上自堯舜三代之治下至行師用
兵之法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防
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券文

法簿書又皆精密詳鍊謂孟子歿而聖學不
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
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建以開物成務言
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蓋足以祛太古之惑矣世氏
稱其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
朱光庭稱其得聖人之誠殆知言哉○河東

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
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
常度所需使富者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
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常歲不過二三○伊
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
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
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
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
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先生爲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
衆爲應文進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
處之裕如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
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
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
生所爲紀綱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
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
信則人不可及也○先生聞人一善咨嗟獎
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

不至。○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立之
父與先生交好。○密父早世立之方數歲先
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
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
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
毋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笑既而奴持物
如期而歸衆始嘆服。○先生與門人講論不
合則曰更有商量伊川直曰不然伊川與君

學案 大程

實語無一句相合先生與語直是道得下。○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
曰闕甚處曰知強執矯之顛明道笑曰由自
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開却。○范夷
叟欲同二程去看斫地黃明道率伊川伊川
以前輩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畿
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
善之民渾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
也顛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

惠澤始均。○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
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
以悅奉之主吏以請顛曰吾邑貧安能效他
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
顛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荆公
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
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
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
不知道亦忠信人也。○伯淳在澶州日修橋

學案 大程

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本
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
可有一事。○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
東轉運判官師直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
僕掘棄白皮明道問之曰潛司役卒甚多何
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見日者殺人
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直之相信
如此正嚴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管對伯淳
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即寧受百人欺不

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問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話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張子厚問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

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焉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體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城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

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焉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

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無過半矣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及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及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難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及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學案 大程 十二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舍。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舍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言

諸儒學案 程明道

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頑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家。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得行之。

學案 大程 十三

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濕。謂之四體不仁。為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是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稿。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道也。聖人於易備言之。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寫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

學案 大程 十六

八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章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自大執聖人之道。至至道不變焉。皆是一貫。湏是合內外之道。一夫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非是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平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

亦可了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

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己物。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學案 大程 十七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一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

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

之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湏如此。

符者。聖人所不能造。然人之知愚。世之治亂。聖

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執蓋亦有其理。

故也

覺悟便是性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

為虛夫如君子疾澁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

稱耳非徇名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

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

無人理會易也此處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

深思當自得之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有黃志

立之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

已以格物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

有本則文自至矣

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關

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

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

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

可別求

凡學之雜者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

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天理云者這一箇天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舜

不為桀紂人得之者故其行不加窮居不損

這上頭怎生說箇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

百理具備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

以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

若會者親之不會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

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若不

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先生告神宗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舍惡之歸。辨忠邪之分。眈然趨道之正。故在乎

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多移。唯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徙容。

燕閒必有誦訓。歲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輔成德業。頓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

論卷賢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

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會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

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

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別人吃飯從脊皮上過我吃飯從肚裏去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

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如游

騎無所歸也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和靜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

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視當時之風氣自不同故

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

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

損益

人贊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伊川程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繼芳校刻

先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

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春陵周敦頤年十八

上書闕下勸神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

不報間遊大學時海陵胡瑗方主教道嘗以

頤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

延見處以學職曰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

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舉進士

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珣屢當得任子恩輒

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

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

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

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

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

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久見未敢祇命於是

召對大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願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願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

學
二
程

以暑熱罷講願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六月上疏大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請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禮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兼判登聞鼓院願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上疏奏

適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適英閣願復上疏以爲修展適英則臣所請遂夫然祖宗以來雖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適英而講官立侍蓋徒一時之便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願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

學
二
程

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測歸之八主一日當講願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願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

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既日就醫官問起。若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大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願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願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激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

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願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願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願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

可矣。今特飲宴。是喜之也。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願曰。某起於草萊。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設茶觀畫。願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願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願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是時同朝之士。蘇軾以文章名世。疾之如仇。其黨類巧為謗詆。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願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願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大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願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願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開亂。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

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願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今只與西監。願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願初在經筵。蘇軾在翰林。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為蜀黨所擠。蘇軾執政。纔進。便云願入朝。

學案

二程

六

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願不得復召。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為願力辨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願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

有父老問曰。當舡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着無心。願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微宗即位。移陝州。權判西京國子監。願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我門人尹焞。溪疑之。願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建中靖國二年。退所復官。依舊致仕。退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即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願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二年九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願力疾

學案

二程

七

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卒。願沒嘗謂張釋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

學案 二程

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韓維與願善屈致于穎昌暇日

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願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徒長者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遂去之願與韓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嘗有黃金藥一株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汝

學案 二程

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願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維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再三謝退而別呂大防以百緡遺願願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願曰勿為已甚姑受之願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不能周也願被謫李清臣尹洛今都

監來見。願才出見之。便請上轎。願欲畧見叔
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
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清臣遣人贖銀
百星。願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為不受。曰。渠是
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願母有知人之
鑒。二子幼時。勉之讀書。因書殘帖上。曰。我惜
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
壽。明道幼時名。次日慶士。願後皆驗。母已知
之於童穉中。程願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

學案 二程

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有如是才。誰
初願嘗謂願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
若援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識
焉。蓋願德性寬大。規模廣闊。願氣質剛方。交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願嘗為條
例。司官不以為免。而願所作行狀。乃不載其
事。願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願乃於西監三
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願所處。乃大賢
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願所

慶雖高。然實中人可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為
法。則庶乎其寡過矣。二程隨侍大中知漢州。
宿一僧寺。願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願入門
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願自謂此是某不
及家兄處。蓋願和易。人皆親近。願嚴重。人不
敢近也。張載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
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
之事。儘記得熟。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
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

學案 二程

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此明
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游酢
楊時來見願。一日願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
敢去。久之。願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曰。莫矣。
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
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
問明道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
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
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

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凡人別事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筭之

量。有全斛之量。有鍾門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

者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而成。今人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顯道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顯道云。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大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

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切。人注擬差遣。欲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紂

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

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投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克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須

學案

二程

十四

不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問學者須志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第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

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其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

學案

二程

十五

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取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冢忙人曰先生試

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

學案

二程

十六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友云：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曾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遺知為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憮然相視，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

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

學案

二程

十七

之他也。相如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

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
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
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
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
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
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
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
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學案

二程

十八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三十二年。先生
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如。理曰。夜間
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
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
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
人不爲耳。

周恭叔行已。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
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毋黨之

女登科後。其女雙鬢。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
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
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
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
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
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
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豈得不害義理。
寬因問伊川。謂求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
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學案

二程

十九

潛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
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
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
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
有合無。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
無。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
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倣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學案

二程

二十

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思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和靖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六經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其

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人家法。須令母間隔。有族人往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常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學案

二程

三十一

論經筵第一。劄子。臣伏觀自古人君。年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

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涇養薰陶而已大率
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
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
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
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
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
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
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
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

學案

二程

二十三

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
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大皇太后慈愛
亦未敢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
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
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
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却道他不可移不得
性只一般豈不可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
學故不移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
量進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孰勇於顏子如有若亡之類抑
可謂大勇者夫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
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
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
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

學案

二程

二十三

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獨愛父母之子
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
惑之甚矣

橫渠張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調甫編輯

後學陳應誥應誥校刻

先生字子厚。長安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及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為足。又訪諸釋老書。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其學。學焉。為雲崖令。嘗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

學案

張

一

民。召鄉老于庭。諄諄口諭。及民至庭。必問之。故一言之出。愚夫稚子莫不與聞。歷渭川。僉判渭帥。特所尊禮。事多咨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募土人。民便之。熙寧初。用呂晦叔薦。召見。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以新法嘗先生。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誰敢不盡。若教王人雕琢。則人亦固有不能。執政嘿然。既而命校書崇文。復按獄浙東。會弟夫

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稱病居橫渠。橫渠僻陋。薄田數百畝。供歲計。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湏臾息也。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而苟門人之無貴者。即糲蔬亦共之。嘗曰。仁政自經界始。乃與學者議古法買田畫井。以明其可行。云。初先生不輕與人言學。曰。雖復多聞。而不務蓄德。徒口耳已。明道先生曰。道之不

學案

張

二

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之多。與洛人並。先生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甚眾。一夕聽二程先生論。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爾輩可師之。徹坐輟講。其治家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

親祭祀供酒漿歲

入鑿將春

之先生曰饑殍滿野蔬食且媿安忍擇乎卒之日囊中索然無以為歛具先生平日教人以禮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宜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所著有東西銘正蒙諸篇嘗言知人而不知天為賢人而不為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故其學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學案

二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大平蓋其自任之意云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真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遠

曰恃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鬯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甲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室也

學案

四

大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蓋性者一之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孰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與言性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

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

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不獨成。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學案

張

五

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

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

天理而時措之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

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

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

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

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

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成心。志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

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

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

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

猶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

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學案

張

六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

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

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

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

謂達善達不善。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

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

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

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

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象以養正。使象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

學案 張

七

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必達諸天下而后已。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異者。已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人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稽乘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學案 張

八

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
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
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
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
小大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
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

學案

張

九

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
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
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
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鳥可滅。然則有無皆
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
真理乎。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

一物。聖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子所謂天。彼
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
夫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
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
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
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
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滿耳目。恬習之事。
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學案

張

十

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
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
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
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
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
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
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

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

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學案 張

十一

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意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

學案 張

十二

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矣。至於事不干礙處。則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

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知天。則能成性。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興耶。然而學者不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諸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心解則文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

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變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夫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今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其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

學字皮本 張 十三

學字皮本 張 十四

學字皮本 張 十五

學字皮本 張 十六

學字皮本 張 十七

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實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其不敢自

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棄去者有之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

康節邵先生要語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調甫編輯

後學趙士美 彭士曉 王元奎 彭士瞻校刻

先生名雍字堯夫河南人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又以為團練推官辭疾不赴雍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雍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

定居之意雍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初為衛州獲加主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毋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口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

易名世。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罩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名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

學案

卯

二

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遵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之雍之廬。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修防畛。正而不諛。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于人。顧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毋出乘小

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簡。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雍之功多矣。雍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未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

學案

卯

三

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與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棊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處士。以遂隱居之志。因告雍。雍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開安。更用名。為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時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

王拱辰尹洙乃以雍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雍與秩皆不起。弼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克祖無擇皆薦雍。時歐陽修參政。素重秩。故穎川再薦秩。雍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川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秩以職官起。時王安石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對盛言新法之

學案

邵

四

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衣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雍曰。先生可衣此乎。雍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光嘆其言合理。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邇。弼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

舊聞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弼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拄杖矣。弼嘗患氣痞。雍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雍因戲之。一日薄暮。司馬光見雍曰。明日僧修顛說法。富公晦叔欲借往聽

學案

邵

五

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雍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弼果往。後雍因見弼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雍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弼驚曰。某未之思也。弼以雍年高。勸學修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行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光曰。未應至此。雍笑曰。死

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不當推之。雍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雍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于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子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大平。世死于大平。世

學案

六

六

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元祐中。韓維伊請謚于朝。謚曰康節先生。雍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二程訪雍於天津之廬。雍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程頤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曰。所言何如。

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雍謂程頤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頤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雍曰。子知雷起處乎。頤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雍愕然曰。何謂也。頤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雍曰。子以為起於何處。頤曰。起於起處。雍愕然。稱善。頤答人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學案

七

七

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頤二十年。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禱。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大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雍疾革。頤問從此未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頤曰。何謂。雍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雍則自

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恹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春秋書六鷁退飛。鵠鵠來集。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

字案

御

八

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雍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富弼一日有憂色。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迺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服害他人

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雍與惇同會。惇議論縱橫。不知敬雍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雍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惇慙服嘿然。趙因謂惇從雍學。惇從雍游。欲傳

字案

御

九

數學。雍謂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謝顯道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之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

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
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
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腑
肺。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
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
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
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
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

學子案 卯

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物有十百千
萬億兆之殊等。人亦如之。生一一之物。當此
物之物者。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此人之
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物之至也。聖人之至
也。物之至者物之物也。人之至者人之人也。
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非聖而何。何哉。謂其
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
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
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

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
者焉。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
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
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
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千萬
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
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
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雖聖人亦不得
而知之。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

學子案 卯

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心既尚不得而知之。
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
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妄言也。吾又安
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
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
者。處理性者也。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
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
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

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萬物與萬民。亦同一道。雖萬世無以異也矣。昊天。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春夏秋冬。天之四府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四府也。禮樂污

學案

邵

十三

隆于其間矣。昊天四府時也。聖人四府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

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爲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其斯之謂與。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

學案

邵

十三

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有。已有。則舉一毫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人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正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

學案

邵

十四

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有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告。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

學案

邵

十五

則五霸不謂之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爲于大君。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天天生萬物之謂也。

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自古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因而因者也。二曰受命。因而革者也。三曰改命。革而因者也。四曰攝命。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干世之事業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百世之事業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十世之事業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一世之事業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

一世者霸。十世者王。百世者帝。千世者皇。萬世者則仲尼之道也。是知皇帝王霸繼世之謂也。仲尼不世之謂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其所以為仲尼。一天地也。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其所以為天地。一動靜也。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也。與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不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

學案

邵

十六

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故有求而得者矣。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是故君子之所求。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

所以能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併。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取。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禮義之師也。

學案

邵

十七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係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故唐堯有三凶。而不能肆其惡。君子多也。殷紂有三仁。而不能遂其善。小人眾也。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係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係乎人也。係乎天者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

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尚言者必入於利。義利之相去一何遠耶。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

正。存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則君子道

消。長者是。則消者非也。何以明邪。正之歸乎。是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謂之正。反是則謂之邪道。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亂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

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勝於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反是。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不曰陽一而陰二乎。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三國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

學字案

御

二十

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能有兼世而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治。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餘世之人。繼世

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非至物乎。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非聖人乎。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非至聖神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非至聖乎。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非大聖

學字案

御

二十

大神之人。鮮有不負于天地者矣。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性焉。命焉。理焉。窮之而後知也。性。盡之而後知也。命。至之而後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不能隱萬物之形也。然而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

未若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人之能一萬物之情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能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聞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

學案

齊

二十二

學案

齊

二十三

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不我物，則能物物。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

入有無生死者，道也。神無所在，無所不在也。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神無方，而性有質，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人之貴，莫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割劇者，才力也。明辨者，知識也。寬洪者，德器也。

三者不可闕一。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也。人患乎自痛，自痛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能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失在得之後，則失

難處矣。必至於墮獲。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徇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割之。若持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言發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有。君子處畝。畝則行。

學案

邵

二十四

畝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而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歛天下之智爲智。歛天下之善爲善。則廣矣。自用則小。漢儒以及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

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方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人能

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所謂皇帝王伯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伯而

學案

邵

二十五

已。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伯也。伯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治始乎伏羲。成乎堯。華於三王。極於五伯。絕于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老子知易之體者也。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薄者乎。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

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伯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云云。所謂無爲也。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羞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造化之言也。莊子氣象。

學案

四

五十六

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又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金湏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思不出位。素位而行之意。

上蔡謝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用章校刻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間。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程顥。顥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良佐受學甚篤。顥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湏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靜坐。願每

學案

謝

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顥每謂良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顥有泚憤。悱如此。良佐將歸。應舉。顥曰。何不止試於大學。良佐對曰。蔡人。抄習禮記。決科之利也。顥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常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良佐乃止。是

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初。良佐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良佐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良佐云恐亦不免。一播除書局官。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或問良佐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來。

學案

謝

二

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家道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致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羨底心。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

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

學案

謝

三

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若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上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乃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千人。在書

局亦不謁執政。或問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氏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

學案

謝

四

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大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因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

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頭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它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恍。到蒲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

學案

謝

五

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疆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大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且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

見齋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

學案

謝

六

止。凡人慮事心先困。故言有止。而大虛決知其無盡。必爲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

豎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所謂格物窮理。湏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

學案

謝

七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

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湏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天。明道嘗

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來。

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呂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

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且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

說禪一般。

學字

謝

八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為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發處。只為泥却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

但優游玩味。吟我上下。便使人有得處。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裡。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裡。也不得。

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凡事只是積其誠意。自然動得。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

學字

謝

九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學者且須是窮理。窮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不能窮理。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或問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

此言何如。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學案

謝

十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為私心一本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

不能與天為一。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予。嘗曰。賢讀書。慎勿多行。數墨。

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學案

謝

上

龜山楊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友文校刻

先生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頤與弟頴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頤於頤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頤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

學案

附錄楊

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熙於洛時蓋年四十矣關西張載常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頴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揚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

學案

附錄楊

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今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党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

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李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踰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

學案

將樂楊

三

神宗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

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逐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中

學案

將樂楊

四

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桑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

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跡緒皆出於時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

學字案

清徐揚

五

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慤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慤慤不為非義而已

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

學字案

清徐揚

六

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

敢爲親切。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仁乎。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學案 將樂楊

七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爲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

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亦辟之流。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求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

學案

將樂楊

八

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斥下。不足道。以此因論爲政。曰。書云毋念疾于頑。若念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

周道衰而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齒之咳。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所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

學案

將樂揚

九

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魯子者。以魯子惟義之從。故也。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取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

學案

將樂揚

十

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常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

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

孝悌而已矣。其為孝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

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辭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所資以為學者。必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

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剥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

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

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常用數。觀其奏

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

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

貶。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真宗問李文靖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

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

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

可效尤。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學案 將樂楊

十三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不可易。名分

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

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為

用矣。其勢湏至於誅殪之。然後已。觀西漢之

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蓋

以此。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

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

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

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

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

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

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

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

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于莘。非湯三聘。則必

不起。諸葛亮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

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

又况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

學案

將樂楊

十四

天下為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

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

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

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

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

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

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

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褻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學案 楊龜山 十五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盟。則為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臥內奪之。則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壘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空墳唯以正出音。此為能得

諸儒學案 楊龜山

節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眾。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伏羲画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在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

學案 楊龜山 十六

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

六七三

順則非所謂經義。

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

本系

特系揚

十七

豫章羅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陳汝懷校刻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劔浦羅源人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潜思力行任重詣極如

本系

解

一

先生一人而已常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粥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於是歸而盡心以事龜山摠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執子弟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常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

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從容潛玩有會于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奧先
生少然可亟稱許焉先生山居有每賦詩以
自樂所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
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
石用事管心執法卒稔夷狄之禍未常不為
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
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晚就特
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

學案

羅

二

四○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
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
及人不為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
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
義以呈。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
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
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
尤不可及。○延平先生以書謁先生。其畧曰。
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常及伊川

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世
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
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
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
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抑伺聞之。
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
迫於饑寒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
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
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

學案

羅

三

陋。妄意於此。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
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
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
智巧襲。揀焉而不準。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
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累哉。○羅公當
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
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
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

皆自公發之。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必亂。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

學子

羅

四

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

姦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之福乎。俗

學子

羅

五

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為寵以欺君。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

反不用其為君可知。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衣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衣為戒。

羅豫章

羅

六

人主讀經則正其意。讀史則明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常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外言偽而辨行辟。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為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邪。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邪。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

進則百職廢棄鳥可不奮其力一郡尚爾

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難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

愛子然三者未常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

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

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為廟堂之上則憂其

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蒼生

路溫舒之見高惠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

常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

古今至於千言其後竟饒楊惲以無罪見

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

君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

幾而能諫夫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君不知民可畏而知

民可畏民不知君可愛而君可怨是君民

為讐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惡人異於己也

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

為心也以出乎眾為心則以其不大故也唯

大為能有容善者共說之不善者共改之宜

無彼己之異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

此而已矣若能存心至大而樂與人為善不

以必出於己為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唯其

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

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

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

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

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

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

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

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

此予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

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
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
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安其
業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
欲道之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
被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
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

君子之所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
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

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鈞一時之譽彼其
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

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
有甚高難行之事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蓋典
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
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

延平李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相賢校刻

先生名侗字愿甲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孝
友謹篤已而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
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
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
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游
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是退而屏

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
簞瓢屨空怡然自適初楊時唱道東南士之
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請益
如從彥一人而已侗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
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
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
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
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
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

各有條理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

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夫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

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

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黜陟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處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誠滿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松與侗

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趙通評及德
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堂徹無礙非吾曹所
及松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松子熹從
侗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趨絕蓋其
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侗不求知於世而亦
未嘗輕以語人故土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
亦不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
之於後而侗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猷臯之
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遊
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侗庶幾焉晚以闕帥汪
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見之至帥治
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一
侗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
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侗時未有
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
意唯不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返聽夫久久用
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刀也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
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
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
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
人之常情也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
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
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
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
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緇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涇卷深潛定
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
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
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
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肯灑然水解凍釋處
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
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侗村居兀坐一無所為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
多毋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
水亦自有餘矣

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
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開隔而中國之
道衰夷狄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
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有
旨有升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趨
利而不顧義而主勢派此二事皆今日之急
者欲人主於此留意二者苟爾則是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也

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

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
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語所
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耶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
講育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
時常只存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
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
不熟耶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
然處

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
先生不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
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
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
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
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
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晦菴朱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繼志校刻

先生名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往入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熹幼穎悟莊重能言從父問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闕卦之題其上日不着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

學案

朱熹

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遇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

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謂非所以探淵源而出始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次言今日之計不遇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今之賢否監司者齊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源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未言古先聖王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

學案

朱熹

具不登兵食而在紀綱除武學博士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乾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與栻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差克樞密院編脩官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力辭熹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送

謙至鷺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秘書郎
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參政龔夬良以熹
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
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中佑觀五
年遂往築遺南康軍事慕自同安歸奉祠家居
幾二十年間闕貧困不以屑心至即懇惻爰
民如子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
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數詣郡學引進士子
與之講論訪白鹿洞言院遺址奏復其舊每

休流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又求
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之熊
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
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今
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
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此一二小人者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
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
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

人者陰執其柄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
而理宇宙之讐耻又何待而可雪耶八年二
月陸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
淵為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熹以為切
中學者隱微沒錮之病遂刻之石七月呂祖
謙卒時淵東大饑易提舉淵東常平茶鹽事
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
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
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

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
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
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
以墾已也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
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
無間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術
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
雖欲兼眾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
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備於所重

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使
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群小相結人人
皆得蒲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
顧乃獨受其弊熹所對奏劄皆自書以防宣
洩先是熹以所請之卿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
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成變
熹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
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熹勅拜命即移書他
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日
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
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
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
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
人不知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敢盜捕蝗興
水利爲急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
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璽爲姻家遷
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狀
疏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

亦自辨熹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
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熹辭不拜遂
歸尋令市易江東乞奉祠時從臣有奉時相
意上疏駁程氏之學以陰詆熹者十年差王
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重十
一年熹還自浙中見其出習馳驚於外每語
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
欵疑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永康陳亮以文
雄於時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熹嘗與
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亮有書來辨難
熹數書往復極力開論亮雖不能改未嘗不
心服焉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
年促奏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
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
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
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
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
勞卿州縣除兵部郎本部侍郎長樂林栗前

數日與熹論易西鈔不合至是遣部吏拖印迫以供職熹以疾逐疏熹欺慢時上意方稠熹欲易以他部即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諭熹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粟亦罷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悟復召熹受職名辭召命又促召具封事投甌以進其畧曰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滛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練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

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度外而後取凡庸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與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熹既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興元

年赴任以習俗未知禮探古喪葬嫁娶之儀
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俗大變會
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仕同安已
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垂
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明年除
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四年
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熹所至必興學校
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
所疑熹爲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熹宗
初在潛邸關者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官講官
及即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奏言朝
廷紀綱尤所當嚴士自人主下目百執事各
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
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
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况中外傳
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
允於公議乎此弊不單臣恐名爲獨斷而主
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

不報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
侂胄謀之侂胄於大右爲親屬自謂有定策
功居中用事熹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
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熹又嘗奏言左
右竊柄之失後因講延留身復申言前奏乞
賜施行既退降御批云閣卿耆艾方此隆冬
悉難立講已除卿官觀筆相執奏不行明日
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
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經以
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
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熹惕然以侂胄用
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密白丞相
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
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
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
侂胄熹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
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
明其寃詞言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避

之同人熹默然退取諫焚之自號遜翁
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
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
所請六年三月熹素有足疾命移養中堂諸
生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重矣萬一不諱當
用書儀乎熹搖首然則常用儀禮乎亦搖首
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楮
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
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

良又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葬
建縣唐石里之大林谷自熹去國侂胃勢益
張鄙夫檢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科舉取士
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
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猾胥
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致卿相
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
笑而不荅熹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
已成侂胃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

社而生靈塗炭矣後侂胃伏誅凶徒儉
株斥戮嘉定元年賜諡曰文熹平居惓惓無
一念不在於國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
愛民也不徇以欲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
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
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
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
舍為加損也自父松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
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歸闡大學中庸以用

於致知誠意之地熹蚤歲已知其說而心
好之父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
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
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
死不恨矣熹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稟學焉
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
歸趣訂其是非李侂學於羅從彥從彥學於
楊時侂於松為同門友熹歸自同安不遠數

百里徒步往從之侗稱之曰樂會好義鮮
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自是從游累
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
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也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
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
浹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
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威儀容止之則
自少至老未嘗有頃臆之離也謂聖賢道統

之傳散在方冊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
之經訓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
痼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
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
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
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
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
感於人者深矣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
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度情竭神

常病其難至熹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熹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與門人
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
言熹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
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楚辭集
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
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又嘗編
次禮書用上尤苦竟亦未能脫橐所輯家禮
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

大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
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
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大極

論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准
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
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
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涌起處
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
賢千言萬語却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

此志就此積累工夫進遞向上去大有事在
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是甚麼骨肋

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且決裂勇猛於世
間能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
脚住若不能如此却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
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始得

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

物字

朱

十五

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孟子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在

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

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

後性見則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

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淨而天理存非六

用不行之謂也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鐸之

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

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
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此之所生去中國
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

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
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窺其說以附益之而
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
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
可捨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

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

世宗

朱

十六

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

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

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

口也及其久而馳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

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

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常

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及其

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

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

真見如結壇誦咒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龐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至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優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

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所能及矣然其虛妄詭譎之情險巧儂浮之態展轉相高則又久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爲彼舍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

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謂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古今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及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

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讀大紀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

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違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其可得哉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

大過人者故能率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來不可易之實理則反晉然其一無覩也是以殄滅彘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階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道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

秉彘之舍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前代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

備奴隸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以張煌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知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

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
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會
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契連高卿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
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
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
則此性卽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
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
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

於自己身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
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
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
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
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爲諱
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漾
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
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
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死自生更

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
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
晦量必有說却以見喻

答德明來書云德明平日所見未免以我爲主
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
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一
機闔關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
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
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形及氣散而

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
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
以爲果享也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統體還
一之說不相似若曰享與不享蓋不必問但
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
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享之者竊謂
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
以顯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大虛
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若

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
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亦同於聖雖以為公
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
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
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
與鳥獸禽魚俱壞情不知其所存也答云賢
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
覺為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
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所

得私也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
盥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
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
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為
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
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
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
出以享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
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

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
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
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真其
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
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
聖賢所以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
乎天之理則所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
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
得以宴然安處乎真漠之中也天壽不貳脩

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謂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
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
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答詹原會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
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
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
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
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夫

正在是耳

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善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

問及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語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天下事變熟了都于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熟弱時却蓄

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恣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耳其心却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卸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大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

看道理須要統那大處看便面前開闢不要就

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

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明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闢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有那周公東征四國

是呈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而月化便是長進學問長進斷然不在意氣大銳之時乃在工夫有常之後

不曾離得舊窠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不好底心從後面牽轉

去這只是知不切

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不可以不審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一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道理

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曰只是亂說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執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曰大凡事只要素煩做將

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寬

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

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化亦非極至之語此處儘見得分明便不動心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今人未有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

答任伯起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淡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

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

樞亦何難之有哉。意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
未能如舊。流竄放歿。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
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
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喻。似有仰人
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
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
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
利關。方是小歇脚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
言真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學案

朱

三十九

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
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
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
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成得若把湯去
盪便死。若抱纔佳。便冷了。不生。然而實是
見得入頭處也。自不鮮住了。自要做去。他自
得些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
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以此事以涵養。先講論經旨。特以補

此而已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覓得這箇道
理。自然頭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
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
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
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
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此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
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
方是快活。擊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
不破。縱擊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日
道他那大底。是甚物。舉天下只有一箇道理。
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總通。則凡
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
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要緊。切人心至靈。千萬

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它。自旦至暮。只管展轉。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

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見。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

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鸞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近覺向來。爲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潘叔度。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靜坐。却得收拾於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

小學也

答何叔京。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六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事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雖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鈎之魚。當時豈有是耶。

答呂子約。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是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美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志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說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日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

日五全書 5 反之下

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方好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

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其深嗜之

以為有補於學者

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

得新意奈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

來相尋
人有文字要得三外之意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求就自家

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

觀書不可只觀緊要處閑慢處都要周匝

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白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

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藉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驗收拾為要其餘文字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

索也

答潘叔昌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會學

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身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

讀書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

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闕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與矣茂實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

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閒

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

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曠

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通以告之也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平書者類以記誦標刻

學案

三五

焉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難其過之者則

雖絕學稍書而相與馳騁乎虛浮誕之域

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然矣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開若一向直解便有不

通而濫處

高宗舊學於其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

周禮畢竟是出於一手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

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此間族黨 法正

周公建大平之基本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

只是以古禮殺奪今世俗之禮今稍有防範

節文不至大節而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

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

坂王仲本朋友說人之大倫推父子兄弟為天

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然夫婦者天屬之

學案

三五

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

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此其所以

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必欲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

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

執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

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

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

乎此而不敢忽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間既皆其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
倫廢闕尤甚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
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夫四者之不求盡
道而朋友以無用廢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
已非夫疆學力行之君子其孰能深察而亟
反之也哉

昔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專事
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盡期
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利

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
而已

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
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
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
恐資學者之病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申
問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
於始又自勉之於終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

之則所得益厚夫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康節先生謂其學於李挺之每有叩請必曰願
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他只要待自思量
得之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是別
卻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
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
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
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成某看來
這道理若不是操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詳得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
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
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
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
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
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程正思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
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
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

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說
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
誠不願賢者之為之耳

答胡寬夫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
已脚根却不點地

答寶文卿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體認
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露引惹外人
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與陳丞相云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宜可終
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大抵諸節為學正當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

戊子賀陳丞相云明公以大忠壯節早名天下
之望自知政事論執皆繫安危甚若以去就

爭之今乃為相亦既餘月政令熟陟未有卓

異於前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
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及其

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諮

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
火退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
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
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
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
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
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推知為其
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

是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已丑有
書又云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單流弊
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際忠讜競勸而臣
道上交則天地交泰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
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
也其所願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
眾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
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

用之於有事之日

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

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

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乎

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搜

身追正張子房之流

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措

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

朱

朱

王

如何說功名事業

如今未論人會學吃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

先生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

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分布

天下今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

第也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

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原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務是非善惡只

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

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言樂

一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謂寬者

一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

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

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

否與奪之辨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良

善之民久不厭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

朱

朱

王

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定也但為政必有

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法可

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

大於此者乎

公等他日仕宦不論官大小每日詞牘酒置號

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

一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許多事知了分

得方不被人瞞

仁不可以主兵義不可以主財意唯仁

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五代時兵甚驕夫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
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
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

朱泚門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
捫湏是其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國家
中與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
識者

文章須正大湏教天下後世見之無疑

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自
子少了

問近日學者有嚴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
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
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
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日却持箇什
麼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
王帝伯大舖舒可謂人豪矣

跋趙清獻公家書趙清獻公之為人公忠孝慈

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淨
居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
是勉之前後見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
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
念更使純不雜又數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
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二業清淨即佛出
世之語以為此亦直截為人處則與今之學
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着眼者蓋
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

此尚為有可觀也

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
今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今考校同異研究纖
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
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益未晚也此是向
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
譏笑却誤人也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
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

有小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益不可勝贖此與守言間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今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之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

學案

朱

四

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大涉支離蓋無不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備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祭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

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押捺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大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慄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行文義自做一

學案

朱

四

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淡長也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

說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

學案 朱

四七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歛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一

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學案 朱

四十八

象山陸先生要語 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雲陽後學張自新校刻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生而清明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于不食宣教公訶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

學案 金谿陸

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二十四歲復齋問吾第今在何處做工夫先生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當

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二十四歲先

生與徐子宜同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先生謂子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官呂祖謙賞識之云一見此文心開目明必江西陸子靜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常曰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淳熙

學案 金谿陸

二年爲鵝湖會時朱子意欲令人博覽而右歸之約先生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右博覽取証云五十歲先生居象山學徒結廬聚居或問先生之學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嘗謂學者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勸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嘗曰念慮不

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以形迹觀人。不足以知人。以形迹繩人。不足以救人。朱子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淳熙十六年。知荆門州。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

學案

金鑑卷

三

凡訟應追逮。不特遣人。唯命訴者自執狀。以追計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辨求決。初保伍之制。有司以非急務。多不檢覆。盜賊得匿藏其間。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盜劫掠。鄰伍處集。擒獲不逸一人。羣盜屏息。先生嘗曰。

古人明實理。做實事。即荆門政。如此可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惟他不得志。箇甚的。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為。一畏其大事。且難而不為。一求而不得。

學案

金鑑卷

四

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

今人畧有些氣。酸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

然有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的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經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殫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的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党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道平平無及無側王道正且其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

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此理在宇宙間何常有所碍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的要夾裂破陷穽窺測破羅網

豈難終日紫紫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紫紫如此紫紫的討箇甚麼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

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為小兒態可惜

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云吾人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麗水夫學者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文耳目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

立而已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關四端萬善皆大之所與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

人為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歛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趋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即是和說

見即是和見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朱濟道力稱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養須是識符文王方可稱養文王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江泰之問其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

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亦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卑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勉然畢意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行與事之間徒使人作偽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處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因思是便叔此心然推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功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日送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題沐浴言

仁者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兼舍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為說存養一即朱齊道說前尚勇决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

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及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曰如鏡中觀花荅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荅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

語按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曰未知學博學審問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荅曰吾友是泯然問老夫却不是泯然荅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欽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一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訶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為規又頃問曰何者為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易簡字道子適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適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

方與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

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

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

必帶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

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

為其所當為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

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疊疊之意不是

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

之功死却便不是卻堯夫詩云

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

明如川之增如水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

友死守定如何會為所當為防閑古人亦有

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

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

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胆

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

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

小過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

捉只是不能又防閑稍寬便為物欲所害先

曰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

種實方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

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

只一事是當為不當為底一件事不肯做

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

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

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

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

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

把捉孔門推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

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

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

傳美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

聲宏若根本杜伯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章

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

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

伯敏云近日別事不啻只理會我畧有
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
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
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只用心於
枝葉不求其本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
其性則知天夫心只是一箇心其之心吾友
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
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

學案

金鑑卷

十三

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
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
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
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
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
脉且如情性才心都只是般物事言偶不
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
須得說說者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
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

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
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
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
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所以今吾友讀此者
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懲戒其心
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人曰生息蓋人之良
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
時則平日好惡與常人不甚相遠惟旦晝所
爲指下不止則後來夜間亦不能息夢寐顛

學案

金鑑卷

十四

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
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
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
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復
徑人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
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
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
如何樣說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
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

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濟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人之處

已大卑而視聖人大高不惟處已大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與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始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都有自為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為禽獸着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

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着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羞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文子云某初來見先生着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湏要個說話去講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曰立之之纏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其他體蓋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揖制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御獅失了樹更無住處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或有訛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學案

金容陸

十七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怒言似不能出口者。議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一學者自晦翁來。其拜跪語言頗性。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

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

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

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會却談學問。

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成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

學案

金容陸

十六

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偽。却是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語。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做雙客。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攪攪。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當惻隱。即則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道可謂尊奇。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却不肯重。絕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

相似

邵武丘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游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互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

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拯却是好入剗地難理會松云如丘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反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為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

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然就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其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有彼我之意又安有為之意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此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却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慶家遇事清着去做若是禪頭便不是子弟之我己缺何以謂學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

某益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工夫。非此之謂也。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應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為公。不為私。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善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

學子案

金然性

五

不美。而改之于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答先生曰。某間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閒說話。是謂不敬。

規矩繩墨。整為助不少。又曰。隨身規矩。是後堦要。東書不觀。游談無根。又曰。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族。焚大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

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先生與張輔之書云。言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義皇唐虞以來。辟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

又書云。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為賢者。在子之身。則為淺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為拒斥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

學子案

金然性

五

况踐履既至。自無愧于心。其為病可勝言哉。與曹立之書云。凡有血氣。皆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競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問於寡也。孟子曰。其為人也有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有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一存字。自能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予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和說不能惑。所病吾友者。正謂此理。

不問內無所主一向索糾於浮論虛說終日
只倚靠外說以為主天之所以予我者反為
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豈不重可
憐哉使生治古盛時蒙被先王之澤必無此
病推其生於後世學絕道衰異端邪說充塞
彌滿遂使有志之士與世間一種恣情縱欲
之人均於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
有之非由外錄也愚不肖不及焉則蔽於物

傳記類

金鑑

三

欲而失其本心賢知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
其本心徇物欲者既溺而不知反徇意見者
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
而求之難道豈遠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
難耳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
然後為得哉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稱舜禹有
天下而不與人能知與焉之過無知識之病
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

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
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知有所未免中固未
易執和固未易致也

道之將墜自孔子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
賢豈以此而廢其業察其志執文不在茲期
月而可此孔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
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孟子
之志也故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由孟子而

傳記類

金鑑

三

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
楊王韓獨著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
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公論終不可
得而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
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履之篤乃漢唐所無
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秋
陽以暴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麒麟肥其
仁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
人心息和說詎敢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

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聞
天下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
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
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借傳會蠹食蛆
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又何可勝道哉不爲
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
又非難行患人無志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
師友轉相眩惑真可惜也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

傳錄

金路陸

十五

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
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
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
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
所以道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舜居深山之中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及之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也有過而不能勇改此天下之通患然今世
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

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徙者爲輕率爲
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
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所守所
行者未有非則固不當改又不當論健速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
如流俗人不肖子蓋皆放古聖賢言行依仁
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愿之類是也此等不
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
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所

傳錄

金路陸

十五

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尊聞行知要須本
正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個擔板自
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詎斥累百世而
不赦豈不甚可畏哉大抵與流俗人同過其
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直所謂骨
肓之病也

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
如二人居荆楊一人聞南海富犀象其志欲
往一人聞京華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問

途啟行有窮日之力者其所向已分於此時
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動怠緩
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弱利鈍之殊未可處
論也

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有終身之大
念方能着實尋求迨日儘有堅實朋友與之
切磋軟弱風退怯不肯向前每每尋軟弱浮
泛之人與之間話以為有益良藥苦口利於
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
通體皆是道義今人大頭腦既泯沒於利欲
不能大自振拔於是附託其間行或與古人
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
義則自無聲名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
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
下澤及萬世初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
而嬉擊壤而歌畊田而食饔飧而飲者亦志
帝力於何有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遁而
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形罰清而民服
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
不順便是不敬雖然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
能克也

某嘗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先立
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為此言夫嘗言仁以
為已任又嘗申之曰誠能仁以為已任必不
相隨而為此言夫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

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失猶無益
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其實耶
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戎推力是視商之
三仁亦各自獻于先生不容一槩至于此心
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者

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故言
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頌行行頌言周道
之衰文貌日盛事實淹於意見典訓蕪於辨
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

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得
而師承之尚未免此尊兄之才未知與子貢
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矣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
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
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知慮非知此者特習
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拚食蟊螟
矣則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人興志治亂是非
得失亦當廣覽而詳究之願其心苟病則於

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
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可
勝既乎

近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証惜不得與子淵共之
朋友講習而悅有朋自遠方而樂不可以泛
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在吾人不幸生於後世
不得親聖賢而師承之故血氣向衰而後至
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破

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為幸豈不大哉。

人不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
且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為之杜絕於
此勇往圖新精神筋力皆勝其舊此日新之
驗也。

學之不能知至久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
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
子大學中庸之旨正謂陸沉真柳子厚所謂
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難得而屬之
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
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之先後附疏吾嘗謂
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十一以供
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禹陶同心同德故曰比
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謂之於變時雍
吾人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
勝其憎嫉媿惡乃為近正

方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亦有四方

之志。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簞食瓢飲。其父之貧可知。而其子乃從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危。而不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

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中見前輩議論。偶起為學之志。未免悠悠。一出一入。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仇。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日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此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慈湖楊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楊時甫校刻

先生諱簡字敬仲。其父通奉公。亦知學。常今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至廿八歲時。居大學。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于牀。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為一體。始信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空言也。三十二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象

山新第。歸退之象山。長敬仲二歲。素相呼以字。為友。交留半月。將別去。敬仲念天地間。固無疑者。但以平時企慕。恐未忍處。離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因象山數提本心。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適平旦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且訖。又問如初。象山口

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省覺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勵楊聲曰更何有也敬仲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納弟子禮焉每謂感陸先生猶是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乾道八年秋七月也敬仲嘗自謂稽叟舍已從人惟已有之一日觀大禹謨舜以稽叟舍已從人惟帝堯能是是謂自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嘆息舜心中虛不有已舍雖稽叟舍已從人亦自謂不能此所以聖也簡時省及此已年六十有六矣所著書甲乙集冠昏喪祭紀已易諸書行于世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之變可也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為一於戲是可

容吾體之似夫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為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隕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墻者比比而不知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為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也混融無內外貫

是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
 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
 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
 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
 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
 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
 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
 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
 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
 一體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
 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
 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
 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
 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
 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
 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
 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
 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

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
 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
 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又
 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大哉
 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
 神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
 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
 三一也天此物也地此物也人此物也無二
 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為也坤何以三一也

天有陰陽日月晦明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
 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
 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
 為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
 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
 此者陰為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
 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
 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
 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

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
兩剛又升陽而內虛為火之類也此我之離
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
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
者陰柔發散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
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
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
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
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

學子案

慈湖

六

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
理為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為己是剖吾
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
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
已也坐井而觀豈不知天之大大也坐血氣而
觀已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
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言
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信吾之通名之曰
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

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為九指吾
之柔為六指吾之清濁為天地指吾之震巽
為雷風指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艮兌為
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為日月
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
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
耳以吾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行為足以
吾之思慮為心言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

學子案

慈湖

七

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
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
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
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
僞其得為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
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
之悔齋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
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
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

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精也安得無私與精者而告之姑即六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且可見也其

學案

無明

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

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非視在聽非聽在嗜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為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為昏為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

學案

無明

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善學易者求諸已不求諸書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何為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
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
則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
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
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
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
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
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
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業業吾業

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
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夫而又曰執曰
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
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
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
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
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
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
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
象也者像此者也交也者倣此者也非賾自
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
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
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
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
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曾子傳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
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党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
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能遂領孟子之意
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
子言必稱堯舜于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
當時之聽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
人自疑自惑向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
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

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是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為之顛沛間為之無須臾而不為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

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為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為已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顛沛於危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

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况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偽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為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故及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

凶無虞他日之害也祖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能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

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
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
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
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
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
豈擬議而成之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
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
况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
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
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
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
也焉飛戾天非焉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
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雷雨
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雷霆之威
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已之中而以
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道

學案

慈湖

古

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
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
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
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
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
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
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
大也即敬即愛無通矣有倫有叙無不同矣
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
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
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右已易

學案

慈湖

古

文清薛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其世伊陳嘉言校刻

先生諱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父貞配齊氏
一夕夢紫衣人謁見而公生初誕肌膚如水
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
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自幼書史
目極成誦端重不為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
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

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結為小友不敢以師自
居公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
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
寐尋父教鄱陵時例庠乏科貢職教者克成
父慮之強公應河南鄉試公勉就試遂中永
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
館之訓諸子公固辭文貞居喪服闋願就教
職會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
一日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公辭云職

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柔差監湖廣
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錄性理大全晨
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
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
出僉事山東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
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
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王振用事一日
問三楊吾卿誰可大用者皆薦公因召為大
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

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
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欲嫁
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辨其
寃臺臣誣事振劾公受賄出人死請廷鞠振
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待決人皆危之
公怡然曰辨寃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
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公居家六
年造詣益邃正統己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
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

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以天時人事驗之。策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餉。公贄都帥先布諭恩信。然後耀武。貴州遂平。事竣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或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他平反多類此。守備中官與安素誠。時無抗禮者。公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

學案 薛 三

屈耶。午節餽扇。公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司寇揚寧中丞張純俱負才望。及與公同事。嘆曰。薛公當於古人中求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焚。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先生力

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入富人屋。而竄海中。時遣王文廉之。坐謀叛。文時以官保兼總臺憲。衆莫敢與爭。公抗章辨之。乃已。是歲公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于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

學案 薛 四

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居數月。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諫不聽。又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勅即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甚衆。公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

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云。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恬。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計開。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辛未。允議從。

學案

解

五

祀孔廟。耿生曰。關中呂涇野記公祠。述立。朝風節詳矣。釋褐始。元輔延館之。固辭。列。身。初。三公思見之。靡得。秉義特立。不濡迹于權。璫。執法理冤。甘致命于鬪室。避罪蹈海。刑坐。以謀叛。則固爭之。寧失貴臣之歡。端午餽篋。禮嫌于上。頌則力却之。不恤嬖倖之怒。承召。而次且。思長孺之必冠。決退于先。幾鑿穆生。之廢醴。諸如此類。何皎然烈也。然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緒言。蓋亦。

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曰。應事以理。理在此。元不隨。去。余惟先生之教。以復性為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諸緒言。誠亦知性者。我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風節。鮮不為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羞矣。世何賴焉。

學案

六

六

六乃八所分。八乃四所分。四乃二所分。二乃一所分。至一。則隱矣。微矣。非耳目思慮之所及矣。孔子所謂密。邵子所謂畫前之易。此果何物邪。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邪。不可得而名也。

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

謂有乎。則視之無形也。謂無乎。則其來有本也。

有本而無形。則有而無矣。無形而有本。則無而有矣。有而無。無而有。非真知有無為一體者。不足以語之。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人倫日用之常。善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矣。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學案

薛

七

此理真不得而名。故夫子取無聲無臭以形容之。若以物喻之。即滯於形器矣。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即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天之外無人物。人物之外無天。

人皆知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

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說言天道之至妙處。

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為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為也。順其自然。所謂行

學案

薛

八

其所無事也。有所作為而然。則鑿矣。

理直是難說。謂無形。則須有理。謂有理。則又無形。惟默識之可也。

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澤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

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大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絲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菓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

文哉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也。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天下古今之書。無益也。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不知也。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有所自樂。則不為外物所移。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應事。纔應。即休。不可湏臾留滯。為心累。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

端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其風俗必不淳矣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別之可行而

無敝者則播告之既播告之後謹守勿失信

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

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

學案

薛

十一

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今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

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

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

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灰乎時宜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宜當明白

因思千古聖賢垂訓蓋欲人讀其書行其道也

苟徒資為口耳文詞之用即先儒所謂買櫝

還珠也可不戒哉

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常默可以見道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

然矣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學案

薛

十二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

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

祇見其不知命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循理則事自簡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

者是猶惡觀泰山而喜丘垤也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疑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須有展步之地。如使

太狹。無以自容矣。

戲謔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衛武公善戲謔。從抑抑。瑟僖。中來。故不為虛。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所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仁厚。余不欲妄咎一人。前時妄咎一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我有此理。人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不能全者。憫憐之。引掖之。可也。如鄙笑之。棄絕之。與不能全者。一間耳。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

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

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

是矣。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

學得雖是自身。却只是中國人做得。雖是身

却只是庸衆人。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有己。故計較萬端。

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

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

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

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

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

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便是與萬物

爲一體矣。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

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紜

多事矣。

理非利口辨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賈。皆未必

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

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

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

而力行之。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廬山胡先生夏壽詩 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劉國柱校刻

先生名直字正甫泰和人生而穎慧不群亂
齡即嫻古文詞負才不羈慕古孔文舉文信
國之為人而著論駁文成之學歐陽文莊公
傳文成之學者倡道里中公因友人固要往
謁一見喜曰子來何晚維時文莊與同志講
論語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謂惟仁者有生

學案

明

生之心見人善若已有之未嘗有作好意故
能好人見人惡若深在躬未嘗有作惡意故
能惡人云公素性慈惠與之場然有省始
執弟子禮顧任放習未格也文莊語以立志
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古人為學之志而其功
在致良知又曰惟致其良知自無虧蔽處心
契其語謂雖益銳時自省多忿多欲好文詞
之癖自克制而不能恒也飄然有遐舉離世
興因友人往訪羅文恭聞其歸寂音不甚契

而日炙其精神日履裏有感發乃北面稟學
焉寓韶州因病問禪於鄧仲質為休心息念
之學久之有見益究心出世之旨而疑儒學
有未盡既歸念其父大事未襄毋大安人仰
事不愜意怏怏無以自遣始隱隱有儒釋旨
歸之辨而未決計偕浮彭蠡值風濤舟幾覆
不動自謂得禪定力以質於文莊文莊曰可
以為難仁體未也臨危不動而又能措畫相
援拯乃可為仁公領之時亦未浚契下第謁

學案

明

二

選得教句曲公時席出世見而又負高氣處
上下多窒每自疚已因課博文約禮義舍然
思曰此孔聖授受旨也日夜默求忽恍然有
悟遂著博約說自是酬世應感咸得其理而
上下亦相安始契前聞文莊仁體之說為確
論公之學至此蓋三變云丙辰進士初授比
部主事時分宜柄政慕公名欲羅致之屢招
之飲公胥以疾辭因衛之出為楚臬僉事領
湖北道公治湖北今學為政興教重賢嘗賦

懲墨有苗內訌薄城公伏竒襲之俘獲甚眾
晉四川叅議治蜀如治楚創水利復流民授
計討逆苗此其勛之鉅者晉本省督學副使
緝正學心法以倡多士要旨歸於求仁蜀人
士因有興起者無何疏病乞歸已用臺省薦
起督楚學晉廣西叅政府江之役公實畫之
萌連跡疑者悉力爲白所全活甚夥晉廣東
按察使懇疏乞養時江陵柄政因寓書規之
一曰正聖功二曰豫人才三曰培元氣念雖

學案

明

三

決退不忍忘國恩云旣得俞旨歸侍太安人
晨昏不離側太安人病公侍藥視溲溺拊摩
抑搔不以假女奴已而臺省薦剡又日至特
起福建按察使公日坐私署猶披積牘檢中
法不應死者數獄手署平反之越月卒公性
孝友撫弟姪愛加于子於師友無間存歿隱
顯恩義篤至加于天親其至性天植而學宗
盡性故然與公自有聞來有鞭後錄有補過
日錄困學日記又有翊全錄所著詩若文苑

十數卷又有大虛軒稿求仁志而衡齊八篇
則專明學的以待後學者 耿氏曰天地之
所以不毀而世之所以久安者以斯道也人
參三才而爲天下萬世立心立命者以躬斯
道也世囿於道而不知者暴然藉聖賢之教
以範圍之於道固無恙也彼以知道自命而
故决裂播蕩焉者是以道爲玩而視天地民
物爲不相涉其自待亦薄矣余取友海內獨
欽公之於道也斤斤焉廩廩焉如護珙璧如

學案

明

四

肩鉅負辨析於毫芒而兢兢於屋漏聞吾黨
一言一行之不軌於道者輒攢眉捧心若聚
蒙刺若天方墜已彼哆譚上乘法者見以爲
未達或矧以爲鈍也由余觀之彼所自負而
侈然謂有得者公蚤已能及之顧恒懷靡及
而不自以爲得也乃公之所日省時救所謂
忿忿矜名云者故彼所時有彼悍然受之而
公不肯自安也至其敦倫盡分是不可已矣
彼以爲情緣塵迹而已之公則以是爲性直

不容已不肯自已也是故勇姬子厚之逃禪而尤厘莊周之鞭後悟埒敬仲之見大而不志閱道之告天蓋誠見夫道通天地民物而所以立心立命者若有所受而不容諉若有所督責而不容一息懈已於乎斯其自待者為何如哉

道之弗明學之弗一則玆見者之為崇也玆見如雲健言如雨以玆見出健言而天下束書始業業乎若獄汙汙乎若海矣今夫其人

學案 朝

五

子見一金一綺則唐然矜關關之士見一溪一壑則奕然詠唯夫宅通都而擁瓊庫戶蒼蒼而臨巨浸則非不見非不言非不言此全不全之分也易繫曰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通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此明聖人之為言也而教無窮也世之為言則不然世之語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則之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健語遠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則之遠大深精簡上而

內焉健健於此則不得不詆於彼當其健雖君之王之不啻也當其詆雖仇之虜之不啻也彼惡觀斯道之全哉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非不顯也見仁則病知而亦以病仁見知則病知而亦以病知益見之為崇久矣見玆而言健未有不割燦道真者也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之謂也老氏見無不見有夫斯以言無焉健彼固不知健無之賊于有

學案 朝

六

也而賊有亦以病無也荀氏見惡不見善夫斯以言惡焉健彼固不知健惡之賊於善也而賊善益以翽惡也楊朱見我不見人夫斯以言我焉健彼固不知健我之賊於人也而賊人亦以病我也墨氏唯見人不見我夫斯以言人焉而健彼固不知健人之賊於我也而賊我亦以病人也此四家者健而雄者也四家者之後乃又有泥洹家彼泥洹者之為教也冥然見諸天地無物之先冥然遊乎天

地有物之表。故其爲言滋健。而世儒之病之也。滋厲。總總焉。憑藉其實。而健言之。則世儒之家似也。夫世儒豈非執亦唯。而健之。則與彼數家者之執一而賊道亦均而已。今夫天下健其不可見。以詆其可見。則信者十一。健其可見。以詆其不可見。則信者十九。世儒者曰。是器數是文章。則帝王之鴻猷。聖神之懿軌在焉。則天下孰不拱而信曰。允執言乎。世儒又曰。若凡古今士所稱。心性原本。皆窳

學案

明

七

言無實用。此其流必爲泥洹氏。勿可以聽。則天下又孰不拱而信曰。允執言乎。誠以器數文章可見。而心性不可見也。譬之指一江一淮。示人曰。此水之至也。人莫不信。談岷山之泉。求桐栢之源。曰。是江淮之出也。人反不信。則見不見之異也。世乃不知岷山泉涸。桐栢源竭。則焉有江淮。是故不見固見之。徒生也。然而多見先焉。則真見。而聞固聞之。徒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真聞。而聞固聞之。徒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真聞。而聞固聞之。徒生也。

天未嘗不取日月星辰。然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其語聖人。未嘗不取器數文章。然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爲文。蓋先其本也。此子思所爲全也。今之君子。必知文之所以爲文。夫然後能全。全能全。則不以見見。不以言言。斯可與有言矣。

嗟乎。宋儒者。何其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宋儒。則幾於不知焉。

學案

胡

八

知矣。雖然。俾宋儒者誠知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徙于魯。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學矣。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如是何其博也。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如是何其博也。曰。若是則夫子

言博學足矣。乃又教顏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

發與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蓋嘗以火之明與光言之矣。明與光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火之明曰是光也，又呼光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又不可觀諸鑑乎。鑑

之未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損。既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增。明與照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鑑之明曰是照也，呼照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然則體用又曷可執言哉。昔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孟子之語性善，曰：乃若其情，孔孟豈皆溺於用者與。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為用，語用則

截然曰是不可為體。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於心，而局於字也。是亦泥文牽義之為賊也。亦猶為火爭明與光焉，為鏡爭明與照焉。爭者方紛紛分別，而火與鏡固未嘗分也。豈不贅哉。且體用之義，六經無有也。唯釋氏有之。釋氏曰：吾言如黃葉止兒啼耳，非可執也。今吾儒襲用其義，乃至語理語物，必因體用而成四片，自以為為分，更漏筭繭絲，不知其文義愈析，其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謀矣。其又不可

悲乎。

有天者，有天天者；有地者，有地地者。二氏以為吾得其天天地地者足矣。吾焉知其它。不知聖人得其天天者以成天，而物無不覆；得其地地者以成地，而物無不載。是故二氏之私，不如吾聖人之公者也。二氏以為天有時隳，而天天者無隳；地有時裂，而地地者無裂。吾得其無隳無裂者足矣。吾焉知其它。不知聖人雖物無不覆，而不隳者固自若也。雖物無

不載而不裂者固自若也。是故二氏之偏。不如吾聖人之全也。

夫研窮非不學也。然而滯物高儒未嘗入其門。馮禔脩非不學也。然而泥濘通儒未嘗入其門。焉。主敬而嚴主靜而寂。非不學也。然而涉念。聖儒未嘗入其門焉。夫聖儒為宗。宗乎盡性而已。

仁者才之泉源也。不得其源而欲其放海稽天。不可得也。今夫人一也。唯其生則膚甲怵于

學案

胡

十

心。腑其不生則肝膽同于楚越。此仁不仁之辨也。聖人之心無弗生也。則無弗怵也。故其稱曰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饑之。有溺者由已溺之。又曰一夫不獲時予之幸。今夫人當飢溺。鼻盤怵於其躬。則雖鈍者靡有不敏。怯者靡有不勇。短者靡有不長。拙者靡有不工。狹者靡有不廣。彼其措畫而營球之者。曾不知內交誰何也。要譽誰何也。惡聲誰何也。而才不才非論矣。聖人之怵而生者亦若此。聖人

豈復作而致其意哉。夫意與仁奚別也。意者忻于名義。因于往蹟。生夫人自外入者也。仁者觸于不忍。發于一體。生夫已自內出者也。故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夫唯非意則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才者聖人之神用者也。

夫道之在天下。有本有末。本者人見其藏於內也。而不知非內也。末者人見其散於外也。而不知非外也。非強一之也。雖頃刻不得而二

學案

胡

十一

也。不觀諸日月乎。今日月真明之體。至約也。而其耀下土。燉八埏。鉅而山川。細而草木。莫非日月之末光。豈嘗有二物哉。自人之求日月者。或獨索諸貞明之體。則嘗拒山川草木之光而眇忽之。是固謂失也。而愚者謂日在淵而逐於淵。狂者謂日在江而攪於江。則其失益遠矣。是本末二之也。嗟乎。此所謂後世之語道術者也。

孔門之學。以求仁為宗。仁者非他。人心生生之

理靈乎中而體乎物。有天則存焉者是也。故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求仁之實功。晚宋儒者不知生生之理。靈乎中而體乎物。而纏指在物者之為理。其失為支離不誣也。近幸有明乃又不知靈乎中而體乎物者之有天則也。則懲而過之。往往重內而輕外。喜妙而踰矩。甚者恣恣放情。疑阻來學。猶自為超形器而越方體之極。此其學既已遠於求仁之實功。而適以增老釋之

學案

初

十三

藩垣其病視晚宋則若加甚矣。

釋氏誠虛夫。吾儒則不專實而已。其謂虛乎。則三千三百。非專虛也。其謂實乎。則無聲無臭。非專實也。然則斯道固至虛而至實者與。子思曰。費而隱。又曰。知微之顯。蓋儒之所以異釋氏者。以其虛而實者異也。非曰釋虛而儒實者也。

學問工夫。頭腦亦只一語而已。無欲即一體也。非謂先無欲而後能一體。若先作無欲一段

工夫。則當時豈盡離人倫事物而為雪山少林之事。止于一身而已耶。况吾輩已臨民施政矣。此心之體。本時時與物相通。故謂之一體。時時與物相通。而不以形骸世界之故。二三其念也。故謂之無欲。一體即仁也。而非有內外。無欲所以為仁也。而非有先後也。

夫道在人心。本廣大也。而精微者。廣大之實。本高深也。而中庸者。高深之極。今之學問士。為廣大者。至于宕情。為高深者。至于遺物。其語

學案

初

十四

道者首圓妙。襲圓妙者。則放而為玄虛。其行也。先活變。席活變者。則肆而為猖狂。進退之節。取予之義。蕩然與世無底。其極至失已。狗物妨人利已。皆所不免。蓋已大阻天下向往之心。而與于競墨之徒。猶自以為超形器而脫意之極。若此者。以不知人心之有天則也。故今之君子。非不知無內外之體。以為吾心既無他。而外之弗檢。固無足為恙也。彼一輕重之間。而其弊已滋矣。昔者伯子不冠而處。使其

于心體無恙也。則未必即同于牛馬。然而夫子痛訊之者何也。蓋使已常不冠。人亦不冠。天下皆從而禡冠焉。恙不亦甚乎。此夫子所以訊之痛也。不冠猶訊之痛。而况進退取予之際乎。故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出門使民者。承賓祭。孔子且以之告顏仲焉。而况始學乎。大抵今之君子。崇二氏而畧孔門。固無恠也。雖然。此猶高者之失。彼過此者。其亦藉而言之者與。此天下所以弗信學也。

學案

列

十五

夫人心之體。無虛實寂感一也。故語虛則與實對。語寂則與感對。有對則二矣。彼以為得其虛寂。則無心而天下之物綜焉。而不知有二之心。終與天地萬物為對。欲其有堯禹伊尹之大且周。不可得也。而要之。必窒於天下國家之理。是故有虛寂而不足以語仁者矣。未有仁而不虛寂者也。

今良知之學之行於天下。幾何年矣。然學者談先飛龍而行後跛鼈。語析毫芒而事違丘山。

狂為天下師。而皓無真得。此豈良知之罪哉。其志病也。昔者念菴先生嘗憂之矣。抹之曰。歸寂然後知良。嗟乎。使斯人而果有斯志。則良知足使果無斯志也。又安知不以歸寂為癩疣乎。非但癩疣。又毒藥也。故志非始學事也。雖皓由之也。孔子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而後志始成。今學者語志。則曰。此始學事不足言。嗟夫。吾未見其入且成也。予不見吾儒之趨二氏。不有載其家珞。而覆沉湖。

學案

列

十六

水者乎。不有觸碎寶器。而棄官西游者乎。已而二子皆有成。若今之以儒趨儒者。果有斯志乎。儒者之道。不捨所事而捨所慕。舜有天下不與是也。

白沙陳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陳嘉猷校刻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父號樂芸
諱琮配林氏宣德戊申先生生于白沙里樂
芸公先一月卒毋林抗節鞠之先生身長八
尺目光如星面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警悟
絕人兒時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有吾民
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遂自盟諸心曰為

字案

新會陳

人當如此正統丁卯舉廣東鄉試踰年會試
中乙榜告入國子監讀書越甲戌從吳康齋
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
獨優遇先生講究常竟夕丁亥先生卒業成
均司成刑公試和此日不再得詩覽之警曰
龜山不如也真儒復出矣于時一峯羅子倫
定山莊子梟為之左次遼陽賀子欽信從受
學焉弘治戊申李世卿箕來學築楚雲臺于
白沙居越七月別歸先生語之曰子凌邁高

遠則有之優將自足無外慕嗟乎若志在身
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
必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
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
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
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
愛於言也甲寅湛民澤若水一旦焚去會試
部檄來學先生以楚雲臺居之為語曰噫久
矣吾之不講於此學矣惟至虛受道然而虛

字案

新會陳

實一體矣推休乃得然休而非休夫又曰學
無難易在人自覺才覺退便是進覺病便是
藥也目前朋友難與論學無奈不自覺也民
澤同隨處體認天理先生首肯語人曰此子
為泰前倚衡學者看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
佳處又曰適千里者起屣不差將來必有至
處世學求自得者必不意晚見同志可托區
區于無窮也先是成化己亥方伯彭韶嗣督
南朱英咸薦其才趣之比上先生懇疏乞歸

養欽 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爾為書歲至
 不行或勸著書不答民澤曰夫不辭以嘗係
 仕籍與康齋之布衣被聘不同也屢薦不行
 達可行也其夙志也或勸之著述不答其著
 述之精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進退而不失
 其正焉耳矣晚以江門釣臺付民澤申之詩
 曰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云弘
 治庚申二月十日卒塋于皂帽峯下越萬曆
 乙酉從祀孔廟 楚黃耿生日羅文恭云先
 生之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
 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郭以日用常行
 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為體認之則
 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余惟先生
 之學蓋識其大以自然為宗者乃先生至性
 天植事母林朝夕不離左右至母有念輒心
 動母有孤姪雖甚極割廬田贍之母以期壽
 終先生年已七十矣雖衰病甚居喪猶毀事
 伯兄如父買婢出良族輒選配為婚隣貧

諸儒學案 陳白沙

官載推粟布以賙其孝友睦恤之行類此
 年嘗路相知者憐其貧遺之醜田若干推與
 友朋共臺使檄為建坊力止之藩司遺金為
 新居固辭總憲為買園池于會城居之不受
 提舉某縣尹某各遺金若干一因其卒一因
 其去悉封還之制府檄有司授祭具與夫不
 受江西臺司幣聘主白鹿洞教固辭其辭受
 取予謹嚴如此或遺之柩具良材友有歆羨
 者即以畀友有遺之名盡者或愛之亦即以
 畀于世諸嗜近泊如也不絕係籍之朋曰猶
 賢于吠雪以全交也已絕意任進矣猶再土
 公事以避難也服闕終身不衣文繡執禮彌
 謹乃母氏好浮屠病作佛事以禱從俗而今
 遠迤旅惡少之侮辱里隣侵據其基田咸置
 之草棘而或竊塋先塋者則論亟改而后已
 訟其正行不泥容忍而不迂也又如此羨仁
 夫一見先生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耳目
 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賀克恭薦

七四七

于朝曰先生作止語默毫釐不苟其根心
色也蓋如此於戲先生見大矣而故明察于
倫物學宗自然矣而故致慎於幾微蓋道貫
本末合內外當如是也承學者自省於此何
如哉

谷張東白云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
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
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
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

學子案

新會陳

五

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
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
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
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
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
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
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
惡其大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
與我嘒嘒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

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
君子奚取焉

與賀克恭云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
方有商量處

復趙提學云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
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
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
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
之志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

學子案

新會陳

六

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
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
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
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術勒也
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
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
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
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與林郡博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

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組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克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夢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為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

新會陳

七

一點浮雲過目外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萬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復彭方伯云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與時矩云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適見乎達故得之者

諸儒學案 陳白沙

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瓦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瓦而塵金玉耶與羅一峰云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者且打疊令我繫系淨淨先生平日所為

新會陳

七

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又云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與董子仁云凡百且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李承其云嗚呼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

七四九

山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
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
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乎
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
世未嘗乏人立志大小歲月不待人也

道學傳序云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
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
聞見亂之之耳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
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之書也

蓋以我而一既書隨處得益以書博伐則
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病者
之芹曝也

送張廷賢云廷賢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
大以無欲為要即心觀妙以究聖人之思其
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
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
樞機端其銜轅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
焉然則廷賢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

為異也若廷賢清虛高邁不有同於世
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際乎
道也

東曉序云賜谷如旦萬物畢見而居於部屋之
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千丈羅
浮之岡引聆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瞭如
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為夜半此無他有蔽
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時也
况人易於

鼻以臭味 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
蔽則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
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

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
晦部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
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
及
行之源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大

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君子莫大乎

愛親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
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
我者固憫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
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不得其位

富世之民於是進

之徒於杏

之擇善力行以底

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

絕學與來世開太平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

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

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士

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耶

人要學聖賢必竟要學他若道只是箇希

之心却恐未稍未易轉泊卒至廢弛若道不

求聖賢我這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

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
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禪宗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籠侷與吾儒
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
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
安能不為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
宿無準的便日月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
也

為學莫先於

人之辨此是舉足第

善學者主於

之所本察於用

之所存

時矩語道而遺事業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
師也過乘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
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
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
上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曰道在難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

心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人具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
而人自不察索諸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
而入悲乎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

一包濃血裹大塊骨頭能食渴能飲能着

衣服能行滯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

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

一信氣血之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

東海平日自

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

近遺夫康

也康齋易知耳予

七游小波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

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

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尤

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其

往往譏呵大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

海之未察也

正謂無天下盡非之理已者當自檢點直

分是處不可強執已見惟在虛以受人

物不可揀擇殊甚取思善惡一切要領
他到得物我兩忘方始是成就處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陳起鵬校刻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進士及第
第一仕至南吏部尚書母鄭夫人娠十四月
而誕先生五歲始言及十齡就塾聞塾師以
科第為第一等事先生中不然曰科第上有
聖賢事當為者十五遊居庸慨然有經界四
方志是時畿輔秦楚患盜擬上書闕下尚書

公片之乃止外舅諸公皆豫其往就甥館開
步鐵柱宮見道士靜坐與語說之明年歸越
遊廣信詣盧一齋諒諒故游聘君康齋門者
為語聖人焉必可至深契焉先生故好謔自
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曰吾昔放
逸今知過當改也已未成進士應詔上邊務
八事踰年授比部主事請告歸越究心二氏
之學築洞陽明麓日夕勤修習靜常思遺棄
世界而不能置念于祖母祭及尚書公久之

悟此念生自孩提人之種性。戒絕種性。非正
學也。與其泉港公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仆
而興。晚得友其泉。而后吾志益毅然不可遏
云。正德丙寅。奄瑾竊柄。恩南臺省。戴銑。薄產
微等。攻已。逮繫詔獄。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
叔先生杖謫貴州龍場驛。既行。瑾使人
尾偵之。將甘心焉。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
估舫。遂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扣寺求
宿。不納。則之別刹。利故虎穴。先生至。虎迭刺

咆哮不入。及旦。僧知先生無恙。異之。乃要至
寺。則前鐵柱宮所悟道士在焉。因與適達道
意。道士曰。公有親在。且名滿朝野。倘不逞之
徒。假姓名倡亂。家族危矣。為筮之。遇明夷。遂
决策歸。由武夷出廣信。省尚書公于留都。丁
卯夏。徐曰仁愛及蔡宗允朱節受學。冬赴龍
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
毒之交錯。夷人缺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始教
之。範土架木。為小茅。已就石穴而處。徙行三

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斫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目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死為文痊之而自為石柳以待盡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推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為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啟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為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証之六經四子無不昭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說久之

學案

王

三

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為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庚午量移廬陵今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道人心不事刑威循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后幾無訟陞南比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同察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庸贊受學尋轉文選貢外郎陞考功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南大僕少卿進南鴻臚卿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輩受業先生

往懲末俗卑汚來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虛為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為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學須立誠從心體入微處用功乙亥臨川陳惟濬見先生于龍江丙子陞會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贛當四省之交諸集賊不時四出劫掠為患累年而時宸濠業已潛畜不軌陰與賊通為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眾先生蒞任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躬

學案

王

四

率諸道進兵漳南以平疏上本兵覆請改授提督兼巡撫得便宜行事意蓋微也陞副都御史先生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且諭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贖矣第疏通撫法履薄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申保甲宣諭等於其始立社學舉鄉約以和厥中已開縣治置巡司務郵驛以圖厚庶終經畧周而書終到今矣先生在事無日

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即倥偬中時
時朋來問學揮麈談道志珊就擒先生訊之
曰汝何策得蒙若此珊曰平生見世魁傑夫
必多方招結不輕放過先生退謂九川曰吾
儕求友當如此夫已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其
年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袁濠
反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
定等定謀徵兵各帥并傳檄隣省扶義勤王
先生于時以兵難卒集且虞兩都之無備也

學案

五

五

乃為先聲張疑以逗逼賊兵而又多方行間
以離其黨濠果遷延至七月初始發南昌攻
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亟救
安慶先生曰南昌既已從逆南康九江又失
守而我師深入與賊交持如南昌絕我糧道
南康九江之兵從中夾擊安慶必不能援是
腹背受兵非策也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
其必救是已乃警師漳樹授文定等方畧如
期俱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賊

遂拔擒諸從逆居守者先生入城籍封府庫
撫集居民時賊攻安慶方急聞南昌破大恐
李士實等謀棄南昌徑趨南京或從斬黃直
犯北關濠入前間不聽悉眾還僉謂賊眾盛
欲堅壁待援先生度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
氣已消沮出奇擊惰便遂迎戰于樵舍三戰
大破之執濠并其官嬪遺孽偽相李士實等
捷奏不宜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
制親征遣先鋒諭先生縱濠鄱湖俟駕至

學案

五

五

臨戰執之為悅謀世測夫先生亟從越道獻
俘行在而彬等率兵至南昌飛語四出先
生道遇近侍張永諭為璫中之有良者為語
江西隱榻可虞即以俘屬獻止上親征而
卧病杭城寺中取進止久之勅蒞巡撫還
江西明年上在晉都諸奸佞百方讒構屢為
旨召先生意圖之先生知不赴因請先生有
無將心試召之必逆命先生因未知其謀時
聞召即乘小舫取漁艇數十為衛星夜

起行在至上新河諸奸佞沮之不得見
 退次蕪湖已待 命九華山踰月 上使校
 規之諭先生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
 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復 命還江西其
 年夏復如贛至則閱兵偃武如常門人危疑
 其間請釋兵還省先生處之泰然第曰二三
 子何不講學蓋其時逆濂未死諸奸佞素通
 濂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稔逆志第以先
 生在贛不敢動也世第知先生擒濂之功之
 偉不知先生推時沉機曲筭內哉兌倖外防
 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禦禦平如履春
 冰夫濂誅谷部院雪異元亨元亨楚人濂以
 禮招之元亨因以學規濂濂不擇而返先生
 嘗 歸後讒構先生者波及之故先生為雪
 云其年秋還南昌泰州王銀服百冠服執木
 簡書詩為贊以賀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
 與及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及服執弟子禮先
 生為易名良字汝止辛巳遺謨之書曰逆徒

自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
 眼藏無不見是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
 弄不切實功耳先生五疏乞省慈其年始
 得允歸越錢洪甫總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
 十餘人受學時輔臣惡本兵王瓊甚而先生
 奏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濂以改提
 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
 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嘉靖改元始 詔錄
 先生功封新建伯蕪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遣使迎宴勞使至門而先生宅憂忌者又
 以錫宴勞費為辭嗾言官論沮服闋竟不召
 讒謗益起踰年四方求學者彌衆甲申海寧
 董蘿石滢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間來見先
 生與語有省強納贄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
 禮遇之門人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
 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
 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
 知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主角

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谷異一裁之二實
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大山在
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大山不如平地也黃岡
郭善甫暨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
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吳質之先生方寓樓體
不谷所問弟自攝良吉者再指前體語曰
此孟中下乃能成此體此案下乃能載此孟
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
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

吉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
樂道至老不負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躁
浮忿慾皆緣良知蔽塞而后有非大勇不能
制而克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恥已良知蔽
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爲恥以意氣
不能凌軋人爲恥以憤怒嗜欲不得直意任
情爲恥耻非可耻而不知耻所當耻外矣宗
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慙直風故進之如
此萬寺中有即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

弗爾酒罷先生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
也友不達請過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問汝止
曰適大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場然
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
者覺而止至洞坐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
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日市人閱而語
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
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
誨誨講學也弟子曰語也焉云學曰汝不聞
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爲學又焉
語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
通言謹細節一語點撥人煥鍊人顯如此丙
戊先生居里謗議日熾謂門弟曰吾道非耶
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成位崇媚嫉
者謗或謂學廢宋儒泥同者謗或謂有教無
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
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

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所
覆藏進于狂矣是年報聶文蔚劾書謂孔氏
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
自己非听人之信已知已也文蔚初見先生
未納拜后按閩聞計始爲位哭禰門生云先
是岑猛叛廣聚兵討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
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鏞發四省兵討之二年
不克賴南大困乃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征思田先生居嘗揭教讀四語曰無善無惡
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
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
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判語著時同錢洪甫
質証之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已內外一
齊了徹顏子伯濬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
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
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
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

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
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其年
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
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
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又曰良知
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拘顧借以文過
飾非爲害大矣先生若預知承學之弊而叮
嚀若此抑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也蓋身之
矣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爲許謨者晚自
省曰語中多抗勵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
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
餘泰永世亦傳爲美談晚又自省曰善婦已
矣如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畫規門
弟至相牴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
徒騰口說吾罪也在晉都人傳謗書心動自
訟曰終是名根消煞未盡媿夫平顛賊后語
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
對時則不安或問益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

來尚有揮霍行動于氣所使今日處之
更別也其反已之切而用工之密顯如此此
入粵沿途咨詢悉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
者處之未當念二酋既已授首其遺孽億萬
生靈可格而撫者惟是斷滕峽及八寨諸賊
盤據反側久痲嶺表爲患苦耳既至梧乃開
示恩信蘇受等遂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
人先生薄示懲遣婦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
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
趾蔽遺蘇受時先生諭之曰朝廷宥爾宜
有以報衆皆頓首願效死蓋欲借其力剪除
斷滕峽及八寨也乃姑令婦農以候征發約
期日至七月先是召討思田永順保靖土兵
還道出入寨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
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
後或張左右翼夾擊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
其地親行相度夷險疏諸繹畧甚悉霍文敏
廣人也言于上謂思田之亂往兵連四省

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
殺一卒不費斗米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
格有苗不過也至于八寨斷滕之舉尤有八
善云捷奏勅使賞獎至而先生病夫懇疏
乞歸遂班師至南安薨時年五十七嘉靖
子十一月丁卯也夙思先生者從中諧于
上抑其賞請削奪官爵賴肅皇明聖憐先
生功以封爵本先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
子不得嗣封隆慶改元上俞言官請贈新
建侯謚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伯億卒億子
承勳嗣越萬曆十二年俞廷臣議從祀孔
廟
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
又爲無師友講明認氣作理具得自信終身
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夫其無大知識
亦非好爲人師者願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
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
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

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
獲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
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
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
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

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
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而成德達材者
鮮又何居乎

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
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畷難遂使老師宿儒
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
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達皆以此為長物視
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
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
矣况其章縫而來者豈不忻忻然以接之乎
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
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具者耳正

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
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

聖人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即謂之異端
非此而論者即謂之邪說做此而行者謂之
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詞此而馳者謂
之功利之徒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其辭矣彼是而非者
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
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

也不亦纏乎

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
匍匐踈踈顛顛披髮若壁而下拯之士之見
者方相其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為是棄其衣
冠禮貌而呼號顛顛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
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
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
愛者則固本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

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頽而况於病狂
喪心之訖乎而又况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
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
不可矣

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
席者寧以斬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
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
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欲索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
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
夫子之心乎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有志之士
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
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
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
益衆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
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
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鮮矣故凡有志之士

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
成者也

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
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
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
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
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
也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
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之志欲至於吾門
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
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
舍舟從陸捐僕賃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
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命之方也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
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
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不
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有可

與共學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疑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即不躁；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

各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父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正。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

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學者惟以此爲學是皆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其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

學案

王

王

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親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

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唯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辟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

學案

王

王

其無執而手之所探是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痲呼吸感觸聲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孟旣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

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相敵以聲譽其
 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善夫兵刑典禮樂
 者又欲與於銓軸處即縣則思藩臬之高居
 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
 善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
 廣造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造以行其愚也
 聞見之博造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造以飾
 其偽也是以暴變稷契所不能善之事而今
 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

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
 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
 而滿其欲也嗚呼士生斯世而尚可以求聖
 人之學乎尚可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
 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
 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
 人心終身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
 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
 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

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與者
 誰與聖乎

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
 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自
 有不能已者循理為樂者非真知性者未易
 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
 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
 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
 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

強而作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

學以明善成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
 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豈
 有是哉但其毫厘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
 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瓊屑支離正所
 謂採摘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
 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
 道也

硬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撤柴運

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
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
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
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
未有得力處故云爾

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
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
為聖賢之志雖不習舉業日談道德亦只成
就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
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
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
不深思猛省而早畜之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
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
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
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
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
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

耶知此則知學矣

夫理無內外注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
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
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
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
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
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

乎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
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

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挽其體
也動其用也而攬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
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
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
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
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
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

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堯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濂溪來却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却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寔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謂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

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我此間講學却是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會澆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所疑拘於体面格於事勢等患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体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体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

外也佛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

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於升降周旋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

學

王

卷

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

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象也而以爲有方體形象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

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及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于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

學

王

三

達道也天地以征萬物以育萬民皆其心也

釋氏輪迴變現之論亦不必求之於冥冥今人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喪欲倏焉而會欲倏焉而趨入惛迷之途倏然而流入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幻但人不自覺耳釋氏言語多有歛弄精神者大槩當求之方之外得其意而已矣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

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

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治即是佛老的學前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霸術

學案

王

三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之治後世不可循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行矣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萌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

學案

王

三

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粲然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此意思便遇不及便是私

問道之精粗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

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看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間房。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平。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藝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

學案

王

三十三

川

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子即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

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恐人未便行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

學案

王

三十四

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上之

這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相
 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未而意
 懇也僕近時與友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
 人須就咽喉上着力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
 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
 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雜綴
 比擬凡平日所爲學問思辨者適是以爲長
 傲遂非之資目以爲進於高明竟大而不知

陷於狼狽險巇亦誠可哀也已
 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
 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
 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大
 周旋然道理寔如此也
 君子與小人居夾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
 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
 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
 之怨恨快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

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
 獨不以異俗爲心耳
 人在仕途如馬行渾園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
 其在~~下~~坐見淪沒耳
 子~~其~~第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
 君~~而~~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
 已不能無過况吾儕乎
 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
 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

人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思
 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
 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
 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
 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
 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
 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
 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

第... 卷... 第... 0 版反內

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覩恐懼未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

耳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寔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

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必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爾

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察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着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

八今爭辨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豈無非咲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焉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

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誣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兩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

抵極今欲救之惟有反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夫在鞭辟近裏剛削繁文始得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是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在在處處比之追慶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

非得良友時時警發在石則於平日之所志
向鮮有不潛移然奪然日既於願靡者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肅然默得意氣
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斂得憤怒嗜欲正
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
勇者不能也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
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
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

此下案

三十九

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
之外不知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為之竦息汗
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
可哀也已

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衛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
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

凡朋友間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已皆足
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使懷鄙薄
之意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
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
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
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許以為善挾
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放敗羣為志則雖日講
時習於此亦無益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
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
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

此下案

四十

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
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
其中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
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
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我理無定在無定行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虧

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
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
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
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
見也

孔子之學求以變化氣質爾氣質之難變者以
客氣為患不肯屈下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
長傲卒歸於凶頑鄙倍

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
之間已有多少私欲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
察之尚不易見况徒口誦而可得盡知乎今
只管講天理須放着不循講人欲須放着不
去豈格物致知之學

六之習藝者有師業舉者有師至於性分之不
明則不肯從師夫技藝之不習不過無養生
之術舉業不習不過無進身之階耳已之性
分有所蔽障是不得為人矣人願明彼而暗
此也何哉

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修業
事於學願隨俗合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
通恐無是理

東廓那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雲陽後學鍾期粹校刻

先生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生而穎敏循齊九歲從父南大理宦邸羅整菴公見而竒之棘寺察案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毋周宜人卒治塋廬墓側越辛未會試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引疾歸侍養四方人士來受學一日

學案

年

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已卯就質王公子慶臺王公曰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先生豁然悟遂齋贊師事焉逾月再知慶臺未幾寢濠反先生聞變率昆季群從趨吉從義起兵王公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嘉靖壬午世宗登極錄舊臣踰年先生始出知越謝王公泰訂月

既別王公長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命

讓之之深也王公曰曾子云以能問能以多

問寡者無若虛祀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

復職與 經筵會大禮議起先生偕同官主

疏不報甲申復疏 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

判官取道于越省王公而後履任先生未歷

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

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

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良暨諸

學案

年

二

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寧徽池大聞志學風至今冠江左先生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王公卒于師先生服心喪在部日與甘泉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王公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還里會程大史文時量移爲安福令贊之方田均賦不避嫌怨邑民至今賴之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洗馬當事者以非已出不悅會八借霍公上

學功圖因構之禍幾不測賴衆救免元

羅文恭趙浚谷唐荆川相資切侍御毛介川

張浮峰胡梅林咸從之游士類興起甚衆居

頃之陞大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

事者忌而速之也毛介川上疏留亦調外任

尋改南監祭酒先生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

俚出入相交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

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該自陳先

生疏中寓交傲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

壬戌先生年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

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當疾亟時走而

禱者交於途計聞哭而奠者屬於道爲位以

哭服心喪者幾偏域中羅文恭銘其墓邑人

士呈請祠之學宮左穆宗政元 詔贈禮部

右侍郎謚文莊○楚黃耿生曰孔氏學脉歸

于求仁學不識仁而師友道喪久夫惟先生

以天授瑰材弱冠魁天下邁迹金馬蓋不待

符躋崇無而燁燁清華會後其地望隆重矣

顧一聆文成致知旨而遂委心遜志俛就

于列何自抑損如是綜其終生几形之誤著

見之吞問家庭孺稚之訓飭屏帷閨閣之論

誠一惟師旨是發不少違異繫豈不能增一

新歸特標一異幟哉蓋天寔啓之妙契神解

的見夫師所授旨是孔氏爲仁正廉肇之虞

庭者本諸身心推之家國達之天下俟之百

世不容易矣且玩其緒言因証諸口履跡其

顯行處處隱憂蓋以身發師傳非若世學徒

以言詮知解承接者是故進而立朝抗論王

議納約矢諷至忤權貴觸雷震屢蒙嚴譴迪

遭沒世而無悔非以爲名也致其獨知不欲

負所學以負吾君也退而林居力贊有司方

田均賦邱災賑饑與夫繕橋梁剏義倉廣破

堰凡創利剔弊雖冒嫌怨而不避非以爲德

也致其獨知若孳躬納溝不容自已也自

雍免歸繼室之嘉禮甫成踰月即出西里

明年遊南嶽華嚴寺若越之天真園之
武夷微之齊雲臺之水西咸一至焉而境內
之青原白鷺石屋武功蓮山香積歲每再三
至遠者經年近者彌月常會七十會聚以百
計大會九十會聚以千絳帷一啓雲擁星羅
或更端承稟于函丈之前或簪筆記述於比
席之后負墻側聆者肩摩環橋歧覩者林立
而先生溫言和氣隨機轉授曲譬廣証隨事
發揮若無徃非可教之人無感非可動之物

然者蓋先生居嘗齊順適之境若晴雨視榮
貴之遇如浮雲而于會交明學則若饑之于
食寒之于衣植根自天而不容自已矣緬懷
自受學后四十年間歷壯至老歲正抵暮月
朔至晦日夕達旦心之所營趾之所措曷常
一息一念及私圖哉蓋亦無間矣又輓近承
學有以縱任爲性體自然者先生肫肫焉申
戒謹恐懼肯明自強不息爲真性蓋懼后之
流于蕩而約之于獨知也有以寂靜方爲知

體之良者先生肫肫焉示夫運川流之幾
寂感動靜無二界蓋懼后之倚于內而一之
于獨知也又有以學從無極悟入方透向上
一機者先生肫肫焉揭庸言庸行明下學上
達無二途轍蓋懼后之離而流于邪而實之
必物格知乃致也凡以私師肯之傳廣與人
爲善之量者心獨苦矣羅文恭誄之曰先生
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其深知先生
之獨知也哉善哉乎王心齋氏推言之也嘗

寓書謂先生曰堯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
孔子以不得顏魯爲已憂位分雖殊其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一也愚謂姚姒以君相
爲仁而仁覆天下孔顏以師友爲仁而仁流
萬世矣孔之顏故堯之舜也昔文成稱先生
幾顏子所期者遠也王心齋發所自悟大學
止至善肯先生智亦足及之乃先生則固
神明默成之矣惟我 昭代蒐科膺仕奕世
雲仍多有之顧此學一脉淵源世濟如先生

喬胤不少槩見識者僉稱先生弘大博厚厥
后浸昌浸盛有以也夫

撰主客題名記略云夫時有動靜學無動靜者
也疲精外驚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
也命之曰動而動疑神內照而人倫庶物脫
略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慎
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
性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
而無動靜而無靜動靜定而中和備矣中和

備而禮樂興矣以主客之靜宜可以學也或
厭靜焉以滑於動或喜靜焉以溺於靜是官
不負吾輩吾輩將不負若官乎

有所忿懣好樂者好惡之滯於中也親愛賤惡
而辟者好惡之偏於外也是誠意格致之功
未盡也故無所滯於中則廓然大公大本立
矣無所偏於外則物來順應達道行矣故格
致誠正修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齊家治國
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所接

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鄰里鄉黨也非
鄰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好惡行於家
庭而無辟是謂修身以齊家行於鄉黨而無
辟是謂修身以治國行於四海九州而無辟
是謂修身以平天下故修己以安百姓即是
一時即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乎曰大
學之教所以教天下之爲君子也故曰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本嘗分
有位無位也繫矩之道所以平天下也而其

目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奉
上上下前後左右者天子庶人共之皆有廣
狹衆寡之分耳

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
利害須是吾輩自攷自證無一毛夾雜始得
故言是以興非以干祿也默足以容非以避
禍也此皆明哲之流行時而措之不可以人
力加損

歐南野畧云往歲侍先師于虔王巴山自廣

歸見恋咳與談談劇復咳咳止復談客退請其故曰是定山塔有文學後輩所歸若轉得巴山則六合之士皆可轉矣乃知仁人以萬物為一體惟恐一人不獲盡其性便是自家盡性工夫若稍涉因循則痛癢便不切矣

或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信斯言也則天命之性不大污濁乎曰以目言之明與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也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或曰若是則有性善有性不善又

何別焉曰若是則謂有目明有目不明豈知本體者乎

簡唐荆川戒懼中和位育此是聖門相傳發率若律呂曆數所謂有司存者曾氏既得其宗豈以道器為二觀依仁游藝緩急自別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脩德礪行範世澤俗以對而富貴弗齒或以病焉故肆志一時者為罕豕為軒鶴尚友千古者為景星為喬嶽

先師有訓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脩德而日用踰矩處乃安之何以主善協一秉懿之良必不能安自戒自懼務以顧明命而順帝則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時時無愧怍準四海侯百聖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只是一矩

性之必善水之必下萬古無異焉愛親敬兄忠君信友睦族和鄉鄰貧宥頑皆盈科境界也簡聶雙江畧云兩城公相晤論學別後有數條

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歛聽一塵不搜一波不興為未發之時當此不搜不興意尚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則意發即誠第卷之曰收視是誰收歛聽是誰歛即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脉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無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真

三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擴
直欲其溫寬欲其栗剛欲其無虛簡欲其無
傲具見唐虞醫案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
終不免有弊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不論病
症淺深舉歸大和乃是濂溪傳千聖教學正
脉

簡劉師泉云所示在家非不學回頭不似在山
時誠然誠然至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露魑魅
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欲惟聖踐形

只是大公順應之耳

昨語蓮坪子此學如鎔金鑄一番又精一番古
人所以望道未見欲從末由正爲實見得與
博聞億中襲取殊科世人眼淺欲速見小燒
茆作低銀取快一時運用于九轉七返火候
縮手不敢承當正爲少千載志不肯買純陽
真丹耳

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克拓不是懸空
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

節檢點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有中和壹
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
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
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

答朱調書略云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
動分靜分有分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于天
確然常運矣俯察于川隕然常流矣內省于
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
水渚深潭未嘗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

慎獨之學通乎晝夜獨知不慎迷謬天則更
何以言學乎

魯江表子瑤湖王子借諸君聚清真論心體自
然曰天行常健而不已聖學常強而不息健
是大極之自然強是真性之自然邇來學者
以因循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於古人戒懼
瑟懼幾若長物恐非自然宗旨

少初徐子至自東鄉慨然切砥真性超脫之幾
須從無極大極悟入曰某亦近始悟得此意

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
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三百滅儀三千處見
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
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
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嘗別了
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

介菴章子問靜中體認覺得無喜無怒無哀無
樂此莫是未發時曰公看得喜怒哀樂粗了
既云體認既云覺是有情無情曰謂之無情

則不可謂之有則未形吾更思之曰昔人謂
體用一原或譬諸鍾曰未叩而聲在及叩而
聲出或譬諸鏡曰無時而不光無時而不照
公所言鍾說也某所言鏡說也近見東石子
錄晦菴公一段甚精確曰有天地后此氣常
運有此心后此心常發惟當于常運處見大
極于常發處見本性若離常運而求大極離
常發而求本性恐不免佛老之荒唐也公請
從心體體認莫從書策校勘明日聚擬規

曰吾得之美情是常發性是常未發戒慎恐
懼即是情故程門慎獨不分晝夜破我數十
年之疑

往聚青原夢與同志聚講舉小成虛遠之旨以
為勸戒籍而惕然曰此考亭公神明訓我也
世之安于小成者沾沾自足而不求極致故
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驚于虛遠者嚶嚶自
嚙而不察實病故人倫不察廢物不明其能
切磋琢磨瑟僩赫喧以求大中至正者鮮矣

晚景侵尋益自怨艾取善四方不遑寧處
答聶雙江云反覆此義以為寂感無二時體用
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則字在其中稱
字則名在其中故中和無二稱而慎獨無二
功今執事乃毅然自信從寂體處用工夫而
以感應運用處為效驗無所用其力雖素所
知愛環起而議之若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
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于未發之
中得無已有倚乎良知二字精明真純一毫

世情點污不得一毫氣質夾襍不得一毫開
見推測穿鑿附會不得真是與天地同運與
日月同明若倚于感則為逐外倚于寂則為
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于本性均也

避暑武功發明牛山之木章云此是孟子示人
改過之方繼詰問誰為斧斤牛羊諸生有以
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大王與王之
具而可咎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
井曰承宗祀此助吾孝養之資者而可咎耶

諸兒以斧斤牛羊其咎在已先生欣然曰我
不為斧斤誰為斧斤我不為牛羊誰為牛羊
知其由已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
避處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瞶昧不得而無
形無聲不可親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
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
不賴博聞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
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

有倚著便涉聲臭於洗心與神明伍處尚隔
幾層

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止是發
明默字脉絡默之一字聖人只在天何言哉
數句見之子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
識工夫不覩不聞非無覩無聞也即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莫見莫顯即體物而不遺
故曰微之顯微字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
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是天之默處
曰穆穆文王穆穆是文王默處學而不厭者
以此為學誨人不倦者以此為誨非別有所
學有所誨者

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
潔淨無往不潔淨此中黏帶無往非黏帶
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脉各異戒懼于
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于念識念而不識本
體本體戒懼不覩不聞帝規帝矩常虛常靜

則坤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既應非後
念慮事為一以貫之是為全生全歸仁孝之
極

從古聖哲皆從不求安飽煨煉出來故稱顏之
不改其樂在簞食瓢飲陋巷稱禹之無間然
在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至理不有不無人生而靜以下原無二致故中
庸為德與鬼神為德只是一箇矩以為有則
無形無聲不可親聞以為無則莫見莫顯體

物不遺程門謂亦無無處無亦無有處有亦
無因甚無亦無因甚有可謂知微之顯夫說
到此處易使人鶻突故提出齊明盛服工夫

使學者自修自悟方有持循據守先師於其
鴻章點破齋明是恂慄盛服是威儀不論智
愚賢不肖皆從此中道而立日用切瑳琢磨

不離此矩

寄季子善略云筮仕之初如新婚入門一頓一
咲不中節最皆指議之財殺官爵命自無定

隨緣順受不可萌一毫出位之思東山劉公
簡肅張公力辭中秘盡職部屬咸為世名臣
彼崇虛浮競聲勢附麗匪人不免為有識唾
罵講析律令習諳招擬此正素位實際於此
得力將奸胥猾吏不敢為孽同年中豪傑林
立擇善而親當不汝棄善事利器聖門之律
今也

簡羅念菴云古之言聖學必歸諸天道言天道
必歸諸聖學其寂感微顯通一無二今靜究

天道中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
開歛若謂寂感有二時體用有二界竊意雙
江之明屠終當照破特一時寂體成見不免

作障耳客歲閉樓之約欲兄與獅泉兩峯三
五人共之箴砭薰蒸大家混融不以一毛障
眈眈本體庶不孤師門一脉以疑來學千載

之快未審天從人願否

宴會白鷺書院發學庸合一之旨曰聖學之裂
也久矣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

之也。謂計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即物以窮理。則萬物備於我者。裂矣。謂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靜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孔曾思孟師友之授受也。而幾若分門以立。將暴從而趨之。陽明先師以大學古本約來。學將以一所趨也。而異者猶如聚訟。其證諸中庸。子思子攝一部大學。作中庸首章。良工苦心。協于克一千載精一之蘊。可以

渙然水釋矣。諸生請曰。幸究其一曰。大學以國家天下納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萬物納諸致中和。天地萬物者。家國天下之總名也。中和者。明德之異名也。明德即性也。明明德親民而止。至善安焉。謂之率性復焉。謂之修道而本。本源源不越。慎獨一脈。獨知之為德也。其神矣乎。謀道謀食。事異而功同。講說不可以謀食。聞見不可以謀食。思索不可以謀食。無智愚信之

至於謀道。乃倚是三者為功。而弗踐其實。是盡餅而克饑也。自戒自懼。顧諟明命。人倫庶物。須臾不可離。庶幾耕道熟仁。肥身肥家。四海其賴之。

問子思子費隱。答云。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醇酢變化。宣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冊而

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命之曰費。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聲臭。莫可窮詰。是禮也。命之曰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不觀諸鬼神。之費隱乎。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而莫見莫顯。體物而不可遺。不觀諸天道之費隱乎。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於穆無言。萬古如一日。故非齋明盛服。不可以通神明。非亦臨亦保。不可以昭事上帝。吾儕果能知費而隱。隱而

費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則日用云為視聽言動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斯可以語欲罷不能矣帝規矩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學者見有矣未嘗見真有見無矣未嘗見真無故見見矣未嘗見真見將鑿窟穿坏道術必為天下裂

問孟子性善答云孟子道性善正是大學明明

此下案

知

下

德中庸率性修道一派源流性字從心從生孩提知愛及長知敬何嘗離得氣質別可求天地之性善乎先師之訓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形色天性通一無二以盡性而言性即是氣以踐形而言氣即是性故一念齋明則鬼神如在一念昏縱則禽獸不遠嘻其幾嚴矣日之本明皐白祭如也或翳之則泰山秋毫莫辨氣之本順榮衛益如也或逆之則呼號而欲絕人之可使為不善何以異於是

善療目者非能別求目而增其明善調氣者非能別求氣而增其順只求復其初而已故曰百已千必明必強始朴朴實實有下手處下愚之旨孔孟自釋之矣困而學之則知之成功可與生知並科困而不學則不信不為始與暴棄同歸若從困上做下愚便是天降的從不學上做下愚便是人自取的學者不肯怨艾其自取而誣諸氣質以自諉是助苟揚而揚其波也苟揚以習為性正不識帝降

之真

或問未發已發是一時否先生曰後儒只添箇已字便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的主宰發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諸天道當自得之四時常行而行行者未嘗言百物常生而生生者未嘗言無言便是未嘗常行常生便是發而中節今若於常行常

生處別求箇無言的時節如何可得

二子言志似實而虛魯氏似虛而實有勇知方
章甫小相自是實事然千乘之國宗廟會同
何時可到手不若春服風詠更無等待故無
所擇於境者始可語安土無所擇於時者始
可語樂天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最分曉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也就
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

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非二物也今
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
喜怒哀樂即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觀
聞指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觀聞指爲
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
爲和何得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
非是槁木死灰

吾儕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一體之間心
腹至髮膚養所愛則兼所養何處下刀割之

使小故纔說讓第一等與人於範圍曲成體
段多少分裂學詩學文皆學也以道爲志乃
是第一等學術詩人文人皆人也以聖爲志
乃是第一等人品

天下之道二誠與僞而已矣天下之學二言與
行而已矣庸德之信庸言之謹時措於子臣
第友朋相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敦率也
言弗謹則無物行弗信則無常將奚以拔于
凡民

王先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相和校刻

先生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世隱約未
顯先生生有異質少貧貧父曰紀方服役于
公一日天甚寒盥冷水先生至親所親之痛
哭曰為人子今親寒盥水而不知尚得為人
乎自是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漸以
給經孔林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

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語孝經
章句誦習至顛淵問仁章如孔門作聖功非
徒令人口耳也製古冠服為笏書四勿語手
持而躬踐之推謹居後築斗室晨昏定省已
閉關靜思至忘寢食者累年一夕夢天墜壓
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
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
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族
長老論其有志天下每以艱夫事質之立為

碩畫骨中機宜里俗故好奉佛先生勸命改
佛像祀祖先會鑿瑤佛姓者矯上青索鷹犬
于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為擾佛故先生曰
吾自當之躬往謁瑤瑤為先生言論手儀所
感格與先生交離擬薦于 上尊顯之先生
婉謝辭避居常經証悟以悟釋經多發儒先
所未發先是王文成論良知大江之南學者
翕然從信而先生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吉
州人聞先生論說曰此顛吾撫臺王公之談

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其談格
物如其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
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于父如豫章至則
以詩為贄踞然由中扇據上座往履辨論者
累日卒會于心始師事焉文成退謂門人曰
吾擒振濂時無少動今為斯人動矣居七日
告歸省婦無何擬復往父以險阻難之先生
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早族長老曰若能
致用天信可動也先生秉履顧天澍雨倏降

居僻文命復如豫章過金陵思南雍之
地欲以所學論之至大學前六館士親先
冠服異常環聚問所治經曰治總經推事此
心耳司成因進與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
須越王先生成之時文成以外親家婿先生
從居越四方求學者咸居先生闈廩焉久之
嘆曰風之未遠學何由偏乃製輕車請示師
所至講說人主聚聽多所感動為書餘言
詳詳申孝弟擬伏闕上書同門力勸止乃還

學子案

卷之三

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伏庭下
痛自省悔久之乃見無何文成復起制禮廣
瀕行先生陳格物指文成曰君若他日自明
也後文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相廬經紀其
家而還開門授徒遠邇登至先生英邁天挺
初類狂既受學文成養粹氣和性靈發徹音
咳指顧使人意消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
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學露管
舉魯論就正語悟呂淫野寓書於大學止至

舍言于劉文莊晚作大成學歌進羅文恭深
乎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童不嫻文義亡所
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先
生兩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夫以華門
儒生功侔宰相先生之學豈室於用者乃總
漕劉公節量法吳公悌皆特疏薦聞趙文肅
曾疏請用真儒意實在先生俱格不報嗚呼
天亦得以先生為木鐸也與哉于時親炙速
肖欽風興起者非獨縷綫詩書士雖楚豎工

學案

卷之三

役一聞聲咳咸若凜雪其胸臆而膺發其天
機夫里有樵者朱姓名逸日樵楚易麥糶擇
精者共歎而畏其糶糶為糶以樵一日過先
生間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
里薪在山裡先生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
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則
即近非已有矣樵因前而負墻竊聽先生語
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饑取所
爨糶回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泔如初液

所獲 堯于地 跋坐以息 踰時仰天 浩歌
 聲谷出金 石道然得也 先生門徒 或觀其然
 轉相驚異 有宗姓者 心憐之一 日出數十金
 而歎語曰 論子雅志 顧苦貧而 勞生若此
 願奉此為 子生理計 免樵作苦 且令吾得日
 與相從商 切幸甚 樵手其金 俛而思徐大志
 曰子非愛 我吾茲目 此此裏經營 念憧憧起
 夫是子將 此斷送我 一生也 力却之 其後又
 有陶者 韓比名 某居蓬屋 三間 陶甕為生常

季案

秦州注

五

假貸于人 為甕雨壞 甕坏貸不能償 并其蓬
 屋失之處 甕中聞樵者 朱氏風從之 學朱切
 卒業于先 生仲子門 漸習識字 粗涉文史 常
 自咏曰 三間茆屋 歸新主 一片煙霞 是故人
 簞歌屢空 灰若懸鵝 宴如也 年逾三紀 尚鰥
 仲子倡義 為門徒 贖錢助之 婚婦初歸 日筒
 餘一二裙 布盡分給 所親與之 約曰吾志 希
 梁鴻吾不 鴻若非而 夫而不孟 光若亦非 吾
 妻也 買滄日為程 今織塩囊 易糶以給 朝夕

婦朝夕作 饘已肅 供之如賓 焉先生學 既有所
 得 毅然以 倡道化俗 為任 無問工 賈備謀 咸
 從之 游隨機 因質誘 誨之 顧化而 舍良者 以
 千數 每秋獲 畢群弟子 班荆 跋坐論 學數日
 與講 如前踰 數日又 移舟如 所欲往 蓋徧所
 知 交居村 乃還 翔翔 清江 扁舟 汎汎 下上 歌
 聲 洋洋 與棹音 款乃 相應 和親聞 者欣賞 若
 群 仙子 嬉游于 瀛閩 間也 有縣令 某聞而 嘉

季案

秦州注

五

之遺米 二石 白金 二錠 糧而還 其金致書 謝
 畧曰 儂寡人也 承明府 授祭拜 領一石 瓶貯
 以給 數月 養眷 餘二石 分給親友 以廣 明府
 惠金 惠過 渥非 寡人所 堪承也 今問政 對曰
 儂寡人 無能 輔于左 右第凡 與儂居 者幸無
 訟牒 煩公府 此儂所 以報明 府也 今檢案 牘
 稽之 果然 益敬禮 焉嘗與 諸名公 卿會論 學
 間有 譚及 別務者 輒大 噪曰 光陰有 幾乃為
 此閑 泛語 或爾引 經書 相辨論 則又大 志曰

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
講肆耶諸名公咸為悚息云

大學是經世完書契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
却正是止至善

止字本文自有明解曰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
敬止慈止信是分明解止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下數句是釋格物致知
之義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未治者
格物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于

已不以已依于天地萬物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察其身於天

地萬物者謂之遺末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

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己而物正也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
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
子則不然攻已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已

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

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暇那有許多工夫

去較量人過失

教不倦仁也須善教乃有濟故又曰成物智也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若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

大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于此

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知

不愛人不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不信不

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已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已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為已之學自脩之不暇奚暇責人哉自脩而仁矣自脩而信矣其有不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有未深處之有未洽耳又何病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及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者必如此之用功也

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未改吾室

止之乎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已之責也引道之不時亦已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容是已之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已之過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已者非大人之學也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如斯而已矣

中庸中字本文亦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

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

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

異端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

日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戒慎恐懼不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

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

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此子氣力

有無邊快樂若費此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

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

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

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子案

泰州王

十一

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

懼之有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塵凡事常見俯視無足入慮者方為超脫

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先生常謂

白沙此詩以省學者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即無極一即大極無

極是無欲到極處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纔著意便是私心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

人欲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

有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

曰爾心尚在更何求心乎

一友持功大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為子累矣因

指傍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

子案

泰州王

十一

何嘗廢事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

養心者害心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

了故曰如此而已矣

良知之體與為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

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何嘗纏擾要之自然義則不着

人力安排。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自。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大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泰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工夫。方得不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則恐所為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此中亦有

學字

泰州王

十三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

磨。乃得明徹之至。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

致感。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

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

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

道既明。經何足用。執經傳之間。印証吾心而

已矣。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

須舍觀之六經。正好印証吾心。孔子之時。中

全在常編三絕。

教子無他法。但今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又

當自別。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焉。言先生曰。塗之人皆

明師也得深省。

學字

泰州王

十四

學者指摘舉業。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舉

業。何可盡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四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

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來書所謂印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

事矣。足見用功精密。契一貫之旨。可慰可慰。

即性性焉安焉之謂聖。知不啻之動

教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以先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合外內之道也

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先生曰體用一原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則自是佛老之體也

云道之用也體用一原知體而不知用其流必至於喜靜厭動入於狂簡知用而不知體其流必至於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

切精微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故曰精則一一則精

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脩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隱則如夫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群者是也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

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非見而何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之意同故喟然與之

易明先生詩曰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羨荷衣先生曰羨殺山中沂浴伴千金難買暮春衣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

之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與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有以伊傳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傳之事我不能伊傳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傳得君可謂奇遇謀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謂命則聽命矣

故曰大人造命

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德矣

一偏故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其繡山梁雌

雉之時執正以其色舉而翔集或故其繫易

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妾婦之道也先生

學案

秦州王

七

嘗誦此教學者以立本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已

故出則必為帝者師處則必為天下萬世師

出不為帝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

師遺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

道也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衆人之仁也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賢人之仁也吾未見

蹈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也

學者但知孟子辨夷之告子有功聖門不知其

辨堯舜孔子處極有功於聖門

或問堯舜禹相傳授授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

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宰我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

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

學案

秦州王

六

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五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

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

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

無歇手地故孔子為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

之喻予以為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

無盡藏者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道出處必稱孔子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

軻真是一句道着。有朱諸儒只爲見孟子龐
所。以多忽畧。過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氣
象之麓。未甚害事。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朱之周程邵學。皆已到聖
人。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格物。
而止至善。安身而動。便智巧。

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玄微處。至其易
簡宗旨。却不曾言。

昔者堯舜不得禹。卑陶爲已憂。孔子不得顏曾

學案 泰州王 九

爲已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曾。相
傳授受者。此學而已。學既明。而天下有不治
者。故通書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
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
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
孰能與于此。雖然。學者之患。在好爲人師。故
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無斯患矣。是
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諸儒學案 王心齋

語上也。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皆歸於自家不智。以此爲學。只見
自家不能。是以遷善改過。日入於精微也。不
然。則抱道自高。未免於怨天尤人。此所以爲
患也。世之知明德而不親民者。固不足以與
此。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者。亦不足以與
此也。大學釋止至善。必曰緝蠻黃鳥。止于丘
隅。於止。知其所止。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學案 泰州王 二十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
處。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
是家常事。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
人才。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
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二爻。皆謂之大

七九五

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為家舍。

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屯卦初爻便是聖人濟屯起手處。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

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輕

於出則身絀而道不尊。豈能以濟天下。自天

學案

泰州王

三十一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曰安其身而後動。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其身正則天下歸之。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為物格而后知至。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一切應用。失身失道皆謂不知本。而欲求末治者。未之有也。其如天下國家何哉。故及己自脩。皆是立本工夫。離却及己。謂之失本。離却天下國家。謂之遺末。亦非所謂知本。本末原

是一物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大丈夫存不惑之心。而以天下萬物依乎己。不以己役於天下萬物。是故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世知明德而不親民者。固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亦不足以與此。大學釋止至善。必曰止于至善。止之時義深乎哉。

學案

泰州王

三十一

龍溪王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甘相明校刻

先生名畿字汝中別號龍溪與陽明王文成
公同郡人也正德嘉靖間文成倡明理學其
說以致良知為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
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先生若不聞也者
首往受業焉先生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
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於文成出為諸士

學案 龍溪

言之辨而核約而盡士始悟舊習之支離轉
而從文成推恐後嘉靖癸未先生試禮部不
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者猶種種生得失心
然則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之而
請終身受業於文成文成為治靜室居之踰
年遂悟虛靈寂感通一無二之旨丙戌士復
當試禮部文成命先生往不答文成曰吾非
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
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

諸儒學案 王龍溪

教觀試仕士咸集念非子莫能開明之故以
屬子非為一第也先生曰諾此行僅了試事
縱得與選當不 廷試而歸卒業焉文成曰
是惟爾意乃覓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
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
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有
及試事者曰業已任之矣及抵都歐陽南野
宗伯魏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泊郡縣入覲
諸同志爭迎先生與相辨證由是先生名盛

學案 龍溪

一時在場屋所為文直為已見不數數顧程
式賴有識者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按置
萬等而同門緒山錢公亦在選士或舉子以
慶然京國大吏多不喜學先生者公以此
非吾與君仕時也且始進而後退何以
自立乃不就 廷試而歸其後文成之門來
學者日益衆文成不能徧皆授別屬先生與
錢公等為第弟子分教之先生性坦夷寬厚
其與人言或水滸契從容譬曉不厭及獲士

多樂從先生而其興起者亦視諸君子為倍
有扣玄理於文成者文成以有心無心實相
幻相詔之先生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
實非玄。纔着有無實幻便落斷常二見譬之
弄丸不着。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機。先生亟
俞之。又成至洪都鄒司成東廓登水洲南野
諸君率同志百餘人出謁文成曰吾有向上
一機。久不敢發。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
該洩時。若方有兵事無暇為諸君言。但質之

學案

龍溪

三

次。言不謬也。其為師門所重如此。文成平
思田歸。卒于南安。先生方借錢公赴。廷試
抵竟。聞訃。即同馳還。迎觀。經紀喪事。廬於墓。
服心喪三年。又建天真書院。祀文成像其中。
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論者謂自文成終。其
教久而益彰。先生之功也。初先生赴廷對。
故相朱嘉公欲引置一甲。先生不應。開吉士
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
終不應。又乃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

痊待補。故相貴溪公議選官僚。其壻吳儀制
春。先生門生也。首以先生薦貴溪。曰吾亦聞
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先生謝
儀制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日
投若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為何
如人。遂大恨。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會
薦先生。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
聖德。貴票旨。詆先生偽學。而罷吏科都給事
中戚賢官。先生時為武選郎。再疏乞休。銓司

學案

龍溪

四

報與告。夫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南京薛考
功曰。王某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當首及之。
考功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先生者。交以考
功怒。遂力去。先生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
溪。故先生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先生不以
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為務。嘗謂天下
無不可與之人。淑慝賢愚。皆可取資於已。所
至接引無倦色。故自兩都及吳楚閩越。皆有
講舍。江浙為尤盛。會常數伯人。先生年八十

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韓謝曰：子誠愛我，我亦非故好勞，但念久安處，則志氣日就怠荒，欲求與朋友相切劘，自了性命，非專以行教也。所著有大象義述、麗澤錄、留都峴、山東遊、南遊諸會紀、水西冲玄雲門、天山萬松華陽、斗山環璞諸會語、羅念庵冬遊松原諸晤語、聶雙江致知議畧別、曾大常趙漱陽漫語、荅王敬所論學書及中鑒錄，凡數十種，士皆傳誦之。

學案

龍溪

五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之心之體，有善有惡之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

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

學案

龍溪

六

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論。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既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並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

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

字案

龍溪

七

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着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

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為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護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于一云。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為戒懼工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于內外。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拘。不可

字案

龍溪

以為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為。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吾人學問。自己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思入者。感動人處。至意思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解悟而止。

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攙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

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今日致知工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為害。這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為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卅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為實際。不知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密。不得出頭。便是認賊作子。此是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學案

龍溪

九

遵嚴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即學有厭處。成已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
遵嚴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為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為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

諸儒學案 王龍溪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

遵嚴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個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弄精。竟從言而入。非自己証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

學案

龍溪

十

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傍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朴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其間。久久自當有得。不可欲速強探也。
習氣為害最重。一鄉之善。不能交一國。一國之善。不能交天下。天下之善。不能交上古。習氣為之限也。處其中。而能言拔者。非豪傑不能。故學者以前。銷習氣為急務。
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誦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大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

山自家所見。湏知消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乎。

學案 龍溪

十一

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推之為五常。擴之為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吾之

良知自與萬物相為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強以推之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此千聖學脈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一指為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青。耳之不能辨五聲。而

學案 龍溪

十二

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泯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聾且瞶者。幾希。君子處世。貴於有容。不可大生揀擇。天有晝夜。地有險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無以成。並生之功。只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作意矜持。如引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機盎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奈何。曰。家庭之間。恩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使之。默化。

先生入安成。語三峯劉子曰。不肖與兄同事夫子。餘四十年。兄好學清修。不受汚染。向處臺

學案

龍溪

十三

端。不數月。即拂衣歸山。此豈常情所能測。兄保身如掌玉。如幽蘭。但退于自家。大會寧不脣時赴。未免有揀擇心。在此亦清修中一魔事。先師倡此學。精神命脈。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諸兄。傳法者衆。興起聚會。在在有之。雖未能盡保。必爲聖賢。風聲鼓舞。比之他省氣象。自別。不可誣也。第此番入境。殊覺悵然。善山洛村。久矣。捐背東廓。雙江明水。念庵瑤湖。魯江。先後殞落。同志衰寒。如群蟬失主。亂飛

亂集。聚散靡常。無從收攝。盛衰消息。時乃不道。歲犯龍蛇。亦吾道之一否也。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卵上。含覆煦育。無此子。間斷。到得精神充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先生曰。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

學案

龍溪

十四

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子克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詣。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倍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膺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

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爲事。又成辜負矣。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婢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

學案

龍溪

十五

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已分內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閉關獨善。養成神龍虛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蓋不忍也。

良知無奇特相。無委曲相。心本平妥。以直而動。愚夫愚婦。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纔起於意。萌於欲。不能致其良知。始與聖人異耳。若謂愚夫愚婦。不足以語聖。幾於自誣。且自棄矣。

學案

龍溪

十六

南野歐陽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主國親校刻

先生名德字崇一泰和人弱冠舉于鄉聞陽明王公講學處臺往受業焉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祲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已則興罷所急境內大治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脩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脩身之學

此字案

歐陽

周貧病均勞逸恩義兼至士心悅服遷南尚寶卿大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弟文莊轟貞襄羅文恭諸公聚講于青原梅陂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大常卿召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其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以國家選庶吉士教之號為儲相不直工文詞已也每試暇輒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召拜禮部尚書踰月

諸儒學案 歐陽南野

遂 召入直同勳輔諸臣奉 賜劄與聞大

政 上諭或稱秩宗或稱大宗伯而不名時

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以

幸斯世而先生疾遽不起年五十有九 詔

贈大子大保謚文莊初陽明王公得先生大

見期許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論之先

生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

諸公公答以自私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先生

遂悟良知真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

此字案

歐陽

二

理自周於天地民彝本見有動靜寂感內外之殊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跡是沛然不疑躬行益篤履遺日履而上達淵微其教人一以良知為宗隨方開導根理要而切事情條晰而疏暢其說可因時達變盡分而行吾道聽者皆灑然知先生為通儒而其學果可適於用也先生學主於經世不屑屑為匹夫拘謫之行而洞達融渾與人交不矜不激出其肺腑以致忠告之益遇事處之精理

曲當真誠自然非由矯飾至關 國家大計
艱危勢錯之際衆相顧驚愕先生神閑氣定
徐出片言立解自以身沐 特知欲從容醞
蓄迎機啟沃格心而扶化理以力行其學而
年不副心識者謂先生抱經綸匡濟之宏猷
未竟厥施爲世道惜云○胡廬山先生曰良
知之體其本無一物而其究則所謂周天地
民物者不可以聲臭求而形骸隔故先生雅
言良知無外而有外之學非真致其良知者

字案

歐陽

三

是以先生之學。藹藹可備採擇。而且鬼可爲
腹心。其能自任天下之重。良以是也。雖然。是
道也廣矣。向使有一物岐於其中。則萃乎其
爲之隔矣。又烏能通於天下之大。彼隔焉者
不足言。而世之學者。又多以有物之體。依傍
於無外之道。遂至縱任自恣。無復格致之實。
以致憂道君子。又復揀以虛寂。若指良知爲
不足者。誠如是。則異乎吾夫子所謂易簡理
得者矣。噫。此非良知之不足。由學者未能真

見良知故也。

志其學之幹乎。果確無二。悠久不息。學乃有成。
今以欣羨激作之氣。未有果確悠久之實。而
自謂有志。然則說異言。而從法語者。皆得稱
志士矣。而孔子猶以爲未如之何者。何哉。故
非知耻發憤。學之不厭者。不足以言志。
已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於人者。知之致。知其
物之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絜矩之道乎。物格
知至。而明德明於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

字案

歐陽

四

身行之者。其恕乎。

知愛知敬。自赤子已然。大人者。達其赤子之愛
敬於天下者也。故仁義不可勝用。今見人溺
於不善。而不思援之。是忍而弗之愛也。弗愛
賊仁。謂人不足與爲善。是慢而弗之敬也。弗
敬賊義。故善與人同者。然後爲愛敬之至。而
盡仁義之道。不如是。而曰我能愛人。我能敬
人者。色焉而已。貌焉而已。豈所謂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哉。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致知而學問思辨時出焉。一以貫之矣。謂學問思辨以開吾之知。多學而識者之所以二之也。

學於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於身也。故學詩斯可以言。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也。以講說為學者。以知識為獲。其於道德乎何有。

字案

歐陽

五

載籍者。已往之師友。師友者。見在之載籍。其用一也。然人往往樂獨學於載籍。而不樂共學於朋友。可不察其故哉。朋友規切。則人已相形。情偽將無所容。而勝心為之抵牾。載籍則其人已往。或得緣附意見。而勝心無所拂逆。故凡學載籍。而無朋友之助。鮮不錮於勝心。而派於自用。多識以畜德者。其無以取友為末也哉。

古之明明德者。非徒錫躬正行已也。親親仁民。

愛物之心。充實光輝。明於天下。是之謂大人之事。古之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非徒意念及之已也。廓焉通天下為一身。孳孳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悅。是之謂大人之志。夫志平其大而務誠諸其身。則所以格物致知者。莫非廣大精微之實功矣。獨知也者。良知也。而感應酬酢。萬物皆備矣。視聽言動。感應之物也。而是是非非。良知其則矣。物循其知。而不自欺。故各得其則。知周於物。而無所欺。故各極。

字案

歐陽

六

其至。夫物循其則。而無不格。斯知周於物。而無不致。脩身之要也。然必有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志。而後可以與此。志之不弘。則其從事於脩身者。或未免為磴磴信果者也。其究為小人儒也已矣。

學者於人之是非得失。義利公私。雖其疑似難明者。猶能辨之。至於吾身。雖昭著可知者。或莫之辨焉。自欺耳矣。於人之隱微。猶憤然怒之。至於吾身。雖大且顯者。或未嘗思也。

自欺耳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察己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己者也。察人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人者也。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可不慎哉。

人之病莫大於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己之非，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己以自盡。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好勝者也。是蓋孔門諸賢之所從事，而曾子

學案

歐陽

七

稱之，以警其門人弟子。後世顧謂惟顏子是。以當之，無乃以為成德之驗，而未知其為入德之功歟。今學者自是好勝之病，雖精粗淺深不同，未必能脫然而無有也。苟自諉曰：惟德成乃能脫然無病，則立心之始，既以容留潛伏，而未有拔本塞源之志，將不終為自是好勝而已耶。

孔子稱聽訟猶人，必也使民無訟。夫聖人不垂難能之訓，不期難成之功，非故為近易也。道

則然也。然自今觀之，民好訟而求勝，至械手足，刻肌膚，幽囚折辱，猶趨之不厭。如是而求其無訟，不亦遠且難乎。聞古之為治者，感人以心，使人自畏，其心後之為治者，威人以法，使人畏上之法，畏法者，法或玩而心肆，故輕犯而倖勝於訟，畏心者，心恒惕而法守，故重犯而恥以訟勝。

學案

歐陽

八

背心難消，而流俗易溺。今之溺人者，莫大於美文詞，崇機變，以失其本心。昔者舜之溫恭，允塞不異深山之野人。文王之所以為文，純亦不已。故君子貴乎道也。又曰：離群之患，君子患之，損友益友，孔子倦倦焉。故知所貴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取友。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已有未存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

盛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好善不擇小。怒惡不擇大。凡世態紛紛。不可人意。非惟不掛諸口。亦且不掛諸心。然後處之無不宜。此非自貶以媚俗。聖賢高明廣大之心。固如此也。

吾人只是爲道之志不切。若爲道之志。如取科第之志。則拈起筆來。無非以明道爲心矣。此學者深痼之病。宜實體察。

朋友互相規切。須信在言前。一點便化。始爲道。扞格外物。亦是聖門別派。但恐爲此說者。尚多意見想像。果能如其所說。實落用功。亦自有疑有悟。自然覺得先師所教。愈更精一。不若彼說籠統闕漏。終不足以盡性也。朋友好立

論者。且可默然相與。薰蒸磨礪。切其內省之心。若與一一解駁。祇恐成口說耳。

棲息南明。日與諸生。從脚根下。檢點。將從前種種。世味。濃。淡。一番。始覺。吾人。赤子。時心。地本自平易。真實。種種。障蔽。盡是自起。自作。徒自受累。

吾黨爲學。須要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切篤實。而日就身心。感應處。物物格之。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永不欺其自知之明。而常自慊然。

後能止於至善。後進喜脫畧。而惡拘檢。只是未嘗實有此志。或粗有志。而攙以意氣。認爲真志。志既不實。則其以妄念爲真。乃是自迷自誤。

古人之論齊家。曰。且兄且弟。論治國。亦曰。且民。且人。其論人情。曰。雷我則仇。其論害。則曰。剛而無害。曰。善戲謔。而不爲害。然則必以處家人之心。處國人。而後能得其宜之之道。必不適用其剛。雖辭色之間。如戲謔之可以傷人。

者亦在所必察。然後為能無害。

有病為政尚嚴者。先生曰。人心縱弛之久。非加

繩檢。雖有惠政。終不得行。古之人。以不教而

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為嚴之過。至如信賞

必罰。雖堯舜舍此。難以致治。惟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嚴與寬。皆仁之用。

合本體。方是功夫。用功夫。即是本體。良知本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用功亦只戒慎不覩。恐懼

不聞。初學如此。深造亦如此。本無二也。生熟

學案

歐陽

十一

之間而已矣。

居鄉理家。此物最難格。非物之難。不欺其獨知

而能自慊之為難也。

今之人。稱之功名之士。弗樂也。曰富貴之徒。艱

然矣。此良知也。然而非知之艱。致知為艱。故

曰功崇惟志。志者。自致者也。孔子曰。士而懷

居。不足以為士。孟子曰。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之謂失其本心。是故

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後可以言志。必不

以三公易其介。而後可以言志。志定而知至

矣。此謂知本。

良知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見人之善。若得其

所欲。而愛護之也。見人之不善。若疾病在躬。

而撫摩之也。有善必以及人。若解衣推食於

其昆弟也。不能必以問人。若足之行而取決

於目也。豈有妬害嫉惡。矜能恥負之意哉。故

學者必視天下無物非我。無人不可入於善。

學案

歐陽

十一

然後為致其知。

人情世故。固有難處者。然君子匹夫。不得其所。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不愛其身。而求躋斯

民於安。養生全。一切勞逸安危。毀譽利害。皆

不暇顧。而何人情世故之為慮也。

有苗負固。益替禹以讓受。而道舜之事。夫舜何

罪可引。何惡可負。以為毫髮有所未盡。猶可

自致其力。不必責之人也。父子兄弟。免後世

喋血禁庭之慘。蓋護損之益。仁義之利。如此。

君子隨其所至。遇惡揚善。順天休命。故弦歌簿

書。催科鞭朴。只是一心。只是一事。若判爲兩途。便未免涉於意必。故或失則愛。或失則恐。或失則疎。或失則迂。皆意必爲之蔽也。

君子之學。得其本心。寂無聲臭。若赤子之初。種種毀譽利害。若無所聞。一切可憂可懼可驚。可愕之變。若寒暑晦明之固然。無所怵于其中。然後庶幾古人膽大心小之云。然後可以任重致遠。

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

學案

歐陽

十三

無悶。然後爲龍德。未至于此。遽可自欺自誑。以爲能見能躍者耶。

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悲痛哀苦之情。或流於大過不及。而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故爲此扶植培養之計。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

吾儕大患。在未有真志。志不立。則因循鹵莽。言行背馳。亦勢所必至者。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神也。良知心之神明。貫乎動靜者也。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

良知不待點檢而有。而點檢即良知之用。一點檢。即不用其良知矣。大學言致知。正欲學者時時點檢。勿欺其獨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此也。吾輩未能如顏子之知。正坐因循。將就。不能點檢耳。

良知人所固有。是故莫不好仁而惡賊。貴義而

學案

歐陽

十四

賤利。崇忠信。而鄙詐佞。崇恭敬。而耻傲惰。尚孝慈。而羞狠戾。其見之行事。得其所好。而所惡者。不加乎其身。則其心泰然矣。失其所好。而所惡者。躬自蹈之。則其心歉然厭然矣。夫良知本明也。而至於躬蹈其所惡。欲蔽之耳。然未免於歎且厭者。則其明曷嘗遽息。然則雖小人之良知。亦未嘗不存。惟有以蔽之。而無以致其明。雖有存焉。寡矣。雖君子之良知。亦不能無蔽。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雖有

不存焉者。其美慎其獨知。而罔有所欺。充其所惡。而勿施於人。改其所欺。而求快於已。明之之功也。及其至。查滓渾化。所著動變。我固有之。豈待於外哉。

至道未嘗外世之所務。而世務亦莫非道德之用。惟狗世者。修之以成能。狗道者。修之以成德。志有不同焉耳。成能故可與名世。成德故可與遊世。可與遊世者。非世所囿者也。然後能範圍天地。裁成萬化。孔顏所以為百世師

學案

歐陽

十五

者。忘名世之心。成遊世之德而已矣。

處家處為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

處家事。直須平實。然須有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之心。乃不為飲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無益也。

進學如下棋。不遇國手對壘。終無高着。此最不

可不察。

凡事奇特不足貴。惟此心平實。有恒為難能也。親戚骨肉。須是不藏怒。不宿怨。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始得。浮文虛禮。不足用也。

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粗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剷定。得安望其成也。

言語便捷。折人之非。談人之短。伸己之見。自是

學案

歐陽

十六

學者病痛。惟聖人為能好問好察。隱惡揚善。恂恂似不能言者。

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着之何執。此強恕而行之道。

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

甘恬恬寂寞。非必強為於外。直從心體洗濯。得恬淡滋味。乃能有常。不然。則自謂高賢。

不免爲俗人。古之稱聖人。必曰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必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得此滋味。
則雖衫衣鼓琴。榮華顯盛。有之而不與。居之
而不染。亦不失其爲恬淡寂寞者也。

君子之學。喜怒憂樂。發必中節。然非此心如止
水介石。則意動情勝。不能行於妻子。

凡處事。不可作好作惡。且不必論聖賢。就鄉中
作尊長。能鎮服得人者。亦自疑重端詳。不因
人而遷喜。因人而遷怒。然後心定而慮事精。

學案

歐陽

十七

否則未免因一時相與之厚薄。以作好惡。所
謂眼花則五色眩。非定論也。

刊落浮華。真實乃見。消融客氣。良心自妙。此語
不可忽也。

古人明德親民之道。直須以爲己任。未可草草
於世俗中。支撐補湊。粉飾得過。便謂做得箇
人。試仰頭一看。前輩多少豪傑。豈是吾輩這
般樣子。千古之後。多少豪傑。豈不將吾輩作
唾核相。待尋思到此。今日所作種種氣槩。無

纖毫着實。便知自家安身立命下落。此不
可以意氣激作。須貼底真心。踏着實地。乃有
出頭處。不然終身包裹在流俗裡。無由得世
緣淨潔也。

忖測尊意。必以知是知非者。心之用也。感物而
動。莫顯莫見者也。心體真靜。隱微所謂未發
之中。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體立用行。靜
虛動直。而是是非非。各中其節。不得其體。而
從事於用。則未矣。執事益操。存涵養。實見此

學案

歐陽

十六

義。非得之口耳。想像者。故恭稽證據。自信而
無疑。某之所聞。無以異此。然亦微有未盡協
者。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異耳。
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
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
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真靜隱微。未發之中。
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
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
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舛。故謂

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真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

嘗謂人之為學。但當各自立箇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各以修身為本。各務親師取友。求啟助之益。凡有問辨。各務相下相師。見善思齊。聞過則改。其於他人所見。苟有未協。則陳述所疑。忠告善道。而不敢遂以為非。已之所見。苟有自得。則傾吐底裏。就人求正。而不敢執以為是。非故為是不

學案

歐陽

十九

情也。自大賢以下。學固未必盡是。不舍固未必盡知。過固未必能盡見。而內自訟。所資於問辨者。正惟在此。非必以已為權度。而一天下之長短輕重也。况至於詆謫辨詰。如訟如仇。此中不無亦有心病。故嘗疑魯論攻乎異端一語。恐非謂專治異端之道者。蓋雖同志同學。而端倪必不能無小異。惟取以相輔。則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長已見。為害不小。且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使天下之

人無志者。得藉口以自委。有志者亦皇惑而莫知所從。此其害。又有不可言者。當時孔門諸賢。恐亦不免有此。故聖人言此以警之。其在吾黨。則朱陸以來。為鑿固不遠也。此雖鄙淺之見。然或愚慮一得。公以為可采。幸以告諸同志。

莫先於辨志。志精斯精。志一斯一。夫此志精一。而氣習意見消融。不盡力不逮。志者有矣。未有志不精一。而能精義入神者也。

手

念菴羅先生要語 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調甫編輯

雲陽後學劉世棟世楷校刻

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吉水橙溪人父循進士
仕至按察司副使先生生而神穎殊絕比長
喜為古文辭方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慶臺
心即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
生或嘲譙之不為動比傳習錄出先生奔假
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脫穎見篇章間同舍生

學案 吉水羅

益驚避之舉于鄉以憲副公偶疾遂輒會試
師事室中谷平李公學李公端嚴有守學以
閑邪為訓者及計偕聞同郡黃洛村私何善
山仁二舉人曾受文成學者附其舟嚴事之
時先生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公言動如
常裏疑之一日論學何君慨曰近世號名講
學者究其裏微類先人心耳先生憮然內省
自是學求近裡旨究文成致知旨年二十五
舉南宮 廷試 肅皇帝親閱奉御批學正

諸儒學案 羅念庵

有見言說而意必忠且擢之首者賜進士及
第第一人時外舅曾公官大僕卿報初下趣
告先生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先生聆之面頰
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
年迺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借何
黃二公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既授官翰林院
修撰常心怛怛念憲副公不置踰年遂請告
歸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愈乃謁谷平公于
浙邨訂舊學方病時有瓜州富人王紀者坐

學案 吉水羅

事項甌東公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謂求解
已峻拒之矣項聞之微以意嘗先生先生辭
益厲項嘆服遂定交為深分既歸悔曰紀所
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錄
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為之懼然是後二
年先生侍憲副公于家公訓飾不殊童穉言
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今衣冠行酒拂席授
几慚忻從事焉入京補原職時南野歐陽公
德文貞徐公階共事館中先生每過從論學

歸輒綴記久之逐載帙矣嗣克 經筵官一
夕忽夢別憲副公伏地哭大慟悲極而醒淚
零枕席心掉不能出戶日未晡而公訃音至
先生痛欲絕奔歸至楊子江舟人難之先生
曰吾不得見父奚用身為疾驅抵家即喪次
三年啣哀不入室蔬食水飲葬祭以禮携二
弟常寓近里王虛觀四方士友因而依歸者
衆或諷之謂居喪講學非宜先生報書謂處
此蓋竊倚廬意且以病便靜攝求免於辱喪

學案

吉水羅

三

間側聆諸長者緒論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
講也服既闋之二年母孀宜人病痺先生廢
寢食烹藥共饋衣不鮮帶者數月諸婦請代
宜人不許曰出吾兒躬親者吾安_居喪痛慕
執禮彌殷一日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
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
生忽自省曰噫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
篤志聖學正脉必繇濂溪無欲旨居常與同
郡東廓鄒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推補宮

寮改左春坊贊善赴 召道南都兩入城晤
同志與王龍溪畿諸公質辨累日大都主無
欲旨至維楊趨泰州安豐場訪心齋王公良
心齋時病不出先生就榻傍語述近悔恨處
求益心齋不荅但論立大本以為能立此身
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云語具冬
遊記時心齋作大成學歌以贈先生感切記
末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
仁形神皆非真聞歌乃易簣受言求書紳誰

學案

吉水羅

四

知百年內二義無疎親詳記先生于時廢
求友意殆若無若虛矣踰歲抵京入春坊進
講與其友唐荆川趙浚谷居相比浚谷一日
邀先生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闕室中一
無有乃曰羅君內外矚然若此由是三公交
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
之曰三翰林云時儲位未定浸聞有他異先
生乃與三公各上疏以預定東官朝議為言
忤 旨謫為民先生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

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
書寓運甓意既歸二年庶第請析居先生盡
推先世田宅咸令主焉乃于舍外別建一宅
僅足避風雨仲第病卒哀楚累月寢食失常
其友愛篤至如此先生自歸田削跡城市辭
受取予咸裁以義世局時格秋毫靡徇嘗曰
此吾當然非祈免毀譽也郡中東廓南野雙
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常至數百千人
先生每與抑抑求麗澤宋常以言詞先人然

興學際

吉水羅

五

瞻其容止者非辟濟消一語薦紳縫掖快覩
景行有不假言詞之末者久之遊衡岳爲文
盟岳神及白沙先生祠語在集中登山過
觀音岩有僧楚石者出迎甚喜受異僧
外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先生拒不受丙
午送季第如南雍過颯陵訪荆川夜語契心
相對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荆川自以博
大不如先生雅曰念菴之學平正云久聞石
蓮洞先生自是多洞居錢緒山偕龍溪邀會

如青原士友至者百數十人先生多告以去
欲除根云已酉先生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
大汗洒然自得邑令以先生聚講無所葺玄
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庚戌聞虜逼都城
先生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不起尋
愈聞龍溪論良知當下具足意速人悟先生
曰吾人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
昭然顧以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
其心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滅裂恣肆至以

學案

吉水羅

六

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
以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之人蕩然無歸悍
然不顧斯爲病道不淺甲寅邂逅王龍溪于
海天遂同舟西歸會玄潭龍溪曰何以贈我
先生曰陽明先生之爲聖學無疑惜也速亡
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公等受煅煉最久
其得證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
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人乃是
公等負先生也語具夏遊記曾以示荆川公

公報書云兄為世說法不得不爾若為已
命湏死心塌地靜求一番始得也乙卯春先
生因借龍溪遊楚寓黃陂深山中龍溪先返
先生獨留栖一樓日夜跌坐半榻中三月餘
自覺有省咏夜坐詩十首貽蔣道林書蓋嘗
然見大夫尋病作至九月返舍而曾夫人卒
先一旬矣踰年水漂沒其居假寓田家泊然
不以干意先生自登第后臺省為建坊咸力
辭則又餽坊值先生悉却之然有司仍帑藏

學案

吉水縣

七

積累數千金撫臺鍾陽馬公知先生家故窶
又罹水災檄理前金賙之業已入墨吏私囊
先生思為官屬累致書馬公以悉領為辭
遂得寢同志因醜金相助先生用構正學堂
於河南戊午荆川邀會齊雲岩共訂出山先
生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即某自效奚必我出
荆川意乃寢時分宜既推轂荆川公因致惠
問以出處嘗先生先生報書辭謝甚懇乃已
是冬以病謝客屏居然四方書問未常不應

族戚交游之休虞與 國事之然否聞知未
常不致意蓋嗒然玄嘿而物無不綜澹然無
為而自無不為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
雙江公書駁其專主寂靜又以佛氏之異吾
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入其誤入易
入者惟在幾微似是之間乃著異端論三篇
明似是之非龍溪復來訪信宿語別作松原
志晤常移書致規切至是復發其槩云次年
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

學案

吉水縣

八

未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
蓋有密証殊資嘿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
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學先生之學者
視此何如是歲先生年六十四方及門士相
繼叩請日繁先生教先嘿識重躬行日以精
神相蒸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
後隨機引入每日環坐先生相對嘿然時起
立循闌吟哦上下從容指發一二語聞者莫
不興起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后不絕先

生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洽。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八月忽病。長老入室問疾。親無長物。曰甚矣。窶也。荅曰。窮固自好。中秋日。門人託等扶翼危坐。正巾歛手而逝。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詔贈官謚文恭。方先生之歸田也。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彊弧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

學案

吉水羅

九

當其職。皆吾事也。年至五十前後。視時事。非始絕意仕宦。然饑溺由已。撻市引辜之粟。未嘗一日不業業也。先是邑苦虛糧。貽書上官力請。方田里大猾。飛言撼阻。不為動。促郡邑竟成之。邑人又為父米輸。將苦言之。邑令建倉同江水次。又邑籍苦虛丁。力言諸當路。覈之。減去二萬。邑人咸稱便。后同水鄉。饑移書郡縣。請賑為立法。周密推之一邑。民賴以不殍。閩廣寇起。流突吉地。移書當路。提兵臨

捍而密畫。贊之一境。以全時當。撥戶籍。戒其鄉分。置區域。按畝出收。擇士友公正者。尸之俾人得自盡。一時稱平。當事者例薦。特薦章罔虛。歲天下士想望其出。以下治平云。

卷王龍谿來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兄之精義。盡在於此。自弟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抹其病者。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工夫。固當合一。原頭與見在。終難

學案

吉水羅

十

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工夫之持行。不識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兄謂弟落在着到管帶。弟實有之。安敢隱諱。在弟之意。以為但恐未識淵寂耳。若真識得。愈加着到。愈無執着。愈加照管。愈無掛帶。既曰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着之有。來教云。提孩精神。有着到也。無此誠是矣。兄又謂提孩。魚着物否。又云。鳶之飛。魚之躍。有管帶也。無此誠是矣。

凡又謂鳶魚。曾有妄念否。

荅陳明水來教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着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疑聚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於着已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來教云。欲於感前

學案

吉水羅

十一

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肖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

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為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

即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為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

學案

吉水羅

十二

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為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及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者。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龍溪曰。近日覺何如。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龍溪曰。試言之。曰。當時之為收攝保聚。偏矣。蓋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以為寂在感先。感由寂發。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於執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於指感有時。彼此

既分動靜爲二。此乃二氏之所深非。以爲邊見而害道者。我固堅信而固執之。其流之弊。必至重於爲我。踈於應物。而有不自覺者。豈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本旨哉。蓋久而復疑之。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

學案

吉水羅

十三

東廓公謂予曰。獅泉與龍溪有未了語。待公而判。予曰。願聞。於是二兄各述所言。往復者二日。獅泉大意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

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雜。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亟返而得之也。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否。獅泉曰不同。曰如何。曰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知能。譬如金礦未經煅煉。不可名爲金。其視無聲無臭。本然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辟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

學案

吉水羅

十四

期矣。龍溪曰。謂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光被四表之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雲霧曰。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却爲雲氣掩昧。指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今言開天闢地。辟立乾坤。未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即成再造之功。依舊日光。照臨四表。龍溪因令予斷。予曰。獅泉早年爲見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誤。故從自心察識立說。學者用功。決當如此。但分主宰

流行兩項工夫却難歸一。龍溪指點極是透徹。却須體獅泉受用。見在之說。從收攝進步處。處綿密。始是真悟。不爾。只成玩弄。始是去兩短取兩長。不負今日切磋也。若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前夏遊記中亦嘗致疑。但不至如獅泉云云。大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引。只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魯別將一心換却此心。且如兄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以為吾自創業。不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成

學案

古水羅

十五

懸空做得。只是時時不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精日健。不可直任見在。以為止足。此第與二兄實致力處耳。

予問於龍溪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抹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為予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溪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餐餐與禮。食固無辯乎。他日龍溪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

寂。歸寂者。心稿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辯。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坻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

學案

古水羅

十六

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辯。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敬所王君訪予石蓮洞中。與坐垂虹巖。論學焉。君問予曰。聞公歸靜為說。有諸。曰。有之。請問靜何歸。予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而聞也。雖然。豈惟君不得聞。吾

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為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而無思者。思之位也。如是而思。思則得之矣。又曰。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其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

學子案

古水羅

十七

龍溪自懷王訪余松原。余不出戶者三年。於是連榻信宿。盡得傾倒。龍谿問曰。近日行持。自覺比前何似。余曰。往年尚多斷續。近覺工夫只是一切。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處便自順適。此是年來尋向路徑行持處也。問曰。工夫有先後否。是時余爲閭里均平賦役。因舉似曰。即如均賦一事。吾輩奉行。當道德意。稍爲鄉里出力。只得耐煩細膩。故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常敢憎厭。未嘗敢執着。

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未嘗敢褻侮。未嘗敢偏党。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雖甚紛紛。不覺身倦。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工夫。非止紐定嘿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着靜處也。問曰。君信得乍見孺子入井。怵惕與堯舜無差別否。信得毫釐金。即萬鎰金否。曰。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克。正欲時時

學子案

古水羅

十八

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次學。縱論二氏之學。及參同契。龍溪曰。世間那有現成先天一氣。先天一氣。非下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不是現成可得。生機出於殺機。不殺不生。天地真機。故水能制火。不激不滅。木能出火。不鑽不燃。此一部參同大旨也。余應聲贊曰。兄此言極是。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不是現成可得。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

奔放馳逐。無有止息。茫蕩一生。有何成就。諺云。現錢易使。此最善譬。今人治家。亦須常有生息。方免窮蹙。若無收斂靜定之功。却說自有良知善應。即恐孔孟復生。亦不敢承當也。於是龍谿為余發揮此段意義。極其痛快。以為學者無工夫。只說良知。不獨無所於得。將使後生。文其恣縱。助其輕俠。妄致儒先。凌傲尊貴。此真吾輩所當領受。非細事也。予因請曰。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

學案

吉水羅

十九

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遂與良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麵。未易脫離。故雖雜念已除。而此習氣消磨難盡。臯陶所言九德。皆自質之相近而言。但能不墮習氣中。便是成德。即堯舜亦且兢兢業業。以應萬幾。况吾輩耶。誠不可以平日良知虛見。附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談學耳。龍溪聞

之。不以為妄。盡吐心腹。彼此悔責。各取短長。無復隱恕。一時感觸。真有一日蹉跎。矢不復生之勇。既而徧訪雙江東廓諸丈。重來話別。因念九年一晤。時不易得。切磋真誼。可質鬼神。即恐遺忘。又成虛擲。瀕行。手出一冊。索書前語。於是次第嘿臆。不加文飾。聯綴筆之。冀別後時。一展閱。常如松原對榻時。是別猶未別。固千里命駕之心也。

學案

吉水羅

二十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為之。便是欲。便非本體。良知可遵守。而不可思議。不可執着。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心也。已立而立人。已達而達人。人雖有美惡得失。而吾曲成之心。無時可已。譬之冬寒。已得衣矣。遇人之寒者。亦示

之以衣。乃爲一體。彼病狂喪心者。雖未必從。而稍知痛癢者。已得其所。此聖賢之所以汲汲而未始少休暇者。非求以自見。誠以達吾一體之愛也。若待其相信而後以告。雖於因才成就之義相近。尚不免有揀擇去取之念。橫於其間。易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恐不如是之拘也。是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爲善教。而有教無類者。猶爲至情。若謂人之事。講論者多。陷求知之病。而以此爲救病之方。則

學案

古水羅

二十一

當自誠意始。恐亦未可以言不言。爲病不病也。譬之戒貪者。止當去貪之心。不當以避金爲事。避金尚未免有貪心在。非所謂蕩蕩乎平之道也。且君子志在善世也。而乃遯世。志欲以善養人也。而人不以爲是。如是而無悶無悔。乃爲至德。無悶悔者。言不以是動其心也。若只以不求人知爲心。則只成孤高一節。即沮溺已能優焉。豈必聖者能之乎。今之間學日益陋。風俗日益乖。人才日益靡。止望善

與人同。與人爲善。縱不能一言回其久迷。亦當積久待其觸悟。必可得十分之一二。爲益亦不小矣。若持謙德未敢自是。則好問察者。正大舜之智。而資啓助者。實孔聖之虛。日至月至。不息之說。甚善。但古人所謂至者。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推測。想象模倣。爲間斷。蓋與今所云者。

學案

古水羅

二十一

大有異矣。

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汨沒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少有省悟。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擠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礙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

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

世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別有所奪也。今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舉業者。百十為群。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為師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為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之未必盡可望也。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舉業之精。咸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敢以僞心待之也。誠於

學字

古水

三十一

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是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夫又安知其不皆空言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于忌言學者乎。夫不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夫又安知其久而不化哉。若是則吾兄之言。或過於刻。而所謂工夫者。或不免於意見也。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也。回參之外。數子者。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

聖人之虛中也。有其善。喪厥善。善而有之且喪矣。况非善乎。

良知一語。乃陽明公指袖珠示人者。自此說一傳。漸失其真。至有以恣情縱欲。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此道未始離人一語。遂為出脫私意旁門。遮飾面目話柄。其為害乃甚於未談學者。豈不甚可懼哉。譬之童蒙學字。稍能指認點畫。雖未執筆。亦足開顏。以其將來可馴進也。已而弱且冠矣。已而壯且室矣。猶不知

學字

古水

三十四

旁通書灑。惟指向來所認點畫。任意塗模。以為能書。其不見笑於人者。幾希。

近來與同郡諸君相聚首。始覺會友之樂。吾人包裹護持。各有所在。會友則有無長短相形。誠不在言語間。而可以得悟。

細玩來書。發揮後輩講學之病。既原其起於意興。究其巧於機關。若此。則過在昆仲。更無可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自責而責人。則有是已非人之見。橫於胸臆。

將來對境不免為受益之累。是那魔作祟。尚
不自知。又欲向人乞求符水。鮮不為那魔斷
送矣。此病惟聰明能知解者特甚。其他篤實
者。便自可免。人之是已非人者。其所見常近
高明。所見既近高明。則足以安其身。而又可
以形人之短。宜其不自責而責人也。然却不
得見此。輒有面赤追悔作書之念。此念起。即
為那魔。知此念作祟。奮然悔恨。斷在必改。即
是降魔符水。

學子案

古水羅

二十五

顏子克己復禮。大舜舍己從人。孟子舍夷惠顧
學孔子。濂溪論上賢直欲希天。豈故誘人妄
擬哉。不如是。不足以盡心。亦不足以事天。此
戰兢所以終身也。

夫良知之出於陽明先生。是先生之所常嗜也。
今而人人曰良知良知。未必嗜也。即嗜矣。因
先生而始嘗之。未能畢嘗百草。而獨有取於
此也。

荅蔣道林。入深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

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
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
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
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
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
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
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
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
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

學子案

古水羅

二十六

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
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
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
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為親焉。吾無分於親也。
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為仁焉。
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
於物而為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
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
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

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為一體。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者。與之為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苟已分內事。東南西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即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為天地

學案

吉水羅

二十七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大平。非自任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已推石納之溝中。天下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蓋已未見其人。况於學絕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為為學。若二氏者。有

先於已。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于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與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其視大人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為何說也。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書冊所

學案

吉水羅

二十八

載。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趨。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為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曰。此萬物一體之舊說。未有省也。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為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為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

蹊徑。入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
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
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為天地立心。生民立
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仁體。孔門
開口教人。從此立跟脚。後儒失之。只作得必
信必果。硜硜小人之事。而聖學亡矣。西銘一
篇。稍盡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
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不是
尋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

學案

吉水羅

二十九

吾人當為。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
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此便是安勉王
霸之分。與尋常講究理道是非。迥是殊別。緣
尋常只是了格局。不是了吾本分事。了格局。
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
朴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吾之弊。古
人汲汲皇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
今人言學。不免踈漏。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
是不達此理。以此與他人言。絕不見有一人

承當。即不承當。亦不見有一人聞之。生嘆羨
者。不知何也。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豈無謂
耶。區區不足法。只此一蹊徑。以出於天之誘
衷。却非有沿襲處。吾身縱不能至。願諸君出
身承當。承當處。非屬意氣興致。只是理合如
此。此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底道
理。能有諸已。何事不了。真不係今與後。已與
人也。

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却是極用力。全

學案

吉水羅

三十

體不相染汙。乃有此景。乃有此事。如無為寇
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
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
正如此。子良頗識此脉絡。至於負荷出頭一
着。亦儘窺見吾輩。非此安能為天地立心。生
民立命。後儒規矩準繩。雖若不失。第於舊時
家當。不免損壞。如萬金之產。僅比中人。自身
且不能庇。况望遠貽惠澤耶。寥寥宇宙內。誰
可為此。兩年稍有尋向。却又遭多故。恐精力

從此減謝。不久人間耕而不獲。千古之悲。不
僅一人一家。小小關係也。以身在天地間負
荷。即一切俗情。自難染汗。從此用力有本領。
夫舜有大於禹。能與人為善。指歸正在於此。
雖是全體出頭。却又不曾加得分毫。與二氏
冷淡相似。此所以無異深山之野人。到此地
位。何所依泊。何所比擬。此之謂大。此之謂獨。
此乃天地之心。此乃生民之命。此吾儒之功。
所以上下同流也。用力則從人所入。原無定

學案

吉水羅

三十一

說論語一部。便似藥方。因人異施。或以靜入。
或即事為隨地措足。不容等待。蓋無時非心。
無時非學。其有艱難與齟齬。乃各人病痛深
淺。未可據為定說也。

書來所言精神着裏。誠為善。但着裏要有安頓
處。安頓有是本色者。有紐捏者。此處在自己。
試驗得傳當。便是可久之物。自不費氣力矣。
雲南與江西。鄉音遠不相同。而所指物件則同。
若盡各執鄉音尋物件。終不可得也。來諭所

指誠是。第又於鄉音一一求同。似費口舌。且
不足以示後。後之人。却皆執鄉音者也。性心
意情。在佛家分析則然。吾儒立言。與佛迥別。
虞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
心言意。不言性情。孟子言心言性。又且即情
以驗性。如此者。不一而足。即為吾儒解此種
語言。亦當隨其旨意為說。必欲膠於一言。便
自虞書不通矣。

學案

吉水羅

三十一

聖人之學。與二氏斷斷不同。近已分曉不混。此
心果一體。更何內外去取之別。大段但不屬
見。都是實用。便自條理。只為尚是見。中人始
有倒一邊病耳。

執事間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
道。初為何故。是為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
是為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
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却從自心自性
上。磨研真意所在。朝暮溫繹。使此處時時了
心。時時滿意。時時不敢放恣。便是千古真正

美業。

學者談道。譬人問途。途之次第指歸。一言可盡。若經歷終年不能徧也。志意定。即無適越比。棘之患。此却須早決。

往於靜中。喜佛氏談。且覺用之有力。久之漸有厭動喜靜之病。數年來。益見吾儒與二氏分別處。

余與南山龍溪連臥禪榻上。因論告子義襲之旨。龍溪曰。學問識得真性。方是集義。不然皆

學案

吉水羅

三十三

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兄觀弟識性否。龍溪曰。全未。因與南山歎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何勾當。可不省哉。因各惕然自懼。寺僧海天。延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悠處。歸臥禪榻。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曰。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大聖之學矣。且曰。天性原自平。

滿。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湊泊作平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至此。余嘿然領受。龍溪諭余曰。汝學不脫知見。虛知見有何益。看來總未逼真。若逼真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軼。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若一向如此。決不能有成。遇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溪。令余言渠病。各有呈似。護相省發。因倦就寢。

學案

吉水羅

三十四

至中夜。南山熟睡。龍溪覺。余問曰。如何是真為性命。龍溪曰。拚得性命。是為性命。余曰。如何。龍溪曰。如今為性命不真。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說着為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是隨人口脛。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若是真打破的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為性命。能真為性命。時時刻刻。只在道裏着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橫斜曲直。好醜。

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歎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為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箇甚。便說打破。已是可歎矣。余因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溪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癢矣。

至安豐場。見王心齋。心齋時以病不能出。就榻傍語。余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為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

學案

吉水羅

三十五

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說真。亦不過一節之善耳。再見。因論正己物正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劫。以此見己一身不是。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惟孔子而已。余於此言頗有

深省。出謂東城曰。余兩日聞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己物正處。却令人灑然有鼓舞處。

余以近歲所學質龍溪。且述逸世之樂。龍溪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為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己心有碍。故此身與萬物。妍離不得。見稍有偏。便落無情。二氏見解。吾儒之所不道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

學案

吉水羅

三十六

無我。子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溪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說本之西銘。西銘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時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為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為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衆始嘿然。

夜與龍溪共榻言別。因請指予之短。龍溪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

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聖人不以為病，而不為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惡，而為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謂生與死也。縱橫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蒙，為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有窺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驟聞其妙，又往往易

學案

古水羅

三十七

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議論所遠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以棄倫理、遺事物為釋之謬，而毫釐之間，卒不可指。信乎似是而非。非聖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以獨覺其進也。

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間，而常若未能。固未嘗遠人為之也。夫惟常若未能也。

是故言不敢盡其有餘，行不敢不勉其不足。蓋其視己，果無以甚異於愚與不肖。其相異者，特學與不學焉耳。釋氏則不然，彼其下陋塵世，名為五濁，而讚自性本覺，圓融淨妙。至為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性吾獨尊。夫獨尊其身，而濁視塵世，又何有於愚不肖哉。愚不肖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有甚不肖者。何以明之。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

學案

古水羅

三十八

一衆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寬親恩，仇平等。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已溺之，由已饑之，然可逝不可陷。彼則割截支體，行其布施，又何慈乎。夫是三者，聖人豈謂弗能哉。道不遠人，人情太遠，即不敢矯強為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學而至。是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使其清虛善覆，而不能

持載亦何以成答保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高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達上而不恨于下。尚遠而不詳。近好怪而不拘于常。難為難能。而不切日用。極其闢揚之妙。不可以能所求。不可以思議蓋。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實顯。非大智慧。大神力。則秘而不傳。何大高也。惟其大高。故卒不可以語聖人。不敢之心。惟無是心。夫然後張皇恣肆。得以入之。而兢業祇

學子案

古水羅

三十九

畏之。無所動。揆之中庸。非過歟。

夫身毒之國。處中國之西。得全氣之尊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鬪喜殺。淫酒貪盜。而無紀度。然其信如漆。嗜音樂。而少機智。此可以計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之。於是為之慈忍。以消其忿。為之澹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為之果報迴輪之說。以恐怖其愚。為之苦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咒讚

呪。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陰以為利使。之聽順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之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憲法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詭說殄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嘿無為而化。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間。不亦謬乎。豈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內。父祖子孫。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三皇之於後世是也。

學子案

古水羅

四

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也。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後世。不至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守三皇之治。不知變者。為之也。

大學學之大者也。學其大者。為大人。合人己而一之者也。明德。德本明也。明明德。學也。民而曰親。莫非已也。與已不干。絕物矣。是謂異端。非大學也。

告子以無所事爲心之正。故孟子曰：我則必有事而不正心。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爛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曼然不類。

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

學案

吉水羅

四十一

近溪羅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繼志校刻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建昌。其父前峯公，娶甯氏。生先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

學案

南城羅

朱九刊

信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先生學。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感之亂吾心之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跡。先生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跡不復。壬辰別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前峯公憂之，授以傳習錄，先生讀之，大喜，病遂瘥。丙申年二月，入郡學。庚子入省，見吉州顏山農先生，因述生死得失不動心狀。先生曰：是制欲非雜

仁也。因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為？先生悟，遂師事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捷南宮。聞前峯公病，不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接引來學。戊申，學易於楚人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先生，先生知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胡喜，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間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耶？先生畧為解說。胡嘿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至三月，然後見許。忽一夕有所悟。

學案

南城羅

一

趙前峯公稱前。前峯公驚起拊之，跪曰：見幸有所悟於格物之旨矣。前峯曰：何也？曰：大人之學，必明其道。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前峯公大然其言。庚丑，廷試太湖令。先是邑多盜，先生脩勃海之政，以道化之，盜悉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又為一切俗吏所為，擢比部主事。出審大同宣府獄。過魯，問道於泰山。夫人學益進，迨守孟國，教化大行，以崇學術。

育人才為功課。死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先生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先生獲罪監禁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竟得釋。尋復丁內艱。壬申，當道引哀詔促起復，補東昌。先生治東昌如孟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墾城壕，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無何轉藩，參贊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會，廣慧

學案

南城羅

三

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命。先生欣然曰：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疾，乃剋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手書七十字予之，自是絕筆。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弟進酒，隨拱手別諸生。初二日，整衣剋坐而逝。

年七十有四。先生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身所
止處。弟子滿座。既歿。門人榜起元等。私謚曰
明德先生。

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
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
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
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
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

學案

南城羅

四

事。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
者。孰爲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浩然。剛直
者。孰爲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
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况
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于神。其
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
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
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曷盡其遠。
必遇至人。方纔有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

諸儒學案 羅近溪

人豪。然獨是輸與孟子。何嘗告子。此後直至
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
杳然絕響。却總是諸大儒先。初起志向。愛好
便且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強生見解。視
燈影。而忽多紅黃。瞰淵日。而遽增光耀。遂指
蟬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靈
竅。視諸塵寰。遂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
學好。無奈覓真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
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間一

學案

南城羅

五

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面共濟。反詆爲狂妄。
而疾之。茲幸斯世。忽躋大明。吾道已逢昌運。
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友間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無大失
錯。即童僕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
如。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
差迷也。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予指而嘆之。
曰。君視家中盛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信
得。更無兩樣。頃之。予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

八三七

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滯滯。予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滯滯。說得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起曰我看並未翻帳。予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

亭案

南坡羅

六

子來接時。又隨衆付而與之。君若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其友乃恍然自覺。怡然解顏笑而謝曰。吾輩果平日用工未全的確。今不敢不勉矣。

問昨來論心。雖極詳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吾儕湏是靜坐日久。養出端倪。方纔下手用工。不至浮泛。而有實落處也。曰何啻明公。即漢

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悞却平生者。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念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

亭案

南坡羅

七

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為字大天光。用力愈勞。遠心愈遠。

問大學首知止。中庸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請問其肯。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為心。專在明覺。但此明覺。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眉。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

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

學案

南城羅

八

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而只為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

諸儒學案 羅近溪

噫。聖人於此。寧非苦心之極也哉。

先生云。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謂天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為賢人可久之德。易能有功。而為賢人可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先生復嘆曰。爾曹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

學案

南城羅

九

至拙至粗。以粗拙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書。妄肆撥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白。綠映物以成。昧者指為定。

八三九

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為殊方。不知此樣工夫。只著在一已見上。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崇。則萬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須蚤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啻些小。便直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前轉頭時候。方信狹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

學系 而城羅

十

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為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於義軒闊與。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一友是同年子弟。予訊以家學所傳。應以質魯無所知識。予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性皆善。難說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通家。遠來相看。及至坐下。恭敬溫和。藹然可掬。此非道如何。

非學如何。顧在汝自擔當爾。於是請曰。擔當果是要緊。但須以何為先。曰。以信為先。蓋聖賢垂訓。決非相誑。若人性與聖賢有二。孟氏肯自昧本心。而斷然謂其皆善也哉。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裏。孩提知能良善。又皆可指。及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終身。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謂吾性為皆善。

學系 而城羅

十一

又斷然謂聖賢為可學。便精神意氣。忻躍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潤逢甘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也。其何有哉。其何有哉。問經書所論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便了。况看朋輩。只肯以工夫為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往往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予沉默一時。對曰。如兄之言。果為有見。請先以末後二句商。

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已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君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漫爲之耶。也須

學案

南坡羅

十二

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道。只是率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詫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細膩。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噫。愛惜身

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問今日大衆在此。學問亦儘講得明白。然只少個發憤。不知何如。乃得如孔子之發憤。志食也。予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事。但點檢從前。豈無人得之點檢。所得之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此以爲聖以爲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爲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舉者。却又不思發憤。是尚爲

學案

南坡羅

十三

能充其顯也。哉。諸君又只知孔子發憤志食。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強。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充顯之甚者矣。大衆乃悚起問曰。不知孔子當時。果是爲何。乃如此發憤。不能自己也。予嘆曰。此却用得一個渾話。蓋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

厲家國天下以爲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畢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已。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

學案 南城囉 十四

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戾。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與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尤爲大也。是以其道則爲至聖之道。其德則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肥肫。蓋孔氏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群

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言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勦用功。使須在日用常行。日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

學案 南城囉 十五

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全

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本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

學案

南坡羅

其

夫子省見他甚麼來。曰。此段去處。到這吾人用心體會。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其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辨對看。照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私處。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况此段精神。原關係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

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替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眾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

學案

南坡羅

十七

與他問辨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讓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天命。則這箇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說。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

亦可免乎喪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

枯下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處可以動活。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

學案 南城羅

六

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宜速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

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

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察法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學案

南城羅

十九

則出往游衍。夫孰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為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誰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惡甚。天將霽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渺。莫不包不離。原不

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
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
爲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即微而顯恐懼
驚攝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
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
極而會其有極也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
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
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

學案

南城羅

三十一

言而只從過處檢索是即千金之子不戒坐
中堂而竟日躬道狂僕則所道者一而空室
狂肆者不將千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
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夫專精然後必
有個悟處疑消消處透透則心神定
而光顯顯即顏子有在吾輩不知知之亦
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爐之點雪矣而又
何貳之有也哉

問孟子以兼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射曰夷

諸儒學案 羅近溪

惠伊尹之聖則譬之九而孔子之聖則譬之
巧今晚學茫然拙射未曉鵠設何處况望其
能發彼有的舍矢如破也耶曰汝果欲智巧
以畚入聖耶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
身求之矣夫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
具在但詳看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
是其始條理亦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
語孟子言之最先津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
過仁義孝弟而已是則世俗之常談愚蒙所

學案

南城羅

三十一

共曉可謂即孟子之巧於學孔而孔子之巧
自聖也耶余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頰乃起
立衆中而呼之曰諸人試看其今在此講學
携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
我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
弟而帶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
爲仁又指此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
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
之掌也是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

八四五

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

學案

南城羅

三

而常自在之。顧謂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工。則獨便是為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己是怠而忘勤。己是輟而廢作。然及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故說心為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常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

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為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為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允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

學案

南城羅

三

言之者也。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已欲立。不須在已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已也。已欲達。不須在已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已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

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由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費大不能事。若吾人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行。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方無躡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

學案 南城羅 五

却行。則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強。而自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遊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正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兩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達此處。有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著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便從外面比做脩爲。狗象軌跡。出門一步。便不

諸儒學案 羅近溪

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閑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儒。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哉。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知。求爲可知也同看。

學案 南城羅 五

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愠焉。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作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况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敬手處。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

八四七

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略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昭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為，方貞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求奠邦家於萬

學案

南城羅

三六

世無難事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曰：子若知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復後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

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此即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氣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爾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

學案

南城羅

三七

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果為的確，而畏敬天命處，未知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

問定性書，每以喜怒為言，何如？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

為天下僂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關世道。欲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問渾然與物同體。視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

學案 南城羅 二天

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之學。何別。曰。體之為言。最可玩味。夫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

諸儒學案 羅近溪

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曰。此樂處。某說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故今日須先克去己私。使心中淨淨地。便天理流行而樂矣。曰。子之論。固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問孔門恕以求仁。如何致力。曰。芳自知學。即泛觀魚鳥。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

學案 南城羅 三五

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又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乎通。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

八四九

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諸友笑談有及某素共講學而未嘗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某何嘗不賣酒但耻掛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城頂汝自不知耳既而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為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階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闔然媚於

時案

南城羅

三

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者正恐此賊云耳故曰謂其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及齊止羸於敦匠之餘固為天下生民亦為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蚊如

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己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為冷落至神至速

學子案

南城羅

三

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耶故常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真是尊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盡了子貢不

知。只管在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了土。爲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又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墓。六年不去。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其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而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

學案

南城羅

三

把封人獨得之趣。亦與子貢一類看了。今日非敢。故爲異說。蓋因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大衆皆爲悵嘆。

學是學爲孔子。則吾人死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

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蓋此個念頭。即是鳩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觀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諱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學案

南城羅

三

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用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已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爲

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與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大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怠倦。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蓋他定說聖人為

學子案

南齊羅

三

學。决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汝諸士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衣吃飯。而不差相。似宜靜而又戒慎。似戒懼而又宜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以無負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

生育之德。不必更立門戶。不必別做工夫。惟即汝諸士子之今日讀書作文。他日之中舉登仕管保。可以上同孔子孟伊周。結果也。勉之勉之。

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水。禽獸得之而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天地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獨貴者。

學子案

南齊羅

一

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却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恭口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裁制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為父子之道。差等

次序。以爲長幼之道。辨別嫌疑。以爲夫婦之道。篤信義。以爲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爲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一條。條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蓋人叫做天地的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爲主。却像人睡着了時。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驕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

學案

南城羅

三

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等齊整也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大舉鄉約畢。予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經汝爲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言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曰。自領教。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亦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予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

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

學案

南城羅

三

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斬然以所持只是意念。而不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予浩然發嘆曰。以意念而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不同也。須爲諸生指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予嘆曰。若使

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力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規始。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即如今時見人氣質。徒容應事受貼。亦有目為中和者。此則僅足善其一已。而天下國家未必推行得去。故大學中庸。開口便說個

學案

南坡羅

三八

天下正欲恢弘吾輩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為大中。和則為大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蓋其根原。自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為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喜。物渾為一己。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幾皆從其中妙應。而為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可以

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為天下之達道也。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中和既致。果是包含。猶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矣。

先生謂友人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即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拔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

學案

南坡羅

三九

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即牀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為怖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而即外窺中。可見頭不問足。心不問身。我不問物。天不問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為君之知。在身而為君之事。在生而為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爍。莫測底

裏譬則寄養嬰兒於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友躍然。猶或疑心之明暗有去來。曰耳聽目視。果即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眼黑。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

學案

南坡羅

四

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嘗增減。問掃浮雲而見天日。何如。曰後世儒者多以此治心。非孔孟宗旨也。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或又以磨

鏡為喻。白觀孟子謂知皆擴克。果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之光明。與鏡面之光明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是兩物。吾心先迷後覺。一也。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為喻。必欲喻焉。冰之與水。猶相近也。若吾人間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而冰。至其師友講論。胸次滿

學案

南坡羅

四

洒。即是心開朗。譬則冰之遇暖消融而成水也。故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俱在。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欲慎獨。請自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

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如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耶。

學者曰：仁者人也。孔子之言仁，何其簡而盡也。先生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亦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大之人。而

學案

南城羅

卷二

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共聽着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人人共看着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又人人記憶吟哦着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簡而盡哉。學者曰：然則奚以求之。先生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為大，謂之曰為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

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而齊治均平也。此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為一人者也。

孔子大聖人也。萬世無及焉。然其實非孔子之異於萬世，乃萬世之人自忘其所同於孔子焉耳。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子之不慮不學，與孔子之不思不勉，渾是一個。吾人由赤子而生長，則其時已久，在孔子地位來矣。今日偶自忘之，豈惟赤子然哉。孔

學案

南城羅

卷三

子宗旨只是求仁。其言則曰：仁者人也。彼自異於孔子者，或亦自忘其為人也。耶省之。省先儒謂治平本諸教化，教化始諸風俗，最為根極要領之談。但予又敢謂教化風俗繫乎講求學術。講求學術急須明正經書。語道務以德性為先，而知能愛敬不失赤子提孩之素造道，必以中庸為至，而聖神功化咸歸百姓日用之常。至若多聞多見而擇識論語明言其為知之次，而非虛靈之體，克伐怨欲而不

行。論語重惜其力之難。而非懶惰之息。雖
學者全功。均所不廢。然老農之於田也。佳禾
既植。始事刈草之圖。場師之於圃也。芳株已
樹。乃勤培灌之力。如或次第少差。畢竟徒勞
無益。

畏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昭德以塞違。則違
無乎不塞。終身奪食者。須教以孝弟之良道。
趨於養者。必示以乳哺之愛。此固帝王巨扶
世道之弘規。聖賢主張世教之善則也。

學案

南坡羅

四十五

不以天。自然有為復。而動於心識之端。
然處。天以人誘。真以妄奪。

此心在人。是天地神聖之真感。渾涵具在。
言且難。以着句。以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不
知為學者。如置勿論。已。即雖知為學者。而工
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原。求箇清淨。輒於
末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張主。或於有
感之際。而盡祛除。然見未透徹。把作愈難。不
惟寂體背馳。即感應未能安妥。惟夫剛睿通

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
知性為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体察沉潜。而
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使自朝至暮。縱應感
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
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
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
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未透。然
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誰其終不能寂
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

學案

南坡羅

四十五

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
有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
是凡夫。而此心真體。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友人自叙中常炯炯。以為工夫得力。先生曰。聖
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為根源。又徵諸庶
人之心。以為日用。若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
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
人焉。天人之分。便是神鬼之關也。其友遽然。
大學規格。多重設施。而中庸平常。乃其根本。今

天下萬民萬物。俱平常過日。只講學者便難。語此其病。皆以最初用功。不聞心體廣大。止去執持念頭。不聞知體本明。止去求講物理。今欲反歸平常。千萬無一二肯轉。不思平常不轉。則千百無一二可成。蓋是以荑稗為種。而欲五穀之收。以荆棘為根。而欲桃李之結也。好為人師。夫人固皆知其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為師也。是則方事於學。而即志於師。亦是好為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為學。

學字案

南坡羅

四十六

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能為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故曰。曷為天下善。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

夫元德溥施。含生無擇。非不物物具足也。然雷厲弗振。風力弗揚。則萌焉而不暢。茁焉而不

克者亦多矣。况夫習染之移。人形氣之汨。性如淨几。浮塵力拂。而猶增寶鑑。輕氛盡滌。而時翳。故孩提之愛。真侔大舜。而少艾之慕。不免於屢遷。蹴食之却。清類伯夷。而萬鍾之受。難辭於非義。此豈所性之固然耶。直卷之弗克。而鼓舞之無術。則林林赤子。鮮不以善勸。惡終矣。是豈父母斯民之道。而亦豈國家注望之心也哉。

學字案

南坡羅

四十七

靜字游大夫問曰。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先生曰。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為鬼窟。天與吾人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氣之術。何如。先生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先生曰。和妻子。且兄弟。順父母。斯和矣。天臺耿先生聞之。嘆賞。

或思整頓世界而不能。自以為大夢。曰。此豈是

夢象山所謂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也。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其大耳。曰。匹夫之力。莫制三人。小且不能焉。圖大曰。小大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君試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已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能而禦之。學既足。法今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外之。

學子案

南城羅

四六

友人終夜與歎。問其故。有一弟而不能化也。曰。君曾擇好友與之處乎。曰。未也。曰。此即便見汝愛弟未至也。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流血。則呻吟呼痛。求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悟。先生因徧呼諸友曰。手足且然。况君父則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志明時。願乃優游卒歲。護持鮮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君民堯舜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

先生同徐岩泉公謁徐存翁於西苑。翁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也。先生起謝。且請曰。老師加意於某。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尤大幸耶。翁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友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歿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先生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公。翁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先生曰。梁公以人

學子案

南城羅

四七

一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歿。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翁首肯。先生復曰。老師以宗社為心。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老師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後偉也哉。翁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學者須過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則

小進既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為世事念。時刻不放。後日方有成就。

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愈不精。要他明。愈不明。若肯一切都且放下。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

學案

南坡羅

五

用不靈者。我但此要力量大。又要見識高。稍不如。難以驟語。

試看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語言。最是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為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反是仁義之實。而脩齊治平之本也。

易之乾二。惟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即此便是真誠。而天下

萬世所當共為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

君子兢兢業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息。但太暢出而颺。颺消。聖人作。而萬物睹。乾綱獨攬。維持八荒。孰非內統。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萬左史問疾。先生命具昏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亦刻往

學案

南坡羅

五

往執諸言詮。舍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焉。無惑焉。

